

中华古典名著大系

续古文观止

[清]吴乘权 吴大职 选编

中国人口出版社

续古文观止(上)·目录

卷一 先秦文

《左 传》

晋楚城濮之战 ()

《国 语》

赵宣子论比与党 ()

勾践栖会稽 ()

《战国策》

画蛇添足 ()

狐假虎威 ()

《论 语》

季氏将伐颛臾 ()

荷蓀丈人 ()

《墨 子》

非攻_上 ()

公输 ()

《孟 子》

齐桓晋文之事 ()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

鱼 我所欲也 ()

《列 子》

愚公移山 ()

《晏子春秋》

晏婴使楚	()
《礼 记》	
苛政猛于虎	()
《庄 子》	
逍遥游	()
庖丁解牛	()
《荀 子》	
劝学	()
天论	()
《韩非子》	
说难	()
五蠹	()
《吕氏春秋》	
去私	()
察今	()
宋 玉	
风赋	()

卷二 秦汉文

《淮南子》

主术训(节选) ()

《史记》

鸿门宴 ()

陈涉起义 ()

周亚夫军细柳 ()

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 ()

孙臆 ()

信陵君窃符救赵 ()

李将军列传 ()

西门豹治邺 ()

东方朔

答客难 ()

《盐铁论》

本议 ()

《汉书》

赐南粤王赵佗书 ()

苏武传 ()

孔 融

论盛教章书 ()

卷三 魏晋六朝文

王 粲

登楼赋 ()

曹 操

让县自明本志令 ()

《孙子兵法》序 ()

曹 丕

典论·论文 ()

曹 植

洛神赋 ()

嵇 康

与山巨源绝交书 ()

范 晔

班超传(节选) ()

张衡传 ()

狱中与诸甥侄书 ()

鲍 照

芜城赋 ()

登大雷岸与妹书 ()

江 淹

别赋 ()

陶弘景

答谢中书书 ()

丘 迟

与陈伯之书 ()

吴 均

与宋元思书 ()

郦道元

三峡(节选) ()

颜之推

涉务 ()

庾 信

哀江南赋序 ()

卷四 唐文

魏 征

十渐不克终疏 ()

陈子昂

谏用刑书 ()

王 维

山中与裴迪秀才书 ()

白居易

庐山草堂记 ()

与元九书 ()

元 结

右溪记 ()

韩 愈

张中丞传后叙 ()

蓝田县丞厅壁记 ()

答李翊书 ()

毛颖传 ()

论佛骨表 ()

柳宗元

段太尉逸事状 ()

憎王孙文 ()

始得西山游宴记 ()

至小丘西石潭记	()
送薛存义序	()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
童区寄传	()
陆 贽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
孙 樵	
书褒城驿壁	()
书何易于	()
罗 隐	
英雄之言	()

续古文观止卷之一 先秦文

《左 传》

晋楚城濮^①之战

【解题】《左传》善写战争，特别是规模宏大的战争场面，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有条不紊，起伏跌宕，紧张曲折，极富魅力。晋楚城濮之战便是其中的著名篇章。鲁僖公十七年（前 643），齐桓公死，中原诸夏一时无主，楚国势力乘机北上，击败宋襄公，大有代齐而起之势。晋文公返国之后，义无反顾地成了姬、姜诸夏诸侯的盟主，与楚国对抗。而城濮之战的胜利，奠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文章从僖公二十七年叙起，由楚子围宋，使子玉治兵而逆摄后事，由贾之口道出楚军必败。接写晋文公之重信义，铺叙之中暗含讽刺，即晋文公之仁义为假仁义，皆为收人心而临时措办，非其宿愿，然已奠定胜利基础。接着写战争进程。先写定战，然后写楚之强，晋文公之迟疑小心，以见此战之重要。又写子玉以骄兵而败。善中见贬，恶中见褒，笔法跌宕曲折，的为良史之笔。

（僖公）二十七年，秋天。楚成王将要率军包围宋国，派前令尹子文在睢地练兵，子文一个早上便演练完毕，没有杀一个人。令尹子玉又在繁地演练，一天才完，鞭打了七个人，用箭穿了三个人的耳朵。国中退休的公卿大夫都到子文那里去祝贺，子文请他们喝酒。繁贾年纪还小，出席的迟，而且不向子文道贺。子文问他，他回答说：‘不知道应该祝贺什么。你将政权传交给子玉，说：‘以此来安定国家。’在外面却要失败，到底能获得多少？子玉的失

败,是由你保举的。你保举他让他来败坏国事,还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呢?子玉刚猛而无礼,不可担当治理百姓的责任。超过了三百乘让他去指挥,他就要败没而不能再入国门了。我苟且地进来这样向你祝贺,还有什么迟到不迟到的呢?”

冬天,楚成王率领楚军及服从于楚国的诸侯军队包围宋国。宋国大夫公孙固到晋国去告急求援。先轸说:“报答施与,拯救祸患,取得威势,确立霸业,都在此一举了。”狐偃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的依附,又刚刚和卫国联姻,如果我们进攻曹国和卫国,楚国必定救援,这样就可以解除齐国和宋国的危难。”于是,晋国在被庐举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以检阅三军,并商量确立中军帅。赵衰对晋文公说:“郤穀可以。臣多次听到他美好的言论。他喜欢礼、乐而看重《诗》《书》。《诗》《书》是义的渊府,礼和乐是德的准则,德和义是利益的根本。《夏书》上说:‘普遍地接纳各种善言,明确地考绩,以车马衣服酬其功劳。’君上您试着用一下!”晋文公使郤穀为中军帅,而命郤溱为佐。命狐偃为上军帅,狐偃将上军帅让给狐毛,自己为上军佐。命赵衰为卿,赵衰让给栾枝、先轸。命栾枝为下军帅,先轸为下军佐。荀息父为文公驾车,魏犇为车右。晋文公刚回到晋国,教导百姓,第二年便想动用民力。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于是,文公率军辅助确定了周襄王的天子地位,回国后尽力于安定百姓。百姓珍惜了安定的生活了,晋文公又想动用民力,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信用,还不适宜动用。”于是,晋文公通过伐原以树立起了信用。百姓做买卖的,不求过多地赚钱,都是明码标价。晋文公说:“现在可以了吗?”子犯说:“百姓还不知道礼,还没有恭敬之心。”于是,举行大规模的狩猎活动以明尊卑少长的等级秩序,设立执秩之官以主爵秩的赏罚。百姓都服从命令而不疑惑,然后才动用他们。使楚将申叔离开穀,解除宋国的围困,一战而确立霸业,这都是文公施教的结果。

(僖公)二十八年,春天,晋文公将进攻曹国,向卫国借道,卫国不同意。晋军回来,从南河津渡过黄河,进攻曹国,并攻伐卫国。

正月初九日,晋军攻取了五鹿。二月,晋军中军帅郤穀去世。晋文公命原轸为中军帅,胥臣为下军佐,这是看重二人的品德。晋文公和齐侯在斂盂盟会。卫侯请求入盟,晋文公不允许。卫侯想投靠楚国,卫国的国人不答应,所以将自己的国君赶出国以取得晋国的欢心。卫侯离开卫国而居住在襄牛。僖公派公子买到卫国去戍守,楚人救卫,没有成功。僖公害怕晋国,便杀了公子买以取悦于晋国,并对楚国说:“我们没有能守住卫国。”

晋文公率军包围了曹国,猛烈攻城,伤亡惨重。曹军在城上将战死的晋军战士的尸体剁为数截,晋文公非常恼怒。听到舆人们的谋划,说:“到曹国的墓地去扎营。”于是,晋军便迁营到曹国的墓地上去。曹国人大为恐惧,杀死了晋军士兵后,不再砍为数截,而是用棺材装上抬出来。晋军乘曹军恐惧害怕而猛攻。三月丙午日,晋军攻入曹国。晋文公责备曹共公不重用僖负羁,而且国中有乘坐轩车的大夫三百人,还指责他让自己暴露身体出丑的无礼之罪。又下令晋军不准进入僖负羁家的房子,免去僖负羁家族的一切负担,以此来报答他当年对自己的恩德。魏犇和颠颉见了十分愤怒,说:“我们的功劳还没有得到酬报,报答他干什么?”烧了僖负羁家的房子。晋文公大怒。魏犇的胸部受了伤,晋文公想杀他,又可惜他的才干。派人去问,顺便观察一下,如果他负伤很重,便杀掉他。魏犇明白了文公的意思,用布束好胸部的伤口,出来见文公的使者,说:“有君王的威灵在,我哪里敢因伤而休息呢?”说着向上跳了多次,又向前跳了多次,晋文公便饶恕了他,而把颠颉处死,徇视于全军。又令舟之侨为戎车的车右。

宋国派门尹般到晋军中告急。晋文公说:“宋国前来告急,我们如果放弃不救,宋国便会和我们断绝往来,去请求楚国,楚国肯定不答应。我们想作战,齐国和秦国却不愿意,怎么办呢?”先轸说:“让宋国人放弃我们而去贿赂齐国和秦国,借他们告诉楚国。我们将曹共公抓起来,而将曹国和卫国的部分土地赐给宋国。楚国珍惜曹国和卫国,必定不答应。齐、秦两国高兴得到宋国的贿赂,对楚国的顽固感到愤怒,还能不来参战吗?”晋文公很高兴,便

将曹共公押起来,而分出曹国、卫国的部分田地给宋国。

楚成王进入申城居住,派人令申叔撤离穀城,令子玉撤离宋国,说:“不要追击晋军。晋侯在外面流浪过十九年,而果然得到了晋国。他已备尝过险阻艰难,民情的真伪他已完全知晓,上天给了他时间,又除去了他的对头,这是上天所安置的,哪里能废掉呢?《军志》说:‘合适恰当便归还。’又说:‘知难而退。’又说:‘有德者不可敌。’这三句话,说的正是晋国。”子玉派伯棼向楚成王请求允许他作战,说:“不敢说一定会胜利,只想以此来堵住那些胡说八道的人的嘴。”楚成王很恼怒,只拨给子玉少量军队。楚军主力中,只有西广、东宫之甲士和若敖建立的六部亲族军参加作战。

子玉派宛春告诉晋军说:“请让卫侯复位,重封曹国,臣也撤去对宋国的包围。”子犯说:“子玉太无礼了!为君的只得到一样,他这为臣子的却要得到两样。机不可失,一定要作战。”先轸说:“你答应他!安定别人便是礼,楚人一句话而安定了三个国家,我们一句话却失去了它们,我们这样变得无礼,那还打什么仗?不答应楚国的请求,是抛弃宋国;本来要援救,现在却抛弃它,该怎么对诸侯讲呢?楚国有三种施与,而我们得到三种怨恨,怨仇已经很多,凭什么来作战?不如私下里答应恢复曹、卫以离间他们,将宛春抓起来以激怒楚国,接战之后再图谋击败他们。”晋文公很高兴,便将宛春拘押在卫国,而且私下答应恢复曹国和卫国,曹国和卫国便与楚国断绝了关系。

子玉十分愤怒,率军追击晋军。晋军向后撤退。军吏们说:“身为国君而避开做臣子的,这是耻辱。而且楚军已经疲惫不堪了,为什么要退兵呢?”子犯说:“军队以理直为壮,理曲为疲惫,难道在久或不久吗?不是楚国的恩惠,我们没有今天。我们退军三舍而避开他们,是为了报答他们的恩惠。背叛恩惠,自食其言,以扞蔽仇敌,我们理曲而楚军理直。楚军向来斗志饱满,不能说他们已经疲惫了。我们退军,楚军也撤退,我们还要求什么呢?如果他们不撤退,做君主的后退而做臣子的进犯,那就是他们理曲了。”晋军便向后退了三舍共九十里。楚军也想停止前进,子玉不准。

夏天,四月戊辰日,晋文公、宋公、齐国大夫归父、崔夭、秦小子憖等率军驻扎在城濮。楚军凭险驻扎,晋文公感到难以对付。听到随军运送粮草的舆人们唱道:“休耕地啊荒草茫茫,舍去其旧啊新田是谋。”晋文公听了犹豫不决。子犯说:“这是要求战斗了!战斗而获得胜利,我们必定得到诸侯们的支持依附。如果战败,晋国外有大河,内有高山,必定不会有什么危险。”晋文公说:“怎么样对待楚王的恩惠呢?”栾贞子说:“汉水之阳的姬姓国家,都是被楚国灭亡的。想着对方的小恩惠而忘掉大耻辱,那还不如拚死一战。”晋文公晚上睡觉,梦见自己和楚成王搏斗,楚成王把自己压在下面而咬吸自己的脑髓,因此感到恐惧。子告说:“这是大吉大利!我们仰面朝上而得天,楚面朝下而伏其罪,我们是以柔制刚!”

子玉派斗勃向晋军挑战,说:“请求和君王的战士角力,君王靠着车轼来观赏,我也要来观览观览!”晋文公派栾枝回答说:“我们的君王已经听说您的命令了。楚君的恩惠,我们还没敢忘记,所以退到了这里。我们以为您也要退军了,臣子难道敢和君王对抗吗?既然您不退军,敢请大夫您告诉诸位:‘戒备你的车乘,恭敬你君王的事业,我们明天相见。’”晋军有七百乘,鞬、靽、鞅、靽等全都齐备。晋文公登上莘国的废址高处来视察检阅晋军,说:“少长有礼,可以让他们作战。”便下令砍伐林木,以增加兵器的数量。

己巳日,晋军在莘国废墟的北面布开阵势,胥臣以下军佐的身份率军与楚军方面的陈军、蔡军对阵。子玉以若敖氏的六族亲军为中军,说:“今天必定要消灭晋军!”子西指挥楚军的左军,子长指挥楚军的右军。胥臣在马身上蒙上虎皮,先向陈军和蔡军发起进攻,陈军和蔡军大乱奔逃,楚军的右军因此溃败。晋将狐毛竖起两面大旗向后退却,栾枝让战车拖着树枝,伪装向后撤退,楚军在后面驱车追逐,原轸、郤溱乘机率领晋军中军的公族亲军从侧翼横击楚军,狐毛、狐偃率晋军的上军主力夹攻楚军的左军,楚军的左军因而溃败,楚军全线崩溃,子玉下令他的若敖氏六族亲军停止追击,因此得以不败。晋军吃了三天缴获的楚军粮食,到癸酉日便撤

军了。

甲午日,晋军到达衡雍,在践土修了一座王宫。城濮之战前三个月,郑伯到楚国去,答应派军队协助楚军。楚军失败后,郑伯非常恐惧,派子人九到晋国去求和。晋国派栾枝到郑国去和郑伯结盟。五月的丙午日,晋文公和郑伯在衡雍举行了盟誓。

丁未日,晋文公向周天子献俘,计有带甲的驷马战车一百乘,步卒一千人。郑伯相助周天子,使用当年周平王封赏晋文侯的礼节仪式。己酉,周天子举行享醴仪式,命晋文公酬酢。周天子命令尹氏和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等策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赐给他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张、彤箭一百枝、黑弓一张、黑箭一千枝、秬米酿成的酒一卣、虎贲三百人,说:“天子对叔父说:‘恭敬地服从天子的命令,以安定四方的诸侯,有对天子作恶者,纠而远之。’”晋文公辞谢了三次,然后从命,说:“重耳抖胆再拜叩头,奉扬天子广大明显美好的天命。”接受策封,然后出来,出来和进来时,都三次向周天子叩拜。

卫侯听说楚军战败,非常恐惧,出奔楚国,遂途经陈国,派元咺辅佐叔武暂时代掌卫国之政。五月二十六日,王子虎在天子的庭中和诸侯盟誓,约誓说:“我们都将助成王室,不互相伤害!有背叛这个盟誓的,明神诛杀之,使他的军队失败,不能享有国家,祸及他的玄孙,不分老幼,都将被殛!”君子认为这个盟誓讲究信义,认为晋国在这个战役中能以德攻敌。

当初,楚国的子玉为自己的马制作了饰有美玉的马冠和马鞅,还没有来得及使用。在城濮之战前,梦见河神对自己说:“把它们给我,我把直到孟渚泽边的土地都赐给你。”子玉不听。子玉的儿子大心和子西让荣黄去劝说,子玉不听。荣季说:“死亡只要有利于国家,尚且要去死,何况是两块美玉呢?那不过是粪土而已,假如能保证军队胜利,又何必爱惜它们呢?”子玉不听。荣黄出来告诉大心和子西说:“不是神明让令尹失败的,令尹不以民事为重,是自取失败。”战败之后,楚成王派人对于玉说:“你若回来,有什么面目去见申、息的父老?”子西和大心知道后说:“子玉将要死

了。我们俩赶快去制止他 ,说‘ 君王将要你回去再处死你。’ ”等到连谷 ,子玉便自杀身亡。

晋文公听说子玉死了 ,脸上才露出喜色来 ,说 : “ 没有人再危害我们了。 綦吕臣来当令尹 ,不过是自守而已 ,没有什么大志向。 ”

(雒启坤)

二十七年^② ,秋 ,楚子将围宋^③ ,使子文治兵于睢^④ ,终朝而毕^⑤ ,不戮一人。子玉复治兵于綦^⑥ ,终日而毕 ,鞭七人 ,贯三人耳^⑦ 。国老皆贺子文 ,子文饮之酒^⑧ 。綦贾尚幼^⑨ ,后至 ,不贺。子文问之 ,对曰 : “ 不知所贺。子之传政于子玉 ,曰‘ 以靖国也。’ 靖诸内而败诸外 ,所获几何 ? 子玉之败 ,子之举也。举以败国 ,将何贺焉 ? 子玉刚而无礼 ,不可以治民 ,过三百乘^⑩ ,其不能以入矣^⑪ 。苟入而贺 ,何后之有 ? ”

冬 ,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如晋告急。先轸曰 : “ 报施救患 ,敢威定霸 ,于是乎在矣。 ”^⑫ 狐偃曰 : “ 楚始得曹 ,而新昏于卫 ,若伐曹、卫 ,楚必救之 ,则齐、宋免矣。 ” 于是乎蒐于被庐^⑬ ,作三军。谋元帅^⑭ ,赵衰曰 : “ 郤穀可。臣亟闻其言矣 ,说礼、乐而敦《诗》《书》^⑮ 。《诗》《书》 ,义之府也 ;礼、乐 ,德之则也。德、义 ,利之本也。《夏书》曰 : ‘ 赋纳以言 ,明试以功 ,车服以庸。 ’ ”^⑯ 君其试之 ! ” 乃使郤穀将中军 ,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 ,让于狐毛而佐之。命赵衰为卿 ,让于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 ,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 ,魏犇为右。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 ,欲用之。子犯曰 : “ 民未知义 ,未安其居。 ” 于是乎出定襄王^⑰ ,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 ,子犯曰 : “ 民未知信 ,未宣其用。 ” 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⑱ 。民易资者 ,不求丰焉 ,明征其辞。公曰 : “ 可矣乎 ? ” 子犯曰 : “ 民未知礼 ,未生其共。 ” 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 ,作执秩以正其官^⑲ 。民听不惑 ,而后用之。出僂戊 ,释宋围 ,一战而霸 ,文之教也。

二十八年 ,春 ,晋侯将伐曹^⑳ ,假道于卫。卫人弗许。还 ,自南河济^㉑ ,侵曹 ,伐卫。正月戊申 ,取五鹿^㉒ 。二月 ,晋郤穀卒。原轸

将中军，胥臣佐下军，上德也。晋侯、齐侯盟于斂盂²³。卫侯请盟，晋人弗许。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出居于襄牛²⁴。公子买戍卫。楚人救卫，不克。公惧于晋，杀子买以说焉。谓楚人曰：“不卒戍也。”

晋侯围曹，门焉²⁵，多死。曹人尸诸城上，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谋，曰：“舍于墓。”²⁶师迁焉。曹人凶惧，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数之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²⁷，且曰献状。令无入僖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魏犇、颠颉怒曰：“劳之不图，报于何有？”²⁸燕僖负羁氏²⁹。魏犇伤于胸，公欲杀之，而爱其材。使问，且视之。病，将杀之。魏犇束胸见使者曰：“以君之灵，不有宁也！”距跃三百，曲踊三百³⁰，乃舍之。杀颠颉以徇于师，立舟之侨以为戎右。

宋人使门尹般如晋师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先轸曰：“使宋舍我而赂齐、秦，籍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公说。执曹伯，分曹、卫之田以畀宋人。

楚子入居于申³¹，使申叔去偃，使子玉去宋，曰：“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³²，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³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子玉使伯棼请战，曰：“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慝之口。”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³⁴

子玉使宛春告于晋师曰：“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子犯曰：“子玉无礼哉！君敢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轸曰：“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公说。乃拘宛春于卫，且私许复曹、卫，曹、

卫告绝于楚。

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矣？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③，所以报也。背惠食言，以亢其仇^⑦，我曲楚直。其众素饱^⑧，不可谓老。我退而楚还，我将何求？若其不还，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师背鄢而舍^⑨，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⑩，舍其旧而新是谋。”公疑焉。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栾贞子曰：“汉阳诸姬，楚实尽之。^⑪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战也。”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脑^⑫，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⑬，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曰：“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诒朝将见。”晋车七百乘，韘、鞞^⑭、鞅、鞞^⑮。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⑯，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郤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晋师三日馆谷^⑰，及癸酉而还。

甲午，至于衡雍^⑱，作王宫于践土^⑲。乡役之三月，郑伯如楚致其师。为楚师既败而惧，使子人九行成于晋。晋栾枝入盟郑伯。五月丙午，晋侯及郑伯盟于衡雍。

丁未，献楚俘于王^⑳：驷介百乘，徒兵千。郑伯傅王，用平礼也。^㉑己酉，王享醴，命晋侯宥^㉒。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

策命晋侯为侯伯，赐之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一、彤矢百，黼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贲三百人^⑫，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⑬晋侯三辞，从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⑭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卫侯闻楚师败，惧，出奔楚，遂适陈，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其玄孙，无有老幼。”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

初，楚子玉自为琼弁玉纓^⑮，未之服也。先战，梦河神谓己曰：“畀余，余赐女孟诸之麋。”^⑯弗致也。大心与子西使荣黄谏，弗听。荣季曰：“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弗听。出，告二子曰：“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既败，王使谓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孙伯曰：“得臣将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将以为戮。’”及连谷而死^⑰。晋侯闻之而后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繁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注释】①城濮：在今河南范县南。②二十七年：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③楚子：指楚成王。宋：宋国，在今河南商丘。④治兵：临战前的军事演习。睥：楚邑，不详所在。子文：令尹子文，即斗谷於菟。⑤终朝：自旦时至食时。此言子文之宽简。⑥子玉：即得臣，时为令尹。繁：楚邑，不详所在。⑦贯耳：以箭穿耳。⑧国老：国中卿大夫之退休者。《礼记·王制》：“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

⑨繁贾：即繁贾伯嬴，楚国名相孙叔敖的父亲。⑩乘：四马为乘，一乘军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百乘则为二万二千五百人。

⑪不能入：言其必死而不复再入国门。谓繁贾已料定子玉必败。⑫报施救患：晋文公流亡时经过宋国，宋襄公曾赠马于文公，此为“报施”。宋被围而晋救之，此为“救患”。⑬被庐：晋地，不详所在。⑭元帅：指中军帅。晋有上中下三军，以中军

帅为上。 ⑮说‘同‘悦’。 敦《礼记·乐记》：“乐者敦和”。

⑯《夏书》曰“以下三句：见《尚书·皋陶谟》。《伪古文尚书》分入《益稷》，题为《夏书》。 赋：今作敷，遍，谓不论尊卑远近，如其言善，即遍加纳取。 试，今作庶，读若度，指考绩其事。

庸：酬劳报功。“车服以庸”谓以车马衣服酬其功。 ⑰出定襄王：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立狄女隗氏为后，襄王弟大叔通焉；王替隗氏，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攻王，王适郑，处于汜（今河南襄城县南）。大叔以隗氏居于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二十五年，晋文公出师纳王，三月甲辰，次于阳樊（今河南济源县西南），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河南洛阳市），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⑱伐原：伐原在僖公二十五年。周襄王赐晋以阳樊、温、原（今河南济源县西北）、攒茅（今河南修武县北）之田。冬，晋侯围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谍出，曰：“原将降矣。”军吏曰：“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⑲“大蒐”句：指通过打猎以顺少长，明贵贱。 ⑳曹：曹国，姬姓国。始封者为武王之叔振铎。其地在今山东曹县。

㉑自南河济：《水经·河水注五》曰：“河水又迳东燕县故城北，河水于是有棘津之名，亦谓之石济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晋将伐曹，曹在卫东，假道于卫，卫人不许。还自南济。即此也。《清统志》曰：“河南卫辉府：棘津，在建津县东北。”其地在今河南延津境，已淤为平地。 ㉒五鹿：卫地，在今河南濮阳市南。僖公二十三年，晋文公流亡过卫，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文公）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今复言之，以应前兆。

㉓斂盂：卫地，在今河南濮阳东南。 ㉔襄牛：约在今河南范县境。 ㉕门：用作动词，攻城。

㉖舍于墓：在曹人的墓地宿营。当时人实行族葬，若宿营于墓地，则势必发掘墓地，故以发掘墓地恐吓曹军。

㉗僖负羁：曹大夫。晋文公流亡过曹，曹共公对其无礼，而僖负羁却暗中馈赠文公。 轩：大夫之车。言其无德居位者多，故责其功状。

案《诗·曹风·侯人》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毛传》曰：“大夫以上，赤芾乘轩。”郑《笺》曰：“佩赤芾者三百人。”《序》曰：“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②⑧劳之不图：魏犨与颠颉皆曾从文公出亡，而魏犨仅为戎右，颠颉不言其官，二人未得封赏，故有此言。

②⑨燕：烧。氏：犹家。③⑩距跃：直跳，向上跳；曲踊，横跳，向前跳。

③⑪申：原申国，为楚所灭，成为楚国重要的进取中原的军事基地。其地在今河南南阳市南。

③⑫十九年：晋文公从僖公五年出奔，至僖公二十四年方入晋为君，前后共十九年。

③⑬除其害：指晋惠公死，怀公及吕氏、郤氏被杀。③⑭《军志》：古代的兵书。

③⑮西广：楚二军之一。东宫：太子之宫。此指太子之宫甲。

若敖：楚武王之祖。楚君之无谥者皆称敖。若敖为楚君之葬于若者。若敖之卒可能是若敖所初设的宗族亲军。

③⑯舍：一舍三十里。③⑰亢：扞蔽。③⑱素：向来。

饱：谓士气饱满。③⑲觶(xí)：丘陵险阻名。④⑰原田：休耕之田。

每每：形容草长得茂盛。④⑱汉阳诸姬：指周初分封于汉水流域的各姬姓小国。

④⑲豮(g)：咬，咀嚼。④⑳斗勃：楚大夫。

戏：角力。冯：同凭。④㉑鞶(xì)：套在驾车马腋下的带子。

鞶(y)：横在驾车服马前胸的革带，也叫游环。

鞶：套在马脖子上的革带。鞶(bàn)：系马足的绳子。④㉒有莘之墟：莘，古国名，其地在今山东曹县西北。

墟，废墟。④㉓馆：舍。

④㉔衡雍：在今河南原阳县西。④㉕践土：在河南荥阳西北。

④㉖王：指周天子。④㉗傅：相，辅佐。平礼：指周平王之用晋文侯仇。

④㉘宥：通于侑，酬酢。④㉙彤：红色。

□(1)：黑色。黼(jù)：黑黍。鬯：用黑米酿成的酒。虎贲：贲同奔。虎贲即言其士之勇猛如虎之奔。

④㉚逖：远。慝：恶。

④㉛丕：大。显：明。休：赐与。

④㉜琼弁：马冠，在马鬣毛前，上饰以玉，故曰琼弁。

④㉝孟渚：孟渚泽，原在河南商丘东，今已湮没。

麋：同湄，水边水草相交地带。④㉞连谷：地名，不详。

《国 语》

赵宣子论比与党《晋语》

【解题】这篇文章记叙了晋国政治家赵宣子举荐韩献子为司马的故事。举贤荐能的事迹本来代不乏人，且多被传为佳话。然而象赵宣子那样，不仅认识到举荐贤能对于国家的重要，而且认为举荐无能之辈就是最大的结党营私，这是十分卓越的见解。

赵宣子向晋灵公推荐韩献子，让他担任司马。秦晋河曲之战时，赵宣子故意指使车夫以其车骑冲犯行军的队伍。韩献子将车夫逮捕并予处死。大家都说：“韩厥的官一定做不长久了，那车夫的主人刚刚提升了他，而他马上将他的车夫处死，有谁还能让他稳坐在这个位子上呢？”赵宣子却召见了韩厥并给予礼遇。说道：“我听说侍奉君王的人应比而不党。对朝廷忠诚守信以举荐属守大义的人，叫做比，利用举荐以谋私，叫做党。军事行动是不准冒犯的，触犯了而不徇私隐瞒，就叫做义。我将你推荐给君王，就担心你难以胜任。如果举荐了无能之辈，实在没有比这更大的结党营私了。侍奉君王的臣子却结党营私，那我今后还怎么执政呢？所以我通过以这件事来观察你，希望你能勉力而行。倘若能照着这样做下去，将来掌管晋国大政的除了你还有谁呢？”赵宣子一一告诉众大夫说：“诸位可以祝贺我了！我推举韩厥完全合适，如今我已知道将不会获罪于朝廷了。”

（张彦修）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①，以为司马^②。河曲之役^③，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④，献子执而戮之。众咸曰^⑤：“韩厥必不没矣^⑥。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车^⑦，其谁安之！”宣子召而礼之^⑧，曰：“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⑨，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夫军事

无犯 犯而不隐^⑩，义也。吾言女于君^⑪，惧女不能也。举而不能^⑫，党孰大焉！事君而党，吾何以从政？吾故以是观女。女勉之。苟从是行也^⑬，临长晋国者^⑭，非女其谁？”皆告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贺我矣^⑮！吾举厥也而中^⑯，吾乃今知免于罪矣。”

【注释】①赵宣子：春秋晋国人，名盾，又称宣孟，为晋正卿，卒谥宣子。言：推荐。韩献子：名厥。晋悼公时，韩厥为政，曾救宋伐郑，复霸诸侯。卒谥献子。灵公：晋襄公之子，名夷皋，为人奢侈暴虐，后被赵盾之弟赵穿杀于桃园，在位十四年（前620 - 前606）。②司马：官名，掌管军事。③河曲：晋地，在今山西永济县西。鲁文公十二年（前615）秦晋战于河曲，秦军大败。

④赵孟：即赵宣子。干：触犯。行：指行军的行列。⑤咸：都。⑥不没：不能终其位。⑦车：指车仆。⑧礼之：以礼相待。⑨周：忠信。⑩不隐：不徇私包庇。⑪女：同“汝”，你。⑫不能：无能。⑬苟：如果。⑭临长：主管、统领。⑮二三子：犹言诸位。⑯中：合适。

勾践栖会稽《越语》

【解题】春秋时候，吴、越两国是邻国。春秋末年晋国为遏制楚国，派人教吴国用兵作战，吴国强大后，多次攻楚，成为楚国劲敌。楚国为摆脱困境，扶植越国，与吴王阖闾对抗，结成仇怨，时常打仗。公元前497年，越君允常死，其子勾践即位。第二年，阖闾攻越，兵败，受伤而死。阖闾的儿子夫差即位，立志为父报仇。公元前494年，夫差与勾践战于夫椒，夫差大胜。勾践退守会稽，派大夫文种向吴国请和，吴王允许越国作吴国的属国。夫差战胜越国以后，要同北方的大国争霸。公元前485年，吴国水师自海上攻齐。第二年，大破齐师于艾陵（现在山东泰安）。公元前482年，夫差率大军北会诸侯于黄池（现在河南封丘），与晋国争作盟主。勾践乘着吴国国内空虚，攻入吴国国都。夫差惊恐，让晋国为盟主，勿忙回国向越求和。勾践估量当时还不能灭吴，允许讲和。过

了四年(公元前478年),越又攻吴,破吴师于笠泽。公元前473年,越灭吴。

《勾践栖会稽》记载的是勾践退保会稽,向吴国请和以后,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略,富国强兵,终于灭吴。

越王勾践在会稽山上扎营,对全军发布号令说:“凡是我的父兄兄弟和同姓,有能帮助寡人出计谋让吴军退兵的,我和他共同管理越国的政事。”大夫文种上前回答说:“臣听说,做生意的商人夏天就要准备冬天穿的皮货,冬天则要准备夏天穿的细葛布;天旱便准备舟船,发水则准备车马,以待这些物品的缺乏。平时即使没有外患,但出谋划策之臣和作为国之爪牙的武士,也不能不培养并加以选择。这就象蓑笠,到下雨的时候,必然到处找来用它。现在君王既然在会稽山上驻扎,陷于困境,然后才想到寻求出谋划策之臣,这不是太晚了吗?”勾践说:“只要我听到你的建议,哪里算是晚了呢?”执着文种的手,和他计谋商议,便派文种到吴国去求和,说:“寡君勾践缺乏人才,没有人可派,派他的下臣文种前来,不敢直接向吴王请求,而私下里向吴王的大臣求情,说:寡君的军队,已经不值得您再来讨伐了。情愿以金玉子女奉献给吴王,以酬谢吴王的辱临,请求允许把勾践的女儿作吴王的女奴,士大夫的女儿做吴国士人的女奴,越国的宝贵器物也全都带来。寡君率领越国的军队以跟从吴王的军队,任凭吴王的调遣。如果吴王认为越国的罪不可饶恕,越国将焚毁宗庙,把妻子和孩子都拘囚起来,把金银财宝都沉到江中,还有带甲的战士五千人,拚死战斗,一人顶得上二人,那便是率领带甲的战士一万人伺候吴王,这样做不是要伤害吴王所喜爱的东西吗?与其将这些人杀死,不如得到越国,哪一种做法更有利呢?请您考虑。”

吴王夫差将要答应越国的求和,伍子胥劝阻说:“不可以!吴国和越国是两个仇视杀伐的国家,三条江把吴、越二国环抱中间,两国的人民只能在这里生活而无法外迁,因此有吴国便没有越国,有越国便没有吴国,这种形势是不可改变的。我听说,在陆地生活

的人必然居住在陆地,在水上生活的人必然居住在水上。中原各国,我们进攻而战胜他们,我们不能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不能乘坐他们所习惯的车子。而越国,我们进攻并战胜它,我们能居住他们的土地,我们能乘坐他们的舟船,这种利益是不可失去的。君王必定要灭了越国!失掉这个机会,以后虽然后悔,必定也来不及了。”越国打扮了八个美女,贡奉给夫差的宠臣太宰嚭,说:“您只要能让吴国答应与越国谈和,我们还有比这八人更美的美女送给您。”太宰嚭便劝吴王说:“我听说古代的人攻伐其它国家,只要让对方服从就行了。现在越国已经服从吴国了,大王您还要求什么呢?”于是,吴王夫差便和越王勾践和谈,然后率军离开越国。

勾践劝国中的人民说:“寡人不知道人民的力量不足,而又和大国结仇,使百姓的白骨暴露在原野,这是寡人的罪过!寡人请求你们答应寡人改变这一点。”于是埋葬死去的人,问候受伤的人,赡养活着的人,凭吊有忧虑的人,祝贺有喜事的人,送要走的,迎接要来的。去除掉人民所厌恶的,补充人民的不足,然后屈身卑事夫差,派三百个士人到吴国去当差,勾践自己亲自给夫差当马前卒。

勾践的越国,向南到句无,向北到御儿,向东到鄞,向西到姑蔑,方圆超过百里,便招集他的父母兄弟们发誓说:“寡人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四方的人民归顺他,就象水的向低处流。现在寡人不能办到这一点。寡人将率领着你们夫妇来繁衍生殖,增加人口。”下令青壮男子不能娶老年妇女为妻,年龄老了的男人不能娶年轻的女子为妻。女子十七岁还不出嫁,她的父母便有罪。将要生育的人向官府报告,官府派医生去看护。生了男孩子,赐给两壶酒,一条狗;生了女孩子,赐给两壶酒,一头猪;生三个孩子,官府为她派乳母;生两个孩子,官府发给口粮。嫡子死了,官府免去他父亲三年的赋役;庶子死了,官府免除他父亲三个月的赋役,还要哭泣着把他埋葬掉,就象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下令让孤儿、寡妇、患有疾病的、贫弱的人把他们的儿子送入官府,官府加以教养而发给口粮。士人中的贤者,官府派人把他们的住所收拾干净,让他们穿上美好的衣服,吃的饱饱的,而以义劝勉、鼓励他们。从其

他国家来的士人,必定在庙堂上接见他们。勾践将大米和肉带到船上行走,国中正在学习的年轻人,无不给他们食物吃,无不给他们水喝,一定询问他们的姓名以备以后选用。不是自己亲自种的粮食便不吃,不是他夫人织的布便不穿,十年之中不向人民收赋,人民都储备了足够吃三年的粮食。

国中的父老请求说:“过去吴王夫差让我们国君在诸侯国面前蒙受耻辱,现在越国已经够克制了,请求报这个仇。”勾践推辞说:“过去越国战败,不是你们的罪过,而是寡人的罪过。象寡人这样的人,哪里能够知道耻辱,请暂且不要提打仗的事。”父兄们又请求说:“在越国的国境之内,亲爱我们的君主就象亲爱我们的父母一样。当儿子的想着父母之仇,当臣子的想着报君王的仇,还敢有不尽力的吗?请重新和吴国作战。”勾践既已答应之后,又把人众招集到一起而发誓说:“寡人听说古代贤明的君主,不怕他人众的不足,而怕他的志向行为缺乏知耻的精神。现在夫差穿着水犀皮制成的铠甲的士卒有十万三千人,不忧愁他们的志向行为缺乏知耻的精神,而忧愁他人手的不足。现在寡人将帮助上天来灭亡他!我不赞赏个人逞能的匹夫之勇,而要求你们协力作战,同进同退。前进便想着有赏赐,后退便想着有刑罚,这样便合于国家的赏罚规定,前进不服从命令,后退而不感到羞耻,这样便要运用国家的刑罚。”果断地这样去做,国中的人民都互相勉励。当父亲的勉励儿子,当哥哥的勉励兄弟,当妻子的勉励丈夫,说:“谁象我们的国君啊,难道可以不为他效死吗?”所以越军在围打败了吴军,又在没打败了吴军;又在吴国的城郊打败了吴军。

夫差派人求和,说:“寡人的军队,已经不值得您再进攻了,请求以金玉财宝和妻子儿女酬劳您的辱临。”勾践回答说:“过去上天把越国给了吴国,而吴国不接受上天的命令,现在上天把吴国从了越国,越国怎么可以不听上天的命令而听从君王的命令呢?我请求把你送到甬、句以东去,我和你仍然算是两国的国君。”夫差回答说:“寡人比您多吃了几年饭。君王如果忘记周王室,而做吴国的庇护者,这也是寡人的愿望。君王如果说;我将残灭你的

社稷，消灭你的宗庙，寡人请求去死。寡人还有什么面目面对天下人呢？越军进驻到吴国都城来吧！”越国便灭亡了吴国。

（雒启坤）

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①：“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②，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③。”大夫种进对曰^④：“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⑤，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尤^⑥，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蓂莢，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⑦？”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⑧，何后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遂使之行成于吴^⑨，曰：“寡君勾践乏无所使，使其下臣种，不敢彻声闻于天王^⑩，私于下执事，曰，寡君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⑪，愿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⑫，请勾践女女于王^⑬，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⑭；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惟君左右之^⑮。若以越国之罪为不可赦也，将焚宗庙，系妻孥^⑯，沈金玉于江，有带甲五千人，将以致死，乃必有偶^⑰，是以带甲万人事君也^⑱，无乃即伤君王之所爱乎！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⑲，其孰利乎？”

夫差将欲听与之成。子胥谏曰^⑳：“不可！夫吴之与越也，仇讎敌战之国也，三江环之，民无所移^㉑，有吴则无越，有越则无吴，将不可改于是矣^㉒。员闻之，陆人居陆，水人居水。夫上党之国^㉓，我攻而胜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车；夫越国，吾攻而胜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其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灭之。失此利也，虽悔之，必无及已^㉔。”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㉕，曰：“子苟赦越国之罪，又有美于此者将进之。”太宰嚭谏曰：“嚭闻古之伐国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与之成而去之^㉖。

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㉗，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㉘。”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尤，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

之所恶，补民之不足，然后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²⁹，其身亲为夫差前马³⁰。

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³¹，北至于御儿³²，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³³，广运百里³⁴，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³⁵：“寡人闻古之贤君，四方之民归之，若水之归下也。今寡人不能。将帅二三子夫妇以蕃³⁶。”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³⁷，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³⁸。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³⁹；生二人，公与之飨⁴⁰。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⁴¹；支子死⁴²，三月释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⁴³。令孤子、寡妇、疾痼、贫病者纳官其子⁴⁴。其达士⁴⁵，洁其居⁴⁶，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⁴⁷。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⁴⁸。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⁴⁹，国之孺子之游者⁵⁰，无不哺也⁵¹，无不歔也⁵²，必问其名⁵³。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⁵⁴，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⁵⁵，民俱有三年之食。

国之父兄请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⁵⁶，今越国亦节矣⁵⁷，请报之。”勾践辞曰：“昔者之战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请姑无庸战⁵⁸。”父兄又请曰：“越四封之内⁵⁹，亲吾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有敢不尽力者乎！请复战。”勾践既许之，乃致其众而誓之曰：“寡人闻古之贤君，不患其众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⁶⁰。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⁶¹，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众之不足也。今寡人将助天灭之。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也⁶²，进则思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常赏⁶³，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果行⁶⁴，国人皆劝⁶⁵，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而可无死乎⁶⁶！”是故败吴于囿⁶⁷，又败之于没⁶⁸，又郊败之⁶⁹。

夫差行成，曰：“寡人之师徒，不足以辱君矣，请以金玉子女赂君之辱。”勾践对曰：“昔天以越予吴，而吴不受命；今天以吴予越，越可以无听天之命而听君之令乎？吾请达王甬、句东⁷⁰，吾与君为二君乎⁷¹。”夫差对曰：“寡人礼先壹饭矣⁷²。君若不忘周室⁷³，而为

弊邑宸宇^⑭，亦寡人之愿也。君若曰：‘吾将残汝社稷，灭汝宗庙，寡人请死。余何面目以视于天下乎？越君其次也^⑮。’遂灭吴。

【注释】①号令：传告。古时传令于大众，都用传呼的办法，所以叫“号令。”号：呼。②昆弟：兄弟。昆：兄。国子姓：国君的同姓。③共知越国之政：共同管理越国的政事。知：管理。④大夫种：文种。楚国人，曾为楚国的宛（今河南省南阳）令，后为越国大夫。⑤贾人：商人。夏则资皮：夏天就要准备皮货。资：蓄积。絺（chī）：细葛布，夏布。⑥四方之忧：指外患。⑦无乃后乎：恐怕太迟了吧？无乃，也可写作“毋乃”，意思是“只怕”。⑧子大夫：指文种。子：“你”的敬称。大夫：称其官职。⑨行成：议和。成：和。⑩彻声：直达。彻：达。天王：指吴王。⑪师徒：指军队士兵。辱：谦词。⑫赂君之辱：奉献给国君，酬谢国君之辱临。赂：送财物给人而有所要求。⑬请勾践女于王：请求允许把勾践的女儿作吴王的女奴。女于王，在王那里作女奴。⑭毕从：全都带来。⑮惟君左右之：任凭君的调遣。⑯系妻孥（nú）：把妻子都拘囚起来。这是表示令妻、子死生同命，不为吴所禽虏。孥：儿子。⑰致死：效死。乃必有偶：偶，两个。意思是知道不免于死，拼命战斗，一人必有两人之用。⑱事君：伺候君王。这是婉辞，实是说与夫差作战。⑲与其杀是人也，宁其得此国也：与其杀这些人，不如得越国。宁其，有“不如”“宁可”的意思。⑳子胥：伍员（yún），字子胥。吴王用他为“行人”（官名，主管朝覲聘问等事），跟他共谋国事。㉑仇雠（chóu）：仇敌。雠，与“仇”同义。三江环之，民无所移：三江，指吴江、钱塘江、浦阳江。三条江水把吴、越两国环抱在中间，两国的人只能在这个环境内生活，无法外迁。㉒将不可改于是矣：这种形势是不可改变的。㉓上党之国：指中原各国。上，高。党，所，处，地。㉔已：同“矣”。㉕纳：致送。太宰嚭（pì）：太宰（官名）名嚭。㉖去：离开。㉗执仇：结仇。

②更改。 ②宦士三百人于吴：派三百个士人到吴国去当差。宦：为宦竖（宫中小臣）。 ③其身亲为夫差前马：勾践亲自给夫差充当马前卒。前马：前驱，在马前开道的人。 ③句无：山名，在浙江省诸暨县南。句，同“勾”。 ③御儿：在今浙江省嘉兴县境。 ③姑蔑：在今浙江省衢县境。 ③广运百里：指当时越国的面积。东西为广，南北为运。 ③致：招致，招集。 ③二三子：你们。 ③取：和下边的“娶”相同。丈夫：男子。 ③免：同“娩”，生育。 ③母：乳母。 ④饩（xì）：口粮。 ④当室者死，三年释其政：嫡子死了，免除他父亲三年的赋役。当室者：指嫡子。死：死于国事。政：征，指赋役。 ④支子：庶子。 ④如其子：像对待自己的嫡子一样。 ④績（chèn）：同“疢”，一种病。纳官其子：把他们的儿子送入官府，加以教养而给其口粮。 ④达士：通达的人，贤者。 ④洁其居：把他们的住所收拾得很干净。 ④摩厉之于义：劝勉、鼓励，使他们明白正当的道理。 ④庙礼之：在庙堂上接见，表示尊重。 ④稻与脂：大米和肉类。 ④孺子：小孩。游者：贵游子弟，未仕而在学者。《周礼师氏》：“凡国之贵游子弟学焉。”这里的“国之孺子之游者”，就是指在学习中的青年人。 ⑤界（bù）：给食物吃。 ⑤铺（chū）：（给水）喝。 ⑤必问其名：一定询问他们的姓名。 ⑤其身：他本人，指勾践。 ⑤不收于国：不向人民收赋税。 ⑤耻吾君于诸侯之国：在举世皆知的情况下侮辱我们国君。耻，辱。 ⑤越国亦节矣：越国已经克制够了。节，克制。 ⑤姑：暂且。庸：用。 ⑤四封：四境。封，疆界。 ⑥患其志行之少耻：忧愁他的志向行为缺乏知耻的精神。 ⑥亿：十万。有：又。 ⑥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我不赞成个人逞能的匹夫之勇。匹夫：平常人。旅进旅退：同进同退。旅，俱。 ⑥常赏：合于国家规定的赏赐。下文的“常刑”，是说合于国家规定的刑罚。 ⑥果行：果决地这样做。 ⑥劝：互相勉励。 ⑥孰是吾君也，而可无死乎：谁像我们这个国君啊，难道可以不为他效死吗？孰，谁。 ⑥囿：笠

泽,水名,即松江。越败吴于囿,在公元前478年。⑥⑧没:吴国的地名,今不详。⑥⑨又郊败之:又败之于吴国(指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城郊。事在公元前475年。⑦⑩达:遣送。甬:甬江。句:句章,今慈溪县西南。⑦⑪吾与君为二君:我同你仍然算是两国的国君。⑦⑫壹:同“一”。⑦⑬不忘周室:吴国是周朝的同姓,所以夫差这样说。⑦⑭为弊邑宸宇:做吴国的庇复者。弊,也作“敝”。屋蠹(liù):檐下承接流水的东西。宇,屋檐边,檐下。⑦⑮其次也:进驻吴国都城吧。次,舍,驻。

《战国策》

画蛇添足《齐策》二

【解题】这篇文章选自《战国策》的《齐策》二。“画蛇添足”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陈轸说昭阳为楚伐魏,已经立了功,又移兵攻齐,是画蛇添足。他站在齐国的立场,阻止楚兵攻齐,用私人的利益打动昭阳,使他不再积极为楚国效力,这是战国游说之士的惯用伎俩。昭阳是否可以攻齐,当然不应该取决于此。但是这个寓言很有意义,从古代到现在,常常有人引用。现在常用“画蛇添足”讽刺那些不顾客观需要,只凭主观设想,作些多余的事情,以致脱离实际的人。

昭阳为楚国率军攻伐魏国,摧败敌军,杀死敌人将领,攻下八座城邑。又移兵进攻齐国。陈轸为齐湣王出使,去见昭阳,向他二次下拜而祝贺他取得胜利。站起身来后,陈轸问昭阳:“按照楚国的规定,摧败敌军、杀敌将领,能够提升什么样的官职爵位?”昭阳说:“官职可以升到上柱国,爵位右以提到上执珪。”陈轸说:“比这些更为显贵的官职爵位是什么?”昭阳说:“那就只有令尹了。”陈轸说:“令尹够显贵的了。这一来,楚王非要设置两个令尹了。我

私下里为将军您打个比方。楚国有一个祭祀的人，赐给他的门客一卮酒。他的门客们相互商量说：‘这一卮酒，几个人喝它不够喝，一个人喝它又喝不完。咱们比赛在地上画蛇，谁先画成谁就喝酒。’有一个门客先画成了，把酒端过来准备要喝了，却左手端着酒，右手继续在那里画蛇，说：‘我还可以给蛇添上脚。’还没有画成，另外一个门客已经画完了蛇，伸手将酒夺了过来，说：‘蛇本来就没有长脚，你怎么能让它长脚？’说着便把酒喝掉了。那个给蛇添脚的门客，最终没有能够喝到酒。现在您帮助楚国进攻魏国，摧毁敌军，杀敌将领，攻下了八座城邑，还不肯罢休，想进攻齐国。齐国十分害怕您，您以此而名满天下，这就足够了。再往上升官加爵，并不能加重您在楚国的地位。战无不胜，却不知道休止停顿的人，他自己将要面临死亡，而他的爵位也将要为别人所获得。这就象是画蛇而给蛇添上脚一样。”昭阳听了，认为陈轸说得有理，便撤兵回去了。

（雒启坤）

昭阳为楚伐魏^①，覆军杀将^②，得八城。移兵而攻齐。陈轸为齐王使^③，见昭阳，再拜贺战胜。起而问：“楚之法，覆军杀将，其官爵何也^④？”昭阳曰：“官为上柱国，爵为上执珪^⑤。”陈轸曰：“异贵于此者何也^⑥？”曰：“唯令尹耳^⑦。”陈轸曰：“令尹贵矣，王非置两令尹也。臣窃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⑧，赐其舍人卮酒^⑨。舍人相谓曰：‘数人饮之不足，一人饮之有余。请画地为蛇，先成者饮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饮之^⑩，乃左手持卮，右手画蛇，曰：‘吾能为之足^⑪！’未成，一人之蛇成，夺其卮，曰：‘蛇固无足^⑫，子安能为之足^⑬？’遂饮其酒^⑭。为蛇足者，终亡其酒^⑮。今君相楚而攻魏^⑯，破军杀将，得八城，不弱兵^⑰，欲攻齐，齐畏公甚，公以是为名，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战无不胜，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后归^⑱，犹为蛇足也。”昭阳以为然，解军而去。

【注释】①昭阳为楚伐魏：周显王四十六年（前323年），楚怀王使柱国（官名，同“上柱国”。后来隋、唐至明，上柱国尊于柱国）

昭阳将兵攻魏，破之于襄陵（今河南省睢县），取八邑。②复：覆灭，摧毁。③齐王：齐湣王。④官：指官职。爵：指封爵，爵位；为表示受封者的身分，有种种名称。爵位一般是世袭的。

⑤上执珪：楚国的爵位名，同“执珪”，也作“执圭”。⑥异：特，更。⑦令尹：楚国的国相。⑧祠者：祭祀的人。

⑨舍人：当时贵族家里的门客。卮酒：一卮酒。卮，古代一种盛酒的器皿。⑩引酒且饮之：拿过酒来将要喝。引，取。且，将。

⑪为之足：给它添上脚。⑫固：本来，实在。⑬子：你。安能：怎么能够。⑭遂：就，因即。⑮亡：失掉。

⑯相：助，佐。⑰弱：这里有休止的意思。⑱爵且后归：爵位将归于后人。

狐假虎威《楚策》一

【解题】这篇文章选自《战国策》的《楚策》一。“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狐假虎威是个寓言。寓言中用的故事，可以是实有的，也可以是虚构的，着重在以此喻彼，含有深刻意义，耐人寻味。狐自己没有威力，它只能假借虎的威力吓唬百兽。这个寓言原来既讽刺假借他人权势壮自己威风，以吓唬弱小者的那种卑劣行为，也讽刺被人利用而不自知的昏庸的统治者。后来用“狐假虎威”这个成语，多采前一点意思。

楚宣王问群臣们说：“我听说北方的诸侯们十分害怕昭奚恤，真实的情形怎么样？”楚国的群臣们没有人回答。江一回答说：“老虎捕捉各种动物来吃，有一次它捕得了一只狐狸。狐狸说：‘你不敢吃我！天帝让我当百兽之长，现在你要吃我，这是违背天命！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那我就走在你的前头，你跟在我的后面，看看百兽们有没有见了而我而敢不逃走的。’老虎信以为真，所以跟着狐狸走。野兽看到它们，便纷纷逃走。老虎不知道野兽们是害怕自己而逃走的，还以为它们是害怕狐狸。现在大王有方圆五千里的土地，带甲的战士上百万，而将它们都交付给昭奚恤指

挥 ,所以北方诸侯们害怕昭奚恤 ,其实是害怕大王的甲兵之众 ,这就象野兽们害怕老虎那样。”

(张彦修)

宣王问群臣曰^①：“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也^②，果诚何如^③？”群臣莫对。江一对曰^④：“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我也’^⑤！天帝使我长百兽^⑥。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⑦！子以我为不信^⑧，吾为子先行，子随我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虎以为然^⑨，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实畏王之甲兵也，犹百兽之畏虎也。”

【注释】①宣王：楚宣王（公元前370年即位）。他是楚肃王的兄弟。②昭奚恤：楚国的将军。③果诚何如：实在怎么样？④江一：也写作“江乙”。魏国人，后仕楚。⑤无敢：不敢。⑥长百兽：为百兽之长。长，为首领，作动词用。⑦逆：违背。⑧子以我为不信：你如果以为我的话不可靠。⑨虎以为然：虎认为狐的说法是对的。然，是，对。

《论 语》

季氏将伐颛臾

【解题】《论语》主要是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书，是有关儒家思想的最重要的著作。从宋朝以来，它和《大学》《中庸》《孟子》合称《四书》，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必读书。《论语》包括《学而》《为政》《八佾》《里仁》等二十篇。一篇包括若干章，一章记一件事或者几句话。文字都很简短，但是精炼质朴，含义很深。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广，哲学、政治、教育、文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几乎无所不谈。这里面包含着孔子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其

中有些言论,可以用作格言,足供后人借鉴。《论语》的作者不详,从记录的称呼和口气上看,大概是孔门弟子(包括再传弟子)根据自己的记忆或耳闻的传说写下来的。

《论语》的说理文大都很短,往往有论点而不详其论据,更少反复的辩难。本章是其中较长的篇章之一。本章一开头便说明颡臾的不当伐,然后判定冉求他们不能制止季氏凶暴行为所应负的责任,最后指出季氏内忧之所在,写来极有层次。其中引用成语,运用譬喻都足以增强说理的力量。篇中“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二语,更是千古名言。

季氏将要攻伐颡臾。冉有和子路去见孔子,说:“季氏将要攻伐颡臾了。”孔子说:“冉求!这岂不是要怪你吗?颡臾,过去先王们都将它们做主持东蒙山祭祀的人,而且它已经属于鲁国的国境之内了。他们是国家的臣子,攻伐它干什么?”

冉有说:“季子想这样干,我们两个人都不想这样。”孔子说:“冉求!周任曾经说过:‘度量自己的才力以就其位,不能够胜任就不要去干。’被搀扶的人有危险而不去扶持,跌倒了也不去搀扶,那还要你去辅助别人干什么?而且你说的错了。凶猛的野兽跳出笼来为害,贵重的宝物被毁在盒子里,这是谁的过错呢?”

冉有说:“现在的颡臾城郭坚固,又靠近费邑,现在不攻取,后世必定成为子孙的心腹之患。”孔子说:“冉求!君子讨厌那种不自己去干却编造个谎言来搪塞。我听说有国和有家的人,不忧虑物质的寡少而忧虑分配不平均,不忧虑贫穷而忧虑不安定。分配均平了便不会有贫穷,大家和睦了便不会寡少,平安了便不会有倾覆之患。这样去做了,远方的人不服从,就要增进文德以使它们自动归服,归服了之后,就要设法安定他们。现在你们两个人帮助季襄子,远方的人不服而不能使他们归服,家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住,却谋划着在家邦之内大动干戈,我恐怕季孙氏所担心发生的事情,不会发生在颡臾,却会发生在国家的宫墙之内。”(张彦修)

季氏将伐颛臾^①。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②：“季氏将有事于颛臾^③。”孔子曰：“求！无乃而是过与^④？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⑤。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⑥？”

冉有曰：“夫子欲之^⑦，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⑧：‘陈力就列，不能者止^⑨。’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⑩？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⑪？”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⑫，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⑬。丘也闻有国有家者^⑭，不患寡而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⑮。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⑯。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⑰；既来之，则安之^⑱。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⑲，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⑳。”

【注释】①季氏：季孙氏，名肥，就是季康子，鲁国的大夫。

颛(zhuān)臾(yú)：附庸于鲁国的小国。相传是伏羲之后，风姓。故城在今山东省费县西北。

②冉有：名求，字子有，也称冉有。

季路：姓仲，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他和冉有都是孔子弟子，为季氏臣。见于孔子：实际的意思是见孔子。

③有事：有所作为，指有军事行动。

④无乃尔是过与：这岂不要怪你吗？与，同。尔，指冉有。他专给季氏聚敛，所以孔子怀疑是他主使的。

⑤先王以为东蒙主：先王，指已故的国君。东蒙，即蒙山，在山东省蒙阴县南四十里。主，主持祭祀的人。在邦域之中：在鲁国国境之内。

⑥社稷之臣：国家的臣属。何以伐为：为什么要攻打它呢？

⑦夫子：指季康子。春秋时对大夫、先生、长者，都可称“夫子”。

⑧周任：古代有名的一个史官。

⑨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度量自己的才力以就其位，不能做这事就不就其

职。陈，陈列，摆出来。力，才能，力量。就，居，充任。列，职位。

⑩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这是用比喻的说法

指责冉有他们失职。意思是说,搀扶别人的人,如果被搀扶的人有危险而不扶持,跌倒而不搀扶,那要用搀扶者于什么呢?焉,何,表疑问的词。相,指辅助别人的人。矣,这里用在疑问句里,不表示完成的语气。

⑪虎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这也是比喻的说法,意思是说,凶恶的猛兽出来为患,贵重的东西被毁坏,这是什么人的过错呢?即管理这些东西的人不能不负责任。兕,独角的犀牛。柙,关闭猛兽的笼子。龟,占卜时用的龟甲。玉,祭祀时用的玉。椟,柜子匣子。

⑫固:城郭坚固,兵力充实。

费,地名,在现在山东省费县。这是季孙氏的私邑。颛臾与费相距七十里。

⑬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意思是,有品德的人讨厌那种不说自己愿意去作而编个谎言来搪塞的态度。

疾,憎恨。舍曰,避而不谈。辞,托辞,违心的辩解之辞。

⑭有国有家者:指国君和大夫。诸侯有国,大夫有家。

⑮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两句传抄有误,“寡”和“贫”应调换。寡,人民稀少。

⑯盖:助词,常用在表示判断的句子头上,语气比较轻。安无倾:社会安定,就不至倾覆。

⑰远人:指本国以外的人。文,文教,指礼乐。来之:使之来。

⑱安之:使归附的人民生活安定。

⑲相:辅佐。邦分崩离析:鲁国当时不统一,有季孙、孟孙、叔孙三家的家臣作乱。

干戈:比喻战事。干是盾,戈是战,都是武器。

⑳萧墙之内:鲁国国君的宫里。暗指当时的鲁君鲁哀公。哀公与季孙氏互相猜忌,所以说这才是季孙的隐忧。萧墙,国君宫门内当门的照壁。

荷蓀丈人

【解题】这段记事节选自《论语》的《微子》篇。荷蓀丈人是乱世中的隐者,他对于子路跟着孔子周游列国而不从事农业表示不满。当然,这也就是对孔子不满。孔子认为自己从事政治活动是对人君应尽的责任,尽管自己已经知道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实现,可是也不肯洁身自好而离开政治。荷蓀丈人对政治的态度是消极的,孔子对政治的态度是积极的。文笔生动简洁而朴实。

子路跟着孔子走,落在了后面,遇上了一个老年人,背上背着一个竹篓,子路问道:“你看见了我的先生了吗?”老人说:“四肢不劳动,连菽麦等五谷都分辨不清楚,还说是什么先生!”说着把手中的木杖插在地上就去锄草。子路拱着手在一边站着。老人又留子路在他家中过夜,杀了鸡,用黍米做饭给子路吃,又让两个儿子出来见子路。第二天,子路赶上孔子,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孔子说:“这是一个隐居的人。”让子路再回去见老人,等到子路赶回去,老人已经出门去了。

子路便对老人的两个儿子说:“不出来为国家干事情,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长幼之间的礼节是不能废弃的,君臣之间的关系怎么可以废弃呢?想要在浊世之中洁身自好,却废弃了君臣之义的大道理。君子出来作官为国家干事情,那是君子应该做的。至于他的道不被当政的人采用,那是他早已知道了的。”(张彦修)

子路从而后^①,遇丈人,以杖荷蓑^②。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③?”丈人曰:“四体不勤^④,五谷不分^⑤,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⑥。子路拱而立^⑦。止子路宿^⑧,杀鸡为黍而食之^⑨,见其二子焉^⑩。明日,子路行,以告^⑪。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⑫。至则行矣^⑬。

子路曰:“不仕无义^⑭。长幼之节,不可废也^⑮;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⑯?欲洁其身,而乱大伦^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⑲。”

【注解】①子路从而后:子路跟着孔子走路,落在后边了。

②丈人:对老年人的敬称。知名人士。荷:肩负,背。蓑:竹器。

③子见夫子乎:您看见我的先生了吗?子,对人的敬称。

④四体不勤:四肢不劳动。⑤五谷不分:分,皇侃《语义疏》作“播种”解,朱熹作“辨”解,都通。皇侃说:“言当今乱世,汝不勤劳四体以播五谷,而周流远走。问谁为汝之夫子而问我索之乎?”朱

烹说：“五谷不分，犹言不辨菽麦尔。责其不事农业而从师远游也。”

⑥植其杖而芸：把他的杖插在地上就去锄草。植，也可以解作“置”，放在一边。芸，同“耘”。

⑦拱而立：拱着手在一边站着表示恭敬。

⑧止子路宿：留子路在他家过夜。止，留。

⑨为黍：用黍米做饭。食(sì)：给人东西吃。

⑩见(xiàn)其二子：让他两个儿子出来见子路。

⑪行，以告：走了，把这事告诉孔子。

⑫反□同“返”。

⑬至则行矣：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说：“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⑭不仕无义：这段话是子路对荷蓀丈人的两个儿子说的，让他们转达荷蓀丈人。不仕，不出来给国家作事。

无义：那是不合适的，意思是没有做人臣应该做的事。义，宜，合宜。

⑮长幼之节，不可废也：长幼之间的礼节，是不能废弃的。节，礼节。

⑯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君臣之间的正常关系，如何可以废掉呢？

⑰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想要在浊世中洁身自好，却废弃了君臣之义的大道理。

⑱行其义也：是做他应该做的事。

⑲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被当政策者采用，已经知道了。孔子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他虽然知道自己的“道”不能行于世，仍然不肯放弃政治活动。

《墨子》

墨子，名翟，鲁国人（也有人说是宋国人）。战国初期的思想家，墨家的首领。他的主张主要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墨家生活刻苦，注重实行，在先秦诸子中比较接近平民。也正因为这一点，墨学派在先秦曾经有广泛的影响。

《墨子》这部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原来共收文章七十一篇。现存的本子分五十卷，共收《亲士》《修身》《所染》《法仪》等五十三篇文章，其余那些篇已经散佚，或者有目无文。这部书大致是墨子、墨家弟子及其后学所作。清朝孙诒让《墨子闲诂》，是比较通行的注释本。

非 攻上

【解题】《非攻》原有上、中、下三篇，这里选的是上篇。“非”是“非难”或“反对”；“攻”是“攻伐”或“侵略”；“非攻”就是反对侵略别的国家。在墨家的思想体系中，“非攻”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墨子和他的弟子们不但从理论上宣传“非攻”，而且在行动上致力于“非攻”。《公输》篇中记载的制止楚国攻宋一事就是例证。战国时期，各国争城夺地，战争频繁而广泛，社会混乱，民生困苦；墨子提出“非攻”的主张，而且不计较个人的利害，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奔走呼号，这种精神值得钦敬。自然，墨子还不能够进一步分析战争的性质，没有区别正义的战争与非正义的战争，有些言论表现出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的思想。

《非攻》上篇是一篇论辩的名文，主旨在于揭露攻国的大不义，并且指出赞成攻国的言论是荒谬的。文章的中心论点是在驳斥相反意见的过程中提出来的。驳斥对方，是先举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件为例，以引出一个判断是非的原则，然后根据这个原则来论证攻国之所以为大不义，就近取譬，道理浅显易明。在先秦诸子里，墨子的论辩特别富于逻辑性，而且恳切动人，本篇就是一个范例。

现在有一个人，进入到别人的园圃之中，偷窃人家的桃子和李子，人们听说之后就要批评他，上面执政的人抓住他以后就要处罚他。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损害了别人而为自己谋私利。至于那些偷窃别人的狗、猪和鸡的人更可恶。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损害别人的更大。对别人的损害更大，他的不仁便更甚，他的罪也更重。至于进入到别人养家畜的栏厩中去偷人家马和牛的人，他的罪恶和不义比偷人家鸡狗的人更甚。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对别人的损害更大。对别人损害更大，他的不仁便更甚，他的罪也越重。至于那些杀害无辜的人，剥下人家身上穿的衣裳，拿走人家的戈和剑，他的不仁比偷人家牛马的人更甚。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对别人的损害更大。对别人的损害更大,他的不仁便更甚,他的罪也更重。遇到这种情形,天下的君子都知道去批评,称他们的这些行为为不义。现在对于那些去进攻别人的国家,大做不义之事的人,却不知道进行批评,还附和着去称颂,称这种行为叫“义”。这是知道义与不义的区别呢?还是不知道呢?

杀死一个人,叫做不义,必然要有一个人被定成死罪。如果按照这个说法去类推,杀死十个人,便有十倍的不义,也必定被定成十次死罪。杀一百个人,便有一百倍的不义,必定被定成一百次的死罪。遇到这种情形,天下的君子都知道进行批评,称之为不义。现在对于那些进攻别的国家而大做不义之事的人,却不知道去批评,还附和着去称颂,称这种行为为义。这确实是不知这种做法是不义的,所以把这些话写下来以留给后世的人。如果人们都知道不义的事,那还有什么理由将它们写下来以留给后世的人呢?

现在有一个人在这里,见到黑东西少还知道黑是黑,见到黑的东西多了却将黑的说成白的,人们必定认为这个人不知道黑白之分。吃的苦味东西少还知道苦是什么味道,吃的苦东西多了却将苦味说成甜味,人们必定认为这个人不知道甘苦之辩。现在,人做点小的恶事,人们还知道批评;象进攻别的国家这样的大恶事,人们却不知道批评,还附和着去称颂,称之为义。这是知道义与不义的分辩呢?还是不知道呢?所以可见在辨别义与不义这件事情上,天下君子的思想是混乱的。

(张彦修)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①,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②。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③。至攘人犬豕鸡豚者^④,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⑤。至入人栏厩^⑥,取人马牛者,其不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⑦,拖其衣裘^⑧,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⑨,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

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⑩，杀十人，十重不义^⑪，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⑫，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⑬？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辩矣^⑭。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辩义与不义之乱也^⑮。

【注解】①园圃：种果树的叫园，种菜的叫圃。这里指园。

②上为政者：上面的执政者。得：获得，捉住。③亏：损害。④攘：偷盗。⑤苟：假若。兹：同“滋”，更加。厚：重。⑥栏厩(jiù)：养家畜的地方。⑦不辜(g)：无罪。⑧地：同“拖”，这里有“拉下”或“剥下”的意思。⑨当此：遇到这种情形。⑩若以此说往：如果按照这个说法类推。⑪重(chóng)：倍。⑫情：诚，果真。⑬奚说：什么理由。奚，何，什么。说，论说，意思是“理由”。⑭辩：分别。⑮辩义与不义之乱也：意思是说，在分辨“义”与“不义”这个问题上，思想是混乱的。

公 输

【解题】本文是记载墨子以实际行动贯彻他的“非攻”主张的一篇动人的故事。主要写墨子用具体生动的比喻指责楚王侵宋之不义，达到止楚攻宋的目的，深刻地表现了墨子的才智勇敢和反对攻伐的精神。鲁迅《故事新编》中的《非攻》，就是用这段故事做基本内容。

墨子不仅反对战争，同时也准备实力，从事防御。清人俞樾

说：“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见《墨子闲诂》的《俞序》）。可说是中肯之言。

公输盘为楚国建造云梯这种攻城器械，造成之后，将用以进攻宋国。墨子听说后，从鲁国起身，赶了十天十夜的路到达楚的国都郢城，去见公输盘。

公输盘说：“先生您有什么见教呢？”

墨子说：“北方有一个人侮辱了我，想请您替我杀掉他。”

公输盘听了很不高兴。

墨子说：“我愿意送给你十金作为报酬。”

公输盘说：“我依照道理是决不杀人的。”

墨子听了站起身来，向公输盘拜了两拜，说：“请听我说几句话。我在北方听说你在这里造云梯，将用这来进攻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土地宽广有余，不足的是百姓，杀害所不足的百姓去争夺宽绰有余的土地，这不可以称之为智。宋国没有罪而去进攻它，这不可以称之为仁。知道这是不对的却不去谏争，这不能说是忠。谏争而没有结果，这不可以称作强。按道理不杀少数的人却去杀多数的人，这不能叫做懂得类推事理。”

公输盘听了，表示服输。

墨子说：“那么，你为什么不停止呢？”

公输盘说：“不行，我已经告诉楚王了。”

墨子说：“为什么不引我去见楚王呢？”

公输盘说：“行”。

墨子见了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舍掉自己装饰漂亮的轿子车不坐，邻居有一辆破车，他却想去偷来，放着锦绣的衣服不穿，邻居有粗布短袄而想去偷回来，家中有细米和肉不吃，邻居家有糟糠之食而想去偷回来，大王以为这样的人是什么人？”

楚王说：“他一定是有惯于偷窃的疾病。”

墨子说：“楚国的地方，方圆有五千里；宋国的地方，方圆只有五百里。这就象一个是装饰漂亮的彩色轿子车，一个是破车。楚

国有云梦之泽 ,里面充满着犀兕和麋鹿 ,长江和汉水之中的鱼、鳖、鼃、鼃多得天下无比 ,宋国这个地方 ,却连野鸡、野兔和鲋鱼都没有。这就象一边是细米和肉 ,另一边却是糟糠之食。楚国有高大的梓树、楠木和樟木 ,宋国连大树都没有。这就是一个是锦绣衣服 ,另一个是粗布短袄。所以我认为大王进攻宋国 ,和那个害了偷窃病的人是一样的。”

楚王说：“说得对呀！虽然如此 ,公输盘已经为我造好了云梯 ,我必定用它来攻取宋国。”

于是墨子和楚王去见公输盘。墨子解下自己的腰带围起来当一座城 ,拿一些木片当攻城的器械。公输盘变换了九样攻城的方法 ,墨子也运用了九种防御的办法。公输盘攻城的方法已经用完了 ,墨子的守卫方法却还有余。

公输盘智穷计竭 ,却说：“我知道怎样对付你了 ,但我不说。”

墨子也说：“我知道你怎样对付我 ,但我也不说。”

楚王问其中的缘故。

墨子说：“公输盘的意思 ,不过是想要大王杀掉我。杀了我 ,宋国没办法守御 ,便可以进攻了。但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 ,已经带着我的守城器械 ,在宋国的城墙上等待楚军的进攻了。即使是杀了我 ,却杀不绝所有守城的人。”

楚王听了说：“好吧！我不会再发兵攻宋了。”

（张彦修）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① ,成 ,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② ,起于鲁^③ ,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④ ,见公输盘。

公输盘曰：“夫子何命焉为^⑤？”

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者 ,愿藉子杀之^⑥。”

公输盘不说^⑦。

子墨子曰：“请献十金^⑧。”

公输盘曰：“吾义固不杀人^⑨。”

子墨子起 ,再拜 ,曰：“请说之^⑩。吾从北方闻子为梯 ,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⑪ ,杀所不足而急所

有余^⑫ ,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 ,不可谓仁。知而不争^⑬ ,不可谓智。争而不得^⑭ ,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 ,不可谓知类^⑮ 。”

公输盘服。

子墨子曰：“然 ,胡不已乎^⑯ ?”

公输盘曰：“不可 ,吾既已言之王矣^⑰ 。”

子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⑱ ?”

公输盘曰：“诺。”

子墨子见王 ,曰：“今有人于此 ,舍其文轩^⑲ ,邻有敝輦而欲窃之^⑳ ,舍其锦绣 ,邻有短褐而欲窃之^㉑ ,舍其梁肉^㉒ ,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㉓ ?”

子曰：“必为有窃疾矣。”

子墨子曰：“荆之地 ,方五千里 ,宋之地 ,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輦也^㉔ 。荆有云梦^㉕ ,犀兕麋鹿满之^㉖ ,江汉之鱼鳖鼃鼃为天下富^㉗ ,宋 ,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此犹梁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梗繡豫章^㉘ ,宋无长木^㉙ 。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 ,为与此同类^㉚ 。”

王曰：“善哉^㉛ ! 虽然^㉜ ,公输盘为我为云梯 ,必取宋。”

于是见公输盘^㉝ 。子墨子解带为城^㉞ ,以牒为械^㉟ 。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㊱ ,子墨子九距之^㊲ 。公输盘之攻械尽 ,子墨子之守圉有余^㊳ 。

公输盘诎^㊴ ,而曰^㊵ ：“吾知所以距子矣^㊶ ,吾不言。”

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 ,吾不言。”

楚王问其故。

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 ,不过欲杀臣。杀臣 ,宋莫能守^㊷ ,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㊸ ,已持臣守圉之器 ,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㊹ ,虽杀臣 ,不能绝也^㊺ ”。

楚王曰：“善哉 ! 吾请无攻宋矣。”

【注解】①公输盘 :鲁国人 ,公输是姓 ,盘是名。也写作“公输班”或“公输般。”他善于制造奇巧的器械。云梯 :攻城时用来登城

的器械。 ②子墨子 指墨翟。前面的“子”是夫子的意思。这是墨翟的弟子对墨翟的敬称 好比现在说的“老师”。 ③起于鲁 从鲁国动身。

④郢(yìng) 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省荆门市东南。 ⑤夫子何命焉为 先生有什么见教呢？ ⑥侮 欺凌。

臣 我。 愿借子杀之 想借你的力量去杀了他。子 你。

⑦说 同“悦”。 ⑧请献十金 愿意送你十金。 ⑨吾义固不杀人 我依理决不杀人。义 理当。 ⑩请说之 请让我说几句话。

⑪荆国 就是楚国。 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 土地有余而人民不足。 ⑫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 葬送自己所不足的人民而争夺自己已经有余的土地。

⑬知而不应 知道了这个道理而不向楚王据理力争 ⑭不得 无结果。 ⑮知类 懂得类推道理。类 指事情的大和小、多和少、全体和部分。能分辨这些 就是能类推事理。

⑯然 这里表示近于“那么”的语气。 胡不已乎 怎么不停止呢？胡 何。 ⑰既已 已经。 王 指楚王。

⑱见(xiàn) 我于王 让我去见国王。见 有“引见”的意思。 ⑲文轩 彩饰的漂亮的轿车。文 文采。 ⑳敝輶(yú) 破车。

㉑短褐(hè) 粗布短袄。 ㉒梁肉 指好饭好菜。 ㉓此为何若人 这是怎样的人？何若 如何。 ㉔此犹文轩与敝輶也 这好像彩饰的漂亮的车同破车相比。

㉕云梦 楚国的大泽 跨长江南北 包括现在的洞庭湖和江北的洪湖、白鹤湖等一大片湖沼。 ㉖犀(x) 兕(sì) 两种大兽 形状都像牛。犀的角很珍贵 可作药用。

㉗江汉之鱼鼉(yán) 鼉(tuó) 为天下富 长江汉水里的鱼、鼉、鼉多得天下无比。鼉 鼉一类的动物。鼉 也叫“猪婆龙” 鳄鱼的一种。

㉘文梓(z) 榿(pián) 繡(nán) 豫章 文梓 就是梓树。梓树文理细密 所以叫“文梓” 木材可供建筑及制器之用。榿 就是黄榿木。繡 同“楠” 木材坚固细致 可作栋梁 制器具。豫章 就是樟树 木材坚固细致 可制器具。

㉙长木 大树。 ㉚臣以王之攻宋也 为与此同类 我以为大王的攻打宋国 同这个人害偷窃病一样。 ㉛善哉 对呀！

㉜虽然 虽是这样 不过…… ㉝见 召见。 ㉞解

带为城 解下衣带圈起来算是一座城。 ③⑤牒 木片。 ③⑥九
设攻城之机变 :一连九次用了随机应变的攻城方法。

③⑦距 :同“拒”。 ③⑧守圉(y) :同“守御。” ③⑨诎(q) :
同“屈” ,没办法了。 ④⑩而曰 :但是说。 ④⑪吾知所以距子
矣 我知道怎样抵挡你了。 ④⑫莫能 :不能 ,没人能。 ④⑬禽
滑(g)厘 战国时代魏国人。《史记》说他初与田子方、段干木、吴
起同受业于子夏 ,后来师事墨子 ,尽传其学。 ④⑭寇 :侵犯 ,人
寇。 ④⑮绝 :杀尽守御的人。

《孟子》

孟子(约前 372—前 289) ,名轲 ,字子舆 ,战国邹人。春秋鲁公族孟氏之后。受业于孔子弟子子思的门徒 ,后游说于齐、梁之间 ,未见用 ,退而与其门徒公孙丑、万章等著作立说。他继承了孔子的学说 ,兼言仁义 ,提出“仁政”的口号 ,主张恢复井田制和世族制度 ,同时又主张“民为贵”、“君为轻” ,称暴君为“一夫” ,认为人性本善 ,强调养心、存心等内心修养功夫 ,成为宋代理学家心性说之本。宋元以后 ,孟子地位日尊 ,元至圣元年被封为邹国亚圣公 ,明嘉靖九年定为“亚圣孟子” ,在儒家中其地位仅次于孔子。其思想事迹 ,大都见于《孟子》一书。《史记》有传。

《孟子》一书 ,为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撰。今存七篇。孟子自称“我知言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知言”即辨别言辞得失的能力 ;“养气”指人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功夫。表现在他的文章里 ,便是有咄咄逼人的气势 ,排比铺陈 ,纵指横阖 ,词锋凌厉 ,不可侵犯。文气之磅礴 ,若决江河而沛然莫之能御。

齐桓晋文之事《梁惠王上》

【解题】这是一篇政论文 ,从中可以看到孟子如何雄辩地提出他的政治主张 ,来说服齐宣王放弃霸力 ,实行王政。齐宣王有图霸的大欲 ,而没有行王政的志向和自信心。要在他思想上破其所有 ,立其所无 ,本来不是一件容易事。文章所举的事例亲切、生动 ,能结合齐宣王的实际 ;比喻浅显、确切 ,容易为对方接受 ;语言明确、犀利 ,说服力强 ;所以终于说服了齐宣王 ,同时也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正面地提出来的。文章气势磅礴 ,力量充沛 ,处处引人入胜 ,处

处能打动对方。是《孟子》中有代表性的政论文之一。

齐宣王问孟子道：“您能为我讲一讲齐桓公和晋文公的事情吗？”

孟子回答说：“仲尼的徒弟们没有道说齐桓公晋文公之事的人，所以后代没有把他们的事情留传下来。如果不能不说，那么就说一下如何以王道统一天下吧！”

齐宣王问：“德要修行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可以以王道一统天下呢？”

孟子回答：“使人民安定，天下便没有人能够抵御他。”

齐宣王问：“象寡人这样的人，可以使人民安定吗？”

孟子回答说：“可以。”

齐宣王问：“你怎么知道寡人可以呢？”

孟子回答：“我听胡龀说：大王坐在庭堂之上，有人牵着牛从堂下面经过。大王见了问道：‘牵着牛去干什么？’回答说：‘将要杀了它用它的血来涂抹新铸成的钟的缝隙。’大王说：‘放了它！我不忍看见它发抖的样子，好象没有罪就走向死亡。’臣下问：‘那么新铸成的钟缝就不涂抹了吧？’大王说：‘那怎么行呢？用羊血来代替。’”不知道是不是有这回事？”

齐宣王说：“有这回事。”

孟子说：“有了这样的心思，便是可以王天下了。百姓们都知道大王舍不得，我本来就知道大王于心不忍。”

齐宣王说：“是这样，百姓们有这样误解我的。齐国虽然偏僻而狭小，我哪里用得着舍不得一头牛呢？确实是不忍看到它恐惧发抖，象是没有罪而走向死亡的样子，所以才用羊来代替它。”

孟子说：“大王不要奇怪为什么百姓会以为大王是舍不得。用小的替换大的，他们怎么会知道这其中的道理？大王如果不忍心让它们没有罪而走向死亡，那么牛和羊又有什么分别呢？”

齐宣王笑着说：“这是什么心思！我并不是因为爱财而用羊来替换牛，也难怪百姓们会认为我是舍不得。”

孟子说：“这不碍事，这乃是仁慈的心术，看见了牛的恐惧发抖却没有看见羊的恐惧发抖。君子对于禽兽，喜欢看见它活着，却不忍心看见它死亡；喜欢听到它的声音，却不忍心吃它的肉。所以君子会远离厨房。”

齐宣王说：“《诗》上说：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够揣度。”这说的便是夫子您。我自己做了这件事，回头再去想，却想不出这是为什么。现在夫子您却替我说出来了，这使我心中非常激动。我的这种心思对于以王道统一天下有多少作用呢？”

孟子说：“有人向大王报告说：我的力气可以举起一百钧重的东西，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眼睛可以把鸟兽秋天新生羽毛的尖端看得很清楚，却看不见整车的柴禾。”大王您同意他这话吗？”

齐宣王说：“我不会同意。”

孟子说：“现在大王的恩泽可以达于禽兽，而功业却不至于百姓，这是为什么呢？那么举不起一片羽毛，是因为不去用力；看不见整车的柴禾，是不用心去看。百姓所以不能安定，是大王不运用自己的恩德。所以，大王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做不到。”

齐宣王问：“不去做和做不到，这中间有什么区别呢？”

孟子说：“要腋下挟着泰山跳过北海，对别人说：我做不到。”那是真的做不到。为年长的人折一截树枝，对别人说：我做不到。”这便是不去做，而不是做不到了。所以，大王之所以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并不象腋下挟着泰山跳过北海那样办不到；大王之所以不能以王道统一天下，是象为年长的人折一截树枝那样的不去做。敬爱自己的老人，推广到敬爱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孩子，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孩子；做到这一点，整个天下都可以在手掌上运转。《诗》中说：给自己的妻子做榜样，推广到自己的兄弟，进而治理一家一国。”这就是说的将心比心，以自己所想而考虑到人怎么想。所以，推广恩德，便足以安定四海；不推广恩德，却连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都保不住。古代的人所以大大地超过现在的人，这没有其它的原因，只不过是善于推广自己所想的所做的而已。

现在大王的恩德足以达于禽兽 ,而功业却不及于百姓 ,这是为什么呢 ?称量了 ,然后才知道轻重 ;量度了 ,然后才知道长短。事物都是这样 ,而尤其以人的心为甚。请大王对自己的心做量度 ,看看是不是这样。

“那么 ,大王是不是发动战争 ,让士子和臣民处在危险之中 ,和诸侯们结下怨仇 ,那样大王就感到心满意足了呢 ?”

齐宣王说 : “不是这样。我怎么会对这些事感到愉快呢 ?我只是为了获得我最想得到的东西。”

孟子问道 : “大王所最想得到的东西 ,我们能听一下吗 ?”

齐宣王笑着 ,没有回答。

孟子问 : “是美味佳肴不能让口腹满足吗 ?是轻暖的衣裘不足以抵御身体的寒冷吗 ?或者是因为女色和色彩没有让眼睛满足吗 ?美妙动听的声音没有让耳朵满足吗 ?是被宠爱和善于逢迎的人不够眼前的指使吗 ?这些 ,大王的臣子们都能替大王办到 ,大王难道是为了这些吗 ?”

齐宣王说 : “不是 ,我不是为了这些。”

孟子说 : “那么我知道大王最大的欲望了 :想开拓土地 ,让秦国和楚国的国君都来朝见 ,统治中国而抚有四夷。以大王之所作所为 ,而要求得到这些 ,就象是爬到树上去捉鱼。”

齐宣王问 : “有那么严重吗 ?”

孟子说 :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爬到树上去捉鱼 ,虽然得不到鱼 ,却不会有什么灾难。以大王的所作所为 ,去要求得到大王最想得到的东西 ,并且尽心尽力地去干 ,以后必定会有灾难。”

齐宣王问 : “我能听一听吗 ?”

孟子问 : “邹国和楚国作战 ,大王认为哪一方能获胜 ?”

齐宣王回答 : “当然是楚国获胜。”

孟子说 : “所以小的本来就敌不过大的 ,少的本来就敌不过多的 ,弱的本来就敌不过强的。天下的土地 ,方圆千里那么大的有九个 ,齐国只占了其中之一。以一而敌九 ,这和邹国与楚国作战有什么区别 ?还是从根本上去做吧 !现在大王发布政令 ,施行仁政 ,使

天下当官的人都想站立在大王的朝廷中,让天下耕地的人都想在大王的土地上耕种,让天下的商贾们都想在大王的市场上贮藏货物,让天下的旅行之人都想在大王道路上行走,天下的那些憎恨自己国君的人都想来向大王控诉,真的能够做到这上一点,谁还能够抵档大王?”

齐宣王说:“我情思昏乱,不能够想到、做到这一点。愿夫子您辅助我的志向,明确地教导我。我虽然不够聪明敏捷,还是想尝试一下。”

孟子说:“没有恒定不变的产业却有一颗恒心,只有士能够做到这一点。至于一般的百姓,则没有恒定的产业,因此便没有恒心。人如果没有恒心,便不服从约束,犯上作乱的事便无所不为了。等他们陷入了罪恶之中,然后才跟着用刑法加以处罚,这是象张开罗网捕捉鸟兽那样地陷害人民。哪里有仁德的人在君位,用张开罗网捕捉鸟兽的方法陷害人民而能够有所作为的?所以,圣明的君主规定人民的产业,必定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丰收的年头全家人都能吃饱,灾荒的年头可以免于死亡,然后才能驱使他们去做好事,所以百姓听从命令也比较容易。现在却不是这样。规定人民的产业,使他们不足以赡养父母,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子,丰收的年头全家都吃不饱,遇上灾荒的年头便免不了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把自己从死亡中救出来还恐怕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修习礼义呢?大王想以王道统一天下,便应从根本上做起。五亩大的宅院,上面种上桑树,那么年过五十的人便可以穿上丝帛之衣了;畜养鸡、狗、猪等家畜而不失时,那么七十岁以上的人便可以经常有肉吃了;一百亩的农田,不要干挠夺去农夫耕田的农时,那么八口人的农家,便可以不受饥饿了;重视并积极加强学校教育,用孝悌的道理来教育人民,那么头发花白人的便不会背着或顶着东西在道路上行走了。上了年纪的人可以穿丝帛食粱肉,普通的百姓不忍受饥饿寒冷的痛苦,做到这一点而不能用王道统一天下的,是从来没有的。”

(雒启坤)

齐宣王问曰^①：“齐桓晋文之事^②，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③，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④。无以^⑤，则王乎^⑥？”

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

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⑦。”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

曰：“何由知吾可也？”

曰：“臣闻之胡龁曰^⑧：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⑨？’”对曰：“将以衅钟^⑩。”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觥觫，若无罪而就死地^⑪。”对曰：“然则废衅钟与^⑫？”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⑬？’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⑭。百姓皆以王为爱也^⑮，臣固知王之不忍也^⑯。”

王曰：“然，诚有百姓者^⑰。齐国虽褊小^⑱，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觥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曰：“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⑲。以小易大，彼恶知之^⑳？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㉑，则牛羊何择焉^㉒？”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㉓。”

曰：“无伤也^㉔，是乃仁术也^㉕，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㉖。”

王说曰^㉗：“《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㉘。’——夫子之谓也^㉙。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㉚；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㉛。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

曰：“有复于王者曰^㉜：‘吾办足以举百钧^㉝，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㉞，而不见舆薪^㉟。’则王许之乎^㊱？”

曰：“否^㊲。”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㊳？然则一羽

之不举 ,为不用力焉 ;舆薪之不见 ,为不用明焉 ;百姓之不见保 ,为不用恩焉³⁹。故王之不王 ,不为也 ,非不能也。”

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⁴⁰ ,何以异⁴¹？”

曰：“挟太山以超北海⁴² ,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⁴⁴ ,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 ,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 ,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 ;王之不王 ,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⁴⁵ ,幼吾幼⁴⁶ ,以及人之幼 :天下可运于掌⁴⁷。《诗》云：‘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⁴⁸。’一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⁴⁹。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 ,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 ,而功不至于百姓者 ,独何与？权 ,然后知轻重⁵⁰ ;度 ,然后知长短⁵¹ ,物皆然 ,心为甚。王请度之！”

“抑王兴甲兵⁵² ,危士臣⁵³ ,构怨于诸侯⁵⁴ ,然后快于心与？”

王曰：“否 ,吾何快于是 ,将以求吾所大欲也⁵⁵。”

曰：“王之所大欲 ,可得闻与？”

王笑而不言。

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⁵⁶？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 ,而王岂为是哉！”

曰：“否 ,吾不为是也。”

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⁵⁷ :欲辟土地⁵⁸ ,朝秦楚⁵⁹ ,莅中国而扶四夷也⁶⁰。以若所为⁶¹ ,求若所欲 ,犹缘木而求鱼也⁶²。”

王曰：“若是其甚与⁶³？”

曰：“殆有甚焉⁶⁴。缘木求鱼 ,虽不得鱼 ,无后灾 ;以若所为 ,求若所欲 ,尽心力而为之 ,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

曰：“邹人与楚人战⁶⁵ ,则王以为孰胜？”

曰：“楚人胜。”

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 ,寡固不可以敌众 ,弱固不可以敌疆。海内之地 ,方千里者九 ,齐集有其一⁶⁶ ;以一服八 ,何以异于邹

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⑥。今王发政施仁^⑧，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⑨，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⑩，皆欲赴愬于王^⑪；其若是，孰能御之^⑫！”

王曰：“吾惛^⑬，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⑭，因无恒心^⑮。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⑯。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⑰，是罔民也^⑱。焉有仁人在位^⑲，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⑳，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㉑，凶年免于死亡^㉒；然后驱而之善^㉓，故民之从之也轻^㉔。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㉕，奚暇治礼义哉^㉖！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㉗，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㉘。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㉙，未之有也。”

【注释】①齐宣王：姓田，名辟疆，战国时齐国的国君。②

齐桓晋文：齐桓公是齐国的国君，晋文公是晋国的国君，都是春秋时称霸的诸侯。

③仲尼之徒：孔子的门徒。仲尼，孔子的名字。道：说。

④传：传说。未之闻也：之，代词，指齐桓晋文之事。

⑤无以：意思是，如果不能不说的话。以，同“已”，止。

王（wàng）：行王道以统一天下。⑦保：安。莫之能御：没有人能抵御他。

⑧胡龁（hé）：人名，齐宣王左右的小官。

⑨何之：到哪里去？之，往。何，疑问代词作宾语，前置。

⑩衅（xìn）钟：古时新钟铸成，要杀牲取血，涂抹钟的缝隙，使之完固。这是一种仪式。衅，缝隙，这里是动词，涂抹缝隙的意思。

一说衅，祭名，血祭也。凡落成之祭曰“衅”。⑪觶（hú）：觥（shù）：恐惧发抖的样子。

若：好像。就：走向。⑫然则：

那么。与“同”欤”。⑬不识有诸：不知道有这件事吗？识，知道。诸，“之”“乎”的合音词。⑭是心：这样的心。⑮爱惜，舍不得。⑯固：本来。⑰诚有百姓者：的确有这样对我误解的百姓。⑱褊(biān)小：狭小。⑲无异：莫怪。⑳恶(wù)：怎么。㉑隐：痛，不忍。㉒牛羊何择焉：牛和羊挑选什么呢？意思是牛和羊都一样。㉓是诚何心哉：这真是什么想法呢！宜乎：应该，难怪。㉔无伤：无害，不要紧。㉕是乃仁术：这是仁慈的心术。㉖远：远离。庖厨：厨房。㉗说：同“悦”。㉘他人有心，予忖(cǔn)度(du)之：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够揣度。此句见《诗经·小雅·巧言》。㉙夫子之谓也：这话说的就是先生这样的人啊。夫子，先生，指孟子。㉚夫：引起论述的助词。乃：如此，这样。㉛戚戚：心情激动的样子。㉜复：报告。钧：三十斤，古重量的单位名。㉝明：指视力。秋毫：鸟兽在秋天新生的羽毛，非常纤细。这里是比喻细小之物。末：尖端。㉞舆薪：整车的柴。舆，车。㉟许：信。㊱否：不。㊲功：功德。独何与：却是为什么呢？㊳为：因为。见保：受到爱护能过安适的生活。见：被。㊴形：情况。㊵何以异：怎样区别？㊶挟(xié)太山以超北海：腋下挟着泰山跳过北海。北海，渤海。㊷语：告诉。㊸折枝：折树木之枝。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敬爱自己的老人，推广到敬爱别人的老人。㊺幼吾幼：爱护自己的孩子。㊻天下可运于掌：整个天下可以在手掌上运转。比喻天下很容易治理。㊼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见《诗经·大雅·思齐》。刑，榜样，作动词用。寡妻，封建统治者称自己妻子的谦词。御，治。㊽言：这就是说。㊾权：用秤称。㊿度：用尺量。㊱抑：这里有“还是”的意思，下文同。兴甲兵：发动战争。兴，起。㊲危士臣：使臣下受到危害。㊳构怨：结怨。㊴所大欲：最想得到的东西。㊵便(pián)嬖(bì)：左右被宠爱的人，指善于迎合人意的小人。㊶已：同“矣”。㊷朝秦楚：使秦楚两

个大国来朝拜。 ⑥⑩莅(lì)中国 :统治中国。莅 ,临。中国 ,指中原。 ⑥⑪若 :如此 ,这样。 ⑥⑫犹缘木而求鱼也 :好比爬到树上去捉鱼。木 ,树。 ⑥⑬殆 :恐怕。 ⑥⑭邹 :当时的小国。 ⑥⑮齐集有其一 :齐国的土地 ,总起来算 ,也只有九分之一。 ⑥⑯盖亦反其本矣 :还是根本上去做吧。盖 ,助词 ,有引起下文或者承上启下的作用。亦 ,助词。本 ,根本 ,这里指王道仁政。 ⑥⑰发政 :发布政命。 施仁 :推行仁政。 ⑥⑱商贾(g) :做生意的。 藏 :蓄存货物。 ⑥⑲疾 :憎恨。 ⑥⑳赴愬 :跑来申诉。愬 ,同“ 诉 ”。 ㉑其若是 :如果像这样。其 ,助词 ,有“ 如果 ”的意味。 御 :阻挡。 ㉒惛(h n) :同“ 昏 ” ,情思昏乱。 则 :就 ,那就。 ㉓因 :因而。 ㉔放辟邪侈 ,无不为已 :不服从约束 ,犯上作乱的事 ,没有不做的了。放 ,放荡。辟 ,同“ 僻 ” ,指行为不正。邪 ,和“ 僻 ”的意思一样。侈 ,和“ 放 ”的意思一样。已 ,同“ 矣 ”。 ㉕从 :随着。 刑 :加以刑罚 ,作动词用。 罔民 :像张开罗网捕捉野兽那样陷害人民。罔 ,同“ 网 ”。 ㉖焉 :哪里。 ㉗明君 :明智的国君。 制 :规定。 ㉘乐岁 :丰年。 ㉙凶年 :荒年。 ㉚驱而之善 :驱使他们去做好事。之 ,向。 ㉛轻 :容易。 ㉜惟 :只。瞻 :足。 ㉝奚 :何。暇 ,闲暇。治 ,讲求。 ㉞鼂(zhì) :猪。 ㉟谨 :严 ,重视。 庠(xiáng) :序 ,地方上学校。周代叫“ 庠 ” ,殷代叫“ 序 ”。 申 :重 ,反复叮咛。 悌(tì) :兄弟彼此友爱 ,这里指尊敬兄长。 颁白 :同“ 斑白 ” ,头发花白。 不负戴于道路 :不在道路上用背背东西 ,用头顶东西。这是说 ,这些事都由年轻人代做了。 ㊱然而 :如是而 ,这样还。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公孙丑下》

【解题】这篇文章选自《孟子》的《公孙丑》下篇。孟子一贯主张行仁政 ,争取民心 ,认为“ 仁者无敌 ” ,主为“ 得其民 ,斯得天下矣。”他强调战争中“ 人和 ”的作用 ,强调“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

助”这些见解值得称道。文章阐明战争胜败的关键,决定于人心的向背。起首二句提出论点,以下分两层,就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条件作比较,证明人和的重要性,归结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论断。结构严整,气势充畅。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方圆三里的城池,周长七里的外郭,围起来进攻它而不能取胜。包围起来进攻,这必定是得了天时,然而却不能够取得胜利,这是因为天时不如地利。”

“城墙并不是不高,护城的水沟并不是不深,武器和甲兵并不是不坚固锋利,粮食并不是不多,却委弃而逃去,这是因为地利不如人和。”

“所以,使人民安居下来而不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不能够仅依靠划定的疆域的界限,巩固国家的防御不能够只依靠山河的险要;建立威信于天下,不能够只依靠武力的强大。得到道义的人可以得到众多的帮助,失去道义的人却没有人会去帮助他。失去道义没有帮助到极点,连亲戚都会背叛他。而得到众多的帮助到极点,天下都会归顺他。以天下所归顺的,去进攻连亲戚都要背叛的,所以君子之道有所不战,战便必定获得胜利。”

(张彦修)

孟子曰: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①。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②。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③,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④。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⑤。多助之至,天下顺之^⑥。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⑦。

【注解】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地利、人和”是古人常用的说法，如《荀子》的《王霸》篇：“农夫朴力而寡能，助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这是就农业生产说的。孟子用这三个词来概括有利于作战的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人和”是主观方面的有利条件，主要指人心所向，上下团结等等。“地利”是指客观方面的有利地理条件。客观方面，除此以外，还有时令、气候，乃至相对政治形势等等重要条件，这些条件的变化，古人往往认为非人力所能及，或者以不同程度的迷信观点来理解，笼统地称为“天时”。②三里之城：周围三里那样小的城。郭：外城。环：围。③池：护城河。兵革：泛指武器装备。兵，指兵器。革，指甲衣。委而去之：弃城而逃。委，放弃。去，离开。④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靠划定的边疆的界限。域，界限。这里是说不让人民离开。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谿，同“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建立威信于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强大。⑥至：极点。畔：同“叛”。⑦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所以君子之道，贵在不战则不战，如其当战，战必能胜。有不战，意即有不战之时。

鱼，我所欲也

【解题】这篇文章选自《孟子》的《告子》上篇。宋朝朱熹对于此章的要旨曾有解释，他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决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计丰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顷刻而不省察于斯焉。”孟子善于用比喻，善于说理，论证一个问题，往往委曲宛转地从人们最容易理解的事物说起，然后逐渐折入正文，一层一层深入地分析下去，最后才揭示主旨，使读者自然而然地信服。这篇文章也是用这种写法，其中逻辑关系极为清楚。

孟子说：“鱼，是我想得到的，熊掌，也是我想得到的。这二者不能同时得到，那就要舍弃鱼而要熊掌。活着，也是我想得到的；

道义,也是我想得到的。这二者不能够同时得到,那么就要舍掉生命而求得道义。

“活着也是我所希望的,而所希望得到的有比活着更重要的,所以不能为了活着而不择手段。死也是我所厌恶的,所厌恶的有比死更甚的,所以有些祸患便不能够躲避。

“如果让人的欲望没有比活着更重要的,那么只要可以获得生存还有什么手段不可以使用的呢?如果用这样的手段去求得生存,那么有些手段还是不用的好;如果用这样的方法可以逃避祸患,那么有些祸患还是不逃避的好。所以,所想得到的有比生存更重要的,所厌恶的有比死更甚的。不仅是贤能的人有这样的想法,普通的人也都具有,只是贤能的人能够不丧失这种想法罢了。

“一小筐食物,一豆稀羹,得到它便能生存,失去它就会死亡;轻蔑地呼喝着给他吃,即使是过路的一般行人也不会接受;以践踏粗暴的态度送给别人,连讨饭的乞丐也不会看得起。

“有了万钟的俸禄便不分辨是否合于道义而接受,那么这万种俸禄对我又能什么益处呢?是为了自己的房子更加漂亮,为了妻妾更加奉迎我,为了我所认识的贫困的人得到我的恩惠而感激我吗?

“以前为了死亡而不接受,现在为了房子漂亮而去做;以前为了死亡而不接受,现在为了妻妾的奉迎而去做;以前为了死亡而不接受,现在为了所认识的穷困之人从我这里得到恩惠而去做!这样难道不可以止而不为吗?这样做是因为失掉了原本存在的羞耻之心。”

(张彦修)

孟子曰:

鱼,我所欲也^①,熊掌^②,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③。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④。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⑤?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⑥。

一箪食,一豆羹^⑦,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噤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⑧;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⑨。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⑩?为宫室之美^⑪,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⑫?

乡为身死而不受^⑬,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⑭?此之谓失其本心^⑮。

【注解】①所 跟现代语的“所”字基本上相同,但有小的区别。

②熊掌 熊的脚掌。 ③苟得 苟且求得。指只为生活,不择手段。 ④辟 同“避”。

⑤何不用也 什么手段不可以使用呢? ⑥丧 丧失。

⑦豆 古代一种盛肉或食品的器皿。 ⑧噤(hù)而与之 轻蔑地呼喝着给他吃。

⑨蹴 践踏。 不屑 不认为洁净。

⑩万钟 形容俸禄之丰厚。钟为古代量器,六斛四斗为一钟。

⑪为 为了。 ⑫得 同“德”,感恩。

⑬乡 同“向”,先前。 ⑭已 止 这里指止而不为。

⑮本心 指人的羞恶之心。

《列子》

《列子》一书,旧题战国列御寇撰,八卷。《汉书·艺文志》曾著录《列子》八篇,并将其列入道家。今本《列子》有晋张湛的序,序中自称此书是他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根据各种版本集录而成。该书多取用先秦诸子及汉代人的言论,并杂有两晋时期的佛教思想和佛教神话,从思想内容和语言的运用上来看,都与先秦的著作有较大的区别,因此可能是魏晋时人托名的伪作。唐王朝自称是老子的后代,大力宣扬道教,玄宗天宝元年,号《列子》为《冲虚真经》,至北宋景德年间,又加称为《冲虚至德真经》,成

为道教的经典之一。该书虽为伪托,而其文字却流畅潇洒,想象丰富,较富于文学价值。

愚公移山

【解题】“愚公移山”是古代流传较广的一则寓言故事,见于今本《列子·汤问》篇。文中极写愚公之立志移山,从而阐明了一个哲理:世界上不论怎样艰难的事情,只要努力坚持去干,便可能获得成功。

太行、王屋这两座大山,方圆有七百里,高达万仞,它们本来在冀州的南面,河阳的北面。

北山的愚公,年纪快要九十了,面山而居。苦于山北面的道路关隘迂曲遥远,把全家人聚集到一起商量说:“我和你们用全部的力量平掉险阻,使道路通豫州的南部,到达汉水的南边,这样做可以吗?”家人纷纷表示赞成。愚公的妻子提出疑问说:“以您的力量,连魁父这座小山都无可奈何,何况是太行、王屋这样的大山呢?而且挖出来的土石置放到哪里?”家人纷纷说:“将土石投倒渤海的边上,隐土的北边。”于是愚公便率领子孙中能挑担子的三个人,凿开石头,挖出土壤,用土筐挑着运到渤海边上。他们家的邻居京城氏寡居的妻子有一个遗腹子,年龄才七八岁,也蹦蹦跳跳地前去帮忙。冬夏换了季节,才能走一个来回。

住在河曲的智叟笑着制止愚公说:“你怎么这么笨呢?以你这样的风烛残年,连山上的一根毛发你都不能毁掉运走,何况那些土石呢?”北山愚公听了,长长叹息着说:“你的心这样顽固,顽固得一窍不通,连寡妇和孩子都比不上。我虽然死了,还有儿子活着;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孙子的儿子又生儿子,孙子的孙子又会有孙子,子子孙孙,没有穷尽,而山却不会再增高,哪里还担心挖不平呢?”河曲智叟听了,无言以对。

操蛇的山神听说了以后,害怕愚公一家人永不停息地干下去,便报告了天帝。天帝被愚公的恒心和真诚所感动,便命令夸蛾氏

的两个儿子把两座山背走,一座放到朔方的东边,另一座放到雍州的南边。从此以后,冀州以南,一直到汉水的北岸,便没有山陵的阻碍了。

(张彦修)

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①。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②。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③。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④,聚室而谋曰^⑤：“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⑥,可乎?”杂然相许^⑦。其妻献疑曰^⑧：“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⑨?且焉置土石^⑩?”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⑪。”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⑫。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始龀^⑬,跳往助之。寒暑易节,始一反焉^⑭。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⑮。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⑯?”北山愚公长息曰^⑰：“汝心之固,固不可彻^⑱,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⑲,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⑳,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㉑?”河曲智叟亡以应^㉒。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㉓。帝感其诚^㉔,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厓朔东,一厓雍南^㉕。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㉖。

【注解】①太形、王屋二山：太形山就是太行山,在山西省与河北省相接的地带。王屋山,在山西省阳城县西南。仞：八尺。古书里形容高,常用“万仞”。②冀州：今河北、山西、河南黄河以北和辽宁辽河以西的地方,古称冀州。河阳：今河南省孟县。

③北山愚公：和下文的“河曲智叟”都是虚拟的人物。且：将。面山而居：面,向着,大门朝南。“面山而居”,就是住在山北。所以下文说“山北之塞”。④惩：苦于。迂：曲,远。这里有“绕远”的意思。⑤聚室：聚集全家人。⑥毕力：竭

力,尽全力。指通豫南,达于汉阴:直通豫州南部,到达汉水南边。豫州就是今河南省一带。山之北或水之南为“阴”,山之南或水之北为“阳”。⑦杂然相许:纷纷表示赞成。⑧献疑:提出疑问。曾(céng)不能:乃不能,还不能。魁父之丘:魁父这座小山。魁父在今河南省开封市境内。⑩焉置:哪里安置。焉,哪里,疑问代词。⑪杂曰:众曰:大家都说。诸:等于“之于”两个字。渤海之尾:渤海边上。隐土:古代传说中的地名。⑫子孙荷担者:子孙之能荷担者,就是能挑担子的子孙。三夫:三人。叩:打,凿。箕畚(bēn):土箕、土筐。这里是说用箕畚。⑬京城姓。孀(shuāng)妻:寡妇。遗男:遗孤,孤儿。一说,遗男是遗腹子。始龀(chèn):七八岁。始,才。龀,换牙。⑭寒暑易节:冬夏换季。反:同返。⑮甚矣,汝之不惠:汝之不惠甚矣。⑯其:用在“如……何”前边,有加强语气的作用。⑰长息:长叹。息,气。长出气叫做“长太息”或“太息”,也说“长息。”⑱固:顽固。彻:通。⑲虽我之死:即使我死了。⑳穷匮(kuì):穷尽。㉑何苦:何患,何忧,哪愁。㉒亡以应:没有话来回答。亡,同“无”。㉓操蛇之神:山神。传说山神手里拿着蛇。已:停止。帝:天帝。㉔感其诚:为他的诚心所感动。㉕夸娥氏二子:两个大力的神。厝(cu):同“措”,放置。朔东:朔方东部。朔方,今山西省北部、内蒙古自治区一带。雍(yōng)南:雍州南部。雍州,今陕西省、甘肃省一带。㉖陇断:丘陵的阻隔。陇,同“垄”。

《晏子春秋》

晏婴(公元前?—前500),春秋时期齐国夷维人,字平仲,继其父弱(桓子)为齐卿,后相齐景公,以节俭力行名显诸侯。《史记》有传。

《晏子春秋》旧题为晏婴撰,书中所记皆晏婴遗事,应当为后世摭集而成。书名始

见于《史记·晏婴传》,班固《汉书·艺文志》但称《晏子》,并将其列为儒家。有汉刘向校本,刘向并著有《叙录》一篇。内篇多崇尚节俭之说,外篇中的《仲尼之齐欲封节》与《墨子·非儒》同,故唐柳宗元疑墨子之徒齐人者所作,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及《文献通考》等经将其列入墨家。今本有清孙星衍校本,较为完备。

晏 婴 使 楚

【解题】本篇记载晏子出使楚国,用辞令战胜楚王,为国家保持尊严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衰弱,不再有统治诸侯的力量。各国争夺霸权,外交方面的活动,往往也能成为胜败的一个条件。因此延揽外交人才,重视辞令成为当时的风气。晏子使楚这个故事,可能以事实为基础,而多少又增添了一些想象的成分。文章写晏子在强大的楚国的宫廷,受到侮辱,能够从容不迫,用巧妙的辞令,给楚王以有力的反击,并使敌手屈服。刘向的《晏子》叙录里说:“……及使诸侯,莫能诘其辞。其博通如此。”这话或许并不夸大。

晏子将要到楚国出使,楚王听说以后,对左右的大臣们说:“晏婴是齐国最善于辞令的人。如今他要来,我想羞辱他,应该怎么做呢?”左右的人回答说:“等到他来的时候,臣下请求缚着一个人从大王面前经过,王问:他是干什么的?’我们便回答说:他是齐国人。’大王再问:他犯了什么罪?’我们便回答说:他偷了人家的东西。’”

晏婴到来之后,楚王赐晏婴与自己一起喝酒。酒喝到畅快的时候,两个小吏缚着一个人去见楚王。楚王问道:“被缚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小吏回答说:“是一个齐国人,偷了人家的东西。”楚王看着晏婴说:“齐国人本来就善于偷盗吗?”晏婴离开座席回答说:“我听说,橘子长在淮河以南是橘子,长在淮河以北便成为枳了,虽然树叶是很相象的,味道却大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水土不同。现在,百姓生长在齐国不偷不盗,生长在楚国便学会了偷盗,这难道是楚国的水土使人民善于偷盗吗?”楚王听了,笑

着说：“圣人是不可以同他开玩笑的，这次寡人反而自讨没趣了。”

（张彦修）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①。今方来^②，吾欲辱之，何以也^③？”左右对曰：“为其来也^④，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⑤？’曰：‘坐盗’”。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⑥，吏二缚一人诣王^⑦。王曰：“缚者曷为者也^⑧？”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国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⑨：“晏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⑩，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⑪。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⑫？”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⑬，寡人反取病焉^⑭。”

【注解】①习辞：善于辞令，很会说话。习，熟练。辞，言词。

②方来：将要来。③何以也：用什么办法呢？以，用。

④为其来：于其来时。为，这里相当于“于”。⑤何坐：犯了什么罪？因某事犯罪，或者犯了某种罪，文言里说“坐……。”

⑥酒酣：喝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⑦诣(yì)：到。⑧曷：同“何”。

⑨避席：离开坐位。这是表示郑重和严肃。古时候把席子铺在地上，人坐在席上，所以坐位叫“席”。⑩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zhì)：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南就是橘树，生长在淮河以北就是枳树。枳，也叫“枸橘”，果实酸苦。

⑪其：指橘和枳。实：果实。⑫得无：莫非。⑬圣人非所与熙也：圣人是不可同他开玩笑的。圣人，这里指晏子。非，不。所，可。熙，同“嬉”，戏弄的意思。

⑭反取病焉：反而自讨没趣了。病，辱。

《礼 记》

苛政猛于虎

【解题】孔子主张“仁”政，主张“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则小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苛政猛于虎”的道理，发人深省，也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孔子从泰山边路过，有一个妇人在坟墓旁哭得很悲伤。孔子扶着车轼听了一会儿，派子路问她说：“你这样哭，真好象多次遭遇到不幸了。”妇人回答说：“是啊！以前我公公死在老虎口中，我丈夫也死在老虎口中，现在我儿子又被虎咬死。”孔子说：“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回答说：“这儿没苛政。”孔子说：“弟子们记着，苛政比老虎还厉害！”

（张彦修）

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①，使子路问之曰^②：“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③。”而曰^④：“然！昔者吾舅死于虎^⑤，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⑥。”夫子曰：“小子识之^⑦，苛政猛于虎也！”

【注释】①式：同“轼”，车箱前的伏手板。这里用作动词。

②子路（前542 - 前480）：孔子弟子，鲁国卞（今山东泗水）人，名由，一字季路。以勇武著名。③壹：真，实在。④而：乃。⑤舅：指公公。古以舅姑称公婆。⑥苛政：指苛烦的政令，繁重的赋役等。⑦小子：古时长辈对晚辈，或对学生的称呼。识（zhì）：记住。

礼 运（节选）

【解题】这篇文章是《礼记》的《礼运》篇前头的一段。《礼运》篇是“记五帝三王相变易及阴阳运转之道”（郑玄）的。开头记述孔子在鲁国参加祭礼，事毕而叹，言偃（子游）在旁边问他为什么叹息，孔子于是讲出这番话来。旧注颇疑大同、小康之说不是孔子

的话,说“以五帝之世为大同,以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为小康,有老氏意。”这一篇可能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的儒家的著作,内容是比较庞杂的。清末今文学家的学者认为三世当愈改而愈进,主要就是参用《礼运》中大同、小康这些内容。如康有为《礼运序》说:“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之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儒生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之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则以群经诸传所发明者皆三代之道,亦不离乎小康故也。”他在《礼运注》里又说:“大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孔子生据乱世,而志则常在太平世。必进化至大同,乃孚素志。至不得已,亦为小康。而皆不逮,此所由顾生民而兴衰也。”

过去,孔子曾参加鲁国的腊祭,作助祭者。祭祀完毕之后,到宫门之外的观台上游览,喟然地发出长长叹息。孔子叹息,大概是叹息鲁国的形势。言偃在孔子的旁边跟从,问道:“您为什么这样长叹呢?”孔子说:“大道行于天下的时候,都发生在夏、商、周三代的英贤在世的时候。我孔丘没能赶上那个时代,却对此心向往之。”

“大道行于天下的时候,天下的人都讲求为公:选用贤人,推举有能力的人,讲求诚信,实行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是亲近自己的亲人,不只是抚养自己的儿子,而使上了年纪的人得到赡养,壮年的人有用力的地方,幼年的孩子都得到抚养,年老而没有孩子的人,都能够得到抚养,年老而无妻、无夫的人,年幼而没有父亲的人,年老而没有孩子的人,都能够得到奉养。男子有一定的职分,女子可以嫁到合适的人家。厌恨货财抛弃在地上而造成浪费,却不必因私利而藏在自己家里;厌恶不肯尽力而想成事,却不必只为了私利而出。所以阴谋之事消除而不发生,也不发生盗窃乱贼之事,所以大门成天不关闭,这就是大同之世。”

“现在,大道已经消失,天下变成一家的私有之物,人们各自

亲近自己的亲戚,各自抚养自己的孩子,财货和力量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贮藏、运用;天子、诸侯之位世代相传,并以此为礼,兴建起城郭沟池以巩固自己的权势,用礼义作为治世的法则,还要正君臣名分,加固父子之间的关系,促进兄弟的和睦,和合夫妇之义,还设立制度,建立田、里的分界,以有勇力有智谋的人为贤能,以为自己之私利者为有功。所以,阴谋因此而出现,战争因此而兴起。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都是这样的环境中出现的。这六个君子,没有不谨慎于礼的,用礼来表彰他们对人民做了好事,用义来成全他们对人民讲了信用。有过失就明白地指出来,以仁爱为典型,还要人们讲求礼让,为人民确立常法。如果有不依照这些规则而行事的,有势位的人就要被废黜,因为天下人都认为他是祸殃。这就叫做小康之世。”

(张彦修)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①,事毕,出游于观之上^②,喟然而叹^③。仲尼之叹,盖叹鲁也^④。言偃在侧^⑤,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⑥,丘未之逮也^⑦,而有志焉^⑧。”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⑨,讲信修睦^⑩。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⑪,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⑫,男有分^⑬,女有归^⑭。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⑮。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⑯。”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⑰,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⑱,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⑲;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⑳,以贤勇知^㉑,以功为己^㉒。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㉓。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㉔,以考其信^㉕。著有过^㉖,刑仁讲让^㉗,示民有常^㉘。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㉙,是谓小康^㉚。”

【注解】①仲尼与于蜡(zhà)宾:孔子参加鲁国的蜡祭,作助祭

者。蜡，祭名，古代国君在年终举行的祭祀。②观(guàn)：宫门外两旁的楼台，也称“阙。”③喟(kuì)然：叹息的声音。

④盖叹鲁也：叹息鲁国。意思是说，鲁国处在“据乱”的时代，已经丧失古礼。

⑤言偃：字子游，春秋时吴国人，孔子弟子，在鲁国做武城宰。

⑥大道之行也：大道行于天下的时候。三代之英：夏、商、周三代的英贤。

⑦未之逮：因为生得晚没有赶上。逮，及。之：代词，指“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的时代，是“逮”的宾语。

⑧有志：意思是有志于此，也就是心向往于此。

⑨与能：与，同“举”。能，能人。

⑩讲信修睦：讲求诚信，实行和睦。修，行。

⑪子其子：抚养自己的儿子。前一个“子”是动词。

⑫矜：同“鳏”(guān)，老而无妻的人。寡：老而无夫的人。

孤：幼而无父的人。独：老而无子的人。

⑬男有分(fèn)：男子有一定的职分。

⑭有归：得归于合适的人家。

⑮货恶(wù)其弃于地也……不必为己：元人陈浩《礼记集说》：“货财，民生所资以为用者。若弃捐于地而不以时收贮，则废坏而无用，所以恶其弃于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贮以资世用者足矣，不必其善利而私藏于己也。世间之事，未有不劳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诈，共事则欲逸己而劳人，不肯尽力，此所以恶其不出于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而独营己事也。”

⑯是故……故外户而不闭：因而阴谋闭藏之事和盗窃乱贼之事都不发生，所在大门可以不关。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古时“盗”作名词用时，多指偷东西的人。“贼”作名词用时，多指造反作乱的人。孔颖达云：“有乏辄与，则盗窃焉施；有能必位，则乱贼何起作也？”大同：郑玄注：“同，犹如也，平也。”孔颖达《疏》：“率土皆然，故曰大同。”

⑰隐：消失。天下为家：天下变成一家私有之物。

⑱大人世及以为礼：大人，指天子诸侯。世及，世代相传。陈浩注：“父子相传为世，兄弟相传为及。”

⑲礼义以为纪：用礼义为治事的法则。

⑳以立田里：以建立田、里的分界。田，指阡陌；里，指闾里。

㉑以贤勇知：以勇敢者为贤。贤，作动词用，有奖许的意味。知，同“智”。

㉒以

功为己 :以为己者为有功。 ②③用是 :由此。 兵 :指战争。

②④以著其义 :用礼来表彰他们人民做对了的事。著 ,明。其 ,指下文“示民有常”的“民”。 ②⑤考 :成全。 ②⑥著有过的 :有过

失就明白地指出来。著 ,明。 ②⑦刑仁讲让 :以仁爱为典型 ,讲求礼让。刑 ,同“型”。讲 ,讲求 ,宣扬。 ②⑧常 :指常法。

②⑨在执者去 ,众以为殃 :意思是说 ,居王者之位 ,不能行以上所说著义、考信、著有过的、刑仁、讲让五事 ,则天下之人以为祸民之主而共废黜之。执 ,同“势”。在势 ,居统治者的地位。去 ,除去 ,指废黜。

③⑩小康 :小安。康 ,安。

《庄 子》

庄子名周(约前 396——前 286) ,战国中期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其生平今已不可确考。《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他做过漆园吏 ,曾拒绝楚威王的宰相之聘 ,游学于齐、魏诸国 ,终生不仕。庄子处在一个昏君乱相的时代 ,面对纷乱的天下形势 ,庄子常常发出无可奈何的感叹和悲号。他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 ,强调无为 ,一切任其自然 ,鼓吹复古 ,回到愚昧无知的虚无的古代社会。思想则悲观厌世 ,含有某些辩证法的因素 ,对当时统治阶级和社会黑暗的揭露 ,对礼法名教的毁弃 ,常常溢于笔端。

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 ,庄子的作品想象奇伟 ,言辞瑰奇 ,设喻贴切 ,句式灵活 ,析理精辟入理 ,别具一格。在写作方法上 ,庄子的文章极具特色 ,即《天下》篇所说的“以卮言为曼衍 ,以重言为真 ,以寓言为广。”达到了“乘天地之正 ,而御六气之辩 ,以游无穷者”的恍漾自姿、超脱自然的传神境界。所以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 ,大抵寓言 ,人物土地 ,皆空无事实 ,而其文汪洋辟阖 ,仪态万方 ,晚周诸子之作 ,莫之能先也。”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 ,今存三十二篇 ,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自著 ,其余的出自门人之手。

逍 遥 游

【解题】《逍遥游》为《庄子》的首篇 ,是庄子的代表作。它旨在说明 :世上万物纷纭 ,虽有“小大之辩” ,但“犹有所待者” ,都要依赖客观条件。鹏是大鸟 ,只有凭借九万里风才能起飞 ,蜩与莺鸟

是小虫小鸟,故能在蓬蒿间自由飞翔。真正的逍遥者追求的是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绝对自由,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应当达到无己、无功、无名的境地。这正是庄子哲学思想的体现。

本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以神话传说熔铸成篇,构思宏伟,气势磅礴,笔墨恣肆,洋洋洒洒,寓真于诞,寓实于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比喻的运用,繁复灵活,令人应接不暇,回味无穷。

北海有一条鱼,它的名字叫鲲。鲲的巨大,不知道它有几千里。鲲变成鸟,它的名字叫鹏。鹏的背,不知道它宽有几千里。鹏鼓翅奋飞,它的翅膀象天边的云。这只鸟,在大海翻腾的时候就乘风飞往南海,南海就是天池。

《齐谐》这本书是记载怪异事物的。《齐谐》上说:“当鹏飞往南海的时候,水浪击起达三千里,借着旋风盘旋直上达九万里,它是乘着六月的大风飞去的。”野马般奔腾的雾气,飞扬的灰尘,以及生物都是被气所吹而飘动的。天色苍茫,难道是它真正的颜色吗?还是因为它太远太高,看不到它的边际呢?鹏从天上往下看,大概也是这样罢。而且,水蓄积得不深厚,它就没有力量负载起大船。把一杯水倒在堂上的低洼之处,一根小草就可以成为船。如果把一个杯子放进去,就会被粘住,这是因为水浅而船大。风力积蓄得不大,就没有力量托起巨大的翅膀。所以大鹏高飞九万里,风就在它的下面,然后它才可以乘风而行。鹏背负着青天而无所拦阻,然后才开始向南飞行。

蝉和小斑鸠讥笑大鹏说:“我们奋力而飞,碰到榆树和檀树就停下来,有时飞不上去,落在地上就是了。何必要飞九万里到南海去呢?”到近郊去的人,只带当天吃的三餐粮食就可以了,当天回来,肚子还饱饱的。到百里以外的人,就要用一宿来准备粮食。到千里之外的人,要聚积三个月的粮食。蝉和小斑鸠这两只小虫又知道什么呢。

小智比不上大智,短命比不上长寿。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

朝生暮死的小虫不知道黑夜与黎明。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这就是短命。楚国的南方有一种灵龟，它把五百年当作一个春季，五百年当作一个秋季。上古时代有一种树叫作大椿，它把八千年当作一个春季，八千年当作一个秋季，这就是长寿。可是活了七百多岁的彭祖如今还因长寿而特别闻名，众人都想与他相比，这难道不可悲吗！

在草木不生的极远的北方，有个大海，就是天池。天池里面有条鱼，它的身子有几千里宽，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它的名字叫鲲。有一只鸟，它的名字叫鹏。鹏的背象泰山，翅膀象天边的云，借着旋风盘旋而上九万里，超越云层，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翔，将要飞到南海去。小水泽里的麻雀讥笑鹏说：‘它要飞到哪里去呢？我一跳就飞起来，不过数丈高就落下来，在蓬蒿丛中盘旋，这也是极好的飞行了。而它还要飞到哪里去呢？’这是大和小的分别。

所以，那些才智能胜任一个官位的职守，行为能够庇护一乡百姓的，德行能投合一个君王的心意的，能力能够到得全国信任的，他们对待自己，也象上面说的那只小鸟一样。而宋荣子对这种人加以嘲笑。宋荣子这个人，世上所有的人都称赞他，他并不因此就奋勉，世上所有的人都诽谤他，他也并不因此就感到沮丧。认定了对自己 and 对外物的分寸，分辨清楚荣辱的界限，以此行事就可以了。对待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去汲汲追求。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达到的境界。

列子乘风而行，飘然自得，驾轻就熟，十五天以后返回。他对于求福的事，没有汲汲去追求。这样虽然免了步行，还是有所凭借的。倘若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驾驭着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境地，他还要凭借什么呢？所以说：修养最高的人顺应自然，忘掉自己，修养达到神化不测的境界的人无意于求功，有道德学问的圣人无意于求名。

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说：“太阳月亮出来了，而小火把还不熄灭，它的亮度，要和日月相比不是太难了吗！及时雨降下了，还要灌溉田地，对于滋润禾苗，不是徒劳的吗！你如果成了君王，天

下一定得到大治,而我还徒居其位,我自己感到惭愧极了,请允许我把天下交给你。”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天下已经治理好了,而我再接替你,我这岂不是为名而来吗?名,是依附于实的客体,我难道要做有名无实的客体吗?鸛鷦在深林中筑巢,只要一根树枝就可以了,鰕鼠饮河水,只要肚子喝饱就行了。请你回去吧,天下对于我没有有什么用!厨子虽然不下厨,主祭的人却不应该超越权限而代行厨子的职事。”

肩吾问连叔说:“我听说过接舆讲的一段话,言辞夸大而不切实际,漫无边际而无法验证;我听了他的话又惊奇又害怕,就象天上的银河看不见边际。相去极远,不近人情。”连叔说:“他讲了些什么呢?”肩吾说:“他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一座藐姑射山,上面居住着一位神仙,皮肤象冰雪那样洁白,体态象处女那样柔美,不吃五谷,只是吸清风、喝露水,乘着云气,驾着飞龙,而遨游于四海之外。他的精神凝聚,使万物不生恶疾而年年五谷丰收。我认为这是狂言而不可信。”连叔说:“是这样。盲人无法让他欣赏文采的华美,聋子无法让他欣赏美妙的音乐。人岂只是形体上有瞎眼和耳聋的,在智慧上也有人是瞎子聋子。这些话,就象是针对你的。这位神人,他的品德,广施于宇宙万物而使其为一体。世上的人争功求名,纷乱不已,他哪里肯辛辛苦苦以治理天下为己任?这位神人,什么东西都伤害不了他;滔天洪水淹不着他。天下大旱,金石熔化,连土山都烧焦了也热不着他。用他身上的尘垢糟粕就能将儒家所尊崇的尧、舜这样的人陶铸出来,他哪里肯把治理天下作为自己的事业!有个宋国人采购了一批帽子到越国去卖,越人的风俗是剪断长发,身上刺着花纹,帽子对他们毫无用处。尧治理天下百姓,使海内政治清平,如果他到遥远的姑射山、汾水的北面,见到四位得道的人,他一定会神情惘然而忘掉自己所拥有的天下。”

惠子对庄子说:“魏王送给我大葫芦的种子,我种下后结出的葫芦大得可以容纳五石。用它盛水,却因质地太脆而无法提起来。切开它当瓢,又大而平浅,无法容纳东西。这不是嫌它不大,因为它无用,我把它砸了。”庄子说:“你真不善于使用大的物件。宋国

有个人善于制作防止手冻裂的药,他家世代都以漂洗丝絮为业。有个客人听说了,请求用一百金来买他的药方。这个宋国人召集全家商量说:我家世代代靠这种药从事漂洗丝絮,一年所得不过数金,现在卖掉这个药方马上可得百金,请大家答应我卖掉它。这个客人买到药方,就去游说吴王。那时正逢越国来侵犯吴国,吴王就命他为将,在冬天跟越国人展开水战,大败越人,吴王就割地封侯来奖赏他。同样是防止手冻裂的药方,有人靠它是得到封赏,有人却只会用于漂洗丝絮,这是因为使用方法不同啊。现在你有可容五石东西的大葫芦,为什么不把它系在身上作为腰舟而浮游于江湖呢?却担忧它大而无可容纳,可见你的心地过于浅陋狭隘了!”

惠子对庄子说:“我有一棵大树,人家把它叫作臭椿;它的树干上有许多赘瘤,不合绳墨,它的树枝弯弯曲曲,不合规矩。它长在路边,木匠都不看它一眼。现在你说的那段话,大而没有用,大家都不相信。”庄子说:“你难道没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屈身伏在那里,等待捕捉来来往往的小动物;东跳西跃,不避高下;但是一踏中捕兽的机关陷阱,就死在网中。再看麋牛,它大如天边的云;这可以说够大的了,但是却不能捕鼠。现在你有一棵大树,担忧它没有用处,为什么不把它种在虚无之乡,广阔无边的原野,随意地徘徊在它的旁边,逍遥自在地躺在它的下面,这样大树就不会遭到斧头的砍伐,也没有东西会伤害它。它没有什么用处,又哪里会有什么困苦呢?”

(张彦修)

北冥有鱼^①,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②,其翼若垂天之云^③。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④,南冥者,天池也。

《齐谐》者^⑤,志怪者也^⑥。《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⑦,去以六月息者也^⑧。”野马也^⑨,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⑩。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

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⑪，则芥为之舟^⑫；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⑬；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⑭，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鸪笑之曰^⑮：“我决起而飞^⑯，抢榆枋而止^⑰；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⑱？”适莽苍者^⑲，三飡而反^⑳，腹犹果然^㉑。适百里者，宿舂粮^㉒；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小知不及大知^㉓，小年不及大年^㉔。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㉕，蟪蛄不知春秋^㉖，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㉗，众之匹之^㉘，不亦悲乎！

穷发之北^㉙，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㉚，绝云气^㉛，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纂笑之曰^㉜：“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㉝，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㉞。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㉟，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㊱，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㊲。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㊳，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㊴。虽然，犹有未树也。

夫列子御风而行^㊵，泠然善也^㊶。旬有五日而后返。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㊷，而御六气之辩^㊸，以游无穷者^㊹，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尧让天下于许由^㊺，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㊻；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㊼，而我犹尸之^㊽，吾自视缺然^㊾，请致天下^㊿。”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

也^⑤，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⑥，不过一枝；偃鼠饮河^⑦，不过满腹。归休乎君^⑧，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⑨，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⑩！”

肩吾问于连叔曰^⑪：“吾闻言于接舆^⑫：大而无当，往而不反。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⑬。大有迳庭，不近人情焉。”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⑭，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⑮，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⑯。吾以是狂而不信也。”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⑰，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⑱！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⑲，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⑳，孰肯以物为事！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㉑，越人断发文身^㉒，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㉓、汾水之阳^㉔，窅然丧其天下焉^㉕。”

惠子曰^㉖：“魏王贻我大瓠之种^㉗，我树之成而实五石^㉘。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㉙。非不呶然大也^㉚，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㉛。”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㉜，世世以洴澼絖为事^㉝。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㉞。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㉟，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㊱，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㊲！”

惠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㊳，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㊴，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㊵。立之涂^㊶，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㊷？卑身而伏，以候敖者^㊸；东西跳梁^㊹，不辟高下^㊺，中于机辟^㊻，死于网罟^㊼。今夫斄牛^㊽，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㊾，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㊿，

逍遥乎寝卧其下 ;不夭斤斧^⑦ ,物无害者。无所可用 ,安所困苦哉 ?”

- 【注释】①北冥 :北海。冥 :一作溟 ,海水深黑为溟。 ②怒 :振奋。这里指鼓动翅膀。 ③垂天 :犹言天边。垂同陲 ,边际。 ④海运 :海波翻腾。旧说海动时必有大风 ,这里意为鹏乘此风而徙于南海。 ⑤《齐谐》 :古书名 ,内容多记怪异事物。而陆德明《经典释史》引司马彪说认为是人名。 ⑥志 :同“誌” ,记载。 ⑦抔(tuán) :环绕。扶摇 :风名 ,即飏 ,一种由地面盘旋而上升的暴风。 ⑧六月息 :即“六月海动”时的大风。息 :气息 ,指风。 ⑨野马 :指春天野外林泽中的雾气。春天阳气发动 ,远望林莽沼泽之中 ,水气蒸腾 ,有如奔马 ,故曰野马。 ⑩相吹 :向上升动。 ⑪坳(āo) :堂上低洼之处。 ⑫芥 :小草。 ⑬培风 :乘风。培 ,通“凭”。 ⑭天阹(è) :受阻拦 , ⑮蜩(tiáo) :蝉。 ⑯鸢(yuān) :小鸟名。 ⑰决 :同“决” ,迅疾貌。 ⑱抢 :突过。 ⑲枋(fāng) :檀树。 ⑳奚 :何。 ㉑以 :用。 ㉒莽苍 :郊外林野之色 ,此指近郊。 ㉓飡 :同“餐”。 ㉔反 :同“返”。 ㉕果然 :饱的样子。 ㉖宿舂(chōng) :隔夜捣米准备粮食。 ㉗知 :同“智”。 ㉘年 :寿命。小年、大年 ,即短寿、长寿。 ㉙朝菌 :朝生暮死的一种菌。《列子·汤问》 :“朽壤之上 ,有菌芝者 ,生于朝 ,死于晦。” ㉚蟪蛄(huìgū) :即寒蝉。旧说它春生夏死 ,夏生秋死。 ㉛彭祖 :传说中长寿的人 ,姓钱 ,名铿 ,曾为尧臣 ,封于彭城 ,历舜、夏、商三代 ,年七百余岁。 ㉜匹 :比。 ㉝穷发 :不毛之地。 ㉞羊角 :风名 ,其风旋转而上似羊角。 ㉟绝 :穿越。 ㊱斥 :通“尺”。斥慕(yàn) :犹小雀。 ㊲仞 :长度单位。八尺曰仞。 ㊳辩 :同辨 ,区别。 ㊴效 :效能 ,胜任。 ㊵而 :古代与“能”字音近义同。 ㊶征 :信。 ㊷宋荣子 :即宋钐 ,先秦思想家 ,思想近于墨家。 ㊸犹然 :笑貌。 ㊹内 :指自身的内在修养。外 :指待人接物。 ㊺数数然 :急切追求的样子。 ㊻列

子 :名御寇 ,战国初期郑国人 ,相传他曾遇仙人 ,习法术 ,故能乘风而行。 ④①冷(líng)然 :轻妙的样子。 善 ,指御风技术高超。

④②若夫 :至于。 乘 :顺应。 正 :指自然界的正常现象。

④③六气 :即阴、阳、风、雨、晦、明。 辩 :同“ 变 ”。 ④④无穷 ;指时空的无始无终、无边无际。 ④⑤许由 :字武仲 ,颍川人 ,上古

传说中的高士。相传尧让天下给他 ,他不受 ,逃隐箕山 ,农耕而食。尧又召为九州长 ,他不欲闻 ,洗耳于颍水之滨。 ④⑥爚(jué)火 :

小火把。此指光之小者。 ④⑦夫子 :指许由。 ④⑧尸 :古时享祭的神主 ,引申为无其实而空居名位的人。 ④⑨缺然 :不足。

⑤①致 :送 ,给与。 ⑤②宾 :与“ 主 ”相对 ,指附属之物。 ⑤③鷦鷯(jiǎo liáo) :善于筑巢的小鸟 ,喜居树林深处。 ⑤④偃鼠 :即鼯鼠 ,常穿行耕地中 ,好饮河水。 ⑤⑤归休乎君 :是“ 君归休乎 ”

的倒装句。 君 :指尧。 ⑤⑥庖人 :厨工。 不治庖 :不下厨。

⑤⑦祝 :执掌祭祀的巫师。因其对神主(尸)而祝 ,故称“ 尸祝 ”。 樽 :酒器。 俎 :盛肉之器。 越樽俎而代之 :比喻超越权限代

替别人办事。今作“ 越俎代庖 ”。 ⑤⑧肩吾 :连叔 :庄子虚构的有道之人。 ⑤⑨接舆 :春秋时楚国隐士 ,佯狂避世 ,与孔子同时。

⑤⑩河汉 :银河。 ⑤⑪藐姑射(yè)之山 :传说中的仙山。

⑥①淖约 :同“ 绰约 ” ,体态柔美的样子。处子 :处女。 ⑥②疵疢(lì) :恶疾。 与 :参与。 ⑥③磅礴(bó) :形容无所不包、无所

不及。 蕲(qí) :同“ 祈 ” ,求。 乱 :此处意为“ 治 ”。 ⑥④弊弊 :惨淡经营 ,疲惫不堪。 ⑥⑤大浸 :大水。 稽 :至。 ⑥⑦粃糠

亦作粃糠。谷不熟为粃 ,谷皮为糠。比喻琐细无用之物。 陶铸 :烧制瓦器和熔铸金属的模具。这里是培植、造就的意思。

⑥⑧资 :购买。 章甫 :礼冠。 诸 :之于。 ⑥⑨断发 :剪断长发。 文身 :在身上刺花纹。 ⑦①四子 :相传指王倪、啮缺、被衣、许

由。《庄子》书中视之为得道者。 ⑦②汾水之阳 :汾水之北。指今山西平阳县 ,相传尧曾都于此。 ⑦③窅(yǎo)然 :怅然。丧忘。

⑦④惠子 :即惠施 ,宋人 ,战国时的思想家。曾任魏国相 ,与庄子同时。 ⑦⑤瓠(hù) :葫芦。 ⑦⑥实 :容纳。 五石 :言葫

芦之大可容五石。 ⑦瓠落 :廓落 ,大而平浅。 无所容 :无法容纳东西。 ⑦呵(xi o)然 :虚大的样子。 ⑦掊(p u) :击破。 ⑦龟(j n) :同“ 皴 ” ,皮肤因受冻裂。 不龟手之药 :防止皮肤冻裂的药。 ⑧泚(píngpì) :漂洗。 泚(kuàng) :细棉絮。 ⑧金 :古代金大一方寸、重一斤为一金。 ⑧鬻(yù) :卖 ,售。 技 :指制药的技能。 ⑧虑 :通“ 摅 ” ,挖空。 一说 ,作结缚解。 大樽 :即腰舟 ,形如酒器 ,缚在身上 ,浮于江湖。 ⑧蓬 :蓬蒿 ,茎短而曲。 有蓬之心 :喻指惠子见解迂曲狭隘。 ⑧樗(ch) :即臭椿 ,树干高大而木质粗劣。 ⑧拥肿 :同“ 臃肿 ” ,指树干多赘瘤。 中(zhōng) :合。 绳墨 :木匠用以取直的工具。 ⑧卷 :同“ 蜷 ”。 规 :木匠用以求圆的工具。 矩 :木匠用以求方的工具。 ⑧涂 :同“ 途 ”。 ⑧狸 :同“ 狸 ” ,野猫。 独(sh ng) :俗名黄鼠狼。 ⑧敖 :同“ 遨 ”。 敖者 ,即游者。 ⑧跳梁 :同“ 跳踉 ” ,跳跃。 ⑧辟 :同“ 避 ”。 ⑧机 :弩机。 辟 :陷阱。 ⑧罟(g) :网的通称。 ⑧齧(lí) :牛 :即旄牛。 ⑧无何有之乡 :庄子所幻想的超越时空、一无所有、绝对自由的境界。 ⑧无为 :无所事 ,无所用心。 ⑧夭 :夭折。 斤 :大斧。

庖丁解牛

【解题】这个寓言故事选自《庄子·内篇·养生主》。它说明世上事物纷繁复杂 ,只要反复实践 ,掌握了它的客观规律 ,就能得心应手 ,运用自如 ,迎刃而解。

文章层次分明。绘声绘色 ,如闻如见 ,引人入胜。“目无全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等成语 ,即出自本篇。

有一个叫丁的厨师替梁惠王宰牛 ,手所接触的地方 ,肩所靠着的地方 ,脚所踩的地方 ,膝所顶着的地方 ,都发出皮骨相离的声音 ,刀子刺进去时也发出更大的响声 ,这些声音没有不合乎音律的 ,同《桑林》、《经首》两首乐曲节奏合拍。

梁惠王说：“嘻！好啊！你的技术怎么会高明到这种程度呢？”

庖丁放下刀子回答说：臣所喜欢探究的是事物的规律，这已超过了对技术的追求。当初我刚开始宰牛的时候，眼中看见的只是整头的牛。三年之后，再也看不见整头的牛了。现在宰牛的时候，臣下只是用精神去接触牛的身体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就象感觉器官停止活动而全凭精神意愿在活动。顺着牛体的肌理结构，劈开筋骨间大的空隙，沿着骨节间的空隙使刀，都是依顺着牛体本来的结构。宰牛的刀从来没有碰过经络相连的地方、紧附在骨头上的肌肉和肌肉聚结的地方，更何况股部的大骨呢？技术高明的厨工每年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割肉。技术一般的厨工每月换一把刀，是因为他们用刀子去砍骨头。现在臣的这把刀已用了十九年了，宰过的牛有数千头，而刀口却象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的一样。牛身上的骨节是有空隙的，而刀刃却并不厚，用这样薄的刀刃刺入有空隙的骨节，在运转刀刃时就宽绰而有余地，因此用了十九年而刀刃仍象刚从磨刀石上磨出来一样。虽然如此，每当碰上筋骨交错的地方，我一见那里难以下刀，就十分警惕而小心翼翼，目光集中，动作放慢。刀子轻轻地动一下，哗啦一声骨肉就已经分离，象一堆泥土散落在地上。我提起刀站着，得意地四下回顾，悠然自得、心满意足。拭好了刀把它收藏起来。”

梁惠王说：“好啊！我听了庖丁的话，学到了养生之道啊。”

（张彦修）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①，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②，砉然响然^③，奏刀騞然^④，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⑤，乃中经首之会^⑥。

文惠君曰：“譔^⑦，善哉，技盖至此乎^⑧？”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⑨。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也。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⑩。依乎天理^⑪，批大郤^⑫，道大

窾^⑬ ,因其固然^⑭。技经肯綮之未尝^⑮ ,而况大罅乎^⑯ !良庖岁更刀 ,割也^⑰ ;族庖月更刀^⑱ ,折也^⑲。今臣之刀十九年矣 ,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㉑。彼节者有间^㉒ ,而刀刃者无厚 ;以无厚入有间 ,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㉓ ,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 ,每至于族^㉔ ,吾见其难为 ,怵然为戒^㉕ ,视为止 ,行为迟。动刀甚微 ,謦然已解^㉖ ,如土委地^㉗。提刀而立 ,为之四顾 ,为之踌躇满志 ,善刀而藏之^㉘。”

文惠君曰 : 善哉 ,吾闻庖丁之言 ,得养生焉^㉙。”

【注释】①庖(páo)丁 :名叫丁的厨工。 文惠君 :即梁惠王 ,也称魏惠王。 解牛 :宰牛 ,把整个牛体开剥分割。 ②踦(y) :指用一条腿的膝盖顶住。 ③砉(huà)然 :象声词 ,形容皮骨相离的声音。 ④騞(huō)然 :象声词 ,形容比砉然更大的进刀解牛声。 ⑤桑林 :传说中商汤的乐曲名。 ⑥经首 :传说中尧乐曲《咸池》中的一章。 会 :音节。 ⑦謦 :赞叹声。 ⑧盖 :同“盍” ,亦即“何” 。 ⑨进 :超过。 ⑩官知 :指视觉。 神欲 :指精神活动。 ⑪天理 :指牛体的自然肌理结构。 ⑫批 :击 ,劈开。 郤 :同“隙” 。 ⑬道 :同“导” ,顺着。 窾(kuān) :骨节空穴处。 ⑭因 :依。 固然 :指牛体本来的结构。 ⑮技经 犹言经终。 肯 :紧附在骨上的肉。 綮(qìng) :筋肉聚结处。技经肯綮之未尝 ,即未尝技经肯綮。 ⑯罅(xià) :股部的大骨。 ⑰割 :指生割硬砍。 ⑱族 :众 ,指一般的。 ⑲折 :用刀折骨。 ⑳发 :出。 硎(xìng) :磨刀石。 ㉑节 :骨节。 间 :间隙。 ㉒恢恢乎 :宽绰的样子。 ㉓族 :指筋骨交错聚结处。 ㉔怵(chù)然 :警惕的样子。 ㉕謦(zhè) :同“磔” 。謦然 :形容牛体骨肉分离。 ㉖委地 :散落在地上。 ㉗善拭。 ㉘养生 :指养生之道。

秋 水(节选)

【解题】《秋水》见《庄子·外篇》。文章论述天人关系、事物

的相反相成 ,最后归结到任自然而无为。论辩精辟 ,是庄子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秋水》全文包括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一大段 ,其下还有六个短篇 ,思想内容与上文类似 ,但故事不相干。因为庄子后学所作 ,文笔稍显呆板。

秋水随着时令到来 ,千百条川流都奔注入黄河 ,河面汪洋浩瀚 ,遥望两岸的洲渚崖岸之间 ,辨不清牛马的形状。于是 ,河伯便欣然自喜 ,以为天下所有的美景全都在自己这里了。他顺着水流向东走 ,到了北海。向东遥望 ,看不见水的尽处。于是 ,河伯才改变了他的神态 ,茫然地抬头对北海之神海若感慨地说 :“ 俗话说 :‘ 知道很多道理 ,便自以为没人能赶上自己了。’这正是说的我呀。而且 ,我还曾经听说过有人贬低仲尼的学识 ,轻视伯夷的节义 ,开始我不相信。现在我看到你的浩瀚无穷 ,如果我不到你的门前 ,那就很危险了 ,我将永远被大方之家所讥笑了。”

北海若说 :井底的蛙不能跟它谈海的广大 ,因为它被狭小的生活环境所局限 ;夏天的虫不能跟它谈论冬天的冰雪 ,因为它受到气候时令的限制 ;知识浅陋的土人不能跟他谈大道理 ,因为他被拘束于狭隘的教育。现在你走出了水崖河岸 ,看到了浩瀚的大海 ,才知道你的鄙陋 ,这才可以同你谈论大道理了。天下所有的水 ,没有比海更大的了 ,千百条川流都流注到大海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停止而不溢出 ;从尾闾流泄出去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流尽而又不空 ;无论干旱水涝 ,大海永远没有感觉。这就是大海胜过江河水流之处 ,不能以容量来计算 ,但我从来没有以此自夸 ,我自以为形体同于天地 ,气魄受于阴阳 ,我在天地之间 ,就好象太山上的一块小石头 ,一株小树 ,正自感到渺小 ,又怎么会因此自大呢。说起来 ,四海在天地之内 ,不就象一小块石头浸在大湖里吗 ?整个中国在四海之内 ,不是象太仓中的一粒细米吗 ?世上的物类数以万计 ,人只是万物之一。九州之大 ,住了许多人 ,生长着那么多的谷物粮食 ,通行着那么多的舟船车马 ,人也只是其中之一。人与万物比较起来 ,

不是象马身上的一根毛吗？古代三王五帝所要继承和争取的，讲仁义的儒者所担忧的，讲任劳的墨家所努力的，都是这些东西。可是伯夷却为了节义之名而辞让不受，仲尼为了显示多知博闻而讲个不停，他们这样自我夸耀，不是象你刚才自夸河水之大一样吗？”

河伯说：“那么，我把天地看得很大，把毫末看得很小，行吗？”

北海若说：“不行。万物的量无穷无尽，时间没有止境，性分不是一成不变，终与始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因此，大智大慧的人从远近各个角度观察万物，所以他看到小的不以为小，看到大的不以为大，因为他知道事物的量没有穷尽。他理解事物，必定求证于今古。以今天的事来证古代的事，古代的事虽然遥远，也看得很明白；以古代的事证今天的事，今天的事虽近，也有不可理解的地方。因为他知道时间不会终止。他看透了万物盈虚消长的规律，所以有所得而不以为喜，有所失也不以为忧，因为他知道性分不会永远不变。他明白人生的大道，所以活着不感到喜悦，死亡也不认为是祸灾，因为他知道万物终始的变化也是不固定的。计算一个人所知道的，不如他所不知道的多；一个人生存的时间，不如他未生的时间长。用自己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掌握无限大的知识，所以会感到迷惑而不能满足。由此看来，你又怎能知道毫末可以定为最微小的标准，又怎么能知道天地可作为最大的极限？”

河伯说：“世人的议论都说：最微细的东西是无形的，最大的东西是无限的。这是真实情况吗？”

北海若说：“站在小的角度去看大的东西，是看不到极限的；站在大的角度去看细微的东西，是看不清楚的。所谓精，是最为微小的；所谓埤，是最为庞大的，所以能够看出不同的区分，这是形态上所具有的区别。所谓精和粗，都是凭借有形态的东西来判断的。没有形态的东西，是不能用数字来区分的；没有范围的东西，不是数字所能算清的。凡是可以用语言论述的东西，便是粗大的东西；凡是只能意识到的东西，都是精细的东西。语言所不能论述，意识所不能体察到的，就不能用精粗去衡量了。因此，得道的大人先生

的行为 ,不会出于害人 ,但也不重视给人以仁义恩惠 ;行动不为求利 ,也不以做门隶奴仆为贱 ;不争夺财货 ,也并不赞赏辞让 ;做事不借助他人 ,也不赞美自食其力的人 ,也不轻视贪婪卑贱的人。他们的行为既和一般的世俗之人不同 ,却也并不主张高傲怪僻 ;表现和众人一样 ,也不贱视谄佞的人。世俗的官爵利禄对他们起不了鼓励作用 ,刑罚侮辱也不足以让他们感到羞耻。他们知道是非没有一定的区别 ,大小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听说 :‘有道的人不求名声 ,品德高的人都忘我无私。’这些人都是最能守性分的人。”

河伯说 :那么 ,在万物的内或外 ,有什么标准去区别贵贱和大小呢 ?”

北海若说 :从道的观点看 ,万物并没有贵贱之分。从事物的本身看 ,都是自以为贵而贱视对方。从世俗的观点看 ,贵贱在于舆论而不在于事物的本身。从事物的相对差别看 ,按照大的标准去要求大 ,那么万物都可以说是大的 ;按照小的标准去要求小 ,那么万物都可以说是小的。如果知道天地有时也象细米那么小 ,知道毫末有时也象丘山那么大 ,那么差别的概念就没有了。从功利的观点看 ,如果按自己的标准去衡量 ,那么万物无不有功利 ;用没有功利的标准看 ,那么万物都没有功利。知道了东和西是两个相反的方向 ,而两者彼此又不能没有 ,那么功利的性分就可以确定了。再从一个人的思想倾向看 ,自己认为对的就肯定 ,那么万物没有不对的 ;自己认为不对的就否定 ,那么万物没有不可被否定的。知道尧和桀都自认为是而互相否定 ,那么倾向和标准便表现出来了。从前 ,尧和舜因为禅让而取得了王位 ,燕王哙却因禅让给子之而身亡国乱 ;商汤伐桀、周武王灭纣 ,都以斗争取得了王位 ,而楚国的白公胜却因斗争而自取灭亡。由此看来 ,斗争和禅让的仪式 ,尧和桀的行为 ,贵或贱都是由于时势的不同 ,不能认为那是经常不变的规律。粗大的栋梁可以用来撞城墙 ,却不能用来堵塞蚁穴鼠洞 ,这是说不同的器材有不同的用法。骐驎、骅骝 ,一天能跑几千里 ,捕捉老鼠却比不上野猫和黄鼠狼 ,那是说不同的才技有不同的用处。猫头鹰能在黑夜中捕捉跳蚤 ,能看清楚最小的东西 ,可是在白天 ,

它睁大了眼睛还看不见眼前的山丘,这是说才性不同而能力也不同。所以说,如果肯定自己的‘是’而否定‘非’,自以为能‘治’而否定‘乱’,这就是不明白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和道理。这正象只尊崇天而看不到地,尊崇阴而看不到阳那样,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有些人还要坚持辩论而不愿放弃,这不是愚蠢便是有意制造混乱。三王五帝有不同的禅让方式,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继承方法,不适应时势,违反风俗人情的,就称之为篡弑的叛徒;配合时势,顺应世俗人情的,就被称为大义的革命家。安静些吧,河伯,你哪里会知道贵和贱的界限,大和小的标准呢!”

河伯说:“那么,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对于一切事物的拒绝或接受,求取或放弃,究竟应该怎么决定?”

北海若说:“从道的标准看,什么贵什么贱,都是各自向对立的方向发展。不要拘于泥你的思想,否则会与大道相抵触的。哪里多哪里少,都是事物的代谢转化。不要固执你的行为,而与大道相参差。要庄重地象国君那样,对谁都公正无私;坦然自得地象社祭时的土地神,对谁都不偏私福祐;浩荡广大象天地四方那样无边无际,没有界限。要能同时包容万物,谁也不受到特殊的偏爱,这就叫做‘无方’。天下万物都是一样的,无所谓长短。大道无终无始,万物都有死有生,它的存在不是足凭恃的。事物的变化时虚时满,形态也不固定。年岁不能提取,时光无法停留,消亡、生长、满盈、亏虚,始终循环。知道这种现象,就可以谈论大道的方向、原则和万物变化的规律。天下万物的生长,象在奔驰一样,没有一个动作不在变易,无时无刻不在转移。你何必费心于做什么,不做什么呢?它本身就在不断变化。”

河伯说:“既然如此,又何必重视道呢?”

北海若说:“懂得道的人,一定能通情达理;通情达理的人,一定很懂得权变;能应变的人,就不会因物而伤害自己。有最高道德的人,火不能烧灼他,水不能淹溺他,严寒酷暑都不能伤害他,凶禽猛兽不能残害他。这并不是说要他故意去触犯水火、寒暑、禽兽,而是说他很能察觉安危、祸福的契机,能小心地选择进退去就,因

此外物不能伤害他。所以说：天道是内在的，人事是外在的，道德就体现在天道里。知道天道和人事的运行规律，以了解天事为基础，以道德为根据，或退或进，或屈或伸，这就抓住了事物的要害，而我的话也尽于此了。”

河伯说：“那么，什么是天道？什么是人为？”

北海若说：“牛和马都有四条腿，这就是天道。给马络上笼头，给牛鼻子穿上绳索，就是人事。所以说：不要用人事去毁灭天道，不要因人事而忽视天命，不要因有限之得而殉空名，小心地紧守这三个原则，这才叫做返朴归真。”

（张彦修）

秋水时至^①，百川灌河^②，泾流之大^③，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④。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⑤，望洋向若而叹曰^⑥：“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⑦，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⑧，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⑨。”

北海若曰：“井綆不可以语于海者^⑩，拘于虚也^⑪；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⑫；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⑬，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⑭，尔将可与语大理矣^⑮。天下之水，莫大于海，百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⑯，不知何时已而不虚^⑰。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⑱，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⑲，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⑳。方存乎见少^㉑，又奚以自多^㉒！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曩空之在大泽乎^㉓？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㉔？号物之数谓之万^㉕，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㉖，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㉗，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河伯曰：“然则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²⁹，终始无故²⁹。是故大知观于远近³⁰，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无穷³¹。证曩今故³²，故遥而不闷，掇而不跂³³，知时无止。察乎盈虚，故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知分之无常也³⁴。明乎坦涂³⁵，故生而不说³⁶，死而不祸，知终始之不可故也。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³⁷，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观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细之倪³⁸，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穷至大之域？”

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³⁹，是信情乎⁴⁰？”

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曄，大之殷也⁴¹，故异便⁴²，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⁴³。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⁴⁴；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⁴⁵。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⁴⁶。动不为利，不贱门隶。货财费争，不多辞让。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贱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异⁴⁷。为在从众，不贱佞谄。世之爵禄不足以为劝，戮耻不足以为辱。知是非之不可为分，细大之不可为倪⁴⁸。闻曰：‘道人不闻，至德不得，大人无己⁴⁹。’约分之至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恶至而倪贵贱⁵⁰，恶至而倪大小？”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⁵¹，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等矣⁵²。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⁵³。以趣观之⁵⁴，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

趣操睹矣⁵⁵。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咍让而绝⁵⁶;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⁵⁷。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⁵⁸。梁丽可以冲城⁵⁹,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驎骅骝,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⁶⁰。故曰,盖师是而无非⁶¹,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是犹师天而无地,师阴而无阳,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语而不舍,非愚则诬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徒。默默乎河伯,女恶知贵贱之门,大小之家⁶²?”

河伯曰:“然则我何为乎?何不为乎?吾辞受趣舍⁶³,吾终奈何?”

北海若曰:“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⁶⁴。无拘而志⁶⁵,与道大蹇⁶⁶。何多何少,是谓谢施⁶⁷。无一而行,与道参差。严乎若国之有君⁶⁸,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⁶⁹,其无私福;泛泛乎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⁷⁰。兼怀万物,其孰承翼⁷¹,是谓无方。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⁷²。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⁷³。年不可举⁷⁴,时不可止,消息盈虚⁷⁵,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⁷⁶,论万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河伯曰:“然则何贵于道邪?”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⁷⁷。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非谓其薄之也⁷⁸,言察于安危,宁于祸福,谨于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踴躍而屈伸⁷⁹,反要而语极⁸⁰。”

曰:“何谓天?何谓人?”

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⁸¹,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勿失,是谓反其真。”

- 【注释】①时 按时令。 ②灌 奔注。河 黄河。先秦两汉凡言“河”者皆指黄河。 ③泾 水流。 ④不辩 分不清。
- ⑤旋 转 改变。 ⑥望洋 茫然抬头的样子。 ⑦伯夷：已见前文。 ⑧子 原指海神若，引指海水。 ⑨长 永远。
- 大方之家：有学问的人。 ⑩繻 同“蛙”。 ⑪虚 同“墟”，居住的地方。 ⑫笱(dù) 固。引申为束缚、限制。
- ⑬曲士 孤陋寡闻的人。 ⑭丑 鄙陋 缺乏知识。 ⑮大理：大道。 ⑯尾闾(l) 传说为海的底部 排泄海水的地方。
- ⑰虚 流空。 ⑱过 超过。 ⑲自多 自夸。 ⑳大 同“太”。 ㉑方 正。 存 察，看到。 见(xiàn) 显得。
- ㉒奚 何 怎么。 ㉓罍(l i) 石块罍空 石块上的小空洞。
- 大泽 大湖泊。 ㉔稊米 泛指细小的米粒。 ㉕号 称。
- ㉖连 继续。 ㉗“仁人”二句 仁人 指专门讲仁义的儒家。
- 任士 指身体力行的墨家。墨家以任劳以成人之所急为己任 故有此称。 ㉘分(fèn) 分性、秉赋。 无常 不固定。 ㉙故 同“固”。
- ㉚大知(zhì) 大智大慧的人。 ㉛知量 知道物量。 ㉜晷 明。 故 古。 ㉝闷 昧 暗。 不闷 不昏暗 即“明白”。 ㉞掇(d o) 伸手可拾 表示近。 跂 通“企” 求。
- 不跂 不可企求。 ㉟分(fèn) 界限 盈虚得失的界限。
- ㊱坦涂 大道。涂 同“途”。 ㊲说 通“悦”。 ㊳至大之域 无穷大的境界。 ㊴倪(ní) 头绪 引申为标准、界限。
- ㊵不可围 不可限制 没有范围。 ㊶信 真实。 ㊷埆(fú) 同“郭” 郭 城墙。 殷 盛大。 ㊸便 通“辨”。 异便 不同的区别。 ㊹期 凭借。 ㊺数 数字。 ㊻不期 不可能。
- ㊼大人 得道的大人先生。 多 赞美、歌颂。 ㊽辟异 傲慢怪僻。 ㊾倪 标准。 ㊿道人 得道的人。 不闻 不求名声。 至德 品德极高的人。 不得 不自显其德。 大人 伟大的人。 无己 忘我。 ①恶(w)至 什么标准。 ②差：差别。 ③差数 差别的概念。 等 相同。 ④功分(fèn)：功利的性分。 ⑤趣 通“趋”，思想倾向。 ⑥操 主观标

准。 睹 :可见。 ⑤⑥之 :燕国相子之。 吟 :燕王吟。燕王吟于周慎靓王五年(前 316),用苏代之说,让王位给国相子之,燕人不服,燕国大乱。齐乘机伐燕,杀吟与子之,燕国也几乎灭亡。

⑤⑦白公 :白公胜,楚平王之孙,其父亲太子建,因受陷害而流亡国外,生白公胜。后来白公胜回国,为了争夺政权发动武装政变,事败身亡。 ⑤⑧常 :不变的规律。 ⑤⑨丽 :通“ 棚”,屋栋。

⑥⑩性 :才性。 ⑥⑪师 :推崇。 ⑥⑫女 :汝。 家、门 :范围、界限。 ⑥⑬趣 :求取。 ⑥⑭衍(y n)通“ 延”,发展。 反衍 :反方向发展。 ⑥⑮无 :勿。 而 :你。 ⑥⑯道 :大道。 蹇(ji n)阻塞,引申为抵触。 ⑥⑰谢 :代谢,衰落。 施 :移,转。

⑥⑱有 :语助词。 ⑥⑲繇(yóu)繇乎 :坦然自得的样子。 社 :土地神。 ⑦⑰吟(zh n)域 :疆界。 ⑦⑱庇爱,偏护。 ⑦⑲成 :万物之成形。 ⑦⑳位 :守住、固定。 不位 :不固定。 ⑦㉑举 :提取。 ⑦㉒消 :消亡。 息 :生长。 ⑦㉓大义 :大道。 方 :方向、原则。 ⑦㉔权 :权衡轻重而应变。 ⑦㉕薄 :近近,引申为触犯。 ⑦㉖踟蹰(zhíchú)或作“ 踟蹰”,进退的样子。 ⑦㉗反通“ 返”。 极 :尽。 ⑦㉘落 :络,笼住。

《荀 子》

荀况(约前 310——前 238)战国后期赵国人。时人尊称为荀卿,汉时称为孙卿。年五十,始游学于齐国,曾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的稷下学宫任祭酒。因遭谗而适楚国,被春申君任为兰陵(今山东苍山)令。后人又谗之,离楚至赵,曾在赵孝成王面前议兵。后离赵至秦,回答秦昭王关于以儒者治国的问题。不久又回楚国。以后失官家居,著书立说,死后葬于兰陵。著名的学者韩非、李斯是他的学生。

荀子是一位儒学大师,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他继承了孔子的礼乐学说,尊王道,也称霸力,崇礼尚义,又讲法治,在“法先王”的同时,又主张“法后王”。孟子创“性善”论,强调养性;荀子主“性恶”论,强调后天的学习。他还提出了人定胜天,反对宿命论,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观点。他的文章,善用排比铺陈,大量采用排比句法,铺张扬肆,多方求证。又善于运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作比喻以说明道理,贴切而生动。又善于辩论,说理清晰,逻辑周密,对后世有较大

影响。

劝 学(节选)

【解题】《劝学》篇是荀况的代表作之一。这里节选了其中的三段。第一段着重论述学习的重要意义,它能使人“知明而行无过”,即提高思想认识和加强品德修养。第二段写学习能使人增长才干,有了知识才能“善假于物”。第三段写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应当是循序渐进,不断积累,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成效。全文围绕“学不可以已”的论题展开论述,层次井然。大量运用博喻和排比句式,正反比照说理,逻辑严密,语言精警,体现了荀子文章雄辩的特色。

君子说:学习决不可以停止。靛青是从蓝草中提炼取得的,但比蓝草更青;冰是水所结成的,但是比水更寒冷。木材本来笔直而符合墨线的要求,但用火熏烤把木材制作成车轮,它是圆曲就符合了圆规的要求;即使把它晒干也不再重新挺直,这是火的熏烤使它变成这样的。所以木材经墨线量过,就能取直;金属放在磨刀石上磨过,就能锋利;君子广泛地学习,每天对自己进行检查反省,就明白事理,行为也不会有过错了。

我曾经整天地冥思苦想,却不如学习片刻有更多的收获;我曾经踮起脚跟眺望远方,却不如登上高处能看得更远。登上高处招手,胳膊并没有加长,可是远处的人能够看见。顺着风向呼唤,声音并未加强,可是听的人却听得很清楚。借助车马的人,并非腿脚特别强健,却能到达千里之外;乘坐舟船的人,并非都会游泳,却能横渡江河。君子并不是因为先天资质与一般人差异大,而是因为善于凭借和利用客观事物。

积土成为高山,风雨就从山里兴起;积水成为深渊,蛟龙就在里面生长;积累善行养成美德,人就能情操高尚,智慧日增,也就具备了圣人的思想品质。所以不一步一步地积累,便无法到达千里之外;不汇集细小的水流,便不能成为江海。骏马跳一下,未必能

超过十步远 ;劣马拉车走上十天也能走得很遥远 ,它的成功是因为不停地前进。雕刻一下就丢下 ,即使是朽木也刻不断 ;不停地雕刻下去 ,即使是金属石块也能刻穿。蚯蚓并没有锋利的爪牙和强壮的筋骨 ,却能上吃地面的尘土 ,下饮地底的泉水 ,这是它用心专一的结果。螃蟹有六条腿和两只大螯 ,但如果不依靠蛇和黄鳝的洞穴便没有地方可以寄居存身 ,这是因为它用心浮躁不专的缘故。

(雒启坤)

君子曰^① :学不可以已。青 ,取之于蓝 ,而青于蓝 ;冰 ,水为之 ,而寒于水。木直中绳。𣎵以为轮^② ,其曲中规 ;虽有槁暴 ,不复挺者 ,𣎵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 ,金就砺则利 ,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 ,则知明而行无过矣^③。

吾尝终日而思矣 ,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吾尝跂而望矣^④ ,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 ,臂非加长也 ,而见者远 ;顺风而呼 ,声非加疾也 ,而闻者彰。假舆马者^⑤ ,非利足也 ,而致千里 ;假舟楫者^⑥ ,非能水也 ,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⑦ ,善假于物也。

积土成山 ,风雨兴焉 ;积水成渊 ,蛟龙生焉 ;积善成德 ,而神明自得 ,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⑧ ,无以至千里 ;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骐驎一跃 ,不能十步 ;弩马十驾^⑨ ,功在不舍。锲而舍之 ,朽木不折。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⑩ ,筋骨之强 ,上食埃土 ,下饮黄泉 ,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⑪ ,非蛇蟪之穴无可寄托者^⑫ ,用心躁也。

【注释】①君子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 ;“君子”指贵族阶层 ,是周代贵族理想人格修养的典范。战国以后 ;“君子”的含义逐渐转变 ,指有学问有修养的人。 ②𣎵(róu) :用火熏烤 ,使木材弯曲变形。

③知 :同“智”。 ④跂(qì) :踮起脚跟。 ⑤假 :凭借 ,借助。 ⑥楫(jí) :船桨。 ⑦生 :同“性”。天资 ,资质。

⑧跬(ku)步 :古人以跨出一脚为跬 ,再跨出一脚为步。

⑨驾 :马拉着车一天所走的路程为一驾。 ⑩螾 :同“蚓”。

蚯蚓。 ⑪跪 腿脚。 螯(áo):节足动物的第一对足,其末端状如钳,用以取食兼防御。蟹有八条腿,“六跪”疑有误。 ⑫螯(shàn):同“鳝”。黄鳝。

天 论

【解题】《荀子》的《天论篇》原文很长,这里节选了开头一小部分。在这一篇文章里,荀子发挥了他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天行有常,人定胜天。荀子所谓“天”,大致近于我们现在所谓“自然”。“天行有常”就是自然的发展变化有其客观规律性。这种客观规律不是人的主观愿望所能改变的,但是人能够认识它,顺应它,运用它,以趋吉避凶,消祸得福。荀子这样看待天道,为的是反对当时流行的各种迷信,而积极倡导人的自强不息,励精图治。在战国时期,荀子这种具有唯物观点的重理智、重科学的思想,显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文章则善用排比,铺张有致,善辨事理,而浅显易懂。

自然的运行是有规律的,不因为尧帝的圣明而存在,也不因夏桀的昏乱而消亡。用礼义去适应它就吉祥,不用礼义去适应则凶险。强化生产事业而节俭用度,则上天不能让人贫穷;养生的办法周备而劳动又合于时宜,则上天不能使人病困。依照着自然之道去做而没有差错,则上天不能为人降下灾祸。所以水旱之灾不能使人陷于饥饿,寒冷暑热不能使人陷于疾病,而妖精怪物不能使人遭到凶险。生产事业荒怠而用度奢侈,则上天不能使人富裕;养生的东西缺少而又不积极劳动,则上天不能使人周全无病,违反自然之道而妄自行动,则上天不能使之吉祥。所以,水旱之灾尚未发生饥饿便到来,寒冷暑热尚未切身而人却先得了疾病。妖精怪物还未产生而人已遭遇了凶险。遇到的天时和天下大治的时候相同,而遭到的祸殃却和天下大治时不一样,这不可以埋怨上天,这使他的行为方式所造成的结果。

治或乱是由上天注定的吗?回答说:太阳、月亮、星星、祥瑞

等 ,在夏禹和夏桀时代是相同的 ;夏禹凭借这样的天象把天下治理得很好 ,而夏桀却弄得天下大乱 ,因此治和乱不是由上天定决的。那么是时节所决定的吗 ?回答说 :在春、夏两季 ,各种作物都生长、茂盛 ,而在秋天和冬天 ,各种作物都收获贮藏 ,这在夏禹和夏桀的时候也是相同的。夏禹凭借它们而使天下大治 ,夏桀却使天下大乱 ,那么治和乱便不是由时节决定的。那么 ,是大地所决定的吗 ?回答说 :依附于大地而能够生存 ,失去大地则死亡 ,这在夏禹和夏桀的时代也是相同的 ,夏禹以此而天下大治 ,夏桀却天下大乱 ,那么治和乱也不是由大地决定的。

星星从天上坠落 ,社树发出鸣叫 ,国中的人都感到恐慌 ,问道 :“这是为什么 ?”回答说 :“这没什么。这是天地的变化 ,阴阳的运行 ,是事物中罕见的东西到来罢了。为之感到奇怪是可以的 ,要是害怕就不对了。太阳、月亮有日食、月食 ,刮风下雨的没有定时 ,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 ,是每个时代都有的。在上位者圣明而用法公平 ,就是这些奇怪的事情同时发生 ,也不会有什么伤害。主上昏暗而政治混乱险恶 ,即使这些奇怪的事情一次也不发生 ,也没有什么好处。星星的坠落 ,社木的鸣叫 ,这是天地的变化 ,是阴阳之气的运行 ,是罕见的事物到来罢了。感到奇怪是可以的 ,要是畏惧害怕就错了。

尊敬天而仰慕天 ,如如把天当物质而裁制它 ?顺从天而歌颂天 ,何如掌握天行的运动规律而利用它 ?望着四时而等待它的到来 ,何如顺应它的到来而使用它 !顺应事物的自然情况而让它去繁殖 ,何如发挥人的能力而促使它变化增多 ?羡慕自然之物而企图得到它 ,何如治理自然物而不使它丧失 ?希望自然物生长出来 ,何如用人力使自然物生长出来 ?所以 ,放弃人力而只是仰慕天 ,那就失去了了解、利用自然万物的能力。

天行有常^① ,不为尧存 ,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② ,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③ ,则天不能贫 ;养备而动时 ,则天不能病^④ ;循道而不忒^⑤ ,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 ,寒暑不能使之疾 ,

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⑥,则天不能使之全;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⑦,妖怪未生而凶。受时与治世同^⑧,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治乱,天邪^⑨?曰:日月星辰瑞历^⑩,是禹、桀之所同也^⑪;禹以治^⑫,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⑬,畜积收藏于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

星坠木鸣^⑭,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僇见^⑮,是无世而不尝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⑯,无伤也。上礲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坠,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⑰?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⑱?望时而待之^⑲,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⑳?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㉑?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㉒。

【注释】①天行有常:大自然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常:常规。

②应之以治则吉:用礼义适应自然规律就吉。《荀子·不苟篇》:“礼义之谓治,非礼义之谓乱。”应:适应。治:指礼义。吉:顺利、幸福。

③强本而节用:本,指农桑,即生产事业。

④养备:养生的办法周备,指衣食充足。

病:困。

⑤循道而不忒(tè):依照着规律去做而没有差错。忒,差错。

⑥养略而动罕:养生需要的东西缺少而又不积极从事生产劳动。罕,稀少。

⑦薄(bó):迫近。

⑧受时:遇到的天时,指水旱、寒暑等。

⑨邪:同“耶”。

⑩瑞历:指历象,即关于天文岁时的自然现象。古人重视历象,所以称为“瑞历”。瑞,祥瑞。

⑪是:

此,这。 ⑫以:因,凭借。 ⑬繁启蕃长于春夏:在春夏两季,各种生物都生长,茂盛。启,发生。蕃,茂盛。 ⑭星坠木鸣:星坠,指陨星落地。木鸣,就是“社鸣”。古代社(祀土地神的庙)旁有树木,鸟在树上叫,迷信的人就认为是鬼神作祟,因而惊异。 ⑮怪星之僂见:奇怪的星偶然出现。怪星,指彗星等。僂,见“倘”,偶然。见,同“现”。 ⑯并世起:同时发生。 ⑰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尊敬天而仰慕天,何如把天当作物质而裁制它?大,尊敬。思,仰慕。孰与,何如。制,裁制。 ⑱制,控制,掌握。天命,指自然的规律。 ⑲时:四时。 ⑳骋,施展,发挥。 ㉑理:治理,整理。也:同“耶”。 ㉒错,同“措”。置,放弃。

《韩非子》

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公子,与李期同师事荀卿,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建议韩王变法。韩王不能用。后使秦,李斯忌其才,将其逮捕入狱,在狱中自杀。尝作《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难》篇等共十余万言,即今所传之《韩非子》。《史记》有传。

今本《韩非子》共五十五篇,二十卷。其文博辨明晰,总先秦法术势三派而而自成一派,多采管仲、子产、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法家之说,为集战国时期法家学说之大成的代表作。

说 难

【解题】《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又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可见韩非所著的书,在当时就很得到人们的重视。《说难》分析深刻,是韩非精心经营之作。《史记》说:“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

大凡游说的困难,并不难在自己的才智足以游说别人,也不难在自己的口才能够表明自己的心意,又不难在我敢于纵横反复地谈论而将所要说的话讲完。游说最困难的,在于知道所说的人主的心,可以我的说辞去适应。所游说的是为了达到显扬高名的目的,却在说辞中用厚利去打动对方的心,便会被人主看得志节卑下,从而用卑贱的待遇来对待游说的人,也必定会被弃而远之。所游说的是为获得厚利,而在说辞中用高显的名声去打动对方的心,就会被人主认为没有头脑,好高务远而脱离实际,也必定收不到预期的效果。所游说的暗中是为了获得丰厚的利益而表面上是为了显扬的名声,那么人主就会暗中采纳他的话,而明处却把他扔得远远的。这些问题不可以不知道。

事情秘密地去办,就会取得成功;而言语泄露了秘密,事情就会失败。这未必是他本人亲自泄露的,而在言语之中涉及到了所要秘密去做的事情,这样他就会遇到危险。人主在表面上做出一件事,但利用这件事做幌子而暗中去干另一件事,游说的人不仅仅知道人主是怎么干的,而且知道人主这样干的原因,这样一来他就危险了。人主暗中策划一件异常之事而策划对了,明智的人从旁边把这件秘密的事情猜测出来了,而秘密泄露于外,人主必定认为是游说的人干的,这样一来他就危险了。人主与游说的人相互了解还没有达到深厚亲密的程度,而游说的人却尽其所知来讲心里话,他的说辞被人主所采纳并取得了实效,但他的功德却会被遗忘,说辞没有被采纳并且事情没有干好,游说的人便要受到怀疑,这样一来他就危险了。显贵的人有缺点和错误,而游说的人又公开地以礼义为准则而将他的缺点和错误挑明,这样一来他就危险了。显贵的人有时谋得一个良策而想将功劳据为己有,而游说的人参与了谋划,这样一来他就危险了。硬拿人主所不能做的事情强行让他去做,硬去阻止人主非做不可的事情,这样一来他就危险了。所以,和人主谈论朝中的大臣们,人主会以为他在离间自己和大臣们的关系;和人主谈论人主左右亲近的人,人主会以为他在出卖君主的权力;谈论人主所喜欢的人,人主会以为他在依靠自己所

宠爱的人作靠山,谈论人主所憎恶的人,人主会以为他是在试探自己。精简他的说辞,人主会认为他不够有智慧而以他为笨拙;说辞象米盐那样琐琐碎碎地泛论博说,人主又会嫌他废话太多;省略事情,直陈已意,人主会认为他太怯懦而不敢将该说的话说完;将所要考虑的事情加以广泛地谈论,人主又会以为他粗野而倨傲。游说的这些难处,不可以不知道。

大凡游说人主时最要紧的事情,在于知道怎样来粉饰人主所夸耀矜豪的事情,而掩饰人主所引以为耻的事情。人主有某种自私的急需时,游说的人必须表示它合于公义而鼓励他。人主的意图有某种卑下的意向,而又不能控制自己,游说的人就要称颂他这些意图的美好而抱怨他为什么不早点去做。人主的心思好高骛远而实际上做不到,游说的人就要指出这个意图的错误,显示出这个意图的失误,而称赞人主没有去干。人主想夸耀他的智能,游说的人要举其它与之相类的事情,多替他找一些依据。使他采取我的说法,表面上却装作不知道,以使人主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要给人主献纳与人相安的话,就要表面上声称他的美名,对于那些合于私利的东西点到即可。要给人主献纳充满危害的话,则表面上要公开地加以诽谤,而又要轻轻点明它对私人的祸患。赞美另一个和人主有同样行动的人,规划另一件人主同样作规划的事,有和人主同流合污的,则必定要下大力气来粉饰他如何不会有伤害;有和人主一同做事失败的,则必定明确地粉饰他如何没有过失。人主自己夸耀自己的力量,就不要用人主难以办到的事情去阻他;人主对自己的判断信心十足,就不要提起他的过失而激怒他;人主以为自己足谋多智,就不要提起他失败的事情以使他陷入窘迫。游说的人大意不违背人主的思想,说辞也不和人主的思想抵触,然后才极力地驰骋自己的雄辩和智慧。照这样的方法去做,就可以得到人主的亲近,不会对你产生怀疑而得以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伊尹去当厨师、百里奚去当奴仆,都是为了接近人主。这两个人是圣人,但尚不能避免通过自己被奴役的方式而达到目的,而且象这样地卑污下贱。现在把我的话当作厨师和奴仆的话来看待,而使它能

够被人主所采纳以达到救世的目的,这并不是有才能的人的耻辱。旷日持久地努力,得到人主的亲近信任,深深地考虑听从而不产生怀疑,引用事理作谏争而不致得罪,那就要明白地分析利害以劝导人主建立功业,直接指出是非以修饰自己的形象,君臣能够以此相对待,那么游说也就成功了。

过去郑武公想征伐胡人,所以先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胡人的君长以让他高兴,然后问他的群臣:“我想兴兵打仗,你们看谁可以攻伐呢?”有一个大夫揣度他的心思而回答说:“胡人可以攻伐。”郑武公发怒并将他处死,并说:“胡人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你却说他们可以攻伐,这是为什么?”胡人君长听说之后,认为郑国亲近自己,便不作防御的准备,郑国乘机袭击,攻占了胡地。宋国有一个富人,天下雨把他家的院墙淋坏了,他的儿子说:“不修补好,就会有盗贼进来。”他家邻居的老人也这样提醒他。有一天晚上,他们家里果然被偷走了大量财物,这个富人便认为自己的儿子很有智慧,却怀疑邻居家的老人干了偷盗的事。这两个劝说的人都说对了,但重的被杀害,轻的也被人怀疑,这说明做到有智慧而明察并不难,而如何处好却十分困难。所以,绕朝的话说对了,他在晋国被人当作圣人,而在秦国却被杀害。这一点不可以不明白。

过去弥子瑕在卫灵公面前很得宠。卫国的法律,偷偷驾驶君主车辆的人要被处以刑刑,砍去双脚。弥子瑕的母亲生了病,有人听说以后,在夜里告诉了弥子瑕,弥子瑕十分着急,便假借君命,驾着卫灵公的车子回家。卫灵公听说之后,认为弥子瑕很贤能,说:“多么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缘故,忘掉了所犯的刑刑之罪。”有一天,弥子瑕和卫灵公在果园里游玩,吃到一只桃子,觉得非常甜美,便没有吃完,留了一半给卫灵君。卫灵君说:“多么爱我啊!忘记了自己的口味的享受,而让寡人吃。”等到弥子瑕年纪大了,容貌衰老,卫灵公对他的宠爱减弱了,又得罪了卫灵公,卫灵公便说:“她本来曾经偷偷驾我的车出去,又曾经让我吃她吃剩下的桃子。”所以,弥子瑕的行为,和当初相比并没有改变,而以前所以被认为是贤能的行为,现在却成了获罪的罪名,这是因为卫灵公的爱

憎改变了。所以 ,被人主所宠爱 ,智谋又合于人主的心意 ,便更加得到人主的亲近 ;被人主所憎恨 ,则智谋本不应当被怪罪 ,却和人主更加疏远。所以 ,想进谏游说人主的人 ,不可不搞清楚人主的爱憎 ,然后再去游说。

当龙不是虫的时候 ,它柔弱得你可以接近甚至骑着它 ,然而它的咽喉下面长着直径一尽以上的逆鳞 ,如果有人触犯了这片逆鳞 ,则龙必杀人。人主象龙一样 ,也有逆鳞 ,游说的人能不去触犯这片逆鳞 ,就差不多可以说是善于游说了。

(雒启坤)

凡说之难^① ,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② ,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③ ,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④ 。凡说之难 ,在知所说之心^⑤ ,可以吾说当之^⑥ 。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 ,而说之以厚利 ,则见下节而遇卑贱^⑦ ,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 ,而说之名高 ,则见无心而远事情^⑧ ,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⑨ ,而说之以名高 ,则阳收其身^⑩ ,而实疏之 ;说之以厚利 ,则阴用其言 ,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夫事以密成 ,语以泄败^⑪ 。未必其身泄之也^⑫ ,而语及所匿之事^⑬ ,如此者身危。彼显有所出事 ,而乃以成他故^⑭ ,说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 ,又知其所以为^⑮ ,如此者身危。规异事而当^⑯ ,知者揣之外而得之^⑰ ,事泄于外 ,必以为己也^⑱ ,如此者身危。周泽未渥也 ,而语极知^⑲ ,说行而有功则德忘^⑳ ,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 ,如此者身危。贵人有过端 ,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㉑ ,如此者身危。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㉒ ,说者与知焉 ,如此者身危。彊以其所不能为 ,止以其所不能已^㉓ ,如此者身危。故与之论大人^㉔ ,则以为间己矣^㉕ ;与之论细人^㉖ ,则以为卖重^㉗ ;论其所爱 ,则以为藉资^㉘ ;论其所憎 ,则以为尝己也^㉙ 。径省其说^㉚ ,则以为不智而拙之^㉛ ;米盐博辩^㉜ ,则以为多而交之^㉝ ;略事陈意^㉞ ,则曰怯懦而不尽 ;虑事广肆^㉟ ,则曰草野而倨侮^㊱ 。此说之难 ,不可不知也。

凡说之务^㊲ ,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㊳ 。彼有私急也 ,必以公义示而强之^㊴ 。其意有下也^㊵ ,然而不能已 ,说者因为之饰

其美而少其不为也^①。其心有高也,而实不能及,说者为之举其近而见其恶,而多其不行也^②。有欲矜以智能^③,则为之举异事之同类者,多为之地^④,使之资说于我^⑤,而佯不知也,以资其智^⑥。欲内相存之言^⑦,则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见其合于私利也^⑧。欲陈危害之事,则显其毁诽^⑨,而微见其合于私患也。誉异人与同行者^⑩,规异事与同计者^⑪。有与同汙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⑫;有与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⑬。彼自多其力^⑭,则毋以其难概之也^⑮;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谄怒之^⑯;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⑰。大意无所拂悟^⑱,辞言无所系縻^⑲,然后极骋智辩焉。此道所得^⑳:亲近不疑而得尽辞也。伊尹为宰^㉑,百里奚为虏^㉒,皆所以干其上也^㉓。此二人者,皆圣人也,然犹不能无役身以进,如此其污也。今以吾言为宰虏^㉔,而可以听用而振世^㉕,此非能士之所耻也^㉖。夫旷日弥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㉗,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㉘,直指是非以饰其身^㉙,以此相持^㉚,此说之成也。

昔者郑武公欲伐胡,故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娱其意^㉛,因问于群臣:“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关其思对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也^㉜,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郑为亲己,遂不备郑,郑人袭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㉝。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此二人说者皆当矣^㉞,厚者为戮^㉟,薄者见疑^㊱,则非知之难也,处之则难也。故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也^㊲,此不可不察。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㊳。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罪刖^㊴。弥子瑕母病,人闻,有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㊵。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犯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啗君^㊶。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㊷,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啗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㊸,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㊹;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⑤，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⑥，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⑦。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⑧！

【注解】①说(shuì) 游说。 ②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知，才智，见识。有以说之，有足以游说别人的。 ③辩：具体分析事理。指口才。 ④横失：纵横反复地谈论。失，同“佚”，无拘束。 ⑤所说：指所要游说的人主。 ⑥当：适应。 ⑦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就会被人主看得志节卑下，从而用卑贱的待遇来对待游说的人。遇，对待。 ⑧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就会被人主认为没有头脑，远远地脱离实际。 ⑨阴：暗中。 ⑩阳：明着，表面上。 其身：其人之身，也就是其人。 ⑪语以泄败：言语泄漏了秘密，事情就会失败。 ⑫其身：他本身，亲自。

⑬语及所匿之事：在言语中提到人主内心所隐匿的秘密事情。 ⑭彼显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人主在表面上做出一件事，可是利用这件事来作幌子，暗中做另一件事。 ⑮所以为：做的原因，为什么这样做。 ⑯规异事而当(dàng)：人主暗中规画一件异常的事而规画对了。 ⑰知者揣之外而得之：明智的人从旁把这件秘密事情猜出来了。知，同“智”。揣，猜。 ⑱己：指游说的人。 ⑲周泽未渥也，而语极知：人主与游说的人的相知还没达到深厚亲密的程度，而游说的人尽其所知来讲知心的话。周泽，亲密的恩泽。周，密。渥，厚。 ⑳德忘：功德被遗忘。

㉑过端：缺点，错误。挑：这里有揭露、宣扬的意味。 ㉒得计：谋有所得，得良策。 ㉓强以其所不能为，止以其所不能已：硬拿人主所不能做的事，强让他做；硬阻止人主做他非做不可的事。已，停止。 ㉔大人：指君主的大臣。 ㉕间己：离间人主的君臣关系。 ㉖细人：指人主左右亲近的人。 ㉗卖重：出卖君主的权。“重”有“权”义。这两个字，《史记》作“鬻权”。《索隐》：“谓荐彼细微之人，言堪大用，则疑其挟诈而卖我之权也。” ㉘藉资：依靠人主所宠爱的人，用作自己的靠山。藉，

- 资,都有“因依”的意思。 ③⑩径省其说:精简他的说辞。径,直捷。 ③①拙之:以为他为拙钝。 ③②米盐博辩:琐琐碎碎地作广博的辩说。米盐,这里是琐碎的意思。 ③③交之:应该作“史之”,意思是嫌他话多。史,辞繁,话多。 ③④略事陈意:省略事情,直陈已意。 ③⑤虑事广肆:把考虑的事情广泛地谈论。
- ③⑥草野而倨侮:粗野而且傲慢。 ③⑦凡说之务:大凡游说的人主时的急务。 ③⑧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知道怎样粉饰人主所矜夸自豪的事,而去除他所引以为耻的事。矜,夸耀。 ③⑨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当他有某种自私的急需时,说者就必须表示也合乎公义的看法来鼓励他。强,劝。 ④⑩其意有下也:人主的意图有某种卑下的倾向。 ④⑪少:不满。 ④⑫举其过而见其恶:举出这个意图的错误,显示出这个意图的坏处。
- 多,作动词用,赞扬。 ④⑬矜以智能:夸耀他的智能。 ④⑭多为之地:多替他找些依据。 ④⑮资说于我:采取我的说法。资,取。 ④⑯资,助。 ④⑰欲内相存之言:要给人主献纳与人相安的话。内同“纳”,献纳。 ④⑱见,同“现”,下句相同。 ④⑲显其毁诽:加以诋毁。 ④⑳誉异人与同行者:赞美别一个和人主有同样行动的人。 ④㉑规异与同计者:规画别一个和人主有同样行动的人。 ④㉒以大饰:用大力来粉饰。 ④㉓以明饰:用明言来粉饰。 无失:没有错误。 ④㉔自多其力:自己夸张自己的力量。 ④㉕概:格,阻止。 ④㉖谪(zhé)过失。 ④㉗毋以其败穷之:不要指出他以前失败的事来窘迫他。穷,同“窘”。
- ④㉘大意无所拂悟:游说的大意没有违背人主的思想。拂悟,违背。悟,同“牾”,抵触。 ④㉙系縻:应作“击摩”,抵触的意思。 ④㉚此道所得:从这条道路上所取得的。 ④㉛伊尹为宰:伊尹做膳夫,以求得到商汤的任用。宰,膳夫。 ④㉜百里奚为虏:百里奚卖身于秦,为奴饲牛,以求得到秦穆公的任用。虏,奴隶。
- ④㉝干:求。 ④㉞以吾言为宰虏:把我的话当作宰虏之言来看待。 ④㉟振:救。 ④㊱能干:有才能的人。 ④㊲引而不罪:引事理来向人主谏诤,而不致得罪。 ④㊳明割利害以致其功:明

白分析利害以导致人君立功业。割,分析。 ①⑨饰:修。 ①⑩相持 相对待。 ①⑪妻胡君:为胡君之妻。 ①⑫娱:结欢。 ①⑬兄弟之国 这是说娶妇嫁女,即为兄弟之国。《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 ①⑭亦云:也说。 ①⑮此二人 指关其思与邻人之父这两人。 ①⑯厚者为戮:重的至于杀身。为戮,被杀。 ①⑰薄者见疑:轻的被人猜疑。 ①⑱绕朝之言当矣,其为圣人于晋而为戮于秦:意思是说,绕朝的话说对了,但是他在晋国人眼中是圣人,而在秦国却无人听从,甚至会被杀害。《左传》文公十三年,晋国诱使士会欺骗了秦伯,离开秦国回晋国去(士会本来是晋大夫,以后因事逃往秦国,秦国采用他的计谋,晋国极为不安,因此派人诱使他回晋);临行的时候,秦国的大夫绕朝赠给他一条马鞭,说:“你不要说秦国没有人看破你的奸计,我早已看破了,只是我的话没被秦伯采用。” ①⑲弥子瑕:春秋时卫灵公的嬖(bì)臣。 ①⑳卫君:指卫灵公。 ㉑刖(yuè):肉刑的一种,斫去受刑者的脚。 ㉒矫:假借君命。 ㉓啗(dàn)给别人吃。 ㉔色衰爱弛:容貌衰老,君主对他的宠爱减弱了。 ㉕见贤:被赞美。 ㉖智当而加亲:智谋合于人主之意,更加得到人主的亲近。当,合。 ㉗狎:近。 ㉘径尺:直径一尺。 ㉙婴:触犯。 ㉚则几矣:就差不多了。几,近,差不多。

五 蠹

【解题】本篇文章是《韩非子》的《五蠹》篇的开头一段。“五蠹”指当时社会上这样五种人:(一)学者(指当时的儒家)(二)言谈者(指纵横家)(三)带剑者(指游侠)(四)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五)商工之民。韩非称这五种人为“邦之蠹”。蠹是蛀虫。韩非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象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这里节选的一段,主要是根据他对古今社会不断变迁的看法,论述法治应当适合时代的要求。文中提出了“不法常可”的观点,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的态度。

上古的社会,人民少而禽兽数量众多,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扰害;有圣人出现,教导人民用木头构筑成窝巢以避开禽兽虫蛇的各种伤害,人民喜爱他,使他为天下之王,称他为有巢氏。人民以野果、草籽、蚌壳和蛤蜊为食物,味道腥臊恶臭,而且伤害脾胃,人民多生疾病。有圣人出现,钻燧取火,将食物烧熟以消除腥臊,人民喜爱他,使他为天下之王,称之为燧人氏。中古之时,天下发生了大水灾,而鲧和禹领导人民疏导了黄河、淮河、济水等四条河流。近古之世,夏桀和商纣暴虐无道,而商汤和周武王举行征伐。如今,有在夏后氏之世钻燧取火的人,必定被鲧、禹所耻笑;有在殷、周之世去疏导四渎的人,必定被商汤和周武王所耻笑。那么现在在当今之世,有称颂尧、舜、汤、武之道的人,也必定被现在的圣人所耻笑。所以,圣人不要要求修行先王的古道,不守故常,研究当前的社会状况,根据它以制订适合当前社会需要的措施。宋国有一个人在田里耕地,地里有一棵树,有一只兔子奔跑的时候撞在了树上,把脖子撞断而死了。这个人便丢掉了手中的农具,守在这棵树的旁边,希望能再得到一只撞死的兔子。兔子他自然是不会再得到的,而他自己却成为宋国人的笑柄。现在那些想以先王之政治理当世的人民的人,都是和这个守株待兔者一样的人。

过去男子用不着耕种田地,草木的果实便足够吃了;女子用不着纺织,禽兽的毛皮足够穿了。不用力劳动而衣食充足,人民少而财富有余,所以人民相互之间不起争端,所以用不着厚重的赏赐,用不着严重的刑罚,而人民自然就安定。现在的人,有五个儿子还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爷爷还没有死,就已经有了二十五个孙子。所以人民众多而财富寡少,用力辛苦而供养菲薄,所以人民起了争端,虽然加倍地赏赐,层层地处罚,也不能够使人民免于混乱。

尧帝王天下的时候,茅草盖的屋顶不用剪齐,架房子的柱子也不加以雕饰;吃着粗米饭,喝着野菜汤;冬天穿着鹿皮裘,夏天穿着葛布衣;即使现在为人家看门的人的衣着也比他们好。大禹王天

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率领百姓干活,大腿磨得不长肉,小腿上也不长毛;即使现在奴隶的劳苦,也比他轻松。由此说来,古代的推让天子之位,是去掉象看门人那样粗劣的奉养,而离开象奴隶那样的辛劳。现在的县令,自己死了,子孙却累世驾车,不失富贵,所以人们看重它。所以,古人能够轻易地辞去天子之位,而现在的人却难于辞去一个小小的县令,这是因为好坏的实际大不相同。住在山上,在山谷之中打水的人,晦日和腊日的时候用水来相互赠送,而住在洼地苦于水涝的人,却花钱雇人去开掘水沟。所以,在荒年的春天,即使是自己的小弟弟,也没有东西给他吃;丰收年岁的秋天,即使是关系疏远的客人,也让他吃饭;这不是疏远亲骨肉而爱护过路的客人,是因为粮食的多少大不相同。所以,古代的人轻视财物,不是因为仁爱,而是因为财物众多,现在的人互相争夺,不是因为人格变得卑下,而是因为财物寡少。古代的人轻易地辞掉天子之位,不是因为道德高尚,而是因为天子的权势薄弱,得不着什么好处;现在的人重视仕进和托身于诸侯,不是因为人格的卑下,而是因为当了官便权重而势尊。所以圣人首先考虑社会上财物的多少、权势的轻重,然后再采取具体措施。所以,处罚轻薄,并非出于仁慈,诛杀严厉,并不是因为暴戾,只是适应社会的情况而行事。所以事情是依据时代而发生,政治的措施则适合于当时事情的需要而实行。

过去,周文王处在丰、镐之间,地方不过百里,躬行仁义,从而使西戎归附,并因此而王于天下。徐偃王处在汉水之东,地方五百里,躬行仁义,割让土地给徐国并前去朝见的有三十六国。楚文王害怕徐偃王威胁到自己,便发兵进攻徐国,于是便灭了徐国。所以,周文王躬行仁义而王于天下,徐偃王躬行仁义而丧其国家,这是因为仁义适用于古代,却不适用于现在。所以说:时代变了,事情也就不一样了。舜帝的时候,有苗氏不服从命令,禹想要率军讨伐,舜帝说:“不可以。我们崇尚德化不够好而动用武力,这不是正当的做法。”于是便修行教化三年,用盾和斧作为舞蹈的器具,有苗氏便归服了。共工打仗的时候,铁钺短的能够直接打中敌人,

铠甲不够坚固的就伤害到身体,这是因为盾和斧头作舞具可以用之于古代,却不能用之于今天。所以说:事情不同了,应付的方法也不一样。上古的人以道德互相比赛取胜,中古的人以智谋相互追逐竞争,现在的人则以力量相互较量。齐国将要进攻鲁国,鲁国派子贡劝阻。齐国人说:“你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我想得到的土地,不是你所说的那一套。”于是便兴兵攻伐鲁国,以离鲁国城门十里的地方为界限。所以,徐偃王躬行仁义而徐国灭亡,子贡善于机辨智谋而鲁国被削弱。由此而言,仁义和机辨智谋是不是以用来操持国家的。去掉徐偃王式的仁义,废去子贡式的智谋,依靠徐国、鲁国的力量,用它来抵挡万乘之国的敌军,那么齐国和楚国便不能在徐国和鲁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了。

(雒启坤)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①;有圣人作^②,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③,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④,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⑤,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⑥。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⑦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⑧,论世之事,因为之备^⑨。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⑩,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⑪,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⑫。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⑬。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⑭,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⑮。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⑯,粢粢之食,藜藿之羹^⑰;冬日麕裘,夏日葛衣^⑱;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⑲。禹之王天下

也,身执耒耜以为民先^{②①},股无胈,胫不生毛^{②①}:虽臣虏之劳^{②②}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②③},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②④}。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絮驾^{②⑤},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②⑥},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实异也^{②⑦}。夫山居而谷汲者,媵腊而相遗以水^{②⑧};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渎^{②⑨}。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饷^{③①};穰岁之秋,疏客必食^{③①};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③②}。是以古之易财^{③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③④};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③⑤}。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③⑥}。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③⑦}。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③⑧}。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③⑨},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④①},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④①},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④②}。”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④③},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鉞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④④},是干戚用于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④⑤}。齐将攻鲁,鲁使子贡说之^{④⑥}。齐人曰:“子言非不辩也^{④⑦},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④⑧}。”遂举兵伐鲁,去门十里以为界^{④⑨}。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⑤①}。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⑤①},使敌万乘^{⑤②},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注解】①人民不胜(shēng)禽兽虫蛇:人民受不了禽兽虫蛇的扰害。胜,担负。 ②作:起,出现。 ③悦:喜爱。王(wàng):为王。这里作动词。 ④蓊(lù):草的种子。 蛤:蛤蜊。 ⑤钻燧取火:原始时代取火的方法。燧,指用来钻火的木树。以化腥臊:指熟食。化,变化,消灭。 ⑥鰌(gǒu):人

名,禹的父亲。 决:开,疏导。 读(dú):沟。古时以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为“四读”。 ⑦美:称颂,赞美。 新圣:后世新兴的圣人。

⑧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要求修行先王的古道,不守故常。期,要求。法,取法。常可,经常适用的办法,实际指的是旧制度。可,宜。 ⑨论世之事,因为之备:研究当前社会的情况,据以制定适合实际的措施。世,指时代。因,依,按照。为之,给它。

⑩株:露在地面的树根。 耒(lǐ):翻土的农具。 ⑪不事力:不用力(指耕织)。事,用。 养足:衣食充足。 ⑫是以:因此。 行:同下文的“用”。 自治:自然就安定。自,自然。

⑬大父:祖父。 ⑭劳:苦。 ⑮倍赏累罚:加倍地赏赐,层层地处罚。 ⑯茅茨(cí)不剪,采椽不斲(zhuó)这两句说住宅的简陋。茅茨,茅草盖的屋顶。茨,用茅或苇盖屋子。剪,剪齐。采,柞木。斲,雕饰。 ⑰粢粢(z)之食:粗米饭。 藜藿之羹:野菜汤。这两句说饮食的简单。 ⑱冬日麕(jūn)裘,夏日葛衣:这两句说衣服有简朴。麕裘,鹿皮衣。麕,小鹿。葛衣,麻布衣。

⑲虽:即使。 监门:守门的。 服:穿的。 养:吃的。 亏:减损,少。 ⑳身执耒耜以为民先:亲自拿着农具率领百姓干活。身,亲自。耜,耒耜。先,先导。 ㉑股:大腿。 肱(gōu):腿上的细毛。 胫(jìng):小腿。 ㉒臣虏:指一般奴隶。臣,囚俘。虏,俘虏。古代以俘虏为奴隶。 ㉓是:此,这。 去:舍弃。 传天下:把天子之位授予别人。 不足多:不值得赞美。多,赞美。

㉔絜(jié)驾:套车,把马套在车辕上。这里指乘车,表示不失富贵。絜,约束。 ㉕轻辞古之天子:古人能够轻易地辞去天子之位。 ㉖薄厚之实异也:好坏的实际不同。薄之实,指古天子的监门之养、臣虏之劳;厚之实,指今之县令的累世絜驾。

㉗山居而谷汲:住在山上,到山下溪谷去打水。 腊(là):楚国人祭祀饮食神的节日。 腊:阴历冬十二月祭百神的节日。 遗(wèi):赠送。 ㉘泽居苦水:住在洼池,苦于水涝。

买庸:雇工人。庸,同“佣”。 ㉙饥岁之春,幼弟不饷:荒年

的春天,即使是自己的小弟弟,也没有东西给他吃。供给食物。

③穰(ráng)岁之秋,疏客必食(sì):丰收的秋天,即使是关系疏远的客人,也一定要款待。食,给吃的。

③②实:同上文“薄厚之实”的“实。” ③③易:轻,看轻。 ③④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轻易地辞去天子,并非品格高尚,而是权势薄弱。

③⑤重争士橐,非下也,权重也:重视仕进和托身于诸侯的事,并非权势重。士,当作“仕”,同“仕”,指做官。橐,同“托”,指依险诸侯。

③⑥故圣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这里的圣人,指新圣。多少,指物资说。薄厚,指权势说。意思是,新圣行政,首先研究社会上财物的多少,考虑权势的轻重,然后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措施。

③⑦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lì),称(chèn)俗而行也:刑罚轻并不算仁慈,诛戮严并不算暴虐,是适应社会情况而行事。戾,暴。称,适合。

③⑧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所以事情是依照时代的情形而发生的,而政治的设施应该适合于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③⑨丰:地名,在今陕西省户县东。镐(hào):地名,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南。周文王从岐山之下迁于丰,武王又从丰迁于镐。怀西戎:安抚西戎,从而感化他们,使他们归附。怀,安。

④⑩徐偃王:周穆王时徐国的国君。徐国在今安徽省泗县一带。汉东:汉水以东。割地而朝:把土地割献给徐国,并去朝见徐偃王。荆文王:楚文王。荆,楚的别称。

④⑪有苗:苗,三苗,古代的少数民族。④⑫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由于我崇尚德化不够好而用武力,这不是正当的办法。上,同“尚。”厚,充分。武,武力。

④⑬执干戚舞:用干和戚为舞具。干是盾,戚是斧,都是兵器。

④⑭共工:据《尚书》的《尧典》记载,共工是上古的水官;尧时的水官共工是四凶之一。这里“共工之战”所指的史实不详。铁钺短者及乎敌:铁钺短的能直接打中敌人。钺,锤一类的兵器。乎,于。铠甲不坚者伤乎体:铠甲不坚固的,就伤到身体。铠,铁甲。

④⑮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上古的人们在道德修养上用力,中古的人在智谋上角逐,当今的人们在气力上较量。

④⑯说(shuì):用言语说服。

④⑰辩:说得巧妙。

- ④8非斯言所谓也：不是你所说的那一套。斯，这。④9去：距离。
 门：指鲁国的都门。⑤0持：操持，管理。⑤1去：放弃。
 息：废止。循：依，用。⑤2使敌万乘：用它来抵抗万乘的敌
 军。敌：抵抗。万乘，一万辆战车，形容敌军势力强大。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共二十六卷，又名《吕览》，分编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关于这部书的编写经过，汉代高诱《吕氏春秋序》说：“吕不韦者，濮阳人也，为阳翟之富贾，家累千金。……（秦）庄襄王以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庄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为秦始皇帝。尊不韦为祖国，号称仲父。不韦乃集儒士，使著其所闻，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合十余万言，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时人无能增损者，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可见这部书是吕不韦的门下士合编的，性质近于学术汇编，并不代表一家之言。

去 私

【解题】《去私》篇见于十二纪中的《孟春纪》。《孟春纪》包括五篇文章，《去私》是最后一篇。这里选的中间一部分，前后还各有一段泛论去私的道理的话，中间叙述的这两则历史故事，是引来作为例证的。文章重点在于指出处理公务的一个原则：要公而忘私。引来阐明去私之理的两则历史故事，都选得很有典型性，一个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恩怨，一个是为了守法而杀死自己的儿子。这样的例证，内容具体，形象鲜明，能够使文章有说服力。

晋平公问祁黄羊：“南阳没有县令，谁可以担当此任？”祁黄羊回答说：“解狐可以。”平公问：“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说：“大王问的是可不可以担当此任的人，而不是问的我的仇人。”平公说：“好。”便用解狐为南阳县令，国中的人都称赞用人正

确。过了一段时间,平公又问祁黄羊:“国家没有尉,谁可以担当此任?”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平公问:“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祁黄羊说:“大王问的是谁可担当此任,而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平公说:“好。”又起用了祁午,国中的人都称赞用人得当。孔子听说以后,说:“祁黄羊的言论是多么好啊!外面推荐不避开自己的伤人,而对内举荐不避开自己的儿子,祁黄羊可以称得上是公道了。”

墨家的弟子中有个叫钜子腹䵍的,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说:“先生已经年令大了,又没有其他的儿子,寡人已下令官吏不要处死他。先生在这件事上一定要听寡人的。”腹䵍回答说:“墨家的规定说:杀人的人要处死,伤害人的要用刑。”这是为了禁止杀伤他人。禁止杀伤他人是天下的大义。大王虽然赐下命令让官吏不处死我的儿子,我却不能不实行墨家的法规。”不答应秦惠王,而将自己的儿子处死。儿子,是人所偏爱的人;忍住私人的偏爱而行大义,钜子可以说是公道了。

(张彦修)

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①:“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②?”祁黄羊对曰:“解狐可^③。”平公曰:“解狐非子之雠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雠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④,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⑤?”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⑦!外举不避雠^⑧,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墨者有钜子腹䵍,居秦^⑨,其子杀人。秦惠王曰^⑩:“先生之年长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⑪。”腹䵍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⑫。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⑬,腹䵍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⑭;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

【注解】①晋平公：春秋时晋国的国君。公元前557年至公元前532年在位。 祁黄羊：晋国的大夫。名奚，字黄羊。 ②南阳：古地名，在今河南省获嘉县。 其谁可而为之：谁可以担任？可，适宜，可以。 ③解（xiè）狐：人名。 ④居有间：待了不久。 ⑤尉：管理军事的官。 午：人名，祁黄羊的儿子祁午。 ⑥子之子：你的儿子。 ⑦论：言论，主张。 ⑧举：推荐。 ⑨墨者：墨家。 钜子：墨家称对墨学有成就的人为“钜子”。 腹䵍（t n）：人名，姓腹名䵍。 ⑩秦惠王：也称秦惠文王。战国时秦国的国君，公元前338至公元前331年在位。 ⑪之：这里只起调节语气的作用。 ⑫此所以：这是用来。 ⑬赐：这里是赐恩，特别照顾的意思。 所私：所偏爱的人。

察 今

【解题】这篇文章节选自《吕氏春秋》的《察今》。察今，明察当今的实际情况。文章主要是阐明法令制度应该随着客观形势改变而有所改变。法令制度和客观形势的关系，就如同药物和疾病的关系一样。疾病是经常变化的，药物也应当随着疾病的变化而变换。如果药物不变换，那就一定会发生严重的恶果。同样的道理，客观形势是经常变化的，法令制度也必须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如果法令制度永远不改变，那就一定会失去它的功用。天下没有包治百病的良药，世间也没有永远适用的法令制度。这篇文章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理解从发展的观点看待事物的道理，有一定的进步性。

国君为什么不取法古代先王的法令制度呢？这不是因为国君不够贤明，而是因为先王的法令制度后人无法取法。先王的法令制度是根据上古之世的社会需要而制订的，人们或增添，或减损，怎么可以完全照搬呢？即使人们不加损益，也是无法取法。

大凡先王的法令制度，是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的。时代不和法令制度一同存在，那些法令制度今天虽然还存在，但还是无法取

法。所以 ,舍弃先王已经制订好的法令制度 ,而效法先王所以制订法令制度的办法依据。先王制订法令制度的依据是什么呢?先王制订法令制度的依据是人 ,而自己也是人。所以 ,观察自己 ,便可以知道别人 ,观察现在便可以知道古代。古代与现在是一样的 ,别人和自己也是相同的。明白事理的人 ,贵在能够根据近的推知远的 ,能够根据现在推知古代 ,根据所见到的推知没有看见的。所以 ,察看房屋下面太阳和月亮照射的影子 ,就可以知道太阳和月亮运行到了什么地方以及早晚寒暑的变化 ;见到瓶子里的水结了冰 ,就可以知道天下已经十分寒冷 ,而鱼鳖也都隐藏了 ;尝一块肉 ,就可以知道一镬之中的食物味道 ,或一鼎之内的味道调和得好不好。

楚国人想进攻宋国 ,派人先在雍水之上设立标记。雍水突然暴涨 ,楚国人却不知道 ,仍然按照标记在夜里渡河 ,结果淹死了一千多人 ,士兵惊骇的声音象都市里的房屋崩塌一样。原先设立标记时是可以涉水而过的 ,现在水情已变 ,河水暴涨 ,楚人还按照原来的标记涉水渡河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渡河失败。当今世上的人主的效法先王的法令制度 ,就象楚人按原来的标记渡雍水一样。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和先王的时代大不相同了 ,而说这是先王的法令制度 ,并且去加以效法 ,以这样的方法而想达到天下的治理 ,岂不令人悲哀!

所以 ,治理国家如果没有法令纲纪就会陷入混乱 ,守着过去的法令纲纪而不知道变通就会行不通 ;与时代背道而驰就不能够掌握国家的政权。世代变了 ,时势不同了 ,改变以前的法令制度是应当的。这就象是有高明医术的良医 ,疾病千变万化 ,治病的药方也千变万化。疾病变了而药方不变 ,过去能够长寿的百姓 ,现在就要因为夭折而死了。所以 ,凡举措行动 ,必定根据法令制度来进行 ,法令制度也随着时代而变化。所以 ,从古到今有七十一个圣人 ,他们的法令制度各不相同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务必要使自己的法令制度和以前不一样 ,而是因为时代形势不相同了。所以说 ,好剑期望它能够斩断东西 ,而不一定要期望它和莫邪剑那样的锋利相比 ;好马期望它达到千里之外 ,而不期望它一定要象骥骜那样。成就

功名,是先王所期望的目标,就象人们期望千里马能一日行千里那样。

有个楚国人过江,他的剑从船上落到了水里,便急忙用刀在船上刻一个记号,说:“我的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船停下来之后,他便从刻记号的地方跳到水里去寻找他的宝剑。船已经向前移去了,而剑却没有移动。这样去找剑,不是太糊涂了吗?用过去的法令制度来治理国家,正和这个刻舟求剑的人是一样的。时代已经改易了,而法令制度却不改易。以这样的方法去寻求天下的治理,不也太难了吗?

有人从江边经过,见一个人正要将一个婴儿投到江中,婴儿还在哭泣。这个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孩子的父亲善于游泳。”他的父亲虽然善于游泳,他的儿子难道也就善于游泳吗?以这种方法去处理事物,也必定行不通。楚国人之治理国家,正和这个投婴儿入水的人是一样的。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①?非不贤也^②,为其不可得而法^③。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④,人或益之^⑤,人或损之^⑥,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⑦。

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也^⑧。时不与法俱在,法虽今而在^⑨,犹若不可法。故释先王之成法^⑩,而法其所以为法^⑪。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⑫,而已亦人也^⑬。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⑭,贵以近知远^⑮,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⑯,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⑰;见瓶水之冰,而知下之寒,鱼鳖之藏也^⑱。尝一脔肉^⑲,而知一镬之味^⑳,一鼎之调^㉑。

荆人欲袭宋^㉒,使人先表澠水^㉓。澠水暴益^㉔,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㉕,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㉖。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㉗,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㉘,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②，悖乱不可以持国^③。世易时移^④，变法宜矣^⑤。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殒子矣^⑥。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⑦，变法者因时而化^⑧。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⑨，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⑩，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⑪，不期乎镆铔^⑫；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⑬。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⑭。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⑮，曰：“是吾剑之所从坠^⑯。”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⑰。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⑱？以故法为其国^⑲，与此同。时已徙矣^⑳，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㉑，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㉒。”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㉓？以此任物^㉔，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㉕，有似于此。

【注释】①上胡不法先王之法：国君为什么不取法古代帝王的法令制度呢？上，指国君。胡，何，为什么。②非不贤也：不是不好。③为其不可得而法：因为后人无从取法它。④经：经过，经由。乎：助词。上世：古代。⑤益：增添。⑥损：裁减。⑦犹若：还是。⑧有要于时也：是应当时的需要的。⑨法虽今而在：法令制度即使现在还保存下来。⑩释：舍弃，抛弃。⑪法其所以为法：取法他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据。所以，所凭借的。⑫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先王制定法令制度，是以人为根据的。⑬己：自己，这里指当前制定法令制度的人。⑭有道之士：明白事理的人。⑮贵以近知远：贵乎能够根据近的推知远的。以，用，根据。⑯故审堂下之阴：所以察看房屋下面的太阳或月亮照射的影子。审，察看。堂，房屋。阴，日月照射的影子。⑰阴阳之变：早晚寒暑的变化。⑱藏：潜伏。⑲一胛(luán)肉：一块肉。胛，同“脔”，切成块状的肉。这里表示肉的量。⑳镆铔(hu)：古时烹煮用的器物，象锅。㉑鼎：古时烹煮用的器物，三足两耳。

调(tiáo) :调和 ,指味道调和得好不好。 ②荆人 :楚国人。荆 ,楚的别称。宋 :春秋战国时的一个诸侯国。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以东江苏省铜山县以西一带。 ③先表灇(yǎng)水 :先在灇水里

设立标记。表 ,标记 ,这里作动词用。灇水 ,黄河的一条支流。

④暴益 :突然大涨。益 ,涨水。 ⑤循表而夜涉 :顺着标记在夜间渡水。涉 ,徒步渡水。 ⑥军惊而环都舍 :士卒惊骇的声音

如同都市里的房屋崩塌一样。 ⑦向 :以前。导 ,涉水。 ⑧

亏(gu) :同“诡” ,差异 ,不能适应。 ⑨悖(bèi) :背谬 ,行不通。

⑩持国 :掌握国政。 ⑪世易时移 :社会变了 ,时代变了。

⑫宜矣 :是适宜的了 ,是应该的了。 ⑬殇子 :未成年而死的人。 ⑭举事 :作事情。循法以动 :根据法令制度来进行。

⑮因时而化 :随着时代而变化。 ⑯有天下七十一圣 :古代统治天下的七十一家君主。只是形容其多 ,不能一一指实。 ⑰

非务相反 :不是一定要有所不同。务 ,必须 ,一定要。 ⑱期乎

断 :期望它能斩断东西。 ⑲不期乎镆铔 :不期望它一定是镆

铔。镆铔 ,有名的宝剑 ,春秋时吴王阖庐所有。 ⑳骥(jì)骖

(áo) :都是千里马的名称。 ㉑夫成功名者 ,此先王之千里也 :

即所谓“成功名” ,是古代国君所悬的目标 ,好像人们对于良马期望它能日行千里一样。 ㉒遽契其舟 :急忙用刀在船上刻个记

号。遽 ,急速 ,立刻。契 ,同“锲” ,刻。 ㉓是吾剑之所从坠 :这

里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是 ,代词 ,这个地方 ,这里。 ㉔从

其所契者 :从他刻着记号的那个地方。求 :寻找。 ㉕惑 :胡涂。

㉖为 :治理。 ㉗徙 :变迁。 ㉘引 :牵引。 ㉙此其

父善游 :这里由于他的父亲善于游泳。 ㉚岂遽 :难道就…… ?

遽 ,逐 ,就。 ㉛任物 :临事 ,处理事物。“任”有“担当”的意思。

㉜荆国 :指楚国。

宋 玉

风 赋

【解 题】赋是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叙事或抒情都采用铺张的描写手法，注意于词句的藻饰。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想象丰富，辞采缤纷，为后来规模宏大的汉赋开辟了道路。《风赋》是一篇以风为描写、议论对象的小赋。全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方式，着意铺叙风的发生发展过程和雄风雌风的区分，反映了宫廷生活的豪奢和贫民生活的愁惨。词句生动，意在言外。

楚襄王在兰台之宫游玩，宋玉和景差随从。

有一阵清风飒然而至，楚襄王敞开衣襟迎接着吹来的风，说：“这风吹得真爽快呀！这是寡人和庶民百姓共同享受的吗？”

宋玉回答说：“这只是大王的风，庶人哪里能与大王共同享有呢！”

楚襄王说：“风是天地之间的气，普遍而无阻挡地吹过来，不管人的贵贱和地位高低，都吹到他们身上。现在你以为这只是寡人的风罢了，难道其中有什么理由吗？”

宋玉回答说：“臣从老师那里听说过，枳树的弯枝多了，就有鸟来做窝；有空隙的地方，就有风吹来。它们所依托的不一样，那么风的气势就自然不同。”

楚襄王说：“风最初是从哪里发生的呢？”

宋玉回答说：“风生于地上，从青苹的尖上吹起，渐渐地进入溪谷，在大山洞中威猛地吹，沿着大山的山曲而吹，在松柏之下飘舞，往来不定，汹涌澎湃，象飞扬的火势越来越强，又象惊雷一样轰轰作响，回旋不定，错杂交迁，飞沙走石，摧折树林。等到风势渐渐平息的时候，便四面分散，冲击小孔和门栓。风静尘定，花木灿烂，

分外光彩,而风也柔和飘动,轻爽宜人了。

“所以,风如果清凉雄骏,便飘遥升降,上升至高城,下入于深宫。触动花木的花叶而散发出香气,在桂树和椒树之间和缓徘徊,在流动的水面上翱翔。它将拂动荷花,掠过蕙草,分开秦蘅,吹平新夷,拨开新生的杨枝,在空穴中回荡,在山岩中冲击,使各种芳香的花草都凋零。然后在中庭徘徊,向北吹到宫殿中去,上升到罗帷之中,经过高大的房屋,这才成为大王的风。所以这种风吹到人身上,简直是懔凄寒冷,非常清凉,使人舒畅地呼吸,清清爽爽,治好疾病,使人酒醒,使人耳目清亮,使人身体安定便捷。这便是所谓的大王的雄风。”

楚襄王说:“你对事物分析得多么透彻啊!那么庶人的风我也能听听您的分析吗?”

宋玉回答说:“庶人的风,塤然地从冷僻的小巷中吹出来,扬起沙尘,郁结回旋,冲入洞穴,侵入门户,吹动沙粒尘土,扬起冷却的死灰,弥漫着污秽肮脏之气,散发出东西腐烂以后的气味,歪歪扭扭地吹入用破瓮口做的窗户,一直到达住房之中。所以这种风吹到人身上,其状况简直是烦浊忧闷,使人心中惨怛忧愁,送来湿气,使人得湿病,碰到人的嘴唇便得唇疮,碰到人的眼睛便得眼病,使人中风之后,又咬牙,又咂嘴,口眼歪斜,死不了,也活不好。这便是庶人的卑恶的风啊!”

(张彦修)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①。

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②,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③?”

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④!”

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⑤。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⑥?”

宋玉对曰:“臣闻于师^⑦,积句来巢,空穴来风^⑧。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⑨。”

王曰:“夫风,始安生哉^⑩?”

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①，缘泰山之阿^②，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淅滂，激飏燖怒^③，眈眈雷声，回穴错迕^④，蹶石伐木，梢杀林莽^⑤。至其将衰也^⑥，被丽披离，冲孔动楗^⑦。眴涣粲烂，离散转移^⑧。

故其清凉雄风^⑨，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⑩，入于深宫。邸华叶而振气^⑪，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⑫，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蘅，概新夷，被萸杨^⑬，回穴冲陵，萧条众芳^⑭。然后倘佯中庭，北上玉堂^⑮，跻于罗帷，经于洞房^⑯，乃得为大王之风也^⑰。故其风中人，状直慄凄怵慄，清凉增欷^⑱，清清冷冷，愈病析醒，发明耳目，宁体便人^⑲。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王曰：善哉论事^⑳！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

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塙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堞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㉑，动沙堞，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㉒，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㉓。故其风中人，状直慄溷郁邑，驱温致湿^㉔，中心惨怛，生病造热^㉕，中唇为胗，得目为眦^㉖，陷鬲嗽获，死生不卒^㉗。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㉘。”

【注释】①兰台：楚国的一所宫苑，旧址在今湖北省钟祥县。

景差：楚国大夫，和宋玉都以善写辞赋出名，但没有作品传下来。

侍：随从。②飒(sá)然：形容风声。乃：同“乃”。披襟

而当之：敞开衣襟迎着吹来的风。披，开。当，迎向。③庶人：

平民。共：共有，共享。邪：同“耶”。④独：只是。耳：

而已，罢了。安得：哪能。⑤溽(p)畅而至：普遍地没有阻

挡地吹过来。溽，普遍。畅，畅通。高下：高低，尊卑。加：吹

到身上。焉：句末助词。⑥子：你(称宋玉)。说，说法，理

由。⑦闻于师：闻之于师，从老师那里听说过。⑧枳

(zhì)句(gū)来巢：枳树多弯曲的枝，就有鸟巢出现。枳，树名，似

橘。句，曲。巢，鸟窝。空穴来风：有空隙的地方，就有风吹来。

这两句大概是当时的成语，意思是条件或环境不同，情况也就不同。

⑨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它所依托的是这样，那么风

的气势自然就不同了。然,这样。 ⑩安:何。 ⑪青苹:水草。末:尖上。侵淫:渐渐地进入。一说流散的样子。溪谷:山谷。溪,同“溪”。盛怒:形容风势猛烈。土囊:大的山洞。 ⑫缘:沿着。泰山:大山。阿() :山曲。 ⑬飘忽:往来不定的样子。泝(p ng)滂(páng):风击撞东西的声音。

激飏燖(bi o)怒:形容风势越来越猛。燖,火势飞扬。 ⑭聒(hóng)聒雷声:风声像响雷一样。聒聒,形容风声之大。回穴错迕(w):风势起伏交错。回穴,回旋不定。一说急速的样子。错迕,错杂交迕。迕,不顺。 ⑮蹶石:飞沙走石。蹶动。伐木:摧折树木。梢杀:冲击。莽:野草。 ⑯至其将衰也:等到风势逐渐平息的时候。其,指风势。 ⑰被丽披离:四面分散的样子。冲孔动榧:冲击小孔和动摇门栓。榧,同“键”,门栓。

⑱煦(xuàn)焕灿烂:形容景物鲜明的样子。这里是说风定以后尘埃减少,花草树木都分外光彩。离散转移:形容风势轻微,向四面柔和地飘动。 ⑲雄风:雄骏的风。 ⑳乘凌:上升。

㉑邸:同“抵”,触动,吹动。振气:散发香气。 ㉒徘徊:和下文的“翱翔”,都是形容风势和缓。桂椒:桂树和椒树。桂花、椒实,都有香气。激水:流动的水。 ㉓芙蓉之精:指荷花。精,这里指花。猎:掠过。离:分开。概:吹平。被:披开。以上四个词,都形容风在花草上吹动的情形。蕙草和下文的“秦蘅”,都是香草。一说秦是香草,蘅是杜蘅。新夷:即辛夷,也叫木笔,一种落叶乔木。萑(tí)杨:初生的杨枝。草木初生叫萑。

㉔冲陵:冲击山岩。萧条众芳:使各种芳香的花草都凋零。 ㉕倘(cháng)佯(yáng):徘徊,也写作“徜徉”。中庭:院子。玉堂:宫殿的美称。宫殿都坐北向南,所以风吹进宫殿去,可以说风“北上”。 ㉖跻(j):上升。罗帟(wéi):丝织品制的帐幔。经:经过。洞房:高大宽敞的房屋。 ㉗乃得为:才能成为。 ㉘中(zh ng)人:吹到人身上。直:简直是。慄(c n)凄和下面的“淋(lín)栗”,都是寒冷的样子。清凉增欷(x):风吹到人身上非常清凉,使人舒适地吸气。欷,歔歔,原来是

形容悲泣时气息不畅的样子。 ②⑨冷(lǐng)冷:清凉。 愈病:治好疾病。 析酲(chéng)解醉,醒酒。 发明耳目:使人耳目清亮。 宁体便人:使人身体安定便捷。 ③⑩论事:分析事物。

③⑪墩(wēng)然:风起的樣子。 穷巷:冷僻的小巷。 堀(juè,又念k)动。 堞(kè):尘土。一说,堀堞是昏暗的样子。 勃郁烦冤:形容风回旋的样子。 袭:侵入。 ③⑫死灰:冷却的灰。

骇起。 溷(hùn)浊:污秽肮脏之气。 腐余:东西腐烂以后的气味。 ③⑬邪:偏斜。 薄(bó):迫近。 瓮(wèng)牖(yǔ):用破瓮口做窗口。 室庐:住房。

③⑭愀(dùn)溷:烦浊的样子。 郁邑:忧闷。 驱温致湿:送来了温湿气,使人得湿病。

③⑮中(zhōng)心:进入人的内心。 惨怛(dà):悲惨,忧愁。

造热:使人发烧。 ③⑯中唇:碰到嘴唇上。 为胗(zhēn):成为唇疮。 胗,唇疮。 得目:碰到眼睛上。 瞋(miè)眠病。

③⑰啗(dàn)吃。 齧(zhà):嚼。 嗽:呃。 获:同“噉”(hu),大叫。以上四种动作,都形容人中风而口动的样子。 死生不卒:死不了,活不了。 卒:終了。 ③⑱雌风:卑恶的风。

续古文观止卷之二 秦汉文

《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朝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士编写的一部书，共二十一卷。《淮南子》有内、中、外篇，中、外篇已经失传，现今所传的二十一篇是内篇。这部书大部分是道家的言论，也记了不少秦、汉间的佚事，内容丰富，是秦代以后比较有名的子书。

刘安生于汉文帝初年，卒于公元前122年。其父刘长是汉高祖之子，封淮南王。汉文帝时，刘安袭封。刘安喜欢读书鼓琴，善于写文章。汉武帝曾经叫他作《离骚传》，清晨受命，吃早饭的时候就写成了。汉武帝爱好艺文，对他很尊重。后以谋反未成自杀。

主 术 训

【解题】《主术训》是《淮南子》里的一篇，本文是从中节选的。《淮南子》的篇目，除《要略》外都称“训”，如《原道训》《天文训》《主术训》。汉朝的高诱给《淮南子》作过注解。主术，人君治理国家的方法。主，人主，国君。术，道术，方法。《主术训》全文的主要讲人君治国，应当清静无为，不要凭仗自己个人的能力，而要任用君臣，让他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自己则掌握权柄，执守机要，加以控制。文章所讲的为君治国之道，从根本上说是为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想尽办法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但是文章里也有一些关心人民疾苦的话，如主张君主“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反对“挠于其下，侵扰其民”。又认为“食者民之本”，“民者国之本”，要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以富国利民，国家要有九年的余粮才算丰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因而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百姓们谋取生存，一个人踏着犁耙耕地，能够耕种的不过十

亩。中等田地的收获,一年的收成加起来,每亩也不过四石。妻子儿女和父母亲都要靠这些收成来生活。一旦发生了水涝或旱灾,便没办法交纳政府所征的赋税和车马兵革的费用。由此看来,百姓的生活够忧苦的了。

天地自然从大的方面来计算,耕种三年能够剩余一年的粮食,大约耕种九年才会有三年的积蓄,十八年才有六年的积蓄,二十七年才有九年的储备。做到这一点,即使有水涝和旱灾,百姓也不会因困穷而流亡。所以,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积蓄,便叫做不足;没有六年的积蓄,便叫做愁苦忧急;没有三年的积蓄,就叫做穷乏。所以,有贤明的君主出现,向百姓们索取时有节制,奉养自己也有常度,那样他就可以承受天地所赋予的大任,而不使百姓遭受饥寒之患。如果遇上贪婪的君主或者暴君,只知道扰乱百姓,掠夺人民,以满足他无穷的欲望,那么百姓就无法享受上天的和气和大地生长的谷物了。

食物是百姓性命的根本,而百姓则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又是君主的根本。所以,作为君主,要上应天时,下尽地利,中间用人力。做到这一点,便可以使万物得以生长,五谷丰登。教导人民养育六畜,按时节种植树木,努力修整田地,以种植更多的桑麻。土地的肥沃或瘠薄各因其宜去耕种。那些丘陵阪险崎岖不平的地方可以种上树木。春天可以攻伐枯树枝当柴烧,夏天可以摘食瓜果,秋天可以蓄积蔬菜和粮食,冬天可以去砍大小粗细不同的柴禾,以这些作为百姓生活的资本。所以,百姓活着不缺乏衣食,死了尸体也不会被弃置不顾。所以先王的法令规定,打猎时不把整群的野兽全部捕杀,不猎取鹿麋的幼子,不把池塘里的水弄干而去捕鱼,打猎的时候不焚烧林木。每年的十月之前,不准在野外布置捕鸟兽的网子。开春以前,不准用网子下水捕鱼。立秋之前,不准在溪谷之中张设罗网。草木的叶子没落的时候,不准到山林里砍伐树木。冬天没有到来之前,不准放火烧田。动物正在孕育之时不准将它们杀死,不能随便掏禽鸟的卵。鱼的长度不满一尺便不准猎取,猪没有养够一年不得杀食。所以,草木象蒸气的弥漫那样迅速生长,

禽兽象流动的泉水那样源源不绝,飞鸟象云烟那样的飞来飞去,这都是因为招致他们的方法得当的缘故。所以先王的法令规定,春天到来时就要修整治理田地封疆沟洫,蛤蟆鸣叫,燕子飞来的时候,就要开通道路,清扫障碍。到十月份要修理桥梁,三月的黄昏,张星出现在南方的天空时,就要努力种植五谷。四月大火星升上天空的时候,就要种植小米和大豆。十月份虚宿升于天空时,就要种植越冬的小麦。冬天昂星宿升于天空时,就要收领贮藏,采伐薪木。向上告之于天,向下布之于民。先王之所以顺应时机修整备用,让国家富裕,使人民得利,充实空旷的土地,招致远方的人民,其方法已经十分周备了。

(雒启坤)

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①,不过十亩。中田之获^②,卒岁之收^③,不过亩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时有涪旱灾害之患^④,无以给上之征赋车马兵革之费^⑤。由此观之,则人之生悯矣^⑥。

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⑦,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虽涪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⑧;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故有仁君明王^⑨,其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⑩。若贪主暴君^⑪,挠于其下^⑫,侵渔其民^⑬,以适无穷之欲^⑭,则百姓无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⑮。

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⑯,五谷蕃植。教民养育六畜^⑰,以时种树,务修田畴^⑱,滋植桑麻。肥纁高下^⑲,各因其宜。丘陵阪险不生五谷者^⑳,以树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疏食^㉑,冬伐薪蒸^㉒,以为民资^㉓。是故生无乏用,死无转尸^㉔。故先王之法,敝不掩群^㉕,不取麋天^㉖,不涸泽而渔^㉗,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㉘,置罟不得布于野^㉙。獭未祭鱼^㉚,纲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㉛,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㉜。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繇卵不得探^㉝。鱼不长尺不

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③。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④。故先王之政,四海之云至^⑤,而修封疆^⑥,暇纆鸣燕降^⑦,而达路除道^⑧。阴降百泉^⑨,则修桥梁。昏张中^⑩,则务种谷。大火中^⑪,则种黍菽。虚中,则种宿麦^⑫。昴中,则收敛畜积,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⑬。先王之所以应时修备^⑭,富国利民,实旷来远者^⑮,其道备矣。

【注释】①为生:谋生。 蹠(zhí)耒(lǐ):踏在耒上。蹠,踏。耒,犁上的木把。这里指犁一类的耕具。 ②中田:中等的田地。 ③卒岁:终年。 ④湔(cén):雨水过多而涝。 ⑤征赋:赋税。 兵革:兵器、甲冑之类。 ⑥悯:忧苦。 ⑦卒约:大约。 畜:同“蓄”。 ⑧悯急:忧苦困难。 ⑨明王:贤明的君主。 ⑩离:同“罹”,遭。 ⑪若:至于。 ⑫挠扰。 ⑬侵渔:掠夺。 ⑭适:适合,满足。 ⑮被天和而履地德:享受上天的和气和大地生长的谷物。被,履,都是随的意思。和,指协和之气。地德,指土地所生长的五谷等。 ⑯遂长:成长。 ⑰六畜:一般是指马、牛、羊、犬、豕、鸡。 ⑱田畴(chóu):田地。 ⑲纆(qì o):土地瘠薄。 ⑳阪(bǎn):崎岖不平的地方。 ㉑蔬食:菜蔬和粮食。 ㉒薪蒸:柴。薪,粗大的柴。蒸,细小的柴。 ㉓资:用。 ㉔转尸:弃置的尸体。 ㉕畋(tián)不掩群:打猎不把整群的鸟兽全部捕杀。畋,打猎。掩,尽。 ㉖麋(mí)天(o):麋,鹿子。天,麋子(麋是鹿的一种)。 ㉗涸(hé)泽:把池塘里的水弄干。涸,竭,尽。 ㉘豺未祭兽:指每年十月以前。豺,兽名。《礼记·月令》:“季秋之月,鞠有黄华,豺乃祭兽,戮禽。”据说这是因为秋末气候渐冷,兽类将深藏不出,所以豺在这时就多捕杀一些走兽做冬粮。它把杀死的兽向四围陈列,就像陈物而祭一样,所以叫“祭兽”。 ㉙置(j)罟(fú):置,捕兔的网。罟,捕鸟的一种器械。 ㉚獭(t)耒祭鱼:指开春以前。獭,水獭,一种生活在水边的野兽,捕鱼为食。《礼记·月令》:“孟春之月,鱼上冰,獭祭

鱼。”据说獭性贪食 ,常捕杀许多鱼而陈列起来 ,就像陈物而祭一样 ,所以叫“祭鱼”。

③①鹰隼(zhǔn)未挚:鹰隼还没有凶猛起来。古人说 ,立秋鹰挚。隼 ,和鹰同类的一种鸟。挚 ,通“鸷” ,凶猛。

③②斤:一种象斧的刀。③③繡(ku) :鸟卵。③④彘(zhì)猪。③⑤期(j)年 :周年。这里是养到一年的意思。

③⑥有所以致之 :有招致它们的方法。所以 ,也可以略作“有以”。

③⑦四海之云至 :古人说 ,立春之后 ,四海出云。这里的意思就是到了立春以后。

③⑧修封疆 :修理土地的疆界。③⑨暇繩鸣燕降 :指三月。降 ,来。

③⑩达路 :开通道路。③⑪阴降百泉 :指十月。阴 ,阴气。降 ,落。

③⑫昏张中 :指三月。三月间 ,日落以后 ,张星在南方正中。昏 ,黄昏时 ,日落后。张星名。中出现在南方正中。

③⑬大火 和下文的“虚”“昴”都是星宿名。据高诱注 ,大火中在四月 ,虚中在八月 ,昴中在季秋之月。

③⑭宿麦 :越冬的麦。

③⑮布 :颁布 ,宣告。③⑯应时 :顺应时机。

③⑰实旷来远 :充实空旷的土地 ,招来远方的人。

《史 记》

鸿 门 宴

【解题】《史记》之写人物 ,为使其完整 ,突出、逼真 ,常常调动一切艺术手段 ,特别是通过一些生活琐事和细节来反映一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材料剪裁得当 ,情节安排紧张、曲折而生动 ,恰到好处。《鸿门宴》这段文字便具有代表性。通过文章中刘邦的与项伯约为婚姻 ,亲赴鸿门对项羽的卑躬曲膝 ,及见势不妙 ,乘机逃跑 ,我们可以见出刘邦的狡猾、无赖和善于随机应变 ,项羽先是从范增之言盛怒而欲攻刘邦 ,又听项伯之劝而缓和 ,宴席之上又优柔寡断 ,坐失良机 ,他后日的失败 ,正从鸿门宴之日开始了。鸿门宴虽小 ,在《史记》中却非等闲笔墨。人物虽然众多 ,却主从分明 ,人物

性格和矛盾错综复杂，一个小小的宴会便预示了后来历史的必然。

沛公刘邦驻军在霸上，还没有与项羽相见。他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项羽说：“沛公想在关中称王，让亡秦的君主婴作丞相，把秦国的珍宝都据为己有。”项羽听了大怒，说：“明天一早，好好犒劳士兵，让他们一举击溃沛公的部队。”

当时，项羽有四十万军队，驻在新丰县鸿门阪；刘邦有十万士兵，驻扎在霸上。项羽的谋臣范增劝项羽道：“沛公在山东时，既贪财物，又好女色。现在进了关，既不取财物，又不接近妇女，这说明他的志气不小！我让人观望他顶上的云气，都结成龙虎之形，呈现出五彩祥瑞之色，这是天子之气啊。大王务必尽快将他击破，千万不能丧失良机。”

项羽的左尹项伯，是项羽的族叔，与留侯张良一向交情很好——张良这时跟随着刘邦。于是项伯星夜骑马跑到刘邦军中，偷偷地会见张良，把楚军将要进攻的事告诉了他，想叫张良和他一起逃走，说：“千万不要跟着刘邦一起去死啊！”张良说：“我替韩王护送沛公，现在沛公遇到了急难之事，我如果逃走，就是不义。这事不能不向沛公禀报。”于是张良就进入沛公帐中，把事情禀告了刘邦。刘邦大惊，说：“这可怎么办呢！”张良说：“谁替大王出的发兵守关、称王关中的主意呢？”刘邦回答：“是浅陋无知的小人劝我说：只要凭借函谷关天险抵拒诸侯，不放他们进关，就可以君临整个秦国之地。”所以我听从了他。”张良说：“大王自己估量一下，您的军队足以与项羽匹敌吗？”刘邦沉默了一会儿，说：“本来就不如项羽啊！然而现在又该怎么办呢？”张良说：“请允许我去对项伯讲，说是沛公不敢背离项王！”刘邦问道：“先生又怎么会和项伯有交情的呢？”张良答道：“还在秦朝时，项伯就和臣有来往，他杀了人，臣设法救了他。现在有了急难，幸亏他来告诉我！”刘邦又问：“项伯与先生谁年长？”张良说：“项伯比臣年龄大。”刘邦听了说：“先生替我叫他进来，我要象对兄长那样接待他。”张良出去邀请项伯，项伯立刻进去见刘邦。刘邦恭敬地捧了一卮酒，祝项伯长

寿,并和他约定结为儿女亲家,说:“我进了关后,亡秦的一切,丝毫不敢动用,把官吏民户登记成册,封存了官府的仓库,一心等待项将军到来。我之所以要派将士守卫函谷关,是为了防备那些盗贼出入和意外的变故!希望兄长把我的心意转告项将军,我决不敢有背项王的恩德!”项伯答应了,对刘邦说:“明天一早,您千万不可不尽早去向项王当面赔罪!”刘邦说:“是!”于是项伯又连夜回去,到了楚军中,把刘邦的话详细地禀报了项羽,又说:“如果不是沛公先攻破关中,您怎么能轻易进关呢!现在别人立了大功,你反而要去攻击他,这是不义之举啊!倒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地对待他!”项王同意了。

第二天早晨,刘邦带了一百多个骑从来拜见项王,到了鸿门,向项羽赔罪道:“臣与将军协力攻秦,将军在黄河以北作战,臣在河南作战,然而自己也未料到竟然能先入关破秦,得以在此地重见将军。现在有小人的流言蜚语,企图使将军与臣不和。”项羽说:“这是沛公您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我怎么会生气到这种地步呢!”当天项羽就留沛公一起饮酒。项羽、项伯坐西向东;亚父坐北向南——亚父,就是范增;沛公坐南向北,张良在东头面向西,一旁侍奉。饮酒之间,范增多次向项王使眼色,并三次举起腰间佩带的玉块向他示意,要他下决心杀掉刘邦,项羽默默地不理他。于是范增起身离席,到帐外召来项羽的堂弟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下不了狠心,你进去上前祝寿,祝寿完毕,就请求舞剑助兴,趁机在坐席上袭击沛公,杀掉他。如果不这样,你们这些人将都被刘邦俘虏!”于是项庄就进帐祝寿,祝寿完毕,说道:“大王与沛公饮酒,军中没什么可以助兴,请允许臣作剑舞!”项王说:“好吧!”于是项庄就拔剑起舞,项伯一见,也拔剑起舞,并总是用身体遮护沛公,项庄找不到机会袭击。

张良见到这种情景,就出外到营门口招见樊哙。樊哙问:“今天的事情怎样了?”张良说:“很危急!现在项庄拔剑起舞,不住地在沛公身上打主意。”樊哙说:“这事太紧急了,让我进去,与沛公同生死!”说完就带着剑,持着盾牌走进营门。执戟的卫士将戟交

又起来想制止他进营，樊哙侧过盾牌向卫士猛撞过去，卫士都被撞倒在地，樊哙便进了军营，走到宴会帐前，掀开帐帷向西而立，怒目圆睁，瞪着项王，因为愤怒，头发都竖了起来，眼眶都裂开了。项王一见，手按佩剑，由跪坐而挺起身来，说：“这是什么人？”张良说：“这是沛公的车右侍卫樊哙！”项王说：“真是位壮士，赐他一卮酒。”于是左右就给了樊哙一卮酒。项王又说：“赐给他猪腿！”左右就又给了他一只猪腿。樊哙将盾牌倒扣在地下，把猪腿放在上面，拔出佩剑切开猪腿就吃起来。项王又称赞道：“壮士！还能再饮酒吗？”樊哙说：“臣连死也不避，一卮酒又哪里值得推辞！臣想那秦王怀有虎狼般的凶残之心，杀人唯恐不能杀绝，用刑罚惩处人，唯恐不能用其极，天下人都叛离他，楚怀王与各位将军约定道：‘谁先击破秦军攻入秦都咸阳，谁就据有秦地而称王’。现在沛公首先破秦，攻入咸阳，而他一丝一毫不敢据为己有，封闭了宫室，还军霸上，而等待大王到来。他所以要派遣将士守卫函谷关，只是为了防备那些盗贼进出与意外的变故。沛公这样劳苦功高，大王却不给予封侯的重赏，反而听信小人的谗言，企图诛杀有功之人，这样做，是亡秦的继续啊！臣私下以为太不合适了。”项王无言可对，就说：“坐！”樊哙就在张良旁边坐下。坐了一会儿，刘邦起身离席上厕所，接着把樊哙也叫了出来。

刘邦出来后，项羽又派都尉陈平召他进来。刘邦说：“现在虽已出来了，但未向项羽辞别，这可怎么办？”樊哙说：“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可拘泥小节，讲求大节的人不必计较琐细的礼让。现在人家正像屠宰用的刀砧，我们就象砧上待人宰割的鱼肉，还告辞什么呢？”于是刘邦就离营而去，又命张良留下辞谢。张良问：“大王来的时候带了什么礼物？”刘邦说：“我带了一双玉璧，预备献给项王；一双玉斗，打算送给亚父。不料正碰到项王震怒，所以没敢献出，先生替我献上吧！”张良说：“臣恭领大王之命。”当时，项王的军队在鸿门，刘邦的部队在霸上，相距四十里路。刘邦丢下车仗骑从，脱身后自己一人骑马，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拥盾快步小跑一起从酈山下取道芷阳县抄小路回军。临行前，刘邦

对张良说：“从这条小路到我军驻地不过二十里，先生估计我到了军中，再进去见项王。”刘邦走后，张良揣度他们已从小路回到了军中，就回到项羽营帐，陪罪说：“沛公喝多了，抗不住酒力，不能向大王面辞了，所以特地命小臣张良恭捧一双玉璧，再拜进献在大王驾前；又有玉斗一双，再拜奉进在范大将军驾前。”项王问道：“沛公现在哪里？”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责怪他，已脱身独自回去，现在已经回到军中了吧！”于是项王就接受了玉璧，放在座上，范增接过玉斗，抛在地下，拔出佩剑将玉斗斫碎，说：“唉，无知的小子，根本不能和你一起谋事！将来夺取项王天下的人，一定是沛公！我们从今日起就可算已被他俘虏了！”

刘邦回到军中，立刻杀了曹无伤。

（张彦修）

沛公军霸上^①，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②：“沛公欲王关中^③，使子婴为相^④，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⑤，为击破沛公军^⑥！”

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⑦；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⑧：“沛公居山东时^⑨，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⑩。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⑪，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⑫——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鲋生说我曰^⑭：‘距关毋内诸侯^⑮，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⑯。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⑰。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

奉卮酒为寿^⑮，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⑯，籍吏民^⑰，封府库^⑱，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⑲。”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⑳！”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㉑，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㉒，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㉓。”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㉔；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㉕，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㉖。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㉗，谓曰：“君王为人不忍^㉘，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㉙，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㉚，见樊哙^㉛，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㉜，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㉝，头发上指，目眦尽^㉞。项王按剑而跽曰^㉟：“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㊱。”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㊲。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㊳。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㊴，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㊵。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

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④,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⑤。”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⑥,沛公起如厕^⑦,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⑧。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⑨,欲献项王;玉斗一双^⑩,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⑪,与樊哙、夏侯婴、靳彊、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⑫,从郦山下^⑬,道芷阳间行^⑭。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⑮,公乃入。”沛公已去,间至军中^⑯,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枵^⑰,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⑱;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⑲。”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⑳,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㉑!竖子不足与谋^㉒,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注释】①沛公:即刘邦,公元前208年起义于沛县(今江苏沛县)时自称沛公。霸上:在霸水西,今陕西省西安市东。“霸”又作“灞”。

②左司马:武官名。③王(wàng):动词,称王。关中指函谷关以西,今陕西省中部关中平原地区。④子婴:秦二世胡亥的堂兄弟。赵高逼杀胡亥后,立子婴为王,后子婴以计诛杀赵高。刘邦破武关,子婴迎降于霸上,后为项羽所杀。

⑤飧(xīng):酒食犒劳。⑥为(wéi):使。⑦新丰:秦代骊县,刘邦称帝后改称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东。鸿门:阪名,在新丰东。

⑧范增:居巢(今安徽巢县东)人,好奇谋。年七十投项梁,辅项羽称霸诸侯,项羽尊为亚父,多次劝谏项羽杀沛公以绝后

患 项羽不听。后刘邦使反间计 项羽疑他有二心 范增愤而离去 中途疽发于背而死。

⑨山东 :战国时称秦以外六国之地为山东 因其地在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西)之东。

⑩天子气 古人有风角之术 视天上的云气及云彩以占断吉凶。以云气附会人事 说王者头上有天子气。

⑪左尹 :楚国官名 令尹(丞相)之佐。 项伯 :项羽的族叔 名缠 后封射阳侯。

⑫留侯张良 :字子房 韩国贵族子弟。其家三世相韩。韩亡 曾结义士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 未遂。初投陈胜 又投项梁 依韩王韩成 后为刘邦谋士 封留侯。《史记·留侯世家》载 张良居下邳时 项伯曾因杀人投奔张良避匿 所以这里说项伯与张良“素善”。

⑬“臣为”句《史记·留侯世家》载 沛公从洛阳出 经轘山 攻下韩十余城 于是令韩王留守阳翟 而与当时还在韩王麾下的张良一起西进击秦。“为韩王使”是婉委说法 说明此时张良尚未正式归刘。

⑭鲋(zhū)生 :浅陋无知之小人。 说(shuì) 劝说他人听从己见。

⑮距 :通“拒”。 内 :通“纳”。 ⑯活之 :使动用法 使之活。

⑰要 :同“邀”。 ⑱卮 :盛酒的圆形器皿。

⑲秋豪 :豪通“毫”。秋毫 新秋时兽类新生的绒毛 喻细小。

⑳从 :跟从、随从。 骑(jì) :一人一马为一骑。

㉑戮力 :协力。 ㉒郤 :同隙 嫌隙。

㉓东向坐 :坐西朝东 以下三句“南向”、“北向”、“西向” 以此类推。古人室内座席以东向为尊 其次南向、北向、西向。

㉔目 :使眼色。 ㉕玉玦(jué) :玉器名 环状而缺。玦、决谐音 范增以玉玦向项羽示意 是要他下决心。

㉖项庄 :项羽的堂兄弟。 ㉗不忍 :下不了狠心 即有仁慈之心。

㉘翼蔽 :翼 用作状语羽翼。蔽 遮护。翼蔽即如鸟之张翼护蔽之。

㉙军门 :古时军营树两旗为门 称军门。

㉚樊哙(kuài) 沛人 屠狗为生 刘邦之妻吕雉的妹夫 与刘邦一起起义 后封舞阳侯。

㉛交戟 :以戟交叉 以禁止出入。

㉜瞋(chēn)目 :怒目圆睁。 ㉝眦(zì) :眼眶。

㉞跽(jì) :古人席地坐 双膝着地 两股贴双脚跟 直身 股离腿跟为跽 ;跽而挺腰为跽 故跽又称长跽。跽便于跃起 这里表示有所戒备。

③参乘 :坐车右侍卫者 ,参又作骖。 ④斗卮酒 :近人李笠说 ,一卮受酒四升 ,不得云“斗卮酒。” ⑤彘(zhì)肩 :猪腿。

⑥啗(dàn) :同“啖” ,吃。 ⑦举 :尽。 ⑧“怀王”两句 :《史记·高祖本纪》:“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 ,项羽为次将 ,范增为末将 ,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与诸将约 ,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此即指其事。 怀王 :战国时楚怀王之孙 ,名心。楚亡后 ,在民间为人牧羊。秦二世二年(前 208)六月 ,项羽之叔父项梁为从民望 ,访得之立以为楚怀王 ,实为傀儡。

⑨细说 :小人之言。

⑩窃 :私下。 ⑪须臾 :一会儿。 ⑫如 :往。 ⑬都尉 :武官名。 陈平 :秦阳武户牖乡(今河南原阳)人。始从魏王魏咎 ,又从项羽 ,均未受重用 ,后投刘邦 ,屡出奇计 ,建大功 ,后封曲逆侯。

⑭璧 :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器。 ⑮玉斗 :玉制斗状酒器。 ⑯置 :留下。 ⑰夏侯婴 :复姓夏侯 ,名婴 ,沛人。从刘邦起义 ,后以功封汝阴侯。 靳彊 :刘邦部将 ,后封汾阳侯。

纪信 :刘邦部将 ,为将军。形貌酷似刘邦。后楚汉荥阳之战 ,刘邦被项羽围困 ,纪信假扮刘邦诳骗楚军被俘烧死。 步走 :徒步快走。

⑱郦山 :即骊山 ,在鸿门西。 ⑲芷阳 :秦县名 ,故治在今陕西长安县东。 ⑳间(jiàn)行 :找空隙穿行 ,抄小路。 ㉑度(duó) :估计。 ㉒间至军中 :由小路到军营。 ㉓枹杓 :“枹”同“杯” ,杓音勺 ,都是酒器 ,此指酒。 ㉔再拜 :两次拜献 ,表示尊敬。 足下 :古代下对上、或同辈间的敬词 ,意思是不敢与被称者对等。 ㉕奉 :同捧。 ㉖督过 :责备。 ㉗唉 :音“嘻” ,叹恨之声。 ㉘竖子 :小子。

陈涉起义

【解题】中国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陈涉、吴广的大泽乡起义是中国农民起义的伟大开端 ,它为反秦战争揭开了序幕 ,也为历代农民反抗封建统治开辟了道路。

本文是《陈涉世家》里的一段 ,主要描述陈涉、吴广起义的动机、经过和起义后的胜利形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表

现了他们对起义的胜利信心,他们对封建统治者的反抗。按照《史记》体例,诸侯传记称“世家”。陈涉曾称王,所以他的传列在“世家”中。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这几句话表明司马迁对陈涉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多么重视。

陈胜是阳城县人,字涉。吴广是阳夏县人,字叔。陈涉小的时候,曾经作雇农给人家耕田,停止耕作到田垄上休息时,陈胜惆怅叹恨了很久,说:“咱们中间将来如果有谁富贵了,不要忘了同伴们。”同伴们笑着回答说:“你受雇为别人耕田种地,哪里来的富贵?”陈胜听了,叹息着说:“小小的燕雀,怎能知道高飞的鸿鹄的志向呢!”

秦二世元年七月,下令征发闾左的百姓九百人调往渔阳驻守,半路屯驻在大泽乡。陈胜和吴广也被编在征发队伍里当屯长。恰逢天下大雨,道路泥泞不通,估计已经延误了期限。延误了期限,按照秦朝的法律要被斩首。陈胜和吴广商量说:“现在逃亡是死,发动大事也是死,为国事而死好吧!”陈胜说:“天下的百姓痛恨秦朝已经很久了。我听说,二世皇帝是少子,不应当继位,应当继位的是太子扶苏。扶苏因为几次进谏始皇帝,始皇帝让他出外带兵。现在有人听说他本来没有什么罪过,而二世皇帝却杀害了他。百姓们大都听说他很贤明,而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为楚国的大将,多次立下战功,爱恤士卒,楚国人十分爱戴他。有的人认为他死了,有的人认为他逃亡了。现在我们如果以我们的这支队伍诈称公子扶苏和将军项燕,以此来号召天下,肯定会有很多人起来响应。”吴广认为陈胜分析得对。他们便去占卜,占卜的人猜到了他们的心意,说:“足下想办的事情没有不成功的。但足下向鬼神请教了吗?”陈胜、吴广十分高兴,揣摩着占卜的人所说的“鬼”的含义,说:“这是教我们先在士卒中建立威信。”他们便在一块丝帛上用红色写下“陈胜王”三个字,再把丝帛放在别人捕得的鱼的肚子

里。士卒们买鱼回来煮着吃,见到了鱼肚子里面的丝帛,本来就己经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了。陈胜又暗中让吴广到营地旁边树木荫蔽的神庙中,夜晚在笼子里点着火,又装作狐狸叫的声音说:“大楚兴,陈胜王。”士卒们夜里听到之后,都十分惊恐。第二天,士卒们交头结耳,指点着议论陈胜。

吴广平素十分爱恤士卒,士卒们都愿意听他的指挥。押送戍卒的尉吏喝醉了酒,吴广便故意在他们面前几次提起想要逃走,以此激怒尉吏,让他们侮辱自己以激怒士卒。尉吏果然用竹板责打吴广。尉吏还把剑拔出了鞘,吴广跳起身来,夺剑杀死了尉吏。陈胜帮助他,把两个尉吏一起杀死,把全队的人召集到一起,说:“我们遇上大雨,都已经延误了期限。延误了期限,按照秦朝的法律都要被斩首。即使不把我们处死,而守边防而死的本来就有十之六七。而且壮士不死便罢了,死就要图举大事,王侯将相难道都是天生的吗?”士卒们都说:“我们都听从您的命令。”他们便诈称公子扶苏、将军项燕,以顺从百姓的欲望。士卒们都露出右臂,号称大楚军。修起祭坛,到坛上宣誓,并用杀死的尉吏的头作祭品。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率众进攻大泽乡,占领大泽乡后,又进攻蕲县,并攻下了它。攻占蕲县后,陈胜又命符离人葛婴率军进攻蕲县以东地区。又进攻铚、酈、苦、柘、谯等县,都攻了下来。一边进攻一边扩充队伍,等进攻到陈,已经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一千多人,步兵几万人。大军进攻陈,陈地的郡守和县令都恐惧逃亡,只有郡丞率军在城楼下面的谯门中抵抗义军,打了败仗,郡丞被杀死。义军便占领了陈。几天以后,陈胜召集陈地的三老和当地有声望的人共同商议大事。三老和豪杰们都说:“将军亲自披着坚固的盔甲,拿着锐利的武器,攻伐无道,铲除暴虐的秦朝,恢复楚国的社稷,以功应当立为王。”陈胜便自立为王,国号为张楚。

(雒启坤)

陈胜者,阳城人也^①,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②,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③,辍耕之垄上^④,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

忘^⑤！”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⑥！”

二世元年七月^⑦，发闾左戍渔阳九百人^⑧，屯大泽乡^⑨。陈胜、吴广皆次当行^⑩，为屯长^⑪。会天大雨^⑫，道不通，度已失期^⑬。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⑭，举大计亦死^⑮；等死^⑯，死国可乎^⑰！”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⑱，上使外将兵^⑲。今或闻无罪^⑳，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㉑。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㉒，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㉓。卜者知其指意^㉔，曰：“足下事皆成^㉕，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㉖！”陈胜、吴广喜，念鬼^㉗，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㉘，置人所罾鱼腹中^㉙。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㉚。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㉛，夜篝火^㉜，狐鸣呼曰^㉝：“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㉞，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㉟。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㊱，广故数言欲亡^㊲，忿恚尉^㊳，令辱之以激怒其众^㊴。尉果笞广^㊵。尉剑挺^㊶，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㊷：“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㊸，而戍死者固十六七^㊹。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㊻！”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许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㊼，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㊽。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㊾，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㊿。攻铚、酈、苦、柘、谯^㊽，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㊾，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㊿。攻陈，陈守令皆不在^㊽，独守丞与战谯门中^㊾。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㊿。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㊽，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㊿。

【注释】①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②阳夏：今河南省太康县。③佣耕：作雇农，给人家耕田。④辍(chu)耕之垄上：停止耕作，到田垄上休息。辍，停止。之，到。垄，田中高起的地方。⑤苟富贵，无相忘：咱们中间，如果有谁富贵了，都不要忘记伙伴们。苟，假使。无，勿，不要。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意思是，一般平常人怎知英雄的胸怀呢！燕雀喻小，鸿鹄喻大，这里都用来比人。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二世，秦朝的第二代皇帝胡亥。⑧发闾左适(zhé)戍渔阳九百人：征发闾左的平民九百人，调往渔阳驻守。闾，里门。闾左，平民居住的地方。适，同“谪”，调发。戍，守边。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⑨屯大泽乡：屯，驻。大泽乡，今安徽省宿县西南。⑩次当行：编在征发的队伍里。次，编制的次序。⑪屯长：戍守汛(xìn)地的首领。⑫会：适逢。⑬度：估计。失期：误期。⑭亡：逃亡。⑮举大计：发动大事，指起义。⑯等死：同样是死。⑰死国可乎：为国事而死好吧！⑱数(shu)谏：数次劝戒。⑲上使外将兵：秦始皇派他在外面带兵。上，指始皇帝。⑳或闻：有人听说，有消息传说。或，有的人，某人。㉑怜：爱。㉒诚：果真。唱：同“倡”，倡导，号召。㉓行卜：去占卜。㉔指意：意图。㉕足下：古时对别人的敬称。㉖卜之鬼乎：向鬼神请教吧。这是暗示他们可以假托鬼神来树立威信。㉗念鬼：揣摩卜者说“鬼”的意思。㉘丹书帛曰“陈胜王”：用丹砂在绵子上写“陈胜王”三个字。王，称王。㉙置人所罾(zēng)鱼腹中：放在别人捕得的鱼的肚子里。罾，捕鱼的网，这里作动词用。㉚固以怪之矣：本来已经觉得这件事奇怪了。以，同“已”。㉛间(jiàn)令：暗使。次所：屯驻的地方。丛祠：树木荫蔽的神庙。㉜篝火：笼里点着火。这里是用篝火装作鬼火。㉝狐鸣：装作狐狸叫的声音。㉞旦日：明日。㉟指目：用手指，用眼看，二字都作动词用。㊱将尉：押送戍卒的官。㊲数言欲亡：屡次说要逃走。㊳忿恚(huì)尉：使尉恼怒。恚，恼怒。㊴令

辱之以激怒其众 :使将尉责辱吴广 ,借以激起公愤。 ④⑩ 笞 (ch) :用竹板子打。 ④⑪ 剑挺 :剑拔出了鞘。 ④⑫ 召令徒属 :召集全队人。徒属 ,在一起的人。 ④⑬ 籍弟令毋 (wú) 斩 :即使仅能免于斩首。籍 ,即使 ,假使。弟 ,同第 ” ,仅 ,只。令 ,使。毋 ,不。 ④⑭ 固十六七 :本来也要占到十分之六七。 ④⑮ 举大名 :图大事 ,指起义。 ④⑯ 宁 :岂 ,难道。 ④⑰ 袒右 :露出右臂作起义的标记。 ④⑱ 为坛而盟 :筑坛 ,到坛上宣誓。 祭以尉首 :把杀死的尉头作为宣誓时的祭品。 ④⑲ 蕲 :在今安徽省宿县南。 ⑤① 符离 :今安徽省宿县。 徇 (xùn) :攻取。 ⑤② 铄 (zhì) ,酈 (zàn) ,苦、柘、谯 :都是当时的县名。酈、谯都在今安徽省。酈、苦、柘都在今河南省。 ⑤③ 行收兵 :沿路收集兵众。 比至陈 :等到到达陈地的时候。比 ,等到。陈 ,今河南省淮南市。 ⑤④ 车六七百乘 ,骑千余 ,卒数万人 :这是陈涉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 ⑤⑤ 守令 :郡守和县令。 ⑤⑥ 守丞 :守城的郡丞。郡丞 ,郡守的属吏。 谯门 :城楼下面的门。 ⑤⑦ 三老 :掌管教化的乡官。 ⑤⑧ 被坚执锐 :披着坚固的甲 ,拿着锐利的武器。被 ,同“披”。 ⑤⑨ 号为张楚 :定国号为“张楚”。“张”是张大的意思。也有人说 ,“张”可以解作大 ,“张楚”就是大楚。

周亚夫军细柳

【解题】本文是《史记·绌侯周勃世家》中的一节。周亚夫是绌侯周勃之子 ,先为河内太守 ,因其兄绌侯周胜之有罪 ,周亚夫因为贤能而继承爵位为绌侯。历仕文帝、景帝两朝 ,曾任中尉、太尉、丞相等职。以善于将兵、直言持正著称。后因得罪景帝下狱 ,绝食而死。本文即记载他为河内太守驻军细柳时的一段事迹。文章以对比、反衬的手法 ,生动地刻划了一个治军严谨、刚正不阿的将军形象。“细柳”也成了后人诗文中形容军中常备不懈、军纪森严的常用典故。

汉文帝后元六年 ,匈奴大规模侵入汉朝边境。于是 ,朝廷委任

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在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军在棘门;河内郡太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以防备胡人侵扰。

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到了霸上和棘门的军营,长驱直入,将军及其属下都骑着马迎送,然后来到细柳军营,只见官兵都披戴盔甲,兵器锐利,开弓搭箭,弓拉满月。皇上的先行卫队到了营前,不准进入。先行的卫队说:“皇上即将到达。”镇守军门的将官回答:“将军有令: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诏令。”过不了多久,文帝的车驾到达,也不让入军营。于是文帝就派使者拿了天子的凭证去告诉将军:“我要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这才传令打开军营大门。守卫营门的官兵对跟从皇上的武官说:“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纵马奔驰。”于是文帝也放松了缰绳,让马慢慢行走。到了大营,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向文帝作揖说:“臣是盔甲在身的将士,不能跪拜,请允许臣以军礼参见。”文帝见状为之动容,神情严肃地俯身靠在车前横木上,派人致意说:“皇帝敬重地慰劳将军。”劳军礼仪完毕后辞去。

出了细柳军营的大门,跟从文帝的大臣们都深感惊诧。文帝说:“啊!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刚才霸上、棘门的军营,简直就像儿戏一样,那里的将军是完全可以通偷袭而俘虏的,至于周亚夫,难道是能够侵犯他的吗?”长时间对周亚夫赞叹不已。过了一个多月,三支军队都撤防了,文帝就任命周亚夫做中尉。

文帝之后六年^①,匈奴大入边^②。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③,军霸上^④;祝兹侯徐厉为将军^⑤,军棘门^⑥;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⑦,军细柳^⑧,以备胡。

上自劳军^⑨。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⑩,锐兵刃,彀弓弩^⑪,持满^⑫。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⑬:“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⑭:“吾欲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吏谓从属车骑曰^⑮:“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

行^⑩。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⑪：“介冑之士不拜^⑫，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⑬。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

既出军门，群臣皆惊。文帝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邪！”称善者久之。月余，三军皆罢。乃拜亚夫为中尉^⑭。

【注释】①文帝：汉高祖刘邦之子刘恒，公元前180年至公元前157年在位。后六年，即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据史载，这一年冬天，匈奴骑兵三万侵入上郡，三万人侵入云中郡，杀伤大量汉朝吏民，防备入侵的烽火一直点到甘泉宫和长安城。②

匈奴：我国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长期雄据于蒙古高原，与汉王朝多次发生战争。东汉中期以后，南匈奴迁入内地，北匈奴为汉军压迫而西迁中亚，直到欧洲，引发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③宗正：官名，负责皇族内部事务的长官，九卿之一。④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

⑤祝兹侯：封号。⑥棘门：原为秦宫门，在今陕西咸阳东北。

⑦河内：郡名，辖今河南北部地区。治河南武陟。守：郡的行政长官。⑧细柳：古地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渭河北岸。

⑨上：指文帝。⑩被：通“披”。⑪彀（gù）：张满弓弩。弩（nǔ）：即弩机。古代的一种远射兵器。

⑫持满：把弓拉足。⑬军门都尉：守卫军营的将官，职位略低于将军。⑭节：符节，皇帝给的凭证。⑮壁门：营门。

⑯按：控制。警：马缰绳。⑰揖：拱手行礼。⑱介：铁甲，冑：头盔。《礼记·曲礼》：“介者不拜。”⑲式车：式通“轼”，车箱前板横木。此处“式”作动词，俯身靠在车前的横木（轼）上，表示敬意。

⑳中尉：负责京城治安的武官。

廉颇蔺相如列传（节选）

【解题】本段文字包括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负荆请罪”三个著名的历史故事。文中着重刻画了蔺相如的智勇与不畏

强暴的形象。前二则颂扬了他在对外斗争中,面对强敌,临危不惧,不辱使命,维护国家尊严之功绩。后一则表现了他处理内部关系上“先国家之急”,顾大局,识大体,和不计私仇,忍辱含垢之德。文中也刻画了廉颇勇于改过的豪迈气概和磊落胸怀。

廉颇是赵国的杰出将领。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任赵国的大将,领兵攻打齐国,大败齐军,夺取了阳晋,被封为上卿,廉颇也以他的勇气闻名于诸侯。

蔺相如是赵国人,是赵国宦官舍人缪贤的门客。

赵惠文王时,得到了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信,表示愿以拿十五座城来换这块玉璧。赵王同大将军廉颇等大臣商议,想把璧给秦国,恐怕不能得到秦国的城邑,白白地受骗,想不给,又担忧秦国发兵攻打。计策决定不下,想找一个能够出使答复秦国的人,也没有找到。

宦者令缪贤说:“我的门客蔺相如可以出使。”赵王问:“你怎么知道他能够胜任呢?”缪贤回答说:“我曾经犯过罪,私下打算逃亡到燕国去。我的门客蔺相如阻止我,说:‘您怎么知道燕王会收容您呢?’我告诉他说:‘我曾跟随大王同燕王在边境上会过面。燕王背地里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你交个朋友。因此而认识他,所以打算前往。’蔺相如对我说:‘那是因为赵国强而燕国弱,而且您又受赵王宠爱,所以燕王要同您交朋友。现在您是要背叛赵国去投奔燕国,燕国畏惧赵国,势必不敢收留您,而会把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的。您不如袒露身体伏在刑具上请求恕罪,或许能得到赦免。’我听从了他的计策。大王也幸运地赦免了我。我私下认为,这个人是人勇士,有智谋,适宜担任这个差使。”

于是赵王召见蔺相如,问相如说:“秦王要拿十五座城来换我的和氏璧,可不可以给?”相如说:“秦国强而赵国弱,不可不答应。”赵王说:“要是拿了我的玉璧,不给我们城邑怎么办?”相如说:“秦国用城来换璧,要是赵国不答应,理亏在赵国;赵国给了玉璧,要是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理亏在秦国。权衡这两种对策,宁可

答应他 ,而让秦国担负理亏的责任。”赵王问 : “谁可出使呢 ?”相如说 : “大王如果真没有合适的人 ,我愿意奉璧前往出使。等城给了赵国 ,我就把璧留给秦国 ;如果秦国不给 ,我保证完整无缺地把玉璧送回赵国。”赵王于是就派相如捧护玉璧西行到秦国去。

秦王高坐在章台宫里接见蔺相如。相如捧护玉璧进献给秦王 ,秦王非常高兴 ,把玉璧传递给姬妾和左右侍臣观赏 ,左右的人都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出秦王没有诚意把城交付给赵国 ,就上前说 : “这玉璧上有点小疵斑 ,请让我指给大王看。”秦王把璧递给相如 ,相如趁机拿过玉璧 ,倒退几步站住 ,靠着殿柱 ,怒发冲冠地对秦王说 : “大王想得到玉璧 ,派人送信给赵王 ,赵王把所有的大臣全都召集起来商议 ,都说 : ‘秦国向来十分贪婪 ,倚仗自己强大 ,想拿空话来赚取玉璧 ,给赵国的城恐怕得不到。’商议的结果都不愿把玉璧给秦国。我却认为 ,普通百姓之间的交往尚且不相互欺骗 ,何况秦是个大国呢 ? 而且为了一块玉璧的缘故 ,惹得强大的秦国不高兴 ,也不值得。赵王听了我的话 ,于是斋戒五天 ,才派我捧璧出使 ,在朝廷上拜送了国书。为什么这样呢 ? 是为了尊重大国的威严而表示恭敬。现在我来到这里 ,大王只在普通的殿堂里接见我 ,礼节非常傲慢 ;拿到玉璧 ,又递给嫔妃们传看 ,以此来戏弄我。我看大王没有诚意把城交换给赵国 ,所以我又重取回了玉璧。如果大王一定要逼迫我 ,我的头颅今天就跟这块玉璧一起撞碎在殿柱上 !”相如举着璧 ,斜瞅着殿柱 ,准备向殿柱撞去。秦昭王害怕他撞碎玉璧 ,便婉言道歉 ,固执地请求他不要这样。又召唤主管版图的官吏来察看地图 ,指划着地图说从这里到那里十五座城都划给赵国。相如料想秦王只不过是使用欺诈的手段假装要给赵国城邑 ,其实不会得到 ,就对秦王说 : “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物。赵王害怕你们 ,不敢不献。赵王送玉璧时 ,斋戒了五天。现在大王您也应该斋戒五天 ,在朝廷上设九宾大礼 ,我才敢献上玉璧。”秦王估计这件事终究不能强夺 ,就答应斋戒五天。安置相如住在广成宾馆。

相如预料秦王虽然斋戒了 ,也必定不守信用 ,不愿把城交换给赵国 ,就派他的一个随从穿着粗布便衣 ,怀揣着那块玉璧 ,从小路

逃走，把玉璧送回赵国。

秦王斋戒五天以后，就在大殿上设下九宾大礼，招请赵国的使臣蔺相如。相如到来，对秦王说：“秦国从穆公以来的二十多位国君，未曾有过坚守信约的。我实在怕被大王欺骗而辜负了赵国，所以叫人把玉璧送回去，如今抄小路已回到赵国了。好在秦国强而赵国弱，大王只要派一个小小使者到赵国，赵国立刻就会把玉璧送来。现在凭秦国这样的强大，要是先把十五座城割给赵国，赵国怎敢留下玉璧而得罪大王呢？我知道欺骗大王的罪过该受惩罚，我请求受汤镬之刑。只是希望大王您和各位大臣仔细考虑这件事！”

秦王和群臣们听后，面面相觑；“嘻”地都发出惊怪声。左右侍卫有的想把蔺相如拉出去处死，秦王忙说：“现在杀了蔺相如，终究得不到玉璧，却断绝了秦国和赵国的友好关系。倒不如趁此机会好好款待他，让他回赵国去。赵王难道会因为一块玉璧的缘故欺骗秦国吗？”终于在朝廷上接见了蔺相如，仪式完毕之后，就送他回了赵国。

蔺相如回国以后，赵王认为他是个贤能的大夫，奉命出使而不受诸侯的欺侮，就任命他作上大夫。结果秦国也没割城给赵国，赵国也始终没有将玉璧给秦国。

在这以后，秦国攻打赵国，夺取了石城。第二年，又攻打赵国，杀了二万人。

秦王派遣使臣告诉赵王，想同赵王和好，约他在黄河以西的渑池相会。赵王害怕秦国，不想去。廉颇、蔺相如商议后对赵王说：“大王如果不去，就显得赵国太软弱而胆怯了。”赵王于是决定赴会。由蔺相如作随从。廉颇送到边境，与赵王拜别说：“大王此行，估计全部行程和会见的礼节完毕，来回不过三十天。三十天不回来，就请允许立太子为王，以断绝秦王要挟的念头。”赵王答应了。于是和秦王在渑池相会。

秦王喝酒喝到畅快时，说：“我私下听说赵王爱好音乐，请弹弹瑟吧。”赵王只好为他弹瑟。秦国的史官上前记道：“某年某月

某日,秦王和赵王相会饮酒,令赵王弹瑟。”蔺相如走上前去说:“我们赵王也私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国乐曲,请允许我献上瓦盆给秦王敲,以此相互娱乐。”秦王大怒,不答应。于是相如上前献上瓦盆,跪下请求秦王。秦王不肯敲瓦盆。相如说:“在这几步以内,请让我把头颈里的血溅到大王身上!”秦王左右侍卫要杀相如,相如瞪着眼怒视着呵斥他们,侍从们都被吓退了。于是秦王很不高兴,为赵王敲了一下瓦盆。蔺相如回头招呼赵国的史官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给赵王敲瓦盆。”秦国的大臣们说:“请用赵国的十五座城为秦王祝寿。”蔺相如也反击道:“请用秦国的国都咸阳为赵王祝寿。”秦王直到酒宴完毕,始终没有占到赵国的上风。赵国这期间也大规模地部署军队来防备秦国进攻,秦国不敢轻举妄动。

渑池之会结束后,赵王回到赵国,因为蔺相如功劳大,封他为上卿,位次在廉颇之上。

廉颇说:“我身为赵国的大将,有攻城野战的大功;而蔺相如仅凭着口舌立了点功,位次却在我之上。况且蔺相如本来是个微贱之人。我感到羞耻,不甘心位居他之下。”并公开扬言说:“我见了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说了这话,不肯和他见面。蔺相如每逢上朝,常常推托有病,不愿和廉颇争位次的先后,后来相如出门,望见廉颇,就调转车头绕道回避。

于是,蔺相如的门客们都劝蔺相如说:“我们之所以离开亲眷家人来侍奉您,是因为仰慕您的高尚德行。现在您和廉颇职位相同,廉将军公然说一些无礼的话,您却害怕而躲避他,恐惧得太过分了。平常的人对此尚且会感到羞耻,何况身为将相的人呢!我们这些人没用。请让我们走吧!”蔺相如坚决挽留他们说:“诸位看廉将军的威风比秦王怎么样?”门客们回答说:“自然不如秦王。”相如说:“凭着秦王那样的威风,可是我蔺相如公开在朝廷上呵斥他,羞辱他的大臣们。我虽然无能,难道会害怕廉将军吗?只是我想到,强暴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施加武力,只因为我们有两个人在。假如两虎相斗,势必不能同存。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

把国家的急难放在前头 ,而把个人的仇怨放在后头。”

廉颇听说这些话后 ,就光着膀子背上荆条 ,由门客引导着到蔺相如府上赔罪 ,说 :“我这粗野鄙贱的人 ,不知道将军您竟宽容我到了这种地步啊 !”

两人终于彼此和好 ,成了同生共死的朋友。

(雒启坤)

廉颇者 ,赵之良将也。赵惠文王十六年^① ,廉颇为赵将 ,伐齐 ,大破之 ,取阳晋^② ,拜为上卿^③ ,以勇气闻于诸侯^④。

蔺相如者^⑤ ,赵人也。为赵宦者令缪贤舍人^⑥。

赵惠文王时 ,得楚和氏璧^⑦。秦昭王闻之^⑧ ,使人遗赵王书^⑨ ,愿以十五城请易璧^⑩。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 ,欲予秦 ,秦城恐不可得 ,徒见欺^⑪ ,欲勿予 ,即患秦兵之来 ,计未定 ,求人可使报秦者^⑫ ,未得。

宦者令缪贤曰 :“臣舍人蔺相如可使。”王问 :“何以知之 ?”对曰 :“臣尝有罪 ,窃计欲亡走燕^⑬。臣舍人相如止臣^⑭ ,曰 :‘君何以知燕王 ?’臣语曰 :‘臣尝从大王与燕王会境上^⑮ ,燕王私握臣手 ,曰 :‘愿结友’。’以此知之 ,故欲往。’相如谓臣曰 :‘夫赵强而燕弱 ,而君幸于赵王^⑯ ,故燕王欲结于君。今君乃亡赵走燕 ,燕畏赵 ,其势必不敢留君 ,而束君归赵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质请罪^⑰ ,则幸得脱矣^⑱。’臣从其计 ,大王亦幸赦臣。臣窃以为其人勇士 ,有智谋 ,宜可使。”

于是王召见 ,问蔺相如曰 :“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 ,可予不^⑲ ?”相如曰 :“秦强而赵弱 ,不可不许。”王曰 :“取吾璧 ,不予我城 ,奈何 ?”相如曰 :“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 ,曲在赵^⑳ ;赵予璧而秦不予赵城 ,曲在秦。均之二策^㉑ ,宁许以负秦曲^㉒。”王曰 :“谁可使者 ?”相如曰 :“王必无人^㉓ ,臣愿奉璧往使^㉔。城入赵而璧留秦 ;城不入 ,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㉕ ,相如奉璧奏秦王^㉖。秦王大喜 ,传以示美人及左右 ,左右皆呼万岁。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 ,乃前曰 :“璧有瑕^㉗ ,请指示王。”王授璧 ,相如因持璧却立^㉘ ,倚柱 ,怒发上

冲冠²⁹，谓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发书至赵王³⁰。赵王悉召群臣议³¹，皆曰：‘秦贪，负其强³²，以空言求璧，偿城恐不可得。’议不欲予秦璧。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³³，况大国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强秦之欢³⁴，不可。于是赵王乃斋戒五日³⁵，使臣奉璧，拜送书于庭³⁶。何者？严大国之威以修敬也³⁷。今臣至，大王见臣列观³⁸，礼节甚倨³⁹，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臣观大王无意偿赵王城邑，故臣复取璧。大王必欲急臣⁴⁰，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⁴¹，欲以击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⁴²，召有司案图⁴³，指从此以往十五都予赵⁴⁴。相如度秦王特以诈佯为予赵城⁴⁵，实不可得，乃谓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⁴⁶。赵王恐，不敢不献。赵王送璧时，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⁴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终不可强夺，遂许斋五日。舍相如广成传⁴⁸。

相如度秦王虽斋，决负约不偿城⁴⁹，乃使其从者衣褐怀其璧⁵⁰，从径道亡⁵¹，归璧于赵。

秦王斋五日后，乃设九宾礼于廷，引赵使者蔺相如。相如至，谓秦王曰：“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⁵²，未尝有坚明约束者也⁵³。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⁵⁴。且秦强而赵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今以秦之强而先割十五城予赵，赵岂敢留璧而得罪于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当诛，臣请就汤镬⁵⁵。唯大王与群臣孰计议之！”秦王与群臣相视而嘻⁵⁶。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因而厚遇之⁵⁷，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见相如⁵⁸，毕礼而归之。

相如既归，赵王以为贤大夫⁵⁹，使不辱于诸侯，拜相如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赵，赵亦终不予秦璧。

其后，秦伐赵，拔石城⁶⁰。明年，复攻赵，杀二万人。

秦王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⁶¹。赵王畏秦，欲毋行。廉颇、蔺相如计曰：“王不行，示赵弱且怯也。”赵王遂行。相如从。廉颇送至境，与王诀曰：“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

毕^②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王许之。遂与秦王会渑池。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③。”赵王鼓瑟^④。秦御史前^⑤,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⑥,请奏盆缶秦王^⑦,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于是相如前进缶,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⑧!”左右欲刃相如^⑨,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⑩。于是秦王不怿^⑪,为一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⑫。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既罢,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⑬。

廉颇曰:“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⑭,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曰:“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闻,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⑮。已而相如出^⑯,望见廉颇,相如引车避匿。

于是舍人相与谏曰:“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今君与廉颇同列,廉君宣恶言,而君畏匿之,恐惧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于将相乎!臣等不肖,请辞去。”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视廉将军孰与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虽弩,独畏廉将军哉?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廉颇闻之,肉袒负荆^⑰,因宾客至蔺相如门谢罪,曰:“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宽之至此也!”

卒相与欢,为刎颈之交^⑱。

【注释】①赵惠文王:赵武灵王的儿子,赵国第七个君主(前298 - 前266)在位。惠王十六年即前283年。②阳晋:齐邑,

在今山东菏泽西北。 ③拜 授官。卿 周天子及诸侯所属高级官职的通称,分上、中、下三级。上卿 相当于后来的宰相。

④勇气 即勇敢。 ⑤蔺(lìn) :姓。 ⑥宦者令 :宦官的首领。舍人 派有职事的门客。 ⑦和氏璧 相传为春秋时楚国人卞和所得的宝主,事见《韩非子·和氏》及《淮南子·修务训》。

⑧秦昭王 即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前 306 - 前 251)。

⑨遗(wèi) 送。 ⑩易 :交换。 ⑪徒 :白白地。见欺 :被欺。 ⑫使报 :出使答复。 ⑬窃计 :暗中打算。亡 :逃。

走 跑。 ⑭止 :劝阻。 ⑮会境上 :在赵燕两国的边境上相会。 ⑯幸 :得宠。 ⑰肉袒(tǎn) :解衣露体。斧质 :腰斩犯人的刑具。 ⑱幸 :幸而。得脱 :得到赦免。 ⑲寡人 :寡德的人,旧时君主自称的谦词。

不(fū) :通“否”。

⑳曲 理亏。 ㉑均 同钧 权衡。 ㉒负秦曲 :使秦担负理亏的责任。 ㉓必 :确实。 ㉔奉 :同捧。 ㉕章台 :秦离宫中的台观之一,故址在今陕西省长安县。

㉖奏 进献。 ㉗瑕 :小斑点。 ㉘却立 :倒退几步站立。 ㉙怒发上冲冠 :头发因怒竖起,顶起帽子。形容极其愤怒。 ㉚发书 :发信。

㉛悉 :全,都。 ㉜负 :凭仗。 ㉝布衣 :古代平民以麻布、葛布为衣,故称。 ㉞逆 拂逆,触犯。 ㉟斋戒 :古人在举行典礼或祭祀之前,须先沐浴更衣,不茹荤酒,静居戒欲,以示虔诚庄敬,称斋戒。

㊱书 :国书。庭 :通“廷”,朝廷。 ㊲严 :尊重。 修敬 :表示敬慕。 ㊳列观(guān) :一般的台观。此指章台。

㊴倨(jù) :傲慢。 ㊵急 逼迫。 ㊶睨(nì) :斜视。 ㊷辞谢 :婉言道歉。 固请 :坚决请求。 ㊸有司 :官吏的通称。古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因称官吏为有司。 案图 :查明地图。

㊹都 :城。 ㊺度(duó) :忖度,推测。 特 :只,只是。 诈 :诡计。 佯为 :假装作。 ㊻共传 :公认。

㊼设九宾 :古时外交上最隆重的礼仪。朝会大典由宾相九人依次传呼接迎宾客上殿。宾 同宾。宾相即赞礼官。 ㊽舍 :安置,留宿。 广成 :宾馆名。 传(zhuàn) :宾馆。 ㊾决负约 :必

然违背信约。 ⑤⑩衣(yì)褐(hè) :穿上粗麻短衣。谓装作平民。 ⑤⑪径道 :小路。 ⑤⑫繆公 :即秦穆公 ,春秋五霸之一。秦从繆公起开始强大 ,到昭王共二十二君。 ⑤⑬坚明约束 :坚守信约。 ⑤⑭间(jiàn) :间行 ,秘密离去。 ⑤⑮就 :承受。 汤镬(hu)煮汤的大锅。此处意谓愿受烹刑。 ⑤⑯嘻 :惊怪之声。 ⑤⑰因 :就此 ,顺势。 ⑤⑱廷见 :在朝廷上正式接见。 ⑤⑲大夫 :官名 ,分上、中、下三等。 ⑥⑰石城 :赵国地名 ,在今河南林县西南。 ⑥⑱西河 :黄河以西 ,指今陕西渭南地区黄河以西之地。 澠(mi n)池 :战国时韩邑 ,后属秦 ,即今河南澠池。故治与澠池水发源处南北相对 ,澠池在西河之南 ,就赵国的方位而称“外”。 ⑥⑲道里 :行程。 ⑥⑳瑟 :同琴相似的一种乐器 ,通常有二十五弦。 ⑥㉑鼓 :弹奏。 ⑥㉒御史 :战国时史官之称 ,专管图籍、记载国家大事。 ⑥㉓秦声 :秦国乡土乐曲。 ⑥㉔盆缶(f u)均瓦器。缶 ,同缶。李斯《谏逐客书》 :“夫击瓮叩缶 ,弹箏搏髀 ,而歌呼呜呜快耳者 ,真秦之声也。” ⑥㉕五步之内 :言距离近。 请得 :请求许可。本是委婉之辞 ,此处表示态度强硬。 ⑥㉖刃 :刀锋 ,引申为杀。 ⑥㉗靡 :倒退 ,吓倒。 ⑥㉘悻(yì) :高兴。 ⑥㉙加胜 :施以取胜之计。 ⑥㉚右 :古代席位以左为尊 ,职位以右为尊。 ⑥㉛贱人 :指相如出身微贱。 ⑥㉜争列 :争位次的上下。 ⑥㉝已而 :不久 ,过些时。 ⑥㉞负荆 :背着荆条 ,表示愿受鞭打。 ⑥㉟刎颈之交 :即生死之交。

孙 臆

【解题】本文节选自《史记》的《孙子吴起列传》。孙臆(bìn) ,战国时齐国人 ,兵法家孙武的后代。“臆”是断足的肉刑的名称。他因为被庞涓断足 ,得到这个绰号。这段传记叙述了三个故事 ,表现出孙臆的智谋 :一、孙臆教田忌赛马取胜 ,二、围魏救赵 ,三、马陵道智胜庞涓。从马陵道智胜庞涓的故事中 ,可以看到孙臆的胜利是从仔细研究和充分掌握敌我情况得来的 ,这是孙武军事思想的具体运用。这篇文章不仅表现了我国古代军事家的卓越才能 ,而

且在写作方面刻画出不同的人物性格和面貌，栩栩如生。

孙臧曾经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后来到了魏国做官，被魏惠王任命为将军。庞涓自认为自己的能力比不上孙臧，便派人暗中去召孙臧。孙臧到来后，庞涓害怕他比自己贤能，心中十分嫉妒，便找借口用刑法斩了孙臧的双脚，又在他脸上刺了字，想使他不能行动，不得见人。

齐国的使者到魏都大梁来，孙臧听说后，以罪犯的身份暗地去见齐国使者，并说服了他。齐国使者认为孙臧有奇才，偷偷地把孙臧带到了齐国。齐国将军田忌很佩服孙臧的才能，把孙臧当贵客对待。

田忌多次和齐国的贵公子赛马赌博，孙臧见他们的马的脚力相差不远，马又分成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臧对田忌说：“您只管加重赌注，我能让您获得胜利。”田忌十分相信他的话，便和齐王及各位贵公子以千金为赌注。等临近比赛，孙臧对田忌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和他们的上等马比赛，用您的上等马和他们的中等马比赛，再用您的中等马和他们的下等马比赛。”三场比赛完毕后，田忌第一场没有取胜，后两场却取胜了，最终赢得了那一千金的赌注。于是田忌把孙臧推荐给齐威王。威王向孙臧请教兵法，并以孙臧为军师。

后来魏国进攻赵国，赵国危急，向齐国求援。齐威王想让孙臧为将，孙臧辞谢说：“我是受过刑罚的人，不可以做将军。”于是齐威王便任命田忌为将军，而以孙臧为军师，坐在有帷幔的车子里，专门出谋划策。田忌想引兵直接去援救赵国，孙臧说：“要去解开纷乱的丝麻，只能用手慢慢去解，而不能捏紧拳头去使劲；劝解斗殴的人，也只能好好地劝解，而不能奋力搏击。避开敌人力量充实的地方，攻击敌人空虚的地方，在用兵的形势上控制住敌人，就可以达到解救的目的。现在魏国和赵国互相攻击，魏国的精锐士卒必定都在外作战，而老弱疲惫之卒在内居守。您不如率军迅速进攻大梁，占领魏国的交通要道，冲击魏国空虚的地区，魏军必然撤

赵国之围而回军自救。这样我军行动一次,就可以解除赵国的围困,而且坐收魏军疲乏之效。”田忌听从孙臆的意见,魏军果然撤离赵国都城邯郸,回军自救,齐军在桂陵伏击,大败魏军。

后十三年,魏国和赵国一起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告急。齐国又派田忌为将,率军直接进攻大梁。魏军将领庞涓听说后,率军离开韩国而回救。齐军已经越过魏境向西进攻,孙臆对田忌说:“魏国的士卒平时非常勇悍而轻视齐军,齐军号称怯懦,善于作战的人因其形势而以利导之。兵法:到百里之外前去争利的,必定令上将挫折,到五十里之外去争利的,士卒只有二分之一的人能够先到达。我们齐军进入魏国境内之后,修筑十万人用的灶台,第二天减为五万灶,第三天减为三万灶。”庞涓率领魏军追击了三天,非常高兴,说:“我本来就知道齐军怯懦。进入我们境内三天,士卒就逃亡了一半以上。”便扔下步兵,率领精锐部队两天的路程并作一天走去追击齐军。孙臆估算魏军的行进速度,大约在天黑的时候到达马陵,马陵道路狭窄,而道路两旁有许多阻隘之物,可以设置伏兵。孙臆便命人在一棵大树上削去树皮,露出里面树干的白色部分,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又命令挑选齐军中善射的弩手一万人在道路两边埋伏,给他们约定说:“天黑以后,看到有人点起火把,便一齐射箭。”庞涓果然在晚上到达被削了皮的大树之下,见到白色的树干上写有字迹,便点起火把去照,还没有读完上面写的字,齐军万弩俱发,魏军立刻大乱,彼此失去联系。庞涓自己知道自己已智穷而兵败,便拔剑自杀了,说:“竟然让这小子成就了功名!”齐军因此乘胜将魏军全部打败,并俘虏了魏国太子申,将他带回齐国。

孙臆从此名闻天下,世上流传着他所著的兵法。(雒启坤)

孙臆尝与庞涓俱学兵法^①。庞涓既事魏,得为惠王将军^②,而自以为能不及孙臆,乃阴使召孙臆^③。臆至,庞涓恐其贤于己,疾之^④,则以法刑断其两足而黥之^⑤,欲隐勿见^⑥。

齐使者如梁,孙臆以刑徒阴见^⑦,说齐使^⑧。齐使以为奇,窃载

与之齐^⑨。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⑩。

忌数与齐诸公子驰逐重射^⑪。孙子见其马足不甚相远^⑫，马有上中下辈^⑬。于是孙子谓田忌曰：“君弟重射^⑭，臣能令君胜^⑮。”田忌信然之，与王及诸公子逐射千金。及临质^⑯，孙子曰：“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⑰，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既驰三辈毕，而田忌一不胜而再胜^⑱，卒得王千金。于是忌进孙子于威王^⑲。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

其后魏伐赵，赵急，请救于齐。齐威王欲将孙臆^⑳，臆辞谢曰：“刑余之人不可^㉑。”于是乃以田忌为将，而孙子为师^㉒，居辎车中^㉓，坐为计谋。田忌欲引兵之赵，孙子曰：“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撻^㉔。批亢捣虚^㉕，形格势禁^㉖，则自为解耳。今梁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老弱罢于内^㉗；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㉘，冲其方虚^㉙，彼必释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㉚。”田忌从之，魏果去邯郸^㉛，与齐战于桂陵^㉜，大破梁军。

后十三岁，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往，直走大梁。魏将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齐军既已过而西矣。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㉝，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㉞，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㉟。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㊱，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㊲。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㊳。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㊴，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之下。”于是令齐军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曰^㊵：“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书^㊶，乃钻火烛之^㊷。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大乱相失^㊸。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子申以归^㊹。

孙臆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㊺。

- 【注释】①庞涓 战国时魏国人。 ②惠王 魏惠王，即梁惠王。魏惠王徙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改国号为梁。 ③能：才能。使 派人。 ④疾 妒忌。 ⑤黥（qíng）：在脸上刺字，就是墨刑。 ⑥欲隐勿见：想要使他不能行动，不得见人。见，同“现”。 ⑦以刑徒阴见：以罪犯的身分暗地里见齐使。 ⑧说（shuì）：说服。 ⑨窃载与之齐：偷偷地把孙臆放在车上，和他一同到齐国去。之，往。 ⑩善：意思是信服孙臆的才能。 ⑪数（shu）：多次。 驰逐重射：赛马打赌。重射，下很大的赌注。 ⑫马足：马的足力。 ⑬上中下辈：上中下三等。 ⑭弟：同“第”，但，只管。 ⑮信然之：相信，以孙臆的话为是。然，是，这里是动词，宾语是“之”，指孙臆的话。 ⑯临质：临近比赛。 ⑰与：这里是“敌”或“当”的意思。 ⑱再：两次。 ⑲进：推荐。 ⑳将孙臆：以孙臆为将。 ㉑刑余之人：受过刑罚的人。 ㉒孙子为师：以孙臆为军师。 ㉓輜车：有帷的车。 ㉔杂乱纷纭：指乱丝。控，抓紧。卷，同“拳”。搏，搏，就是搏击。 ㉕批亢捣虚：撇开敌人力量充实的处所，冲击敌人空虚的地方。批，撇，抛开。亢，满，充实。捣，冲击。 ㉖形格势禁：在用兵的形势上控制住敌人。格，止。禁，阻挡。 ㉗罢：同“疲”。 ㉘街路：交通要道。 ㉙方虚：正空虚的地区。 ㉚收弊于魏：收魏军自弊之效。 ㉛去：离去。 邯郸：赵国国都，今河北省邯郸市。 ㉜桂陵：魏地，山东省菏泽市。 ㉝三晋：本来指魏、赵、韩三国，这里侧重指魏。 ㉞趣利：争利。趣同“趋”。 蹶（jué）：挫折，挫折。 ㉟军半至：士卒只有二分之一的人能先到达，其余疲者二分之一都在后边。 ㊱为十万灶：筑十万人做饭用的灶。也就是说，所筑的许多灶，够十万人做饭之用，不是做十万个灶。 ㊲倍日并行：两天的路程并一天走。 ㊳马陵：魏地，在今河北省大名县。 ㊴白：削去树皮，露出树干的白色木质部分。 ㊵期：约定。 ㊶白书：树白上的字。 ㊷烛：照亮，作动词用。 ㊸相失：彼此失去联系。 ㊹申：魏惠王的太子的名字。他被虜后死

在齐国。 ④世传其兵法 他的兵法传于后世。

信陵君窃符救赵

【解题】本文节选自《史记》的《信陵君列传》。司马迁著《史记》,为战国四公子都立了传,而对于信陵君特别推重。明朝人茅坤说:“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全篇着重表现信陵君的礼贤下士,以及因此而在政治、军事方面获得的成就。表现这样的中心思想,主要是凭借窃兵符救赵国这件事。窃符的计策是侯嬴想出来的,所以写救赵,先要写画策的侯嬴,连带地还要写帮助夺取晋鄙军权的朱亥。写侯嬴,用的是精雕细琢之笔,生动细致,借此烘托信陵君的礼贤下士。救赵是文章的主干,所以交代了侯嬴、朱亥之后,就源源本本地写这件事。在这段叙事中,作者还着重写信陵君的感激,这样,就反映出窃符救赵的重要性和信陵君礼贤下士的效果。

魏国公子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釐王的异母弟弟。魏昭王去世后,魏安釐王即位,封公子无忌为信陵君。

公子为人非常仁爱,而且能够谦逊地对待士人。士人不论贤能与否,公子都能谦虚地以礼节和他们交往,并不因为自己贵为公子而在他们面前骄傲,因此,方圆几千里之内的士人都争着归附到公子门下,以致公子门下的食客有三千人之多。当时,各诸侯国因为公子贤能,又有众多的门客,十多年之中没有人敢发兵进攻或谋算魏国。

魏国有一个隐士叫侯嬴,年纪已七十岁了,家中贫穷,当魏都大梁城的夷门的看门人。公子听说侯嬴的名字后,前去请他,想赠给他许多财物。侯嬴不肯接受,说:“我修身洁行几十年了,终不会因为看门人这个职位很贫困而接受公子的财物。”于是,公子便摆下酒宴,大会宾客。众宾客坐下以后,公子带着车马,空着自己车上左边的位子,亲自去迎接侯嬴。侯嬴穿着破旧的衣服,直接坐到了公子车上的上坐,连个嫌让都没有,想以此来试探公子,公子

拉着马缰驾车,显得更加恭敬。侯嬴又对公子说:“我有个客人在市场的屠户中,希望委曲一下您的车马,去访问一下。”公子驾着车到市场中去,侯嬴从车上下来去见他的朋友朱亥,旁若无人地斜着眼睛看着,故意和朱亥站着聊了很久,偷偷地观察公子,公子的脸色却更加恭谨和蔼。当时,在公子的家中,魏国的将相宗室宾客满堂,都等着公子回来一起举杯。市场上的人都看见公子亲自驾车,公子的随从们都偷偷地骂侯嬴。侯嬴见公子的脸色始终未曾改变,才辞别朱亥上车。到了公子家中,公子引侯嬴坐于上座,并将来宾为他一一介绍,宾客们见状,都大吃一惊。酒喝到畅快之处,公子站起身来,到侯嬴面前为他祝寿。侯嬴乘此机会对公子说:“今天我对公子尽力也够了!我侯嬴不过是大梁夷门的一个看门人,而公子亲自屈尊驾车去迎接我,这样众多的宾客都在这里等着,公子不适合去访问我,而公子却屈尊而访问了我。但是,我想成就公子的名声,所以故意让公子在市场中久久站立,过往的客人观察公子,公子却更加恭谨。市场的上都认为我是小人,而认为公子是个长者,而且能够屈己以待下人。”于是大家一直喝到尽兴而止。侯生从此成为公子家的上客。

侯生对公子说:“我去看望的屠夫朱亥,这个人是个贤者,世上的人都不能知道他的才能,所以隐居在屠夫中间”。公子几次前去请朱亥,朱亥也从来没有表示过感谢,公子感到奇怪。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在长平击败赵军主力后,又进兵包围赵国都城邯郸。公子的姐姐是赵惠文王的弟弟平原君的夫人,几次派人给魏王和公子写信,请魏国发兵救援。魏王派将军晋鄙率军十万救援赵国。秦昭王听说后,派使者告诉魏王说:“我很快就要攻下赵国。诸侯凡是救赵的,等攻下赵国之后,我必定先移兵进攻它!”魏王听后十分恐惧,便派人令晋鄙停止进军,让魏军驻扎在邺,名义上是救援赵国,实际上是首鼠两端,观望形势。

平原君派使者一个接一个地到达魏国,责备公子说:“我赵胜所以和魏国缔结婚姻,是因为公子有高尚的品德,能够救人所急。如今邯郸城旦夕之间就要被攻破,而魏军的救援却没有到来,谁说

公子能够急人所急呢！而且，公子纵然轻视我赵胜，将我抛弃而使我降于秦国，公子难道不可怜可怜你的姐姐吗？”公子听了以后，感到十分为难，几次向魏安釐王请求，手下的宾客辩士们也想尽了办法劝说魏王，魏王畏惧秦国，始终不听公子之言。

公子自己估计终究不能使魏王听从自己，又不愿意自己独独活着而赵国却被灭亡，便招请宾客，收拾出一百多辆车骑，想带着这些宾客去和秦军拚命，和赵国共存亡。

出发经过夷门，公子去见了侯嬴，将自己想去和秦军拚命的打算告诉了侯嬴，并向侯嬴告别而去。侯嬴说：“公子努力去干吧，我老了，不能跟从。”公子走出了几里地，心中很不痛快，说：“我对待侯嬴已经仁至义尽了，天下没有不知道的。现在我将要去赴敌而死了，侯嬴却没有一言半句的话和我告别。我难道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便又驾车回来，去问侯嬴。侯嬴笑着说：“我本来就知公子一定会回来的。”又说：“公子喜欢交接士人，名闻于天下。现在有了困难，没有其它办法而想去和秦军拚命，这就象是以肉投给饥饿的老虎，怎么可能取得成功呢？那还养着那些宾客干什么？但公子对我非常好，公子去而我不相送，所以我知道公子必定憾恨而又回来。”公子向侯嬴拜了两拜，并问侯嬴应该怎么办。侯嬴让旁边的人走开，悄悄地对公子说：“我听说晋鄙所持的兵符的另一半常常放在大王的卧室之内，而如姬最受大王的宠爱，经常在大王的卧室内出入，有条件得到这个兵符。我听说如姬的父亲为人所杀，如姬蓄意报仇，等待了三年，大王以及大臣们都想为如姬的父亲报仇，却都没有办到。如姬哭着告诉了公子，公子派宾客斩杀了公子的仇人，恭敬地将仇人的头进献给如姬。如姬想为公子去效死，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只是没有机会罢了。公子只要开口向如姬请求一次，如姬必定答应公子，这样使可以得到虎符，去将晋辞鄙的指挥权夺过来，北向救援赵国而击退秦军，这是五霸一般的功业。”公子听从了侯嬴的计谋，去请求如姬，如姬果然盗出了兵符交给公子。

公子即将出发北上，侯嬴对公子说：“将军在外，君主之命有

所不受,以便利于国家。公子与晋鄙会过兵符之后,如果晋鄙不将兵权交给公子而重新向大王请求,那事情就危险了。我的朋友屠夫朱亥可以和公子一同前往。朱亥是一个大力士。晋鄙如果听了命令,那自然好;如果不听,可以让朱亥杀了他。”说到这里,公子哭了起来。侯嬴问:“公子是怕死吗?为什么哭呢?”公子说:“晋鄙是很有威势的老将,我去了恐怕他不听,我必定要杀了他,所以我伤心,哪里是怕死呢?”于是公子去请求朱亥和自己一同前往,朱亥笑着说:“我只不过是市井中的一个鼓刀宰杀的屠夫,而公子屡次亲自来慰问我。我所以没有报答感谢公子,是觉得小的礼节没什么用处。现在公子有了急难,这正是我效命的时候。”便和公子一起出发。公子经过侯嬴的家前去感谢,侯嬴说:“我本来应该跟着您去,可我老了,走不动。我请求计算公子行进的日期,等公子到达晋鄙军中的那一天,我面向北自杀,来为公子送行。”公子便出发了。

到达邺城,公子假称魏王的命令取代晋鄙的职务。晋鄙合过兵符后,对公子产生了怀疑,抬起手指点着对公子说:“现在我指挥着十万之众,屯驻在边境之上,这是国家的重任。现在你单车匹马来代替我,这是怎么回事呢?”想不听从。朱亥抽出藏在袖子里的四十斤重的铁椎,击杀了晋鄙。

公子便指挥了晋鄙所统帅的军队。他约束军队,下令军中说:“父与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生子而没有兄弟的,回去奉养双亲。”经过挑选之后,得到士卒八万人,便进兵攻击秦军。秦军解围而去,魏军便救出了邯郸,使越南不被灭亡。赵王和平原君亲自到边界上迎接公子,平原君背上背着箭筒在前面为公子引路。赵王向公子拜了两拜,说:“自古以来的贤人没有比得上公子的。”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和别人比较才能。

公子和侯嬴分别后,到达晋鄙军中,侯嬴果然在这一天而向北自杀了。

(雒启坤)

魏公子无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①。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为信陵君^②。

公子为人仁而下士^③，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④。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⑤。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⑥。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⑦。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⑧，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⑨。公子执辔愈恭^⑩。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⑪。”公子引车入市，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俛倪故久立，与其客语^⑫，微察公子^⑬。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市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⑭。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⑮，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⑯。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⑰！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⑱。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市中^⑲，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⑳。”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

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㉑，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㉒。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㉓。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㉔！”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㉕。

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㉖：“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㉗。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㉘！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

公子姊邪²⁹？”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

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余乘，欲以客往赴秦军³⁰，与赵俱死。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³¹。侯生曰：“公子勉之矣³²，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³³？”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³⁴，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³⁵？然公子遇臣厚³⁶，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³⁷，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³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³⁹，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⁴⁰。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⁴¹。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⁴²。”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

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⁴³。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⁴⁴，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⁴⁵，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⁴⁶，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⁴⁷，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⁴⁸。”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⁴⁹，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⁵⁰？”欲无听⁵¹。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⁵²。

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⑤，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⑥。”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⑦，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鞬矢为公子先引^⑧。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

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⑨。

【注释】①安釐(x)王异母弟：安釐王的同父不同母的弟弟。釐，也写作“僖”。②薨(hmg)：春秋战国时候，诸侯死叫“薨”；后代有封爵的大官死，也叫“薨”。信陵：魏地名，在现在河南省睢县。③仁而下士：心肠慈爱，而且能够谦逊地对待士人。下，有礼貌地对待地位低的人。④致：招来。⑤加兵：用兵侵犯魏国。谋：作侵犯的打算。⑥夷门：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的东门。⑦往请：去拜访。遗(wèi)：赠。⑧从车骑，虚左：带着车马，空着自己车上左边的位子。从，后面跟着。左，左边的位子，上位。⑨摄：整顿。直上载公子上坐：一直登上公子的车，坐在上位。坐，同“座”。观公子：观察公子的态度。⑩执轡(pèi)愈恭：持着马缰驾车，越显得恭敬。⑪市屠中：肉市里。愿枉车骑过之：希望委屈您的车马，去访一访他。过，访问。⑫俾(bì)倪(nì)：同“睥睨”，斜着眼睛看，表示旁若无人的高傲态度。故：故意。⑬微察：偷偷地观察。⑭乃谢客就车：才辞别客人，坐上车子。谢，告辞。⑮遍赞宾客：遍赞于宾客，把侯生向一个一个客人介绍。⑯为寿侯生前：到侯生面前，举起酒杯为他祝福。⑰为公子亦足矣：给公子尽力也够了。⑱抱关者：守门人。不宜有所过：不该再去拜访谁。过，去拜访。故：特意地。⑲就：成就。立：停住。⑳长者：有德行的人。㉑此子：这个人。㉒破赵长平军：指秦国将军白起打败赵国的长平军，活埋四十万降军的事。长平，赵地，在今山西省高平县。邯郸：赵国国都，今河北省邯郸市。㉓将十万众：率领十万大军。

②④旦暮且下 :很快就要攻下。旦暮 ,形容时间很短 ,不是早晨就是晚上。 而 这里有表示假设的作用。 已拔赵 :打下赵国以后。

②⑤留军壁邺 :叫军队不要前进 ,驻扎在邺地。邺 ,魏地 ,今河北省临漳县。 实持两端以观望 :实际上左右不定 ,观望秦、赵两国的形势。

②⑥冠盖相属(zh) :穿戴着礼服礼帽 ,坐着车子 ,连续地到来。盖 ,装在车上的遮日挡雨的像伞一样的东西。相属 ,连续。

②⑦急人之困 :深切地关怀别人的困难。 ②⑧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 :所谓公子能急人之困 ,又表现在哪里呢! 安在 ,何在 ,在什么地方。 ②⑨纵 :即使。 独 :难道。

③⑩度(du) :估量。 得之于王 :从魏王那里得到帮助。 欲以客往赵秦军 :想带着门客去同秦国的军队拚命。赴 ,舍身投入。

③⑪辞决而行 :辞别而去。辞决 ,辞别。辞 ,告。决 ,通“诀” ,别。 ③⑫勉之矣 :好好努力吧! ③⑬曾无一言半辞 :连一句半句的话都没有。曾 ,乃。 有所失 :有什么过失。 ③⑭无他端 :没有别的办法。

③⑮尚安事客 :还用门客做什么呢! 事 ,用。 ③⑯遇 :等。

③⑰屏人间语 :叫旁人走开 ,悄悄地说。 ③⑱兵符 :调动军队用的符节 ,用竹木或金玉制成 ,上面刻着字 ,剖成两半 ,国君和主将各掌握一半 ,以便必要时对证。 卧内 :卧室。 ③⑲资之 :为这件事蓄意报仇。资 ,蓄 ,心里存着。 ④⑩为公子泣 :对公子哭泣。 进 :献给。 ④⑪顾 :但 ,只是。 ④⑫诚 :假使。 虎符 :刻着虎头的兵符。 夺晋鄙军 :把晋鄙的军队夺到手里。

却 :打退。 五霸之伐 :五霸一般的功业。伐 ,这里作“功业”讲。

④⑬以便 :以便利于。 ④⑭复请之 :再向魏王请示。 ④⑮俱 :一同去。 ④⑯噉(hu)啖(zè)宿将 :很有威势的老将。噉啖 ,原来是大笑大呼的意思。 ④⑰市井鼓刀屠者 :在市上宰杀牲畜的屠夫。鼓刀 ,拿刀杀。鼓 ,动。 亲数存之 :屡次亲自慰问我。

④⑱效命之秋 :出死力的时候。 ④⑲北乡自刭(j ing) :面向北方自杀。乡 ,同“向”。 ⑤⑩今单车来代之 ,何如哉 :现在你单车匹马来代替我 ,怎么回事呢? ⑤⑪欲无听 :打算不听从。 ⑤⑫袖四十斤铁椎 ,椎杀晋鄙 :拿袖子里笼着的四十斤重的铁锤 ,一锤

打死晋鄙。 ⑤③勒兵 约束军队。 ⑤④归养 回家奉养父母。

⑤⑤解去 解围而去。 ⑤⑥负鞬(lán)矢为公子先引 这是一种隆重的礼节,表示尊敬信陵君。负鞬矢,背着箭筒。鞬,像竹筒那样的盛箭的器具。矢,箭。先引 先导,在前面引路。 ⑤⑦

侯生果北乡自刭 这句回应上文侯嬴所说的话,并写侠士不轻然诺的作风。

李将军列传

【解题】本文是叙述汉朝名将李广的生平事迹的。李广轻财,爱士卒,具有非凡的勇敢和机智,尤其善于射箭。在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他参加过大小七十余战。不仅没有封侯,最后他还因为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迷失道路,获罪自杀。明朝的茅坤说:“李将军于汉为最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力摹写,淋漓悲咽可涕。”清朝的浦起龙说:“主将何得出身当敌?广独喜自负,数濒于危不悔。其射之显由此,其数之奇由此。史公从倾倒中写出神勇,写出涕零,都由此。”又说:“叙事虚实间置,截然不差,又一创格。”司马迁在这篇传里,对李广表示了极大的同情,文章于叙李广战功的同时,或议论,或感叹,或叙一二佚事,又插入李蔡、程不识与李广相比,极尽错综变化之妙。

李将军广是陇西成纪人。他的祖先叫李信,在秦朝的时候为将军,率领轻骑追击并获得燕太子丹。他们家原来居住在长安附近的槐里,后来迁到了成纪。李广的家世代传授射箭技术。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大举进入萧关,李广以良家子弟从军反击匈奴,因为善于骑马射箭,杀死多名敌人,积功作了朝廷的中郎。李广的堂弟李蔡也作了郎官,都为皇帝的武骑常侍,俸禄八百石。李广经常跟随文帝出行,冲锋陷阵,抵御敌人,还曾经和猛兽格斗,孝文皇帝说:“可惜呀,你生不逢时!你如果生在高祖皇帝那个时候,封个万户侯自得了什么!”

等孝景皇帝刚刚即位,李广当陇西郡都尉,又转为骑郎的将。

吴、楚七国之乱时，李广为骁骑都尉，跟随太尉周亚夫进击吴、楚叛军，夺得敌旗，在昌邑城下大显神威。因为梁孝王曾授给李广将军之印，等到还朝以后，竟没有得到任何封赏。后李广被任为上谷太守，匈奴人每天都来和李广作战。典属国公孙昆邪曾在孝景帝面前哭着说：“李广的才气，天下无双。他自负自己的才能，常常和匈奴打硬仗。这样下去，恐怕他因此而死去。”于是景帝便改任李广为上郡太守。以后李广连年任边境郡的太守，转为上郡太守。曾经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边境郡的太守，所到之处，都以勇敢善战闻名。

景帝年间，匈奴大举进攻上郡，景帝派宫中一个宦官跟从李广操练军队抗击匈奴。一次，这位宦官带了几十个骑兵，放马向北方匈奴人的方向驰骋，看见了三个匈奴人，和这三个人打了起来。这三个匈奴人回身射箭，射伤了宦官，几乎将跟从宦官的几十个汉朝骑兵全都杀死。宦官逃回来告诉李广，李广听了说：“他们必定是匈奴的射雕手。”便带了一百名骑兵去追赶那三个匈奴人。三个匈奴人没有马，步行，已经跑出去了几十里。李广令骑兵分为两队，从左右包抄过去，而自己亲自张弓射这三个匈奴人，射死了两个，活捉了一个，一审问，果然是匈奴的射雕手。将俘虏缚好之后，上马准备回去，突然看见北方的匈奴方向出现了数千匈奴骑兵。这些匈奴骑兵看见李广等人，认为他们是汉军派出来引诱他们的小股部队，大吃一惊，急忙抢占附近的山头，摆好阵势，准备迎战。李广手下的一百名骑兵也大为惊恐，想驰马逃走。李广说：“我们离大军有几十里，面对现在这种形势，如果驰马逃走，匈奴兵追击我们，立刻能将我们全部都射死。现在不走，留下来，匈奴兵必定认为我们后面埋伏有大军，而我们是来引诱他们出击的，必定不敢攻击我们。”便命令战士们说：“前进”。前行到离匈奴的军阵约二里的地方，停了下来，命令说：“都下马，解掉马鞍。”战士们说：“敌人众多，而且相距太近，如果发生紧急情况，我们怎么办？”李广说：“敌人认为我们要走，现在我们解下马鞍表示不走，以此来使匈奴人更加认为我们是来诱敌的。”匈奴兵果然不敢进攻他们。

匈奴兵中有一个骑着白马的将军出来监护他的士卒，李广跳上马去，带着十几名骑兵直冲过去，将这个匈奴将领射死，然后还归本队，解下马鞍，让战士们都把马放到一边儿去，随意在地上躺下。这时，天色已黑，匈奴兵始终对李广等人的行为感到不可捉摸，不敢进攻。到半夜，匈奴兵认为附近有大批汉军埋伏，准备乘夜袭击他们，便引兵撤走了。天亮时，李广他们回到大军。大军不知道李广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没有跟从。

过了几年，景帝去世了，孝武皇帝即位，左右大臣都认为李广是当世名将，武帝便将李广从上郡太守调任为未央宫的卫尉，而程不识也当了长乐宫的卫尉。程不识过去和李广一起以边境郡的太守率军驻扎边境。出击匈奴的时候，李广行军，没有严格的部伍编制和一定的行列，哪儿的水草好就在哪里扎营，扎营之后人人自便，晚上也不派人击刁斗警卫，军队中的公文簿册等事务也一概从简，只是在前敌较远的地方布置下哨探的尖兵而已，从来没有遭到祸害。程不识行军却有严格的编制部伍，安营扎寨也必定依法而止，派士兵在晚上击刁斗警卫，军队中的簿册文书等事务也严格而分明，使战士们几乎不得休息，然而也没有遇到什么祸害。程不识说：“李广的队伍非常简易随便，然而如果敌人突然袭击，便无法阻挡，而他手下的士卒也安逸快乐，都高兴为他效死命。我们队伍虽然事务繁琐，但敌人也不能够随便侵犯我。”当时，汉朝边境郡的太守之中，李广、程不识都号为名将，但匈奴人畏惧李广的胆略，士兵们也多数乐意跟随李广而苦于受程不识指挥。程不识在孝景帝的时候因几次直言劝谏而被任为太中大夫。他为人廉洁，对朝廷规定的条文法令都谨慎地执行。

后来，汉朝以马邑城引诱匈奴单于，派大军埋伏在马邑城两边的山谷之中，而李广为骁骑将军，受护军将军节制。当时，匈奴单于发觉了汉军的埋伏，引兵退去，汉军都无功而返。四年以后，李广以卫尉而被任命为将军，从雁门关出击匈奴。匈奴军人数多，击败了李广统帅的汉军，还活捉了李广。匈奴单于平素听说李广十分有才干，便下令说：“如果抓到了李广，一定要把他活着带回

来。”匈奴兵抓到了李广，李广受了伤，匈奴兵在两匹马中间用绳子结成一个网，把李广放在上面。走了十几里，李广假装死了，眯着眼睛瞥见旁边有一个匈奴小孩骑着一匹好马，李广忽然从网上跳起来，跳到那个小孩的马上，一把将小孩推下马来，夺过了小孩带的弓箭，鞭马向南疾驰几十里，又遇上被打散的汉军，和他们一起回到汉朝关塞。匈奴数百名骑兵追赶李广，李广一边跑一边取过匈奴小孩的弓箭射杀追兵，使匈奴兵不敢过分逼近，因此得以脱身。回到长安，汉朝把李广交给执法官审问。官吏判决李广打败仗使士卒死伤多，还被敌人俘虏过，按律当斩，李广家花钱将李广赎出，成为普通平民。

李广在家中居住了几年。李广的家和过去颍阴侯的孙子当时已隐居于乡间的灌疆，都居住在蓝田以南的山中，以射猎自娱。一次，李广在田野里带着一个人骑马而出，和人在田地中间饮酒。回来的时候路过霸陵亭。霸陵尉喝醉了酒，看见李广在夜里赶路，便勒令李广停下来。跟随李广的人说：“这是过去的李将军”。霸陵尉说：“现在的将军尚且不能夜行，何况是过去的将军呢？”便让李广在亭里面住下来。不久，匈奴人攻入辽西，杀了辽西太守，又击败了韩安国将军。后来韩安国将军转徙到右北平。于是，武帝又下令起用李广，任他为右北平太守。李广便请求让霸陵尉与自己一同去右北平。到了军中，李广便除死了他。

李广在右北平任职，匈奴人听说后，称他为“汉朝的飞将军”，好几年中都避开他，不敢进入右北平郡。

一次，李广出来打猎，见草中有一块大石头，李广以为是老虎，张弓射之，箭射入石头里，把整个箭头都陷进去了。射完后仔细一看，原来是块石头。李广又拿起弓来射，却再也射不进石头了。李广在所任职的郡中听说有老虎为患，常亲自去射虎，等他在右并平射虎的时候，老虎扑上来咬伤了李广，李广也最终将老虎射死。

李广非常廉洁，得到赏赐，总是分给部下的将士，饮食也和战士们一样。李广的一生中，当二千石一级的官有四十多年，家里却没有一点多余的财产，他一辈子从不提置办家产的事。李广长得

身材高大,手臂象猿一样长,善于射箭也是他的天性,他的子孙和他人即使努力学习,也都比不上李广。李广口才笨拙,很少说话,平日和人在一起,总是在地上画图为军阵,或者比赛射箭的远近,不胜就罚酒。专门以射箭为游戏,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李广带兵,粮草和水缺乏紧张的时候,遇到水,士兵们不都喝够了,他绝不近水,士兵们不都吃饱了,李广绝不吃饭。对士兵宽容而不苛虐,士卒们因此都爱服从李广的指挥。李广射箭,见到敌人逼近自己,不是在数十步之内,自己这一箭射不中敌人,便决不射,一射敌人就应弦而倒。也因为这一点,李广作战数次陷入困境,他射猎猛兽也被猛兽所伤。

不久,石建去世,于是武帝便召回李广,让李广代替石建为郎中令。武帝元朔六年,李广又被任为后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率军从定襄出击,进击匈奴。诸将多合于斩杀敌人首级的律令,并以战功而封侯,只有李广没有功劳。二年后,李广以郎中令的身份率领四千骑兵从右北平出发进击匈奴,博望侯张骞率领一万名骑兵和李广同时出发,二人分道而行。走了几百里,匈奴的左贤王率领四万骑兵包围了李广他们,李广的战士们都非常惊恐。李广为稳定军心,便令儿子李敢骑马去侦探敌情,李敢率领几十名骑兵驰马冲过去,一直穿过匈奴兵的包围圈,又向左右冲杀了一会儿,才返回军阵,对李广说:“敌人很容易对付。”战士们见到之后,才安下心来。李广令战士们布成圆形阵势,所有战士都面朝外,匈奴兵发起猛攻,射的箭象下雨一样密集。汉军死伤过半,箭也快射完了。李广便下令战士们把弓拉满,却不放箭,自己亲自用大黄弓射敌人的裨将,射死了几人,匈奴兵的士气因此遭到挫折,渐渐松驰下来。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将领和战士们紧张得脸上连血色都没有,李广却意气自如,还和平时一样,而且更加用纪律约束战士。从此之后,军中的将士们都衷心佩服李广的勇敢精神。第二天,又奋力作战,博望侯张骞也率军赶到,匈奴兵便解围撤退了。汉军因为疲惫,没有能追击。当时,李广几乎全军覆没,便收兵回来。按照汉朝法律,博望侯张骞稽缓行程,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到达,应当处死,张

寒家中花钱赎为平民。李广军功与所伤亡相当,没有赏赐。

当初,李广的堂弟李蔡和李广都奉事孝文皇帝。景帝时,李蔡功劳累积,官至二千石。到武帝时,被任为代国相。因为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跟随大将军卫青进击匈奴右贤王,所立功劳合于封赏律令,被封为乐安侯。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当上了丞相。李蔡的为人品格在下等里面的中等,名声远不如李广,然而李广从未得到过封爵和封邑,当官也不过九卿,而李蔡封为列侯,当官位至三公。曾经跟随李广作战的将吏或士卒有的也封了侯。李广曾经和望气的王朔闲时谈起这个问题,说:“自从汉朝反击匈奴以来,我李广始终都在这个行列中,我所指挥过的各部队中的校尉以下,才能比不上中等之人,然而因反击匈奴有战功而得到封侯的有几十人,我的战功决不在别人之下,然而从来没有因这些些微的功劳而取得侯爵的封邑,这是为什么?难道我的长相命里不应当被封侯吗?这是不是我本来的命运呢?”王朔说:“将军您自己想想,难道您曾经办过什么错事而且为此遗憾的吗?”李广说:“我曾经做陇西太守,羌人曾经造反,我诱他们投降,投降的有八百多人,我欺骗了他们,在一天里把他们都杀了。至今让我感到悔恨的最大的事只有这一件。”王朔说:“祸没有比杀死已经投降的人更大的了。这就是将军所以不得封侯的原因”。

二年后,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大规模出击匈奴,李广几次奏请随军出征。武帝认为他老了,不允许,过了很久才允许,并任李广为前将军。这一年是元狩四年。李广跟从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之后,汉军已经出塞,卫青派出的人抓到了匈奴俘虏,知道了匈奴单于在什么地方,便自己率精兵进击,而命令李广率所部与右将军赵食其所率三军合并在一起,从东道走。东道稍为迂回遥远一些,而卫青大军所过之处水草稀少,只能加速前进而不能屯留扎营。李广向卫青请求说:“我所率之军为前将军,现在大将军却令我改为从东道走,而且我从成年至今与匈奴作战几十年,现在才有机会和匈奴单于正面作战,我愿意为大军的先头部队,先和单于决一死战。”大将军卫青已经暗地里接受了武帝的指示,以为李广

年老，命运定数又不好，不让他和单于作战，恐怕达不到击败并生擒匈奴单于的愿望。而当时公孙敖刚刚被免去侯爵，此时为中将军跟随大将军，大将军也想让公孙敖和自己一起和匈奴单于作战，所以将前将军李广改为东道。李广当时已经知道了大将军的心思，坚决推辞不接受合并改从东道的命令。大将军卫青不听，令手下的长史送了一封书信给李广，让他到大将军幕府去接受调遣，说：“赶快到右将军军部去，照文书上所说的办。”李广没有向大将军告别就拔营出发，怀着十分愤怒的心情到达指定的军部，率兵和右将军赵食其的部队一起从东道行进。大军没有向导，有时候走迷了路，因此延误了日期，落在大将军的队伍后面。大将军率军和匈奴单于接战，匈奴单于逃走，没有追上，便退军了。向南越过沙漠，才遇上李广和右将军所统帅的部队。李广见过大将军之后，回到自己的部队中。大将军派长史带着一些酒食干饭送给李广，并询问李广的部队迷路的情况。大将军想将军队中的详细情况上奏给武帝。李广还没有前去禀报，大将军便派长史急责李广所部主管幕府的校尉前去听候审问。李广说：“各个校尉没有什么罪，是我自己走迷了路。我现在自己去上供状，听候审问。”到了大将军幕府，李广对麾下的人说：“我自从成年以来，和匈奴作战大小七十多次，现在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击匈奴，和匈奴单于作战，而大将军却让我率所部走迂远的道路，而且又迷失了方向，这难道不是天意吗？而且我李广已经六十多岁了，终究不能和那些尖刻的刀笔小吏对簿公堂。”于是便拔刀自杀了。李广所部将士全都痛哭失声。老百姓知道后，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李广，不论老幼，都为李广的死而流泪。右将军赵食其独自被执法官吏审问，被判为死罪，花钱赎为平民……

太史公说：《论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说的就是李广将军。我见李将军诚恳厚道，很象一个纯朴的乡下人，心里想的，嘴巴说不出来。等到他死的日子，天下的人无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都为他的死表示哀痛，这或许是他忠实的心肠已经得到了士大夫的信赖的缘故吧！俗话说：桃李不言，下

自成蹊’。这句话虽然小,却可以比喻大的事情。”

(雒启坤)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①。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②。故槐里,徙成纪^③。广家世世受射^④。孝文帝十四年^⑤,匈奴大入萧关^⑥,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⑦,用善骑射^⑧,杀首虏多,为汉中郎^⑨。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⑩,秩八百石^⑪。尝从行^⑫,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⑬,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⑭!”

及孝景初立,广为陇西都尉,徙为骑郎将^⑮。吴、楚军时^⑯,广为骁骑都尉,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⑰,取旗,显功名昌邑下^⑱。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⑲。徙为上谷太守^⑳,匈奴日以合战^㉑。典属国公孙昆邪为上泣曰^㉒:“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自负其能,数与虏敌战^㉓,恐亡之。”于是乃徙为上郡太守^㉔。后广转为边郡太守,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㉕。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贵人从广勒习兵击匈奴^㉖。中贵人将骑数十纵^㉗,见匈奴三人,与战。三人还射^㉘,伤中贵人,杀其骑且尽。中贵人走广^㉙。广曰:“是必射雕者也。”广乃遂从百骑往驰三人^㉚。三人亡马步行,行数十里。广令其骑张左右翼,而广身自射彼三人者,杀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缚之上马,望匈奴有数千骑,见广,以为诱骑,皆惊,上山陈^㉛。广之百骑皆大恐,欲驰还走。广曰:“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诱之,必不敢击我。”广令诸骑曰:“前!”前未到匈奴陈二里所^㉜,止,令曰:“皆下马解鞍!”其骑曰:“虏多且近,即有急^㉝,奈何?”广曰:“彼虏以我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坚其意^㉞。”于是胡骑遂不敢击。有白马将出护其兵^㉟,李广上马与十余骑奔射杀胡白马将,而复还至其骑中,解鞍,令士皆纵马卧。是时会暮,胡兵终怪之,不敢击。夜半时,胡兵亦以为汉有伏军于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广乃归其大军。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

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为广名将也,于是广以上郡太守为未央卫尉^{③⑥},而程不识亦为长乐卫尉。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③⑦}。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③⑧},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③⑨},不击刁斗以自卫^{④①},莫府省约文书籍事^{④②},然亦远斥侯^{④③},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程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猝犯之,无以禁也^{④④},而其士卒亦佚乐^{④⑤},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④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为人廉,谨于文法^{④⑦}。

后汉以马邑城诱单于^{④⑧},使大军伏马邑旁谷,而广为骁骑将军领属护军将军^{④⑨}。是时单于觉之,去,汉军皆无功。其后四岁,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⑤①}。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广,广时伤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⑤②}。行十余里,广佯死,脱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⑤③},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驰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⑤④},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⑤⑤},汉下广吏^{⑤⑥}。吏当广所死亡多^{⑤⑦},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顷之,家居数岁。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⑤⑧},居蓝田南山中射猎^{⑤⑨}。尝夜从一骑出,从人田间饮。还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广^{⑥①}。广骑曰:“故李将军。”尉曰:“今将军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广宿亭下。居无何^{⑥②},匈奴入杀辽西太守^{⑥③},败韩将军^{⑥④},后韩将军徙右北平^{⑥⑤}。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即请霸陵尉与俱^{⑥⑥},至军而斩之。

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

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⑥⑦},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广所居郡闻有虎,尝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腾伤广,广亦竟射杀之。

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广为人长,猿臂,其善射亦天性也,虽其子孙他人学者,莫能及广。广讷口少言⁶⁵,与人居则画地为军陈,射阔狭以饮⁶⁶。专以射为戏,竟死⁶⁷。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宽缓不苛,士以此爱乐为用。其射,见敌急⁶⁸,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

居顷之,石建卒⁶⁹,于是上召广代建为郎中令。元朔六年⁷⁰,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军出定襄⁷¹,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⁷²,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后二岁,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⁷³,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⁷⁴。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⁷⁵,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⁷⁶。”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⁷⁷,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广乃令士持满毋发⁷⁸,而广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将⁷⁹,杀数人,胡虏益解⁸⁰。会日暮,吏士皆无人色,而广意气自如,益治军。军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复力战,而博望侯军亦至,匈奴军乃解去。汉军罢,弗能追。是时广军几没,罢归。汉法,博望侯留迟后期⁸¹,当死,赎为庶人。广军功自如,无赏⁸²。

初,广之从弟李蔡与广俱事孝文帝。景帝时,蔡积功劳至二千石。孝武帝时,至代相⁸³。以元朔五年为轻车将军,从大将军击右贤王,有功中率,封为乐安侯⁸⁴。元狩二年中,代公孙弘为丞相。蔡为人在下中⁸⁵,名声出广下甚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诸广之军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广尝与望气王朔燕语,曰⁸⁶:“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⁸⁷,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⁸⁸,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⁸⁹,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后二岁,大将军、骠骑将军大出击匈奴^①,广数自请行^②。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是岁,元狩四年也。广既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③,出东道。东道少回远^④,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⑤。广自请曰:“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⑥,今乃一得当单于^⑦,臣愿居前,先死单于^⑧。”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⑨,以李广为老,数奇^⑩,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⑪。而是时公孙敖新失侯^⑫,为中将军从大将军,大将军亦欲使敖与俱当单于,故徙前将军广。广时知之,固自辞于大将军^⑬。大将军不听,令长史封书与广之莫府,曰:“急诣部,如书^⑭。”广不谢大将军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⑮,引兵与右将军食其合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⑯,后大将军^⑰。大将军与单于接战,单于遁走,弗能得而还。南绝幕^⑱,遇前将军、右将军。广已见大将军,还入军。大将军使长史持糒醪遗广^⑲,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⑳。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㉑。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㉒。”至莫府,广谓其麾下曰:“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㉓。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而右将军独下吏,当死,赎为庶人。……

太史公曰^㉔:“传曰^㉕:‘其身正^㉖,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㉗!”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㉘,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㉙。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㉚?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㉛。”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㉜。”

【注释】①陇西:郡名,在今甘肃省东部。 成纪:汉县名,在今甘肃省秦安县。 ②逐得:追获。 ③槐里:汉县名,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 ④受:是“授”的反义词。“授”指传授,“受”是学习。 ⑤孝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 ⑥萧

关 通塞外的关口 ,在今甘肃省环县西北。 ⑦良家子 :好人家的子弟。汉朝的制度 ,医、巫、商、贾、百工都不得列入良家。当兵的人 ,除“良家子”以外 ,还有犯罪的人。 ⑧用 :因为。 ⑨中郎 :官名 ,担任宫禁中守卫值夜的工作。皇帝出门时 ,随车骑当护卫。 ⑩从弟 :俗称叔伯弟弟。 武骑常侍 :官名 ,皇帝的从官。 ⑪秩八百石 :奉禄八百石。秩 ,官职的品级。石 ,禄米的数量。汉朝根据官位的高低 ,规定俸禄所得粮食的多少。 ⑫尝从行 :常随从皇帝出行。 ⑬冲陷折关 :冲陷 ,冲锋陷阵。折关 ,抵御敌人。折 ,拒。关 ,防止。 格猛兽 :同猛兽搏斗。 ⑭万户侯岂足道哉 :做个万户侯算得了什么 ! ⑮骑郎将 :骑郎的将 ,主管骑郎。 ⑯吴、楚军时 :吴、楚起兵反汉的时候。指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吴、楚是七国中倡首的诸侯国。 ⑰亚夫 :周亚夫。 ⑱昌邑 :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北。 ⑲以梁王授广将军印 ,还 ,赏不行 :因为李广私受梁王授他的将军印 ,这是违犯汉朝法令的事 ,所以回朝后朝廷认为李广功不抵过 ,竟没有给李广应得的封赏。 ⑳上谷 :秦汉郡名 ,约当今河北省西北大部分和中部一部分地方。 ㉑日以合战 :每天来跟李广作战。 ㉒典属国 :汉官名 ,主管属国事务的官吏。 公孙昆(bún)邪(yè) :人名。公孙 ,姓。昆邪 ,名。 ㉓数与虏敌战 :屡屡与匈奴打硬仗。敌战 ,正面拒敌。 ㉔上郡 :今在陕西省绥德县一带。 ㉕后广转为边郡太守 ,徙上郡。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 ,皆以力战为名 ,这两句话与上下文重复。有人说 ,这是插叙的话 ,说李广从上谷太守历转沿边诸郡太守 ,然后做上郡太守。北地 ,郡名 ,在今甘肃省东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一带。雁门 ,郡名 ,在今山西省大同市、宁武县一带。代郡 ,在今河北省蔚县、张家口一带。云中 ,郡名 ,在今山西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一带。 ㉖中贵人 :皇帝亲信的人 ,宦官。 勒 :部勒 ,约束。 ㉗纵 :放纵驰骋。指放马向敌方驰去。 ㉘还射 :回身射箭。 ㉙走广 :奔到李广跟前。走 ,奔跑。 ㉚驰三人 :追赶那三个人。 ㉛上山陈 :爬上山头 ,布置阵地。陈 ,同“阵。”

③二里所：二里路光景。所，表示约计的词。③③即：若，如果。

③④用坚其意：用来使匈奴越发相信。③⑤有白马将出护其兵：有个骑白马的将军走出阵来监护他的兵卒。③⑥未央卫尉和下句的“长乐卫尉”都是官名。未央，长乐，都汉朝的官名。

③⑦屯：驻防。③⑧广行无部伍行陈：李广行军，没有严格的部队编制和一定的行列。部，伍，都是军队编制的名称。行陈，行列和阵势。

③⑨舍止：指停宿的地方。④⑩刁斗：铁制的军用饭锅，白天用来烧饭，夜间用作敲击巡更的器具。④⑪莫府：省约文书籍事：军队的司令部简化公文簿册等事。莫，通“幕”。

④⑫远斥侯：在前敌遥远的地方就布置了哨探的尖兵。④⑬无以禁：无法阻挡。

④⑭佚乐：安逸快乐。佚，通“逸”。④⑮略：计谋，战略。

④⑯谨于文法：对于朝廷规定的条文法令谨慎执行。④⑰汉以马邑城诱单于：事在公元前133年。马邑，今山西省朔县。

④⑱领属护军将军：受节制于护军将军。领，统率。护军将军，即韩安国，是这次战役的统帅。④⑲雁门：雁门山，在今山西省代县西北。

④⑳络而盛(chéng)卧广：用绳子结成网，把李广放在上边。㉑暂腾：突然跳起来。暂，作“仓猝”解。

㉒行取：这里是说且行且取。取，拿起。㉓至汉：指回到汉朝首都长安。

㉔下广吏：把李广送交执法官审问。㉕当：判决。

㉖颖阴侯孙：指灌婴的孙子灌疆。灌婴封颖阴侯。屏野：退隐田野。屏有“隐”的意思。

㉗蓝田南山：蓝田，县名，在今陕西省蓝田县。南山，蓝田东南的蓝田山。㉘尉：主管捕盗贼的官吏，大县二人。呵止：勒令停止。

㉙居无何：待了没多久。㉚匈奴入杀辽西太守：事在公元前128年。辽西，郡名，在今河北省东北部和辽宁省西部一带。

㉛韩将军：指韩安国。㉜右北平：汉郡名，在今河北省平泉县、丰润县一带。

㉝广即请霸陵尉与俱：李广陵即请求朝廷派那个呵止过他的霸陵尉和他一同去右北平。㉞中石没镞：箭射入石内，把整个箭头都陷进去了。没，陷入。镞，箭头。

㉟讷(nà)口：口才笨拙。㊱射阔狭以饮：比射箭的远近，不胜就罚酒。阔

狭,即远近或深浅。 ⑥7竟死:一直到死。 ⑥8见敌急:看见敌人逼近自己。急,及。 ⑥9石建:石奋的长子。景帝号石奋为“万石君”。奋子孙皆孝,以建为最。 ⑦0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 ⑦1大将军:指卫青。 出定襄:从定襄出塞。定襄,汉郡名,在今山西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一带。 ⑦2中首虏率:合于斩杀敌人首级数目的律令。中,相合,相应。首虏,指斩敌人的首级。率,同“律”,军律。 ⑦3可:约略。 ⑦4敢:李广儿子的名字。 往驰之:骑着快马前往侦察。 ⑦5直贯胡骑:一直穿过匈奴的围骑。 ⑦6易与耳:容易对付。 ⑦7为圜陈外向:令士兵布成圆形的阵势,所有的人都面朝外。“圜”同“圆”。 ⑦8持满毋发:拉满了弓准备着,但不放箭。 ⑦9大黄:一种强弓名。 裨将:协助主将作战的将校,即副将。 ⑧0益解:渐渐松懈。解,同“懈”。 ⑧1留迟后期:稽缓行程,没在预定时间到达。留,停留,停止。迟,迟误,迟缓。 ⑧2军功自如,无赏:杀敌虽有功,但自己的损失也不小,功过相当,所以没有加赏。如,当。 ⑧3代相:代郡的相。相,类似太守,管理民事。 ⑧4乐安:汉县名,在今山东省博兴县北。 ⑧5为人在下中:其人的行为品格在下等里面的中等。 ⑧6王朔:据说是当时有名的望气家,善于观测天象,预占吉凶。 燕语:私下交谈。燕,私。 ⑧7诸部校尉以下:李广所率领的各部军队中的级位低的军官。校尉,军官名。 ⑧8后人:在人之后,在人之下。 ⑧9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但是从来没有因为积累了些微的功劳,而取得侯爵人封邑。 ⑨0骠骑将军:指霍去病。 ⑨1请行:奏请随军出征作战。 ⑨2令广并于右将军军:使李广所率部队合并于右将军赵食(yì)其(jì)的军队中。 ⑨3少回远:稍稍迂回遥远些。 ⑨4而大军行水草少,其势不屯行:而卫青的大军走的路线,因为水草少,势必加速行军,不能驻扎下来,停止前进。 ⑨5结发:束发。古人成年始可戴冠,戴冠则须束发。 ⑨6今乃一得当单于:如今才得到一个亲自和单于对敌的机会。 ⑨7先死单于:当先跟单于拼一死战。 ⑨8阴受上诫:暗中受武帝的吩咐。 ⑨9

数奇(j)数,命运的定数。奇,命运不好。⑩恐不得所欲:恐怕不能达到生擒单于的愿望。⑪新失侯:公孙敖本来封为合骑侯,因击匈奴畏懦当斩,赎免。⑫固自辞:坚辞不受徙并之命。⑬急诣部,或失道:赶快到右将军的军部去,照文书所说的办。⑭就部:到达指定的军部。⑮亡导,或失道:军中沒有向导,因而迷失路途。亡,同“无”。或,同“惑”。⑯后大将军:后于大将军,落在大将军之后。⑰绝幕:绝,横渡。幕,沙漠。⑱糒(bèi)醪(láo):酒食。糒,干饭。醪,酒浆。⑲军曲折:委曲详细的军情。⑳急责广之幕府对簿:急责李广主管幕府的校尉去听审。对簿,听审。㉑上簿:自上供状,听侯质对。㉒引抽,拔。㉓太史公曰:以下的话是作者司马迁的评论。司马迁当时为太史令。㉔传曰:以下四语见《论语·子路》篇。㉕其:他,指在上位者。㉖其李将军之谓也:这不正是说的李将军吗?也,同“耶”。㉗悛(xún)悛如鄙人:诚诚恳恳,很像个质朴的乡下人。悛悛,同“恂恂”,诚实的样子。㉘皆为尽哀:都为李广之死表示了哀痛。㉙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那或许是他的忠实的心肠已经使士大夫对他信赖的缘故吧?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x):桃李不说话,可是花下自然踏成道路。比喻有品德的人自然有人敬仰。蹊,小路。㉛谕:同“喻”。

西门豹治邺

【解题】本文节选自《史记》的《滑稽列传》的附录,是西汉末年褚先生所写。褚先生,沛人,元帝、成帝间为博士。因《史记》有残缺,曾为补《武帝纪》《三王世家》《滑稽列传》等篇。在《滑稽列传》中有一段话,述说续作的意图云: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经术为郎,而好读外家传语。窃不逊让,复作故事滑稽之语六章,编之于左。可以览观扬意,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把《西门豹治邺》放在《滑稽列传》里,其实不太适宜。但是所写的西门豹禁绝为河伯娶妇这个故事

却很有意义,笔法也简洁有致。在这篇文章之后,原书还有一段话,可供参考:“十二渠经绝驰道,到汉之立,而长吏以为十二渠桥绝驰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驰道合三渠为一桥。邺民人父老不肯听长吏,以为西门君所为也,贤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长吏终听置之。故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几可谓非贤大夫哉!”

魏文侯的时候,西门豹为邺县令。西门豹到了邺县,会集当地的长老,问当地百姓所疾苦的事。长老们说:“苦为河神娶妻,因为这个原因,这里十分穷困。”西门豹问其中的缘故,长老们回答说:“邺县的三老,廷掾常年向百姓们搜括钱财,收来的钱有几百万,用其中的二三十万为河神娶妻,其余的钱和祝巫共同分了后拿回家去。为河神娶妻的时候,巫婆寻找百姓家中长得好看的姑娘,说她应当成为河神的妻子,便为河神聘娶。让姑娘洗沐,又为她缝制新的缁绮縠衣,和别人隔绝起来,举行斋戒,又为姑娘在河边修建一座斋宫,外面罩上黄色和红色的绸帐,让姑娘住在里面。为姑娘准备牛肉白酒和饭食让她吃。经过十几天,大家一起来为姑娘梳洗打扮,弄来一张嫁女用的床席,让姑娘坐在上面,然后将床席放到水里。开始的时候床席还漂浮着,漂几十里以后便沉没了。家中有漂亮女儿的,害怕大巫祝为河神娶走,所以多带着女儿远远地逃亡。所以邺城之中人口越来越少,又贫困,这种状况已经很久了。民间的俗话说:‘如果不为河神娶妻,河就要发大水,淹没百姓。’”西门豹听了说:“到了为河神娶妻的日子,请三老、巫祝、父老乡亲到河边去为姑娘送行,希望先来告诉我,我也去为姑娘送行。”都说:“行。”

到了为河神娶妻的日子,西门豹到河边去参加仪式,邺城的三老、官吏、当地有声望的长者豪绅和里中老人都已经聚集在这里,普通百姓前来观看的有二三千人。那个巫师是个老年的女子,约有七十岁,跟在后面的女弟子约有十个,都穿着缁丝单衣,站在大巫的后面。西门豹说:“把河神的妻子唤过来,我看她长得漂不漂

亮。”众人便将姑娘从帷帐中请出来，来到西门豹面前。西门豹看了看，回头对三老、巫祝和父老们说：“这个姑娘长得不好看，烦请大巫老婆子到河神那里去通报一声，说我们另外选长得更好看的姑娘，过几天再给他送去。”便令吏卒一同抱着那个大巫老婆子，将她投到河中。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这个巫师老婆子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一个弟子去催她。”又将一个女弟子投到河中。过了一会儿，说：“这个弟子怎么也不见回来？再派一个人去催她们。”便又投了一个女弟子到河中去。总共投了三个弟子。西门豹说：“巫师老太婆和她的弟子都是女人，不能禀报什么事情，烦请三老去禀告一下。”又将三老投到河中。西门豹恭敬谨慎地弯腰站在那里，向着河面站着等了很久。在一旁站着观看的长老和官吏们都非常惊恐。西门豹回头说：“巫师老太婆和三老都不回来，怎么办呢？”想再派廷掾和一个豪绅到河中去催促。这些人都跪下来磕头，磕得头都破了，额上的血流到地上，脸色灰白，西门豹说：“好吧，再等一会儿。”过了一会儿，西门豹说：“廷掾起来吧。看来河神挽留客人留得太久了，你们都散了回去吧。”邺城的官吏百姓都大为惊恐。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提为河神娶妻子的事。

西门豹便发动百姓开凿了十二条水渠，引漳河水灌溉百姓的田地，田地都可以灌溉了。当时，百姓们修渠时稍为繁苦一些，不想干。西门豹说：“百姓可以和他们共同享受成果，却不能和他们商议开创新的事情。现在父老乡亲们虽然对我做的事感到繁苦，但百年之后，可以肯定父老乡亲的子孙们会想起我的话。”邺城到现在仍得到漳河水的便利，百姓因此家给人足，富庶起来。

（雒启坤）

魏文侯时^①，西门豹为邺令^②。豹往到邺，会长老^③，问之民所疾苦^④。长老曰：“苦为河伯娶妇^⑤，以故贫^⑥。”豹问其故，对曰：“邺三老、廷掾常岁赋敛百姓^⑦，收取其钱得数百万，用其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与祝巫共分其余钱持归^⑧。当其时，巫行视小家女好

者^⑨，云是当为河伯妇^⑩，即娉取^⑪。洗沐之，为治新缯绮縠衣^⑫，闲居斋戒^⑬；为治斋宫河上，张缦绦帷^⑭，女居其中。为具牛酒饭食^⑮，行十余日^⑯。共粉饰之^⑰，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数十里乃没。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为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远逃亡。以故城中益空无人，又困贫，所从来久远矣。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娶妇^⑱，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⑲。”西门豹曰：‘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⑳，吾亦往送女。”皆曰：‘诺’。

至其时，西门豹往会之河上。三老、官属、豪长者、里父老皆会^㉑，以人民往观之者三二千人^㉒。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从弟子女十人所^㉓，皆衣缯单衣，立大巫后。西门豹曰：‘呼河伯妇来，视其好丑。’即将女出帷中，来至前。豹视之，顾谓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烦大巫姬入报河伯’^㉔，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中。有顷，曰：‘巫姬何久也？弟子趣之’^㉕！”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顷，曰：‘弟子何久也？复使一人趣之！’复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门豹曰：‘巫姬、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㉖，烦三老为入白之。”复投三老河中。西门豹簪笔罄折^㉗，向河立待良久。长老、吏傍观者皆惊恐。西门豹顾曰：‘巫姬、三老不来还，奈之何’^㉘？”欲复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入趣之。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门豹曰：‘诺。且留待之须臾’^㉙。”须臾，豹曰：‘廷掾起矣’^㉚。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㉛。”邺吏民大惊恐，从是以后，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㉜。当其时，民治渠少烦苦^㉝，不欲也。豹曰：‘民可以乐成’^㉞，不可与虑始^㉟。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㊱。”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㊲。

【注释】①魏文侯：魏期，战国时魏国的君主。公元前五世纪末、四世纪初在位。②邺：在今河北省临漳县。③会长老：召集父老。④问之民所疾苦：这是动词有双宾语的句式。

之,他们,代替“长老”。民所疾苦,百姓所疾苦的事。⑤河伯:河神。⑥以故:因为这个缘故,相当于“因此”。⑦三老:古代的乡官,掌管地方上的教化。廷掾(yuàn):古代辅佐县令的官。⑧祝巫:古时候专门拿召鬼降神作职业的人。“祝”是替人告神求福;“巫”是用舞蹈降神而替人祈祷,所以祝、巫并称。⑨小家女:一本作“人家女”。⑩是:代词,相当于“这个”。⑪娉:同“聘”,订婚。取:同“娶”。⑫为治新缯(zēng)绮(qǐ)黻(hú)衣:为之治新缯绮黻衣。缯是绸子。绮是有花纹的绸子。黻是有绉纹的纱。⑬闲居斋戒:古时候举行祭祀,先要斋戒,就是洗头发,洗澡,穿干净衣服,吃素,住在很清洁的房子里。⑭缁(tí)绶帷:黄红色的绸帐子。缁,黄红色的帛。绶,红色。⑮牛酒:牛肉白酒。⑯行:经过。一说,衍字是衍文。⑰共粉饰之:意思是大家来装饰点缀嫁娶的场面。粉饰,装饰。常用来表示只是装饰表面,实际并不如此,如“粉饰太平”。⑱即:这里作“若”讲。⑲云:助词。⑳幸来告语之:希望来告诉我。㉑豪长者:地方上的豪绅。㉒以:以及,还有。㉓十人所:十来个人。所,与“许”字用法相同,表示大约的意思。㉔大巫妪(yù):大巫婆。妪,老妇。㉕趣(cù):催促。㉖白事:禀报事情。㉗簪笔罄折:形容西门豹谨慎恭敬的样子。簪笔,把笔插在头发上。㉘奈……何:对……怎么办?㉙须臾:片刻。㉚矣:同下文“归矣”的“矣”都表示命令语气,相当于“吧”。㉛状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罢去归矣:看起来,河伯留客也太久了,你们都散了回去吧。状,这里表示“揣测”的意思。若,你们。㉜皆溉:都可以灌溉了。㉝少烦苦:稍微烦苦一些。㉞可以乐成:可以和他们共享成果。㉟虑始:商议开创新的事情。㊱期:希望。㊲民人以给足富:人民因而家给人足,富庶起来。

东方朔

东方朔，字曼倩（qiàn），汉朝平原（今山东平原县附近）人。武帝初，征天下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朔上书自荐。以奇计俳辞得亲近，后来为常侍郎，又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被劾不敬，免官。复为中郎。东方朔的文辞，以《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为最好。《答客难》尤其著名，后来有不少人模拟这篇作品。因其以诙谐滑稽著名，后人传其异闻甚多，方士又附会之为神仙。南北朝人所撰《神异经》、《海内十洲记》等，皆托名东方朔。《史记》和《汉书》有传。

答 客 难

【解题】东方朔写这篇文章的缘由，《汉书·东方朔传》云：“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因著论，设客难己，用位卑以自慰谕。”从这里可见他对“位卑”很不满。不过在文章里只是以“博闻辩智”者的口吻，用托辞自解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文章滑稽风趣。但是文章里也说明了一些道理。一是时利则事异，不可以用古衡今；一是君子有常行，贵乎自得。文章是散文，但有不少整齐的句法，还有几处用韵，具有独特的风格。

有客人诘问东方朔说：“苏秦、张仪一见万乘的君主，便身居卿相的高位，恩泽及于后世。现在大夫您学习先王之道，钦慕圣人的仁义，熟读《诗》《书》和诸子百家的书，读得非常之多，记也记不了，写在竹简和丝帛上，到嘴唇破了，牙齿掉了，还是记在心里，不能放下。好学乐道的功夫，已经非常明白了。自以为自己的才智海内无双，可以称得上是博闻善辨，智能出众。然而竭力尽忠，以事奉圣帝，空废时日，持续长久，官位不过是执戟侍从的郎官，推想起来，大概您的行为上有什么过失吧！官卑职微，连亲兄弟也照顾不上，这是什么缘故呢？”

东方朔先生喟然地长叹了一口气，仰起头来回答说：

“这其中的原因不是你能知悉的。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条件,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要求,怎么可以把它等同起来呢?苏秦、张仪的时候,周王朝衰败之极,诸侯们不再去朝见周天子,尽力征战以争权夺势,以军队互相比量,天下相互吞并成为十二个诸侯国,他们相互之间强弱未定,得到能治国用兵的士人就会强大起来,失掉能治国用兵的士人就会灭亡。所以他们的计策得以被采纳施行。身处尊贵的位子,房里充满了珍宝,外面还有储存粮食的粮仓,其恩泽一直延续到后代,他们的子孙长久地享用。现在则不然。圣明帝王的恩德流于天下,天下畏惧,诸侯都入贡而宾见于王。并一四海之内,如同衣带的相连,天下比翻过来放着的孟还要安稳。天下的情形到处都一样,合为一家。发动什么事情,容易得就象在手掌中转动。贤能和不贤能的人还有什么区别呢?遵守上天自然之道,顺从大地自然之理,天下万物无不得安其所。所以,抚慰之便可以得到安定,劳动之就使之痛苦;尊重他就可以为大将,鄙视他就可以让他成为臣虏;推举他就可以让他位处青云之上,压制他就可以把他捺在深渊的下面。任用他就可以象老虎一样当道得势,不任用他就可以让他象老鼠一样潜行伏处。虽然想要尽臣节,效忠诚,哪里知道怎样行呢?天地这样广大,士民百姓这样众多,大家都竭尽全力去游说,聚集而并进的,数也数不清。尽力思慕天子的恩德,想效忠竭诚,结果却得不到衣食,找不到门路。让苏秦、张仪和我一起生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恐怕连个掌故这样的小官也得不到,哪里敢指望当上侍郎呢?古书上说:天下没有灾害,就是有圣人,也没地方施展他的才华;上下都和同团结,就是有贤能的人,也无处建立他们特殊的功劳。’所以说时代不一样,情况自然也不相同。

“虽然如此,怎么能够不努力修身呢?《诗》中说:‘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又说:‘鹤鸣九皋,声闻于天。’假使能够修身,何必忧虑自己不显荣富贵呢?姜太公亲身实行仁义七十二年,才被周文王、武王所采用,得以发挥他的学说才干;灭商后被封于齐国,七百年而不绝。这就是士人们为什么日夜孜孜不倦地修身学习,敏于

行动而不敢懈怠的原因。这就象鸛鹄鸟,一边飞翔一边鸣叫。古书上说:天不因为人们讨厌寒冷而停止冬天,大地不为人们厌恶险阻而停止它的宽广,君子不因为小人的大吵大闹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上天的运行有经常的法度,大地有固定的形状,君子有经常的行为准则。君子行其正道,小人则计其功效。《诗》中说: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水至清便没有鱼,太至察则没有徒侣。冕的前边缀着旒,是为了遮蔽视线,两边悬着黄绵,垂在耳旁,是为了阻塞听觉。明察也要有所不见,耳聪也要有所不闻。推举大德而赦免小的过错,这就是不求全责备于一个人的意思。‘曲的东西要使它变直,但应该使它自己变直;优柔宽和地对待他,但要使他自己要求;揣度情理去诱导他,但要使他自己来索求。’圣人的教化就是这样,想使人自己去获得。自己去获得了,便能敏捷而宏大。

“当今世上没有出仕、不得重用的人,时代虽然不用他,使他孤独而没有伴侣,空虚地独自居住,向上仰观许由,向下俯察接舆,计策象范蠡那样精妙,忠诚象伍子胥那样,在天下和平的时候,行的是义。相合的人很少,又没几个伴侣,那本来是应该的。你对我何必多此疑问呢?至于燕昭王的任用乐毅,秦始皇之任用李斯,酈食其凭借口舌下齐七十二城,他们的进言,象水流那样顺利;人主听从他们的话,象圆环转动那样没有阻碍,所想要的必然得到,建立的功绩象山丘那样高大。海内平定,国家安宁,这是遇到了这样的时代,你又有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常言道:用竹管来窥视天,用螺壳来测量海,用细竹枝来撞钟,这又怎么能够观察到天上星辰的分布,怎么测得动荡的海水,又怎能让巨钟发出轰鸣呢?这样看起来,就象让地鼠去袭击狗,小猪去咬老虎,碰到就只有粉身粹骨而已,哪里能有什么功劳可以建立?现在拿你这样下愚的人来非难处士,想要不受到困窘,也一定是办不到的。这正好可以说明你不懂得变通而对大道理感到迷惑。”

(张彦修)

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一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①，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②，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著于竹帛^③，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④。好学乐道之效^⑤，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⑥，旷日持久^⑦，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⑧。意者尚有遗行邪^⑨？同胞之徒，无所容居^⑩，其故何也？”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⑪，仰而应之，曰：

是故非子之所能备^⑫。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⑬，相擒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⑭，得士者强^⑮，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⑯。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廩仓^⑰，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德流，天下震懼，诸侯宾服^⑱。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⑲。天下平均^⑳，合为一家。动发举事，犹运之掌^㉑。贤与不肖何以异哉^㉒？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㉓；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㉔；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㉕。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㉖？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㉗。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㉘。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㉙，安敢望侍郎乎？传曰^㉚：“天下无害^㉛，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㉜。

虽然^㉝，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㉞？《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鹤鸣九皋，声闻于天^㉟。”苟能修身，何患不荣^㊱？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㊲。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学敏行而不敢怠也^㊳。譬若鹄鹑，飞且鸣矣^㊴。传曰：“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㊵。天有常度^㊶，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计其功^㊷。《诗》云：‘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㊸？’”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㊹。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纆充耳，所以塞聪^㊺。”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举大

德 赦小过 ,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④⑥}。“枉而直之 ,使自得之 ;优而柔之 ,使自求之 ;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④⑦}。”盖圣人之教化如此 ,欲其自得之。自得之 ,则敏且广矣^{④⑧}。

今世之处士 ,时虽不用 ,块然无徒 ,廓然独居^{④⑨} ,上观许由 ,下察接舆 ,计同范蠡 ,忠合子胥^{④⑩} ,天下和平 ,与义相扶^{④⑪}。寡偶少徒 ,固其宜也^{④⑫}。子何疑予哉 ?若夫燕之用乐毅 ,秦之任李斯 ,酈食其之下齐^{④⑬} ,说行如流 ,曲从如环^{④⑭} ,所欲必得 ,功若丘山^{④⑮} ,海内定 ,国家安 ,是遇其时者也^{④⑯}。子又何怪之邪 ?

语曰 :以管窥天 ,以蠡测海 ,以筵撞钟^{④⑰}。岂能通其条贯 ,考其文理 ,发其音声哉^{④⑱} ?犹是观之 ,譬由鼯鼯之袭狗 ,孤豚之咋虎 ,至则靡耳 ,何功之有^{④⑲} ?今以下愚而非处士 ,虽欲勿困 ,固不得已^{④⑳}。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㉑

【注释】①难(nán) :诘问。 苏秦、张仪 :两人都是战国时的纵横家。纵横家讲合纵、连横之策。合纵是连合六国结成同盟以拒秦 ,连横是连合六国以事秦。苏秦先到秦国游说秦惠王 ,让他“吞天下 ,称帝而治” ,惠王不能用。于是往说燕、赵、韩、魏、齐、楚合纵抗秦 ,他为纵约之长。后来纵约为张仪所破。张仪相秦惠王 ,以连横说六国 ,使背纵约事秦。秦惠王死后 ,六国再合纵。 当 :值 ,遇。 万乘 :一万辆兵车 ,这里指万乘之国 ,就是当时最强大的诸侯国。 都 :居。 ②子大夫 :称东方朔。子 ,古代对男子的敬称。大夫 ,官位。 先王 :古代帝王。 术 :道。 ③讽诵 :熟读。 讽 ,读得熟透 ,能背出来。 诵 ,朗读。《诗》《书》百家 :儒家和诸子百家的书。《诗》《书》《诗经》《尚书》 ,这里泛指儒家经典著作。 不可胜(shèng)记 :记也记不了。 著于竹帛 :写在竹简和缣帛上 ,指著书。竹帛 ,写书的竹简和缣帛。 ④服膺 :存于胸中。膺 ,胸。 ⑤效 :功 ,功力 ,功夫。 ⑥悉力 :竭力。 圣帝 :指汉武帝。 ⑦旷日持久 :空废时日 ,持续长久。 ⑧侍郎 :侍从在皇帝左右的郎官 ,与后来所谓尚书、侍郎的侍郎不同。戟 ,一种兵器。 ⑨意者 :推想。 遗行 :过失的行为。遗 ,失。

邪 :同“耶” ,这里表示疑问、推测的语气。 ⑩同胞之徒 ,无所容居 :亲兄弟没有容身的地方。这是说官卑禄薄 ,亲兄弟也照顾不到。同胞之徒 ,兄弟辈。 ⑪东方先生 :东方朔自称。 喟然 :感叹的样子。 长息 :长叹。 ⑫是故 :这个原因。 备 :悉 ,详。 ⑬力政 :同“力征” ,尽力征战。 ⑭十二国 :齐、楚、燕、赵、韩、魏、秦、鲁、宋、卫、郑、中山。 未有雌雄 :强弱未定。 ⑮士 :指能治国用兵的。 ⑯说(shuì) :拿计策说服人。 ⑰廩(lìn) :就是仓。旧说 ,贮存谷的叫仓 ,贮存米的叫廩。 ⑱德流 :德泽流布。流 ,传布。 慑(zhé) :畏惧。 宾服 :诸侯入贡 ,宾见于王 ,称为宾服 ,就是服从的意思。 ⑲连四海之外以为带 :并四海之外 ,如衣带之相连 ,即国内同海外连成一气。 安于复盂 :比翻过来放着的盂还安稳。 ⑳天下平均 :到处情形一样。 ㉑动发 :发动 ,举动。 犹运之掌 :如同在手掌内转动。 ㉒不肖 :不贤。 ㉓绥(su)抚。 苦 :劳苦。 ㉔抗 :举。 抑 :压抑。 ㉕虎 :表示当路在势。 鼠 :表示潜行伏处。 ㉖前后 :向前退后。 ㉗竭精驰说(shuì) :句 ,竭尽全力去游说 ,聚集而并进的 ,数也数不清。辐凑 ,聚集。 ㉘之 :指天子之德。 门户 :指道路。 ㉙掌故 :掌管故事的吏 ,秩位很低。 ㉚传曰 :一般指古书上的话。凡古书都可泛称为“传”。 ㉛无害 ,有的本子“害”下有“灾”字。 ㉜故曰 :所以说。 时异事异 :时异则事异。 ㉝虽然 :尽管如此。 ㉞务 :致力 ,重。乎哉 :以加强反诘的语气。 ㉟鼓钟于宫 ,声闻于外 :《诗经·小雅·白华》的诗句。鼓钟 ,撞钟。鼓 ,动词。宫 ,室。 九 :表示多。 皋 :泽中水溢出所成的坎。 ㊱苟 :假使。 何患 :何忧 ,何虑。 荣 :显荣。 ㊲太公 ,即姜尚。 体行 :亲身实行。 七十有二 :七十二岁。有 ,同“又”。 设用 :大用。 文、武 :周文王 ,周武王。 信 :同“申” ;“用”的意思。 厥 :其。 七百岁 :自太公封于齐到田和篡齐 ,约七百年。 ㊳孳(z)孳 :勤勉的样子。敏 :勉。怠 :懈 ,怠。 ㊴譬若鹄鹄 ,飞且鸣矣 :鹄鹄 ,鸟名。飞则必鸣 ,行则摇尾 ,这里用来比喻人勤恳修身而不懈怠。

④⑩传曰：见《荀子·天论篇》，字句有些不同。 恶(wù)厌恶。

匈匈：同“汹汹”，大吵大闹的样子。 易：变更。 ④⑪常度：经常的法度。

④⑫道其常：行其正道。道，行。 计其功：计较其功效。

④⑬礼义之不愆(qi n)，何恤人之言：这两句是逸诗。《左传》昭公四年引作“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愆，差错。恤，忧。

④⑭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清到极点就没有鱼，因为鱼无所藏，且不得食；人明察到极点就没有徒侣，因为人人畏忌，不敢接近。

④⑮冕而前旒(liú)，所以蔽明；黈(t u)纁(kuàng)充耳，所以塞聪：冕前边垂着旒，是用来遮蔽视线；冕两边县着黄绵，垂在耳旁，是用来阻塞听觉。这样做，就是为了做到下文说的“明有所不见，聪有所不闻”。冕，天子至大夫的冠。旒，冕前边垂着的一串串的小珠子。明，视力。 纁，黄绵。充，塞。冕的黈纁垂在耳边，不是真塞在耳朵里。聪，听力。

④⑯举：用。 大德：大的好处。 赦：宽恕。 小过：小的短处。

④⑰枉：曲。 优而柔之：优柔宽和地对待他。 揆而度(du)之：揣情度理地诱导他。揆，揣度。

④⑱敏：敏捷。 广：宏大。 ④⑲处士：指没有出仕的人，这里还包括不得重用的人。

块然：孤独的样子。 廓然：空虚的样子。

⑤⑰许由：接舆，都是古代的隐者。许由和帝尧同时，尧让天下给他，他不受。接舆和孔子同时，曾唱歌讥笑孔子热心于政治。

范蠡(lǐ)：越王勾践的谋臣。合：也是“同”。 子胥：姓伍名子员(yún)，吴王夫差大臣，尽忠而被杀。

⑤⑱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在天下和平的时候，行的是义。

⑤⑲偶：合，相合的人。 固其宜也：本来是应该的。固，本来。

⑤⑳乐毅：燕昭王大臣，曾大破齐国，下七十余城。 李斯：秦始皇大臣，佐始皇统一天下。

⑤㉑酈(lì)食(yì)其(jì)：汉高祖大臣，常为说客，出使于诸侯。曾说齐王田广，使罢守战之备，下齐七十余城。

⑤㉒曲从：放弃自己原来的意见，听从不同的意见。

⑤㉓功若丘山：比喻功绩的高大。丘，小山。

⑤㉔是：这。 ⑤㉕语曰：常言道。这以下三句话都是比喻。以：用。管：竹管。蠡：螺壳。筵(tíng)：细竹枝。

⑤㉖条贯：指星辰的体系，即众星的分布。 文理：指

动荡的海水。 ⑤⑨犹：有的本子作“由”。 譬由：譬如。由，同“犹”。鼯(jīng)鼯(qú)之袭狗，孤豚(tún)之咋(zé)虎，都比喻微弱的触犯强大的。鼯鼯，地鼠，穴居田园中。豚，小猪。咋，咬。糜烂。耳而已。功用。 ⑥⑩下愚，最愚。处士，这里是东方朔自指。已，同“矣”。 ⑥⑪明：表明。 权变：变通。 大道：大道理，这里主要指知人谕世的道理。

《盐铁论》

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西汉宣帝时汝南郡(郡治在今河南省汝南县东南)人。精研《春秋公羊传》。曾任庐江太守丞。《盐铁论》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

本 议

【解题】本文选自《盐铁论》。《盐铁论》全书共六十篇，是西汉中叶的一部经济史料，记载的是汉朝政府官员和地方社会代表关于盐铁专卖等财政政策的辩论。盐铁、酒类由国家专卖，以及平准、均输等，都是汉武帝时重要的财政政策。这些政策对当时政治、军事措施的推行起了很大的作用，对国家是有利的。但是对地主和富商大贾则不利，因此，他们反对这些政策。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在朝廷召开的经济会议上，由地方官推荐的“文学”和“贤良”，与制订和执行盐铁专卖等政策的御史大夫、丞相以及他们的属下展开辩论。后来，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记录加以推衍和增广，写成了《盐铁论》。《本议》是这本书的第一篇，记的是双方辩论开始的一部分。从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文学”的议论是根据儒家思想，不切合当时的实际，而“大夫”的议论则是从现实出发。《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显然倾向于“文学”“贤良”的一方。这部书写得很生动，是出色的对话体散文，在我国古代著作中具有独特的风格。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和地方所举荐的贤良、文学在一起商讨,询问民间所疾苦的事情。

文学回答说:私下里听说治理百姓的道理,防止淫逸纵乐的办法,在于广开道德教化之端,抑制工商末利而开仁义之途,不要向百姓宣示利益之途,然后道德仁义的教化可以兴起,而百姓的风俗可以改变。现在地方各郡和各诸侯国还设有盐铁、酒榷、均输等专营官吏,和百姓争利。这样,破坏了敦厚朴实的风气,使贪婪鄙陋的风气得以形成。所以,百姓致力于农业本业的人越来越少,而从事于工商事业的人却越来越多。虚文繁杂,则根本衰弱;末节繁盛,则本根亏损。工商末业过于发展则百姓会变得放荡,而过于奢侈;农业本业得到发展,则百姓会变得诚恳而恭谨。百姓诚恳恭谨,则财用充足;百姓奢侈放荡则饥寒也随之产生。希望政府罢掉盐铁、酒榷、均输的专营制度,这样可以使农业得以发展,工商末业得到抑制,农业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好处,便于国家。”

大夫说:匈奴人背叛而不服从,多次进攻残虐边境的城邑。作充分的防御则使中国的战士疲于奔命;不作防御则匈奴人侵略寇盗不止。先帝哀怜边境的人民长久地遭受匈奴人入侵寇盗的痛苦和被敌人所掠获,所以才修建亭障关塞,整顿烽火台,在边境屯戍驻军以防止匈奴人的侵入。国家的财用不足,所以才兴办盐铁专营,设立国家专卖制度,并在各地设置均输官,使财货增加,用以佐助守卫边境的费用。现在议论的人想把这些制度都罢掉,在内使国家府库变得空虚,在外则使执武器守卫的战士们费用缺乏,使防边守城的战士在边疆陷于饥寒。如果罢掉盐铁、酒榷和均输制度,那么国家拿什么来贍着他们?罢掉这些制度,对国家不利。”

文学们说:孔子曾经说:有国有家的诸侯大夫们不应为财物的寡少而担忧,应为财物的分配不均而担忧;不应为人民的贫困而担忧,应该为人民的不安定而担忧。’所以,天子不谈论财货的多和少,诸侯不论利和害,卿大夫不谈论得到和丧失。积蓄仁义去教化人民,推广德行去安抚人民,所以远方的人来亲附,而近处的人喜悦而服从。所以,善于克敌的人不一定要打仗,善于打仗的人

不一定要很多军队,善于统率军队的人不一定操练阵法。在朝堂上修明政治,对外谈判时就可以制敌取胜。王者施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哪里用得着什么费用呢!”

大夫说:匈奴人凶恶狡猾,专横放纵,侵入边塞,武力进犯中国,杀害朔方都尉,十分悖逆而不规定法则,应该诛杀讨伐他们的日子已经很久了。陛下垂下大的恩惠,哀怜百姓尚未赡养富足,不忍心使将士和官吏们暴露于原野之中。纵然没有身披坚固的铠甲、手执锐利的武器以北向报复残暴的匈奴人的志气,又想罢掉盐铁专营和均输,使国家的武备受到损害,而没有担忧边患的心思,这于国家大义并不为便。”

文学们说:古代贵在用德而轻贱用兵。孔子说:远方的人不服从,则修树文德而使他们自己到来;既到来之后,便要安抚他们。现在却废弃道德而任用兵革,调动军队征伐他们,在边境屯戍军队防御他们,将兵士军队暴露在原野以长久相持,转输粮食的劳役无穷无尽,使边境之上的战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建立盐铁专营制度,开始设置征利的官吏以赡养他们,这不是治理国家的好策略。所以,罢掉它们才有利于国家。”

大夫说:古代建立国家的帝王,使农业和工商各自得到发展,使有无相互调济流通。市场中和朝廷中的要求能够统一起来,招致官吏百姓,聚集千万种货物,使农民、商人、工匠各自得到所需要的东西,交易之后各自散去。《易》上说:互通有无,日日增新而使人民不懈怠。所以,工匠不生产出东西,则农业的用具便会贫乏;商人不流通往来,则宝物财货就会枯竭。农业用具贫乏,则五谷得不到种植;宝物财货枯竭,则国家的财用就会匮乏。所以盐铁和均输专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流通委积的财货以调节轻重缓急之用。罢掉它们,对国家不利。”

文学们说:用道德去引导人民,人民便会归向纯厚朴实;向人民显示利益的好处,便会使人民的风俗变得浇薄。风俗浇薄,则人民会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为营利而奔走往来。《老子》说:‘贫穷的国家好象有多余的财富一般。’这不是因为有多余的财

富,而是因为嗜好欲望太多人民便会变得轻浮暴躁。所以王者崇尚本业,抑制末业,用礼义去约束人民,而想使粮食财物充实。在市场上,商人不流通没有用的东西,工匠不制作没有用的器物。所以,商人是为了使积压的东西得到流通,工匠是为了使各种工具用物得以齐备,这并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任务。”

大夫说:《管子》上说:国家有肥沃广大的土地而人民却吃不饱饭,是因为各种器械的用度不够;有山林和大海贮藏的各种货物而人民却十分贫困,是因为商人和工匠的作用没有得到发挥。’陇西、蜀地的丹砂、漆、兽毛和鸟羽,荆州和扬州的皮革、兽骨和象牙,江南的楠木、梓木、大小竹子,燕地、齐地的鱼、盐、毡和毛皮,兖州和豫州的漆、丝绸、细葛布和麻布,都是人民生活 and 终老的用具,等待着商人去流通,等待着工匠去制作成品。所以,圣人造作舟船以通河流和山谷,驾御牛马以通行丘陵和山地,到达远方和闭塞幽深的地方,是为了交易各种货物而便于百姓。所以先帝建立盐铁专营以供农业的用度,实行均输以使人民的财货富足。盐铁专营和均输制度是天下万民仰仗以取丰足的制度,罢掉它们,对国家不利。”

文学们说:国家有肥沃丰饶的土地而人民却吃不饱饭是因为工商业兴盛而农业本业荒废的结果;有山林和大海所贮藏的财货而人民贫困,是因为不致力于人民的用度而制作奇巧不实用的东西的人太多了。所以,大川的水源不能把有漏洞的地方填满,山海的出产不能使溪壑都得到富足。所以,盘庚率领人民辛苦劳作,舜帝藏起黄金而不使其流通,高祖皇帝禁止商贾使他们不得当官,这是为了遏制贪婪卑鄙的风俗而使民风更加醇厚真诚。排斥、污辱商贾,防塞利害之门,而人民尚且在干坏事,何况在上位的人汲汲于财利呢?《春秋传》说:诸侯好利则大夫卑鄙,大夫卑鄙则士人贪婪,士人贪婪则普通百姓寇盗。’这是为人民开财利之孔而为他们准备下犯罪的阶梯。”

大夫说:过去各郡和诸侯国各自以自己地区的土物特产作为向朝廷的贡献,往来繁杂,贡献的东西也大多粗劣,有的还不够

运输的费用。所以国家在各郡设立均输官以相互运输调济,而方便远方土地的贡献,所以叫做均输。在京城开设屯积物资的仓库,用以收购货物,贱了就买进来,贵了就卖出去,所以政府从中得到实利,商贾们无法从中多取利,所以叫做平准。实行平准则人民各安其业,实行均输则人民劳逸平均。所以,平准和均输制度,是为了平抑万物而便利百姓,不是什么开财利之孔而为人民准备犯罪的阶梯。”

文学们说:古代向人民征取赋税,依据他们所擅长的,而不求他们所不擅长的。农民交纳他们的收获,女子贡献他们的女工。现在放弃他们所拥有的,索取他们所没有的。百姓们以低贱的价格卖掉他们拥有的货物以供应政府的需求。近来郡县和诸侯国有的还命令百姓制作布絮,官吏任意扣留阻拦,强迫他们进行交易。官吏所征收的,不仅仅是齐地、东阿的丝织品,蜀地、汉中的布匹,也是民间所造作的。运用诈取的手段,使人民以抑平的价格出卖自己的货物,农民更增加了一层辛苦,女工又增加了一次赋税:没有见出贡输的平均。政府一家囤积发售,关起门来不许自由交易而只由政府专买专卖,则一切货物都要收取;一切货物都加以收取,则物价暴涨,物价暴涨,则商贾从中牟利,政府官吏自己从事交易,则官吏可以容纳奸豪,而富商囤积货物以等待国家的急用,不法的商人和奸诈的官吏贱收贵卖以从中取利;没有见到准量的均平。古代的均输,是为了平均劳逸而便于贡输,并不是为了从中取利而买卖万物。”

(雒启坤)

惟始元六年^①,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②。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③,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④,毋示以利^⑤,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⑥,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⑦。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⑧,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⑨。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

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①。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②，故修障塞，飭烽燧^③，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④，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⑤，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⑥，将何以贍之^⑦？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⑧。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⑨。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⑩。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⑪。修之于庙堂，而折冲旋师^⑫。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⑬！”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⑭，入塞，犯历中国^⑮，杀伐郡县朔方都尉^⑯，甚悖逆不轨^⑰，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⑱，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⑲。纵无被坚执锐者北面复匈奴之志^⑳，又欲罢盐铁、均输，用损武略^㉑，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㉒。今废道德而任兵革^㉓，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㉔，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㉕，非长策也^㉖。故以罢之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一其求^㉗，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㉘，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㉙。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匱^㉚。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㉛。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㉜。《老子》曰：‘贫国若有余’^㉝，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

商所以通郁滞 ,工所以备器械 ,非治国之本务也。”

大夫曰 :《管子》云 : 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 ,器械不备也 ;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 ,商工不备也⁴³’。陇、蜀之丹漆旄羽⁴⁴ ,荆、扬之皮革骨象⁴⁵ ,江南之繡梓竹箭 ,燕、齐之鱼盐旃裘⁴⁶ ,充、豫之漆丝絺纈⁴⁷ ,养生送终之具也 ,待商而通 ,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 ,服牛驾马以达陵陆⁴⁸ ,致远穷深 ,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 ,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 ,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 ,罢之 ,不便也。”

文学曰 : 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 ,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 ,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⁴⁹。故川源不能实漏卮 ,山海不能赡溪壑⁵⁰。是以盘庚率苦 ,舜藏黄金⁵¹ ,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⁵² ,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⁵³ ,防塞利门 ,而民犹为非也 ,况上之为利乎⁵⁴ ? 传曰 : 诸侯好利则大夫鄙 ,大夫鄙则士贪 ,士贪则庶人盗⁵⁵’。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⁵⁶。”

大夫曰 : “ 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 ,往来烦难 ,物多苦恶⁵⁷ ,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 ,而便远方之贡 ,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⁵⁸ ,以笼货物⁵⁹。贱即买 ,贵则卖 ,是以县官不失实⁶⁰ ,商贾无所贸利⁶¹ ,故曰平准⁶²。平准则民不失职⁶³ ,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 ,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 ,非开利孔为民罪梯者也。”

文学曰 : 古者之赋税于民也 ,因其所工 ,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 ,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 ,责其所无⁶⁴。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⁶⁵ ,吏恣留难⁶⁶ ,与之市。吏之所入 ,非独齐、阿之缣⁶⁷ ,蜀、汉之布也 ,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⁶⁸ ,农民重苦⁶⁹ ,女工再税 :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⁷⁰ ,阖门擅市⁷¹ ,则万物并收 ;万物并收 ,收物腾跃⁷² ;腾跃 ,则商贾侔利⁷³ ;自市 ,则吏容奸豪⁷⁴ ,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 ,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⁷⁵ :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 ,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 ,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⁷⁶。”

【注释】①惟 助词。 ②丞相 指田千秋。 御史 指御史大夫桑弘羊。他在汉武帝时参预了盐铁国营、酒类专卖、平准、均输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平准、均输 是中国封建时代政府经营商业以控制运销,平抑物价,取得收入的财政经济政策。汉武帝时,由于官府彼此争购货物,常使物价腾贵。各地向中央交纳贡物,运费又常超过原价。元封元年(前 110 年),汉武帝用桑弘羊为大司农,下设管运输的均输官和管物价的平准官,并令各地向均输官交纳贡物折价和运费,然后由平准官和均输官在低价地方买货,转运京师或运往高价地方出售。 所举 地方所推荐。 贤良 读书人已经被选为“贤良方正”的。 文学 读书有学问的人。当时参加辩论的贤良、文学共有六十多人。 ③淫佚 放纵享乐。

④末利 指工商之利。末 对本而言,古代以农为本,以商为末。 ⑤毋示以利 毋示之以利。 ⑥郡国 二者都是汉代较大的行政区域。国 指汉初封同姓诸王所建的国。郡和国常合称为郡国 指地方。 盐铁 指食盐和铁器由国家专卖。 酒榷 (què) 酒类由国家专卖征税。榷 原是水上的横木,用来摆渡,后来转为独占或专利的意思。 均输 在各地设均输官,负责收购天下货物,并掌管运输,调剂各地需要的物品,使商贾不能取大利。

⑦散敦厚之朴 破坏了敦厚的朴实风气。 化 风气。 ⑧文 虚文。 质 根本。 ⑨淫 放荡,过于奢侈。 慝 (què) : 诚谨。 ⑩大夫 即御史大夫桑弘羊。 边鄙 靠近边界的邑镇。鄙 边邑。 ⑪先帝 指汉武帝。 虏 敌人 指匈奴。 系获 被敌人俘获。系 缚。 ⑫障塞 (sài) 边塞险要处的城堡。

飨烽燧 整顿烽火台。边境有警报,在土台上举火示警,白天叫“燧”,晚上叫“烽”。 ⑬蕃货长 (zhǎng) 财 使财货增加。蕃、长 都是增多的意思。 ⑭执备 执武器守卫。 ⑮备塞乘城 防边守城。乘,登。 ⑯贍 给养。 ⑰有国有家者……而患不安 见《论语》的《季氏》篇。家 指卿大夫的采邑。贫 指财用缺乏。寡 指人口稀少。均 各得其分。安 上下相安。 ⑱得丧 得失。丧 失。 ⑲畜仁义以风之 广德行以怀之 积蓄仁

义去教化人民，推广德行去安抚他们。畜、风、广、怀，都作动词用。

②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春秋谷梁传》庄公八年：“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善死者不亡。”意思是说，善于克服敌人的不一定要打仗，善于打仗的不一定要许多军队，善于统率军队的不一定要排列阵法。克，战胜。师，用兵。“师”和“阵”在这里都是动词。③修之于庙堂，而折冲旋师：在朝廷上修明政治，对外谈判时就可以制敌取胜。之，指仁政。庙堂，朝廷。折冲，御敌，引申为进行外交谈判之意。旋师，军队胜利归来。

④恶(w)用费哉：哪里要什么费用呢！⑤桀黠(xiá)：凶恶，狡猾。擅恣：专横放纵。⑥犯厉：犹言“侵暴”，以暴力侵犯。⑦杀伐郡县朔方都尉：杀害朔方都尉。汉武帝时置朔方郡，兼置朔方县。都尉，官名。⑧不轨：不循法则。轨，法则。⑨陛下：对皇帝的敬称。这里指汉昭帝。元元：指人民。赡：富足。⑩暴(pù)：暴露。

⑪被坚执锐：披坚甲，执利器。复：报复。⑫用损武略：因此而使作战的策略受到损害。⑬远人不服……则安之：见《论语·季氏》。安，安抚。来，在这里作动词用。⑭兵革：意思同“兵甲”，指兵器和甲冑之类。革，皮，用以制甲冑，所以称甲冑为革。兵革、兵甲，都是军队的意思。⑮支：相持。⑯张利官：设征利的官。张，设。⑰长策：好的策略。⑱市朝以一其求：市中朝中的需求能统一起来。市，指民间。朝，指朝廷。⑲工师：指工匠。⑳通其变，使民不倦：见《周易》的《系辞》下。通其变，互通有无。《周易》孔颖达疏：“开通其变，量时制器，使民用之，日新不有懈倦。”㉑匱(kuì)：乏，竭。

㉒通委财：流通委积的财货。委，聚积。㉓交于道而接于市：在道路上和集市上交接。指为营利而奔走往来。㉔贫国若有余：贫穷的国家好像有多余的财富一般。今本《老子》里没有这句话。㉕国有沃野之饶……商工不备也：见《管子》的《轻重》六、《轻重》十四。文句略有不同。㉖旄羽：兽毛和鸟羽。

㉗骨象：兽骨和象牙。㉘箭：指竹之小者。旃：同“毡”。

- ④⑦缣(ch):细葛布。纻(zhù):麻布。④⑧服牛驾马以达陵陆:驾御牛马以通行丘陵和陆地。服,驾御。④⑨淫巧众也:制造奇巧的东西的人太多了。⑤⑩川源不能实漏卮(zh),山海不能赡溪壑:大川的水源不能把有漏洞的地方填满;山海的出产虽然丰富,也不能使溪壑都得到富足。这是比喻风俗一坏,就无法挽救。实,充满。漏卮,渗漏的酒器,这里是漏洞的意思。⑤⑪盘庚率苦:率苦,原书误作“萃居”。张衡《西京赋》:“盘庚作《诰》,帅(率)人以苦。”率苦,率领人民从事辛苦劳作。舜藏黄金:《淮南子·泰族训》:“舜深藏黄金于崭岩之山,所以塞贪鄙之心也。”
- ⑤⑫高帝:指汉高祖刘邦。商贾(g):指商人。仕宦(huàn):做官。⑤⑬排困市井:排斥、困辱商贾。市井,原指做买卖的地方,这里指商人。⑤⑭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这种句式表示前后分句之间意思有转折,后边分句的意思更进一层。⑤⑮传曰……则庶人盗:这是《春秋》公羊家的说法。鲁桓公十五年《公羊传》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何休注:“王者……不当求,求则诸侯贪,大夫鄙,士庶窃盗。”⑤⑯利孔:求利的洞。罪梯:犯罪的阶梯。⑤⑰苦恶:粗劣。⑤⑱委府:囤积物资的仓库。⑤⑲笼:包藏,收购。⑥⑰县官:指政府。不失实:意思是掌握实利。实,指贱买贵卖所得的实利。⑥⑱贾利:牟利,多取利。⑥⑲平准:平定物价水准。⑥⑳不失职:各安其业。职,指根据职分所应做的事情。⑥㉑释:放弃。责:索取。⑥㉒间(jiàn)者:近来。⑥㉓恣留难:任意扣留阻拦。⑥㉔阿:山东东阿,古代出产丝织品。⑥㉕行奸卖平:运用诈取的手段,使人民照抑平的价钱出卖。⑥㉖重(chóng):和下句的“再”意思一样。⑥㉗猥发:屯积和发售。猥,积。⑥㉘阖门擅市:不许自由交易,由政府专买专卖。阖,闭。⑥㉙物腾跃:物价暴涨。⑥㉚侔利:夺取利。侔,同“牟”。⑥㉛自市:指诸官自营贸易。容:包庇的意思。⑥㉜轻贾:指不法商人。⑥㉝贾万物:收购万物。

《汉 书》

赐南粤王赵佗书

【解题】刘恒，即汉文帝，汉高祖之子，立为代王。高皇后死后，大臣周勃、陈平等平灭吕氏，迎立刘恒为皇帝。刘恒即位以后，废除诽谤妖言法和肉刑，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提倡节俭，提倡农业，曾经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共十二年，从而为汉代初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篇文章选自《汉书》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南粤王赵佗，真定（汉时国名，在今河北省正定县）人。秦时为龙川（今广东省惠阳县）令。秦二世时，行南海尉事。秦朝灭亡以后，赵佗就兼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汉高祖时，派陆贾通使南粤，立赵佗为南粤王。汉高后时，有司请阻止供给南粤铁器。赵佗认为这是长沙王的计策，认为长沙王想要击灭南海以为功，于是就自号为南粤武帝，发兵攻长沙边境，破数县而去。高后遣隆虑侯周灶前往征讨，没有结果。汉文帝即位，派人守护赵佗先人在真定的坟墓，按时祭祀，给赵佗的从兄弟以官职和赏赐；又派遣太中大夫陆贾到南粤，给赵佗这封信，劝他削去帝号。赵佗表示愿意遵奉汉朝的诏令，取消帝号，长为藩臣，并且上书给汉文帝，献了许多礼物。宋朝楼昉评这篇文章说：“委曲回护，不自尊大，而所据者正，所以感动而诏谕之者深矣。”

皇帝谨慰问南粤王，王很劳心苦意。朕是高祖皇帝的侧室所生之子，离开朝廷而在北边的代地守卫北部边境。与王相距遥远，山川阻隔，加上朕朴实愚昧，未曾与王通过音信。高祖皇帝去世之后，孝惠皇帝即位，高太后亲自临朝听政，不幸患了疾病，而且一天天加重，因此在治理国家方面有些不合情理，吕氏兄弟据权为变，

败乱国家法度，太后不能独自控制，便找来些其他姓氏人家的儿子作为孝惠皇帝的后嗣。有幸依赖汉家宗庙的神灵，功臣们的力量，将他们铲除完毕。朕因为不被大臣们舍弃的缘故，不得不立，现在即了皇帝之位。

近来听说王曾经给将军隆虑侯周灶送来书信，让他帮助寻找王的亲兄弟，并请求撤回驻在长沙的两将军的驻军。朕知道王的书信后，便下令撤回了博阳侯陈濞所统率的军队。王在真定的亲兄弟，朕已派人前去慰问，并派人修整了王的先人坟墓。

前几天听说王发兵于边境，不停地进攻为寇。这个时候，长沙郡的百姓倍受其苦，而南部边境的郡县尤其严重。即使是王的南粤国，难道能单独有什么好处吗？必定死亡许多士卒，伤害良将官吏，让别人的妻子成为寡妇，让别人的儿子成为孤儿，让别人的父母成为孤独，得到了一个，却丢掉了十个。朕是不忍心干这些事情的。

朕想勘定那些与南粤国犬牙相错的土地，并就这个事情向官吏们询问，官吏们说：“高祖皇帝是为了将长沙郡与南粤隔开。”因此，朕不能随便改动。官吏们又说：“得到王的财物，并不足以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得到王的土地，并不足以使国家更加富裕。”自五岭以南的荒服之地，王自己治理就行了。

虽然如此，王自称为皇帝，两个皇帝并立于天地之间，没有一辆使者的车辆相互往来，这是相互争夺。相互争夺而不相让，仁德的人是不愿意这样做的。朕愿意与王共同抛弃以前的仇怨，从现在以至于长远的将来，都象过去一样互通使者。所以，朕派陆贾到王那里去告诉朕的意思。王应该接受这个建议，不要再发兵进攻为祸害了。

御府所贮的上等衣服五十件，中等衣服三十件，下等衣服二十件，是送给王的。愿王听听音乐消除忧愁，和邻近的各国互相友好。

（雒启坤）

皇帝谨问南粤王^①，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②，弃

外^③，奉北藩于代^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⑤。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位^⑥，高后自临事^⑦，不幸有疾，日进不衰^⑧，以故諄暴乎治^⑨，诸吕为变故乱法^⑩，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⑪。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⑫，不得不立，今即位。

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⑬，求亲昆弟^⑭，请罢长沙两将军^⑮。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⑰；修治先人冢。

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⑱。虽王之国，庸独利乎^⑲？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⑳，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㉑，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㉒。”朕不得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㉓，王自治之。

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㉔，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㉕，终今以来^㉖，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㉗。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

上赭五十衣^㉘，中赭三十衣，下赭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乐^㉙，存问邻国^㉚。

【注释】①问：问候，慰问。 ②朕（zhèn）：皇帝的自称。

高皇帝侧室之子：文帝之母薄氏，是汉高祖的侧室。侧室，妾。

③弃外：弃于外，就是离开朝廷到外面。 ④奉北藩于代：在代（今在山西省东北部和河北省蔚县一带地方，汉初为代国，后改为代郡）做北方的藩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立刘恒为代王。藩，诸侯王分封出镇，称“分藩”。“藩”是屏藩的意思。

⑤未尝致书：意思是不曾通使于粤。 ⑥孝惠皇帝：汉惠帝。 ⑦自临事：亲自处理政务。 ⑧日进不衰：一天一天有增无已。衰，减。

⑨以故諄（bèi）暴乎治：因此在治理国家方面是逆乱的。諄，乖违。 ⑩诸吕：高后的本家梁

王吕产赵王吕禄等。⑪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高后以后宫美人之子假称惠帝子，立为惠帝的太子。惠帝死后，就让他做皇帝（汉少帝）。后来高后又把他杀死。它，古“他”字。⑫不释：不舍，不放下，意思是一定要他做皇帝。⑬乃者：近者。隆虑侯，姓周名灶。高后曾派他出击赵佗。隆虑，今河南省林县。

⑭求：访求。⑮请罢长沙两将军：这是因为两将军会领兵击粤。长沙，汉时国名。在今湖南长沙。⑯博阳侯：姓陈名濞。这时为将军。博阳，今河南省商水县。⑰存问：慰问。⑱南郡：指与南越接界的南部边郡，非指南郡。因为南郡与南越相距甚远。⑲虽王之国，庸独利乎：这样用兵，就是你南粤国，难道就能单独有什么好处吗？⑳寡人之妻：使人家的妻成为寡妇。

㉑定：勘定。㉒介：隔。㉓服领以南（自五岭以外）荒服（离王畿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的地方）以南的地方。㉔亡：同“无”。一乘（shèng）：一辆车。乘，四匹马拉的车，一般指车辆。㉕分弃：彼此共弃。㉖终今以来：从现在以至于终久。㉗贾：陆贾，楚人。有辩才。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出使南粤，招谕赵佗，回朝后拜太中大夫。奉命著书论秦亡汉兴的原因，成《新语》十二篇。诸吕当权时，陆贾病免家居，曾为陈平设计除灭诸吕。赵佗称帝，文帝又以陆贾中太中大夫，出使南粤。㉘上褚（chǔ）五十衣：御府所贮藏的上等衣服五十件。褚，贮藏。御府所贮藏的衣服，有上、中、下三等。㉙娱忧：消除愁烦。㉚邻国：指东越、瓯（ōu）、骆等国。

苏 武 传

【解题】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苏武出使匈奴，却被匈奴扣留，并迫使他投降。《苏武传》集中叙写了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期间的事迹，热烈颂扬了他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饥寒压不倒，私情无所动的浩然正气，充分肯定了他坚毅忠贞，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苏武也因此而成为家喻户晓式的人物，后代爱国的楷模。

文章通过高度取舍剪裁,集中描写苏武奉命出使,以及在异国十九年的种种遭遇和表现,主题鲜明,形象突出。生动地再现了人物的性格和节操,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苏武字子卿,年轻时因为父亲的职位,兄弟三人都做了皇帝的侍从郎官,并逐渐被提升为掌管皇帝鞍马鹰犬射猎工具的官。当时汉朝不断讨伐匈奴,多次互派使节彼此暗中侦察。匈奴扣留了汉朝使节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批人。匈奴使节前来,汉朝也扣留他们以相抵充。

武帝天汉元年,且鞮侯刚刚立为单于,怕受到汉朝的袭击,于是说:“汉朝皇帝是我的长辈。”下令全部送还了汉朝使节路充国等人。汉武帝赞许他这种做法,便派遣苏武以中郎将的身份出使,持旄节护送扣留在汉朝的匈奴使者回国,顺便送给单于很丰厚的礼物,以答谢他的好意。苏武同副中郎将张胜以及临时委派的使臣属官常惠等,加上招募来的士卒、侦察人员一百多人一同前往。到了匈奴,将财物赠给单于。匈奴单于却越发傲慢,不是汉朝所期望的那样。

单于正要派使者护送苏武等人回归汉朝,适逢缑王与长水人虞常等人在匈奴内部谋反。缑王是昆邪王姐姐的儿子,与昆邪王一起降汉,后来又跟随浞野侯赵破奴与匈奴作战失败,被俘而陷留在匈奴。还有卫律统率的那些投降者,暗中共同策划绑架单于的母亲阼氏归汉。正好碰上苏武等人到匈奴。虞常在汉的时候,一向与副使张胜有交往,乘机私下拜访张胜,说:“听说天子很怨恨卫律,我虞常能为汉朝埋伏弩弓将他射死。我的母亲与弟弟都在汉朝,希望受到汉朝的照顾。”张胜答应了,把财物送给了虞常。

一个多月后,单于外出打猎,只有阼氏和单于的子弟在家。虞常等七十余人将要起事,其中一人夜晚逃走,把他们的计划报告了阼氏及其子弟。单于子弟发兵与他们交战,缑王等都战死,虞常被活捉。单于派卫律审理这一案件。张胜听到这个消息,担心他和虞常私下所说的那些话被揭发,便把事情经过告诉了苏武。苏武

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定会牵连到我们。受到侮辱才去死，更对不起国家！”因此想自杀。张胜、常惠一起制止了他。虞常果然供出了张胜。单于大怒，召集国中贵族前来商议，想杀掉汉朝使者。左伊秩訾说：“假如是谋杀单于，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罪行呢？应当都叫他们投降。”单于派卫律召唤苏武来受审讯。苏武对常惠说：“丧失气节、玷辱使命，即使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汉朝去呢！”说着拔出佩刀自刎，卫律大吃一惊，自己抱住、扶好苏武，派人骑快马去找医生。医生在地上挖一个坑，在坑中点燃小火，然后把苏武脸朝下放在坑上，轻轻地敲打他的背部，让淤血流出。苏武昏迷了很久，过了好半天才重新呼吸。常惠等人哭泣着，用车子把苏武拉回营帐。单于钦佩苏武的节操，早晚派人探望、询问苏武，而把张胜逮捕监禁起来。

苏武的伤势逐渐好了。单于派使者通知苏武，一起来审问虞常，想借这个机会使苏武投降。用剑杀死虞常后，卫律说：“汉使张胜，谋杀单于亲近的大臣，应当处死。单于招降的人，赦免他们的罪。”举剑要击杀张胜，张胜请求投降。卫律对苏武说：“副使有罪，应该连坐到你。”苏武说：“我本来就没有参予谋划，又不是他的亲属，怎么谈得上连坐？”卫律又用剑对准苏武，苏武岿然不动。卫律说：“苏君！我卫律以前背弃汉朝，归顺匈奴，幸运地受到单于的大恩，赐我爵号，让我称王，拥有部属数万，还有满山遍野的马和牲畜，如此富贵！苏君你今日投降，明日也是这样。白白地用身体给草地做肥料，又有谁知道你呢！”苏武根本不答理他。卫律说：“你顺着我而投降，我与你结为兄弟，今天不听我的安排，以后再想见我，还能得到机会吗？”

苏武痛骂卫律说：“你做人家的臣下和儿子，不顾及恩德义理，背叛皇上、抛弃亲人，在异族那里做投降的奴隶，我为什么要见你！况且单于信任你，让你决定别人的死活，而你却居心不平，不主持公道，反而想要使汉皇帝和匈奴单于二主相斗，旁观两国的灾祸和损失！南越王杀害汉朝使者，结果被平定而分为九郡。大宛王杀汉使者，自己的头颅被悬挂在宫殿的北门。朝鲜王杀汉使者，

随即被讨平。唯独匈奴还没有受惩罚。你明知道我决不会投降，想要使汉朝和匈奴互相攻打。匈奴灭亡的灾祸，将从我开始了！”卫律知道苏武终究不可胁迫投降，报告了单于。单于更想要使他投降，就把苏武囚禁起来，放在大地窖里，不给他喝的吃的。天下雪，苏武躺着吃雪，同毡毛一起吞下充饥，熬了几天没有死。匈奴认为神奇，就把苏武迁移到北海边没有人的地方，让他放牧公羊，说等到公羊生了小羊便允许他回归汉朝。同时把他的部下及其随从人员常惠等分别安置到别的地方。

苏武迁移到北海后，吃不到粮食，只能掘取野鼠所储藏的野生果实吃。他持着汉朝的符节牧羊，睡觉、干活都拿着，以致系在节上的牦牛尾毛全部脱尽。一共过了五、六年，单于的弟弟於阗王到北海上打猎。苏武会编结打猎的网，矫正弓弩，於阗王喜欢他，供给他衣服、食品。三年多过后，於阗王得病，赐给苏武马匹和牲畜、盛酒酪的瓦器、圆顶的毡帐篷。王死后，他的部下也都迁离。这年冬天，丁令人盗去了苏武的牛羊，苏武又陷入穷困之中。

当初，苏武与李陵都在朝中当侍中。苏武出使匈奴的第二年，李陵投降匈奴，不敢访求苏武。过了一段时间，单于派遣李陵去北海，为苏武安排了酒宴和歌舞。李陵趁机对苏武说：“单于听说我与你交情一向深厚，所以派我来劝说足下，愿谦诚地相待你。你终究不能回归本朝了，白白地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受苦，你对汉廷的信义又有谁知道呢？以前你的大哥苏嘉做奉车都尉，跟随皇上到雍的棧阳宫，扶着皇帝的车驾下殿阶，碰到柱子，折断了车辕，被定为大不敬的罪，用剑自杀了，只不过赐钱二百万用以下葬。你弟弟孺卿跟随皇上去祭祀河东土神，骑着马的宦官与驸马争船，把驸马推下去掉到河中淹死了，骑马的宦官逃走了。皇上命令孺卿去追捕，他抓不到，因害怕而服毒自杀。我离开长安的时候，你的母亲已去世，我送葬到阳陵。你的夫人年纪还轻，听说已改嫁了，家中只有两个妹妹，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如今又过了十多年，生死存亡都不知道。人生像早晨的露水，何必长久地这样折磨自己！我刚投降时，终日心神恍惚，几乎要发狂，痛心对不起汉朝，加上老母拘禁

在保宫,你不想投降的心情,怎能超过当时我李陵呢!并且皇上年纪大了,法令随时变更,大臣无罪而全家被杀的有几十家,安危不可预料。你还打算为谁守节呢?希望你听从我的劝告,不要再说什么了!”

苏武说:我苏武父子没有功劳和恩德,都是皇帝栽培提拔起来的,官职升到列将,爵位封为通侯,兄弟三人都是皇帝的亲近之臣,常常愿意肝脑涂地,为朝廷牺牲一切。现在得到牺牲自己以效忠国家的机会,即使受斧钺和汤镬这样的极刑,我也心甘情愿。大臣效忠君王,就像儿子效忠父亲,儿子为父亲而死,没有什么可恨,希望你不要再说了!”李陵与苏武共饮了几天,又说:你一定要听从我的话。”苏武说:我料定自己已经是死去的人了!单于一定要逼迫我投降,那么就请结束今天的欢乐,让我死在你的面前!”李陵见苏武对朝廷如此忠诚,慨然长叹道:“啊,义士!我李陵与卫律的罪恶,上能达天!”说着眼泪直流,浸湿了衣襟,告别苏武而去。李陵不好意思亲自送礼物给苏武,让他的妻子送给苏武几十头牛羊。

后来李陵又到北海,对苏武说:“边界上抓住了云中郡的一个俘虏,说太守以下的官吏百姓都穿白色丧服,说是皇上死了。”苏武听到这个消息,面向南方放声大哭,哭得吐血,每天早晚哭吊。

汉昭帝即位,几年后,匈奴和汉朝达成和议。汉朝寻求苏武等人,匈奴撒谎说苏武已经死去。后来汉朝使者又到匈奴,常惠请求看守他的人同他一起去,在夜晚见到了汉使,原原本本地述说了多年来在匈奴的情况,告诉汉使者,要他对单于说:“天子在上林苑中射猎,射得一只大雁,脚上系着帛书,上面说苏武等人在北海。”汉朝使者十分高兴,按照常惠所教的话去责问单于。单于看着身边的人十分惊讶,向汉使道歉说:“苏武等人的确还活着。”于是李陵安排酒宴向苏武祝贺,说:“今天你还朝,在匈奴中扬名,在汉朝功绩显赫。即使古代史书所记载的事迹,图画所绘的人物,怎能超过你!我李陵虽然无能和胆怯,假如汉朝姑且宽恕我的罪过,不杀我的老母,使我能实现在奇耻大辱下积蓄已久的志愿,这就同曹沫

在柯邑订盟可能差不多,这是以前我无论早晚所一直不能忘记的!逮捕杀戮我的全家,成为当世的奇耻大辱,我还再顾念什么呢?算了吧,让你了解我的心罢了!我已成异国之人,这一别就永远隔绝了!”李陵站起身来跳舞,唱道:“走过万里啊穿过沙漠,为君带兵啊奋战匈奴。归路断绝啊刀箭摧断,战士灭亡啊我名声已坏。老母已死,虽想报恩何处得!”李陵泪下纵横,于是同苏武永别。单于召集苏武的部下,除了以前已经投降和死亡的,跟随苏武回来的总共有九个人。

苏武于汉昭帝始元六年春天回到长安。昭帝下令叫苏武带一份祭品去拜谒武帝的陵墓和祠庙。任命苏武做典属国,俸禄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官田二顷,住宅一处。常惠、徐圣、赵终根都任命为皇帝的侍卫官,每人赐给丝绸二百匹。其余六人,年纪大了,回到家中,每人赐钱十万,终身免除徭役。常惠后来做到右将军,封为列侯,他自己也有传记。苏武被扣在匈奴共十九年,当初壮年出使,等到回来,胡须头发全都白了。

苏武归汉的第二年,上官桀、他的儿子上官安与桑弘羊及燕王刘旦、盖长公主谋反,苏武的儿子苏元因参与上官安的阴谋而被处死。起初,上官桀、上官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上官桀父子屡次把霍光的过失记下来交给燕王,使燕王上书给皇帝,告发霍光。又说苏武出使匈奴二十年,不投降,回到汉朝后,只做典属国。而大将军属下的长史官吏并无功劳,却被提升为搜粟都尉,霍光专权放肆。等到燕王等人谋反被杀,追查处治同谋的人,苏武一向与上官桀、桑弘羊有旧交,燕王又因苏武功高而官小数次上书,替他抱不平,他的儿子又参与了谋反,主管刑狱的官员上书请求逮捕苏武。霍光把刑狱官的奏章搁置起来,只免去了苏武的官职。

过了几年,昭帝死了。苏武以从前任二千石官的身份,参与了谋立宣帝的计划,赐封爵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过了很久,卫将军张安世推荐说苏武通达熟悉朝章典故,出使不辱君命,昭帝遗言曾提到到苏武的这两点长处。宣帝立刻召来苏武在宦者令的衙门等候宣召。多次进见,又做了右曹典属国。因为苏武是节操显著

的老臣,只令他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日入朝,尊称他为“祭酒”,非常优宠他。苏武把所得的赏赐,全部施送给弟弟苏贤和过去的邻里朋友,自己家中不留一点财物。皇后的父亲平恩侯、宣帝的舅舅平昌侯和乐昌侯、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等人,都很敬重苏武。

苏武年老了,他的儿子以前被处死,皇帝怜悯他。问左右的人:“苏武在匈奴很久,有儿子吗?”苏武通过平恩侯向宣帝陈述说:“以前在匈奴发配时,娶的匈奴妇人正好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通国,有消息传来,想通过汉使者送去金银、丝绸,把儿子赎回来。”皇帝答应了。后来通国随汉朝使者回到了汉朝,皇帝让他做了郎官。又让苏武弟弟的儿子做了右曹。

苏武活到八十多岁,汉宣帝神爵二年病亡。

(张彦修)

武字子卿,少以父任^①,兄弟并为郎^②,稍迁至栢中厩监^③。时汉连伐胡,数通使相窥观^④。匈奴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前后十余辈^⑤。匈奴使来,汉亦留之以相当^⑥。

天汉元年^⑦,且鞮侯单于初立^⑧,恐汉袭之,乃曰:“汉天子,我丈人行也。”尽归汉使路充国等。武帝嘉其义,乃遣武以中郎将使持节送匈奴使留在汉者^⑨,因厚赂单于,答其善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余人俱^⑩。既至匈奴,置币遗单于。单于益骄,非汉所望也。

方欲发使送武等,会缑王与长水虞常等谋反匈奴中^⑪。缑王者,昆邪王姊子也^⑫,与昆邪王俱降汉,后随浞野侯没胡中^⑬。及卫律所将降者^⑭,阴相与谋劫单于母阏氏归汉^⑮。会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汉时,素与副张胜相知,私候胜,曰:“闻汉天子甚怨卫律,常能为汉伏弩射杀之。吾母与弟在汉,幸蒙其赏赐。”张胜许之,以货物与常。

后月余,单于出猎,独阏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余人欲发;其一人夜亡告之。单于子弟发兵与战,缑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单于使卫律治其事。张胜闻之,恐前语发,以状语武。武曰:“事如此,

此必及我。见犯乃死，重负国！”欲自杀，胜、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张胜。单于怒，召诸贵人议，欲杀汉使者。左伊秩訾曰^{①⑥}：“即谋单于，何以复加？宜皆降之。”单于使卫律召武受辞^{①⑦}，武谓惠等：“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卫律惊，自抱持武，驰召医。凿地为坎，置煇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气绝，半日复息。惠等哭，舆归营^{①⑧}。单于壮其节，朝夕遣人候问武，而收系张胜。

武益愈，单于使使晓武，会论虞常，欲因此时降武。剑斩虞常已，律曰：“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举剑欲击之，胜请降。律谓武曰：“副有罪，当相坐^{①⑨}。”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复举剑拟之，武不动。律曰：“苏君！律前负汉归匈奴，幸蒙大恩，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②⑩}，富贵如此！苏君今日降，明日复然。空以身膏草野^{②⑪}，谁复知之！”武不应。律曰：“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

武骂律曰：“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为见^{②⑫}！且单于信女，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②⑬}，观祸败！南越杀汉使者，屠为九郡^{②⑭}。宛王杀汉使者，头县北阙^{②⑮}。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②⑯}。独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②⑰}，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无人处^{②⑱}，使牧羝，羝乳乃得归^{②⑲}。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

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③⑰}，仗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於靬王弋射海上^{③⑱}。武能网纺缴^{③⑲}，檠弓弩^{③⑳}，於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穹庐^{④⑰}。王死后，人众徙去。其冬，丁令盗武牛羊^{④⑱}，武复穷厄。

初，武与李陵俱为侍中^{④⑱}。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单于使陵至海上，为武置酒设乐。因谓武曰：“单于闻陵与

子卿素厚，故使陵来说足下，虚心欲相待。终不得归汉，空自苦亡人之地，信义安所见乎？前长君为奉车^⑤，从至雍棧阳宫^⑥，扶辇下除^⑦，触柱折辕，劾大不敬^⑧，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从祠河东后土^⑨，宦骑与黄门驸马争船^⑩，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而死。来时，太夫人已不幸^⑪，陵送葬至阳陵^⑫。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⑬，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⑭，子卿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⑮，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愿听陵计，勿复有云！”

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⑯，爵通侯^⑰，兄弟亲近，常愿肝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⑱，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勿复再言！”陵与武饮数日，复曰：“子卿壹听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陵见其至诚，喟然叹曰：“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因泣下霑衿，与武决去。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

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脱捕得云中生口^⑲，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⑳。”武闻之，南向号哭，呕血，旦夕临。

昭帝即位^㉑，数年，匈奴与汉和亲。汉求武等，匈奴诡言武死。后汉使复至匈奴，常惠请其守者与俱，得夜见汉使，具自陈道。教使者谓单于，言天子射上林中^㉒，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使者大喜，如惠语以让单于。单于视左右而惊，谢汉使曰：“武等实在。”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㉓，丹青所画^㉔，何以过子卿！陵虽弩怯^㉕，令汉且贳陵罪^㉖，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㉗，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壹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单于召会武官属 ,前已降及物故 ,凡随武还者九人。

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师^④。诏武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⑤。拜为典属国^⑥ ;秩中二千石 ;赐钱二百万 ,公田二顷 ,宅一区。常惠、徐圣、赵终根皆拜为中郎 ,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老 ,归家 ,赐钱人十万 ,复终身。常惠后至右将军 ,封列侯 ,自有传。武留匈奴凡十九岁^⑦ ,始以强壮出 ,及还 ,须发尽白。

武来归明年 ,上官桀、子安与桑弘羊及燕王、盖主谋反^⑧ ,武子男元与安有谋 ,坐死。初桀、安与大将军霍光争权^⑨ ,数疏光过失予燕王 ,令上书告之。又言武使匈奴二十年 ,不降 ,还乃为典属国。大将军长史无功劳 ,为搜粟都尉 ,光颡权自恣。及燕王等反诛 ,穷治党与 ,武素与桀、弘羊有旧 ,数为燕王所讼 ,子又在谋中 ,廷尉奏请逮捕武^⑩。霍光寝其奏^⑪ ,免武官。

数年 ,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与计谋立宣帝^⑫ ,赐爵关内侯 ,食邑三百户^⑬。久之 ,卫将军张安世荐武明习故事^⑭ ,奉使不辱命 ,先帝以为遗言^⑮。宣言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⑯。数进见 ,复为右曹典属国^⑰。以武著节老臣 ,令朝朔望 ,号称祭酒^⑱ ,甚优宠之。武所得赏赐 ,尽以施予昆弟故人 ,家不余财。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乐昌侯、车骑将军韩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 ,皆敬重武^⑲。

武年老 ,子前坐事死 ,上闵之。问左右 :“武在匈奴久 ,岂有子乎 ?”武因平恩侯自白 :“前发匈奴时 ,胡妇适产一子通国 ,有声问来 ,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后通国随使者至 ,上以为郎。又以武弟子为右曹^⑳。

武年八十余 ,神爵二年病卒^㉑。

【注释】①父 指苏武的父亲苏建 ,封平陵侯 ,官代郡太守。

②兄弟 指苏武和他的兄长苏嘉 ,弟苏贤。 郎 :职位较低皇帝侍从。汉制年俸二千石以上 ,可保举其子弟为郎。 ③稍迁 逐渐提拔。 移(yí)中厩(jiù) 汉宫中有移园 ,园中有马厩 ,故称。

④郭吉 元封元年(前 110 年) ,汉武帝亲统大军十八万到北地(辖今陕西西北部) ,派郭吉到匈奴晓谕单于归顺 ,单于大怒 ,扣留

了郭吉。路充国：元封四年（前107），匈奴派遣使者至汉，病故。汉派路充国送丧到匈奴。单于以为是被汉杀死，扣留了路充国。事见《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辈：批。 ⑥相当：相抵。 ⑦天汉：汉武帝年号。 ⑧且（j）鞮（d）侯：单于嗣位前的封号。 ⑨中郎将：皇帝的侍卫长。 节：使臣所持信物，以竹为杆，柄长八尺，上拴旄牛尾，共三层，故又称“旄节”。

⑩假吏：临时委任的使臣属官。 斥侯：军中侦察人员。

⑪缙王：匈奴的一个亲王。 长水：水名，在今陕西蓝田西北。

虞常：长水人，后投降匈奴。 ⑫昆（hún）邪（yé）王：匈奴一个部落的王，其辖地在河西（今甘肃西北部河西走廊地区）。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降汉。 ⑬浞（zhu）野侯：汉将赵破奴的封号。武帝太初二年（前103）率二万骑击匈奴，兵败而降，全军覆没。

⑭卫律：本为长水胡人，但生长于汉，被协律都尉李延年荐为汉使，出使匈奴。回汉后，正值李延年因罪全家被捕，卫律怕受牵连，又逃奔匈奴，被封为丁零王。 ⑮阼氏（y n zh）：匈奴王后称号。 左伊秩訾（z）：匈奴王号，有左、右之分。 ⑯受辞：受审讯。 ⑰輿：轿子。此用作动词，犹“抬”。 ⑱相坐：连带治罪。 ⑲弥山：满山。 ⑳女（rú）：即“汝”，下同。

㉑斗两主：使汉皇帝和匈奴单于相斗。 ㉒南越：国名，秦代发兵平定五岭以南。后秦亡，真定（今河北正定）人赵佗为南海郡尉，乘机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称帝，遣陆贾立之为南越王。吕后时，赵佗又自称为南越武帝。其辖区包括今广东、广西南部及越南中部以北地区。都番禺（今广州）。 屠：平定。《史记·南越列传》载，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南越王相吕嘉杀其国王及汉使者，叛汉。武帝发兵讨伐，活捉吕嘉，因将其地改为珠崖、南海等九郡。 ㉓宛王：指大宛国王毋寡。 北阙：宫殿的北门。《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宛王毋寡派人杀死前来求良马的汉使。武帝大怒，即命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大宛，攻围其城，大宛诸贵族乃杀毋寡而降汉。 ㉔朝鲜：《史记·朝鲜列传》载，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派遣涉何出使朝鲜，涉何暗害了

伴送他的朝鲜人,谎报为杀了朝鲜武将,因而被封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王右渠十分愤怒,袭杀涉何。汉武帝发兵讨伐。朝鲜杀王右渠降汉。

②⑦旃(zhān):通“毡”,毛毡。②⑧北海:即今贝加尔湖。②⑨羝(dǐ):公羊。乳:用作动词,生育,指生小羊。公羊不可能生小羊,故此句是说苏武永远没有归汉的希望。

③⑩去:收藏。③⑪於(wū)王:且鞮侯单于之弟。弋射:射猎。③⑫缴:系在箭上的丝绳。③⑬檠(jìn):矫正弓箭的工具。此作动词,犹“矫正”。

③⑭服匿:盛酒酪的容器,类似今天的坛子。穹庐:圆顶大篷帐。③⑮丁令:即丁灵,匈奴北边的一个部族。③⑯长君:指苏武的长兄苏嘉。奉车:官名,奉车都尉的简称,皇帝出巡时,负责车马的侍从官。

③⑰雍:今陕西凤翔。③⑱榑(yù)阳宫:秦时所建宫殿,在雍东北。③⑲除:宫殿的台阶。④①劾(hé):弹劾。大不敬:不敬皇帝,为一种不可赦免的重罪。

④②孺卿:苏武弟苏贤的字。河东:郡名,治今山西夏县北。后土:地神。④③宦骑:骑马的宦官。黄门驸马:宫中掌管车马的官。

④④太夫人:指苏武的母亲。④⑤阳陵:汉景帝陵墓,后置为县。在今陕西高陵西南。④⑥女弟:妹妹。

④⑦保宫:本名“居室”,太初元年更名“保宫”,囚禁犯罪大臣及其眷属之处。④⑧春秋高:年老。春秋:指年龄。

④⑨列将:一般将军的总称。苏武父子曾被任为右将军、中郎将等。④⑩通侯:汉爵位名,本名彻侯,因避武帝讳改。苏武父苏建曾封为平陵侯。

④⑪钺(yuè):大斧。汤:沸水。④⑫鑊(huò):大锅。汤鑊:指把人投入开水锅煮死,此泛指酷刑。

④⑬区(Mǐ)脱:接近汉地的一个匈奴部落名。云中:指今山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南部一带。生口:活口,即俘虏。

④⑭上崩:指后元二年(前87年)汉武帝死。④⑮昭帝:武帝少子,名弗陵。公元前八十七年,武帝死,昭帝即位,年八岁即位,在位十三年。次年改元始元。始元六年与匈奴达成和议。

④⑯上林:即上林苑。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原为秦代皇帝游玩射猎的园林。后汉武帝又将其扩大。

④⑰竹帛:古代在纸发明之前以竹

片或帛绸记事,此代指史籍。 ⑤⑥丹:硃砂。青:青臙(hu),都是绘画所用的颜料。此指绘画。 ⑤⑧贲(shì)赦免。 ⑤⑨曹柯之盟《史记·刺客列传》载,春秋时,曹沫为鲁将,与齐作战,三战三败,鲁庄公割地求和,但仍用曹沫为将。后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于柯邑(时为齐邑,在今山东阳谷东北),曹沫持匕首胁迫齐桓公,齐桓公只得归还鲁地。 ⑥⑩京师:京都,指长安。 ⑥⑪太牢:祭品,即牛、羊、豕三牲。园:陵园。庙:祭祀祖先的祠庙。 ⑥⑫典属国:官名,掌管依附汉朝的各属国事务。 ⑥⑬秩:官俸。中(zhōng)二千石:官俸的等级之一,每月一百八十石,一年合计千一百六十石。此举整数而言。 ⑥⑭“武留”句:苏武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年)出使,至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2年)还,共十九年。 ⑥⑮上官桀:武帝末年封安阳侯,与大将军霍光同辅昭帝。其子上官安娶霍光女,生女,为昭帝皇后,安被封桑乐侯。后桀父子欲废昭帝,杀霍光,立燕王。事败,灭宗族。桑弘羊(前152—前80):西汉洛阳人,原为商家之子。武帝时任治粟都尉,领大司农。主张重农抑商,实行盐铁专营,以善理财而受武帝重用。武帝临终,授御史大夫,与大将军霍光等受遗诏辅少主。后因与上官桀等谋立燕王,夺霍光权而被杀。燕王:名旦,武帝第三子。盖主:武帝长女,封鄂邑长公主,因嫁盖侯(王信)故又称盖主。谋反事败,与燕王皆自杀。 ⑥⑯大将军:指霍光。长史:指大将军属下的长史官杨敞。 ⑥⑰廷尉:掌管刑狱的官。 ⑥⑱寝:搁置不理。 ⑥⑲故二千石:即前二千石。宣帝:汉武帝曾孙刘询,公元前七三年至前四九年在位。 ⑥⑳食邑:又名采邑、采地。因食其封邑的租税而称。 ㉑张安世:武帝时著名大臣张汤之子,宣帝时拜大司马。故事:指典章制度。 ㉒先帝:指昭帝。 ㉓宦者署:宦者令的衙门。 ㉔右曹:汉时尚书令下面的加官,为空衔。 ㉕祭酒:古代祭祀时,必先推年高有德者举酒致祭。后即称年高有德者为“祭酒”。这里是对苏武的尊称。 ㉖平恩侯:许广汉(一说是许伯)的封号。许是汉宣帝皇后的父亲。平昌侯:王无故的封号。王是汉宣帝

的舅舅。 乐昌侯 :王武的封号。武是王无故的弟弟。 韩增、魏相、丙吉 都是宣帝大臣。 ⑦⑧武弟子 :苏贤的儿子。 ⑦⑨神爵 :神爵 ,汉宣帝年号。

霍光传(节选)

【解题】公元前 87 年 ,汉武帝死 ,汉朝的对外战争也暂时停止。饱受徭役和兵役之苦的人民急需休养生息。受武帝遗诏辅政的霍光很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他辅政的二十年中 ,社会重新得到稳定 ,经济逐渐恢复繁荣 ,西汉王朝实现了所谓“中兴”。而霍光功不可没。

在《霍光传》中 ,班固对霍光的一生作了充分的肯定 ,并通过受遗诏辅政、平燕王旦之谋反及废昌邑王而立宣帝等 ,塑造出一个沉稳、大度、富于权智的元臣形象。

霍光字子孟 ,是票骑将军霍去病的弟弟。父亲霍中孺 ,河东郡平阳县人 ,以县吏的身分替平阳侯家办事 ,和平阳侯家的侍女卫少儿私通生了霍去病。霍中孺办完事回家 ,娶妻生下霍光 ,就此与卫少儿隔绝而互相不知音讯。后来 ,卫少儿的妹妹卫子夫受到汉武帝宠幸 ,立为皇后 ,霍去病因为是皇后姊姊的儿子而尊贵得宠。长大以后 ,得知父亲是霍中孺 ,还没顾上探访寻问 ,正好任票骑将军出击匈奴 ,路经河东郡 ,河东太守到郊外迎接 ,背着弓箭为先驱 ,到平阳县传舍 ,霍去病派人迎接霍中孺。霍中孺到来后急步进来拜见 ,霍去病也下拜迎接 ,跪着说 :“去病没能早日自知是父亲大人给予之身。”霍中孺伏在地上叩头 ,说 :“老臣能够把生命寄托在将军身上 ,这是上天的力量啊。”霍去病为霍中孺置买了大量的土地、房屋、奴婢而离去。回来时 ,又从这里经过 ,就带着霍光西行到了长安 ,当时霍光才十几岁 ,被汉武帝任为郎官 ,不久又升为诸曹侍中。霍去病死后 ,霍光任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武帝出行时他就照管车马 ,回宫就侍奉在左右 ,出入宫门二十多年 ,小心谨慎 ,未曾有什么过错 ,很受到汉武帝亲近和信任。

征和二年,卫太子因受到江充的诬陷而自杀,而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又都有许多过失。这时武帝已上了年纪,他的宠妃钩弋赵夫人有个男孩,武帝心里想让他继承皇位,命大臣辅佐他。仔细观察众大臣,只有霍光能负此重任,可以把国家大事托付给他。武帝叫黄门画工画了一幅周公抱着成王接受诸侯朝见的图画赐给霍光。后元二年春天,武帝出游五柞宫,病情加重,霍光流泪哭泣着问道:“如果有了意外,该谁继承皇位?”武帝说:“你还不明白上次图画的意思吗?立小儿子,你担当周公的职务。”霍光顿首磕头辞让说:“臣不如金日磾。”金日磾也辞让说:“臣是外国人,不如霍光。”武帝让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任车骑将军,以及太仆上官桀任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任御史大夫,都拜伏在宫室内的床下,接受遗诏辅佐少主。第二天,武帝逝世,太子继承天子的尊号,就是孝昭皇帝。昭帝年方八岁,国家大事全由霍光决断。

霍光为人沉着冷静、细致慎重。身高达七尺三寸,皮肤白皙,眉、眼分得很开,须髯很美。每次从下殿门进出,停顿、前进有固定的地方,郎仆射暗中观察,见尺寸丝毫不差,他的资质本性端正就是这样。开始辅佐幼主,政令都由他亲自发出,天下人都想望他的风采。宫殿中曾出现过怪异的现象,一夜间大臣们互相惊扰,霍光召来符玺郎,向他要玉玺,郎官不肯交给霍光。霍光想夺玉玺,郎官手按着剑把说:“臣子的头可以得到,国玺你不能得到!”霍光很赞赏他的忠义。第二天,下诏提这个郎官官阶两级。老百姓没有不称颂霍光的。

霍光和左将军上官桀是缔结婚姻的亲家,霍光的长女是上官桀儿子上官安的妻子,有个女儿年纪跟昭帝相配,上官桀通过昭帝的大姊鄂邑盖长公主把上官安的女儿送进后宫成了婕妤,几个月以后立为皇后。父亲上官安当上了票骑将军,封桑乐侯。霍光有时休息沐浴离开朝廷,上官桀便进宫代替霍光决定政务。上官桀父子位尊势盛以后,颇为感念长公主的恩德。公主私生活不太检点,宠幸河间郡的丁外人。上官桀、上官安想替丁外人求个封爵,希望按照国家以列侯匹配公主的惯例,霍光不同意。又为丁外人

求光禄大夫之职,想让他能得到皇帝的召见,霍光也不同意。长公主为此对霍光大为怨恨。而上官桀、上官安多次为了丁外人求官爵不能得到,也感到惭愧。在武帝时,上官桀已经是九卿,官位在霍光之上。现在父子又都是将军,有椒房中宫的关系可以倚重,皇后是上官安的亲生女儿,霍光是她的外祖父,却只管对朝廷的事搞专制,从此和霍光争起权来。

燕王刘旦自以为是昭帝的兄长,常心怀怨意。还有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国家建立了酒的官买制度,垄断了盐、铁的生产,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自以为功高,想为儿子兄弟弄个官做,也怨恨霍光。于是盖长公主、上官桀、上官安和桑弘羊都和燕王刘旦勾结密谋,叫人冒充替燕王上书,说“霍光外出时聚集郎官和羽林骑兵,未出发而先清道,还安排宫中太官先行;另外,苏武过去出使匈奴,被扣留了二十年不投降,回来才做了典属国,而大将军部下长史杨敞没立功就当上了搜粟都尉;又擅自增调将军府的校尉;霍光专权,想怎样就怎样,恐怕有些不正常,臣刘旦愿缴回符玺,进宫参加值宿警卫,观察奸臣有什么事变。”他乘霍光休假的日子上书。上官桀想通过昭帝把这事批复下来,桑弘羊就可以跟其他大臣一起把霍光抓起来送走。奏书送上去,昭帝不肯批复。

第二天早晨,霍光听说这件事,停留在画室中不进宫。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左将军上官桀回答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状,所以不敢进来。”昭帝下诏召大将军。霍光进宫,除下将军冠叩头自责。昭帝说:“将军戴上冠。我知道这奏书是假的,将军没有罪。”霍光说:“陛下怎么知道的?”昭帝说:“将军到广明亭去,是去召集郎官部属罢了。调校尉到现在不到十天,燕王怎么知道呢?况且将军要干坏事,并不需要校尉。”当时昭帝才十四岁,尚书和左右的人都感到十分惊讶,而上奏书的人果然失踪了,朝廷追捕得很紧。上官桀等人害怕了,对昭帝说:“小事不值得追究。”昭帝不听。

这件事以后,上官桀的党羽有说霍光坏话的,昭帝就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嘱托他辅佐我的,有谁敢诽谤就办他的罪。”

从此上官桀等人不敢再讲了，就计划让长公主摆宴席请霍光，埋伏兵士击杀他，然后废昭帝，迎立燕王刘旦做天子。事情被发觉，霍光全部诛灭了上官桀、上官安、桑弘羊、丁外人的宗族。燕王、盖主都自杀了。霍光威震海内。昭帝年满二十举行冠礼以后，就把政事委托给霍光，直到昭帝去世，共十三年，百姓衣丰食足，四夷归顺服从。

元平元年，昭帝去世，没有后代。武帝六个儿子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众大臣议论立谁为帝的问题，都主张立广陵王。广陵王本来因为行为有失道义，不为武帝所重用。霍光内心感到不妥当。有郎官上奏书说：“周太王不立长子太伯而立幼子王季，周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只要适当，即使废长立幼也是可以的。广陵王不能承继宗庙。”这些话符合霍光心意。霍光把他的奏书拿给丞相杨敞等看，提拔郎官做九江太守，当天接受皇太后的诏令，派遣代理大鸿胪之职的少府史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迎接昌邑王刘贺。

刘贺是武帝的孙子，昌邑哀王的儿子。到了长安以后，登上帝位，行为淫乱。霍光感到担忧又气忿，单独问亲信的老部下大司农田延年。田延年说：“将军是国家的柱石，确信这个人不行，为什么不向皇太后建议，另选贤明的人立为皇帝？”霍光说：“现在想这样，在古代有过这种例子么？”田延年说：“伊尹任殷朝的丞相，放逐太甲而保全了王室，后世称道他的忠义。将军如果能做到这一点，也就是汉朝的伊尹了。”霍光就引荐田延年为给事中，暗中和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谋大计，于是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在未央宫开会讨论。霍光说：“昌邑王行为昏乱，恐怕要危害国家，怎么办？”众大臣听了都惊愕得变了脸色，没人敢开口说话，只是唯唯诺诺而已。田延年走上前，离开席位，手按剑柄，说：“先帝把年幼的孤儿托付给将军，把大汉的天下委任给将军，是因为将军忠诚而贤能，能够安定刘氏的江山。现在下边议论得像鼎水沸腾，国家可能倾覆，况且汉天子的谥号常带‘孝’字，就为了长久保有天下，使宗庙祭祀不断。如果使汉皇室断了祭祀，

将军就是死了,又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见先帝呢?今天的会议,不准转过脚跟去不表态。诸位大臣有回答得晚的,我请求用剑把他杀了。”霍光自责说:“九卿指责霍光指责得对。天下骚扰不安,霍光应该受到责难。”于是参加会议的都叩头,说:“天下百姓的性命都在将军手里,只等大将军下令了。”

霍光立即和众大臣一起报告皇太后,列举昌邑王不能继承宗庙的种种情状。皇太后就坐车驾临未央宫承明殿,下诏各宫门不准放昌邑王的众臣进入。昌邑王入朝太后完毕回去,乘车想回温室,中黄门的宦者分别把持着门扇,昌邑王一进来,就把门关上,跟随昌邑王来的臣子不得进入。昌邑王问:“干什么?”霍光跪下说:“有皇太后的诏令,不准放入昌邑的众臣。”昌邑王说:“慢慢地嘛,为什么像这样吓人!”霍光命人把昌邑的臣子们全都赶出去,安置在金马门外面。车骑将军张安世带着羽林骑兵把二百多人绑起来,都送到廷尉和诏狱看押。命令过去做过昭帝侍中的内臣看好昌邑王。霍光下令左右:“仔细值班警卫,昌邑王如果发生什么意外自杀身亡,会叫我对不起天下人,背上杀主上的罪名。”昌邑王还不知道自己要被废黜了,对左右说:“我过去的臣子跟我来做官有什么罪,而大将军要把他们全抓起来呢?”一会儿,有皇太后的诏令召见昌邑王。昌邑王听到召见,心中着慌,就说:“我有什么罪要召见我啊!”皇太后身被珍珠短袄,盛妆坐在武帐中,几百名侍御都拿着武器,期门武士执戟护陛,排列在殿下。众大臣依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在殿前听诏。霍光与众大臣联名参奏昌邑王应当废黜。皇太后下诏说:“同意。”霍光叫昌邑王起身下拜接受诏令,昌邑王说:“听说天子有诤臣七个,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霍光说:“皇太后已诏令废黜,哪来的天子!”当即抓住他的手,解脱他的御玺和绶带,捧给皇太后,扶着昌邑王下殿,出金马门,众大臣跟着送行。昌邑王向西拜了一拜,说:“又笨又蠢,干不了汉朝的事。”起身上了天子乘舆的副车。大将军霍光送到昌邑王的住所。霍光自责道:“王的行为自绝于天,臣子等无能而胆怯,不能杀身以报恩德,臣下宁肯对不起王,也不敢对不起国家。希望王能自

爱,臣子今后长时期内不能再见到尊敬的王了。”霍光流泪哭泣而去。众大臣进奏说:“古代废黜的人要弃逐到远方,不让他接触朝政,请求把昌邑王贺迁徙到汉中郡房陵县去。”皇太后诏令将刘贺送回昌邑,赐给他私邑二千户。昌邑带来的一批臣子因为辅导不当,使昌邑王陷入邪恶,霍光把二百多人全杀了。这些人被执行死刑时,在市中号叫:“该决断时不决断,反而遭受他祸害。”

霍光坐在朝廷中间,会合丞相以下大臣讨论决定立谁为帝。广陵王已经不用在前,还有燕刺王因谋反而被诛灭,他儿子不在讨论范围中。近亲只有戾太子的孙子号为皇曾孙的在民间,大家都称道他。霍光就和丞相杨敞等上奏书说:“《礼记》说:‘人道爱自己的亲人,所以尊崇祖先,尊崇祖先,所以敬重宗室。’”大宗没有子息,选择宗支子孙中贤能的作为继承人。孝武皇帝的曾孙病已,武帝在世时有诏命令掖庭抚养照看,到今年十八岁了,从老师那里学习《诗经》、《论语》、《孝经》,亲自实行节俭,仁慈而能爱他人,可以嗣承孝昭皇帝之后,事奉祖宗之庙,爱护百姓如子。臣子冒死让太后知道。”皇太后下诏说:“同意。”霍光派宗正刘德到尚冠里的皇曾孙家中,让他沐浴以后,赐给他皇帝之服,太仆用轻便车迎接皇曾孙到宗正府用饭,然后进未央宫见皇太后,受封为阳武侯。霍光捧上皇帝的御玺和绶带,进谒了高皇帝庙,这就是孝宣皇帝。

第二年,宣帝下诏说:“褒奖有德行的人,赏赐立首功的人,是古今相通的道理。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值宿护卫宫殿,忠心耿耿,显示德行,深明恩遇,保持节操,主持正义,安定宗庙。用河北、东武阳增加霍光封邑一万七千户。”加上以前的食邑共计二万户。赏赐先后有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各色丝织物三万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马二千匹,华贵的住宅一所。

从昭帝时起,霍光的儿子霍禹和侄孙霍云都是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任奉车都尉侍中,带领胡族和越族骑兵。霍光有两个女婿是东、西宫的卫尉,兄弟、几个女婿、外孙都得以定期朝见皇帝,任各部门的大夫、骑都尉、给事中。亲族连成一体,植根盘踞在朝廷中。霍光从后元年间起掌握国事,到宣帝就位,才归还政权。宣

帝谦让不肯接受，朝廷之中凡事都先汇报霍光，然后才奏给天子。霍光每次朝见，宣帝都虚心召见，神色敬肃，礼节上非常退让。

霍光主持朝政前后二十年。地节二年春天病重，宣帝亲自去问候霍光的病情，为之流泪。霍光上书感谢宣帝的恩德说：“愿意从臣下的封邑中分出一千户，用来封臣下兄长的孙子霍山为列侯，来侍奉票骑将军霍去病的庙祀。”皇帝把这事下达给丞相、御史，当天拜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右将军。

霍光去世了，宣帝和皇太后亲临参加了霍光的丧礼。（张彦修）

霍光字子孟，票骑将军去病弟也^①。父中孺，河东平阳人也^②，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中孺吏毕归家，娶妇生光，因绝不相闻。久之，少儿女弟卫子夫得幸于武帝^③，立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贵幸。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中孺，未及求问。会为票骑将军击匈奴，道出河东，河东太守郊迎，负弩矢先驱，至平阳传舍^④，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趋入拜谒，将军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也。”中孺扶服叩头^⑤，曰：“老臣得托命将军，此天力也。”去病大为中孺买田宅奴婢而去。还，复过焉，乃将光西至长安，时年十余岁，任光为郎，稍迁诸曹侍中^⑥。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⑦，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

征和二年^⑧，卫太子为江充所败^⑨，而燕王旦、广陵王胥皆多过失^⑩。是时上年老，宠姬钩戈赵婕妤有男^⑪，上心欲以为嗣，命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⑫。后元二年春^⑬，上游五柞宫^⑭，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⑮，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顿首让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国人也，不如光。”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磾为车骑将军^⑯，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⑰，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⑱，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袭尊号，是为孝昭皇帝。帝年八岁，政事一决于光。（此处有删节）

光为人沉静详审,长财七尺三寸^①,白皙,疏眉目,美须髯。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②,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初辅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闻其风采。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光召尚符玺郎^③,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④。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⑤。众庶莫不多光^⑥。

光与左将军桀结婚相亲,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盖主内安女后宫为婕妤^⑦,数月立为皇后。父安为票骑将军,封桑乐侯。光时休沐出,桀辄入代光决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长公主。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桀、安欲为外人求封,幸依国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许。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见,又不许。长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数为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惭。自先帝时,桀已为九卿^⑧,位在光右。及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⑨,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顾专制朝事,由是与光争权。

燕王旦自以昭帝兄,常怀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⑩,为国兴利,伐其功^⑪,欲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与燕王旦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⑫,道上称鬻^⑬,太官先置;又引苏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还乃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敞亡功为搜粟都尉^⑭;又擅调益莫府校尉^⑮;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臣旦愿归符玺,入宿卫,察奸臣变。”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桑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帝不肯下。

明日,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⑯。上问:“大将军安在?”左将军桀对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诏召大将军。光入,免冠顿首谢,上曰:“将军冠。朕知是书诈也,将军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将军之广明^⑰,都郎属耳。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将军为非,不须校尉。”是时帝年十四,尚书左右皆惊^⑱,而上书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惧,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听。

后桀党与有譖光者，上辄怒曰：“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复言，乃谋令长公主置酒请光，伏兵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事发觉，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盖主皆自杀。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元平元年^③，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独有广陵王胥在，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郎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⑤，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言合光意。光以其书视丞相敞等^⑥，擢郎为九江太守^⑦，即日承皇太后诏^⑧，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⑨。

贺者，武帝孙，昌邑哀王子也^⑩。既至，即位，行淫乱。光忧懣，独以问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⑪。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于古尝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⑫，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给事中^⑬，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⑭。光曰：“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鄂失色^⑮，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离席按剑，曰：“先帝属将军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且汉之传谥常为孝者^⑯，以长有天下，令宗庙血食也^⑰。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光谢曰：“九卿责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当受难。”于是议者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

光即与群臣俱见白太后，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皇太后乃车驾幸未央承明殿^⑱，诏诸禁门毋内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还，乘辇欲归温室^⑲，中黄门宦者各持门扇^⑳，王入，门闭，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为？”大将军跪曰：“有皇太后诏，毋内昌邑群

臣。”王曰：“徐之，何乃惊人如是！”光使尽驱出昌邑群臣，置金马门外^⑤。车骑将军安世将羽林骑收缚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⑥。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谨宿卫，卒有物故自裁^⑦，令我负天下，有杀主名。”王尚未自知当废，谓左右：“我故群臣从官安得罪，而大将军尽系之乎？”顷之，有太后诏召王。王闻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⑧，侍御数百人皆持兵，期门武士陛戟^⑨，陈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光与群臣连名奏王（此处及下文有删节）当废。（此处有删节）皇太后诏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诏，王曰：“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⑩。”光曰：“皇太后诏废，安得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群臣随送。王西面拜^⑪，曰：“愚戆不任汉事。”起就乘舆副车。大将军光送至昌邑邸，光谢曰：“王行自绝于天，臣等弩怯，不能杀身报德。臣宁负王，不敢负社稷。愿王自爱，臣长不复见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废放之人屏于远方，不及以政，请徙王贺汉中房陵县^⑫。”太后诏归贺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⑬。昌邑群臣坐亡辅导之谊，陷王于恶，光悉诛杀二百余人。出死，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光坐庭中，会丞相以下议定所立。广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诛，其子不在议中。近亲唯有卫太子孙号皇曾孙在民间，咸称述焉。光遂复与丞相敞等上奏曰：“《礼》曰：人道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⑭。”大宗亡嗣，择支子孙贤者为嗣。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武帝时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庙，子万姓。臣昧死以闻。”皇太后诏曰：“可”。光遣宗正刘德至曾孙家尚冠里^⑮，洗沐赐御衣，太仆以轎猎车迎曾孙就斋宗正府^⑯，入未央宫见皇太后，封为阳武侯^⑰。已而光奉上皇帝玺绶，谒于高庙，是为孝宣皇帝。

明年，下诏曰：“夫褒有德，赏元功，古今通谊也。大司马大将军光宿卫忠正，宣德明恩，守节秉谊，以安宗庙。其以河北、东武阳益封光万七千户。”与故所食凡二万户。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

六千万，杂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

自昭帝时，光子禹及兄孙云皆中郎将^⑥，云弟山奉车都尉侍中，领胡越兵^⑦。光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⑧，昆弟、诸婿、外孙皆奉朝请^⑨，为诸曹大夫、骑都尉、给事中。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自后元秉持万机^⑩，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

光秉政前后二十年。地节二年春病笃^⑪，车驾自临问光病，上为之涕泣。光上书谢恩曰：“愿分国邑三千户，以封兄孙奉车都尉山为列侯，奉兄骠骑将军去病祀。”事下丞相御史，即日拜光子禹为右将军。

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

【注释】①票骑：汉代将军名号，品秩同大将军，为霍去病而始置。取其劲疾之义。票又写作“骠”。去病：霍去病（前140 - 前117），西汉名将，大将军卫青之甥。骁勇善战，以功进骠骑将军，与卫青齐名。六次出击匈奴，与卫青一起击溃匈奴主力，打开通往西域的通道，解除了匈奴对汉王朝的威胁。去世时年仅二十七岁。

②河东平阳：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③子夫：卫子夫（？ - 前91），本是汉武帝之姊平阳公主家的歌女，侍宴时被汉武帝看中，入宫，生戾太子，立为皇后。弟卫青官至大司马大将军。后因戾太子事为武帝所废，自杀。④传舍：古代的旅舍。

⑤扶服（pú fú）：同“匍匐”，伏地而行。⑥诸曹：各分科办事的官署。侍中：汉代自列侯以下至郎中的加官，侍从皇帝左右以应杂事，出入宫廷。⑦奉车都尉：为天子掌管乘舆的武官。光禄大夫：属光禄勋，掌顾问应对。

⑧征和：汉武帝年号。征和二年即公元前91年。⑨卫太子：卫皇后所生，名刘据（前128 - 前91），谥戾太子。武帝末年为江充所诬，愤而举兵诛江充，兵败自杀。

江充：武帝末任直指绣衣使者。武帝晚年因年高糊涂，常怀疑左右用蛊道祝诅，江充乘机诬告，率人至太子宫掘地得桐木主以为罪证，太子遭诬，趁武帝避暑甘泉宫，告令百官言

江充反，率人捕斩江充。太子自杀后，武帝渐明真相，令车千秋复查太子之冤，族灭江充家。

⑩燕王旦：燕刺王刘旦（？ - 前81），武帝第三子。为人博学辩略，好招致游士。卫太子败，上书求入宿卫，欲图帝位，武帝怒。后又藏匿亡命，为武帝所嫌恶。

广陵王胥：广陵厉王刘胥，武帝第四子。好倡乐逸游，力能扛鼎，行为不遵法度。昭帝即位，广陵王使女巫祝诅，后事发，以绶自绞死。

⑪钩戈：汉宫名，赵婕妤所居。赵婕妤：河间（治今河北献县东南）人，病六年后两手拳曲，武帝巡狩过河间，披女手，手指即时伸直，由是得幸，入宫为婕妤，位次于皇后、昭仪。有男：生儿子，即汉昭帝刘弗陵，小名钩戈子，五六岁即壮大多知，汉武帝以为类己，奇而爱之，故立以为嗣。

⑫黄门：宫中官署名，职以百物供天子，故也有画工。画周公负成王：周武王死后，子成王立，年少，由武王弟周公旦辅政；画周公负成王”即以绘画形式表达令霍光辅少主的意思。负成王，把成王抱在怀中。

⑬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

⑭五柞宫：汉武帝所造离宫，在扶风周至（今陕西周至东南），有五棵三人合抱的柞树，故名。

⑮不讳：死的婉辞。

⑯日磈（mǐd）：金日磈（前134 - 前86），本为匈奴休屠王太子，武帝时从昆邪王归汉，任侍中。侍武帝多年而未有过失，受武帝器重。武帝临终，遗诏封为秭侯。

车骑：汉代将军名号，文帝时始置，品秩同卫将军及左右前后将军，位同上卿。

⑰太仆：掌舆马的官。上官桀（？ - 前80），武帝时任骑都尉，武帝临终，与霍光同受遗诏辅少主，任为左将军，封安阳侯，孙女为昭帝皇后。

元凤元年，因谋反被诛。

⑱御史大夫：掌监察、执法、文书图籍。秦汉时与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合称三公，后改称大司空。

⑲财：通“才”。七尺三寸：一汉尺约合27.65公分，七尺三寸约合1.81公尺。

⑳郎仆射（yè）：郎官之长。

㉑尚符玺郎：掌管帝王符节、玉玺的郎官。

㉒谊：通“义”。

㉓秩：官吏的俸禄；引申为职位、品级。

㉔多：赞美。

㉕鄂邑盖主：汉昭帝的大姊，即下文的“长公主”。鄂邑，长公主的食邑地。称盖主是以盖侯为附马。

婕妤：即婕妤，

宫中女官名，汉置。 ②⑥九卿：秦汉以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为九卿。武帝时上官桀曾为太仆。 ②⑦椒房：汉代后妃所居，以椒和泥涂壁，取其性温，有香，多子之义。 椒房中宫：皇后所居。 ②⑧酒榷：政府对酒实行专卖。 ②⑨伐：自我夸耀。 ③⑩都：汇聚。 肄：练习。 羽林：皇帝的护卫军。长官有羽林中郎将和羽林郎。 ③⑪繫：帝王出行之前的清道。这里是指责霍光僭越天子的仪式。 ③⑫长史：汉代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将军、边郡太守的属官。 敞：即杨敞。本在大将军幕府为军司马，经霍光累次迁升，最后做到丞相。 ③⑬莫府：即幕府，将军的府署。 校尉：汉代军职，位次于将军。 ③⑭画室：雕画之室。即在墙壁上雕绘壁画。 ③⑮之：到。 广明：亭名。霍光练兵之处。汉代十里为一亭。 ③⑯尚书：皇帝左右掌管文书章奏的官。 ③⑰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 ③⑱周太王：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文王父亲季历是太王的第三子，传说古公看出文王有圣瑞，有意把季历定为嗣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因而让国而亡入吴，断发文身，以示不可用。 王季：即季历。 ③⑲伯邑考：文王长子。 ④⑩视：同“示”。 ④⑪九江：郡名，现今安徽寿县，辖境相当今安徽省淮河以南、巢湖以北地区。 ④⑫皇太后：即昭帝上官皇后。当时年约十五六岁。 ④⑬大鸿胪：武帝时改典客为大鸿胪，属九卿之一，掌管与外国的交往。 少府：掌握山海池泽的税利以供宫廷之用的官，九卿之一。 乐成：姓史。 宗正：掌管皇室亲属的官，九卿之一。 德：刘德，刘向的父亲。 吉：丙吉。 中郎将：统领皇帝侍卫的武官。 ④⑭昌邑哀王：刘髡（？-前87），汉武帝第五子。 ④⑮大司农：武帝时改治粟内史为大司农，九卿之一，掌管钱谷盐铁和国家的财政收支。 ④⑯太甲：传为成汤长孙，即位后不理朝政，被伊尹放逐在成汤葬地桐宫，三年而悔过，伊尹迎之复位。 ④⑰给事中：将军、列侯、九卿以至黄门郎等的加官，给事殿中，备顾问应对，讨论政事。为皇帝近臣。 ④⑱博士：太掌所属学官，掌古今史事待问及书籍典守。 未央宫：汉高祖七年萧何所造，遗址在今陕西西安西

北汉长安故城内西南隅。④⑨鄂 :通“愕”。⑤⑩汉之传谥常为孝 汉代自惠帝以下 ,谥号皆冠以“孝”字。⑤⑪血食 :受祭祀。

⑤⑫承明殿 :未央宫中殿名 ,班固《西都赋》说它是“著作之庭”。⑤⑬温室 :殿名 ,在未央宫内 ,武帝时建。据《西京杂记》,温室殿以椒涂壁 ,被以文绣 ,以香桂为柱 ,设火齐屏风 ,鸿羽帐 ,麝宾氍毹。冬天很温暖。⑤⑭中黄门 :汉代给事内廷的官名 ,以宦者充任。

⑤⑮金马门 :汉代臣属待诏之处 ,门旁有铜马 ,故名。⑤⑯廷尉 :掌管刑狱的官。⑤⑰卒 :通“猝”。物故 :亡故。自裁 :自杀。

⑤⑱武帐 :置有兵器架和兵器的帷帐 ,汉代天子在宫殿中接见臣下时专用。⑤⑲期门 :武帝时选拔陇西、天水等六郡良家子所组成的护卫队 ,平帝时改称虎贲郎。陛戟 :执戟卫于陛下。

⑥①“天子”二句 :出《孝经·谏诤章》。争臣 :直言谏诤之臣。争通“诤”。⑥②西面拜 :昌邑在今山东巨野西南 ,长安在其西 ,西面拜即遥拜长安宗庙。⑥③汉中房陵县 :汉中郡房陵县 ,今湖北房县。

⑥④汤沐邑 :皇帝、皇后、皇子、公主等收取赋税的私邑。⑥⑤“人道”二句 :出《礼记·大传》,原文作 :“人道亲亲也 ,亲亲故尊祖 ,尊祖故敬宗。”⑥⑥尚冠里 :长安城内里名。

⑥⑦轸猎车 :一种轻便车。⑥⑧阳武侯 :阳武在今河南原阳东南。就位前先封侯 ,表示承认其皇族身分。⑥⑨中郎将 :统领皇帝侍卫的武官。

⑥⑩胡越兵 :指编在汉朝军队中的胡骑、越骑。⑥⑪卫尉 :掌管宫门警卫的官 ,九卿之一。两女婿 ,即下文的范明友、邓广汉。⑥⑫奉朝请 :定期朝见皇帝。古以春季朝见为“朝” ,秋季朝见为“请”。

⑥⑬后元 :指武帝死、昭帝立的后元二年 ,公元前 87 年。⑥⑭地节 :汉宣帝年号。地节二年 ,前 68 年。

孔 融

孔融(153 - 208) ,字文举 ,汉末鲁国(今山东曲阜)人 ,孔子之后。历任北海相、将

作大匠、少府、太中大夫等职。为人秉性刚直，先后触犯何进、董卓等权臣，受到排挤。后因屡次讥讽曹操，被杀害。他好学博览，是汉末有名的文士，为“建安七子”之一。其散文议论尖锐，富有气势，表现出鲜明的个性。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他的文章“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词”。有《孔少府集》。

论盛孝章书

【解题】这是汉献帝建安九年（204），孔融任少府时向曹操推荐盛孝章的一封信。盛孝章名宪，会稽人，也是汉末名士。曾任吴郡太守，因病辞官家居。孙策平吴后，对当时名士深为忌恨，盛孝章因此曾外出避祸。孙策死后，孙权继续对其进行迫害。孔融与盛孝章友善，知道他处境危急，所以特地写了这封信，向当时任司空兼车骑将军的曹操求援。曹操接信后，即征盛孝章为都尉，召命未至，孝章已为孙权所害。文章叙述了孝章所处的艰难处境，并引用历史上重用贤才的故事，从交友之道和得贤之重要来打动曹操，辞意恳切，具有相当的感染力量。

岁月不能停留，光阴像流水一样消逝，很快就到了五十岁的年龄。您是刚满，而我却已经超过两岁了。海内的相识故交，差不多都要死光了，只有会稽的盛孝章还活着。他受到东吴孙氏的困辱，妻子儿女都已死去，只留下他孤单无助的一个人，处境非常危险，心情十分痛苦。假如忧愁可以损害人的健康，孝章恐怕不能长寿了。

《春秋公羊传》里说：“诸侯之间有相互并吞的，齐桓公没有加以救援，自己感到是一种羞耻。”盛孝章确实是当今男子中的豪杰，天下一些善于言谈议论的人，常要依靠他来宣扬自己的名声，而他本人却不能避免被囚禁，生命朝不保夕，这样说来，我的先祖孔子就不应该谈论朋友好坏的问题，也无怪朱穆要写他的《绝交论》了。您如果能赶快派遣一个使者，带上一封短信，就可以把孝章招来，而交友之道也可以发扬光大了。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说前辈的坏话，或许有人会对孝章加以讥讽评论。总的说来孝章是一个名满天下、为天下所称赏赞美的人。

燕君购买骏马的尸骨,不是要它的道路上奔驰,而是通过它来招致千里马。您正在拯救和恢复汉朝王室,使将要覆灭的政权重新安定下来。要拯救天下,关键在得到贤才。珍珠宝玉没有长脚,却能够到人的身边来,就是因为有人喜欢它们。贤士们生了脚却不来,那便是君王不求贤的缘故。燕昭王筑了黄金台以尊崇郭隗,郭隗虽然是一个才能不高的人,却得到厚待,终究能传播明主的诚心,所以乐毅从魏国前去,剧辛从赵国前去,邹衍从齐国前去。假如当初郭隗处于困苦危急之中,昭王不去帮助他,正像落水将要淹死的时候不去援救他,那末其他贤士也都将远走高飞,没有到北方燕国来的人了。上面所说的一些事情,本来就是您所熟悉的,而我还是要再说一下,无非是想请您对交友之道加以重视罢了。实在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意思。

(张彦修)

岁月不居^①,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为始满^②,融又过二^③。海内知识,零落殆尽^④,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⑤,妻孥湮没^⑥,单孑独立,孤危愁苦。若使忧能伤人,此子不得永年矣^⑦!

《春秋传》曰^⑧：“诸侯有相灭亡者，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⑨今孝章实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⑩，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圜^⑪，命不期于旦夕，是吾祖不当复论损益之友^⑫，而朱穆所以绝交也^⑬。公诚能驰一介之使^⑭，加咫尺之书^⑮，则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

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孝章要为有天下大名^⑯，九牧之人所共称叹^⑰。燕君市骏马之骨^⑱，非欲以骋道里，乃当以招绝足也^⑲。惟公匡复汉室，宗社将绝^⑳，又能正之。正之之术，实须得贤。珠玉无胫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㉑，况贤者之有足乎！昭王筑台以尊郭隗^㉒，隗虽小才，而逢大遇^㉓，竟能发明主之至心，故乐毅自魏往^㉔，剧辛自赵往^㉕，邹衍自齐往^㉖。向使郭隗倒悬而王不解^㉗，临溺而王不拯，则士亦将高翔远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㉘。凡所称引^㉙，自公所知^㉚，而复有云者，欲公崇笃斯义也^㉛。

因表不悉^⑬。

【注释】①居：停留。 ②公：指曹操。 始满：刚满。

③过二：超过两岁。 ④零落：凋落。这里指死亡。 ⑤其人：指盛孝章。 孙氏：指东吴孙氏政权。孙策平吴后，对不附从于自己的英豪多所杀戮，孝章为当时名士，孙氏亦深忌之。 ⑥

妻孥(nú)：妻子儿女。 湮(yān)没：埋没。指丧亡。 ⑦永年：长寿。 ⑧《春秋传》：阐明《春秋》经义的书。这里指《公羊传》。

⑨“诸侯”三句：见《公羊传·僖公元年》。僖公元年(前659)，狄人出兵灭邢，齐桓公未能发兵救援，感到羞耻。此处以曹操比齐桓公，暗示他拯救盛孝章是义不容辞的事。 ⑩谈士：善于言谈议论的人。

⑪幽絷：指被囚禁。 ⑫吾祖：指孔子。孔融是孔子后裔，故称。 论损益之友：《论语·季氏》：“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⑬朱穆：字公叔，东汉时人。有感于当时不讲交友之道的衰败的风俗，写了《崇厚论》、《绝交论》

两篇文章，表示对世风的不满。 ⑭介：一个。 ⑮咫(zhǐ)：古时八寸为咫。

⑯要：总要，总括来说。 ⑰九牧：九州。古代分天下为九州，州长称牧伯，所以称九州为九牧，即“天下”之意。 ⑱“燕君”句：《战国策·燕策》：“郭隗先生曰：臣闻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于君曰：

“请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马；马已死，买其骨五百金，反以报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马，安事死马而捐五百金？’涓人对曰：‘马死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于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马至者三。”市：买。 ⑲绝足：绝尘之足。指奔驰时足不沾尘的千里马。此处以千里马喻贤能之士。

⑳宗社：宗庙和社稷。指国家政权。“宗庙”是皇帝祭祖宗的地方；“社稷”是皇帝祭天地的地方。 绝：断绝。祭祀断绝即意味着政权覆灭。 ㉑正：扶正，安定。 ㉒“珠玉”二句：《韩诗外传》卷六：“盖胥谓晋平公曰：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

山,无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盖主君无好士之意耳。’” 胫(jìng):小腿。这里指脚。 ②昭王 燕昭王(前311 - 前279 在位)。相传燕昭王渴望贤者,以报齐国破燕之仇,请

谋臣郭隗推荐,郭隗请昭王为他修建宫室,并以师礼相待。又相传昭王在易水东南筑黄金台,置千金于台,招纳天下贤士。 ④大遇 隆重的待遇。

⑤乐(yuè)毅:魏国人,燕昭王任为上将军,曾为燕伐齐,破齐七十余城。 ⑥剧辛:赵国人,有贤才,与乐毅一起合谋破齐。

⑦邹衍:齐国人,当时著名辩士、思想家,主张大九州说,燕昭王以师礼相待。 ⑧向:从前。 倒悬:倒挂着。比喻困苦危急。

⑨首:向。 ⑩称引:指信中论说、引述的事情。 ⑪自:本来。

⑫崇笃:推崇重视。斯义,指交友、招纳贤才的道理。 ⑬不悉:不能详尽。旧时书信结尾常用的套语。

续古文观止卷之三 魏晋六朝文

王 粲

王粲(177 - 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少有才名。汉献帝初平初,因董卓劫持汉室君臣迁都,随父由洛阳西至长安,西京扰乱,南下投奔荆州牧刘表,未被重用,羁留荆州。后归曹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官至侍中。王粲为“建安七子”之一,其诗辞气慷慨,其赋抒情真挚,风格清丽。在七子中成就最高,与曹植并称“曹王”。本文选自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王侍中集》。

登 楼 赋

【解题】王粲怀抱用世之志,南下依附刘表,未得重用,心情郁闷。建安九年(204),即来到荆州第十三年的秋天,王粲久客思归,登上当阳东南的麦城城楼,纵目四望,万感交集,写下这篇名作。因作者身当乱世,亲历离乱,又怀才不遇,宏图难济,所以赋中充满着沉郁悲愤的失意之叹。全篇惆怅凄怆,真切动人。

登上这座城楼向四处眺望啊,暂借此日排遣忧愁。遍观此楼之所处啊,实在宽敞明亮、世间稀有。清澄的漳水从旁边流过啊,紧靠着弯曲的沮水长洲。背靠着高平的广袤陆地啊,面对着低湿原野中的沃美水流。北面可达陶乡的郊野,西面连接着楚昭王的坟丘。花卉果实遮蔽了田野,小米高粱长满了垌头。景色如此美丽,却不是我的家乡啊,又哪里值得片刻的停留!

遇到乱世而迁徙流亡啊,悠悠十余年而到今天。情怀深切总想着故乡啊,谁能担负这沉重的负担?凭栏向远方眺望啊,迎着北风敞开衣衫。平原广阔一望无际啊,却被高高的荆山挡住了视线。道路曲折而漫长啊,河流荡漾而渊深。悲叹故乡的阻塞隔绝啊,止不住泪水纵横。孔子困在陈国啊,曾长叹“回去吧!回去吧!”钟仪被晋国囚禁,仍演奏楚国的乐曲啊,庄舄显达,仍操着越国的乡音。人情怀念故乡是一样的啊,难道会因受困或显达而把心思改变!

时光飞速流逝啊,等待黄河水清便永远没有希望。但愿天下能安定啊,可以凭借时世清明而施展力量。我害怕象葫芦那样空挂不用啊,又担忧象井水淘清了却无人品尝。走走停停,反复徘徊啊,太阳匆匆要到山后隐藏。风飒飒从四面吹来啊,天昏暗而惨淡无光。野兽惊惶四顾,寻找着同伴啊,鸟儿相互鸣叫鼓起了翅膀。原野寂静而悄无人影啊,只有赶路的人在急急奔忙。心中悲伤而触景伤情啊,情意哀痛而悲愤凄伤。顺着阶梯下楼啊,愤闷的情绪充塞胸膛。夜深还无法入睡啊,翻来复去苦捱时光。(张彦修)

登兹楼以四望兮^①,聊暇日以销忧^②。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挟清漳之通浦兮^③,倚曲沮之长洲^④。背坟衍之广陆兮^⑤,临皋隰之沃流^⑥。北弥陶牧^⑦,西接昭丘^⑧。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⑨。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⑩。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⑪。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⑫。钟仪幽而楚奏兮^⑬,庄舄显而越吟^⑭。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⑮。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徙悬兮^⑯,畏井渫之莫食^⑰。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⑱,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惓惓^⑲。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注释】①兹楼 指麦城城楼。 ②暇 通“假”,借。 ③漳 漳水,在今湖北当阳县境内。浦:大水有小口别通曰浦。 ④沮(j) 沮水,也在当阳境内,与漳水会合南流入长江。 ⑤坟衍 地势高起为坟,广平为衍。 ⑥皋隰(xí) 水边之地为皋,低湿之地为隰。 ⑦陶 乡名,传说为春秋陶朱公范蠡的葬地。 牧 郊野。 ⑧昭丘 楚昭王坟墓,在当阳县郊。 ⑨纪:一纪为十二年。 ⑩向北风:王粲家乡山阳高平,在麦城之北,故

云。⑪荆山：在今湖北南漳，漳水发源于此。⑫昔尼父两句：尼父，即孔子。《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

⑬钟仪：楚国乐官。《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系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使与之琴，操南音。”……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有乐操土风，不忘旧也。’”⑭“庄舄（xì）句”：据《史记·陈轸传》载，越人庄舄在楚国做大官，病中思乡，仍发出越国的语音。

⑮河清：《左传》襄公八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古以黄河水清喻时世太平。⑯“惧匏（páo）瓜”句：《论语·阳货》：“（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以匏瓜徒悬喻不为世用。

⑰“畏井渫（xiè）”句：《周易·井卦》：“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渫，除去井中污浊。井渫莫食，喻己虽洁其志而不为世用。

⑱阒（qù）：寂静。⑲（dō）怛（dá）：悲痛。慄（cǎn）恻：凄伤。

曹 操

曹操（155 - 220），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曹丕称帝后，追谥为魏武帝。

曹操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出身官宦之家。献帝初随袁绍伐董卓，后迎献帝迁都许昌。先后削平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大破袁绍，不久统一中国北方，受封为丞相，把持了汉朝政权。在治理国家上，他抑制兼并、广兴屯田，“唯才是举”，表现出杰出的政治才干。在文学上曹操也很有成就，他招集了当时的许多著名文人，形成了一个邺下文人群体，促进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他的散文写得简约严明，清峻、通脱。

让县自明本志令

【解题】本文又名《述志令》，是反映曹操思想和经历的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重要文章。写于建安十五年（210），曹操五十六岁。当时，他完成统一北方大业后，政权逐渐巩固，继而想统一全国，但是孙权、刘备两大军事势力仍然是他的巨大威胁。他们除在军事上联盟抗曹外，在政治上则攻击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欲

废汉自立”(《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汉朝廷中多次发生谋害曹操事件。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曹操发布了这篇令文,借退还皇帝加封三县之名,表明自己的本志,反击朝野谤议。文中概述曹操统一中国北部的过程,表达了作者以平定天下、恢复统一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文章坦白直率,气势磅礴,充满豪气,表现出政治家的气度和见识。

鲁迅评赞说:“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得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曹操今传文赋中,此文最具这种特色,值得后人借鉴。

本文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中辑出。

我被举为孝廉时,年纪很轻,自以为不是那种隐居深山很有名望的人士,恐怕被天下人看作是平庸无能之辈,所以想当一个郡的太守,把政治和教化搞好,来建立自己的名誉,让世上的人都清楚地了解我。所以我在济南任国相时,开始革除弊政,公正地选拔、推荐官吏,因此触犯了那些朝廷中的宦官,而被豪强权贵所恨,我恐怕给家族招来灾祸,所以托病还乡了。

辞官之后,年纪还轻,回头看看与我同年被荐举的人当中,有的人年已五十,还没有被人称作年老。自己内心盘算,从现在起,往后再过二十年,等到天下安定太平了,我才跟同岁中那些刚被举为孝廉的人相等罢了。所以返回家乡,整年不出,在谯县东面五十里的地方建了一栋精致的书房,打算在秋夏读书、冬春打猎,只希望得到一点瘠薄的土地,终老于荒野、不被人知,断绝和宾客交往的念头。但是这个愿望没有能实现。

后来我被征召做了都尉,又任典军校尉,就又想为国家讨贼立功,死后在墓碑上题字道:“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这就是我当时志向。然而遇上董卓犯上叛乱,各地纷纷起兵讨伐。这时我完全可以招集更多的兵马,然而我却常常裁减,不愿扩充,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便会意气骄盛,要与强敌抗争,就可能重新引起祸端。所以汴水之战时,我部下只有几千人,后到扬州再去招募,也仍不过三千人,这是因为我来时的志向就很有限。

后来我担任兖州刺史,击败了黄巾军三十多万人。另外袁术在九江盗用皇帝称号,部下都向他称臣,改称城门为建号门。衣冠服饰都按照皇帝的制度,两个老婆预先抢着当皇后。计划已定,有人劝说袁术立即登基,向天下人公开宣布。袁术回答说:“曹公尚在,还不能这样做。”后来我出兵讨伐,生擒了他的四员大将,抓获了大量俘虏,使袁术势穷力尽,瓦解崩溃,最后得病而死。待到袁绍占据黄河以北,兵势强盛,我估计自己的力量,实在不能和他匹敌,但想到我这是为国献身,为正义而牺牲,这样也足以留名后世。幸而打败了袁绍,还斩了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刘表自以为是皇室的同族,包藏奸心,进退迟疑,观察形势,占据荆州,我又平定了他,才使天下太平。自己身为宰相,作为一个臣子已经显贵到了极点,已经超过我原来的愿望了。

今天我说这些,好象很自大,实际是想消除人们的非议,所以才无所隐讳罢了。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可能有的人看到我的势力强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之事,恐怕会私下议论,说我有夺取帝位的野心,这种胡乱猜测,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宁。齐桓公、晋文公所以名声被传颂至今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兵势强大,仍能够尊重周朝天子。《论语》说:“周文王已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能尊奉殷王朝,他的道德可说是最崇高的了。”因为他能以强大的诸侯来侍奉弱小的天子。从前燕国的乐毅投奔赵国,赵王想与他图谋攻打燕国。乐毅跪伏在地上哭泣,回答说:“我侍奉燕昭王,就象侍奉大王您,我如果获罪,被放逐到别国,直到死了为止,也不会忍心谋害赵国的普通百姓,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呢?”秦二世胡亥要杀蒙恬的时候,蒙恬说:“从我的祖父、父亲到我,长期受到秦国的信用,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三十多万,势力足可以背叛朝廷,但是我自知必死也要信守君臣之义,不敢辱没先辈的教诲,而忘记先王的恩德。”我每次阅读有关这两个人的书,没有不感动得悲伤流泪的。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都是担任皇帝的亲信和重臣,可以说是被信任的,到了曹丕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

我不仅是对诸位来诉说这些,还常常将这些告诉妻妾,让他们都深知我的心意。我告诉他们说:“等到我死去之后,你们都应当

改嫁,想要她们传述我的心愿,使人们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出自肺腑的至要之言。我所以这样勤勤恳恳地叙说这些心腹话,是看到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表明自己的心迹,那是恐怕别人不相信的缘故。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廷,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事情。以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出于确保朝廷和自己的绝对安全着想。

每当我读到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没有不放下书本而感叹,以此用来反省自己的。我仰仗着国家的威望,代表天子出征,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想要办到的事,实行时无不成功。就这样扫平了天下,没有辜负君主的使命。这可说是上天在扶助汉家皇室,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啊。然而我的封地占有四个县,享受三万户的赋税,我有什么功德配得上它呢!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赋税交还给朝廷,只享受武平县的一万户。姑且以此来平息诽谤和议论,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

(张彦修)

孤始举孝廉^①,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②,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③,欲为一郡守^④,好作政教^⑤,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⑥。故在济南^⑦,始除残去秽^⑧,平心选举,违迕诸常侍^⑨。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去官之后,年纪尚少^⑩,顾视同岁中^⑪,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⑫,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⑬,欲以泥水自蔽^⑭,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

后征为都尉^⑮,迁典军校尉^⑯,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⑰,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

难^①，兴举义兵^②。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兵多意盛，与强敌争，尚更为祸始。故汴水之战数千^③，后还到扬州更募^④，亦复不过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领兖州^⑤，破降黄巾三十万众^⑥。又袁术僭号于九江^⑦，下皆称臣，名门曰建号门，衣被皆为天子之制，两妇预争为皇后。志计已定，人有劝术使遂即帝位，露布天下^⑧，答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孤讨禽其四将^⑨，获其人众，遂使术穷亡解沮^⑩，发病而死。及至袁绍据河北^⑪，兵势强盛，孤自度势，实不敌之。但计投死为国，以义灭身，足垂于后。幸而破绍，枭其二子^⑫。又刘表自以为宗室^⑬，包藏奸心，乍前乍却^⑭，以观世事，据有荆州^⑮，孤复定之，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⑯。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⑰，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⑱，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⑲。”夫能以大事小也^⑳。昔乐毅走赵^㉑，赵王欲与之图燕^㉒，乐毅伏而垂泣，对曰：“臣事昭王，犹事大王；臣若获戾，放在他国，没世然后已，不忍谋赵之徒隶^㉓，况燕后嗣乎^㉔！”胡亥之杀蒙恬也^㉕，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信于秦三世矣^㉖，今臣将兵三十余万，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孤祖、父以至孤身^㉗，皆当亲重之任，可谓见信者矣，以及子桓兄弟^㉘，过于三世矣。

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孤谓之言：“顾我万年之后^㉙，汝曹皆当出嫁，欲令传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之要也^㉚。所以勤勤恳恳叙心腹者，见周公有《金縢》之书以自明^㉛，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㉜，以还执事^㉝，归就武平侯国^㉞，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㉟。

孤闻介推之避晋封^㊱，申胥之逃楚赏^㊲，未尝不舍书而叹，有以

自省也。奉国威灵^⑤，仗钺征伐^⑥，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⑦。然封兼四县^⑧，食户三万^⑨，何德堪之！江湖未静，不可让位。至于邑土，可得而辞。今上还阳夏、柘、苦三县户二万，但食武平万户，且以分损谤议^⑩，少减孤之责也。

【注释】①孤：古代王侯自谦之称。曹操当时任丞相，封武平侯，故此自称。孝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孝，指孝子；廉，指廉洁之士，后来合并。东汉时每年由各郡、国从二十万人中荐举一人，曹操二十岁被举为孝廉。②岩穴知名之士：指隐居而有名望的人。岩穴，山洞石室。③海内人：这里主要指世家豪族。④郡守：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即太守。⑤政教：行政和教化。⑥世士：世人。⑦在济南：曹操于中平元年（184）为济南国相，职位相当于太守。济南国辖境在今山东济南一带。⑧除残去秽：曹操任济南相时，下属官更多趋附权贵，贪赃枉法。曹操奏请撤免八县官，下令捣毁六百多所祠庙，严禁祭祀鬼神，因此得罪了当时的权贵近臣。⑨违迕（w）：违背、触犯。诸：之于。常侍：也称中常侍，皇帝的侍从近臣，掌管宫廷文书和传达皇帝命令。东汉末年，中常侍改用宦官，权势很大。⑩年纪尚少：曹操任济南相期满，朝廷调为东郡太守。托病辞官还乡，年方三十余岁。⑪同岁：指同一年被举为孝廉的人。⑫谯（qiáo）：今安徽亳县。曹操的故乡。精舍：指精致的书房。⑬底下之地：低洼之地，指瘠薄的土地。⑭泥水自蔽：意谓老于荒野，不求闻达。⑮都尉：官名，管军事，官阶相当于太守。⑯典军校尉：武官名，掌管近卫兵，多由皇帝亲信担任。中平五年（188），汉灵帝刘宏建立西园军，设置八校，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⑰讨贼：指讨伐地方军阀和镇压农民起义军。⑱征西将军：东汉时授征西将军的有马援等人，他们对东汉王朝都立过功劳。曹操借此述志，表示愿做东汉王朝的功臣。⑲董卓之难：董卓原是凉州（今甘肃、宁夏一带）豪强，灵帝时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牧。中平六年（189），汉灵帝死，少帝刘辩即位，

外戚何进为了消灭宦官，召董卓领兵入洛阳，废少帝，立献帝刘协。董卓自封都尉和相国，操纵朝政。各州郡起兵反对，成立讨卓联军，东汉遂陷入大乱。

②①兴举义兵：初平元年（190），关东各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都自称“义兵”。曹操也在陈留郡（今河南开封一带）招募五千人起兵讨董。董卓挟持献帝和数十万居民从洛阳迁都长安，沿路死人无数，洛阳被焚。初平三年，董卓被王允、吕布所杀。

②②汴水之战：初平元年（190），以袁绍为盟主的关东各州郡声称讨董，暗中各怀私利，又怕董卓兵强，不敢先进。曹操十分愤怒，独自率军西进，与董卓部将徐荣在荥阳的汴水（今名索河，在河南荥阳西南）一带交战，因兵少无援失败。曹操被流矢所中，险些丧命。后至扬州重新招募兵丁。东汉末年，扬州的州治在今安徽合肥，辖今江苏、安徽一带。

②③兖（yǎn）州：东汉十三州之一，辖今山东西南部和河南东部。

②④破降黄巾：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军攻入兖州，杀刺史刘岱。济南相鲍信与兖州官吏迎曹操为兖州牧。曹操领兵攻黄巾军于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追至济北，黄巾军三十万被迫投降。曹操从中挑选精壮，组成一支精兵，号为“青州兵”。

②⑤袁术：字公路，袁绍的异母弟。东汉末年割据江淮一带。

②⑥僭（jiàn）号：盗用皇帝称号。建安二年（197），袁术以九江太守称帝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九江，郡名，治今安徽庐陵，辖今江苏、安徽省南部和江西省北部。

②⑦露布：布告，宣示。

②⑧禽：同“擒”。建安二年（197）九月，袁术攻陈（今河南淮阳），曹操引兵击之，大胜，擒斩袁术的四个部将桥蕤（ruì）、李丰、梁纲、乐就。

②⑨解沮（jǔ）：瓦解崩溃。

②⑩袁绍：字本初，袁术之兄。出身于四世三公的世族之家。建安四年（199）三月，消灭了公孙瓒，占有黄河以北的冀、青、幽、并四州，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

②⑪梟（xiāo）：即梟首，斩首而悬之示众。建安五年（200），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之战中，以少胜多，消灭袁绍军的主力。两年后，袁绍病死。明年，其子袁谭、袁尚因争夺冀州互相攻杀，袁谭求援曹操，袁尚背叛曹操。建安十年正月，曹操又出兵击杀袁谭，袁尚和他的次兄袁熙逃奔辽西乌桓。建安十二年五月，曹操北征乌桓。袁熙、袁尚又逃往辽东，九月为割据辽东的公孙康所杀。曹操乃悬首示众。

②⑫刘

表 字景升 汉皇族鲁恭王刘余的后代。献帝初平(190 - 193)中任荆州刺史 遂割据荆州一带。 ③②乍前乍却 忽前忽后。意喻投机。

据史载 官渡之战中 袁绍向刘表求援 刘暗与之勾结 未敢出兵。有人劝他依附曹操 他也持观望态度。 ③③当州 当地 即荆州 辖今湖北、湖南等地。

建安十三年(208)七月 曹操南征刘表 八月刘表病死 九月其幼子刘琮即以荆州降曹操。 ③④

“人臣”二句 建安十三年 汉献帝为了表彰曹操平定三郡乌桓的功绩 废太尉、司空等三公 恢复西汉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制度 任曹操为丞相。 ③⑤不逊之志 不忠顺的想法。指代汉自立为皇帝。

③⑥垂称 垂名 称颂。 ③⑦《论语》云 四句 见《论语·泰伯篇》。

③⑧以大事小 以强大的诸侯来侍奉弱小的天子。曹操借用《论语》中的话 表示自己拥护东汉皇室 并无夺取帝位之心。

③⑨“乐毅”句 指昭王死 惠王立 中了齐将田单的反间计 让骑劫代乐毅为将 乐毅恐留燕被害 于是投奔赵国。 ④⑩

赵王 赵惠文王。 ④⑪徒隶 犯人和奴隶 此泛指地位低贱的人。

④⑫后嗣 后代 指燕惠王。 ④⑬胡亥 秦始皇嬴政的小儿子 继始皇立 号二世。 蒙恬(tián) 秦始皇时名将。秦统一六国后 他率兵三十万 北击匈奴 修筑长城。秦始皇死后 赵高伪造始皇遗诏 逼使蒙恬自杀。

④⑭三世 蒙恬祖父蒙骜、父亲蒙武、连自己共三代 均为秦国名将。 ④⑮祖、父 指曹操的祖父曹腾和父亲曹嵩。

曹腾在汉桓帝时任中常侍、大长秋(管理皇宫事宜的官) 封费亭侯 养夏侯氏之子为子 即曹嵩 汉灵帝时官至太尉。曹嵩生曹操。 ④⑯子桓 曹操次子曹丕的字。 ④⑰万年 死的代称。

④⑱肝鬲(gé)之要 出自内心的至要之言。鬲 同“膈” 胸膈。 ④⑲周公 姓姬名旦 周武王弟 周成王叔。 金滕(téng)

《尚书·周书》篇名。其中记述武王病时 周公曾作祷辞祭告于神 请求代武王死 祭毕 将祷词封藏在金滕柜中。武王死 成王年幼 周公摄政。管叔、蔡叔等诽谤周公篡位 引起成王怀疑。

于是周公避居东都(今河南洛阳)。后来成王启柜发现祷词 知其忠贞 大受感动 亲自迎回了周公。滕 封缄。金滕 密封的金属柜。

⑤⑩武平侯国 建安元年(196) 献帝以曹操为大将军 封武平侯。武平在今河南鹿邑县西。 ⑤⑪为万安计 即作周密安

全可靠的防范准备。 ⑤介推(cu):即介子推,春秋时晋国人,曾随晋公子重耳出亡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即位,大封从亡诸臣。介子推不言己功,偕其母隐于绵山而死。后世又传说重耳曾烧山要他出来做官,他坚不出山,抱木被烧而死。后世的寒食节相传即为纪念介子推而来。 ⑥申胥:即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子胥率吴军伐楚,攻下郢都。申包胥求救于秦,在秦庭之外痛哭七日,终于感动了秦哀公,求得救兵,击退吴军。楚昭王回到郢都,赏赐功臣。他避而逃走,不肯受赏。 ⑦威灵:指汉皇室祖宗的威武神灵。 ⑧钺(yuè):古兵器,似大斧,是天子出征时的一种仪仗。皇帝授钺给主将,即象征代表天子出征。 ⑨推:指挥。 ⑩天助汉室:这是曹操表示不自居功的客气话。 ⑪四县:指武平、阳夏(ji)、柘(今河南柘城县北)、苦(hù,今河南鹿邑县东)。 ⑫食户三万:受三万户人家所纳赋税的供养。 ⑬分损:减少,平息。

《孙子兵法》序

【解题】本文选自《曹操集》,是为《孙子兵法》作的序,但不同于一般介绍书籍的主要内容,作者是为了说明他为什么给这部书作略解,才写这篇序的。鲁迅说,汉末魏初的文章,特点之一是清峻,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这种文章风格的形成,是受了曹操尚刑名的影响(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这篇序文也可以看到当时文风之一斑。

我听说上古弓箭就在战争中起着重大作用。《论语》中说“人民的食粮充足,国家的武备完善”,《尚书》的“八政”中有“军事”这一条,《周易》的“师”卦有“出师作战合乎正道,任用老成人,就能打胜仗”的话,《诗经》中说“文王赫然发怒,布置了他的军队”。黄帝、商汤、周武王都是用军事手段达到济世救民的目的。《司马法》说:“人故意杀人,把他杀死就行了。”自恃武力的人要灭亡,自恃文德的人也会灭亡,吴王夫差和徐偃王便是例子。

圣人的兵法,是平日把兵备收藏起来,需要的时候才使用,不得已才使用。

我读过的兵书战策已经很多了,孙武所著的兵法是最精深的。孙子是齐国人,名叫武,为吴王阖闾著《兵法》十三篇,在妇女身上进行试验,终于当到将军,向西进攻强大的楚国,进入楚都郢城,向北威胁齐、晋等中原大国。一百多年后有孙臆,他是孙武的后人。

对于军事计谋和行动讲得很详细,很慎重;对于军事策略和企图讲得很明了、很深刻,不应当加以误解,而世上的人没有对它作深入的理解,加以解说,况且文章繁多而丰富,世上所通行的都失去了它重要的本意。所以,我撰写了这个简要的注解。(张彦修)

操闻上古有弧矢之利^①，《论语》曰：“足食足兵^②。”《尚书》“八政”曰：“师”^③，《易》“师贞丈人吉”^④，《诗》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⑤”。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济世也^⑥。《司马法》曰^⑦：“人故杀人，杀之可也^⑧。”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⑨。

圣人之用兵，戡而时动^⑩，不得已而用之。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⑪。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试之妇人^⑫。卒以为将^⑬，西攻强楚，入郢，北威齐、晋^⑭。后百岁余有孙臆，是武之后也。

审计重举，明画深图^⑮，不可相诬^⑯，而但世人未之深亮训说^⑰，况文烦富^⑱，行于世者失其旨要^⑲，故撰为略解焉^⑳。

【注释】①弧矢之利：弓矢的功用。弧，木弓。《周易·系辞》下：“弦木为矢，剡木为辞。弧矢之利，以威天下。”②足食足兵：食物充足，武备完善。《论语·颜渊》篇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③“八政”曰：“师”：八件政事，其一叫做军事。师，师旅，军事。《尚书·洪范》篇：“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八曰师。”④师贞丈人吉：出师作战合乎正道，又任用老成的人，就吉利。师，出兵打仗。贞，正。丈人，老成的人。《周易·师》卦：“师贞丈人吉，无咎。”⑤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文王赫然发怒，于是布置了他的军队。斯，助词，没有实在的意思，作用在调节声音。爰，于是。整旅，大略相当于现在说的布署军队。引诗见《诗经·大雅·皇矣》。⑥黄帝、汤、武咸用干戚以济世也：黄帝、商汤和周武王都用兵来救济世人。咸，皆，都。

干、戚，都是兵器，这里指军事、战争。⑦《司马法》：即《司马穰苴兵法》。战国时，齐威王的诸臣集古代兵法而成的一部兵书，其中有司马穰苴著的兵法，因而称《司马法》。司马穰苴，春秋时齐国的大将，姓田，因为做过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⑧人故杀人，杀之可也：人故意杀人，把他杀死就是了。之，代替故意杀人的人。⑨夫差、偃王：吴王夫差、徐偃王。吴主夫差的父亲吴王阖闾被越王勾践战败，受伤而死。夫差继位后，战败了越王勾践。后来率领精兵大会诸侯于黄池，勾践乘虚进攻，夫差引兵归，厚币与越平。勾践后又伐吴，遂灭其国，夫差自杀。徐偃王，周穆王时徐国的国君，治国以仁义著称。楚国攻打徐国，他爱民不忍抵抗，败于楚国。⑩戢而时动：把兵备收藏起来，必要的时候使用。戢，收藏。⑪所著：指所著的《兵法》。深：精深。⑫试之妇人：试兵法于后宫的妇女。孙武以兵法见吴王阖闾，王出宫中美入百八十人，使孙武教之战。孙武分为二队，以王宠姬为队长，皆令持戟。及下令操演，妇人大笑。孙武立斩二队长，用其次美人为队长。再令操演，妇人的一切动作，皆合于规矩绳墨。事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⑬卒以为将：阖闾终于用孙武为大将。卒，终于。⑭北威齐、晋：北面威震齐国和晋国。⑮审计重举，明画深图：《兵法》对于军事计谋和行动讲得很详审，很慎重，对于策略和企图讲得很明了，很深刻。计，计谋。举，举措，行动。画，谋画，策略。图，企图。⑯不可相诬：不应当误解。相，表示动作从一方面来，不同于“相互”的“相”，表示动作从两方面来。诬，谬误。⑰而但：表示转折，语气较只用“而”为重。世人未之深亮训说：一般人还没有对它深入理解，加以解说。之，指代《孙子兵法》。亮，洞悉，透彻地了解。训，解释。⑱烦富：繁多、丰富。⑲旨要：重要的本意。⑳略解：指《孙子兵法》的简要注解。

曹 丕

曹丕(186—226)，字子桓，曹操的次子。其兄曹昂早死，故得为太子。公元220

年,曹操死,曹丕废汉献帝而自立为皇帝,国号魏。死后谥“文”,称魏文帝。他生长在戎旅之间,自幼娴习弓马,精于骑射和剑术。性好文学,博闻强识,下笔成章。为太子时,和当时有名的文人公宴倡和,过从甚密,俨然为当时文坛盟主。作品现存辞赋共约三十篇,诗歌约四十首。有《魏文帝集》。

典论·论文

【解题】这篇文章选自《昭明文选》。《典论》是曹丕作的一部书,共二十篇。当时曾经刊刻在洛阳太学的石碑上。到唐代,石碑不存,写本也不全了。“典”有“常”或“法”的意思。所谓“典论”,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论文》是《典论》中的一篇,为汉魏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文献。《论文》主要是评论建安七子作品的优劣和曹丕发表他自己对文学的看法。评论建安七子,比较公允确切,值得参考。曹丕在《论文》中肯定了文章具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功能和价值,以此提倡文学,鼓励人们从事著述。他指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种文体因为作用不同,所以各有特点。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过多地强调创作的天才而忽视锻炼,则不太妥当。但全文清畅蕴藉,颇值得细读。

文人之间相互轻视,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傅毅和班固相比,水平不相上下,而班固轻视傅毅,在写给他弟弟班超的信中说:“傅毅因为善写文章而当上了兰台令史,文章却写得冗长而不佳。”人都只擅长看见自己的长处,而文章有多种体裁,很少人能够各体皆精,所以各自以自己擅长的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俗语说:“家里有一把破扫帚,自以为宝贵得可以同千金相比。”这便是没有自知之明的坏处。

当世的文人,鲁国的孔融孔文举,广陵的陈琳陈孔璋,山阳的王粲王仲宣,北海的徐干徐伟长,陈留的阮瑀阮元瑜,汝南的应□应德璉,东平的刘桢刘公干,这七个人,在学问方面没有什么缺少的,写起文章能自创新意而无所因袭,都自以为是一日千里的良马,依仗着自己的才能,齐足并驰,互不相让。在这样的情况下让他们相互佩服,那可太难了!大概君子检查自己以度量别人,所以能免去这种世俗之累。

王粲善于写辞赋,徐干的文体时而露出舒缓的缺点,但和王粲相匹敌。象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徐干的《玄猿赋》、《漏卮》、《圆扇》、《橘赋》等,即使是张衡、蔡邕也不能超过。然而于其它文体却不能与此相比。陈琳、阮瑀所写的表、章、书、记在当今卓异出众。应璩的文章写得平和而不雄壮,刘桢的文章则雄壮而不够精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之处,但不能树立自己的主张,文辞美好,却不善于说理,甚至在文章中夹杂着嘲讽的话。但说到他所擅长的,却能和杨雄、班固相匹敌。

一般的人都珍视远的,看不起近的,只慕虚名,不顾实际,又大多没有自知之明,称道自己才是贤才。文章的本源相同,只是文体各异。总体上讲,奏议这类文章应写得典雅,书论应把道理说得透彻,铭诔应当注重质实,而诗赋则应注重词采的华美。这四类文字各不相同,所以擅长的人也各自有所偏向,只有各方面精通的通才能各体兼善。

文章以气为主,气的清浊各自有体,不能勉强达到。就象音乐,音调缓急抑扬的法度虽然相同,节奏也是同一个法度,但象箫管之类用气吹的乐器,有的吹的好,有的吹的差,父兄吹得巧妙,即使对自己的子弟,也不能改变他们,使他们吹得和自己一样。

文章是治国的大业,是可以不朽的盛事。年寿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会完结,富贵荣华也止于人的一身。这二者有必至的常期,而不如文章传之无穷。所以古代的作者,把身心寄托于翰墨之中,在篇籍之中表达心思。不用假借依靠史家传记来表扬,也不用假借有权位的人的力量,而声名会自己流传于后世。所以,周文王被拘于羑里而推演出《周易》,周公旦地位显耀而制作《周礼》,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穷困就不著作,不因为自己安乐就改变著作的意图。所以,古代的人贱尺璧而重一寸之阴,这是害怕时光的流逝!而人们多不奋致力:贫穷低贱则恐怕饥寒,富贵荣华则放纵于逸乐,只顾经营目前的事务,而遗弃千年之功。日月流逝于上,体貌衰老于下,悠忽之间随同万物一齐消灭死亡,这才是志士的大悲痛!孔融等已经去世,只有徐干著《中论》二十篇,而成一家之言。(张彦修)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①,伯仲之间耳^②,而固小

之^③，与弟超书曰^④：“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⑤，下笔不能自休^⑥。”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⑦。”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⑧，广陵陈琳孔璋^⑨，山阳王粲仲宣^⑩，北海徐干伟长^⑪，陈留阮瑀元瑜^⑫，汝南应璩德璉^⑬，东平刘楨公干^⑭，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⑮，咸以自骋骥馵于千里^⑯，仰齐足而并驰^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⑱。

王粲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⑲，然粲之匹也^⑳。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㉑。然于他文，未能称是^㉒。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隼也^㉓。应璩和而不壮，刘楨壮而不密^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㉕，理不胜辞^㉖，以至乎杂以嘲戏^㉗；及其所善，扬、班俦也^㉘。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㉙；又患闇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㉚。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㉛，铭诔尚实，诗赋欲丽^㉜。此四科不同^㉝，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㉞。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㉟，节奏同检^㊱，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㊲。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㊳，不朽之盛事^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㊵，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㊶，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㊷，周旦显而制《礼》^㊸，不以隐约而弗务^㊹，不以康乐而加思^㊺。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㊻！而人多不强力^㊼；贫贱则慑于饥寒^㊽，富贵则流于逸乐^㊾，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㊿。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注释】①傅毅：字武仲，茂陵（今陕西兴平）人，汉章帝时为兰台令史，拜郎中，和班固、贾逵等人共同掌管政府的珍秘图书。

班固(32—92):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著名的史学家,著有《汉书》。

②伯仲之间:兄弟之间。意思是高低差不多。

③而固小之:而班固轻视傅毅,认为他的文才不高。小,用作动词,小气。之,指傅毅。

④超:班超(32—102),字仲升。年轻时候就有大志,曾经投笔说:“大丈夫当立功

异域,安能久事笔砚间乎?”汉明帝时出使西域,使西域五十多个国家都归服汉朝。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见本书所选《班超

传》。

⑤属(zh)文:作文章。属,连缀。

⑥下笔不能自休:休息,停止。这是说,傅毅的文章写得冗长而不佳。

⑦里语:俗语。享,当,在这里有“等于”的意思。

⑧鲁国孔融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孔融(153—208),字文举。汉献帝时为北海相。寻拜太中大夫。后为曹操所忌,被杀。

⑨广陵陈琳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陈琳(?—217),字孔璋,先投于袁

绍,曾替袁绍檄文声讨曹操,陈说曹操的罪状。袁绍失败后,归降曹操,为记室。曹操喜爱他的文才,军国公文,多使他撰写。

⑩山阳王粲仲宣:山阳,今山东金乡。王粲(177—217),字仲宣,汉末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后来作魏国的侍中。见本书所选《登楼赋》。

⑪徐干伟长:徐干(171—218),字伟长。曾著《中论》。

⑫陈留阮瑀元瑜:陈留,在今河南开封东南。阮瑀(?—212),字元瑜,佐曹操为司空军谋祭酒。有《阮元瑜集》。

⑬汝南应劭德璉:当南,在今河南汝南。应劭(?—217),字德璉,佐曹操,为丞相掾属,后为五官将文学。有《应德璉集》。

⑭东平刘楨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刘楨(?—217),字公干,善辞令,仕魏,为丞相掾属。

⑮于学无所遗:在学问方面没有什么缺少的。假:依傍。

⑯咸以自骋(ch ng)骥(jì)驱(lù)于千里:都自以为是能一天跑千里的良马。意为,自以为有出众的才能。骋,直着跑。骥,良马,比喻才能出众的人。

⑰仰:仗恃。

⑱审:检查。(度du)度量,揣度。

论文:评论文学作品的文章。

⑲徐干时有齐气:意思是,齐俗文体舒缓,徐干也有这种缺点。

⑳匹:匹敌,彼此相等。

㉑张、蔡:汉朝的文学家张衡和蔡邕。

㉒未能称(chèn)是:不能相当于此。意思是不能同这些文章相比。

㉓章表书记:四种文体的名称。

隼(jùn):卓异,特异出众。 ②④和而不壮:文章写得平和而不雄壮。 壮而不密:文章写得雄壮而不精密。 ②⑤不能持论:不能树立自己的主张。 ②⑥理不胜辞:文辞美好,而短于说理。 ②⑦嘲戏:嘲谑的话。 ②⑧扬、班:汉代的文学家扬雄和班固。 俦(chóu):匹敌。 ②⑨向声背实:只慕虚名声,不顾实际。 ③⑩本:根本,本源。末:分支,这里指各种文体。 ③⑪奏议宜雅:奏议这类文章,应当写得典雅。奏议,文体名称,臣子向君主陈述自己意见。 书论宜理:书论这类文章,应当把道理说得透彻。书,指士大夫写给国君的书札之类。论,议论的文章。 ③⑫铭诔(lǐ):都是哀悼死者称述死者德行的文字。 丽:这里指词采华美。 ③⑬四科:指上文所说的奏议、书论、铭诔、诗赋。 ③⑭通才:各方面都精通的人。 ③⑮强(qiáng):勉强。 曲度虽均:歌曲中音调缓急抑扬的法度虽然相同。 ③⑯同检:同一个法度。 ③⑰素:本。 ③⑱经国:治国。 ③⑲不朽之盛事:意思是立言可以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④⑰寄身:把身心寄托于……,意思是“从事”。 见意:表达心思。 ④⑱辞:言辞,这里指表彰。 飞驰:犹言飞黄腾达,比喻在政治上很得意的人。 ④⑲西伯幽而演《易》:文王被封王囚在羑(yǒu)里(今河南汤阴),而推演易象以作卦。西伯,西方诸侯的领袖,指文王。幽,囚。 ④⑳周旦显而制《礼》:周公旦辅佐成王,为摄政,制定周朝的官制,作《周礼》六篇。显,显耀,政治地位高。 ④㉑隐约:穷困。 ④㉒康:安。 加:移,改变。 ④㉓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淮南子》的《原道训》:“故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尺璧,直径一尺的美玉。已:助词。 ④㉔强(qiáng)力:奋发致力。 ④㉕慑(shè):恐惧。 ④㉖流:放纵。 ④㉗遗:遗弃。 ④㉘与万物迁化:随同万物一齐迁移腐化,即与万物一齐消灭。 ④㉙融:孔融。 ④㉚唯干著论:只有徐干著有《中论》二十篇。曹丕《与吴质书》云:“伟长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

曹 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曹丕之弟,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封陈王,谥曰思,世因又称陈思王。植少异才。《魏志》本传载其“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颇得曹操宠爱,曾拟立为太子,后因“任性而行,不自彫励”而罢。及曹丕、曹叡相继为帝,曹植倍受猜忌;十一年中而三徙都,虽屡次上疏欲为国效力而不得,终郁郁寡欢,发疾而卒,年仅四十一岁。曹植的文学成就很高。其诗以五言为主,题材广,形式多,意象生动,语言精美,是建安诗作的杰出代表。《诗品》称其“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其赋婉丽多姿,或言神寄情,或托物寓意,对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兴盛起有重要的倡导作用。其文以前期书信、杂论及后期表疏为佳,叙事议论大多文采斐然,妙趣横生。后世文人对曹植极为推重。有《曹子建集》十卷。

洛 神 赋

【解题】《洛神赋》是曹植抒情小赋的代表作。据序称,此赋系曹植于黄初三年(222)入朝后归济洛川,因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而作。蔡邕《述行赋》云“乘舫舟而湍流兮,浮清波以横厉。想宓妃之灵光兮,神幽隐而潜翳”,殆为此赋所本。此赋首纪归程,次摹洛神,继怅道殊,末怀哀恋。其对洛神的描写虽借鉴宋玉的《神女赋》,却多用比喻烘托,形象鲜明飘逸,情思缱绻,寄托遥深。此赋旧有“感甄”之说,谓曹植曾求袁氏之妻甄氏女为妻,后此女为曹丕所得,及卒,植思而赋之,故又名《感甄赋》。《洛神赋》在历史上影响极大,千古传颂,倍受推崇。

黄初三年,我到京城朝见皇帝,回来的路上,渡过洛水。古人传说,这条河的河神名叫宓妃。我有感于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中所写的神女的事,便写了这篇赋。赋中说:

我从京都出发,向东回归封地,背着伊阙,越过轘辕,途经通谷,登上景山。这时,日已西下,车困马乏。于是就在长满杜蘅的洛水岸边御了车,在生着芝草的地里喂马。我漫步于阳林,纵目眺望水波浩渺的洛川,不觉精神恍惚,思绪飘散。低头还没有看见什么,抬头却发现了异常的景象,只见一个绝妙佳人,立于山岩之旁。

我不禁拉着身边的车夫对他说：“你看见那个人了吗？那是什么人，竟如此艳丽！”车夫回答说：“臣听说河洛之神的名字叫宓妃，那么现在君王所看见的，莫非就是她！她的形状怎样，臣很想听听。”

我告诉他说：她的形影，翩然若惊飞的鸿雁，婉约若游动的蛟龙。容光焕发如秋日的菊花，体态丰茂如春天的青松。她时隐时现，轻云笼月，浮动飘忽，回风旋雪。远远望去，明洁象朝霞中升起的旭日，近而视之，鲜丽象绿波间绽开的新荷。体态适中，高矮合度，肩窄如削，腰细如束，秀美的颈项露出白嫩的皮肤。既不施脂，也不敷粉，发髻高耸如云，修眉弯曲细长，红唇鲜润，牙齿洁白，善于顾盼的眼睛明亮闪烁，面颊有两个甜甜的酒窝。姿态优雅妩媚，举止温文娴静，情态柔美和顺，语辞得体可人。服饰奇艳，旷世少见，风骨体貌与图画无异。她身披明丽璀璨的罗衣，带着精美的佩玉。头戴金银翡翠首饰，周身缀以闪亮的明珠。脚著花纹秀丽的远游鞋，拖着薄雾般的裙裾，隐隐散发出幽兰的清香，在山边徘徊徜徉。忽而又飘然轻举，且行且戏，左面倚着彩旌，右面有桂旗庇荫，在河滩上伸出素手，采撷水流边的黑色芝草。

我赞叹欣赏她的淑美，不觉心旌摇曳而不安。没有良媒去交接，只能借助微波来传语。但愿自己真诚的心意能先于别人而表达，我解下玉佩向她发出邀请。佳人是多么美好，既明礼义又善言辞，她举着琼玉向我回答，并指着深深的水流以为期待。我怀着眷眷之诚，又恐怕受神女的欺骗。有感于郑交甫遇神女背弃诺言，心中不觉惆怅、迟疑，于是雍容定神，以礼义自持。

洛神似乎感受到了我的迷惘，低回徘徊，在水边徜徉。神光时离时合，忽明忽暗。她象鹤一样耸起轻盈的躯体，如将飞而未翔；踏着充满椒香的小道，走过杜蘅丛而留下片芬芳。怅然长吟，象有深沉的思慕，声音哀婉而悠长。于是，众神纷至杂沓，呼朋引类，有的戏嬉于清澈的水流，有的飞翔于神异的小渚，有的在采集明珠，有的在俯拾翠羽。洛神身旁跟着娥皇、女英，手挽汉水之神，为瓠瓜星的无偶而汉息，为牵牛星的独处而哀吟。时而扬起随风飘动的上衣，用长袖蔽光远眺，久久伫立；时而又身体轻捷如飞，飘忽游移无定。她在水波上行走，罗袜溅起的水沫如同尘埃。她动

止飘忽，象危急又象安稳，进退难以预知，象离开又象返回。她双目流转光亮，容颜焕发泽润，话未出口，却已气香如兰。她的体貌婀娜多姿，令我看了茶饭不思。

这时，风神收起了晚风，水神止息了波涛，冯夷击响了神鼓，女娲发出清冷的歌声。飞腾的文鱼警卫着洛神的车乘，众神随着叮当作响的玉鸾一齐离去。六条长龙齐头并进，驾着云车从容前行。鲸鲵腾跃在车驾两旁，水禽绕翔护卫。车乘走过北面的沙洲，越过南面的山冈，洛神转动白洁的脖颈，回过清秀的眉目，朱唇微启，缓缓地陈诉着往来交接的期望。只恨人神有别，虽然都处在盛年，却无法如愿以偿。举起罗袖掩面而泣，止不住泪水涟涟沾湿了衣裳，哀叹欢乐的相会就此永绝，如今一别便永远身处异乡，不曾以细微的柔情来表达爱慕，只能以明珰作为永久的纪念。自己虽深处太阴，却时时怀念着君王。洛神说毕忽然不知去向，我为众灵消失隐去光彩而深感惆怅。

于是我走下低地，登上高岗，脚步虽移，心神却仍在原地徜徉。余情缱绻，回想着相会的情景和洛神的容貌，回首顾盼，只有愁绪萦怀。希望洛神能再次出现，就不顾一切地驾着轻舟逆流而上。行舟于悠长的洛水以至忘了回归，思恋之情却绵绵不断，越来越长，整夜心绪难平无法入睡，身上沾满了浓霜直至天亮。我不得已命仆夫备马就车，踏上向东回返的道路，手执马缰，举鞭欲策，却又怅然若失，徘徊依恋，无法离去。

（张彦修）

黄初三年^①，余朝京师^②，还济洛川^③。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④。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⑤，遂作斯赋。其词曰：

余从京域^⑥，言归东藩^⑦，背伊阙^⑧，越缙轹^⑨，经通谷^⑩，陵景山^⑪。日既西倾，车殆马烦^⑫。尔乃税驾乎衡皋^⑬，秣驷乎芝田^⑭，容与乎阳林^⑮，流盼乎洛川^⑯。于是精移神骇^⑰，忽焉思散^⑱。俯则未察，仰以殊观^⑲。睹一丽人，于岩之畔。乃援御者而告之曰^⑳：“尔有觐于彼者乎^㉑？彼何人斯，若此之艳也！”御者对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之所见也，无乃是乎^㉒！其状若何？臣愿闻之。”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惊鸿^㉓，婉若游龙^㉔。荣曜秋菊，华茂

春松²⁵。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纒兮若流风之回雪²⁶。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²⁷;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²⁸。秖纤得中²⁹,修短合度³⁰。肩若削成,腰如束素³¹。延颈秀项³²,皓质呈露³³。芳泽无加,铅华弗御³⁴。云髻峨峨³⁵,修眉连娟³⁶。丹唇外朗,皓齿内鲜³⁷。明眸善睐³⁸,靦辅承权³⁹。瑰姿艳逸⁴⁰,仪静体闲⁴¹。柔情绰态⁴²,媚于语言。奇服旷世⁴³,骨像应图⁴⁴。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⁴⁵。戴金翠之首饰⁴⁷,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⁴⁸,曳雾绡之轻裾⁴⁹。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⁵¹。于是忽焉纵体⁵²,以遨以嬉。左倚采旄⁵³,右阴桂旗⁵⁴。攘皓腕于神浒兮⁵⁵,采湍濑之玄芝⁵⁶。

余情悦其淑美兮,心振荡而不怡⁵⁷。无良媒以接欢兮,托微波而通辞⁵⁸。愿诚素之先达兮,解玉佩以要之⁶⁰。嗟佳人之信修兮,美习礼而明诗⁶²。抗琼琤以和予兮⁶³,指潜渊而为期⁶⁴。执着眷之款实兮⁶⁵,惧斯灵之我欺⁶⁶。感交甫之弃言兮⁶⁷,怅犹豫而狐疑⁶⁸。收和颜而静志兮,申礼防以自持⁷⁰。

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⁷¹。神光离合⁷²,乍阴乍阳⁷³。竦轻躯以鹤立⁷⁴,若将飞而未翔。践椒途之郁烈⁷⁵,步蘅薄而流芳⁷⁶。超长吟以永慕兮⁷⁷,声哀厉而弥长⁷⁸。尔乃众灵杂沓⁷⁹,命俦啸侣⁸⁰。或戏清流,或翔神渚⁸¹,或采明珠,或拾翠羽⁸²。从南湘之二妃⁸³,携汉滨之游女⁸⁴。叹瓠瓜之无匹兮⁸⁵,咏牵牛之独处⁸⁶。扬轻桂之猗靡兮⁸⁷,翳修袖以延伫⁸⁸。体迅飞凫⁸⁹,飘忽若神。陵波微步,罗袜生尘⁹⁰。动无常则,若危若安;进止难期⁹¹,若往若还。转盼流精⁹²,光润玉颜。含辞未吐,气若幽兰⁹³。华容婀娜⁹⁴,令我忘餐。

于是屏翳收风⁹⁵,川后静波⁹⁶。冯夷鸣鼓⁹⁷,女娲清歌⁹⁸。腾文鱼以惊乘⁹⁹,鸣玉銮以偕逝¹⁰⁰。六龙俨其齐首¹⁰¹,戴云车之容裔¹⁰²。鲸鲵踊而夹毂¹⁰³,水禽翔而为卫¹⁰⁴。于是越北沚¹⁰⁵,过南冈,纡素领,回清扬¹⁰⁶。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¹⁰⁷。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¹⁰⁸。抗罗袂以掩涕兮,泪流襟之浪浪¹⁰⁹。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无微情以效爱兮¹¹¹,献江南之明珰¹¹²。虽潜处于太阴¹¹³,长寄心于君王。忽不悟其所舍¹¹⁴,怅神宵而蔽光¹¹⁵。

于是背下陵高¹¹⁶,足往神留。遗情想像,顾望怀愁。冀灵体之复形¹¹⁷,御轻舟而上溯¹¹⁸。浮长川而忘反,思绵绵而增慕¹¹⁹。夜耿耿

而不寐^⑬，沾繁霜而至曙。命仆夫而就驾，吾将归乎东路^⑭。揽騑辔以抗策^⑮，怅盘桓而不能去^⑯。

【注释】①黄初（公元220-226年）：魏文帝曹丕年号。

②京师：京城，指魏都洛阳。③济：渡。洛川：即洛水。④

斯水：指洛川。宓妃：相传为宓羲氏之女，溺死于洛水为神。

《离骚》：“我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⑤“感宋玉”句：

宋玉有《高唐》、《神女》二赋，皆言与楚襄王对答梦遇巫山神女事。

⑥京域：京都（指洛阳）地区。⑦言：发语词。东藩：古

代天子封建诸侯，如藩篱之卫皇室，因称诸侯国为藩国。曹植于黄

初三年立为鄄城王。鄄城即今山东鄄城县，在洛阳东，故称东藩。

⑧伊阙：山名，即龙门山。《水经注·伊水注》：“昔大禹疏以

通水，两山相对，望之若阙，伊水历其间北流，故谓之伊阙矣。”在

洛阳南二十里。⑨轘轳：山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元和

郡县志》：“道路险阻，凡十二曲，将去复还，故曰轘轳。”⑩通

谷：山谷名。⑪陵：登。景山：山名，在今河南偃师县南。

⑫殆：通“怠”，懈怠。烦：疲乏。⑬尔乃：承接连词，犹言

“于是就”。税驾：犹停车。税，舍、置。驾，车乘总称。蘅皋：

生着杜蘅（香草）的河岸。⑭秣驷：喂马。驷，一车四马，此泛

指驾车之马。芝田：《十洲记》：“钟山在北海，仙家数千万，耕田

种芝草。”一说为地名，即河南巩县西南的芝田镇。⑮容与：

悠然安闲貌。阳林：地名，一作“杨林”，因多生杨树而名。

⑯流盼：目光流转顾盼。盼一作“眄”，旁视。⑰精移神骇：谓

神情恍惚。移，变。骇，散。⑱忽焉：急速貌。⑲以：而。

殊观：所见殊异。⑳援：以手牵引。御者：车夫。㉑

觐（dì）：看见。㉒无乃：犹言莫非。㉓翩：鸟疾飞貌，引申

为飘忽摇曳。惊鸿：惊飞的鸿雁。㉔婉：蜿蜒曲折。㉕

荣：丰盛。华：华美。㉖飘飏：动荡不定。回：旋转。

㉗皎：洁白光亮。㉘迫：靠近。灼：鲜明灿烂。芙蓉：一作

“芙蕖”，荷花。淥（lù）：水清貌。㉙秾：花木繁盛。此指人

体丰腴。纤：细小。此指人体苗条。㉚修：工。度：标准。

㉛素：白细丝织品。㉜延、秀：均指长。项：后颈。

- ③皓 :洁白。 ③④铅华 :粉。古代烧铅成粉 故称铅华。 弗御 :不施。御 ,进。 ③⑤云髻 :发髻如云。 峨峨 :高耸貌。 ③⑥连娟 :又作“联娟” ,微曲貌。 ③⑦朗 :明润。 鲜 :光洁。
- ③⑧眸 :目瞳子。 睐 :顾盼。 ③⑨靥(yè)辅 :一作“辅靥” ,即今所谓酒窝。 权 :颧骨。 ④⑩瑰 ,奇妙。 艳逸 :艳丽飘逸。
- ④⑪仪 :仪态。 闲 :娴雅。 宋玉《神女赋》:“志解泰而体闲。” ④⑫绰 :宽缓。 ④⑬奇服 :奇丽的服饰。 旷世 :犹言举世无匹。 旷 ,空。 ④⑭骨像 :骨格形貌。 应图 :与画中人相当。
- ④⑮璀璨 :鲜明貌。 ④⑯珥 :珠玉耳饰。此作佩戴解。 瑶碧 :美玉。 华琚 :刻有花纹的佩玉。 ④⑰翠 :翡翠。 首饰 :指钗簪一类饰物。 ④⑱跣 :穿。 远游 :鞋名。 繁钦《定情诗》:“何以消滞忧 ,足下双远游。” 文履 :饰有花纹图案的鞋。 ④⑲曳 :拖。 雾绡 :轻薄如雾的绡。绡 ,生丝。 裾 :裙边。 ⑤①微隐。 芳蔼 :芳香浓郁。 ⑤②踟蹰 :徘徊。 隅 :角。 ⑤③纵体 :轻举貌。 遨 :游。 ⑤④采旄 :采旗。旄 ,旗竿上旄牛尾饰物。 ⑤⑤桂旗 :以桂木为竿之旗。 ⑤⑥神浒 :为神所游之水边地。浒 ,水边泽畔。 ⑤⑦湍濑 :石上急流。 玄芝 :黑芝草。《抱朴子·仙药》:“芝生于海隅名山及岛屿之涯……黑者如泽漆。” ⑤⑧振荡 :形容心动荡不安。 怡 :悦。 ⑤⑨微波 :指目光。 ⑤⑩诚素 :真诚的情意。素 ,同悃。 ⑥①要(yào) :同邀 ,约请。 ⑥②信修 :确实美好。张衡《思立赋》:“伊中情之信修兮 ,慕古人之贞节。” ⑥③羌 :发语词。习礼 :懂得礼法。明诗 :善于言辞。 ⑥④抗 :举起。琼琚 :美玉。和 :应答。 ⑥⑤潜渊 :深渊 指洛神所居之地。期 :会。 ⑥⑥眷眷 :通“眷” ,依恋貌。款实 :诚实。 ⑥⑦斯灵 :此神 指宓妃。我欺 :即欺我。 ⑥⑧交甫 :郑交甫。《神仙传》:“《文选》郭璞《江赋》注引《韩诗内传》:“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 ,遇二女 ,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 ,交受而怀之 ,超然而去 ,十步循探之 ,即亡矣。’回顾二女 ,亦即亡矣。” ⑥⑨狐疑 :疑虑不定。 ⑥⑩收和颜 :收敛笑容。 静志 :镇定情志。 ⑦①申 :施展。 礼防《礼记·坊记》:“夫礼坊民所淫 ,……故男女无媒不交 ,无币不相见 ,恐男女无别也。”坊与防通。防 ,障。 自持 :自我约束。 ⑦②徙倚 :犹低回。 ⑦③

神光 围绕于神四周的光芒。 ⑦③乍阴乍阳 忽暗忽明。离则阴,合则阳。 ⑦④椒途 涂有椒泥的道路。椒,花椒,有浓香。

⑦⑧厉疾。弥久。 ⑦⑨杂沓 众多貌。 ⑧⑩命侑啸侣 犹呼朋唤友。侑,伙伴、同类。 ⑧⑪渚 水中高地。 ⑧⑫翠羽 翠鸟的羽毛。古人多用以为饰。 ⑧⑬南湘之二妃 指娥皇和女英。

据刘向《列女传》载,尧以长女娥皇和次女女英嫁舜,后舜南巡,死于苍梧。二妃往寻,死江湘间,为湘水之神。 ⑧⑭汉滨之游女:

汉水之神。《诗·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韩诗章句》:“游女,汉神也。”交甫遗珮即古人释此诗,以为《汉广》即郑交甫所作。 ⑧⑮瓠瓜 星名,又名天鸡,在河鼓星东。 无匹:

无偶。 ⑧⑯牵牛 星名,又名天鼓,与织女星各处天河两边。相传每年七月七日乃得一会。 ⑧⑰桂 今作褂。刘熙《释名》:“妇人服曰桂。其下垂者,上广下狭如刀圭也。”猗靡 随风飘动貌。

⑧⑱翳 遮蔽。 延伫 久立。 ⑧⑲鳧 野鸭。 ⑧⑳陵 踏。

尘 指细微四散的水沫。 ⑧㉑难期 难料。 ⑧㉒盼 《文选》作“眄”,斜视。 流精 形容目光流转而有光彩。 ⑧㉓幽兰 形容气息馨香如兰。

⑧㉔婀娜 轻盈柔美貌。 ⑧㉕屏翳 传说中的众神之一。 ⑧㉖川后 旧说即河伯。 ⑧㉗冯夷 河伯名。

⑧㉘女娲 传说中的女神,《世本》谓其始作笙簧,故此曰“女娲清歌”。 ⑧㉙文鱼 《山海经·西山经》:“秦器之山,瀍水出焉,……是多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 惊 《文选》李善注:“警,戒也。文鱼有翅能飞,故使警乘。” ⑧㉚玉銮 鸾鸟形玉制车铃,动则发声。

偕逝 俱往。 ⑧㉛六龙 相传神出游多驾六龙。 俨 矜持庄重貌。 齐首 谓六龙齐头并进。 ⑧㉜云车 相传神以云为车。

容裔 舒缓安详貌。 ⑧㉝鲸鲵(ní) 即鲸鱼。 轂(gú) 车轮中用以贯轴的圆木。此指车。 ⑧㉞为卫 作为护卫。 ⑧㉟泚 水中小块陆地。 ⑧㊱纡回。 素领 白皙的颈项。清扬 形容女性清秀的眉目。 ⑧㊲交接 结交往来。 ⑧㊳莫当 无匹,无偶。

⑧㊴抗 举。袂袖。 ⑧㊵浪浪 水流不断貌。 ⑧㊶效爱 致爱慕之意。 ⑧㊷明珰 以明月珠作的耳珰。 ⑧㊸太阴 众神所居之处。 ⑧㊹不悟 不知。 舍止。 ⑧㊺蔽光 隐去光彩。

⑪⑥背下 :离开低地。 陵高 :登上高处。 ⑪⑦灵体 :指洛神。

⑪⑧耿耿 :心绪不安貌。 ⑪⑨东路 :回归东藩之路。 ⑪⑩

骅 :车旁之马。 ⑪⑪盘桓 :徘徊不进貌。

嵇 康

嵇康(公元223—262),字叔夜。三国魏谯郡人。少孤,为魏宗室之婿,仕魏为中散大夫,后世因称为嵇中散。丰神俊逸,博洽多闻,崇尚老庄。工诗文,善鼓琴,精乐理。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阮籍兄之子阮咸、琅邪人王戎、沛人刘伶友善,游于河内(今河南焦作地区)竹林,被称为“竹林七贤”。时司马氏掌朝政,山涛为选曹郎,举嵇康以自代,嵇康答书拒绝。景元中,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害,年仅四十。所作今传者有《养生论》、《琴赋》、《声无哀乐论》等,其余大多散失。后人有辑本,以鲁迅先生辑校的《嵇康集》最为详备。《晋书》有传。

嵇康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其文章长于辩论,思想新颖,析理绵密,笔锋犀利,气挟风雷,颇受后人推崇。

与山巨源绝交书

【解题】山巨源,名涛,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与嵇康等友好,为“竹林七贤”之一。这封信是嵇康听到山涛在由选曹郎调任大将军从事中郎,想荐举自己代其原职的消息后写的。信中拒绝了山涛的荐引,指出人的秉性各有所好,申明自己赋性疏懒,不堪礼法约束,不可加以勉强。他强调放任自然,既是对世俗礼法的蔑视,也是他崇尚老、庄,消极无为思想的一种反映。全文奋笔直书,说理精辟,文词犀利,具有鲜明个性。

嵇康谨启 过去您曾在我叔父山钦面前称说我不愿出仕的意志,我常说这是知己的话。但我感到奇怪的是您对我还不是非常熟悉,是从哪里得知我的志趣的呢?前年我从河东回来,显宗和阿都对我说,您曾经打算举荐我来接替您的职务,这件事情虽然没有实现,却由此知道您以往并不了解我。您遇事善于应变,对人称赞多而批评少,我性格直爽,心胸狭窄,对很多事情不能忍受,只是偶然跟您交上朋友罢了。近来听说您升官了,我感到十分忧虑,恐怕

您不好意思独自做官,要拉我充当助手,正象厨师羞于一个人做菜,要拉祭师来帮忙一样,这等于使我手执屠刀,也沾上一身的腥臊气味,所以向您陈说一下可不可以这样做的道理。

我从前读书的时候,听说有一种既能兼济天下而又耿介孤直的人,总认为在现实中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的,现在才真正相信有了。性格决定有的人对某种事情不能忍受,真不必勉强。人们都说有一种对任何事情都能忍受的通达的人,外表上跟一般世俗的人没有两样,而内心却仍能保持正道,能够与世俗随波逐流而没有悔恨,但这只是一种空话罢了。老子和庄周,都是我要向他们学习的人,他们的职位都很低下,柳下惠和东方朔都是通达的人,他们都安于低位,我哪里敢轻视他们呢!又如孔子主张博爱无私,为了追求道义,即使去执鞭赶车也不会感到羞愧。子文没有当卿相的愿望,却三次登上令尹的高位,这就是君子想救世济民的心意。这就所谓的在显达的时候能够兼善天下而始终不改变自己的意志,在失意的时候能够独善其身而内心不觉得苦闷。由此看来,尧、舜做皇帝,许由隐居山林,张良辅佐汉王朝,接舆唱着歌劝孔子归隐,彼此的处世之道是一致的。看看上面这些人,可以说都是能够实现他们自己志向的了。所以君了的行为道路虽各不相同,但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顺着各自的本性去做,都可以得到心灵的归宿。所以就有朝廷做官的人为了禄位入而不出,隐居山林的人为了名声往而不返的说法。季札推崇子臧的高尚情操,司马相如爱慕蔺相如的气节,以寄托自己的志向,这是没有办法可以勉强改变的。每当我读尚子平和台孝威传记的时候,对他们十分赞叹钦慕,经常想到他们这种高尚的情操。再加上我年轻时就失去了父亲,身体也比较瘦弱,母亲和哥哥对我很骄宠,不去读那些修身致仕的经书。我的性情又比较懒惰散漫,筋骨迟钝,肌肉松弛,头发和脸经常一月或半月不洗,如不感到特别发闷发痒,我是不愿意洗澡的。小便常常忍到使膀胱发胀得几乎要转动,才起身去方便。又因为放纵过久,性情变得孤傲散漫,行为简慢与礼法相违背,懒散与傲慢却相辅相成,而这些都受到朋辈的宽容,从不加以责备。又因为经常诵读《庄子》和《老子》,行为更加放纵。追求仕进荣华的热情日益减弱,而放任率真的本事则日益加强。这象麋鹿一样,如果从

小就捕捉来加以驯服养育,那就会服从主人的管教约束;如果长大以后再加上束缚,那就一定会疯狂地乱蹦乱跳,挣脱羁绊,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顾;虽然给它带上金的笼头,喂它最精美的饲料,但它还是强烈思念茂密的树林和丰美的百草。

阮籍嘴里从不议论别人的过失,我常想学习他但没有能够做到,他天性淳厚超过一般人,待人接物毫无伤害之心,只有饮酒稍有点过度,因此受到那些维护礼法的人们的攻击,象仇人一样地憎恨他,幸亏有大将军的保护。我没有阮籍那样的天赋,却有傲慢懒散缺点;又不懂得人情世故,不能随机应变,缺少万石君那样的谨慎,而有直言不知忌讳的毛病。若长久与人事接触,得罪人的事情就会每天发生,虽然想避掉灾祸,又怎么能够做得到呢?还有人伦之间都有一定的礼法,国家也有一定的法度,我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但有七件事情是一定不能忍受的,有两件事情是无论如何不可以做的:我喜欢睡懒觉,但做官以后,差役就叫我起来,这是一不堪。我喜欢抱着琴随意边走边吟,或者到郊外去射鸟钓鱼,做官以后,吏卒就要经常守在我身边,我就不能随意行动,这是二不堪。做官以后,就要端端正正地坐着办公,腿脚麻木也不能自由活动,我身上虱子又多,抓搔不已,而要穿好官服,迎拜上级官长,这是三不堪。我向不善于写信,也不喜欢写信,但做官以后,要处理很多人间俗事,公文信札堆满桌案,如果不去应酬,便触犯礼教失去礼仪,倘若勉强应酬,又不能持久,这是四不堪。我不喜欢出去吊丧,但世俗对这件事情却非常重视,我已经被不肯谅解我的人所怨恨,甚至还有人想借此对我进行中伤;虽然我自己也警惕到这一点而责备自己,但是本性还是不能改变。也想抑制住自己的本性而随顺世俗,违背本性又是我所不愿意的,而且最后也无法做到象现在这样的既不遭到罪责也得不到称赞,这是五不堪。我不喜欢俗人,但做官以后,就要跟他们在一起共事,或者宾客满坐,满耳嘈杂喧闹,处在吵吵闹闹的污浊环境中,各种千奇百怪的花招伎俩,整天可以看到,这是六不堪。我生就不耐烦,做官以后,公事繁忙,政务整天萦绕在心上,世俗的交往也要化费很多精力,这是七不堪。还有,常常非难成汤、周武王,轻视周公、孔子,如果做官以后不停止这种议论,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张扬出去,为众人所知,必定为世

俗礼教所不容,这是一。我性格倔强,憎恨坏人坏事,说话轻率放肆,直言不讳,碰到看不惯的事情脾气就要发作,这是二。以我这种心胸狭隘的性格,再加上上面所说的九种毛病,即使没有外来的灾祸,自身也一定会产生病痛,哪里还能长久地活在人世间呢?又听道士说,服食白术和黄精可以使人长寿,心里非常相信;又喜欢游山玩水,观赏大自然的鱼鸟,对这种生活心里感到很高兴;一旦做官以后,就失去了这种乐趣,怎么能够丢掉自己乐意做的事情而去做那种自己害怕做的事情呢?

人与人之间的相知,贵在了解彼此的天性,然后成全他。夏禹不强迫伯成子高出来做官,是为了成全他的节操;孔子不向子夏借伞,是为了掩饰子夏的缺点;近时诸葛亮不逼迫徐庶投奔蜀汉,华歆不硬要管宁接受卿相的位子,他们才可以说始终如一,是真正相互了解的好朋友。您看直木不可以做车轮,曲木不能够当椽子,这是因为人们不想委屈它们原来的本性,而让它们各得其所。所以士、农、工、商都各有自己的专业,都能以达到自己的志向为快乐,这一点只有通达的人才能理解,它应该是在您意料之中的。不能够因为自己喜爱华丽的帽子,而勉强越族人也去戴它;自己嗜好腐烂发臭的食物,而把死了的老鼠来喂养鸳鸯。我近来正在学习养生的方法,正疏远荣华,摒弃美味,心情安静恬淡,追求“无为”的最高境界。即使没有上面所说的九种患难,我尚且不屑一顾您所爱好的那些东西。我有心闷的毛病,近来又加重了,自己设想,是不能忍受所不乐意的事的。我已经考虑明确,如果无路可走也就算了。您不要来委屈我,使我陷于走投无路的绝境。

我刚失去母亲和哥哥,时常感到悲伤。女儿才十三岁,儿子才八岁,还没有成人,而且经常生病。想到这些就十分伤心,真不知从何说起!我现在只想过平淡清贫的生活,教育好自己的孩子,随时与亲朋好友叙说离别之情,谈谈家常,喝一杯淡酒,弹一曲琴,这样我的愿望就已经满足了。倘使您纠缠住我不放,不过是想为朝廷物色人才,使他为世所用罢了。您早知道我放任散漫,不通事理,我自己也知道各方面都比不上如今在朝的贤能之士。如果认为世俗的人都喜欢荣华富贵,而唯独我能够离弃它,并以此感到高兴,那便最接近我的本性,可以这样说。假使是一个有高才大度,

又无所不能的人,而又能不求仕进,那才是可贵的。象我这样经常生病,想远离世事以求保全自己余年的人,正好缺少上面所说的那种高尚品质,怎么能够看到宦官而称赞他是守贞节的人呢!倘使急于要我跟您一同去做官,想把我招去,经常在一起欢聚,一旦来逼迫我,我一定会发疯的。若不是有深仇大恨,我想是不会到这种地步的。

山野里的人以太阳晒背为世上最愉快的事,以芹菜为世上最美的食物,因此想把它献给君主,虽然出于一片至诚,但却太不切合实际了。希望您不要象他们那样。我的意思就是上面所说的,写这封信既是为了向您把事情说清楚,而且也是向您告别。嵇康谨启。

(张彦修)

康白:足下昔称吾于颖川^①,吾常谓之知言^②。然经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③,何从便得之也?前年从河东还^④,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⑤,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⑥,多可而少怪^⑦;吾直性狭中^⑧,多所不堪,偶与足下相知耳。间闻足下迁^⑨,惕然不喜^⑩,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⑪,手荐鸾刀^⑫,漫之臄腥^⑬,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⑭,或谓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⑮。老子、庄周^⑯,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⑰,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⑱!又仲尼兼爱^⑲,不羞执鞭^⑳;子文无欲卿相^㉑,而三登令尹^㉒,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㉓。所谓达则兼善而不渝^㉔,穷则自得而无闷^㉕。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㉖,许由之岩栖^㉗,子房之佐汉^㉘,接舆之行歌^㉙,其揆一也^㉚。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㉛,殊途而同致^㉜,循性而动,各附所安。故有处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返之论^㉝。且延陵高子臧之风^㉞,长卿慕相如之节^㉟,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㊱,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㊲,母兄见骄^㊳,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弩肉缓^㊴,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㊵。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㊶。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

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⑫,不攻其过。又读《庄》、《老》^⑬,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⑭。此犹禽鹿^⑮,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⑯,则狂顾顿缨^⑰,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⑱,飨以嘉肴^⑲,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

阮嗣宗口不论人过^⑳,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㉑。至为礼法之士所绳^㉒,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㉓。吾不如嗣宗之资^㉔,而有慢弛之阙^㉕;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㉖,无万石之慎^㉗,而有好尽之累^㉘。久与事接,疵衅日兴^㉙,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㉚,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㉛,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㉜,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㉝,性复多虱^㉞,把搔无已^㉟,而当裹以章服^㊱,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机^㊲,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㊳,欲自勉强,则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以为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㊴,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㊵,则诡故不情^㊶,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如此^㊷,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㊸,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㊹,机务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㊺,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㊻,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㊼,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㊽,令人长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

夫人之相知,贵识其天性,因而济之。禹不逼伯成子高^㊾,全其节也;伯尼不假盖于子夏^㊿,护其短也;近诸葛孔明不逼元直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见直木不可以为轮,曲木不可以为桷[㋂],盖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业[㋃],各以得志为乐,唯达者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见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己嗜臭腐,养鸳雏以死鼠也[㋇]。吾倾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又有心闷疾,

顷转增笃^① 私意自试 ,不能堪其所不乐。自卜已审 ,若道尽途穷则已耳。足下无事冤之^② ,令转于沟壑也^③。

吾新失母兄之欢 ,意常悽切。女年十三 ,男年八岁 ,未及成人 ,况复多病。顾此悽悽^④ ,如何可言 !今但愿守陋巷 ,教养子孙 ,时与亲旧叙离阔 ,陈说平生 ,浊酒一杯 ,弹琴一曲 ,志愿毕矣。足下若翮之不置^⑤ ,不过欲为官得人 ,以益时用耳。足下旧知吾潦倒粗疏^⑥ ,不切事情 ,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贤能也。若以俗人皆喜荣华 ,独能离之 ,以此为快 ;此最近之 ,可得言耳。然使长才广度^⑦ ,无所不淹^⑧ ,而能不营^⑨ ,乃可贵耳。若吾多病困 ,欲离事自全 ,以保余年 ,此真所乏耳 ,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⑩ !若趣欲共登王途^⑪ ,期于相致 ,时为欢益 ,一旦迫之 ,必发狂疾。自非重怨^⑫ ,不至于此也。

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⑬ ,欲献之至尊^⑭ ,虽有区区之意^⑮ ,亦已疏矣。愿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 ,既以解足下 ,并以为别^⑯。嵇康白。

【注释】①称 指称说嵇康不愿出仕的意志。 颍川 指山钦。是山涛的叔父 ,曾经做过颍川太守 ,故以代称。 ②知言 知己的话。

③经 常常。 ④河东 郡名。治今山西夏县西北。

⑤显宗 公孙崇 ,字显宗 ,谯国人 ,曾为尚书郎。 阿都 吕安 ,字仲悌 ,小名阿都 ,东平人 ,嵇康好友。 以吾自代 指山涛拟推荐嵇康代其之职。

⑥傍通 善于应付变化。 ⑦多可而少怪 多有许可而少有责怪。

⑧狭中 心地狭窄。 ⑨间 近来。

迁 升官。指山涛从选曹郎迁为大将军从事中郎。 ⑩惕然 忧惧的样子。

⑪“恐足下”二句 语本《庄子·逍遥游》：“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

⑫鸾刀 刀柄缀有鸾铃的屠刀。 ⑬漫 沾污。

⑭并介之人 兼济天下而又耿介孤直的人。 ⑮悔吝 悔恨。

⑯老子 即老聃。 庄周 战国时宋国蒙县人 ,曾为蒙漆园吏。相传著《庄子》十余万言。两人都是道家的创始人。

⑰柳下惠 即展禽。名获 ,字季 ,春秋时鲁国人。居于柳下 ,死后谥“惠” ,故称柳下惠。 东方朔 字曼卿 ,汉武帝时人 ,常为侍郎。二人职位都很低下 ,故曰“安乎卑位”。

- ⑮短 轻视。 ⑯仲尼 : 孔子的字。 兼爱 : 博爱无私。
- ⑰执鞭 指执鞭赶车的人。《论语·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⑱子文 : 姓斗，名偃於菟(gu wú)，春秋时楚人，曾经作楚相。 ⑲令尹 楚国官名，相当宰相。《论语·公冶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 ⑳济物 : 救世济人。 ㉑达 : 显达。指得志时。
- ㉒穷 指失意时。 ㉓君世 : 为君于世。 ㉔许由 : 尧时隐士。尧想把天下让给他，他不肯接受，就到箕山去隐居。 ㉕子房 : 张良的字。 ㉖接舆 : 春秋时楚国隐士。孔子游宦楚国时，接舆唱着讽劝孔子归隐的歌从其车边走过。事见《论语》。 ㉗揆(kuí) : 原则，道理。 ㉘百行 : 各种不同行为。 ㉙殊途而同致 : 所走道路不同而达到相同的目的。《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㉚故有“二句 : 语出《韩诗外传》卷五：“朝廷之人为禄，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返。”
- ㉛延陵 : 名季札，春秋时吴国公子。居于延陵，人称延陵季子。子臧 : 一名欣时，曹国公子。曹宣公死后，曹人要立子臧为君，子臧拒不接受，离国而去。季札的父兄要立季札为嗣君，季札引子臧不为曹国君为例，拒不接受。 风 : 风概。指高尚情操。 ㉜长卿 : 汉司马相如的字。 相如 : 指战国时赵国人蔺相如，以“完璧归赵”功拜上大夫。《史记·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㉝尚子平 : 东汉时人。《后汉书·逸民传》作“向子平”，说他在儿女婚嫁后，即不再过问家事，恣意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 台孝威 : 名佟，东汉时人。隐居武安山，凿穴而居，以采药为业。 ㉞孤 : 幼年丧父。 露 : 羸弱。
- ㉟兄 指嵇喜。 见骄 : 指受到母兄的骄纵。 ㊱弩 : 原指劣马，这里是迟钝的意思。 缓 : 松弛。 ㊲不能(nài) : 不愿。能通“耐”。 沐 : 洗头。 ㊳胞 : 原指胎衣，这里指膀胱。
- ㊴侪(chái)类 : 指同辈朋友。 ㊵庄 : 《庄子》。 老 : 《老子》。 ㊶任实 : 指放任本性。 ㊷禽 : 古代对鸟兽的通称。 ㊸见 : 被。 ㊹狂顾 : 疯狂地四面张望。 顿缨 : 挣脱羈索。
- ㊺金镮(bì o) : 金属制作的马笼头，这里指麋龙头。 ㊻飧(xi ng) : 用酒食款待。 嘉肴 : 好菜。 ㊼礼法之士 : 指一些借

虚伪礼法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人。 绳 :纠正过失 ,这里指纠弹、抨

弹。 ⑤3大將軍 :指司馬昭。 保持 :犹保护。 ⑤4資 :指天

賦的資材。 ⑤5慢弛 :傲慢懶散。 阙 :缺點。 ⑤6暗于机

宜 :不懂得随机应变。 ⑤7万石 :汉石畝。他和四个儿子都官至

二千石 ,共一万石 ,所以汉景帝称他为“万石君”。一生以谨慎著

称。 ⑤8好尽 :尽情直言 ,不知忌讳。 累 :过失 ,毛病。 ⑤9

疵(c) 缺點。 衅(xìn) :爭端。 ⑥0惟 :思慮。 熟 :精詳。

⑥1当关 :守门的差役。 不置 :不已。 ⑥2弋(yì) :系有绳

子的箭 ,用来射取禽鸟。这里即指射禽鸟。 ⑥3痹(bì) :麻木。

⑥4性 :身体。 ⑥5把(pá)搔 :用于搔痒。把 ,通“爬”。 无

已 :没有停止。 ⑥6章服 :冠服。指官服。 ⑥7机 :同“几” ,

小桌子。 ⑥8犯教伤义 :指触犯封建礼教失去礼仪。 ⑥9瞿

然 :惊惧的样子。 ⑦0降心 :抑制自己的心意。 ⑦1诡故 :违

背自己本性。 不情 :不符合真情。 ⑦2无咎无誉 :指既不遭到

罪责也得不到称赞。 ⑦3聒(gu) :喧闹。 ⑦4鞅(yāng)掌 :

职事忙碌。 ⑦5非 :非难。 汤 :成汤。 武 :周武王姬发。

周 :周公姬旦。 孔 :孔子。 ⑦6此事 :指非难汤武鄙薄周孔的

事。 会显 :会当显著 ,为众人所知。 ⑦7促中小心 :指心胸狭

隘。 ⑦8饵(ěr) :服食。 白术、黄精 :两种中草药名 ,古人认为

服食后可以轻身延年。 ⑦9禹 :夏朝始建者。 伯成子高 :禹时

隐士。《庄子·天地》:“尧治天下 ,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 ,

舜授禹 ,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 ,则耕在野。禹趋就下

风 ,立而问焉 ,曰 :‘昔尧治天下 ,吾子立为诸侯 ,尧授舜 ,舜授予 ,

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 ,敢问其何故也?’子高曰 :‘昔尧治天下 ,不

赏而民劝 ,不罚而民畏 ;今子赏罚 ,而民且不仁 ,德自此衰 ,刑自此

立 ,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行邪 ,无落吾事!’偃偃乎耕而不

顾。” ⑧0假 :借。 盖 :雨伞。 子夏 :孔子弟子卜商的字。

《孔子家语·致思》:“孔子将行 ,雨而无盖。门人曰 :‘商也有之。’

孔子曰 :‘商之为人也 ,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 ,推其长者 ,违其短

者 ,故能久也。’” ⑧1诸葛孔明 :三国时诸葛亮的字。 元直 :

徐庶的字。 ⑧2华子鱼 :华歆的字。 幼安 :管宁的字。两人为

同学好友 ,魏文帝时 ,华歆为太尉 ,想推举管宁接任自己的职务 ,管

宁便举家渡海而归,华歆也不加强迫。 ⑧3桷(jué):屋上承瓦的椽子。 ⑧4四民:指士、农、工、商。 ⑧5度内:意料之中。

⑧6章甫:古代一种须绾在发髻上的帽子。 ⑧7强:勉强。越人:泛指居于南方的少数部族。 文冕(miǎn):饰有花纹的帽子。《庄子·逍遥游》:“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⑧8鸳雏(chú):传说中象凤凰一类的鸟。 ⑧9外:疏远、排斥。 ⑨0滋味:美味。 ⑨1增笃:加重。 ⑨2无事:不要做。 冤:犹委屈。 ⑨3转于沟壑:流转在山沟河谷之间。指流离而死。 ⑨4悵(liàng):悵:悲恨。 ⑨5鬬(niù):纠缠。

⑨6潦倒粗疏:犹放任散漫的意思。 ⑨7长才广度:指有高才大度的人。 ⑨8淹:贯通。 ⑨9不营:不营求。指不求仕进。 ⑩0黄门:宦官。 ⑩1趣(cù):急于。 王途:仕途。 ⑩2自非:若不是。 重怨:大仇。 ⑩3野人:居住在乡野的人。 快炙(zhì)背:对太阳晒背感到快意。 美芹子:以芹菜为美味。

⑩4至尊:指君主。 ⑩5区区:形容感情恳恳切。 ⑩6别:告别。这是绝交的婉辞。

范 晔

范晔(398—445),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晋豫章太守范宁之孙。入刘裕子义康部下为冠军参军,刘氏代晋称帝,封义康为彭城王,晔入补兵部员外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元嘉五年(428),因父丧去官,服阙后,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迁尚书吏部郎。元嘉九年冬,因在彭城太妃丧葬期间聚会酣饮,以听挽歌为乐,左迁宣城太守;后复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因与散骑侍郎孔熙先兄弟等谋立刘义康,为丹阳尹徐湛之告发,于同年十二月以谋反罪被处死。

晔少承家学,博学多才,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一生以“仁为己任,期纾民于仓卒”(见《后汉书·荀彧传论》)无意于文名,“常耻作文士”。然所著《后汉书》体大思精,其中包括十纪、十志(未成)、八十列传,是继《汉书》后记载自东汉光武帝刘秀至献帝刘协近二百年史事的重要史书。其《列女传》、《文苑列传》、《逸民传》、《党锢传》等,或填补旧史空缺,或反映一代风尚,足称良史。由于范晔生前未完成全书,后梁代刘昭为之作注时取司马彪《续汉书》之八志补入,成今本一百二二卷。

班超传(节选)

【解题】匈奴是两汉四百多年北方最主要的边患。在与匈奴的斗争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涌现出无数的英雄,班超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班超传》即详尽而又生动地记述了班超在西域戎马倥偬、浴血奋战的一生。文字雅洁,叙事流畅,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形象鲜明,写来有声有色。这里节选的是传文的主要部分。

班超,字仲升,扶风郡平陵县人,徐县县令班彪的小儿子。他为人很有志向,不拘小节。但内心孝顺恭谨,品德很好,在家中常常干辛勤劳苦的粗活,一点不感到为难。很有口才,广泛阅读了不少书籍。

汉明帝永平五年,班超的哥哥班固受朝廷征召前往担任校书郎,班超便和母亲一起随哥哥来到洛阳。因为家中贫寒,班超常常为官府抄书来谋生糊口,天常日久,非常辛苦。他曾经停止工作,将笔扔到一旁叹息道:“大丈夫就是没有什么突出的计谋才略,也应该学傅介子和张骞立功异域,以封侯晋爵,怎么能够老是与笔墨打交道呢?”周围的同事们听了这话都笑他。班超便说道:“凡夫俗子又怎能理解壮士的胸怀呢?”后来,他去见一个相面先生,这人对他说道:“先生,你虽是一个平常的读书人,日后定当封侯于万里之外。”班超问为什么,相面的指着他说:“你有燕子一般的下巴,老虎一样的头颈,燕子会飞,虎要食肉,飞而食肉,这是个万里封侯的命相。”过了好久,明帝有一次问班固:“你弟弟现在在哪里?”班固回答说:“在帮官府抄书,以此挣钱来供养老母。”明帝便任命班超为兰台令史,后来因犯了过失而被免官。

永平十六年,奉车都尉窦固率军出击匈奴,任命班超为假司马,让他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伊吾,与敌军交战于蒲类海,班超杀死了许多敌人回来。窦固认为他很有才干,便派遣他随幕僚郭恂一起出使西域。班超到了鄯善国,国王广接待他们的礼节非常恭敬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疏忽怠慢起来。班超对他的随从人员说:“你们难道没觉察鄯善王广的态度变得淡漠了吗?这一定是北匈

奴有使者来到这里,使他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服从谁好的缘故。有远见卓识的人能够预见到还未发生的事情,何况现在已明摆着呢?!”于是班超找来一个服侍汉使的鄯善人,诳骗他说:“我知道北匈奴的使者来了好多天了,现在住在哪里?”这侍者一慌张害怕,就将实情全都招认了。班超便关押了这个侍从,将一起出使的三十六个人全部召集到一起,与大家喝酒。等喝到非常痛快的时候,顺势用话激怒他们说:“你们诸位与我都身处边地绝域,想通过立功来求得富贵荣华。但现在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才几天,鄯善王广对我们便不以礼相待了。如果一旦鄯善王把我们缚送到北匈奴去,我们不都成了豺狼口中的食物了么?你们看这怎么办呢?”大家齐声说道:“我们现在已处于危亡的境地,不论生死都听从你的。”班超便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的办法,只有乘今晚用火进攻匈奴使者,他们不知我们究竟有多少人,一定会感到很害怕,我们正好可以趁机消灭他们。只要消灭了他们,鄯善王广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众人提议道:“应当和郭从事商量一下。”班超愤怒地说:“是凶是吉,在于今日。郭从事是个平庸的文官,他听到这事必定会因为害怕而暴露我们的行动计划,我们死了连个好名声都得不到,那还算什么壮士。”大家说:“好”。

天一黑,班超便带领兵士奔袭北匈奴使者的住地。当晚正好刮起大风,班超吩咐十个人拿了军鼓,隐藏在北匈奴使者住的屋子后面。和他们约定说:“一见大火烧起,就立刻擂鼓呐喊。”其余人都带上刀剑弓箭,埋伏在门的两旁。班超亲自顺风点火,前后左右的人一起擂鼓呼喊。匈奴人一片惊慌。班超亲手击杀了三人,部下亦斩得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三十多人,还有一百多人都被烧死。第二天一早,班超才回去告拆了郭恂。郭恂一听大惊失色,但一会儿脸色又转变了,显出一副动心的样子。班超看透了他的心思,举手对他说:“您虽未一起行动,但我班超又怎么忍心独占这份功劳呢?”郭恂这才高兴起来。接着,班超就把鄯善王广请来,将北匈奴使者的头示意给他看,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对鄯善王晓之以理,又安抚宽慰了他一番,于是接受鄯善王的儿子作为人质。班超回去向窦固汇报,窦固十分高兴,上书朝廷详细报告了班超的功劳,并请求另行选派使者出使西域。汉明帝很赞赏班超的

胆识,下诏说:“有班超这样得力的人,为什么不派遣他,而要另选别人呢?现在提拔班超作军司马,让他继续完成出使的任务。”

班超再次接受了使命,窦固想叫他多带些人马,他说道:“我只要带领原来跟从我的三十多人就足够了,如果发生意外,人多了反而更增加累赘。”当时,于阗王广德刚刚打败了沙车国,声威大振,雄霸南道,而北匈奴又派了使者来监护莎车。班超西行,首先到达于阗国,广德对汉朝使者的态度礼节十分冷淡,而且莎车的风俗很迷信神巫。神巫散布说:“天神发怒了,你们为什么想去归顺汉朝?汉使有一匹嘴黑毛黄的好马,你们赶快把它弄来祭祀我!”广德听了,就差人向班超索取那匹马。班超暗中得知这一消息,表面上满口答应,但提出要让神巫亲自来取马。不一会,神巫来到,班超立即砍下他的脑袋,送给于阗王广德,并就此事责备他。广德早就听说班超在鄯善国诛灭匈奴使者的事,大为惶恐,便下令攻杀北匈奴的使者而归降班超。班超重重赐赏了广德及其臣下,于阗国就这样安抚镇定了。

那时,龟兹国王建是北匈奴所扶持,他依仗着北匈奴的势力,占据西域北道,攻破疏勒国,杀死国王,另立了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第二年春天,班超带领部下取道小路,来到疏勒国,离兜题所居住的盘橐城只有九十里,预先派部下田虑去劝告兜题降汉。并告诉田虑说:“兜题本非疏勒人,疏勒国民一定不会为他尽忠效命的,他如果不肯投降,就将他扣押起来。”田虑到达那里,兜题看到他孤单力微,一点也没有归降的意思。田虑乘他不提防,就突然冲上去擒获他并捆绑进来。兜题手下的人大出意外,吓得四散逃走。田虑派人飞马驰报班超,班超马上进入疏勒,召集疏勒文官武将,历数龟兹王兜题的条条罪状,另立原来疏勒王的侄子忠做疏勒国王,疏勒人都兴高采烈。新国王忠和他的下属官员都请求杀掉兜题,班超不同意,为了显示威信于西域,把兜题释放送走了。疏勒国因此与龟兹国结下了怨仇。

永平十八年,汉明帝去世。焉耆国借中国国丧机会,便攻陷了西域都护陈睦的驻地。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两国又屡屡发兵攻打疏勒国。班超固守盘橐城,与疏勒王忠互为首尾,但兵少势单,一直坚守了一年多。汉章帝当时刚刚登基,考虑到陈睦全军覆

没,恐怕班超势孤力单,难以立足下去,就下诏召回班超。班超出发回国时,疏勒全国上下都担心害怕,都尉黎弇说道:“汉使若离开我们,我们必定会再次被龟兹灭亡。我实在不忍心看到汉使离去。”说罢就拔刀自杀了。班超回国途中来到于阗国,国王以下的人全都悲号痛哭说:“我们依靠汉使,就好比小孩依靠父母一样,你们千万不能回去。”还紧紧抱住班超坐马的脚,使马无法前行。班超看到于阗国民坚决不让他东行归汉,又想实现自己最初的壮志,于是改变主意返回疏勒,疏勒国中有二座城池,自从班超离去,又重新投降了龟兹国,而与尉头国联兵叛汉。班超捕杀了叛降者,又击破尉头国,攻杀六百余人,疏勒国重新安定下来。

章帝建初三年,班超率领疏勒、康居、于阗和拘弥等四国军队一万多人,攻占了墨石城,杀敌七百余人。班超想借此机会平定西域诸国,于是上奏朝廷,请求增派援兵说:“臣私下见先帝想打通西域,因而北击匈奴,向西域派出使者,鄯善国和于阗国当即归附汉朝。现在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等国又愿意归顺汉朝,共同出力,攻灭龟兹,开辟通往汉朝的道路。如果我们攻下了龟兹,那么西域尚未归服的国家就屈指可数了。臣下心中独自思量,臣虽然原是个军中小吏,却愿象谷吉那样在远方为国效命,象张骞那样在旷野捐躯。从前魏绛只是一个诸侯国的大夫,还能与诸戎订立和盟,何况臣今天仰承大汉的声威,难道不能竭尽铅刀一割的作用吗?前世议论西域形势的人都说,只要控制了西域三十六个国家,就等于折断了匈奴的右臂。现在,西域的各个国家,哪怕是极边远的小国,没有不愿意归附汉朝的,大小国家都十分高兴,自愿进贡的络绎不绝,只有焉耆、龟兹二国不服从我们。臣下先前曾和三十六个部下奉命出使西域,历尽艰难危困,自从孤守疏勒以来,至今已有五年,对于西域的情况,臣已较为熟悉。曾经问过大小城郭的人,都认为依靠汉朝与依天一样可靠。由此看来,葱岭的道路是可以打通的,葱岭一通,那么就可以攻伐龟兹了。现在我们应该封龟兹国的侍子白霸为龟兹国王,派几百名步骑兵护送他回来,与其它各国军队联合作战。要不了多久,就可以擒获现在的龟兹王。以夷狄攻夷狄,这是最好的计策。臣下看到莎车、疏勒两国田地肥广,草茂畜繁,不同于敦煌、鄯善两地。在那里驻军粮

食可以自给自足,不须耗费国家的财力物力。而且,姑墨、温宿二国国王又全是龟兹国的人,既不是他们本国家的人,就会进一步相互对立和厌弃,这种情况下必定会导致反叛和出降,如果这两国归降我们,那么龟兹自然可以攻破了。我希望朝廷发下臣的奏章,看能否参考决策,如果万一获得成功,臣就是死了又何恨之有?臣下区区之身,承蒙陛下和上天保佑,还不至于马上就死,能够亲眼看到西域平定、陛下举起祝万寿无疆的酒杯,向祖庙荐功,向天下宣布特大喜讯的日子。”

奏章上达以后,汉章帝觉得这件事可以成功,就商议要派兵支援班超。平陵人徐干一向与班超志同道合,上书给皇上,自告奋勇前去帮助班超。建初五年,章帝就封徐干为假司马,让他率领减刑的罪犯和自愿出塞的兵士一千人赶赴班超驻地。起先,莎车国以为汉兵不会到来,便投降了龟兹国,而疏勒国的都尉番辰也因此反叛,正好这时徐干率军赶到,班超就与他一起进攻番辰,大获全胜,杀敌一千余人,活捉了很多俘虏。班超攻破番辰之后,想乘胜进攻龟兹国,考虑到乌孙兵力强大,理应借助他的力量,于是又上书朝廷道:“乌孙是西域大国,拥有十万军队,因此武帝时曾将细君公主远嫁和亲,后来终于在宣帝朝得到过乌孙兵的援助。如今还需要朝廷派遣使者去招抚慰问,以使乌孙国能与我们同心协力,攻打龟兹。”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建初八年,拜班超为将兵长史,允许破格使用鼓吹幢麾,又晋升徐干为军司马,另外派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国,携带去赠送给大小乌孙王及其部属的许多礼物。

李邑刚行至于阗国,正碰上龟兹攻打疏勒国,他吓得不敢继续前进,就上书说开通西域的事业难以成功,又竭力诽谤班超,说他拥爱妻、抱爱子,在西域享乐,根本无意为国效忠。班超知道此事之后,慨叹地说:“我本非德行高尚的曾参,如今又有接二连三的谣言,恐怕难免被朝廷上下怀疑了。”于是,便舍弃了爱妻。章帝知道班超一向忠诚,便严厉地责备李邑道:“纵然班超拥爱妻、抱爱子是真的,但一千多思乡念土的将士,为什么都能与他同心同德呢?”并命令李邑听从班超的指挥调迁。另外下诏给班超:若李邑能在西域任职,便留他共事,不行便遣送回国。班超得到诏令,就派李邑带领乌孙国的侍子还归京师。徐干对班超说:“李邑以前

亲口说你的坏话,想要败坏沟通西域的大业。如今你何不依照皇上的命令把他留在这里,而另外派人护送乌孙国侍子回洛阳去呢?”班超回答说:“你怎么讲这样浅陋的话呢?正因为李邑毁谤过我,所以今天才让他回去。只要我问心无愧,为什么害怕人说坏话呢?如果为了泄愤而留住他,就不是忠臣了。”

第二年,朝廷又派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率领八百兵士前去协助班超。班超便发动疏勒、于阗兵攻打莎车。莎车王暗中派使者串通疏勒王忠,以重利诱惑他,疏勒王忠便决定反叛,勾结莎车王西逃,固守乌即城。班超于是另立疏勒王室的府丞成大为疏勒王,将不愿谋反的人全部调动起来攻打叛王忠,双方相持了半年,因为康居王派精兵援救,班超难以攻取乌即城。这时,月氏王与康居王联姻不久,关系很亲密,班超就派遣使者赠送很多金银锦帛给月氏王,让他劝止康居王。康居王便撤了兵,还抓住了忠,把他押回疏勒国,乌即城便投降班超。又过了三年,忠游说康居王,向他借兵回国,占领了损中,并暗中与龟兹勾结,派人向班超假投降,班超心里知道他们的阴谋,但表面上假装答应接受投降。忠一听大喜,马上带领轻骑来见班超。班超暗中埋伏下军队等候着,设下营帐,奏乐接待,酒过一巡之后,就高声喝令部下将忠捆起来斩首,并就势击溃忠的随从,歼敌七百余人。西域南道就此畅通无阻。

第二年,班超征发了于阗等国的军队二万五千人,再次攻打莎车,龟兹王派左将军纠合了温宿、姑墨、尉头等国五万军队去援救莎车王。班超召集将校和于阗王商议道:“眼下我们寡不敌众,唯一的办法是各自散去,于阗军从这里向东回去,我军也从这里西归,等到天黑鼓响后就出发。”暗中又不露声色地放跑了一些俘虏。这些俘虏逃回后立即将班超的决定报告了龟兹王。龟兹王一听大喜,亲自率领一万骑兵赶到西边去拦截班超,温宿王带领八千骑兵赶到东边去狙击于阗军。班超得知两支敌军已经分兵而出,便秘密地把各部兵力召集拢来,在鸡叫时分飞驰奔袭莎车军营,莎车军一片惊乱,四散奔逃,班超追击歼敌五千人,缴获了大量的牲畜财物,莎车王只好投降,龟兹等国只好各自撤退。班超从此威震西域。

当初,月氏曾帮助汉朝进攻车师,立下功劳。这一年,月氏派

使者向汉朝进贡珍宝、符拔、狮子等，并请求娶汉朝公主为妻，班超加以拒绝，将月氏使者打发回去。月氏由此怨恨汉朝。和帝永元二年，月氏派遣其副王谢率军七万进攻班超。班超军队数量太少，人们都十分恐慌。班超对战士们分析说：“月氏的军队虽然多，但从数千里以外翻越葱岭而来，没有充足的粮饷供应，又哪里值得忧虑呢？我们只要坚壁清野，坚守城池，他们饥饿穷困自然投降，不过几十天就可以战胜他们。”谢率军进攻班超，久攻不下，又抄掠不到食物。班超估计月氏军的粮草吃完后，必然去向龟兹求救，便派遣数百名精兵在通往龟兹的路上埋伏邀击。谢果然派骑兵带着金银财宝前去贿赂龟兹以求援助。班超的伏兵拦截攻击，将他们尽数杀死，然后将使者的头砍下来展示给谢看，谢大吃一惊，派人向班超请罪，请求放他们生还，班超放回了他们。月氏因此而大为震动，从此以后每年都向汉朝进贡。第二年，龟兹、姑墨、温宿三国都投降了班超。朝廷便任班超为西域都护，徐干为西域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派司马姚光从京师送白霸归国。班超和姚光共同胁迫龟兹废掉原来的龟兹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为王，然后，派姚光带着尤利多回京师洛阳。班超居守在龟兹的它乾城，徐干屯守于疏勒。西域诸国中，只有焉耆、危须、尉犁三国因为以前曾攻击杀害了原西域都护陈睦，心怀二意，其余各小国全都归服汉朝。永元六年秋天，班超便调发龟兹、鄯善等八个小国的士兵共七万人，以及随军汉朝的官吏、商贾、宾客等一千四百人讨伐焉耆。大军到达尉犁边境，班超派人劝说焉耆、危须、尉犁三国道：“都护大人所以率军到来，是为了镇抚三国。如果你们想改过向善，应该派大人前来迎接，都护会赏赐各位王侯和国人，事情完了就回去。现在赐给王彩缯五百匹。”焉耆王广派遣他的左将北鞬支带着牛羊和酒食去迎接班超。班超诘问北鞬支说：“你虽然是匈奴的侍子，现在掌握着焉耆王国的大权。我到这里来，广不亲自前来迎接，都是你的罪过。”有人劝班超说：“可以乘此机会杀了北鞬支。”班超说：“这不是你所能考虑到的。这个人的权力比焉耆还大。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他们的国中就杀掉他，只能使他们增加疑心，设立防备，凭险守要，那样我们怎么到达他们的城下呢？”于是，班超赏赐了北鞬支，并让他回去。焉耆王广见北鞬支安全回来，才和国中的贵族到

尉犁去迎接班超，并供献上珍宝财物。焉耆国中有一个叫苇桥的险要地方，广下令切断桥梁，不让汉朝军队由此进入焉耆国。班超从另外一条道路涉过齐腰深的湖水前进，于七月的晦日到达焉耆，在离城二十里的大湖边扎下营寨。焉耆王广见汉军突然出现，十分意外，非常恐惧，想驱赶国中所有的人到山中去凭险自保。焉耆国的左侯元孟以前曾在京师洛阳为人质，见汉军到来，秘密派人将此事告诉班超，班超却立即杀了元孟派来送信的人，表示不相信，乃定下日期，大会诸国国王，并放出风去，声言要对他们给以重赏。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和北鞬支等三十多人相率前去会见班超。焉耆国的国相腹久等人害怕被杀，都逃到了大湖中，而且危须王也没有来。众人坐定以后，班超愤怒地责问焉耆王广：“危须王为什么没有来？腹久等人为什么要逃跑？”便喝令吏士将广、汎等人抓了起来，带到陈睦所居守的故城去把他们处死，并将人头送到京师洛阳去，为陈睦报了仇。并放纵士兵抄掠，杀了五千多人，俘虏了一万五千人，缴获马牛羊等牲畜三十多万头。班超另立元孟为焉耆国王，并在焉耆住了半年以抚慰。于是，西域各小国都向汉朝派人质而表示归属。

第二年，汉和帝下诏说：“过去匈奴独霸西域，不断进犯河西地区。永平末年，河西一带的城门白天也得关闭以防袭击。先帝深深地怜悯边地人民遭受寇盗之害，便派大将率军进击匈奴右地，攻破天山，直达蒲类海，攻取车师国。西域各小国都震动畏惧，响应汉军，由此开通西域，设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的儿子忠却谋划逆图，仗着其地势的险要，进攻并杀害了西域都护陈睦，还有那些将士们。先帝珍惜百姓的性命，不愿兴发兵役，所以派军司马班超安集于阗以西地区。于是，班超翻越葱岭，直达县度，出入二十二年，西域诸国无不服从于大汉。改立他们的国王，抚慰他们的百姓，不使天下为之劳动，不用中国一兵一卒，使远方的异族和睦相处，使不同风俗的人齐心协力以执行上天的诛伐，洗雪旧日的耻辱，为死难的将士们报了仇。《司马法》中说：‘对有战功之人的赏赐不超过一个月’，这是想使人迅速地看到为善立功的好处。兹封班超为定远侯，食邑一千户。”

班超因为长久地生活在绝远的他乡，上了年纪以后，十分思念

中原和家乡。永元十二年，班超上疏说：“臣听说过去太公望受封在齐国，他和他的子孙五代人死后都还葬于周土，狐狸临死，头要向着生养自己的山坡，代郡的马每当北风吹起便要萧萧哀鸣。周地和齐地同在中原千里的范围以内，太公望尚且如此，何况臣处在绝远的他乡，能够没有狐死首丘、代马依风之思，能够不眷恋家乡吗！蛮夷的风俗，是畏惧壮健的人而欺侮年老的人。臣班超不胜犬马之劳，牙齿都已脱尽，常常害怕年纪衰老，忽然死去，孤魂便永远弃捐在异国他乡了。过去苏武被拘留在匈奴尚只有十九年，现在臣有幸得以持汉朝的使节，都护西域，如果自己以寿而死在屯戍的地方，心中诚然不敢怨恨，但恐怕后代的人有的会认为臣是覆亡在西域，而损伤大汉天朝的声誉。臣不敢指望能回到酒泉郡，但愿能够活着进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胡言。谨派臣的儿子班勇随着为陛下贡献珍物的人进入汉塞，趁着老臣还活着，让班勇看看中原的土地。”班超的妹妹、班超同郡人曹寿的妻子班昭也向汉和帝上书请求征班超返国（下有删节）。上疏奏上之后，汉和帝被他们的话所感动，便下诏调回班超。班超在西域一共三十一年，永元十四年八月回到洛阳，朝廷拜任为射声校尉。班超本来就有胸部疾病，回到洛阳之后，病情便加重了。和帝听说后，派宦官前去探问班超的病情，又赐给了些药品。这一年的九月，班超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一岁。朝廷上下十分悲痛惋惜。和帝派使者前去吊祭，又送了不少财物以助葬。班超的儿子班雄继承了班超定远侯的爵位。

当初，班超被调回的时候，朝廷以戊己校尉任尚为西域都护，和班超交代公务。任尚对班超说：“君侯您在外国三十多年，我无才无德，却继任了您的职务，任务艰巨，却思虑凡浅，您应当教诲于我。”班超说：“我上了年纪，已经糊涂了，您数次担当大任，哪里是我班超所能比得上的！若一定要我说，愿和您说几句愚蠢之言。到塞外来的官吏和战士们，本来都不是孝子顺孙，都是因为犯了罪而被迁徙来补充边备的。而蛮夷之人，其心有如鸟兽，难以驯养，却容易败散。您的性格严肃而又急躁，更要多加小心。水太清便不会有大鱼，以此去治理，难以获得下边的支持。您应当简易宽松，容忍他们小的过错，只要把握住大体就行了。”班超走后，任尚

私下对他的亲信说：“我还以为班超有什么奇谋妙策呢，现在看他所说的，也不过如此。”任尚到任几年之后，西域地区便发生反乱，任尚也因为处治无方而被调回治罪，象班超所告诫的那样。

（雒启坤）

班超，字仲升，扶风平陵人^①，徐令彪之少子也^②。人为人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有口辩，而涉猎书传。

永平五年^③，兄固被召诣校书郎^④，超与母随至洛阳^⑤。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⑥，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⑦，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⑧？”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壮士志哉？”其后行诣相者，曰：“祭酒^⑨，布衣诸生耳，而当封侯万里之外。”超问其状。相者指曰：“生燕颔虎颈^⑩，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久之，显宗问固^⑪：“卿弟安在？”固对：“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⑫。”帝乃除超为兰台令史^⑬。后坐事免官。

十六年^⑭，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⑮，以超为假司马^⑯，将兵别击伊吾^⑰，战于蒲类海^⑱，多斩首虏而还。固以为能，遣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⑲。超到鄯善^⑳，鄯善王广奉超礼敬甚备，后忽更疏懈。超谓其官属曰：“宁觉广礼意薄乎？此必有北虏使来^㉑，狐疑未知所从故也^㉒。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诏侍胡诈之曰^㉓：“匈奴使来数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具服其状^㉔。超乃闭侍胡^㉕，悉会其吏士三十六人，与共饮，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㉖，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使到裁数日^㉗，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令鄯善收吾属适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㉘。为之奈何！”官属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㉙，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㉚。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众曰：“当与从事议之。”超怒曰：“吉凶决于今日。从事文俗吏^㉛，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士也。”众曰：“善。”

初夜，遂将吏士往奔虏营。会天大风，超令十人持鼓，藏虏舍后。约曰：“见火然^㉜，皆当鸣鼓大呼。”余人悉持兵弩夹门而伏^㉝，

超乃顺风纵火,前后鼓噪。虏众惊乱,超手格杀三人,吏兵斩其使及从士三十余级,余众百许人悉烧死。明日,乃还告郭恂。恂大惊,既而色动,超知其意,举手曰:“掾虽不行^{③④},班超何心独擅之乎^{③⑤}?”恂乃悦。超于是召鄯善王广,以虏使首示之,一国震怖。超晓告抚慰,遂纳子为质^{③⑥}。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③⑦},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③⑧},令遂前功^{③⑨}。”

超复受使,固欲益其兵^{④①},超曰:“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④②},多益为累。”是时于阗王广德新攻破莎车^{④③},遂雄张南道^{④④},而匈奴遣使监护其国。超既西,先至于阗,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④⑤},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汉?汉使有弱马^{④⑥},急求取以祠我。”广德乃遣使就超请马。超密知其状,报许之,而令巫自来取马。有顷,巫至,超即斩其首,以送广德,因辞让之^{④⑦}。广德素闻超在鄯善诛灭虏使,大惶恐,即令攻杀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赐其王以下,因镇抚焉。

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④⑧},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④⑨},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春,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盘橐城九十里^{⑤①},逆遣使田虑先往降之^{⑤②},敕虑曰^{⑤③}:“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虑既到,兜题见虑轻弱,殊无降意。虑因其无备,遂前劫缚兜题。左右出其不意,皆惊惧奔走。虑驰报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将吏,说以龟兹无道之状,因立其故王兄子忠为王,国人大悦。忠及官属皆请杀兜题,超不听,欲示以威信,释而遣之。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

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国大丧^{⑤④},遂攻没都护陈睦^{⑤⑤}。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发兵攻疏勒^{⑤⑥}。超守盘橐城,与忠为首尾,士吏单少,拒守岁余。肃宗初即位^{⑤⑦},以陈睦新没,恐超单危,不能自立,下诏征超。超发还,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⑤⑧}:“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因以刀自刭^{⑤⑨}。超还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曰:“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超恐于阗终不听其东,又欲遂本志,乃更还疏勒。疏勒两城自超去后,复降龟兹,而与尉头连兵^{⑥③}。超捕斩反者,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疏勒复安。

建初三年^⑤，超率疏勒、康居、于阗、拘弥兵一万人^⑥，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超欲因此臣平诸国^⑦，乃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城^⑧，故北击匈奴^⑨，西使外国^⑩，鄯善、于阗，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⑪，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城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⑫，卒伍小吏，实愿从谷吉效命绝域^⑬，庶几张骞弃身旷野^⑭。昔魏绛列国大夫^⑮，尚能和辑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铅刀一割之用乎^⑯？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⑰。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⑱，莫不向化^⑲，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焉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⑳，臣颇识之。问其城廓小大，皆言依汉与倚天等。以是效之^㉑，则葱领可通^㉒；葱领通，则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㉓，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㉔。以夷狄攻夷狄^㉕，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㉖，不比敦煌、鄯善间也^㉗。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㉘，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降。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㉙，窃冀未便僵仆^㉚，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觞^㉛，荐勋祖庙^㉜，布大喜于天下。”

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干素与超同志^㉝，上疏愿奋身佐超。五年，遂以干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㉞。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反叛^㉟，会徐干适至，超遂与干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多获生口。超既破番辰，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㊱，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㊲，故武帝妻以公主^㊳，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㊴。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八年，拜超为将兵长使^㊵，假鼓吹幢麾^㊶，以徐干为军司马，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㊷，赐大小昆弥以下锦帛^㊸。

李邑始到于阗，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㊹，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㊺，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

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⑩。诏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⑪。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干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⑫。今何不缘诏书留之^⑬，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⑭？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明年，复遣假司马和恭等四人将兵八百诣超，超因发疏勒、于阗兵击莎车。莎车阴通使疏勒王忠，啖以重利^⑮，忠遂反，从之西保乌即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为疏勒王^⑯，悉发其不反者以攻忠，积半岁而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时月氏新与康居婚，相亲，超乃使使多赍金帛遗月氏王^⑰，令晓示康居王。康居王乃罢兵，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超。后三年，忠说康居王借兵，还居损中^⑱，密与龟兹谋，遣使诈降于超，超内知其奸，而外伪许之。忠大喜，即从轻骑诣超。超密勒兵待之^⑲，为供张设乐^⑳。酒行，乃叱吏缚忠斩之，因击破其众，杀七百余人，南道于是遂通。

明年，超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而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合五万人救之。超召将校及于阗王议曰：“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阗从是而东，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夜鼓声而发^㉑。”阴缓所得生口^㉒。龟兹王闻之，大喜，自以万骑于西界遮超^㉓，温宿王将八千骑于东界徼于阗^㉔。超知二虏已出，密召诸部勒兵，鸡鸣，驰赴莎车营，胡大惊乱奔走，追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初，月氏尝助汉击车师有功，是岁，贡奉珍宝、符拔、师子^㉕，因求汉公主，超拒还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㉖，月氏遣其副王谢将兵七万攻超^㉗。超众少，皆大恐。超譬军士曰^㉘：“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踰葱领来，非有运输，何足忧邪？但当收谷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谢遂前攻超，不下，又钞掠无所得。超度其粮尽，必从龟兹求救，乃遣兵数百于东界要之。谢果遣骑赍金银珠玉以赂龟兹。超伏兵遮击，尽杀之，持其使首以示谢，谢大惊，即遣使请罪，愿得生归，超纵遣之。月氏由是大震，岁奉贡献。明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乃以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拜白霸为龟

兹王遣司马姚光送之。超与光共胁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将尤利多还诣京师。超居龟兹它乾城⁽¹¹⁾，徐干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须、尉犁以前没都护⁽¹²⁾，怀二心，其余悉定。六年秋，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兵到尉犁界，而遣晓说焉耆、尉犁、危须曰：“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来迎，当赏赐王侯以下，事毕即还。今赐王彩五百匹。”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超诘鞬支曰：“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或谓超：“可便杀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于是赐而遣之。广乃与大人迎超于尉犁，奉献珍物。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乃绝桥，不欲令汉军入国。超更从它道厉度⁽¹³⁾，七月晦到焉耆，去城二十里，正营大泽中⁽¹⁴⁾。广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驱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侯元孟先尝质京师，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斩之，示不信用，乃期大会诸国王，因扬声当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诣超，其国相腹久等惧诛，皆亡入海，而危须王亦不至。坐定，超怒诘广曰：“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逃亡⁽¹⁵⁾？”遂叱吏士收广、汎等，于陈睦故城斩之，传首京师。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岁抚慰之。于是西域五十余国悉皆纳质内属焉。

明年，下诏曰：“往者匈奴独擅西域，寇盗河西⁽¹⁶⁾。永平之末，城门昼闭。先帝深悯边氓婴罹寇害⁽¹⁷⁾，乃命将帅击右地，破白山，临蒲类，取车师⁽¹⁸⁾。城郭诸国震懼响应，遂开西域，置都护。而焉耆王舜、舜子忠独谋悖逆，恃其险隘，覆没都护，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之命，憚兵役之兴，故使军司马班超安集于阗以西。超遂踰葱领，迄县度⁽¹⁹⁾。出入二十二年，莫不宾从。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士⁽²⁰⁾，得远事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以报将士之仇⁽²¹⁾。《司马法》曰：‘赏不踰月’，欲人速睹为善之利也。其封超为定远侯，邑千户。”

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闻太公封齐，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马依风⁽²²⁾。夫周、齐同在中土千里之

间,况于远处绝域,小臣能无依风首丘之思哉!蛮夷之俗,畏壮侮老^⑬。臣超犬马齿殁,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昔苏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节,带金银护西域^⑭,如自以寿终屯部,诚无所恨,然恐后世或名臣为没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见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寿妻昭亦上书请超(下有删节)。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超在西域三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⑮。超素有胸胁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门问疾,赐医药。其九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悯惜焉,使者吊祭赠赙甚厚^⑯。子雄嗣。

初,超被征,以戊己校尉任尚为都护^⑰,与超交代。尚谓超曰:“君侯在外国三十余年,而小人猥承君后,任重虑浅,宜有以诲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数当大任,岂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愿进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顺孙,皆以罪过徙补边屯。而蛮夷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超去后,尚私谓所亲曰:“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尔。”尚至数年,西域反乱,以罪被征,如超所戒。

【注释】①扶风:汉郡名,辖区相当于今陕西咸阳、兴平、扶风、乾县一带。平陵:县名,故城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②徐令:徐县县令。徐县,当时属临淮郡,在今安徽泗县西北。彪:即班彪,班固和班超的父亲,史学家。③永平五年:公元62年。永平,东汉明帝年号(58—75)。④固:班固,字孟坚,班超之兄。诣(yì)到。这里指赴任。校书郎:管理书籍的官。⑤洛阳:东汉首都。⑥为官佣书:受官府雇用钞写书籍。⑦傅介子:西汉义渠人,年幼好学,曾弃笔而叹曰:“大丈夫当立功绝域,何能坐事散儒!”遂从军。昭帝时奉命出使西域,因楼兰(即鄯善)帮助匈奴反对汉朝,他往刺之,杀楼兰王而还,被封为义阳侯。

张骞:西汉汉中(今陕西汉中)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探险家。曾应募出使月氏,经匈奴时被留居十余年,又从匈奴西至月氏,未得结果,复回汉朝。中途又被匈奴抓获,逃归后拜大中大夫,随大将军卫青击匈

奴封博望侯。⑧久事笔研：以舞文弄墨为生。研，同“砚”。

⑨祭酒：犹言先辈。⑩燕颌虎颈：下巴颏象燕子，头颈象老虎一般肥硕粗健。

⑪显宗：东汉明帝的庙号。⑫直：同“值”，报酬。

⑬除：任命。兰台：皇室藏珍秘图书的地方。令史：官名，掌报表文书事。据《续汉志》：“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掌书劾奏及印主文书。”

⑭十六年：永平十六年（73）。

⑮奉车都尉：官名，掌管皇帝御乘舆车。窦固：字孟孙，窦融之侄，汉光武帝之婿。明帝时拜奉车都尉。

⑯假司马：次于军司马的官职。汉制，大将军营凡五部，每部设校尉、军司马各一人，又有军假司马一人为副。

⑰伊吾：今新疆哈密市一带。⑱蒲类海：即今新疆巴里坤湖。

⑲从事：幕僚一类的文职官员。⑳鄯善：西域国名，西汉曰“楼兰”，昭帝元凤四年（前77）改称鄯善。故地在今新疆塔里木盆地。

㉑北虏：指匈奴。㉒狐疑：犹豫不决。

㉓侍胡：服侍汉使的胡人。㉔具服其状：招供实情。服，通“伏”，伏罪之意。

㉕闭：关押。㉖卿曹：你们。曹，辈。绝域：离中原极远的地方。

㉗裁：同“才”。㉘长：永远。㉙因：趁着。

㉚殄（tǐn）：灭绝。㉛文俗吏：平庸的文官。

㉜然：同“燃”。㉝弩：弩机。此处泛指弓箭。

㉞掾（yuàn）：古代官府属员的通称，这里指从事。

㉟独擅：独占功劳。㊱纳：派遣。质：人质。

㊲壮：称赞，嘉许。节：此指为人事。㊳军司马：汉代大将军下属部将，率部卒三千。

㊴遂：完成。前功：指通西域。

㊵益：增加。㊶不虞：不测，意料不到的情况。

㊷于阗（tián）：即今新疆和田县。莎车：即今新疆莎车县。

㊸雄张：谓声威大振。南道：据《汉书·西域传》载：出玉门关向西，由鄯善傍南山沿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由车师前王庭（治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县西）随北山傍河西行至疏勒则为北道。

㊹巫（w）：为人祈祷求福的人。㊺骹（gu）马：嘴黑的黄马。

㊻让：责备。㊼龟兹（qí cí）：西域国名，故地在今新疆库车、沙雅两县间。

㊽疏勒：西域国名，故地即今新疆疏勒县。

㊾盘橐（tuó）城：其址未详。㊿逆：预先。

①敕（chì）：命令。②焉耆（qí）：西域国名，即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

县。 ⑤都护 :汉朝驻西域负责监督保护西域国家和东西交通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始置于西汉宣帝朝(公元前60年),并护南北道使者,故称。 ④姑墨 :西域国名,故地即今新疆拜城县。

数(shu):屡次。 ⑤肃宗 :东汉章帝刘炆的庙号。 ⑥都尉 :西域官名,其职次于将军。 ⑦自刭(jǐng):割刭自杀。

⑧尉头 :西域国名,故地在今新疆乌什县西。 ⑨建初 :汉章帝刘炆年号(76—83)。

⑩康居 :古国名,故地相当于今新疆北部一带及中亚地区。 拘弥 :一称“扞弥”,西域国名,故地在今新疆于阗县克勒底雅以东地区。 ⑪叵(p):遂;就。

⑫先帝 :指汉明帝刘庄。 ⑬北击匈奴 :指窦固击匈奴事。

⑭西使外国 :即遣超与郭恂出使西域。 ⑮月氏(rúzhī):古国名,世居甘肃西部,西汉初为匈奴所击,西走阿母河(中亚细亚一带),号大月氏。余部留住今甘肃、青海二地,为小月氏。 乌孙 :西域国名,故地在今新疆阿克苏县以北伊宁市以南一带。 ⑯

伏 :俯伏。自谦之词。 惟念 :思量。 ⑰谷吉 :西汉谷永之父,长安人。元帝时为卫司马,曾奉命出使西域,为匈奴郅支单于所杀。

⑱庶几 :近似,差不多。《左传》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魏绛对晋悼公言和戎有五利;“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⑲魏绛 :春秋时晋国大夫。据《左传》载:晋悼公时,山戎曾使孟乐至晋,因绛纳虎豹之皮请和诸戎,悼公遂使绛与诸戎结盟,从而使晋国免遭戎族的侵犯骚扰。 ⑳铅刀一割 :铅制之刀,利不如宝剑,一割即失其锋。此处是班超自谦之词。 ㉑取 :联合。

三十六国 :指西域诸国,均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后逐渐分裂为五十五国。 ㉒日之所入 :谓日落之处的国家,极言其西其远。

《后汉书·西域传》:“自条支国乘水西行,可百余日,近日所入。”

㉓向化 :倾向归化汉朝。 ㉔情数 :犹情况。 ㉕效 :检验。

㉖葱岭 :即今新疆西南部的帕米尔高原。因其上多葱,故以为名。岭,同“岭”。 ㉗侍子 :为表示臣服而派往汉朝作人质的外国王子。 ㉘禽 :同“擒”。

㉙夷狄 :对少数民族的通称。 ㉚草木饶衍 :水草丰茂,牧业兴旺。衍,蕃衍。 ㉛敦煌 :今甘肃敦煌。 ㉜温宿 :西域国名,故地在今新疆阿克苏

县。特：只是，不过是。③特蒙神灵：恭维语。④未便：还不至于。僵仆：死亡。⑤举万年之觴：举杯祝贺天下长治久安。觴：酒杯。⑥荐勋：进献功劳。⑦平陵：古县名，在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北。汉昭帝刘弗陵葬于此地。徐干：字伯张，与班超相善。⑧弛(sh)刑：减刑的罪犯。义从：自愿从军者。⑨番(pán)辰：疏勒都尉名。⑩宜：理应。因：借助。⑪控弦：引弓待发，这里指强健的兵卒。⑫公主：名细君，汉景帝孙，江都王刘建之女。武帝以为公主，远嫁乌孙，赠送甚盛，乌孙以为右夫人。⑬孝宣皇帝：即汉宣帝刘询。卒：终于。用：功效。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汉朝曾连兵乌孙大败匈奴。⑭将兵长(zhǎng)史：汉代特置的驻防边郡的统兵长官。⑮鼓吹：军乐。《古今乐录》：“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万人将军得之。”幢(chuáng)：旗帜一类仪仗，其上饰以鸟羽。假：特准借用。⑯卫侯：官名，禁卫军中级军职。⑰昆弥：乌孙称王曰昆弥。⑱盛毁：竭力底毁。⑲曾参：孔子弟子，字子舆，事亲孝，有德行。三至之谗：据《战国策·秦策》载：有与曾参同姓名者在外杀人，人告参母，其母不信，织布自若。不一会儿，又一人来告其母，参母仍织如故。一会儿，又有第三者来告曾参杀人，参母吓得下机翻墙逃走。⑳受节度：接受指挥。㉑“若邑”二句：谓若李邑在外面倘能任职，便留他在那里共事。㉒欲败西域：要破坏打通西域的谋划。㉓缘：依据。㉔，内省(xǐng)：自我检查。疚：病。恤：顾虑，忧患。㉕啖(dàn)：此指引诱。㉖府丞：西域各国王室之行政官长。㉗赍(jì)：携带。遗(wèi)：赠送。㉘损中：或作“顿中”、“桢中”。㉙勒兵：布置军队。勒，拉紧缰绳令马前行。㉚供张：陈设营帐。张，通“帐”。㉛须：等到。夜鼓声：《司马法》：“军中夜间击鼓凡三次。昏黑之鼓四通，夜半三通，旦明五通也。”㉜阴缓：暗中放松。㉝遮：阻击，拦击。㉞徼(yào)：半路上截击。㉟符拔：一种野兽，形似麒麟而无角。师子：即狮子。㊱永元：汉和帝年号(89—104)。㊲副

王 犹裨王。谢 王之名。 ⑪¹¹⁸譬 晓喻。 ⑪¹¹⁹它乾城 故地在今新疆库车西南。 ⑪¹²⁰前没都护 指焉耆等国攻没西域都护陈睦之事。

⑪¹²¹厉度 古人称腰带以上为厉,腰带以下为揭。《诗经·邶风·匏有苦叶》:“深则厉,浅则揭”。度即渡。厉度即从深至腰以上的水中涉水而过。《后汉书·西域传》:“焉耆国”四面有大山,与龟兹相连。道险扼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余里。”此“海”即今新疆库尔勒市东北的博斯腾湖。 ⑪¹²²

大泽 即博斯腾湖。 ⑪¹²³所缘 即为什么缘故。 ⑪¹²⁴河西 即河西走廊。 ⑪¹²⁵边氓 即边民。 嬰 触,遇到。 罹 遭遇。

⑪¹²⁶右地 匈奴右地,即与河西走廊地区相对的匈奴右部地区,今内蒙古西部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部地区。 白山 因山顶终年积雪而得名,即今天山东脉。 蒲类 蒲类海,即今新疆巴里坤湖。

另 此指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窦固出击匈奴。 ⑪¹¹⁵县度 即悬度。县同“悬”。古山名。其山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四百余里。山有栈道,有的地方要悬绳而度,故名县度。自汉代以来,为我国西域重要山道之一。 ⑪¹²⁸戎士 战士。

⑪¹²⁹蠲除。 ⑪¹³⁰周 指西周都城丰京、镐京一带。《礼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 ⑪¹³¹“代马”句 《韩诗外传》:“代马依北风,飞鸟扬故巢。”又《盐铁论·文学》:“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为当时习语。

⑪¹³²畏壮侮老 《汉书·匈奴传》:“匈奴明以攻战为事,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以自卫。” ⑪¹³³金银 指印。金印紫绶,银印青绶。

⑪¹³⁴射声校尉 汉武帝所置八校尉(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之一。射声,指工射者闻声即能射中。校尉秩二千石。 ⑪¹³⁵赙(fèng) 用财物帮助别人办丧事。

⑪¹³⁶戊己校尉 官名。掌管西域屯田事务。

张 衡 传

【解题】这篇文章节选自《后汉书》的《张衡传》。张衡(78—139)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科学家。他的作品,像《二京赋》《四愁诗》等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在科学发明上的贡献。他制造候风地动仪是在公元132年,

比欧洲科学家创造的地震仪要早一千七百多年。像他这样在文学和科学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的人物,在世界史中也是罕见的。他的朋友崔瑗曾经称赞他说:“道德漫流,文章云浮。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瑰辞丽说,奇技伟艺,磊落焕炳,与神合契。”(见《河间相张平子碑》)。

张衡,字平子,南阳郡西鄂人。张衡在少年时代善于写文章。曾经到三辅地区游学,并到京师洛阳去观览太学,遂精通了儒家的《诗》、《书》、《易》、《礼》、《春秋》等五经,贯通了礼、乐、射、驭、书、数等六艺。虽然才能高过世人,却不骄傲自大。平时从容淡静,不喜欢和俗人交往。永元年间,被举为孝廉,没有去应荐;又屡次被公府征召,也没有去就职。当时,天下太平的日期已经很久,自从王侯以下,无不奢侈过度。张衡便以班固的《两都赋》为范本,创作了《二京赋》,在文章中寄托自己的讽谏之意,精心布置文章的结构,花了十年时间才写成。大将军邓骘对张衡的才能感到惊奇,多次召他出来做官,张衡都没有答应。

张衡善于机械巧思,尤其对天文阴阳和历法算数有精深的研究。安帝常听说张衡善于术数之学,便派公家的车子特意前去召请,拜为郎中,再迁为太史令。张衡利用职务之便,遂潜心研究考验阴阳变化,精妙地研究透彻了观测天象的仪器的道理,制作了浑天仪,写了《灵宪》、《算罔论》等著作,文辞非常详尽明确。顺帝初年,再迁官,又当了太史令。张衡不羡慕得势掌权,所居的官职,常常好几年都不升迁。自从离开太史令之职,五年以后又重任原职。

阳嘉元年,张衡又制造出了候风地动仪。仪器用精铜制成,直径为八尺,合上盖子后隆然而起,形状象个酒尊,外面装饰着篆字和山、龟、鸟兽等图案。仪器中间有一根粗大的能摆动的铜柱,在铜柱的四周伸出八根横杆,里面设置了能拨动的枢纽。仪器外面有八条龙,龙首的嘴里衔着八枚铜丸,对着龙嘴的下面有八个蟾蜍,都仰张着嘴承接龙口中的铜丸。仪器机械枢纽制造的巧妙,都隐藏在仪器的身体内部,盖上盖子,四周上下不留一条缝隙。如果发生了地震,仪器受到震动,就振动龙体,机关发生作用,龙嘴里吐出铜丸,下面的蟾蜍将铜丸接着。铜丸震动的声音非常激越清亮,

在旁边观察仪器的人就能够知道。虽然一条龙的机关发动,而其余七条龙却不受影响,寻找它的方向,使可以知道地震发生的方位。用实际发生的事来检验,彼此相符,灵验如神。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从未有过这种神妙的仪器。一次,有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而地面没有感到震动,京师的学者们都奇怪它没有征验。几天以后,驿使到达京师,果然陇西地区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都佩服了这个仪器的神妙。从此以后,便命令史官记载地震在哪个方向发生。

当时,国家政治逐渐败坏,权力逐渐下移,因此,张衡向皇帝上书陈述自己对时事的看法。后迁为侍中,皇帝把他引入宫廷之中,在皇帝的左右,对国家的政事提出意见。皇帝曾经问张衡天下人最为痛恶的是什么,宦官们怕张衡抨击他们,都用眼睛瞪着张衡。张衡见状,没有用实话回答,然后离开了。宦官们害怕张衡终究对他们不利,便共同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张衡常常思考图谋自身安全的事,认为祸福相因,幽深微妙,难以知晓,便写了一篇《思玄赋》,用以宣泄和寄托自己的情意。

永和初年,张衡离开京师,出任河间国相。当时河间国王骄奢淫逸,不遵守国家的典章制度,河间又有许多豪族大户,一起做干犯国法的事情。张衡一到任,便树立威信,整修法度。暗中侦察出奸党的名姓,一举将他们逮捕归案,于是河间国上下肃然,政治走上了轨道。任职三年,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朝廷征召回京,拜为尚书。永和四年,六十二岁时,张衡去世。张衡著有《周官训诂》,当时著名学者崔瑗认为和其他大儒和著作没有什么两样。张衡又想补上孔子的《易》说和《彖传》、《象传》中的残缺部分,竟没有完成。所著的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等共有三十二篇。

(雒启坤)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①。衡少善属文^②。游于三辅^③,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④。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⑤,举孝廉,不行^⑥,连辟公府^⑦,不就。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⑧。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⑨,因以讽谏,精思傅会^⑩,十年乃成。大

将军邓鹭奇其才^⑪，累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⑫。安帝雅闻衡善术学^⑬，公车特征^⑭，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遂乃研覈阴阳^⑮，妙尽璇机之正^⑯，作浑天仪^⑰，著《灵宪》、《算罔论》^⑱，言甚详明。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⑲。衡不慕当世^⑳，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㉑。自去史职，五载复还。

阳嘉元年^㉒，复造候风地动仪^㉓，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㉔，傍行八道^㉕，施关发机^㉖，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㉗，张口承之^㉘。其牙机巧制^㉙，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㉚，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㉛。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㉜，乃知震之所在^㉝。验之以事^㉞，合契若神^㉟。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㊱。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㊲。后数日驿至^㊳，果地震陇西^㊴。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㊵。

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㊶，讽议左右^㊷。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㊸。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㊹。衡乃诡对而出^㊺。阉竖恐终为其患^㊻，遂共谗之。衡常思图身之事^㊼，以为吉凶倚伏^㊽，幽微难明^㊾。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㊿。

永和初^①，出为河间相^②。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③，又多豪右^④，共为不轨。衡下车，治威严^⑤，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⑥，一时收禽^⑦，上下肃然，称为政理^⑧。视事三年^⑨，上书乞骸骨^⑩，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训诂》^⑪，崔瑗以为不能异于诸儒也^⑫。又欲继孔子《易》说《彖》、《象》残缺者^⑬，竟不能就^⑭。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凡三十二篇。

【注释】①南阳西鄂：南阳郡的西鄂县，在今河南省南阳市。

②属文：写文章。属，缀辑。

③三辅：汉代以京兆尹、左冯翊郡、右扶风郡为三辅，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一带。

④骄尚：骄傲自大。尚，矜夸。

⑤永元：汉和帝年号（公元89—105）。

年)。

⑥举孝廉,不行:被举为孝廉,没有去应荐。

⑦连辟:屡次被征召。辟,召。公府:三公的公署。东汉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是当时最高的官。

⑧逾侈:奢侈过度。逾,过度。

⑨班固《两都》:班固作的《两都赋》。班固,东汉有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两都,西汉的国都长安和东汉的国都洛阳。

二京:也是指长安和洛阳。

⑩傅会:指布置文章内容。

⑪邓骘(zhì):一作邓陟(zhì)。

⑫机巧:器械的巧妙。致思:极力钻研。

⑬雅闻:常听说。术学:关于术数的学问,指天文、阴阳、历算等。

⑭公车特征:派公家的车辆,特意去召请。

⑮研覈:研究考验。

⑯妙尽璇机之正:精妙地研究透了测天仪器的道理。璇机,玉饰的测天仪器,也写作“璇玑”。

⑰浑天仪:一种用来表示天象的仪器,类似现在的天球仪。张衡著有《浑天仪图注》。

⑱《灵宪》《算罔论》:《灵宪》是一部天文历法书,《算罔论》是一部算术书。

⑲再转复为太史令:上文说:“再迁为太史令”,这里又说“再转复为太史令”,中间张衡还改任过别的官职,本传没有叙述。

⑳不慕当世:不羡慕得势掌权。当世,为世所用。

㉑积年不徙:连着好几年不升迁。

㉒阳嘉元年:公元132年。阳嘉,汉顺帝年号。

㉓候风地动仪:一种测验地震的仪器。也有人说候风地动仪是两种仪器,一是候风仪,一是地动仪。候风仪是测验风向的仪器。

㉔都柱:又粗又大的能摆的铜柱。都,大。

㉕傍行八道:候风地动仪已经失传。推测起来,这句话的意思是:在都柱的四周,伸出八根横杆,按照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跟仪器周围八个龙头的上半部相衔接。

㉖施关发机:设置能拨动的枢纽。施,设。发,拨动。

㉗蟾(chán)蜍(chú):蛤蟆。

㉘承之:承接铜丸。

㉙牙机巧制:机械枢纽制造的巧妙。牙,发动机械的枢纽。

㉚尊则振龙,机发吐丸:酒尊形仪器上面的龙就振动起来,机关发生作用,龙嘴里吐出铜丸。

㉛伺者:在旁观察仪器的人。伺,侦察。

㉜寻其方面:寻找它的方向。仪器外面的八条龙,对准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

㉝震:指地震。

㉞验之以事:拿实际发生的事情来检验。

㉟合契若神:彼此相符,灵验如神。合契,相合。

㊱未之有也:

之,代词,指上文所说候风地动仪巧妙灵验这件事,是动词“有”的宾语。

③⑦无征:没有证验。

③⑧驿至:驿站上传送文书的人到来。

③⑨陇西:汉代的郡名,在今甘肃省兰州市、陇西县、临洮县一带。

④⑩所从方起:从哪一方起。

④⑪帷幄:这里指皇帝的宫庭。

④⑫讽议左右:在皇帝左右,对国家的政事提出意见。

④⑬疾恶(wù):痛恨。

④⑭目之:侧目看他。

④⑮诡对:不用实话对答。

④⑯阉竖:对宦官的鄙称。

④⑰图身之事:图谋自身安全的事。

④⑱吉凶倚伏:祝福相因。《老子》:“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④⑲幽微难明:幽深微妙,难以知道。

⑤⑩宣寄情志:发表和寄托自己的情意。

⑤⑪永和:汉顺帝年号(公元136—141年)。

⑤⑫出为河间相:出京作河间王的相。河间王名刘政,他的封地在河间。下文的“国王”即指刘政。相,类似太守,管理民事。

⑤⑬典宪:典章制度。

⑤⑭豪右:豪族大户。

右,在上的。

⑤⑮治威严:树立威信。治,整理。

⑤⑯阴知:暗中探知。

⑤⑰一时收禽:同时逮捕。收,捕。禽,同“擒”。

⑤⑱政理:政治上了轨道。

⑤⑲视事:治理事务。

⑥⑩乞骸骨:

请求退休。骸骨,指身体。封建社会,人臣事君,身非己有,所以请求退休,称“乞骸骨”,意思是乞求赐还自己的身体,回老家去。

⑥⑪《周官训诂》:解释《周官》文字音义的书。周官,即《周礼》,相传为周公作。内容讲官制,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

⑥⑫崔瑗(77—142),字子玉,涿郡安平(旧县名,在今河北省深县北)人。张衡的朋友。

⑥⑬孔子《易》说《象》(tuàn)、《象》:孔子研究《易经》,著有《十翼》,其中有《上彖》、《下彖》、《上象》、《下象》等。

⑥⑭就:完成。

狱中与诸甥侄书

【解题】这是范曄在狱中写给甥姪谢约、谢纬等的一封信,也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信中虽说“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事实上反映了他的叛逆精神和虽杀身而无悔的进取态度。范曄以《后汉书》垂名青史,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贡献也不容忽视。本文关于文学特点、宫商声律以及文笔之分的论述,虽然比较简略,语焉未详,却开了文学概念由先秦两汉的尚实崇用转变为六朝的

缘情绮丽的先声,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全文侃侃而谈,平易亲近,读来真切感人。

我因为疏狂放肆而遭杀身之祸,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们都应当把我当作有罪之人而抛弃掉。但我一生的行事全在自己心中,还值得追忆回顾。至于能不能这样,尤其是心中所想到的,你们或许不一定全部知道。

我小时候懒于读书学习,成熟得比较晚,一直到三十岁左右才开始树立志向。从那以后,转而中心向化,自己估计,就是到老,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常常有些精微深刻的见解,难以用言语完整表达。我天性不喜欢钻研书本,脑子也不灵,稍微费些精力便头昏脑胀,而又缺少能言善辩的口才,所以也难以因此取得功名。至于所获得的一些见解,都出于内心对事物的领悟。文章写得好些了,但缺少才气,思维钝涩,所以每每挥毫写作,写成的文章却几乎没有一篇能完全令人满意。

我常以作一个文士为耻。写文章所应避免的是只求形似而缺少内涵,或急于言情而忽略文彩,或辞不达意而影响主旨的表达,或过份注重音律而妨碍了文意。虽时有擅长作文的人,但大多数都不免这些毛病,正好比技艺精妙的工匠在五彩花纹的图案上作画,貌似好看,结果一无所得。我常以为,文章主要是用来表达情志的,因此应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如果以意为主,文章的主旨必然显现于读者面前,做到了以文传意,那么,就不会出现文不达意的现象,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完美,声调铿锵。其中的情性旨趣,虽然各种各样,名目繁多,但在这其中有一定的规律法度。我自己认为很懂得其中的方法奥妙,也曾经跟人谈起,但大多数人都不能理解赏识,这或许是各人看法不同的缘故罢。

我能够识辨宫商五音,也能分出清音浊音,这都是自然存在的语音现象。可是自古至今的许多文人,却往往不完全明白这一点;即使懂得一些,也未必从根本上去理解。我说这些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并非空谈。比如年少一辈中的谢庄算是最能辨别区分宫商清浊的了,但写出来的文章却并不如此,这是因为文章不受韵律拘束的缘故。我认为拘韵与否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只要能够表达

出难以言传的情事,符合语音的顿挫抑扬、高低变化就可以了。但我所具有的天分,却仍未能完全达到这一点,我自己写的又大多是用于公事的不拘韵的实用文字,很少有超出这一范围以外的文字,这是一大遗憾,这也因为我无意去追求文名。以上所说与史书并不相关,只是常常觉得此事不大可以理解罢了。我既完成了《后汉书》的编纂,也因此而掌握了其中的端绪。我仔细研究古往今来的有关著作及其评论文字,很少有使人满意的。班固最负盛名,但他按自己的想法著史,不再遵守先例,甲乙次第难以分辨。《汉书》的赞文于事理一无所得,只有十志值得推崇赞扬。我所写的《后汉书》,内容的广博宏富不一定比得上他,但史料的处理和编纂体例的创新,我不一定比之有愧。我所著的各种传论,都含有精深的意蕴,批评判裁简明扼要。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篇序论,笔势纵横自如,实在是天下少有的奇妙文章。其中那些切中时弊的文字,往往不比贾谊的《过秦论》逊色。所以我曾经将《后汉书》与《汉书》作过比较,结果不仅是不感到惭愧而已。我曾想把诸志全部写成,凡是《汉书》中有的都撰写完备。虽然史实不一定面面俱到,但要使人看后有十分详尽的印象;又想就某些历史事实在行文当中抒发议论,以匡正一代的得失,这一设想未能成为现实。《后汉书》里的赞文,是我的文字中最精彩的一部分,几乎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文字变幻无穷,同是议论文字却内容各不相同,以至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来称许它。此书流行以后,一定会获得知音的赞赏。《后汉书》的序例仅仅是举其大概,还有许多细小具体的问题。自古以来,规模宏大,思虑精密,没有哪一家能做到这样的。因为怕世人不一定能了解详细,贵古贱今,所以就恣意自夸一通。

我对于音乐,鉴赏能力比不上自家弹奏的能力,只是为所精通的不是正声为憾事。不过真正达到了音乐的高妙境界,雅与不雅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当中的意趣,确非言语能表达完全。那弦外之响,意外之音,真令人不知其从何而来。虽说非雅之音很少有值得称许的地方,但其中的意蕴神韵却没有穷尽。我也曾以此授人,可惜一般从学的士子和百姓中,竟无一个酷似神肖的。这一技法恐怕将永远失传了!

我的书虽然稍有深意,但行文毕竟不畅快。我到底没有成功。常常为此感到痛恨羞愧。

(张彦修)

吾狂衅覆灭^①,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②。然平生行已在怀,犹应可寻,至於能不^③,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向耳^④。自尔以来,转为心化^⑤,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⑥,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⑦,心气恶^⑧,小苦思便愤闷^⑨,口机又不调利^⑩,以此无谈功^⑪。至於所通解处,皆自得之於脑怀耳^⑫。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於操笔,其所成篇,殆无全称者^⑬。

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⑭,情急于藻^⑮,义牵其旨^⑯,韵移其意^⑰。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⑱,政可类工巧图绩^⑲,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⑳,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㉑;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㉒。然后抽其芬芳^㉓,振其金石耳^㉔。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㉕,屈曲有成理^㉖。自谓颇识其数^㉗,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

性别宫商^㉘,识清浊^㉙,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㉚,手笔差易^㉛,文不拘韵故也^㉜。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㉝,所禀之分^㉞,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㉟,少于事外远致^㊱,以此为恨^㊲,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㊳。既造《后汉》^㊴,转得统绪^㊵。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㊶。班氏最有高名^㊷,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㊸。后赞于理近无所得^㊹,唯志可推耳^㊺。博赡不可及之^㊻,整理未必愧也^㊼。吾杂传论^㊽,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㊾,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㊿。其中合者^①,往往不减《过秦》篇^②。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③。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④,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⑤,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⑥,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

今,所以称情狂言耳^⑤。

吾於音乐,听功不及自挥^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⑦。然至于
一绝处^⑧,亦复何异邪^⑨!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
音,不知所从而来。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⑩。亦尝以授人,士庶
者中未有一豪似者^⑪。此永不传矣!

吾书虽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注释】①狂衅(xìn):疏狂放浪,不拘小节。衅,通“兴”,偏
激,冲动。覆灭:指因参与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事而遭致杀身之
祸。

②弃:谓遗弃、嫌弃。

③不(fu):同“否”。

④

政,通“正”。向《南史·范曄传》作“尚”。

⑤心化:谓行道
感人。

⑥微解:精微深刻的见解。

⑦寻:探求。注:专
注。

⑧心气恶:意谓脑子不灵。

⑨愤闷:指头昏脑胀。

愤:昏乱、糊涂。

⑩口机:口才。调利:畅达锋利。

⑪谈
功:指凭借言语获取功名利禄。南朝承西晋东晋之风,士大夫盛行
清谈,故有此语。

⑫得之于胸怀:意谓通过主客观的交互作用
产生对事物的领悟。

⑬全称:完全满意。称:称道、肯定,

⑭事尽于形:谓作文记事显豁,只求外形,缺少内涵。

⑮情急
于藻:只顾及情感的表达而忽略了文彩藻饰。

⑯义牵其旨:以
辞害意。义,文意。旨,主旨。

⑰韵移其意:指作文因考虑音
律情韵而妨碍了文意的准确表达。

⑱大较:大略,大体上。

⑲政,通“正”。工巧:技艺精妙的工匠。图绩(huì):绘制
彩色花纹的图像。图,用作动词。绩,同“绘”。

⑳常,通
“尝”。曾经。

㉑见(xiàn):同“现”。

㉒不流:不散失。

㉓抽:引出。芬芳:指完美的思想内容。

㉔金石:钟磬
一类乐器,其声清越优美,后因喻辞韵美妙。《晋书·孙绰传》:

“尝作《天台山赋》,辞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荣期,云:‘卿试掷
地,当作金石声也。’”

㉕千条百品:谓各种各样,名目繁多。

品,品目,名目。

㉖屈曲:比喻参差不一。成理:规律法度。

㉗数:技术,方法。

㉘宫商:古代五音中的二音。《周礼·
春官·大师》:“皆文之以五声,宫商角徵(zh)羽。”

㉙清
浊,中古汉语的一对区别特征,它体现了汉语语音的特点。发音时

声带与发音体一起颤动的辅音叫浊辅音,反之则称为清辅音

③⑩谢庄:宋骈文家。字希逸,陈郡阳夏人。仕至光禄大夫,卒年三十六。能诗,所作格调清雅绝俗。最有其分:最有识别宫商、清浊的天分。

③⑪手笔:犹文章。自南北朝始有“文”、“笔”之分,即将文学范围内的作品分为有韵的“文”,与无韵的“笔”。这里“手笔”指无韵的实用骈散文字。差易:差别。

③⑫文不拘韵:不讲究宫商、清浊之声律。③⑬特:但,只。济难:有利于难以言传之情事的表达。轻重:指文字声音上的顿挫抑扬,高低变化,即后来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谓“宫羽相变,低昂舛节。”

③⑭稟:领受,承受。③⑮公家之言:奏疏、书表、策论等一类骈散实用文字。③⑯事外远致:指除“公家之言”以外的纯文学文字。致:意态,情趣。③⑰恨:遗憾。③⑱恒:常常。

③⑲造:编纂。④⑰转:进一步。统绪:犹端绪。统,丝绪之总束。绪,丝头。④⑱可意:赞同,合意。④⑲班氏:指班固。

④⑳“既任情”二句:批评班固断代为史,一改《史记》通史先例。④㉑赞:文体之一,有杂赞、哀赞及史赞之分。④㉒志:记事的书或文章,此指《汉书》中的《食货志》、《地理志》、《五行志》、《天文志》等十志。推:推许,赞许。

④㉓博赡:犹宏富。赡,充裕。④㉔整理:指编纂《后汉书》时对史料的处理,以及在编纂方法和体例上的创新。④㉕传论:每篇人物传记后的评语、议论。

④㉖裁味:评判裁夺的意味。④㉗至于:参阅《后汉书》的《西羌传论》、《南匈奴传论》等篇。④㉘合:谓切中时弊。

④㉙《过秦》篇:即贾谊《过秦论》。④㉚“欲遍作”二句:《宋书·范晔传》:“(元嘉九年)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此时晔年方二十七岁,至被杀时,历时二十一年,仅撰成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汉书》所有之十志并未依其例而成。

④㉛杰思:杰出的思想和见解。④㉜同含异体:指各篇赞论内容不尽相同。④㉝纪传例:指序例。未见于今本《后汉书》,梁刘昭《后汉志序》云:“(范晔)序或未周,志遂全缺。……司马续书,总为八志,范晔序例,颇褒其美。”

④㉞称情:犹言放胆,无所顾忌。④㉟听功:指对音乐的鉴赏识别。自挥:亲手弹奏。《宋书·范晔传》:“晔长不满七尺,肥黑,秃眉须。善

④㊱

弹琵琶,能为新声,上欲闻之,屡讽以微旨,晔伪若不晓,终不肯为上弹。上尝宴饮欢适,谓晔曰:‘我欲歌,卿可弹。’晔乃奉旨。上歌既毕,晔亦止弦。” ⑤雅声:正声。“雅”本指《诗经》中的大、小“雅”,后用以指正统规范的音乐。 ⑥一绝处:指音乐的最高境界。 ⑦亦复何异:指非“雅”的新声在意蕴与表现形态上均优美动人之极。 ⑧士庶:读书人和平民百姓。豪似:极其相似。

鲍 照

鲍照(414—466),字明远,东海(今江苏涟水北)人。出身贫寒,曾为秣陵令、中书舍人等职。后为临海王刘子顼前军参军,掌书记,故世称“鲍参军”。宋明帝泰始二年(466),晋安王刘子勋称帝,子顼举兵响应,兵败,照为乱兵所杀。

鲍照生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南朝社会,才秀人微,一生坎坷不平,所作多反映寒士对当时门阀制度的不满,表现徭役、战乱和人民生活痛苦,抒写寒士不遇的郁愤之情和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壮志。题材上长于乐府和七言歌行,风格俊逸,文字劲健,在当时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辞赋骈文亦著称于进。有《鲍参军集》。

芜 城 赋

【解题】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太武帝拓拔焘南侵至瓜步,广陵太守刘怀之烧城逃走。孝武帝大明三年(459),竟陵王刘诞据广陵反,沈庆之率师讨伐,破城后大肆烧杀。广陵十年之间二罹兵祸,城摧垣颓,瓦砾衰草,离乱荒凉。鲍照登上劫余废城,感而作此赋。

作者将广陵山川胜势和昔日歌吹沸天、热闹繁华的景象与眼前荒草离离、河梁圯毁的破败景象相对比,在对历史的回顾和思索中,通过气氛的渲染和夸张的描绘,表现了作者对屠城暴行的谴责和不胜今昔兴亡之感。语言清新遒丽,形象鲜明,风格沉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地势辽阔平坦的广陵,南通苍梧、南海,北达长城、雁门。前有

漕渠萦回,下有昆岗横贯。江河险关,重叠幽深,四通八达,通路纵横。当年全盛之时,街市之上,车轴互撞,行人摩肩,里坊密布。歌唱吹奏之声喧腾沸天。盐田繁殖无数财货,铜山获得无数之利。人力雄厚,兵马精良,所以能超过秦代的法度,逾越周代的规模。筑高墙,挖深沟,图谋国运长久,天命美好,所以大规模修筑城墙,辛勤营建烽火望楼。高与五岳相齐,宽广与三坟接连。城墙若断岸一般高峻,似长云一般耸立。用磁铁制成城门,以防歹徒冲入;城墙上糊红泥以焕发光彩。看城池如此之牢固,总以为会万年而一君,谁知只经历三代,仅五百多年,便瓜剖豆分,崩裂毁坏。

莓苔环着井边而生,野葛长满道路。堂中毒蛇、短狐遍布,阶前野獐、鼯鼠相斗。木石精灵、山中鬼怪,野鼠城狐,在风雨中呼啸,出没于晨昏之中。饥饿的野鹰在磨砺尖嘴,寒冷的鸱鸢正怒吓着小鸟。伏着的野兽、潜藏的猛虎,饮血食肉。枯折的榛莽塞满道路,古道阴森可怖。白杨树叶早已凋落,荒草提前败枯。霜气严寒,寒风逞威,孤蓬忽自扬起,沙石因风惊飞。灌木林莽幽远而无边无际,草木杂处,缠绕而相依。护城河已经填平,高峻的角楼也已崩毁。极目千里之外,唯见黄尘飞扬。聚神凝听,荒凉寂寞,心中悲伤。

至于彩绘门户之内的绣花文帐,陈设豪华的歌舞楼台,玉池碧树,射弋、钓鱼水湾的馆阁;吴、蔡、齐、秦各地的音乐,各种技艺耍玩,全都香消烬灭,光隐声绝。东都洛阳的美姬,吴楚南方的佳人,芳心丽质,玉貌朱唇,都魂归于泉石之下,委身于尘埃之中。哪里还会回忆当日同辇得宠的欢乐,或独居离宫失宠的痛苦?

天运真如何,抱恨而没者何其多!取下瑶琴,谱一首曲,作一支芜城之歌。歌词说:

边风急啊广陵城上寒,田间小路灭啊荒墓尽摧残,千秋啊万代,人们同归于死啊还有什么可叹!

(张彦修)

汭池平原^①,南驰苍梧涨海^②,北走紫塞雁门^③。施以漕渠^④,轴以昆岗^⑤。重江复关之奥^⑥,四会五达之庄^⑦。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⑧,人驾肩^⑨,扈闹扑地^⑩,歌吹沸天^⑪。孳货盐田^⑫,铲利铜山^⑬,才力雄富,士马精妍^⑭。故能侈秦法^⑮,侏周令^⑯,划崇墉^⑰,剡浚

洫¹⁸ ,图修世以休命¹⁹ 。是以板筑雉堞之殷²⁰ ,井幹烽櫓之勤²¹ ,格高五岳 ,袤广三坟²² ,辟若断岸²⁴ ,矗似长云²⁵ 。制磁石以御冲²⁶ ,糊赭壤以飞文²⁷ 。观基扃之固护²⁸ ,将万祀而一君²⁹ 。出入三代³⁰ ,五百余载 ,竟瓜剖而豆分³¹ 。

泽葵依井³² ,荒葛冒涂³³ 。坛罗虺蜺³⁴ ,阶斗麋鼯³⁵ 。木魅山鬼³⁶ ,野鼠城狐 ,风噪雨啸 ,昏见晨趋。饥鹰砺吻³⁷ ,寒鸱嚇雏³⁸ 。伏虺藏虎³⁹ ,乳血餐肤⁴⁰ 。崩榛塞路 ,峥嵘古馗⁴¹ 。白杨早落 ,寒草前衰。稜稜霜气⁴² ,蔌蔌风威⁴³ 。孤蓬自振⁴⁴ ,惊沙坐飞。灌莽杳而无际⁴⁵ ,丛薄纷其相依⁴⁶ 。通池既已夷⁴⁷ ,峻隅又已颓⁴⁸ 。直视千里外 ,唯见起黄埃。凝思寂听 ,心伤已摧。

若夫藻扃黼帐⁴⁹ ,歌堂舞阁之基 ,璇渊碧树⁵⁰ ,弋林钓渚之馆⁵¹ ;吴蔡齐秦之声⁵² ,鱼龙爵马之玩⁵³ ,皆薰歇烬灭 ,光沉响绝⁵⁴ 。东都妙姬 ,南国佳人 ,蕙心纨质 ,玉貌绛唇⁵⁵ ,莫不埋魂幽石 ,委骨穷尘⁵⁶ 。岂忆同辇之愉乐 ,离宫之苦辛哉⁵⁷ ?

天道如何? 吞恨者多。抽琴命操⁵⁸ ,为芜城之歌。歌曰:

边风急兮城上寒 ,井径灭兮丘陇残⁵⁹ 。千龄兮万代 ,共尽兮何言。

【注释】①洫逌(mí y) :地势相连渐平的样子。 ②苍梧 :汉代郡名 ,治今广西梧州。 涨海 :即南海。 ③紫塞 :指长城。《文选》李善注 :“崔豹《古今注》曰 :秦所筑长城 ,土皆色紫。汉塞亦然 ,故称紫塞。” 雁门 :秦代郡名 ,战国赵武灵王置 ,秦、西汉治所在善无(今山西右玉南)。以上两句谓广陵南北通极远之地。

④拖(duM) :拖引。 漕渠 :指古邗沟 ,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 ,自今江都西北至淮安。 ⑤轴 :车轴。 昆岗 :亦名阜岗、昆岗 ,广陵城在其上。 ⑥奥 :隐蔽深邃之地。 ⑦四会 :四通八达的大道。《尔雅·释宫》 :“五达谓之康 ,六达谓之庄。” ⑧辖(wèi) :车轴的顶端。挂辖 ,即车轴头互相碰撞。 ⑨驾 :陵 ,相迫。

⑩廛阓(chán hàn) :扑地 ,遍地是密匝匝的住宅。廛 ,市民居住的区域。阓 ,里门。扑地 ,即遍地。 ⑪歌吹 :歌唱及吹奏。 ⑫孳 :蕃殖。 货 :财货。 ⑬铲利 :开采取利。 铜山 :产铜的山。谓广陵有盐田铜山之利。 ⑭精妍 :指士卒训练

- 有素而装备精良。 ⑮侈: 佚, 超过。 ⑯佚: 超越。 ⑰划崇墉(yǒng): 建造高峻的城墙。划, 剖开。 ⑱剝(k)浚(jùn)洫(xù): 凿挖深沟。剝, 凿。浚, 深。洫, 沟渠。 ⑲“图修”句, 图谋长世和美好的天命。休, 美好。 ⑳板筑: 以两板相夹, 中间填土, 然后夯实的筑墙方法。此处指修建城墙。 雉堞: 女墙。城墙长三丈高一丈称一雉; 城上凹凸的墙垛称堞。 殷: 大, 盛。 ㉑井幹(hán): 原指井上的栏圈, 此谓筑楼时木柱木架交叉的样子。 烽: 烽火。 櫓: 望楼。 ㉒格: 格局, 这里指高度。 ㉓袤(mào)广: 南北间的宽度称袤, 东西的广度称广。 三坟: 说法不一。此似指《尚书·禹贡》所说兖州土黑坟, 青州土白坟, 徐州土赤埴坟。坟为“隆起”之意。土黏曰“埴”。以上三州与广陵相接。 ㉔岨(zú): 危险而高峻。 断岸: 陡削的河岸。 ㉕矗(chù): 耸立。此两句形容广陵城的高峻和平齐。 ㉖御冲: 防御持兵器冲进来的歹徒。《太平御览》卷一八三引《西京杂记》: “秦阿房宫以磁石为门, 怀刃入者辄止之。” ㉗赭(chǔ)红色。 飞文: 光彩相照。此谓墙上用红泥糊满光彩焕发。 ㉘基扃(jīng): 即城阙。扃, 门上的关键。 固护: 牢固。 ㉙万祀: 万年。 ㉚出入: 犹言经历。 三代: 指汉、魏、晋。 ㉛瓜剖、豆分: 以瓜之剖、豆之分, 喻广陵城崩裂毁坏。 ㉜泽葵: 莓苔一类植物。 ㉝葛: 蔓草, 善缠绕在其他植物上。 胃(guàn): 挂绕。涂: 即“途”。 ㉞坛: 堂中。 罗: 罗列, 布满。 虺(huī): 毒蛇。 蜮(yù): 相传能在水中含沙射人动物, 形似鳖。一名短狐。 ㉟麋(jī): 獐。似鹿而体形较小。 鼯(wú): 鼯鼠。长尾, 前后肢间有薄膜, 能飞, 昼伏夜出。 ㊱木魅: 木石所幻化的精怪。 ㊲砺: 磨。 吻: 嘴。 ㊳鸱(chī): 鸱: 即猫头鹰。 嚇: 怒叫声, 恐吓声。 ㊴虺: 猛兽。 ㊵乳血: 饮血。 肤: 食肉。 ㊶馗(kú): 同“逵”, 大路。 ㊷稜稜: 严寒的样子。 ㊸藋(sù): 藋: 风声劲急貌。 ㊹振: 拔; 飞。 ㊺灌莽: 草木丛生之地。 杳(yǎo): 幽远。 ㊻丛薄: 草木杂处。 ㊼通池: 城濠, 护城河。 夷: 填平。 ㊽峻隅: 城上高大的角楼。 ㊾藻扃: 彩绘的门户。 黼(fú)帐: 绣花帐。 ㊿璇渊: 玉池。 璇: 美玉。 ㊽弋(yì): 用系

着绳子的箭射鸟。 ⑤②吴、蔡、齐、秦之声 :谓各地聚集于此的音乐歌舞。 ⑤③鱼龙爵马 :古代杂技的名称。爵 ,通“雀”。

⑤④“皆薰”两句 :谓玉树池馆以及各种歌舞技艺 ,都毁损殆尽。薰 ,花草香气。 ⑤⑤委 :弃置。 穷 :尽。 ⑤⑦同辇 :古时帝王命后妃与之同车 ,以示宠爱。 离宫 :即长门宫 ,为失宠者所居。两句谓美人既无得宠之欢乐 ,亦无失宠之忧愁。 ⑤⑧抽 :取。 命操 :谱曲。 命 ,名。 操 ,琴曲之名。 ⑤⑨井径 :田间的小路。 丘陇 :坟墓。

登大雷岸与妹书

【解题】宋文帝永嘉十六年(公元439),临川王刘义庆出镇江州,引鲍照为佐吏。是年秋,鲍照从建康(今江苏南京)西行赶赴江州,至大雷岸(今安徽望江县附近)作此书致妹令晖。书中描绘了九江、庐山一带山容水貌和云霞夕晖、青霭紫霄的奇幻景色,表达了严霜悲风中去亲为客、苦于行役的凄怆心情,结尾转为对妹妹的叮嘱与关切,充满浓厚的抒情意味。色彩绚丽,写景如绘。鲍照的妹妹鲍令晖也善诗文。

我自从冒着寒雨出发,整天赶路的日子很少,加上秋天的雨水浩漫无边,山间溪水大量流入长江,逆流而上行驶在宽阔无边的江面,游历在险绝的山路,在栈道行进、星光下吃饭,歇宿在水边,结荷叶为屋。旅途行客备尝贫苦艰辛,水路的壮阔漫长,直到今天午饭时,才到达大雷岸。路途行程千里,日子超过了十天。凛冽的寒霜刺痛骨节,悲凉的秋风割人肌肤。离开亲人成为行客,心情是何等的凄怆!

这些天来,因为且行且宿,遍观河川陆地,聘目娱怀于清流中的洲渚,纵目远眺黄昏的景色,向东回顾有五洲之隔,向西眺望有九江之分。看地门的绝妙奇景,望天边的冉冉孤云。宏图大志,激发于心已经很久了!南面而望,重重的山峦呈现各种形状,负恃着气势互相比高,逶迤的山峦映含着鲜艳的朝霞、闪射着灿烂的阳光,高低错落,争高称雄,象凌跨田野的高高隆起的长陇,前后相连,绕天一周,横亘在大地上无穷无尽。东面则是砥石一样平坦的

原野 越远越低 无边无际。寒风中的蓬草在黄昏时卷起 高大的古树上与云齐。旋风四面而起 思念故巢的鸟成群而归。静听风声却又寂然无闻 极目凝视却一无所见。北面则陂塘横布 水泽相连。苧麻、蒿草积聚 菰米、芦苇丛生。栖息在水上的鸟 水中的鱼 智的吞吃愚的 大的捕捉小的 呼号噪叫、惊扰嘈杂 在水泽中纷纷攘攘。西面则是曲折的江水永远流淌 浩淼的水波与天相连。长流滔滔哪得穷尽？浩浩荡荡怎会枯竭！从古至今 行船前后相接。我的乡思全都溶入了波涛 悲怆填满了深潭丘壑。烟云飞归八极之外 最终化为天地间的尘埃。而江河奔腾汹涌 永远东流永无止歇。江河浩荡 知道它是什么原因呢！西南而望庐山 独立雄峙 更令人惊异。山脚压着大江的潮水 峰顶与星辰天汉相接。上面常常堆积着云霞 犹如雕锦繡采。夕晖映射出若木之花般的霞光 山岩与水泽的雾岚连成一片 闪烁着光辉散下绚烂的彩霞 赫赫的光焰把天空照得一片通红。两旁升腾的青霭 环绕着紫霄峰周围。由山岭而上 雾岚散尽的山顶闪射出一片金光。半山腰以下 纯是青苍的黛色。这雄伟的庐山确实可凭借天神的威力 镇守控制着湘江、汉水流域。至于小水汇入大水 迅疾地奔流激荡 山谷之间溪水喷射 象憋着怒气那样互相撞击 洄流奔涌 上尽于荻浦 下至猗洲 南面迫近于燕纆 北面穷极于雷淀 削长补短 水流可至数百里。翻腾的波浪碰到天穹 高高的浪灌进红日 吞进吐出百条河川 奔泻腾汇于千岩万壑。波上轻烟般的水雾凝聚而不流动 如华丽的金鼎中水在沸溢。细弱的岸草随水披靡 巨流渐渐迫近了田陇。巨流崩散 令人惊恐 象闪电般穿越、飞箭般迅疾。浪峰忽而聚起 跌碎 简直要把河岸冲走 使山岭颠覆。回进的飞沫高过山顶 奔腾的江涛扫空山谷。河边的捣衣石被撞得粉碎 曲折的河岸被冲刷成碎末飞落。抬头仰看天上的大火星 低头俯听水上的波声 恐惧得使人屏住了呼吸 急疾得使人魄悸而心惊。至于繁殖蕃衍的各种水生动物 大都有奇异的躯体 怪诞的外形 有江鹅、海鸭、鱼蛟、水虎之类 有豚首、象鼻、芒须、针尾之族 有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辈 有折甲、曲牙、逆鳞、返舌之属。遮掩在逐浪的沙滩上 躲避在长满荒草的洲渚边 浴沐在雨中 并迎着寒风 吞吐着水沫 梳理着毛羽。在夕阳就要西沉 晨雾即将弥漫 孤鹤在

寒风中悲鸣,游荡的鸿鹄在远处哀吟,砍柴取草的人发出一声声的叹息,船夫再次哭泣,游子的心实在非常悲怆忧愁,非言语所能表达。

风吹送着雷霆狂飚,夜间要提防前途。本月下弦前后,可望达到目的地。冷暖难以调适,你务必自己当心。早晚当心保重,不要为我挂念。恐怕你想知道我旅中近况,故且写下我的所见所感。途中匆匆草就,措辞达意恐或不周。

(张彦修)

吾自发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①,山溪猥至^②,渡泝无边^③,险径游历,栈石星饭^④,结荷水宿^⑤,旅客贫辛,波路壮阔^⑥,始以今日食时^⑦,仅及大雷。涂登千里^⑧,日逾十晨^⑨,严霜惨节,悲风断肌^⑩,去亲为客,如何如何!

向因涉顿,凭观川陆^⑪,邀神清渚,流睇方曛^⑫;东顾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⑬,窥地门之绝景^⑭,望天际之孤云。长图大念^⑮,隐心者久矣^⑯!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⑰,含霞饮景^⑱,参差代雄,凌跨长陇^⑲,前后相属,带天有匝^⑳,横地无穷^㉑。东则砥原远隰^㉒,亡端靡际^㉓。寒蓬夕卷^㉔,古树云平。旋风四起,思鸟群归。静听无闻,极视不见。北则陂池潜演^㉕,湖脉通连。芰蒿攸积^㉖,菰芦所繁^㉗。栖波之鸟,水化之虫,智吞愚,彊捕小^㉘,号噪惊聒^㉙,纷乎其中。西则回江永指^㉚,长波天合^㉛。滔滔何穷,漫漫安竭!创古迄今,舳舻相接^㉜。思尽波涛,悲满潭壑^㉝。烟归八表,终为野尘^㉞。而是注集,长写不测^㉟,修灵浩荡^㊱,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潮^㊲,峰与辰汉连接^㊳。上常积云霞,雕锦缟^㊴。若华夕曜^㊵,岩泽气通^㊶,传明散彩^㊷,赫似绛天^㊸。左右青霭^㊹,表里紫霄^㊺。从岭而上,气尽金光^㊻;半山以下,纯为黛色^㊼。信可以神居帝郊^㊽,镇控湘、汉者也。若涿涿所积^㊾,溪壑所射^㊿,鼓怒之所撞击^①,涌洑之所宕涤^②,则上穷荻浦^③,下至獐洲^④;南薄燕渚^⑤,北极雷淀^⑥,削长埤短^⑦,可数百里。其中腾波触天,高浪灌日^⑧,吞吐百川,写泄万壑。轻烟不流,华鼎振渚^⑨。弱草朱靡^⑩,洪涟陇蹙^⑪。散涣长惊^⑫,电透箭疾^⑬。穹溘崩聚^⑭,坻飞岭复^⑮。回沫冠山^⑯,奔涛空谷^⑰。碣石为之摧碎^⑱,碕岸为之赑落^⑲。仰视大火^⑳,俯听波声,愁魄胁息^㉑,心惊慄矣^㉒!至于繁化殊育^㉓,诡质怪章^㉔,则有江

鹅、海鸭、鱼蛟、水虎之类^⑤，豚首、象鼻、芒须、针尾之族^⑥，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俦^⑦，折甲、曲牙、逆鳞、返舌之属^⑧。掩沙涨^⑨，被草渚^⑩，浴雨排风，吹涝弄翮^⑪。夕景欲沈，晓雾将合，孤鹤寒啸^⑫，游鸿远吟，樵苏一叹^⑬。舟子再泣^⑭。诚足悲忧，不可说也。

风吹雷飙^⑮，夜戒前路^⑯。下弦内外^⑰，望达所届^⑱。寒暑难适，汝专自慎，夙夜戒护^⑲，勿我为念。恐欲知之，聊书所睹。临涂草蹙^⑳，辞意不周。

- 【注释】①秋潦 秋雨。 浩汗 浩浩无边的样子。 ②猥：多。猥至 指秋雨后山溪水多流入江。 ③泝(sù)：同“溯”，逆流而上。 ④栈石 指在险绝的山路上搭木为桥，即栈道。 ⑤结荷 结起荷叶为屋。 水宿 歇宿在水边。 ⑥波路 水路。 ⑦食时 即午饭时。《汉书·淮南王安传》：“(上)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⑧涂 道路。 ⑨逾 越过。 ⑩惨 疼痛，这里用作动词。 节 关节。 ⑪涉顿 徒步过水曰“涉”，住宿歇息称“顿”。 ⑫遨神 骋目娱怀。 清渚 清流中的洲渚。 流睇 转目斜视。 曛 黄昏。 ⑬五洲 长江中相连的五座洲渚。《水经注·江水》：“(秭县故城)城在山之阳，南对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为名。” 九派 指江州(今江西九江)所分的九条水。因称流经江州附近的长江。郭璞《江赋》：“流九派乎浔阳。” ⑭地门 即武关山。《河图括地象》云：“武关山为地门，上与天齐。” ⑮长图大念 即宏图大志。 ⑯隐心 动心。 ⑰负气 恃着气势。 ⑱含霞 映衬着鲜艳的朝霞。 饮景 闪烁着灿烂的阳光。景 太阳。 ⑲凌 逾越。 陇 田埂。 ⑳带 围起。 匝 环绕一周。 ㉑横地 指群山横亘大地。 ㉒砥 磨刀石。 隰(xí) 低下之地。 ㉓亡(wú) 通“无”。 靡 没有。 ㉔寒蓬夕卷 蓬草遇风则飞旋卷去。 ㉕陂(pí)池 水塘。 潜演 潜流。演 长长的水流。 ㉖苧(zhù)蒿 苧麻和蒿草。 攸积 所积。 ㉗菰(g) 俗称“茭白”。 ㉘彊 同“强”。 ㉙惊聒(guā) 惊扰嘈杂。 ㉚回江 曲折的江水。 永指 永远流向远方。 ㉛天合 与天相连。 ㉜舳舻(zhúlú) 船尾和船头。 ㉝壑 山谷。

- ③④八表：八方以外极远的地方。野尘：天地间的尘埃。《庄子·逍遥游》：“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③⑤写：同“泻”。
- ③⑥修灵浩荡《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修灵，指河神。
- ③⑦基：山基。 ③⑧辰汉：星辰天汉。 ③⑨雕锦缛：形容云霞的绮丽绚烂。
- ④⑩若华：若木之花。《淮南子·坠形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此指霞光。 ④⑪气通：雾岚连成一片。
- ④⑫传明：闪射光明。 ④⑬赫：火光红艳。 ④⑭绛：大红色。 ④⑮霭：烟气。 ④⑯紫霄：庐山山峰名。
- ④⑰气尽：烟岚散尽。 ④⑱黛色：青苍色。 ④⑲神居帝郊：神仙、天帝的居处。
- ④⑳澗(zhāng)：小水汇入大水。 洞：疾流。 ⑤①溪壑：山谷间溪水。 ⑤②豚(hu)：相击。 ⑤③洄(fú)洄流。 宕涤：摇荡，激荡。
- ⑤④荻浦：长满芦苇的水滨。 ⑤⑤猗(x)洲：野猪出没的荒洲。 ⑤⑥薄：迫近。縵，“派”的本字，水分流处。
- ⑤⑦淀：浅湖。 ⑤⑧削长埤(pí)短：意谓对众多河流湖泊加以水削长补短。埤，增益。 ⑤⑨高浪灌日：形容波浪翻腾之高。
- ⑤⑩湑(t)：水沸溢。 ⑥①朱：同“株”，株干。这里指草茎。 ⑥②靡：披靡，倒伏。 ⑥③蹙：迫近。指大水迫近田陇。
- ⑥④散涣：波浪崩散。涣，水盛貌。 ⑥⑤透、疾：均指迅速。 ⑥⑥穹溘(kè)：穹，高大。溘，水花。 ⑥⑦坻：河岸。复：倒复。
- ⑥⑧回沫：回进的水花飞沫。 冠山：谓水势逾山。 ⑥⑨空谷：扫空山谷。 ⑥⑩碣(zhān)石：河边的捣衣石。
- ⑥⑪碣(qí)岸：弯曲的河岸。 ⑥⑫縵(jí)落：变成碎末飞落。縵，切成细末的腌菜。
- ⑥⑬大火：星名。即心宿二。 ⑥⑭愁魄：因发愁而动魂魄。 ⑥⑮胁息：屏住呼吸。胁，通“翕”，敛缩。 ⑥⑯慄(piào)：迅速。
- ⑥⑰繁化殊育：指各种生物的繁殖蕃衍。 ⑥⑱诡质：奇异的躯体。 怪章：怪诞的外表。 ⑥⑲江鵩《本草》引《释名》：“鵩者浮水上，轻漾如鵩也，在海者名海鸥，在江者名江鸥，江夏人讹为江鵩也。” 海鸭《金楼子》：“海鸭大如常鸭，斑白文，亦谓之文鸭。” 鱼鮫《山海经》：“荆山，漳水出焉，东南流，注于睢。其中多鮫鱼。”注：“鮫，鲛鱼类也，皮有珠文而坚，尾长三四尺，末有毒，螫人。” 水虎《襄沔记》：“沔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甲如鳞鲤，秋曝沙上，膝头如虎掌爪，常没水，名曰水虎。”

环境烘托、情绪渲染、心理刻画等艺术方法,通过对征人、富豪、侠客、游宦、道士、情人别离的描写,生动地铺陈出各种别离之情状,写特定人物同中有异的别离之情;末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归结,在以悲为美的艺术境界中,概括出人类别离的共有感情。

最使人心神沮丧、失魂落魄的,莫过于别离。何况秦国、吴国相去极远,燕国、宋国相隔千里。有时春天的苔痕刚刚滋生,蓦然间秋风萧瑟而起。因此,游子离肠寸断,凄凉悱恻。风萧萧而发出奇异的声音,云漫漫而呈现出奇异的颜色。船在水边滞留不动,车在山道旁徘徊而不前,船桨迟缓怎能向前划动?征马凄凉地嘶鸣不息。盖住金杯吧,谁有心思喝酒?搁置琴瑟啊,泪水沾湿了车轼。居家的人怀着愁思而卧,恍然若有所失。明亮如璧的阳光渐渐地消失,月亮升起,清辉洒满了长廊。看到红兰缀含着秋露,又见青楸蒙上了飞霜。巡行层楼旧屋,空掩起寂寞的房门,抚弄锦帐,枉生清冷的悲凉。想必游子别离后梦中也徘徊不前,别后的魂魄正飞荡飘扬。

所以,离别虽是同一种意绪,具体情形却多种多样:

至于象高头骏马配着镶银的雕鞍,高大的红色轩车饰着彩绘的轮轴,设帐饯饮在东都门外,送别故旧于金谷名园。琴弦发出悲声啊箫鼓杂陈,燕赵悲歌啊令美人哀伤;明珠美玉啊艳丽于晚秋,绫罗纨绮啊娇媚于初春。歌声使驷马呆呆地仰头咀嚼,深渊的鱼儿也跃出水面聆听。分手之时,眼含泪水,孤单寂寞,黯然伤神。

又有自惭未报主人恩遇的剑客,志在报恩的少年侠士,如聂政击杀侠累、豫让行刺赵襄子,专诸刺杀吴王、荆轲行刺秦王,舍弃慈母娇妻的温情,离开自己的邦国故乡,哭泣流泪,与家人诀别,擦拭泪血,互相凝视。骑上征马就不再回头,只见路上的尘土不断扬起。正怀着感恩之情以一剑相报,非为换取声价于黄泉地底。钟磬震响,懦夫脸色陡变,亲人悲恸,尽哀而死。

或者边境发生了战争,挟弓带箭毅然去从军。辽河水一望无际,雁门山高耸入云。闺房里风和日暖,野陌上绿草如茵。旭日升天,而灿烂光明,露珠在地而绚丽多彩,照得红色的雾霭分外绚烂,映着草木的雾气烟霞弥漫。手攀着桃李枝条啊不忍诀别,为心爱

的丈夫送行啊泪水沾湿了衣裾。

至于一旦到达绝远的国度,哪里还有相见的日期。望着高大的树木,记下这故乡旧里,在北面的桥梁上诀别告辞。送行的人魂魄牵动,亲戚宾客啊落泪伤心。班荆而坐啊把怨情倾诉,只有杯酒可叙述心中的伤悲。正当秋天的大雁南飞之日,正是白色的霜露欲下之时,哀怨惆怅,在那远山的弯处,越走越远啊在那长长的河边。

又如郎君住在淄水西面,妾家住在黄河北岸。曾佩带琼玉一起浴沐着晨光,晚上一起坐在香烟袅袅的金炉旁。郎君做官啊一去千里,可怜妾如仙山琼草徒然芳菲。惭对深闺的琴瑟无心弹奏,重帷深掩遮暗了高阁上的流黄。春楼宇外关闭了青翠的苔色,秋天帷帐里笼罩着洁白的月光;夏天竹席清凉啊白日迟暮,冬天灯光昏暗啊黑夜漫长!为织锦中曲啊已流尽了泪水,回文诗成啊独自顾影悲伤。

或有华山石室中修行的道士,服用丹药以求成仙。术已很高妙而仍在修炼,道已至寂尚未得真。一心炼丹不问人间世事,炼丹于金鼎而意志正坚。想骑着黄鹤直上霄汉,欲乘上鸾鸟飞升青天。一刹那可游行万里,天上小别人间已是千年。唯有世间啊看重别离,虽已成仙与世人告别啊仍眷恋依依。

下界有男女歌咏“芍药”情诗;“佳人”恋歌。卫国桑中多情的少女,陈国上宫美貌的春娥。春草染成青翠的颜色,春水泛起碧绿的微波,送君送到南浦,如此哀愁情多!至于深秋的霜露象珍珠,秋夜的明月似玉珪,皎洁的月光照亮珍珠般的霜露,时光逝去又复来,与您分别,使我相思徘徊。

所以,尽管别离的双方并无一定,别离的原因也有种种不同,但有别离必有哀怨,有哀怨必然充塞于心中,使人意失神丧,精神创痛。虽有王褒、杨雄那样绝妙的辞赋,严安、徐乐精深的撰述,金马门前大批俊彦之士,兰台上许多文才杰出的人,辞赋如司马相如有“凌云之气”的美称,文章象骆爽有“雕龙”的名声,然而有谁能描摹出分离时瞬间的情状,抒写出永诀时难舍难分之情呢!

(张彦修)

黯黯销魂者^①，唯别而已矣。况秦吴兮绝国^②，复燕宋兮千里^③。或春苔兮始生，乍秋风兮颺起^④。是以行子肠断，百感悽惻。风萧萧而异响，云漫漫而奇色。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⑤，棹容与而诂前^⑥，马寒鸣而不息。掩金觞而谁御^⑦，横玉柱而沾轼^⑧。居人愁卧，恍若有亡^⑨。日下壁而沈彩^⑩，月上轩而飞光。见红兰之受露，望青楸之离霜^⑪。巡曾楹而空揜，抚锦幕而虚凉^⑫。知离梦之踟躅^⑬，离别魂之飞扬^⑭。

故别虽一绪，事乃万族^⑮：

至若龙马银鞍^⑯，朱轩绣轴^⑰，帐饮东都^⑱，送客金谷^⑲。琴羽张兮箫鼓陈^⑳，燕赵歌兮伤美人^㉑。珠与玉兮艳暮秋，罗与绮兮娇上春^㉒。惊驷马之仰秣^㉓，耸渊鱼之赤鳞^㉔。造分手而衔涕^㉕，感寂漠而伤神^㉖。

乃有剑客惭恩^㉗，少年报士^㉘，韩国赵厕^㉙，吴宫燕市^㉚，割慈忍爱，离邦去里，沥泣共诀^㉛，拭血相视^㉜。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方衔感于一剑^㉝，非买价于泉里^㉞。金石震而色变^㉟，骨肉悲而心死^㊱。

或乃边郡未和，负羽从军^㊲，辽水无极^㊳，雁山参云^㊴。闺中风暖，陌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㊵，露下地而腾文^㊶，镜朱尘之照烂^㊷，袭青气之烟煴。攀桃李兮不忍别，送爱子兮霏罗裙^㊸。

至如一赴绝国，诂相见期^㊹。视乔木兮故里^㊺，决北梁兮永辞^㊻。左右兮魂动，亲宾兮泪滋。可班荆兮赠恨^㊼，惟尊酒兮叙悲^㊽。值秋雁兮飞日，当白露兮下时。怨复怨兮远山曲，去复去兮长河湄^㊾。

又若君居淄右^㊿，妾家河阳^㊽。同琼珮之晨照^㊾，共金炉之夕香^㊿。君结绶兮千里^㊽，惜瑶草之徒芳^㊾。惭幽闺之琴瑟，晦高台之流黄^㊿。春宫闕此青苔色^㊽，冬缸凝兮夜何长^㊾！织锦曲兮泣已尽，回文诗兮影独伤^㊿。

傥有华阴上士^㊽，服食还山^㊾。术既妙而犹学，道已寂而未传^㊿。守丹灶而不顾^㊽，炼金鼎而方坚^㊾。驾鹤上汉，骖鸾腾天^㊿，暂游万里，少别千年^㊽。惟世间兮重别，谢主人兮依然^㊿。

下有芍药之诗^㊽，佳人之歌^㊾。桑中卫女，上宫陈娥^㊿。春草碧色，春水绿波^㊽，送君南浦^㊾，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

珪⁷⁵ ,明月白露 ,光阴往来 ,与子之别 ,思心徘徊。

是以别方不定⁷⁶ ,别理千名⁷⁷ ,有别必怨 ,有怨必盈⁷⁸ ,使人意夺神骇 ,心折骨惊⁷⁹ 。虽渊云之墨妙⁸⁰ ,严乐之笔精⁸¹ ,金闺之诸彦⁸² ,兰台之群英⁸³ ,赋有凌云之称⁸⁴ ,辩有雕龙之声⁸⁵ ,谁能摹暂离之状 ,写永诀之情者乎 !

【注释】①黯然 心神沮丧 ,形容惨戚之状。 销魂 :即丧魂落魄。

②秦吴 :古国名。秦都咸阳 ,在今陕西、甘肃一带。吴都苏州 ,在今江苏、浙江一带。 绝国 :相隔极远的邦国。 ③燕宋 :古国名。燕都蓟(今北京市南) ,在今河北北京一带。宋都商丘 ,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一带。

④暂 :同“ 暂 ”。 ⑤逶迟 徘徊不行的样子。 ⑥棹(zhào) :船桨 ,这里代指船。

容与 缓慢荡漾不前的样子。 诒前 滞留不前。 ⑦掩 覆盖。

觥(sh ng) 酒杯。 御 进用。 ⑧横 横持 ;阁置。 玉柱 :琴瑟上的系弦之木 ,这里指琴。 轼 :车前的横木。 ⑨怫(hu ng) :丧神失意的样子。

⑩沈彩 :日光西沉。沈 ,同“ 沉 ”。

⑪楸(qi) 落叶乔木。枝干端直 ,高达三十米 ,古人多植于道旁。 离 :即“ 罹 ” ,遭受。 ⑫曾楹 :高高的楼房。曾 ,同“ 层 ”。

楹 ,屋前的柱子 ,此指房屋。 揜(y n) :同“ 掩 ”。 锦幕 :锦织的帐幕。 ⑬踟蹰(zhízhú) :徘徊不前的样子。 ⑭意 :同“ 臆 ” ,料想。 飞扬 :飞散而无着落。 ⑮万族 :不同的种类。 ⑯

龙马 :马八尺以称“ 龙马 ”。 ⑰朱轩 :贵者所乘之车。 绣轴 :绘有彩饰的车轴。此形容车驾之华贵。 ⑱帐饮 :古人设帷帐于郊外以饯行。 东都 指东都门 ,长安城门名。《汉书·疏广传》 ,

“ 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帐东都门 ,送者车数百辆 ,辞决而去。” ⑲金谷 :晋石崇在洛阳西北金谷所造金谷园。史载石崇拜太仆 ,出为征虏将军 ,送者倾都 ,曾帐饮于金谷园。 ⑳羽 :五音之一 ,声最细切 ,宜于表现悲戚之情。 琴羽 :指琴中弹奏出羽声。 张 :调弦。 ㉑燕赵 :《古诗》 :“ 燕赵多佳人 ,美者颜如玉 ”。

㉒上春 :即初春。 ㉓驷马 :四匹马拉的车称驷 ,马称驷马。 仰秣(m) :抬起头吃草。《淮南子·说山训》 :“ 伯牙鼓琴 ,驷马仰秣。”原形容琴声美妙动听 ,此反其意。 ㉔耸 :因

惊动而跃起。 鳞 指渊中之鱼。《韩诗外传》：“昔者瓠巴鼓瑟而潜鱼出听。” ②⑤造：等到。 衔涕：含泪。 ②⑥寂漠：即“寂寞”。

②⑦惭恩：自惭于未报主人知遇之恩。 ②⑧报士：心怀报恩之念的侠士。

②⑨韩国：指战国侠士聂政为韩国严仲子报仇，刺杀韩相侠累一事。 赵厕：战国初期，侠士豫让因主人智氏为赵襄子所灭，乃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挟匕首欲刺杀赵襄子。

③⑩吴宫：指春秋时专诸置匕首于鱼腹，在宴席间为公子光刺杀吴王僚一事。 燕市：指荆轲与朋友高渐离等饮于燕国街市，因感燕太子恩遇，藏匕首于地图中，至秦献图刺秦王嬴政未成，被杀。高渐离为了替荆轲报仇，又一次入秦谋杀秦王事。 ③⑪沥泣：洒泪哭泣。

③⑫攬(w n)：擦拭。 攬血：言泣泪以尽继之以血。

③⑬衔感：怀恩感遇。 衔：怀。 ③⑭买价：指以生命换取金钱。

泉里：黄泉。 ③⑮金石震：钟、磬等乐器齐鸣。《燕丹子》：“荆轲与武阳入秦，秦王陛戟而见燕使，鼓钟并发，群臣皆呼万岁，武阳大恐，面如死灰色。” ③⑯“骨肉”句：《史记·刺客列传》载，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后，屠肠毁容自杀，以免牵累亲人。被暴尸于市，悬赏千金，其姐聂嫈为扬其弟义举，伏尸而哭，自杀于其旁。骨肉：指死者亲人。

③⑰负羽：挟带弓箭。 ③⑱辽水：辽河。在今辽宁省西部，流经营口入海。 ③⑲雁山：雁门山。在今山西原平县西北。

④⑰耀景：闪烁光芒。 ④⑱腾文：指露水在阳光下反射出绚烂的色彩。 ④⑲镜：照。 朱尘：红色的尘霭。 照烂：鲜明绚烂之色。

④⑲袭：扑入。 青气：指草木上腾起的烟霭。 烟煨(y n y n)：同“氤氲”。云气笼罩弥漫的样子。 ④⑳爱子：爱人，指征夫。

④㉑诘：岂有。 ④㉒乔木：高大的树木。 ④㉓“决北”句：语出《楚辞·九怀》。 ④㉔班：铺设。 荆：树枝条。《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国伍举与声子相善。伍举将奔晋，遇声子于郑郊。“班荆相与食，而言复故。”后遂以“班荆道故”喻亲旧惜别之悲痛。

④㉕尊：同“樽”，酒器。 ④㉖湄：水边。 ④㉗溜右：溜水西面，在今山东境内。 ④㉘河阳：黄河北岸。 ④㉙琼珮：琼玉之类佩饰。

④㉚“共金炉”句：回忆昔日朝夕共处的爱情生活。 ④㉛绶：系官印的丝带。 结绶：谓出仕做官。 ④㉜瑶草：仙山中的芳草。此喻闺中少妇。徒芳，喻虚度青春。

④㉝

晦：昏暗不明。 流黄：黄色丝绢，此指黄绢做成的帷幕。 ⑤⑧
 春宫：指闺房。 闕(bì)，关闭。 ⑤⑨簟(diàn)：竹席。 ⑥⑩缸(gāng)：灯。 ⑥⑪“织锦”二句《璇玑图序》：“前秦苻坚时，窦滔镇襄阳，携宠姬赵阳台之任，断妻苏惠音问。蕙因织锦为回文，五彩相宣，纵横八寸，题诗二十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名曰《璇玑图》以寄滔。”一说窦滔被徙沙漠，妻苏惠遂织锦为回文诗寄赠，事见《晋书·列女传》。此以写游宦别离和闺中思妇的恋念。 ⑥⑫华阴：即华山。 上士：道士；求仙的人。 ⑥⑬服食：道家以为服食丹药可以长生不老。 还山：即成仙，一作“还仙”。 ⑥⑭寂：进入微妙之境。 ⑥⑮丹灶：炼丹炉。 不顾：不顾问尘俗之事。 ⑥⑯炼金鼎：在金鼎里炼丹。 ⑥⑰驂(cān)：古称驾车马匹中处于两边分侧之马为驂马，后车以喻驾因。 鸾，古代神话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 ⑥⑱少别：小别 ⑥⑲谢：告辞。告别。 ⑦⑰下：下土。与“上土”相对。 芍药之诗：《诗经·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⑦⑲佳人之歌：指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⑦⑲桑中：卫国地名。 上宫：陈国地名。 卫女、陈娥：均指恋爱中的少女。《诗经·邶风·桑中》：“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 ⑦⑲淪(lù)波：清澈的水波。 ⑦⑲南浦：《楚辞·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后以“南浦”泛指送别之地。 ⑦⑲珪(guī)：圆形美玉。 ⑦⑲别方：别离的双方。 ⑦⑲名：种类。 ⑦⑲盈：充盈。 ⑦⑲折、惊：均言创痛之深。 ⑦⑲渊：王褒，字子渊。 云：扬雄字子云。二人都是汉代著名的辞赋家。 ⑦⑲严：严安。 乐：徐乐。二人为汉代著名文章家。 ⑦⑲金闺：指汉代长安金马门。汉官署名。才识之士皆待诏于此。 彦：有学识才干的人。 ⑦⑲兰台：汉代宫廷藏书处。 ⑦⑲凌云《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作《大人赋》，汉武帝誉之为“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 ⑦⑲雕龙：《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驺奭作文，善闢辩。故齐人称为“雕龙奭”。

陶弘景

陶弘景(452—536),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江宁)人。幼有异慧,年四五岁即以荻笔划灰学书,读书万余卷。未弱冠,齐高帝作相,即引为诸王侍读,官奉朝请。后隐居句容句曲山,自号华阳陶隐居。因梁武帝早年与之游,即位后,逢有朝廷吉凶征讨大事,常前去征询他的意见,时人称为“山中宰相”。好神仙之术,爱山水。谥贞白先生。著作甚多,大都亡佚,明张溥辑有《陶隐居集》。

答谢中书书

【解题】谢中书,名谢微,字元度,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豫章王记室,因曾任中书鸿胪,故称“谢中书”。本文以山川之昏晓、四时之变化,描绘了江南自然山水之美。笔致清新隽永,宛如清丽的山水画屏。

山水中所包蕴的美,自古以来人们经常谈论。高高的山峰直插云天,清清的流水明澈见底。两岸石壁之上,五色缤纷,交相辉映。那青翠的林木,碧绿的修竹,一年四季都可以见到。晓雾将要消散的时候,猿猴和百鸟的啼叫声交织成一片;夕阳即将坠落之际,潜游水中的鱼竞相腾跃。这实在是人世间的仙境,自从谢灵运以后,就再也没有能欣赏这奇妙山水的人了。

(张彦修)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①,沈鳞竞跃^②,实是欲界之仙都^③,自康乐以来^④,未复有能与其奇者^⑤。

【注释】①颓:坠落。②沈鳞:潜游水中的鱼。沈,同“沉”。③欲界:佛教中三界之一。即指人间。三界为:欲界(淫欲、食欲)、色界(有形色之好和物质牵挂)、无色界(摆脱一切形色、物质羁绊)。欲界之仙都,即人间仙境之意。④康乐:谢灵运。袭封康乐公,性耽山水,故云。⑤与:参与。这里指

欣赏。

丘 迟

丘迟(公元464—508),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人。八岁能属文。初仕齐,以秀才迁殿中郎;入梁后,以文才为武帝所重,官至永嘉太守、司空从事中郎。梁武帝著连珠,诏群臣继作者数十人,以丘迟文最美。明张溥辑有《丘司空集》。

与陈伯之书

【解题】陈伯之,睢陵(今江苏睢宁)人。梁时为江州刺史,封丰城县公。梁天监元年(502)率部投降北魏,为平南将军,都督淮南诸军事。天监四年(505),梁武帝命临川王萧宏率军北征,陈伯之领兵对抗。萧宏命记室丘迟作此书私劝陈伯之归降。这封信从南北战场的形势,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个人的前途和他目前危险处境等方面着笔,不仅晓以利害大义,更以江南的美景和浓郁的乡情引动对方故国之思,文辞委曲婉转,声情并茂。其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已成为描写江南景色的名句。史载陈伯之于第二年三月在寿阳(今安徽寿县)率八千士兵降梁。此信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丘迟叩拜陈将军足下,知道您近来康健,不胜欣喜!将军勇冠三军,才能杰出当世,鄙弃燕雀俗小的胸襟,企慕鸿鹄高飞的志向。过去曾顺应时机而通变,遇到英明的君主,建立了功勋事业,得以封爵称孤,乘坐精致华丽的车舆,在广阔的地域中持旄节而统制一方,这是何等壮观啊!怎么一下子成了奔逃亡命的虏寇,听到响箭就大腿发抖,对着毡帐弯腰屈膝,这又是何等卑劣啊!

推寻您离开梁朝投奔北魏之时,并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沒有在自己的内心反复审察考虑,又听信了外面流传的谣言,一时迷惑错乱,以至于到了这个地步。当今圣朝对臣下赦免其罪而责其建功立业,不计较过失而加以任用,以赤诚之心待天下之人,使一切怀疑动摇的人都安定下来。这一切都为将军所熟知,不需要我

一一细述了。当年朱鲋虽曾杀了光武帝的哥哥,张绣也杀死了曹操的爱子,但汉光武帝并不因之而疑忌朱鲋,曹操对再次归降的张绣还象过去一样。何况将军并无朱、张之罪,而以功勋见重于当世。迷失道路而能知返,这是往哲先贤们所赞许的,迷途不远而归,更为古代的典籍所褒扬。当今皇帝轻于刑法而重施恩惠,法网宽松到可以漏掉吞舟的大鱼,将军在梁地的祖坟仍然完好,亲戚安居乐业,住宅未曾被毁,爱妾仍然健在。您心里可要好好想一想,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当今梁朝的功臣名将,各有封赏任命,位置高下井然有序。腰系紫绶丝带,掌管金印,参预筹划军国大计,坐轻车而竖旄节,身负保卫边疆的重任。并且杀白马郑重立约:功臣名将的爵位可以传给子孙。唯有将军您厚颜偷生,为拓跋族的头目奔走效劳,难道不感到可悲吗?像南燕慕容超那样强大,最终被解送建康刑场斩首;像后秦姚泓那样强盛,最后也在长安反缚出降。由此可见,虽天地之间霜露均布,却不养育异类;北方中原一带为周汉故土,容不得杂种。北魏假称帝号,窃取中原已有多年,积恶多端,灾祸满盈,理应溃败灭亡。更何况北魏统治集团昏瞶狡诈,自相残杀,内部分崩离析,各存二心,相互猜忌,马上就要受缚至京城蛮邸,悬首级于藁街,而将军却如鱼游于烧沸水的釜鼎之中,像燕子筑窝巢于飞动摇荡的帐幕之上,不是太令人迷惑不解了吗?

暮春三月之时,江南碧草丰茂,各式各样的杂花开满树丛,群莺穿梭飞忙。看到故国军队的旗鼓,回望起往日的生活,持弓登城以望远之际,怎不令人黯然伤情!正因为如此,廉颇才渴望重为赵将,吴起临别西河才掩泪悲伤。这是人之常情,难道唯独将军没有这种感情吗?

希望您尽早作出妥善安排,自己争取幸福的前途。当今皇帝十分英明,天下百姓安居乐业,西王母献来玉环,肃慎氏贡来楛矢。夜郎、滇池诸国,解其发辫而请求封职。朝鲜和昌蒲海,叩头归服而接受教化。唯有北魏野心勃勃,倔强于沙漠边塞之间,企图苟延岁月。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德行彰明而且是皇帝至亲,主持这次北伐的军机重任,前来慰问洛水隈曲处的百姓,讨伐秦中的逆贼,您若犹豫因循而不知改过,可要好好考虑我这番话。聊且以此书

表达往日的情谊,希望您详加省察。丘迟叩拜。

(张彦修)

迟顿首陈将军足下^①。无恙^②。幸甚。幸甚！将军勇冠三军^③，才为世出^④，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以高翔^⑤。昔因机变化，遭遇时主^⑥，立功立事，开国称孤^⑦。朱轮华毂^⑧，拥旄万里^⑨，何其壮也！如何一旦为奔亡之虏，闻鸣镝而股战^⑩，对穹庐以屈膝^⑪，又何劣邪！

寻君去就之际^⑫，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审诸己^⑬，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于此。圣朝赦罪责功^⑭，弃瑕录用^⑮，推赤心于天下，安反侧于万物^⑯。将军之所知，不假仆一二谈也^⑰。朱鲔涉血于友于^⑱，张绣割刃于爱子^⑲，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况将军无昔人之罪，而勋重于当世！迷途知返，往哲是与^⑳；不远而复^㉑，先典攸高^㉒。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㉓；将军松柏不剪^㉔，亲戚安居，高台未倾^㉕，爱妾尚在，悠悠尔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将，雁行有序^㉖，佩紫怀黄^㉗，赞帷幄之谋^㉘，乘轺建节^㉙，奉疆场之任^㉚，并刑马作誓^㉛，传之子孙^㉜。将军独覩颜借命^㉝，驱驰毡裘之长^㉞，宁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强^㉟，身送东市^㊱；姚泓之盛^㊲，面缚西都^㊳。故知霜露所均^㊴，不育异类^㊵；姬汉旧邦^㊶，无取杂种^㊷。北虏僭盗中原^㊸，多历年所^㊹，恶积祸盈，理至燹烂^㊺。况伪孽昏狡^㊻，自相夷戮^㊼，部落携离^㊽，酋豪猜贰^㊾。方当系颈蛮邸^㊿，悬首藁街[㋀]，而将军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悵[㋂]！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当今皇帝盛明，天下安乐。白环西献[㋆]，楛矢东来[㋇]；夜郎滇池[㋈]，解辫请职[㋉]；朝鲜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间，欲延岁月之命耳[㋌]！中军临川殿下[㋍]，明德茂亲[㋎]，总兹戎重[㋏]，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仆言。聊布往怀[㋓]，君其详之。丘迟顿首。

【注释】①顿首：叩拜。 足下：书信中对对方的尊称。

②无恙 恙 病 忧。 ③“将军”句：李陵《答苏武书》：“陵先将军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 ④才为世出：苏武《报李陵书》：“每念足下才为世生，器为时出。” ⑤“弃燕”二句：《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⑥“昔因”二句：指陈伯之弃齐归梁，受梁武帝赏爱器重。 ⑦“立功”二句：《梁书·陈伯之传》：“力战有功”；“进号征南将军，封丰城县公，邑二千户。” 开国：梁时封爵，皆冠以开国之号。孤，王侯自称。此指受封爵事。 ⑧轂(g)：车轮中心的圆木，此指代车舆。 ⑨旄：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子。此指旄节。拥旄，古代高级武将持节统制一方之谓。 ⑩鸣镝：响箭。股战：大腿颤抖。 ⑪穹庐：少数民族居住的毡帐。这里代指北魏政权。

⑫去就：指陈伯之弃梁投降北魏事。 ⑬内审：内心反复考虑。 ⑭赦罪责功：赦免罪过而求其建立功业。 ⑮瑕：玉的斑点，此指过失。弃瑕，不计较过失。 ⑯“推赤”二句：《后汉书·光武帝纪》：“降者更相语曰：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又：汉兵诛王郎，得吏人与郎交关谤毁者数千章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反侧子，指心怀鬼胎，疑惧不安的人。

⑰不假：不借助，不需要。 ⑱“朱鲋”句：朱鲋(wú)，王莽末年绿林军将领，曾劝刘玄杀死光武帝之兄刘伯升。光武攻洛阳，朱鲋拒守，光武遣岑彭前去劝降，朱鲋乃降。 涉血：同“喋血”，谓杀人多流血满地，脚履血而行。 友于：即兄弟。《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此指刘伯升。 ⑲“张绣”句：《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建安二年，公到宛。张绣降，既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建安四年“冬十一月，张绣率众降，封列侯。” 剽(zì)刃：用刀刺入人体。 ⑳往哲：以往的贤哲。与，赞同。 ㉑不远而复：迷途不远而返回。《易·复卦》：“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㉒先典：古代典籍，指《易经》。

攸高：嘉许。 ㉓“主上”二句：桓宽《盐铁论·刑德》：“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网漏吞舟之鱼。” ㉔松柏：古人常在坟墓边植以松柏，这里指陈伯之祖先的坟墓。不剪：未曾受到毁坏。 ㉕“高台”句：桓谭《新论》：雍门周说孟尝君曰：“千秋万岁后，高台既已倾，曲池又已平。”此指陈伯之在梁

的房舍住宅未被焚毁。 ②⑥雁行 :大雁飞行的行列 ,此喻尊卑排列次序。

②⑦紫 :紫绶 ,系官印的丝带。 黄 :黄金印。 ②⑧

赞 :佐助。 帷幄 :军中的帐幕。 ②⑨轺(y o) :用两匹马拉的

轻车 ,此指使节乘坐之车。 建节 :将皇帝赐予的符节插立车上。

③⑩疆埸(yì) :边境。 ③⑪刑马 :杀马。古代有事结盟 ,杀马

歃血 ,立誓为信。《战国策·齐策》三 :“且臣闻齐、卫先君 ,刑马压

羊 ,盟曰 :‘齐、卫后世无相攻伐 ,有相攻伐者 ,令其命如此。’” ③⑫

传之子孙 :指功臣名将的爵位可传之子孙。 ③⑬颡(mǐ n) :厚

着脸。 ③⑭毡裘 :以毛织制之衣 ,北方少数民族服装 ,这里指代

北魏。长 ,头目。这里指拓跋族北魏君长。 ③⑮慕容超 :南燕君

主。晋末宋初曾骚扰淮北 ,刘裕北伐灭南燕 ,将他擒获 ,解至南京

斩首。 ③⑯东市 :汉代长安处决犯人的地方。后泛指刑场。

③⑰姚泓 :后秦君王。刘裕北伐破长安 ,姚泓出降。 ③⑱面缚 :

面朝前 ,双手反缚于后。西都 ,指长安。 ③⑲霜露所均 :霜露所

及之处 ,即天地之间。 ④①异类 :古代汉族对少数民族带侮辱性

的称呼。 ④②姬汉 :汉族。周族为姬姓。 旧邦 :指中原故土。

④③杂种 :古代汉族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侮辱性称呼。 ④④北

虏 :指北魏。 僭(jiàn) :假冒帝号。 ④⑤“多历”句 :拓跋珪

386 年建立北魏 ,至 505 年已一百余年。 年所 :年代。 ④⑥焦

烂 :溃败灭亡。焦 ,通“焦”。 ④⑦伪孽(niè) :指北魏统治集团。

昏狡 :昏聩狡诈。 ④⑧自相夷戮 :指北魏内部的自相残杀。

501 年 ,宣武帝的叔父咸阳王元禧谋反被杀。504 年 ,北海王元祥

也因起兵作乱被囚禁而死。 ④⑨携离 :四分五裂。携 ,离。

④⑩酋豪 :部落酋长。 猜贰 :猜忌别人有二心。 ④⑪蛮邸 :外族

首领居住的地方。 ④⑫“而将军”二句 :《文选》李善注引袁崧

《后汉书》载朱穆上疏曰 :“养鱼沸鼎之中 ,栖鸟烈火之上 ,用之不

时 ,必也焦烂。” 飞幕 :动荡的帐幕 ,此喻陈伯之处境之危险。

④⑬“见故国”四句 :语出李善注引袁晔《后汉记·汉献帝春秋》臧

洪报袁绍书 :“每登城勒兵 ,望主人之旗鼓 ,感故交之绸缪 ,扶弦搦

矢 ,不觉涕流之复面也。” 陴(pí) :城上女墙。 怆怆 :悲伤。

④⑭“所以”句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廉颇居梁久之 ,魏不能

信用。赵以数困于秦兵 ,赵王思复得廉颇 ,廉颇亦思复用于赵。”

⑤⑤“吴子”句《吕氏春秋·观表》载,吴起为魏国守西河(今陕西北部地区)。魏武侯听信谗言,使人召回吴起。吴起预料西河必为秦所夺取,故车至于岸门,望西河而泣。后西河果为秦所得。

⑤⑥励:勉励,引申为作出。良规:妥善的安排。⑤⑦白环西献:《文选》李善注引《世本》:“舜时,西王母献白环及珮。”

⑤⑧楛(hù)矢:用楛木做的箭头。《孔子家语》载:“武王克商”;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肃慎氏,东北的少数民族。⑤⑨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滇池:今云南昆明附近。均为汉代西南方国名。

⑥⑩解辫请职:解开盘结的发辫,请求封职。即表示愿意归顺。《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皆编发,随畜迁徙。”⑥⑪昌海:指昌蒲海,即今新疆罗布泊。

⑥⑫蹶角:以额角叩地。受化:接受教化。⑥⑬掘强:即倔强。⑥⑭中军临川殿下:指萧宏。时临川王萧宏任中军将军。殿下,对王侯的尊称。

⑥⑮茂亲:至亲。指萧宏为梁武帝之弟。⑥⑯戎重:军事重任。⑥⑰吊民:慰问老百姓。涔(ruì):水流隈曲处。洛涔:洛水汇入黄河的洛阳、巩县一带。

⑥⑱秦中:指今陕西中部地区。⑥⑲遂:因循。

⑦⑰聊布:聊且陈述。往怀:往日的友情。

吴 均

吴均(469—520),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家世寒贱,好学有俊才,为沈约所称赏。南朝梁时官至奉朝请。因私撰《齐春秋》免官,后奉诏撰《通史》,未成而卒。所作诗文,多描绘山水景物,文辞清拔,格调隽永。时人仿效之,号“吴均体”。所著《后汉书注》、《齐春秋》、《庙记》等均已散佚,今传《续齐谐记》一卷,明张溥辑有《吴朝请集》。

与宋元思书

【解题】本篇以书信短札的形式,描写了富阳至桐庐一百里中秀丽的山水景物。骈散相间,清新隽永,历历如绘,是六朝山水小品中的佳作。

风尘烟霭全部散尽,天空与山峰同样清澈。船随着江流飘浮荡漾,任凭它或东或西。从富阳到桐庐,一百多里的水路,山水奇异,天下独一无二。江水全部呈现出一片青苍之色,千丈之深也能见到水底。游动的鱼和细细的卵石,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湍急的流水快于飞箭,汹涌的江浪势如奔马。两岸夹峙的高山上,生长着耐寒常青的树木。山形恃地势争着向上,互相比高比远,争着向高处笔直地指向天空,形成千百座峰峦。泉水冲击着石头,发出泠泠的声响;鸟儿彼此和鸣,织成谐美的旋律。蝉儿则无休止地鸣叫不停,猿猴则千百遍地啼叫不绝。在仕途上鹰一般冲天直上的人,望一眼这么美的峰峦,就会平息热衷名利的心;整天忙于筹划治理世俗事务的人,看一看如此幽美的山谷,就会流连忘返。横斜的树枝遮蔽天日,即使白天也像黄昏那样阴暗,稀疏的枝条交相掩映,有时也会漏下一些光斑。

(秦亮)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①,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②,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③,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④;好鸟相鸣,嚤嚤成韵^⑤。蝉则千转不穷^⑥,猿则百叫无绝。鸢飞唳天者^⑦,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⑧,窥谷忘返。横柯上蔽^⑨,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注解】①富阳:今浙江富阳。桐庐:今浙江桐庐,两县相隔百余里,均在富春江边。②缥(pi o)碧:青苍色。③互相轩邈:即互相比高比远。轩,高。邈,远。④泠泠:流水清脆声。⑤嚤嚤:鸟鸣声。⑥转:通“啭”。原指鸟婉转地啼鸣,此指蝉鸣。⑦鸢飞唳(lì)天者《诗经·大雅·旱麓》:“鸢飞唳天,鱼跃于渊。”鸢,鸢鹰。唳,至。此喻在仕途上飞黄腾达追求功名的人。⑧经纶:原指整理丝缕。引申为筹划、治理之意。⑨柯:树枝。

酈道元

酈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涿(今河北涿州)人。青少年时代在青州度过。北魏孝文帝太和中,官尚书祠部郎中、尚书主客郎中、治书侍御史。宣武帝朝,历仕冀中镇东府长史、颍川太守、鲁阳太守。延昌四年(515),因教训罢官。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复出,授河南尹。孝昌二年(526)为御史中尉,执法严峻,结怨于汝南王元悦。次年,雍州刺史萧宝夤反,元悦借故举道元为关右大使,卒被执,遇害于阴盘驿亭。酈道元好学博览,著有《水经注》四十卷。尚有《本志》十三篇及《七聘》诸文,今皆亡佚。

《水经》是魏晋时人所著(旧题汉桑钦撰)的一部记载全国水道的地理书。酈道元博采汉魏以来文献碑刻,考证经文正误,叙述了一千多条水道的源流经历、山川名胜,引用典籍多至四百三十七种,极大地丰富了原书。《水经注》虽属于地理著作,但描写委婉曲折,文字峻洁明丽,文学上也有较高成就。

三 峡(节选)

【解题】本文节选自《水经注·江水》,先点明地点和范围,接写巍峨绵亘、隔江对峙的三峡总貌,重点在山。然后分用三小节描写夏季、冬春和秋季的景色,刻意写水。动静相生,笔依物转,情随景迁,语言精练,富有传神的力量。

在三峡的七百里中,两岸山连着山,几乎没有一点中断的地方。重重叠叠的山岩峰峦,像屏障似地遮蔽了天空,挡住了日光。如果不是正午和半夜,就看不到太阳和月亮。到了夏季发大水,江水漫上两岸的山陵,上行、下行的船只都被阻绝了。有时皇帝有诏命必须火速传达,早晨从白帝城动身,傍晚就到了江陵,这中间有一千二百里的路程,即使骑上奔驰的骏马,驾着长风,也没有如此迅速。春冬季节,雪白的急流,回旋着清波,碧绿的深潭,倒映着两岸山色。极为陡峭的山峰上,生长着许多姿态奇特的柏树。大小瀑布,飞流冲荡。江水清澈,树木繁盛,群山高峻,绿草丰茂,实在很有趣味。每逢雨后初晴或霜天清晨,树林山涧冷落萧索,常有猿猴在高外长声鸣叫,声音连续不断,异常凄厉。空旷的山谷中传来猿啼的回声,很长时间才消失。所以打鱼的人唱道:“巴东三峡

巫峡长 猿鸣三声泪沾裳。”

(秦亮)

自三峡七百里中^①,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泝阻绝^②。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③,暮到江陵^④,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⑤,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⑥,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⑦,猿鸣三声泪沾裳。”

【注释】①三峡:瞿塘峡、巫峡、西陵峡的总称。②沿泝(sù 泝):顺流而下曰沿,逆流而上为泝。③白帝:白帝城,在今四川奉节东。④江陵:今湖北江陵。⑤湍(tuān):急流的水。⑥绝巘(yǎn):极高的山峰。⑦巴东:指今四川云阳、奉节、巫山一带。

颜之推

颜之推(531—?)北朝琅邪临沂人,字介。祖父见远,父协,世善《周礼》和《左传》之学。颜之推早传家业,博览群书。好饮酒,不修边幅。初仕梁为湘东王参军,后投北齐,领中书舍人。善于文学。北齐亡,入北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招为文学,深见礼重。卒年不详。有文集三十卷《家训》二十篇,并行于世。《北齐书》、《北史》皆有传。

涉 务

【解题】这篇文章选自《颜氏家训》。《颜氏家训》上下两卷,始作于北齐,成书于隋。有二十篇文章,《涉务篇》是第十一篇。此书叙述作者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事物的看法,以及立身处世之道,以作为子弟的生活准则的。此外兼及字画音训,考正典故,品第文艺,内容多可取。作者生当南北朝的混乱时期,曾在梁、北齐、北周及隋朝作官,生活上经历了不少变故,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接近

实际,了解生活,所以此书内容丰富,文笔朴实,恳切动人。

《涉务篇》的“涉”,是“接触”或“从事”;“务”是“实际事务”。作者在这篇文章里主张,人应该有应世经务之才,重视务本,否则像南朝士大夫那样,养尊处优,虚浮柔弱,一定不能自存。作者这种见解,在当时重门第、尚清谈的社会风气之下是十分可贵的。

君子的立身处世,贵在能对事物有益处,不能只是高谈阔论,左边列琴,右边列书,白白浪费君主的俸禄和官位。国家的使用有才干的人,大概不外乎六个方面:一是朝廷之臣,要求他们通晓治国之道;二是文史之臣,要求他们著述国家之宪法文章,以不忘前代之鉴;三是军旅之臣,要求他们果敢善断而有谋略,强壮有力而熟悉军事;四是作为藩屏之臣的地方官,要求他们通晓风俗,清白廉洁而爱护百姓;五是命使之臣,要求他们善于随机应变,举措合宜;六是兴造之臣,要求他们善于规划,把握事情的功效而不造成浪费,而且善于开创谋划。这些都是努力学习行为严谨的人所能够办到的。人的资质各有长短,怎么能要求人在这六个方面都具备美质呢?只要能对各方面的宗旨都知道,然后能守住一个方面,便可以无愧了。

我见到世上的文学之士,品藻古往今来的世事,就象指着掌上的东西在点数一样。等到真的试着用他们,却没有什么能够担任的。生活在太平无事的社会环境之中,不知道有死丧战乱的祸害;处在朝廷之上,不知道有战阵杀伐的危急;领取俸禄资财,不知道有耕地种庄稼的劳苦;盘踞在吏民之上,不知道有劳役的辛苦勤劳;所以,他们难以应付社会、处理事情。晋朝南渡时,对士族大家十分优待,所以江南地区的豪族之家有才干的人,多提拔为尚书令、中书令和仆射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的官职,让他们管理机密要事。其他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大多言语不合事理,行为虚浮不实,对世俗事务不闻不问,不论什么样的过失都遮掩化解,又舍不得指责,他们所以处在名声清高的地位,是为了掩饰他们的弱点。至于台阁中的令史、主书、监帅,诸藩王的签省,都通晓官吏的事务,办好当时应办的事,纵然他们当中有的人有小人之态,也都可以对他们进行杖责,所以他们多被委任使用,这大概是用他们的

长处。人们总是不自量力,全社会的人都怨恨梁武帝父子喜爱小人而疏远士大夫,这正象是人的眼睛见不到自己的眼睛毛一样。

梁朝的时候,士大夫都崇尚穿宽大的衣服,腰里围着宽带子,头上戴着大冠,脚上穿着厚底靴子,出门则坐车和乘舆,回家则有人扶持,城内和城郊附近没有士大夫骑马的。周弘正为宣城王所喜爱,宣城王给了他一匹果下马,周弘正常常骑它,举朝廷的人都认为周弘正放达不羁。要是尚书郎骑马,便要弹劾揭发他的罪状。等到侯景之乱发生,这些人皮肤娇嫩,骨头松软,连路都走不动,体质羸瘦,气息孱弱,受不了冷热的侵袭,在仓卒的事变中坐以待毙,大都是如此。

古代的人要人们知道种庄稼的艰难,这样做是为了使人们崇尚本业。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便无法生存。三天不吃饭,连父子都不能互相保护。耕种、拔草、收割、运载、拍打、簸扬,要经过多少道手才能装到仓禀之中,怎么可以轻视农业而崇尚末业呢?江南的士族,因为晋朝中兴而南渡长江,本来是羁旅漂泊之人,到现在八九代了,没有人去种庄稼耕田,都是靠朝廷的俸禄生活。如果有种田的,也是任凭僮仆们去干,而自己不曾看过一块耕起来的土,耘过一株苗,不知道几月份应当下种,几月份应当收割,又怎么能知道世间的其它事务?所以,让他们当官也当不好,理家也理不清,这都是游手好闲的过错。

(张彦修)

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①,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②: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③;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④;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⑤,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⑥,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⑦。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办也^⑧。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⑨?但当皆晓指趣^⑩,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⑪。居承平之世^⑫,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⑬,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⑭,不知有劳役之

勤 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⑮。晋朝南渡 , 优借士族 , 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 , 擢为令、仆以下 , 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 , 典掌机要^⑯。其余文义之士 , 多迂诞浮华 , 不涉世务 , 纤微过失 , 又惜行捶楚^⑰ , 所以处于清名 , 盖护其短也^⑱。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 , 诸王签省 , 并晓习吏用 , 济办时须 , 纵有小人之态 , 皆可鞭杖肃督 , 故多见委使 , 盖用其长也^⑲。人每不自量 , 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 , 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⑳。

梁世士大夫皆尚褻衣博带^㉑ , 大冠高履 , 出则车舆 , 入则扶侍 , 郊郭之内 , 无乘马者。周弘正为宣城王所爱 , 给一果下马 , 常服御之^㉒ , 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 , 则纠劾之^㉓。及侯景之乱^㉔ , 肤脆骨柔 , 不堪行步 , 体羸气弱 , 不耐寒暑 , 坐死仓猝者^㉕ , 往往而然。

古人欲知稼穡之艰难 , 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㉖ , 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 , 父子不能相存^㉗。耕种之、莠锄之^㉘ , 刈获之 , 载积之 , 打拂之 , 簸扬之 , 凡几涉手而入仓廩 , 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㉙ ! 江南朝士 , 因晋中兴而渡江 , 本为羁旅 , 至今八九世 , 未有力田 , 悉资俸禄而食耳^㉚。假令有者 , 皆信僮仆为之^㉛ , 未尝目观起一縷土^㉜ , 耘一株苗 , 不知几月当下^㉝ , 几月当收 , 安识世间余务乎 ? 故治官则不了^㉞ , 营家则不办 , 皆优闲之过也。

【注释】①物 : 事物 , 事情。 ②大较 : 大概 , 大略。 ③鉴达治体 : 经纶博雅 , 通晓治国之道。 鉴达 : 明白通达。 治体 : 为治之本 , 治理国家的原则。 经纶 : 政治上的谋画。 博雅 : 政大。 ④习事 : 指熟悉军事。 ⑤藩屏之臣 : 地方官。 藩 , 屏 , 都是用来遮蔽的东西 , 以喻地方护卫中央。 明练 : 通晓。 练 , 熟悉。 ⑥识变从宜 : 见机处理。 变 : 形势的变化。 宜 , 适合。 ⑦程 : 考核。 开 : 开创。 略 : 谋画。 ⑧守行 : 行为严谨。 ⑨人性 : 这里指人的资质。 责 : 要求。 具 : 全。 ⑩指趣 : 同“旨趣” , 宗旨 , 要义。 ⑪品藻 : 评价。 若指诸掌 : 像指手掌中的东西一样 , 言其容易了解 , 诸 , 等于“之于” 。 无所堪 : 没有什么能担任的。 ⑫承平之世 : 太平无事的社会环境。 ⑬庙堂 : 朝廷。 ⑭肆踞 : 盘踞。 ⑮应世经务 : 应付社

会,处理事情。 ①⑥晋朝南渡:西晋灭亡,东晋元帝在江南建国,士家大族也大量从中原南迁,号为“南渡”。 优借:优待。优,厚待。借,奖励。 冠带:指士大夫。 擢:提拔。 令、仆:尚书令、中书令和仆射(yè)。和下面的尚书郎、中书舍人,都是官名。 已:古与“以”通。 典掌机要:管理机密要事。典,也是掌管。

①⑦迂诞:言语不合理。 浮华:虚浮不实。 惜行捶楚:舍不得指摘。捶,楚,原意都是杖打。 ①⑧处于清名:处在名声清高的地位。 护其短:掩饰他们的弱点。 ①⑨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台阁,指枢府。诸王,诸藩王。令史、主书都是主管文书的官。监帅,名位卑微的一种官。签省是诸王的属官。签,签帅,诸王的顾问官。省,省事,也是名位卑微的一种官。这里说的是这些属官,不是台阁、诸王。 吏用:官吏的职务。用,功用。 济办时须:办好当时应办的事。济,做好。 肃督:严厉督促。 ②⑩

举世:整个社会上的人。 眼不能见其睫:比喻昧于见己,没有自知之明。 ②⑪褒(bō):宽大。 ②⑫周弘正:梁、陈之际的清谈家。 宣城王:梁简文帝的太子萧大器的封号。 果下马:《三国志》中《魏书》的《东夷传》注:“果下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故谓之果下。” 服御:用。这里指骑。 ②⑬至乃:至于。 纠劾(hé):弹劾,上书给皇帝揭发罪状,请予处分。纠,督察。劾,揭发罪状。 ②⑭侯景:原是北朝的武人,投降梁朝,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反梁,攻破都城建康,梁武帝被困而死。后为陈霸先所灭。 ②⑮坐死仓猝:在仓猝事变(侯景之乱)中坐以待毙。 ②⑯食为民天:《汉书·酈食其传》:“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 ②⑰不粒:不吃粮食。 相存:双方互相保全。

②⑱秣(mò):同“薅”,拔草。 ②⑲末业:指商贾一类的事。 ③⑩羈旅:寄居。 资:依靠。 ③⑪假令有者:即使有种田的。 信:任凭。 ③⑫一耨(bù):一耦(两耜sì):耕起来的土(就是广一尺,深一尺的土)。耜:古代称犁上的铧,广五寸,二耜为耦。 ③⑬下:下种。 ③⑭不了:和下句的“不办”都是做不好的意思。

③⑮不办:和下句的“不办”都是做不好的意思。

庾 信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少有才名。初仕梁,为昭明太子伴读。曾任尚书度支郎中、东宫领直等官。后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被留。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故世又称庾开府。在梁时出入宫禁,为文绮艳,与徐陵并为宫廷文学代表,时称“徐庾体”。《北史》本传谓其“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留北后虽居高位,却常怀故国之思,作品风格亦由早期的轻靡华丽变为苍劲沉郁。其《哀江南赋》和《拟咏怀》诗可为代表。虽有堆砌典故、用意曲深之弊,但集六朝诗、赋、文创作之大成,既有南朝的秀丽细腻,又有北朝的豪迈慷慨。对唐代文学影响甚巨。杜甫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谓其“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有《庾子山集》。

哀江南赋序

【解题】据《北史》本传载,庾信留北,“虽位望显能,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哀江南”三字语出《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句。作品以个人遭遇为线索,叙述了梁朝亡国的惨痛和人民遭受的灾难。具有史诗般的规模和气魄。

太清二年十月,大盗侯景篡国,金陵沦陷。我因此而逃入荒谷,吏民百姓陷入泥途炭火。我奉命出使西魏,也有去无归。可叹梁朝中兴的最后希望,竟消亡于承圣三年。我的心情,正如在都亭内痛哭三日的罗宪,又象被囚于别馆三年的叔孙婣。岁星循环十二年后还能回来,而梁的灭亡却一去不复返了。傅燮临危只悲叹身世,无处求生;袁安居安,常念及王室,自然落泪。过去桓君山有志于事业,杜元凯的生平意趣,都有著作自叙流传至今。潘岳文彩出众而始述家风,陆机辞赋瑰丽而先陈世德。我庾信刚到头发斑白之岁,即遭遇国家丧乱,流亡远方异域,直到年老齿衰。想起《燕歌》所咏的远别,悲伤难忍;与故国遗老相会,悲泣嫌迟。我原象南山玄豹那样畏雨而远害,却忽然出使西魏,如同申包胥到了秦庭。又想象伯夷、叔齐那样逃至海滨躲避做官,却不得不失节仕

周 终于食了周粟。如同孔嵩道宿下亭的旅途漂泊 ,象梁鸿寄寓高桥的羁旅孤独。美妙的楚歌不是取乐的良方 ,清薄的鲁酒也失去了忘忧的作用。我只能追述往事 ,作成比赋 ,聊以记录肺腑之言。其中不乏危苦之辞 ,但以抒发悲哀为主。

我年事已高而归途遥远 ,这是什么人间世道啊 !冯异将军一去 ,大树即见飘零。荆轲壮士不回 ,寒风倍感萧瑟。本怀着蔺相如持璧睨柱之志 ,却为不守信义之徒所欺 ;又象毛遂横阶逼楚签约合纵 ,却手捧珠盘而未能促其定盟。我象钟仪那样 ,做一个戴着南冠的楚囚 ;象行人季孙那样 ,留住在西河的别馆。申包胥求秦出兵 ,叩头于地 ,头破脑碎 ;蔡威公亡国痛哭 ,泪尽继之以血。故国钓台的移柳 ,自非困居玉门关的人可以望见 ;华亭鹤唳 ,难道是魂断河桥的人再能听到的吗 !

孙策在分裂天下为三之时 ,军队不过五百人 ,项藉率领江东子弟起兵 ,人数只有三千 ,就剖分山河 ,割据天下。哪里有号称百万的义师 ,竟一朝卷甲溃败 ,让作乱者肆意戮杀 ,如割草摧木一般 ?长江淮河失去了天堑的阻挡 ,军营壁垒缺少了藩篱的坚固 ,作乱者暗中纠结 ,持锄挺棒和棘矜的人乘虚而入。莫不是江南一带的帝王之气 ,到三百年便终止了吗 !于此可知 ,并吞天下 ,最终不免于秦王子婴在轺道旁投降的灾难 ,统一车轨和文字 ,最终也救不了晋怀、愍二帝被害于平阳的祸患。啊 !山岳崩塌 ,既已经历国家危亡的厄运 ,春秋更替 ,必然会有背井离乡的悲哀。天意人事 ,真令人凄怆伤心 !何况又舟船无路 ,银河不是乘筏驾船所能上达 ;风狂道阻 ,海中的蓬莱仙山也没有到达的希望。困顿者想表达自己的肺腑之言 ,操劳者须歌咏自己所经历的事。我写这篇赋 ,陆机听了拍掌而笑 ,也心甘情愿 ,张衡见了将轻视它 ,本是理所当然。 (秦亮)

粤以戊辰之年 ,建亥之月^① ,大盗移国 ,金陵瓦解^②。余乃窜身荒谷 ,公私涂炭^③。华阳奔命 ,有去无归^④。中兴道销 ,穷于甲戌^⑤。三日哭于都亭^⑥ ,三年囚于别馆^⑦。天道周星 ,物极不反^⑧。傅燮之但悲身世 ,无处求生^⑨ ;袁安之每念王室 ,自然流涕^⑩。昔桓君山之志事^⑪ ,杜元凯之平生^⑫ ,并有著书 ,咸能自序^⑬。潘岳之文采 ,始述家风^⑭ ;陆机之辞赋 ,先陈世德^⑮。信年始二毛 ,即逢丧乱^⑯ ,藐是流

离,至于暮齿¹⁷。《燕歌》远别,悲不自胜¹⁸,楚老相逢,泣将何及¹⁹!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²⁰;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²¹。下亭漂泊,高桥羁旅²²。楚歌非取乐之方²³,鲁酒无忘忧之用²⁴。追为此赋,聊以记言²⁵,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²⁶。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²⁷!将军一去,大树飘零²⁸。壮士不还,寒风萧瑟²⁹。荆壁睨柱,受连城而见欺³⁰;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³¹。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³²;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³³。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³⁴;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³⁵。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³⁶;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³⁷!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³⁸;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惟八千³⁹。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⁴⁰。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⁴¹?江淮无涯岸之阻⁴²,亭壁无藩篱之固⁴³。头会箕敛者,合从缔交⁴⁴;锄耰棘矜者,因利乘便⁴⁵。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⁴⁶!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軋道之灾⁴⁷;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⁴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⁴⁹;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⁵⁰。天意人事,可以悽怆伤心者矣⁵¹!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⁵²;风飙道阻,蓬菜无可到之期⁵³。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⁵⁴。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⁵⁵;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⁵⁶。

【注释】①粤:发语辞。同“曰”。《尚书·尧典》:“曰若稽古”。戊辰: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岁在戊辰。建亥之月:阴历十月。

②大盗:窃国篡位者,此指侯景。移国:篡国。《后汉书·光武帝纪》赞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国。”金陵:即建邺,今江苏南京市,梁国都。《南史·梁武帝纪》:“太清二年八月戊戌,侯景举兵反。十月,……至建邺。”

③窜:逃匿荒谷,此指江陵(今湖北江陵)。《北史·庾信传》:“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台城陷后,信奔于江陵。”公私:公室和私家。涂炭:谓陷于泥涂炭火。《尚书》:“有夏昏德,民坠涂炭。”

④华阳:华山之南。阳,山南,此指江陵。奔命:奉命奔走。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十一月,江陵被西魏攻陷,信遂留长安未

归。⑤中兴：指梁元帝于承圣元年(552)平侯景之乱，即位江陵。道销：中兴之道销亡。甲戌：承圣三年岁在甲戌。《南史·元帝纪》：“承圣三年，魏使于谨来攻。……帝见执。魏人戕帝。”

⑥“三日”句：《晋书·罗宪传》：“魏之伐蜀，宪守永安城。及成都败，知刘禅降，乃率所部临于都亭三日。”临，哭。都亭，都城亭阁。

⑦“三年”句：《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晋人来讨，叔孙婼如晋，晋人执之，……乃馆诸于箕。”

⑧天道：天理。

周星：即岁星，也称太岁、木星，因其十二年绕天一周，故名。

物极不反：指梁朝就此一蹶不振，再难恢复。⑨傅燮：字南容，东汉末年人。无处求生：据《后汉书·傅燮传》：傅燮为汉阳太守，王国、韩遂等攻城，城中兵少粮乏，其子劝燮弃城归乡，燮慨叹：“汝知吾必死耶！……世乱不能养浩然之志，食禄又欲避其难乎？吾行何之，必死于此！”遂令左右进兵，临阵战死。

⑩袁安：字邵公，东汉人。自然流涕：《后汉书·袁安传》：“安为司徒，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权，每朝会进见及与公卿言国家事，未尝不噫呜流涕。”

⑪桓君山：即桓谭，字君山，东汉人。著《新论》二十九篇。志事：一作“志士”。

⑫杜元凯：即杜预，字元凯，西晋人，著《春秋经传集解》。其序云：“少而好学，在官则观于吏治，在家则滋味典籍。”

⑬自序：古人著书往往有自序记述身世和写作旨意。如《史记·太史公自序》。

⑭潘岳：字安仁，晋代诗人。始述家风：潘岳有《家风诗》，自述家族风尚。

陆机：字士衡，西晋著名诗人。先陈世德：陆机有《祖德赋》、《述先赋》，又《文赋》：“咏世德之骏烈。”

⑯二毛：指头发有黑白二色。《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

丧乱：指侯景之乱和江陵沦陷留西魏。时信年四十二。

⑰藐远。暮齿：暮年。

⑱《燕歌》：指汉代乐府《燕歌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曰：“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北史·王褒传》：“褒作《燕歌》，妙尽塞北苦寒之言。元帝及诸文士和之，而竟为悽切。”

⑲楚老：代指故国父老。《汉书·龚舍传》：“谓楚人龚胜于王莽时不愿‘一身事二姓’，遂不复开口饮食，积十四日死”。泣将何及：《后汉书·逸民传》：“桓帝世党锢事起，守外黄令陈留张升去官归乡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

因相抱而泣。老父趋而过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悬，去将安所？虽泣何及乎！’” ②0南山之雨《列女传·贤明传》：‘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远害。’

践秦庭《左传》定公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师，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七日，‘秦师乃出。’此喻已出使求和救急。 ②1

“让东海”二句《史记·伯夷列传》：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因相互推让君位，先后逃至海滨。武王灭纣，二人以为不义，遂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二句言已本以谦让为怀，却不能如夷、齐那样殉义。 ②2下亭《后汉书·范式传》载孔嵩应召入京，道宿下亭，马匹被盗。 高桥：一作“皋桥”。《后汉书·梁鸿传》：梁鸿“至吴，依大家皋伯通，居庑下。皋家傍桥，在今江苏苏州阊门内。二句言其旅途劳顿。 ②3楚歌：楚地民歌。《汉书·高帝纪》：‘帝谓戚夫人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 ②4鲁酒：鲁地之酒。

许慎《淮南子注》：‘楚会诸侯，鲁、赵俱献酒于楚王，鲁酒薄而赵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于赵，赵弗与。吏怒，乃以赵厚酒易鲁薄酒。奏之楚王，以赵酒薄，故围邯郸也。’” ②5记言：《汉书·艺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据此可知庾信为此赋，非惟慨叹身世，亦兼记史。 ②6“不无”二句：嵇康《琴赋》序：‘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

②7日暮途远：谓年岁已老而离乡路远。《吴越春秋》：‘子胥谢申包胥曰：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人间何世《庄子》有《人间世》篇，王先谦《集解》：‘人间世，谓当世也。’二句感慨年老世变。 ②8“将军”二句：《后汉书·冯异传》：‘每所止舍，诸将并会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 ②9壮士：

指荆轲《战国策·燕策》记太子丹送荆轲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二句言自己出使西魏，一去不归， ③0荆璧：即和氏璧。璧睨斜视。 连城：相连之城。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此指自己使魏被欺。 ③1载书：盟书。 珠盘：诸侯盟誓所用器皿。《周礼·天官·冢宰》：‘若合诸侯，则共珠盘玉敦。’郑注：‘合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盘以盛牛耳。’二句用毛遂事，见《史

记·平原君列传》。此言已出使西魏,未能缔约,梁朝反遭攻打。

③②“钟仪”二句《左传》成公九年: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縶者谁也?”在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谓已本楚人而羁留魏、周,有类南冠之囚。”③③季孙:春秋时鲁国大夫。

行人:掌朝觐聘问之官。西河:今陕西北部。《左传》昭公十三年载诸侯盟于平丘,邾、莒告鲁朝夕伐之,因无力向晋进贡。晋遂执季孙。后欲释之,季孙不肯归,叔鱼遂威胁说:“……鲋也闻诸吏将为子除馆于西河,其若之何?”季孙惧,乃归鲁。③④申包胥:春秋时楚国大夫。顿地:叩头至地。事见《左传》定公四年。二句谓已曾为救梁竭尽心力。

③⑤“蔡威公”二句:刘向《说苑》:蔡威公闭门而泣,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曰:“吾国且亡。”此言已对梁亡深感悲痛。③⑥钓台:在武昌。此代指南方故土。移柳:《晋书·陶侃传》:陶侃镇武昌时,曾令诸营种植柳树。玉关: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西。此代指北地。③⑦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县,晋陆机兄弟曾共游于此十余年。河桥:在今河南孟县,陆机在此兵败被诛。《世说新语·尤悔》:“陆平原河桥败,为卢志所讪,被诛。临刑叹曰:‘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

③⑧孙策:字伯符,三国时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先以数百人依袁术,后平定江东,建立吴国。三分:指魏、蜀、吴三分天下。一旅:五百人。《吴志·陆逊传》:“逊上疏曰:昔桓王(孙策谥号长沙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③⑨项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江东:指长江南岸今江苏南部和上海等地区。《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兵败乌江,笑谓亭长曰:“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④⑩“遂乃”

二句:贾谊《过秦论》:“宰割天下,分裂山河。”④⑪百万义师:指平定侯景之乱的梁朝大军。卷甲:卷敛衣甲而逃。芟夷:删削除灭。据《南史·侯景传》载,侯景反,梁将王质率兵三千无故自退,谢禧弃白下城走,援兵至北岸,号称百万,后皆败走。又景曾戒诸将曰:“破城邑净杀却,使天下知吾威名。”④⑫江淮:指长江、淮河。④⑬亭壁:指军中壁垒。藩篱:竹木所编屏障。

④⑭头会箕敛:《汉书·陈余传》:“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服虔注:“吏到其家,以人头数出谷,以箕敛之。”合从缔交:贾谊《过秦

论》：“合从缔交，相与为一。”此指起事者们彼此串联，相互勾结。

④⑤锄耰(yōu 优)：简陋的农具。棘矜：低劣的兵器。贾谊《过秦论》：“锄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铍也。”因利乘便：贾谊《过秦论》：“因利乘便，以宰割天下。”此指陈霸先乘梁朝衰乱，取而代之。

④⑥江表：江外，长江以南。王气：古以为天子所在地有祥气笼罩。三百年：指从孙权称帝江南，历东晋、宋、齐、梁四代，前后约三百年的时间。

④⑦六合：指天地四方。贾谊《过秦论》：“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轹道之灾：《史记·高祖本纪》记高祖入关：“秦王子婴素车白马，……降轹道旁。”轹道，在今陕西咸阳市西北。

④⑧混一车书：指统一。《礼记·中庸》：“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平阳之祸：据《晋书·孝怀帝本纪》，永嘉五年刘聪攻陷洛阳，迁怀帝于平阳。七年，怀帝被害。平阳，今山西临汾市。

④⑨“山岳”二句：《国语·周语》：“山崩川竭，亡之征也。”⑤⑩春秋迭代：喻梁、陈更替。

去故：离别故国。⑤⑪凄怆伤心：阮籍《咏怀诗》其九：“素质游商声，凄怆伤我心。”⑤⑫楫：船桨。星汉：银河。槎：竹筏木排。张华《博物志》：“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

⑤⑬飙：暴风。蓬莱：传说中的海上三座神山之一。无可到之期：《汉书·郊祀志》：“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患且至，则风辄引船而去，终莫能至云。”⑤⑭穷者：指仕途困顿的人。

达：表达。《晋书·王隐传》：“隐曰：盖古人遭时则以功达其道，不遇则以言达其才。”何休《公羊传解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⑤⑮陆士衡：陆机字士衡。抚掌：拍手。《晋书·左思传》：左思作《三都赋》，“初陆机入洛，欲为此赋。闻思作之，扶掌而笑，与弟云书曰：‘此间有伦父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复酒瓮耳。’及思赋出，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焉。”

⑤⑯张平子：张衡字平子。陋：轻视。张衡为东汉著名文学家，曾作《两都赋》。

续古文观止卷之四 唐文

魏 征

十渐不克终疏

【解题】本文是魏征另一篇著名的奏疏。文章针对唐太宗晚年渐趋奢华，不能保持贞观初年的作风提出了批评。文章列举事例，言之有据，耿耿忠心尽现于纸上。

臣看自古以来，帝王收受河图，将传国九鼎定于新都，都想世世代代传下去，谋及子孙。所以他们垂臂敛手于庙堂之上，颁布政令于天下，他们谈及道时，必然提倡淳朴而抑制浮华；他们谈论人的时候，必定重视忠良之臣而鄙弃邪佞之辈。谈论制度的时候，则摒弃奢侈浪费而崇尚勤俭节约；谈论物产的时候，则重视谷物布帛而轻视珍奇之物。然而即位之初，都能够遵从以上所说，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稍为安定之后，则大多数违反以上所说，而败坏天下的风俗。原因何在呢？难道不是因为居天子的尊位，富有四海，说出的话别人不敢反对，想做的事别人不得不遵从，公道被私人的感情所淹没，礼节被个人的嗜好和欲望所毁么。常言道：“不是因为认识上有困难，只是因为行动上有困难；不是行动上有困难，将事情进行到底才是困难。”这话说得的确不错啊。

俯伏思惟陛下尚不到弱冠的年龄时，极力拯救动荡不定的局势，削平各派势力，创建帝王之业。贞观初年，时局正处在鼎盛时期，限制嗜好和欲望，亲身实行节约勤俭，内外平安，遂达到了最完美的政治。论功劳那么商汤、周武王不足以相比，说道德那么距离尧、舜也不算远。臣自从被提拔在陛下左右，已经有十多年了，每次奉侍陛下，屡次奉有圣明的谕旨。常常答应永远坚守仁义之道

而不失去,始终坚定勤俭节约的志向而不逾越。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起来,就是这个意思。陛下的话经常在我耳旁萦绕,作为臣下的我岂敢忘记吗?但是近年以来,渐渐地和过去的志向发生了偏离。敦朴的道理,渐渐的不能始终坚持下去。谨以听说到的情况罗列在下面:

陛下在贞观初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寡少嗜欲。清静无为的教化,影响到了荒远广大的地方。考察今天,这样的风气已经逐渐消失。听言论那么要远远超过上古的圣人,论行动那么连中等的君主也没有超过。为什么这样说呢?汉文帝和晋武帝都不是最聪明、最有才能的人。汉文帝辞退千里之马,晋武帝焚毁雉头之裘。现在则到万里之外去寻找骏马,从国外购买珍奇之物,从道路上的行人之中搜取怪诞之物,被戎狄所轻视。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始一的第一点。

古昔子贡向孔子问寻如何治理,孔子说:“就象用已经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奔马的车那样危险啊。”子贡说:“为什么要害怕呢?”孔子说:“如果不以驾车的方法来驾驭他们,他们就是我的仇人。为什么不害怕呢!”所以《尚书》上说:“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定。作为皇帝,为什么不敬天爱民?”陛下贞观初年,爱惜百姓,怜悯他们的勤奋劳苦,爱护百姓如赤子,每行一事,都以勤俭节约为怀,没有什么特殊的追求。近年以来,陛下意在纵欲奢侈,忽视和忘却了谦虚和节俭,轻易地滥用民力。竟然说百姓劳役则百姓变得容易驱使。自古以来,没有因为百姓安逸欢乐而导致国家覆亡的。哪里有害怕百姓骄奢淫逸而故意想劳累役使他们呢?这恐怕不是兴盛国家的至理之言,又岂能是安定人民的长久打算?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始一的第二点。

陛下贞观初年,宁愿损害自己也要方便别人。至于今天,放纵自己的欲望来劳累百姓。谦虚节俭的习惯逐渐改变,骄傲奢侈之情日益显露,虽然忧虑百姓话仍然不绝于口,但追求欢娱的事实却牢记在心。有时想有所营求,又担心有人谏止,于是说如果不这样做对我自己非常不便。作为陛下的臣子,碍于情面,哪里还能再争?这简直是意图在杜绝谏者之口,那能说是择善而行的呢?这是逐渐不能如终如一的第三点。

立身的成败与否,完全在于所习染为何物。和善人相处,就进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恶人相处,犹如进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这是因为被他们所同化的结果。对自己所习染的东西谨慎小心,不可以不加考虑。陛下贞观初年,磨炼自己的名誉和节操,不把任何事物据为私有,惟善是举,亲近和爱护君子,疏远和摒斥小人。现在却不是这样,轻视亲近小人,敬重君子。敬重而疏远他们,轻视小人,却轻侮亲近他们。亲近小人就看不到他们身上的缺点错误,疏远君子就无法知道他们身上的优点。不知道他们身上的优点,那就不用离间而自然疏远了。亲近小人,不是达到国家治理的途径,疏远君子,难道就是兴盛国家的合宜的事?这是逐渐不能始得始终如一的第四点。

《尚书》上说:“不作无益的事以损害有益的事,事业才能够成功,不宝贵珍异无用之物而轻贱有用之物,百姓才能够丰足。犬马不是本地所产的不畜养,国家不养珍禽异兽。”陛下贞观初年,动辄便像尧、舜那样,捐金抵璧,归还朴素和淳厚。近年以来,喜好和崇尚奇异之物。难得的珍宝,无论距离多远都能搞到手,任何时候都不能停止珍玩之物的制造。皇上崇尚奢侈浪费而希望臣民敦厚淳朴,这是不可能有的事。兴办商业而想国家丰富殷实,这根本不可能,也是非常明显的了。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始一的第五点。

贞观初年,求贤若渴。好人所举荐的人,相信任用他们。取他们的长处,总是害怕不能做到。近年以来,举用人才,一概由陛下心中的好恶来决定。或者因许多好人举荐才得到任用的人才,有的因一人诋毁便摒斥他们;或者被多年任用的人,有的因一朝怀疑便被疏远。任何行动都和平素的活动有关,干任何事情都有旧迹可寻。所诋毁的人,不见得被所举荐的人所信任;多年来的工作,不应该一朝怀疑便被立刻否定。君子的胸怀,应该奉行仁义,弘扬盛德;小人的性格,才喜好谗和谄媚,以便为自己谋利益。陛下不详细考察事情的根源,便轻易评论人的好坏,这是使遵守常道的人日渐被疏远,营求的人日渐得到重用。所以人们都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求免,没有人能尽力。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六点。

陛下初登皇位时,高居远瞩,凡行事上求清静无为,心中没有嗜好和欲望。对内废除毕弋等捕射动物的工县,对外根绝田猎的

根源。数年之后,便不能稳固心志。虽然没有象太康那样,出外畋猎,十旬不返,却也或许有过三驱三射的军礼。遂使陛下的娱乐游逸遭到百姓的讥笑,鹰犬从周边国家远道贡献而来。或者经常到教习军武的地方,路途遥远,早晨出去,晚上才能回来,以骑马奔驰为欢娱,丝毫不考虑意外的事变。一旦发生不测事变,谁能挽救呢?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七点。

孔子说:“君主对臣下以礼相待,臣下就会忠贞不二地奉侍君主。”既然如此,那么君主对待臣下情谊便不能太薄。陛下初登皇位时,对待臣下非常恭敬,因此君主的恩泽得以下流,臣下的情况也可以上达,都想尽心尽力,心中没有什么值得隐瞒。近年以来,许多方面已经被陛下忽略。有的外任官员出使,结束后回朝奏事,希望亲睹圣颜,陈述所见所闻。想说但看到陛下脸色不对而不得不欲言又止,想有所请求而陛下又不施加恩礼。刺探他们的短处,责问他们细小的过失,即使有聪明雄辩的才略,也不能申述他们的忠诚。这样而希望上下同心,君臣融洽,不也很困难吗?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八点。

骄傲不可以增长,欲望不可以放纵,快乐不可达到极点,志意不可以充满,这四点,就是先王达到幸福的原因,学识渊博,道德出众的人深深以为警诫。陛下贞观初年,勤勉不息地工作。委曲自己,顺从别人,总好象不够。近年以来,略微有些傲骄放纵。仗恃自己功勋。事业巨大,有蔑视先王的意思;依仗自己聪明过人,有轻视当代圣贤之志。这就是骄傲在增长。想有所作为,均遂意而为。即使抑制自己的情欲,听从别人的规劝,最终仍不能忘怀,这就是纵欲。志在游玩,从感情上看没有丝毫厌倦的迹象。虽然没有完全妨碍政事,但也不能专心治理国家。这就是快乐将达到极点。全国形势平安,四周的国家诚心归服,仍然远程劳累兵士戎马,讨伐远方的国家,这就是志意将满。亲昵的人阿谀奉承陛下的意旨而不肯建言,疏远的人害怕陛下的威严而不敢规劝,积累多了,将对陛下的品德有损。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的第九点。

古昔陶唐、成汤的时候,不是没有灾患。而之所以称他们具有圣德,是因为他们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到灾患那就非常忧虑勤勉,时代平安那就不骄傲安逸。贞观初年,连年霜冻干旱。京畿内

的百姓 ,都到关外就食 ,携带背负着老人和婴儿 ,来往数千里 ,连一户都没有逃亡 ,一个人没有发出怨苦之言。这的确是由于他们意识到了陛下怜悯抚养之心 ,所以至死也没怀有二心。近年以来 ,疲于徭役 ,关中的百姓 ,尤其劳苦疲惫 ,杂匠人等 ,服满劳役之后 ,都留下来被官府雇佣。正额兵卒 ,服满兵役之后多被驱使去干别的事。和市的物品 ,充满乡里 ;传递公文的驿夫在道上络绎不绝。既然有疲惫 ,就容易发生惊扰。如果因为水旱等灾患 ,谷物和麦子没有收成 ,恐怕百姓的心 ,不能象以前那样安定平静。这是逐渐不能始终如一第十点。

臣听说祸福无门 ,只有人才把它们召唤而来。人如果没有罪过 ,妖孽不会妄自作祟。俯伏思惟陛下统御天下 ,已有十三年。治理的方法很适合国内情况 ,威严影响到外国。每年五谷丰登 ,礼义和教化大兴。超过唐虞时的比邻的妻子可以分封 ,和圣人治理天下一样 ,使有菽粟如同水火。到了今年 ,天灾流行 ,炎热导致干旱 ,面积之大 ,竟然波及各郡各县 ;凶恶的丑类作孽 ,忽然近日在京师发动叛乱。天说了什么呢 ? 显露征兆 ,以示告诫。这实在是陛下惊惧忧勤的时候。如果看到告诫而惊惧 ,择善而从 ,和周文王一样小心谨慎 ,追随商汤那样 ,勇于罪己 ,先王所以治理的方法 ,努力实行 ,现在所以败坏道德的做法 ,深切地加以思考而进行改正 ,改新一切 ,改变人们的视听 ,那么帝位将永远不会动摇 ,普天之下的民百姓将万分荣幸。那里还有什么祸败呢 ? 既然这样 ,那么社稷的安危 ,国家的治乱 ,完全在于一人而已。现在国家太平之基已经象苍天一样崇高 ,象堆积九仞的土山那样仍然只差一筐土。千年才遇的好时候 ,再也难以得到。圣明的皇上能这样做而不去这样做 ,小臣所以才烦积而长长叹息。臣实在笨拙浅陋 ,不通达事理 ,简略地列举了所看到的十条 ,全部上奏给陛下。俯伏愿意陛下采择臣悖理不明的话 ,参以浅陋的建议 ,希望于千虑之中有一得之见 ,对陛下有所裨益 ,那么我的死亡之日也就是我的诞生之年 ,愿接受斧钺之刑。

(郭双林)

臣观自古帝王受图定鼎^① ,皆欲传之万代 ,贻厥孙谋^②。故其垂拱岩廊^③ ,布政天下 ,其语道也 ,必先淳朴而抑浮华 ;其论人也 ,

必贵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则绝奢靡而崇俭约;谈物产也,则重谷帛而贱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后,多反之而败俗。其故何哉?岂不以居万乘之尊^④,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为而人必从,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故也!语曰^⑤:“非知之难,行之惟难;非行之难,终之斯难。”所言信矣。

伏惟陛下年甫弱冠^⑥,大拯横流,削平区宇,肇开帝业。贞观之初,时方^⑦克壮,抑损嗜欲,躬行节俭,内外康宁,遂臻至治。论功则汤、武不足方,语德则尧、舜未为远。臣自擢居左右,十有余年,每侍帷幄,屡奉明旨。常许仁义之道守之而不失,俭约之志终始而不渝。一言兴邦^⑧,斯之谓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顷年已来,稍乖^⑨曩志。敦朴之理,渐不克终。谨以所闻列之如左。

陛下贞观之初,无为无欲^⑩。清静之化,远被遐荒^⑪。考之于今,其风渐坠。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何以言之?汉文晋武俱非上哲。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武焚雉头之裘。今则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取怪于道路,见轻于戎狄。此其渐不克终一也。

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子贡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其无畏?”^⑫故《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为人上者,奈何不敬?”^⑬陛下贞观之始,视人如伤。恤其勤劳,爱民犹子。每存简约,无所营为^⑭。顷年已来,意在奢纵,忽忘卑俭,轻用人力。乃云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自古以来,未有由百姓逸乐而致倾败^⑮者也。何有逆畏其骄逸而故欲劳役者哉!恐非兴邦之至言,岂安人之长算?此其渐不克终二也。

陛下贞观之初,损己以利物。至于今日,纵欲以劳人。卑俭之迹岁改,骄侈之情日异。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或时欲有所营,虑人致谏,乃云若不为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复争?此直意在杜谏者之口,岂曰择善而行者乎?此其渐不克终三也。

立身成败,在于所染^⑯。兰芷鲍鱼,与之俱化^⑰。慎乎所习,不可不思。陛下贞观之初,砥砺名节,不私于物,唯善是与。亲爱君子,疏斥小人。今则不然,轻褒小人,礼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远

之，轻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则不见其非，远之则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则不间而自疏；不见其非，则有时而自昵¹⁸。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疏远君子，岂兴邦之义？此其渐不克终四也。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人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兽弗育于国。’¹⁹陛下贞观之初，动遵尧、舜，捐金抵璧²⁰，反朴还淳²¹。顷年已来，好尚奇异。难得之货无远不臻，珍玩之作无时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未作²²滋兴而求丰实，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渐不克终五也。

贞观之初，求贤如渴²³，善人所举，信而任之。取其所长，恒恐不及。近岁已来，由心好恶。或众善举而用之，或一人毁而弃之；或积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远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所毁之人，未必可信于所举，积年之行，不应顿失于一朝。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²⁴，是使守道者日疏，干求者日进。所以人思苟免，莫能尽力。此其渐不克终六也。

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视。事惟清静，心无嗜欲。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²⁵。数载之后，不能固志。虽无十旬之逸²⁶，或过三驱之礼²⁷。遂使盘²⁸游之娱见讥于百姓，鹰犬之贡远及于四夷。或时教习之处，道路遥远，侵晨而出，入夜方还。以驰骋为欢，莫虑不虞之变。事之不测，其可救乎？此其渐不克终七也。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²⁹然则君之待臣，义不可薄。陛下初践大位，敬以接下³⁰。君恩下流，臣情上达，咸思竭力，心无所隐。顷年已来，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睹阙庭，将陈所见。欲言则颜色不接，欲请又恩礼不加。间因所短，诘其细过，虽有聪辩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³¹，不亦难乎？此其渐不克终八也。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乐不可极，志不可满³²。四者前王所以致福，通贤以为深诫。陛下贞观之初，孜孜不怠。屈己从人，恒若不足³³。顷年已来，微有矜放。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负圣智之明，心轻当代。此傲之长也。欲有所为，皆取遂意。纵或抑情从谏，终是不能忘怀。此欲之纵也。志在嬉游，情无厌倦。虽未全妨

政事,不复专心治道。此乐将极也。率土绥安,四夷款服,仍远劳士马,问罪遐裔。此志将满也。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积而不已,将亏圣德。此其渐不克终九也。

昔陶唐、成汤之时,非无灾患^④,而称其圣德者,以其有始有终,无为无欲,遇灾则极其忧勤,时安则不骄不逸故也。贞观之初,频年霜旱。畿内户口,并就关外^⑤。携负老幼,来往数千,曾无一户逃亡,一人怨苦。此诚由识陛下矜育之怀^⑥,所以至死无携贰^⑦。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⑧之人,劳弊尤甚。杂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⑨。正兵之辈,上番多别驱使^⑩。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间,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脱因水旱,谷麦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宁帖。此其渐不克终十也。

臣闻祸福无门,唯人所召^⑪。人无衅焉,妖不妄作^⑫。伏惟陛下统天御辂^⑬,十有三年。道洽^⑭寰中,威加海外。年谷丰稔,礼教聿^⑮兴。比屋逾于可封^⑯,菽粟同于水火^⑰,暨乎今岁,天灾流行。炎气致旱,乃远被于郡国;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⑱。夫天何言哉^⑲?垂象示诫^⑳。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时所以败德者思而改之,与物更新,易人视听,则宝祚无疆,普天幸甚,何祸败之有乎?然则社稷安危,国家理乱,在于一人而已。当今太平之基,既崇极天之峻^㉑;九仞之积,犹亏一篑之功^㉒。千载休期,时难再得。明主可为而不为,微臣所以郁结而长叹者也。臣诚愚鄙,不达事机,略举所见十条,辄以上闻圣听。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参以刍蕘之议,冀千虑一得,袞职有补,则死日生年,甘从斧钺。

【注释】①受图定鼎:收受河图,将传国九鼎置于国都。引申为建立都城或建立新王朝。《太平御览·皇王部》四引《龙鱼河图》曰:“黄龙负图,鳞甲成字,从河中出,付黄帝,令侍臣自写以示天下。”又引《尚书中侯》曰:“河龙图出,洛龟书威,赤文像字,以授轩辕。”又固《东都赋》曰:“天子受四海之图籍。”《左传》宣公三年:“王孙满曰:昔成王定鼎于郊。”九鼎:传说夏禹铸九鼎以象九州,历商至周,都作为传国重器,置于国都。②贻厥孙谋:语出《诗·大雅·文王有声》。据朱熹《诗集传》:“孙”即子孙之孙;“孙谋”,即谋及子孙。③垂拱岩廊,即垂臂敛手于庙堂之

上,意为无为而治。《管子·任法篇》曰:“垂拱而天下治。”《书》伪古文《武成》袭之。《孔疏》曰:“《说文》:拱,敛手也。谓任得人,人皆称职,手无所营,下垂其拱。”《汉书·董仲舒传》:“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注引晋灼曰:“堂边庑,岩郎谓严峻之郎也。”

④居万乘之尊,有由海之富。《汉书·刑法志》曰:“天子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孟子·梁惠王》上赵注曰:“万乘谓天子也。”《礼记·中庸》曰:“富有四海之内。”

⑤语曰:《左传》昭公十年:“子皮曰: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书命》伪古文袭之。《说命》中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北宫文子曰:终之实难。”

⑥年甫弱冠:尚不到弱冠的年龄。“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因还没有到壮年,称弱冠,后世泛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

⑦克:能够。⑧一言兴邦:《论语·子路篇》曰:“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

⑨乖:违背,不协调。⑩无为无欲:《老子》卷下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清静为天下正。”

⑪汉文辞千里之马,晋文焚雉头之裘。《汉书·贾捐之传》:捐之对曰:“孝文皇帝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晋书·武帝纪》曰:“咸宁四年十一月辛巳,太医司马程据献雉头裘,帝以奇技异服典礼所禁,焚之于殿前。甲申,勅内外敢有犯者罪之。”

⑫昔子贡问理人于孔子。《说苑·政理篇》:“子贡问治民于孔子,孔子曰:‘懔懔焉如以腐索御奔马’。子贡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达之国皆人也,以道导之则吾畜也,不以道导之则吾仇也。若何而毋畏?’”又见《家语·致思篇》。

⑬“民惟邦本”四句:皆出《五子之歌》。

⑭陛下贞观之始。《政要》卷六曰:“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昔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而无怨言者,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又二年公卿奏曰:依礼,季夏之月可以居台榭,今夏暑未退,秋霖方始,宫中卑湿,请营一阁以居之。太宗曰:朕有气疾,岂宜下湿?若遂

来请 ,糜费良多。昔汉文将起露台 ,而惜十家之产 ,朕德不逮于汉帝 ,而所费过之 ,岂为人父母之道也 ?'固请至于再三 ,竟不许。"

“伤” ,创伤 ,伤害。 ⑭忧人之言不绝于口 ,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 《政要》卷二曰 :贞观四年 ,诏发卒修洛阳之乾元殿以备巡狩。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曰 :臣闻阿房成 ,秦人散 ;章华就 ,楚众离 ;乾元毕工 ,隋人解体。且以陛下今时功力 ,何如隋日 ?承凋残之后 ,役疮痍之人 ,费亿万之功 ,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 ,恐甚于炀帝远矣。深愿陛下思之 ,无为由余所笑 ,则天下幸甚矣。太宗谓玄素曰 :卿以我不如炀帝 ,何如桀、纣 ?对曰 :若此殿卒兴 ,所谓同归于乱。太宗叹曰 :我不思量 ,遂至于此。顾谓房玄龄曰 :今玄素上表 ,洛阳实亦未宜修造 ,后必事理须行 ,露坐亦复何苦 ?所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 ,古来不易。非其忠直 ,安能如此 ?且众人之唯唯 ,不如一士之谏谏 ,可赐绢五百匹。'《通鉴》卷一百九十四曰 :贞观八年 ,中牟丞皇甫德参上言 :修洛阳宫劳人 ,收地租厚敛 ,俗好高髻 ,盖宫中所化。上怒谓房玄龄等曰 :德参欲国家不役一人 ,不收斗租 ,宫人皆无发 ,乃可其意邪 ?欲治其谤讪之罪。魏征谏曰 :贾谊当汉文帝时上书 ,云可为痛哭者一 ,可为流涕者二。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 ,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 !'上曰 :朕罪斯人 ,则谁敢复言 ?乃赐绢二十匹。"

⑮立身成败 ,在于所染 《墨子·所染篇》曰 :舜染于许由、伯阳 ,禹染于皋陶、伯益 ,汤染于伊尹、仲虺 ,武王染于太公、周公 ,此四王者所染当 ,故王天下 ,立为天子 ,功名蔽天地。夏桀染于干辛、推哆 ,殷纣染于崇侯、恶来 ,厉王染于厉公长父、荣夷终 ,幽王染于傅公夷、蔡公谷 ,此四王者所染不当 ,故国残身死 ,为天下姬。"又见《吕氏春秋·当染篇》。

⑯兰芷鲍鱼 ,与之俱化 《说苑·杂言篇》 :孔子曰 :与善人居 ,如入兰芷之室 ,久而不闻其香 ,则与之化矣。与恶人居 ,如入鲍鱼之肆 ,久而不闻其臭 ,亦与之化矣。"

⑰亲爱君子 ,疏斥小人 《隋唐嘉话》卷上曰 :太宗尝止一树下曰 :此嘉树。宇文士及从而美之不容口。帝正色曰 :魏公常劝我远佞人 ,我不悟佞人为谁 ,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头谢曰 :南衙群官面折廷争 ,陛下尝不得举手 ,今臣幸左右 ,若不少有顺从 ,陛下虽贵为天子 ,复何聊乎 ?帝意复解。"

⑮昵：亲昵，亲近。⑯书曰：不作无益，至弗育于国，皆《书》伪古文《旅獒》之文。⑰捐金抵璧：《抱朴子·安贫篇》曰：上智不贵难得之财，故唐、虞捐金而抵璧。⑱返淳还朴：《梁书·明山宾传》：阮孝绪曰：“此言足使还游反朴。”《政要》卷六曰：“贞观十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宜、饶二州诸山大有银坑，采之极是利益，每岁可得钱数百万贯。太宗曰：朕贵为天子，是事无所少之，惟须纳嘉言，进善事，有益于百姓者。且国家剩得数百万贯钱，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不见卿推贤进善之事，又不能按举不法，震肃权豪，惟道税鬻银坑以为利益。昔尧、舜抵璧于山林，投珠于渊谷，由是崇名美号，见称千载。后汉桓、灵二帝好贱义，为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将我比桓、灵耶？”是日敕放令万纪还第。”

⑲末作：即工商业。《韩非子·奸劫弑臣篇》曰：“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困末作而利本事。”《汉书》文帝纪注引李奇曰：“本，农也；末，贾也。”⑳求贤若渴：《政要》卷三曰：“贞观三年，太宗谓房玄龄、杜如晦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又曰：“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尤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传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蜀志·诸葛亮传》亮曰：将军总揽英雄，思贤如渴。”㉑陛下不审察其根源，而轻为之臧否：《政要》卷二曰：“贞观五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俱以告讦讐毁数蒙引见。魏征奏曰：权万纪、李仁发并是小人，不识大体。以讐毁为是，告讦为直。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聘其奸计，附下罔上，多行无礼，以取强直之名。诬房玄龄，斥退张亮，无所肃厉，徒损圣明。道路之人，皆兴谤议。臣伏度圣心，必不以为谋虑深长，可委以栋梁之任，将其以无所避忌，欲以警厉群臣。若信狎回邪，犹不可以小谋大，群臣素无矫伪，空使臣下离心，以玄龄、亮之徒，犹不可得伸其枉直，其余疏贱，孰

能免其欺罔？伏愿陛下留意再思’。太宗欣然纳之，赐征绢五百匹。其万纪又奸状渐露，仁发亦解黜，万纪贬连州司马。朝廷咸相庆贺焉。”

②内除毕弋之物，外绝畋猎之源《齐语》：“桓公曰：田狩毕弋。”韦注曰：“毕，掩雉兔之网也，弋，缴也。”《政要》卷十曰：秘书监虞世南以太宗颇好畋猎，上疏谏曰：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顺天道以杀伐，举旗效获，式遵前古，然黄屋之尊，金舆之贵，八方所仰德，万国之所系心。清道而行，犹戒衔橛。斯盖重慎防微，为社稷也。是以马卿直谏于前，张昭变色于后。臣诚细微，敢忘斯义？且天弧星毕，所殪已多，颁禽赐获，皇恩亦溥。伏愿时息猎车，且韬长戟。不拒刍蕘之请，降纳涓涔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群下。则贻范百王，永光万代’。太宗深嘉其言。

③十旬之逸：《书》伪古文《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④三驱之礼：《易比》九五曰：王用三驱。”孔疏曰：三驱之礼，先儒皆云三度驱禽而射之也，三度则已。”《左氏春秋经》桓四年孔《疏》引郑注曰：“王者习兵于蒐狩，驱禽而射之三则已，法军礼也。”孔疏所引先儒，当即习郑学者。

⑤盘《尔雅·释诂》曰：“盘，乐也。”盘，般之通借字。

⑥孔子曰：见《论语·八佾篇》。

⑦敬以接下《政要》卷三曰：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

⑧文泰：指天地之气融合贯通，生养万物，物得大通，故曰泰。后引申为时运亨通之意。此处为君臣和气融洽。《易·泰·象传》曰：“天地交泰。”

⑨傲不可长，志不可长……志不可满。《礼记·曲礼》上之文。

⑩属已从人，恒若不足《政要》卷六曰：贞观三年，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曰：《论语》云，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何谓也？颖达对曰：圣人设教，欲人谦光，己虽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访事。己之才艺虽多，犹病以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己之虽有，其状若无；己之虽实，其容若虚。非惟匹庶，帝王之德亦当如此。若其位居尊极，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灭亡，莫不由此也。太宗曰：‘《易》云：劳谦君子，有终吉。诚如卿言’。诏赐物二百段。”

③④非无灾患《汉书·食货志》上：“晁错说上曰：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③⑤

贞观之初……并就关外《政要》卷一曰：“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谨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③⑥矜育：怜悯抚养。

③⑦携贰：怀有二心。③⑧关中《史记·高祖本纪·索隐》引《三辅旧事》曰：“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③⑨正日悉留和雇《新唐书·食货志》曰：“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案唐力役之制如此。下日，谓满役而下之日。杂匠之徒，则官府与以雇值而留之，故曰和雇。《旧唐书·后妃传》上《徐贤妃传》：妃上疏曰：“假使和雇取人，不无烦扰之弊。”《唐会要》卷八十六：贞元四年二月敕：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

④⑩正兵之辈，上悉多别驱使：《新唐书·兵志》曰：“府兵之制，太宗贞观十年，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④⑪和市：官府市物与以值曰和市。《新唐书·百官志》：“户部金部郎中掌互市，和市之事，是也。”④⑫祸福无门，惟人所招：《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闵子马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④⑬人无衅焉，妖不妄作：《左传》庄公十四年：“申繻曰：人无衅焉，妖不自作。”④⑭统天御繅《易乾象传》曰：“万物资始乃统天。”《晋书武帝纪》：“制曰：握图御宇”。案繅，字之古文。

④⑮洽：和谐，融洽。④⑯聿：语气词。《诗·大雅·大

明》：“聿怀多福”。《诗·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莫”。

④⑦比屋逾于可封：《汉书·王莽传》上：莽上奏曰：“唐、虞之时，可比屋而封。” ④⑧菽粟同于水火：《孟子·尽心》上曰：“圣人之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④⑨凶丑作孽，忽近起于毂下：

《资治通鉴》一百九十五曰：太宗贞观十三年夏四月戊寅，上幸九成宫。初突厥利可汗之弟结社率从突利入朝，历位中郎将，居家无赖，怨突利斥之，乃诬告其谋反。上由是薄之，久不进秩。结社率阴结故部落，得四十余人，谋因晋王治四鼓出宫，开门辟仗，驰入宫门，直指御帐，可有大功。甲申，拥突利之子贺逻鹘夜伏于宫外。会大风，晋王未出。结社率恐晓，遂犯行宫，逾四重幕，弓矢乱发，卫士死者数十人，折冲孙武开等帅众奋击，久之乃退。驰入御厩，盗马二十余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获斩之。原贺逻鹘，投于岭表。” ⑤⑩天何言哉：见《论语·阳货篇》。天说了什么呢？ ⑤⑪垂象示诫：《易·系辞》上曰：“天垂象，见吉凶。” 垂象”，显示征兆。 ⑤⑫周文之小心，殷汤之罪己：《诗·文王》曰：“唯此文王，小心翼翼。”《左传》庄公十一年：“臧文仲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 ⑤⑬太平之基，极天之峻：《诗序》曰：“《南山有台》，乐得贤也。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诗·崧高》曰：“峻极于天。” ⑤⑭九仞之积，犹弓一簣之功：《书》伪古文《旅獒》曰：“为山九仞，功亏一簣。” ⑤⑮伏愿陛下采臣狂瞽之言，甘从斧钺：《汉书·盖宽饶诸葛丰等传赞》曰：“诸葛、刘、郑，虽云狂瞽，有异志焉。”《诗·板》曰：“询于刍豢。”《史记·淮阴侯传》：广武君曰：“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陈子昂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唐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人。少年任侠不羁，十八岁始折节读书，光宅年间举进士第。上书论政，得武则天赞赏，擢为麟台正字，迁左拾遗。直言敢谏，力陈兴兵事、施淫刑等诸多时弊。万岁通天元年(696)随武攸宜征契丹，任参谋，屡进言而武攸宜不用。圣历元年(698)以父丧辞官回乡，庐于父冢之侧。以家富

于财，县令段简诬之，遂下狱死。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命的先驱，在批判齐梁以来“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同时，标举风雅，高倡汉魏风骨，以有为而作取代无病呻吟。其诗文风格高峻，形式质朴，为唐代文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有《陈伯玉文集》十卷。

谏用刑书

【解题】本文是陈子昂在任麟台正字期间上奏给武则天的，疏中对武则天为巩固权势而滥用刑法，致使无数无辜受到牵连，一时之间举国惶恐的作法提出了批评。

将士郎守麟台正字臣陈子昂顿首冒着死罪到朝廷来给皇上上奏：臣本来是蜀地的一介平民百姓，入朝作官，并不希望显达。承蒙陛下过分的盛意，从草野之下把臣提拔上来，升在麟台阁。犹如来自上天的荣耀，象日月一样高远。小臣见识浅薄，将怎么能担起陛下的深仁厚泽？但是臣听说忠臣奉事君上，除了以死相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心怀媚谄而不规劝君上，没有比这罪更大的了。何况在盛明神圣之朝，适当不必忌讳之时，又不让臣下说出真言，苟且偷荣，不是臣下的初衷。实在迷惑不解，总是以狂妄愚昧的话来上奏，俯伏思惟陛下略加察夺呵！

臣听说古代统御天下的人，其政治可以分三类。实行王道者用仁义来教化他的臣民。实行霸道者运用权智之术来震慑他的臣民。强盛的国家致力于用刑罚来胁迫他的臣民。所以教化不足，然后运用权智来震慑，震慑不起作用才运用刑罚。所以说到刑罚，那不是作王的人所崇尚的。何况如果想追功上皇，占据天下，一意使用刑罚杀戮来作为裁夺，可以说是失策的了。

臣俯伏察看陛下圣德聪明，留心远古。将治理天下，保黎民百姓。发号施令，一出于诚心和快意。天下的百姓，没有不想望圣风的沐浴，希望见到神圣的教化。把道德教育来作为治理国家的手段，将有待陛下实施。况且臣听说，圣明的人出世，必定要驱逐和排除患难，这大概是天与人的祥瑞征兆和美好的命令吧。近来东南的小妖孽，竟敢蓄谋叛乱，扰及朝纲，陛下顺从上天的意旨，诛灭叛贼，叛贼全部降服。岂不是上天存心要表彰陛下的神武之功吗？而文武百官不体察上天的心思，以为是人的意图。因厌恶其

首发作乱倡祸,按照法律理应诛杀,将要消除贼产生的根源,穷究参加叛乱的人,遂使陛下大开诏狱,设置严刑峻法。希望用惩罚来警励天下。叛党的亲属及其结交的朋友,如果其行迹略涉嫌疑,争相逮引,莫不横加收捕拷打讯问,粗细曲折,无不毕究,严重者有的烤楚而死,轻的流往边地。甚至有奸人炫惑,乘机诬谄,纠集告发他们所怀疑的人,希图借此来邀请爵赏。每天在官阙之下告密的人都有好多个了。此时朝廷惶惶,不能自固,全国听到这些事,因此互相警恐。幸赖陛下仁慈,可聆臣民的这种惊惧,特颁恩诏,准许大功(五服中第三等亲)以上的亲友一概免予治罪。当时的人们获得平安,说他们的生命是陛下再造的。愚臣私下也欣然庆贺陛下获得天下拥护的这个机会。不精议论的人们意见不一,又推行过去的政策。近来刑狱又纷纷兴起。陛下不深思上天的意旨,以顺应休歇之期,仍然以智察为治理,威刑为急务。使以前发布的诏令不能取信于人。愚臣实在不明白呵,这恐怕不是五帝三王吊民伐罪的本意吧。

臣自下观察现在天下的百姓,渴望社会安定事实上已经很长时间了。昔日北方的胡人和西方的戎狄侵扰寇掠边塞,战争连绵,持续十年之久。嘉峪关和黄河以北需用的粮草,要从幽燕等地转输而来,秦州和蜀地的人民,争相逃亡河湟等。当时天下的百姓已经是极度弊了。再加上重大的军事行动之后,屡遭自然灾害,百姓流离失所,饿殍载道,人口几乎减少一半。幸赖陛下以最高尚的道德,安抚百姓,边境获得晏安,天下太平,风调雨顺,年谷丰稔,天下的百姓始得老有所养,小有所育。所以扬州叛乱,大概有五十天,而国内安定,没有丝毫不稳,这难道不是天下百姓厌恶战乱吗?臣根据这一点来推测,可知百姓很长时间以来渴望安定了。现在陛下不致力于清静无为,以救已经疲弊的黎民百姓。反而滥用威刑,使天下的黎民百姓失望,企图用分别辨析为政策,来整肃全国。臣愚蠢暗昧,私下里大惑不解。况且臣听说刑罚是为政最不重复的手段,古代的帝王们为了禁绝侵袭治理混乱,不得已使用它。现在天下侥幸平安,万物想望太平。陛下竟以最末流的手段来辨别是非,治理百姓。臣认为这是因事因时制宜之义。近年以来,我见多方告密,被逮捕的囚犯累千累百,大概所告的理由都是以扬州叛乱

为名。仔细审查,才发现一百人中也没一件是真实的。陛下仁爱宽厚,又违背法律,容许他们肆虐,多方揭发其他的事,朝廷也追究其罪状。遂使奸恶之党,恣心所欲互相仇视,些微的仇怨,即说有密可告。一人牵涉词讼,百人被捕入狱。逮捕犯人的官员相望于道。有的人说陛下喜爱少数人而害了大多数,天下的百姓怒声载道,不知何处安宁。

臣听说除非是圣人,没有外患,必然有内患,这是事物内部规律的必然发展趋势。臣不敢用这古的历史来说明这一点,请借隋代的历史作一比较。臣听年纪大的人说,隋朝末年,天下仍然平安。炀帝不恭,滥施淫威,穷兵黷武,不愿安居皇位,自任主帅,以百万之师,征伐高丽。于是天下开始出现骚乱,遂使杨玄感挟叛兵之势,怀盗窃之心,想乘机谋反,篡夺皇位。于是兴兵国内,占据洛阳,汹汹之势几乎要倾覆隋王朝。但叛乱不到一个月,便被诛杀。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积弊,尚没有到土崩瓦解的地步,黎民百姓心中仍希望安居乐业。炀帝不明白这一点,忽视这个机会。自己以为元凶既然已经诛杀,天下便没有了大恶人,皇帝的位置,可以用刑罚来稳固,遂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门负责杀戮,穷搜叛党,海内豪杰之士,无不遭殃。终至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天下靡然风从,开始考虑背叛朝廷了。于是肖铣、朱粲在荆南起兵,李密、窦建德作乱于河北。国内风动云摇,于是各路义军蜂拥而起,终于推翻隋王朝。这难道不可悲吗?长辈们至今仍在谈论这件事,事情的详细经过也的确是如此。臣私下以此上观三代夏、商、周的兴亡,下及秦、汉、魏、晋的治乱,莫不均因滥施毒刑而导致天下瓦解。大狱一兴,不能无滥,为什么呢?提刀代笔的小官们,很少能知道事情的大体。那些号称能断狱的人,都是以严峻苛刻闻名,援用烦琐的法令,深文周纳,以入人罪,则均说成是至公至当。至于皇上,也认为他们是奉法行事。这样杀人能够带来利益,公正宽恕可能带来灾难,所以狱吏互相告诫多杀人,这不是因为他们憎恨人,而是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所以在上他们希望邀得皇上的宠幸,在下以图荣耀身家的利益。过分的追求利益,就不能不滥施刑罚。对良善的臣民滥用刑罚,那就是淫刑了。人情没有不热爱自己本身的,陛下由此看来,难道能没有滥施刑罚吗?受到冤枉的人叹息不

已,就会对祥和之气造成不良危害,祥和之气悖乱,疠疫则会蜂拥而起,接着是水灾和旱灾,出现灾荒之年。人民失业之后,那叛乱之心就会怵然而生。近来天气亢旱,错过了农时,天上乌云密布,就是不下雨,农夫们放下农具,仰望怨愁。这难道不是陛下有圣人之德却不降恩泽于黎民百姓么?倘若干旱超过春天,错过农时种不上庄稼,今年的庄稼,必然遭受损失。陛下为什么不敬承上天的意旨,降施恩泽来周济黎民百姓?臣听说古时圣明的君主对刑罚非常慎重,大概就是害怕出现这种情况吧。《尚书》上不是说过吗?与其杀害无辜之人,宁可不去违背常规。陛下为什么以堂堂之盛还要致力于强霸之威呢?愚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采取这种政策呵。

况且愚昧的黎民百姓只要平安就会快乐地生活,处境危险就会考虑变乱。所以多事往往会招来灾祸,而滥施刑罚则容易造就奸贼。倘若大狱不停,牵连的党羽日益广泛,天下的臣民就会疑惑不解,惟恐冤及无辜,人情汹汹,这种情况的变化,不应该不看到。往昔汉武帝时,发生巫蛊之狱,江充欺骗武帝,在京师作乱,致使太子畏惧,起兵捕东江充,战败自杀。这场事变,无辜被害的人成千上万,刘氏的宗庙几乎被倾覆。幸亏武帝得到壶关三老的上书,翻然悔悟,夷灭江充三族,其他人一概赦免,不予追究,天下才得以稍为安定一些。臣每次读《汉书》读到这里,未尝不为戾太子流泪。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俯伏愿陛下能记住这一点。

臣不避被烹杀的危险,以区区蝼蚁之命来轻易触犯陛下的威严,臣不是不怕死而希望活命。实在是怕辜负了陛下的知遇之恩。臣不敢以微小的性命来蔽塞陛下的聪明,也不敢想叫陛下马上取消刑罚,只不过是希望陛下慎用刑罚罢了。乞求陛下与三事大夫商量可不可以这样做。过去的事情已经不可能改正,将来的事情还可以挽回。不要因为臣卑微而忘记这个奏议,天下的黎民百姓将万分荣幸。臣陈子昂惶恐不安,实在是该杀该杀。(郭双林)

将仕郎守麟台正字^①臣陈子昂谨顿首冒死诣阙上疏:臣本蜀之匹夫,宦不望达。陛下过意,擢臣草莽^②之下,升在麟台之阁。光宠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将何克负?然臣闻忠臣事君,有

死无二。怀佞不谏,罪莫大焉。况在明圣之朝,当不讳^③之日,方复钳口^④下列,俯仰偷荣,非臣之始愿也。不胜愚惑,辄奏狂昧之说,伏惟陛下少加察焉!

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⑤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任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所贵矣。况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⑥,专任刑杀以为威断,可谓策之失者也。

臣伏睹陛下圣德聪明,游心太古。^⑦将制静宇宙,保眚黎人^⑧。发号施令,出于诚慊^⑨。天下苍生^⑩,莫不想望圣风,冀见神化。道德为政,将待于陛下矣。且臣闻之,圣人出必有驱除^⑪,盖天人之符应休命也^⑫。日者东南微孽,敢谋乱常,陛下顺天行诛,罪恶咸服^⑬。岂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执事者不察天心,以为人意。恶其首乱倡祸,法合诛屠,将息奸源,穷其党与。遂使陛下大开诏狱,重设严刑,冀以惩创观于天下。逆党亲属及其交游,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不穷捕考讯,枝叶蟠拏,大或流血,小御魑魅^⑭。至有奸人荧惑,乘险相诬,纠告疑似,冀图爵赏,叫于阙下者,日有数矣。于时朝廷皇皇^⑮,莫能自固,海内倾听,以相惊恐。赖陛下仁慈,悯斯危惧,赐以恩诏,许其大功^⑯已上一切勿论。时人获泰,谓生再造。愚臣窃亦欣然贺陛下圣明得天下之机也。不谓议者异见,又执前图。比者刑狱纷纷复起。陛下不深思天意,以顺休期,尚以督察为理,威刑为务。使前者之诏不信于人。愚臣昧焉,窃恐非五帝三王^⑰伐罪吊人之意也^⑱。

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属北胡侵塞,西戎寇边^⑲,兵革相屠,向历十载。关河自北,转输幽燕,秦蜀之西,驰骛湟海^⑳,当时天下疲极矣。重以大兵之后,屡遭凶年^㉑,流离饥饿,死丧略半。幸赖陛下以至圣之德,抚宁兆人,边境获安,中国无事,阴阳大顺,年谷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养矣。故扬州构祸,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岂非天下蒸庶厌凶乱哉?臣以此卜之,知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㉒,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欲以察察^㉓为政,肃理寰区。臣愚暗昧,窃有大惑。且臣闻刑者,政之末节也。先王以禁暴整乱,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万物思泰。陛下用以末节之法,察理平人。臣愚以为非适变随时

之义也。顷年以来,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及其穷究,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讐^{②①}他事,亦为推劾^{②②}。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云^{②③}。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②④},莫知宁所。

臣闻自非圣人,不有外患,必有内忧^{②⑤},物理^{②⑥}之自然也。臣不敢以远古言之,请借隋而况^{②⑦}。臣闻长老^{②⑧}言,隋之末代,天下犹平。炀帝不龚^{②⑨},穷毒威武。厌居皇极^{③①},自总元戎^{③②},以百万之师观兵辽海,天下始骚然矣。遂使杨玄感挟不臣之势,有大盗之心,欲因人谋,以窃皇业。乃称兵中夏^{③③},将据洛阳,哮阗^{③④}之势倾宇宙矣。然乱未逾月,而首足异处^{③⑤}。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③⑥},蒸人之心,犹望乐业。炀帝不悟,暗忽人机^{③⑦}。自以为元恶既诛,天下无巨猾也。皇极之任,可以刑罚理之。遂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戮^{④①},大穷党与^{④②},海内豪士,无不罹殃。遂至杀人如麻,流血成泽。天下靡然^{④③},始思为乱矣。于是萧铣、朱粲起于荆南,李密、窦建德乱于河北。四海云摇,遂并起而亡隋族矣^{④④}。岂不哀哉?长老至今谈之,委曲如是。臣窃以此上观三代夏、殷、周兴亡,逮秦、汉、魏、晋理乱,莫不皆以毒刑而致败坏也。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何者?刀笔之吏,寡识大方。断狱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网密,则共称至公。爱及人主,亦谓其奉法。于是利在杀人,害在平恕。故狱吏相诫以杀为词,非憎于人也,而利在己。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图荣身之利。徇利既多,则不能无滥。滥及良善,则淫刑逞矣。夫人情莫不自爱其身,陛下以此察之,岂能无滥也?冤人吁嗟,感伤和气。和气悖乱,群生病疫。水旱随之,则有凶年。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顷来亢阳愆候^{④⑤},密云而不雨,农夫释耒,瞻望嗷嗷^{④⑥},岂不由陛下之有圣德而不降泽于下人也?倘旱遂过春,废于时种,今年稼穡,必有损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泽恤人?臣闻古者明王重慎刑罚,盖惧此也。《书》不云乎?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④⑦}陛下奈何以堂堂之圣犹务疆霸之威哉?愚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且愚人安则乐生,危则思变。故事有招祸,而法有起奸。倘大狱未休,支党日广,天下疑惑,相恐无辜,人情之变,不可不察。昔汉武帝时,巫蛊狱起。江充行诈,作乱京师,致使

太子奔走,兵交宫阙,无辜被害者以千万数,刘氏宗庙几倾覆矣。赖武帝得壶关三老上书,幡然感悟,夷江充三族,余狱不论,天下少以安尔^{④7}。臣每读《汉书》至此,未尝不为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④8}。伏愿陛下念之。

臣不避汤镬^{④9}之罪,以蝼蚁^{⑤0}之命轻触宸严^{⑤1},臣非不恶死而贪生也。诚恐负陛下恩遇。臣不敢以微命蔽塞聪明,亦非敢欲陛下顿息刑罚,望在恤刑尔。乞与三事大夫^{⑤2}图其可否。夫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⑤3}。无以臣微而忽其奏,天下幸甚。臣子昂诚惶诚恐死罪死罪。

【注释】①将士郎守麟台正字:唐代官职名。据《唐六典》卷二曰:“从九以下曰将仕郎。”又卷十曰:“秘书监正字,正九品下。”《唐会要》卷六十五曰:“秘书省,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为麟台监。”

②草莽:即草野。《孟子·万章》下曰:“在野曰草莽之臣。”

③不讳:不必忌讳。④钳口:即不让说真话。⑤化:即德化、教化。

⑥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占据天下,功近上古的帝王。“光宅”,即充满、覆被。《书·尧典·序》:“昔在帝尧,聪明文思,光宅天下。”引由为据、占、有等。《上皇》,先古的帝王。《庄子·天运篇》曰:“治成德务,监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谓上皇。”

⑦游心太古:留心、注意,远古。《汉书·朱邑传》张敞与邑书曰:“明主游心太古。”⑧保旻黎人:保护黎民百姓。⑨发号

施令,出于诚慊:《书》伪古文《罔命》曰:“发号施令,罔有不慊。”《孟子·公孙丑》上赵注:“慊,快也。”⑩苍生:即百姓。《书·皋陶谟》曰:“至于海隅苍生。”(伪古文分入《益稷》)

⑪驱除:驱逐排除。《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说:“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⑫符应休命:儒家、方术所说的表明君主“受命于天”的一种所谓“祥瑞”征兆。

⑬日者东南微孽,……罪恶咸服:指徐敬业反对武则天临朝一事。《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曰:“嗣圣元年二月,废皇帝为庐陵王,立豫王轮(改名旦)为皇帝,改元文明,皇太后仍临朝称制。九月,柳州司马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冬十月,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为大总管,率兵三十万以讨之。”

⑭魑魅:传说中山林里害人的

妖怪。《左传》文十八年曰：“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案：魑俗作魑。

⑮皇皇：皇，惶之通借字，《文苑》作惶。《广雅·释诂》二曰：“怕，惧也。”《释训》曰：“惶惶，剧也。”

⑯大功：五服中的第三等亲。《新唐书·礼乐志》载五服之制，从兄弟庶孙，女子子适人者，姑姊妹适人者，皆为服大功。

⑰五帝三王：五帝，众说纷纭，当依《大戴礼·五帝德》、《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颡顓、帝啇、尧、舜为五帝。又《白虎通·号篇》曰：“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颡顓、帝啇、帝尧、帝舜五帝也。三王者何谓也？夏、商、周也。”

⑱吊人伐罪：慰问受苦的人民，讨伐有罪的统治者。《国语·郑语》上：“史伯曰：奉辞伐罪，无不克矣。”案唐避太宗李世民讳民为人，后并同。

⑲北胡侵塞，西戎寇边：北胡谓突厥。《通典·边防典》十三曰：“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旧唐书》有传。西戎谓吐蕃。《旧唐书·吐蕃传》上曰：“吐蕃在长安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

⑳湟海：《元和郡县志》曰：“陇右道鄯州湟水县：湟河出青海东北乱山中，东南流至兰州西南入黄河。”《清一统志》卷四百十二曰：“湟河蕃名波克布拉斯河，在西宁边外西北，青海之东，源出噶威臧岭。”

㉑大兵之后，屡有凶年：《老子》曰：“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㉒不务玄默以救疲人：不致力于沉静无为，以救助疲弊的黎民百姓。玄默，沉静无为。《汉书·贾谊传赞》曰：“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

㉓察察：分别辨析。《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晋书·顾和传》和答王导曰：“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

㉔讪：攻击或揭发别人的短处。《论语·阳货篇·集解》引包注曰：“讪谓发人之阴私也。”

㉕推劾：追究其罪状。《梁书·何敬容传》：“时河东王誉为领军将军，敬容以书解（妾弟费）慧明，誉即封书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

㉖冠盖如云：冠盖，指官吏们的冠服和其乘坐的东盖。如云，喻众多。

㉗喁喁：形容低声说话。

㉘不有外患，必有内忧：《左传》成十六年：“范文子曰：唯圣人能外内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

㉙物理：事物的内在规律，事物的道理。

㉚况：比拟、比较。

㉛长老：年纪大的人。

㉜龚：恭敬，通“恭”。

㉝皇极：帝王之位。

③④元戎 :主帅。 ③⑤中夏 :中国。 ③⑥哮阍 :猛兽发怒。

③⑦以百万之师……而首足异处《隋书·炀帝本纪》曰:大业七年二月,幸涿郡。诏曰: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八年春正月,大军集于涿郡。诏曰:朕躬驭元,为其节度,涉辽而东,循海之右,解倒悬于遐裔,问疾苦于遗黎。三月,围辽东。既而高丽各城守,攻之不下。七月,宇文述等败绩于萨水,九军并陷,将帅奔还,亡者二千余骑。九月,上至东都。九年二月,又徵兵讨高丽。夏四月,车驾度辽。六月,礼部尚书杨玄感反于黎阳,逼东都,上班师,遣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等发兵讨玄感。八月,宇文述等破玄感于阌乡,斩之,余党悉平。”详见《东夷高丽传》及《杨玄感传》。

③⑧土崩 :比喻彻底崩溃。《史记·主父偃传》:徐乐上书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 ③⑨人机 :机会、机遇。 ④⑩遂使兵部尚书樊子盖专行屠戮。《炀帝纪》曰:“大业七年五月,以武威太守樊子盖为民部尚书。九年三月,幸辽东,以越王侗、民部尚书樊子盖留守东都。”

④①党与 :参与徒党之人。 ④②靡然 :一边倒的样子。 ④③于是萧铣、朱粲起于荆南……遂并起而亡隋族矣。《炀帝纪》曰:“大业十一年,谯郡人朱粲拥众数十万寇荆、襄,僭称楚帝。十三年春正月,勃海贼窦建德设坛于河间之乐寿,自称长乐王。二月,贼帅李密、翟让等陷兴洛仓,李密自号魏公。贾谊《陈政事疏》曰:“俗吏之所备,在于刀笔筐篋而不知大体。”《汉书·萧何曹参传》颜注曰:“刀以削书也,古者用简牒,故吏皆以刀笔自随也。” ④④亢阳愆候:“亢”,极、很。“亢阳”即亢旱。“愆”,错过。“愆候”,即误了节候,错过了农时。 ④⑤嗷嗷《汉书·董仲舒传》颜注曰:“嗷嗷,众怨愁声也。” ④⑥不经:不合乎常规。 ④⑦昔汉武帝时……天下少以安尔《汉书·武五子传》曰:“卫皇后生戾太子,戾太子据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并诛,谓太子曰:‘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乃斩充以徇。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氂等战。太子兵败,亡不得,壶关三老茂《汉

纪》曰令狐茂)上书言太子冤,天子感悟。太子之亡也,东至湖,臧匿泉鸠里。太子自度不得脱,入室距户自经。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巫蛊:以巫术来迷惑、欺骗、毒害人。

④⑧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贾谊《过秦论》曰:“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④⑨汤镬:古代酷刑。用以烹人者。

⑤⑩蝼蚁:蝼蚁和蚂蚁,常用来代表微小的生物,比喻力量薄弱或地位低微的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

⑤⑪宸:封建帝王住的地方,引申为王位、帝王的代称。

⑤⑫三事大夫:即三公。三公虽无职,而参与六卿之事,故称三事。《诗·小雅·雨无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⑤⑬夫往者可不谏,来者犹可追:语出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王 维

王维(701—761)字摩诘,唐朝太原祁(今山西省祁县人)。开元十九年(公元731)进士,天宝末为给事中。安史之乱,仓卒为叛军所获,送至洛阳。安禄山在凝碧池举行大宴会,被迫作乐的梨园子弟歔歔泣下。王维这时被拘在洛阳菩提寺,他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唐朝军队收复长安后,作过安禄山的官的人都分别定罪。王维因为写过上面这首诗,只受到降职的处分。后来仕至尚书右丞,所以世人称王右丞。王维是一个有多方面才能的艺术家,能诗、善画、工书法,擅长音乐。他的诗以写田园景物、闲适心情者为胜,往往表现着逃避现实的消极情绪。

山中与裴迪秀才书

【解题】这篇文章选自《王右丞集笺注》(清越殿成撰)。王维有别墅在蓝田(今陕西蓝田)的辋口。辋水周流舍下,风景极美,有孟城坳、华子冈、鹿柴(zhài)、欽湖、文杏馆、柳浪、茱萸沚(pàn)、辛夷坞诸名胜。王维常和裴迪、崔兴宗等人游于其中,赋诗相酬为乐。这封信是王维在山中写给裴迪的。“山中”的“山”,就是蓝田

县东的蓝田山。裴迪，关中人。起初和王维同住在终南山。王维之弟王缙为蜀州刺史，裴迪从之至蜀。裴迪与杜甫友善，杜甫有和裴迪的诗。

这篇文章描写山中景物，生动自然，美丽如画，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快到腊月末了，景物气候温和舒畅，旧居的山川颇可游赏。足下正在温习经书，仓猝之间不敢干挠，就到山中去，在感配寺小憩，和山中的僧人吃过饭后便离开了。

向北涉过灞水，月亮的清辉映照城郭。晚上登上华子冈，见微风吹过辋水的水面，荡起无数细微的水波。水波或上或下，水中的月影也随之上下。远处冷寂清寒的山中有一点灯火，在深林之外或明或灭，闪闪烁烁。狗在寒冷的深巷之中吠咬，声音如豹子一样。捣米的声音从村墟之中传来，和稀疏的钟声相互交错。此时我静坐下来，僮仆也默不作声。令我回想起昔日我们携手赋诗，走过狭窄的小路，在清清的流水旁徘徊徜徉的情景。

当等到春天来临，草木的芽儿茂盛地生长出来。春日的山川可以观赏，轻捷的鲛鱼在水中腾跃，白鸥举起矫健的翅膀，露水打湿了泽边青青的水田，清晨的雉鸡在麦陇中鸣叫。这美丽的景色已经为时不远了，那时你能和我一起游赏吗？不是象你这样清远妙悟，有超妙高致的人，怎么能够以这样的不急之务相邀请呢？然而这其中有着深妙的趣味。正好有驮运黄蘗的人出山，托他带给你这封信，我想说的不能一一说出，言不尽意。

山中人王维上。

（ 雒启坤 ）

近腊月下^①，景气和畅^②，故山殊可过^③。足下方温经^④，猥不敢相烦^⑤。辄便往山中^⑥，憩感配寺^⑦，与山僧饭讫而去。

北涉玄灞^⑧，清月映郭。夜登华子冈，辋水沦涟^⑨，与月上下^⑩。寒山远火，明灭林外。深巷寒犬，吠声如豹^⑪。村墟夜舂^⑫，复与疏钟相间^⑬。此时独坐，僮仆静默，多思曩昔携手赋诗，步仄径^⑭，临清流也。

当待春中，草木蔓发^⑮，春山可望^⑯，轻鲛出水^⑰，白鸥矫翼^⑱，

露湿青皋^⑩，麦陇朝雉^⑪：斯之不远^⑫，傥能从我游乎^⑬？非子天机清妙者^⑭，岂能以此不急之务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⑮！无忽。因驮黄蘗人往^⑯，不一^⑰。

山中人王维白^⑱。

【注释】①腊月：阴历的十二月。下：末尾。②景气：景物气候。

③故山：旧居之山，指辋川山中。过：过访，游赏。

④足下：对人的敬称，一般用于职位或辈次差不多的人。但在秦汉地位低的人对地位高的人也称足下，例如《史记·项羽本纪》：张良称项羽“大王足下。”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秦汉以来，于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将言麾下，使者言节下、谷下，二千石长史言阁下，父母言膝下，通类相与言足下。（王得臣《麈史》卷中所引。）温经：温习经书。经：经典，经书。

⑤猥：仓猝之间。《广雅》：猥，顿也。“顿是“猝”的意思。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猥是发声之词。不敢相烦：不敢干扰。

⑥辄便：就。“辄”和“便”都是“就”的意思，这里两个字连用，意思仍然是“就”。憩（qì）：停息，休息。感配寺：大概应作“化感寺。”

⑧玄灞：就是灞水。玄，形容水色深青。⑨沦涟：形容微风吹过水面，水面波动的样子。小风吹水，水文转动如轮，叫“沦”。风行水上成文，叫“涟”。

⑩与月上下：水波或上或下，水中的水影也随同上下。⑪吠声如豹：形容吠声之猛。

⑫舂（chōng）：捣米。这里指捣米的声音。⑬疏钟：稀疏的钟声，指钟声的间隔较长。相间：相互交错。

⑭步仄径：走狭窄的小路。⑮草木蔓发：草木的芽旺盛地长出来。蔓发，形容草木发芽很盛。蔓，滋蔓，蔓延。

⑯轻儻（tiáo）：轻捷的儻鱼。儻鱼狭而长，色白，也称“白儻”。⑰矫：举。

⑱青皋：泽边青青的水田。青，植物的颜色。皋，泽边地。⑲朝雉（zhōu）：雉（gū）：清晨雉鸡叫。雉，原意是雄雉叫。《诗经·小雅·小弁》：“雉之朝雉，尚求其雌。”

⑳傥：同“倘”，或者，含有商量的意味。㉑天机：天性。清妙：清远妙悟，有超俗的高致。

㉒是：此，这。㉓因驮黄蘗（b）人往：因为有载运黄蘗的人出山，托他带给你这封信。黄蘗，也简称为“黄柏”，一种乔木，可供

药用。 ②⑥不一 我想说的不能一样一样都写出。 ②⑦山中人《楚辞·九歌·山鬼》：“山中人兮芳杜若。”

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后徙韩城(今陕西韩城),又徙下邳(今陕西渭南)。唐德宗贞元间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唐宪宗元和间为翰林学士,迁左拾遗,左赞善大夫。后来因为得罪权贵,贬江州司马。唐穆宗长庆年间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政绩卓著。唐武宗会昌初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自称香山居士(香山在今河南洛阳龙门山的东边,白居易曾在那里构筑石楼)。白居易是唐朝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强调继承《诗经》的优良传统和杜甫的创作精神,反对六朝以来“嘲风雪,弄花草”的作品。他写的诗篇,或讽刺当时政府的横征暴敛,或攻击豪门贵族的荒淫无耻,或反对穷兵黩武的侵略战争,或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贫困,有较强的思想性。其散文也写得很精切。有《白香山集》七十一卷。

庐山草堂记

【解题】这篇文章选自《白氏长庆集》。唐宪宗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因为越职言事。又被人诬为不孝,被贬为江州司马。司马是没有一定职务也不负什么责任的闲官。他在《江州司马厅记》里说:“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这使他精神上很苦闷。江州在唐朝属江南西道,州治设于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地当长江中流,古迹名胜很多,最出名的就是庐山。庐山离浔阳约四十余里,风景清幽,多奇峰古寺。元和十一年秋天,白居易往游庐山,在东林寺住了几天。到处野猿山鸟弄客呼人。他最爱香炉峰北,遗爱寺南,介于峰寺之间的一带地方,因此,就着手修筑草堂,准备将来终老于此。在这篇文章里,他只写出流连风景,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是像本书所选他在江州写的《与元九书》,就与此篇有所不同。因此,他当时的思想是有些矛盾的。

庐山的风景奇而且秀,人推为天下第一。山的北峰名叫香炉

峰,有一座寺叫遗爱寺,此寺介于两峰之间,这里的风景非常之美,又是庐山中最好的。元和十一年秋天,太原人白居易见到之后便爱上了这个地方,就象远行的客人经过故乡,眷恋而不能离去,所以面对着香炉峰,紧靠着遗爱寺,在此修起了一间草堂。

第二年的春天,草堂修成,有三间两柱,二个房间,四个窗户,东西和南北的距离全和自己设想的一样。开北面的门,引来北风,预防夏天的暑热。把南面的屋栋盖得高一些,让阳光照进来,这是预防冬天的寒冷。盖房所用的木材,只加以砍削,不涂油漆,墙壁上只涂一层泥,不加粉刷。用石头砌起台阶,窗户糊上纸,挂上竹帘和麻布做的帐子,大概都和以上所说的布置相称。堂中摆设四个木榻,二个素面屏风,一张漆琴,儒家、道教和佛教的书都有三两卷。

乐天来当这个草堂的主人之后,仰观群山,俯听流泉,斜视旁边的竹、树、云、石,从早到晚,目不暇接。不久,那些美好的景物好象在招引自己,心灵和景物相应,于是感到身体舒适,内心冲和。在此住了一夜,便觉身体安宁;又过了一夜,便觉心田安静。第三宿之后,便颓然嗒然,逍遥云外,无拘无束,不知不觉之中,便与自然同化了。

我自己问自己其中的原因,回答说:这个居处,前面有平地,南北东西有十丈方圆,中间有个平台,约占了平地的一半。台南边有一个方形的水池,又比平台大一倍。水池的周围长了许多山竹和野草,水池中生长着白莲和白鱼。再往南,直到石涧,夹涧两岸长有古松树和老杉树,粗有十围,高却不知有多少丈。树上的高枝可以碰到天上的云,低枝则可拂到潭水,看上去好象幡幢树立在那里,又象张开来的伞盖,老枝盘曲,如走龙蛇。松树下长有许多灌木丛,松萝与葛的蔓和茎交织遮蔽,太阳和月亮的光都照不到地上,即使在盛夏的时候,这里的气候就象八九月时那样凉爽。地下铺上白石,作出入的道路。在草堂北边五步,倚靠着几层高崖堆积成假山,与真山相映衬。假山之上堆砌着玲珑的石头和突起的土块,土石相杂,上面覆盖着杂木异草。绿阴蒙蒙,朱实离离,都叫不上名字,一年四季都保持着一种颜色。这里又有喷泉好茶,就着泉水来烹茶,好事的人看到之后,可以对景品茗,终日不去。草堂的

东面有一个瀑布,悬下的水约有三尺高,倾泄在台阶的角上,流入石渠里,不论是黄昏还是晚上,看上去都象洁白柔软的熟绢,在夜晚万籁俱寂时,那瀑布的声音听上去如环珮叮咚,又如琴如筑,余韵悠长。堂的西面倚靠着北边山崖的山脚,用剖开的竹子架在空中,接引崖上的泉水,东西交织如人身上的血脉,泉水沥沥而下,又象绵线悬挂空中,从屋檐上滴下来,滴到台阶上,接连不断,象串在一起的珠子一样,细微的水滴如雨露一般,点点滴滴飘飘洒洒,随风远去。草堂的附近望得到和走得到的地方,春天有锦绣谷的鲜花,夏天有石门涧的云,秋天有虎溪的月,冬天有香炉峰的雪。阴晴明暗,早晚吞吐,千变万化,不可尽纪,只能概括而言,所以说它们甲于庐山。啊!一般的人有了一间宽敞的屋子,一张漂亮的席子,在里面起居生活,尚且免不了有骄傲之态。如今我作为它的主人,各种奇物纷至沓来,使人并发智慧,使这些智慧各自以其类而来到我的面前,又怎么能不使我外与物应,内心冲和,身体安宁、心中恬静呢!过去慧永、慧远、雷次宗等十八个人一同进入此山,老死而不返,离我也已经有数百千年,我知道他们的心,就是因为这一点啊!

况且我自己想,我从幼年到老年,不论是住茅草屋,还是住大厦,凡是我所住过的地方,哪怕只是一两天,也总要积土为台,将拳头大小的石头聚成假山,用一斗水绕山为池,我喜爱山水的癖好就是这样。一旦而遭遇贬谪,来到这里作江州司马,郡守对我优容宽待,庐山以它的山灵名胜待我,这是上天给我闲暇的时间,大地给我以游览的处所,我终于得到了自己所爱好的,此外还要求什么呢?我尚且受江州司马这个闲职的约束,还不免有案牍公事之累,或往或来,没有功夫安安稳稳地居住。等到其它时候我的弟弟妹妹婚嫁完毕,当江州司马的任职期满,进进出出,得以自由自在,我必定左手牵着妻子儿女,右手抱着琴书,在这里终老,以成就我平生的志愿。清泉白石可以为我作证!

时在三月二十七日,我开始在新建的草堂中居住;四月九日,和河南的元集虚,范阳的张允中,南阳的张深之,东林寺、西林寺的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共二十二人,为他们准备斋饭,排出茶果以庆祝新堂的落成,并写了这篇草堂记。

(龢启坤)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①。山北峰曰香炉峰^②,北寺曰遗爱寺^③,介峰寺间^④,其境胜绝^⑤,又甲庐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乐天见而爱之,若远行客过故乡,恋恋不能去,因面峰腋寺^⑥,作为草堂。

明年春,草堂成。三间两柱,二室四牖,广袤丰杀^⑦,一称心力^⑧。洞北户,来阴风,防徂暑也^⑨。敞南甍,纳阳日,虞祁寒也^⑩。木斫而已,不加丹^⑪;墙,圻而已,不加白^⑫。碱阶用石^⑬,罽窗用纸^⑭,竹帘,绡帟^⑮,率称是焉^⑯。堂中设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张,儒道佛书,各三两卷^⑰。

乐天既来为主^⑱,仰观山,俯听泉,傍睨竹树云石^⑲,自辰及酉^⑳,应接不暇^㉑。俄而物诱气随,外适内和^㉒。一宿体宁^㉓,再宿心恬^㉔,三宿后颓然嗒然^㉕,不知其然而然^㉖。

自问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㉗,中有平台,半平地^㉘,台南有方池,倍平台^㉙。环池多山竹野卉^㉚,池中生白莲白鱼。又南抵石涧,夹涧有古松老杉^㉛,大仅十人围,高不知几百尺。修柯戛云^㉜,低枝拂潭^㉝,如幢竖^㉞,如盖张^㉟,如龙蛇走^㊱。松下多灌丛^㊲,萝茑叶蔓^㊳,骈织承翳^㊴,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风气如八九月时^㊵。下铺白石,为出入道。堂北五步,据层崖积石^㊶,嵌空垤块^㊷,杂木异草盖覆其上。绿阴蒙蒙^㊸,朱实离离^㊹,不识其名,四时一色。又有飞泉植茗^㊺,就以烹煇^㊻,好事者见^㊼,可以永日^㊽。堂东有瀑布,水悬三尺,泄阶隅,落石渠^㊾,昏晓如练色^㊿,夜中如环珮琴筑声^㊽。堂西倚北崖右趾^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㊿,脉分线悬^㊽,自檐注砌^㊾,累累如贯珠^㊿,霏微如雨露^㊽,滴沥飘洒^㊿,随风远去。其四傍耳目杖屦可及者^㊽,春有锦绣谷花^㊿,夏有石门涧云^㊽,秋有虎溪月^㊿,冬有炉峰雪^㊽。阴晴显晦^㊿,昏旦含吐^㊽,千变万状,不可殚纪^㊿,麤缕而言^㊽,故云甲庐山者。噫!凡人丰一屋,华一簑^㊿,而起居其间,尚不免有骄稳之态^㊽,今我为是物主^㊿,物至致知^㊽,各以类至,又安得不外适内和,体宁心恬哉!昔永、远、宗、雷辈十八人同入此山^㊿,老死不反,去我千载^㊽,我知其心以是哉^㊿!

矧予自思^㊽,从幼迨老^㊿,若白屋^㊽,若朱门^㊿,凡所止虽一日二日,辄覆簑土为台^㊽,聚拳石为山,环斗水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㊿,来佐江郡^㊽,郡守以优容而抚我^㊿,庐山以灵胜待

我，是天与我时，地与我所^③，卒获所好^④，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员所羁^⑤，馀累未尽^⑥，或往或来，未遑宁处^⑦。待予异时弟妹婚嫁毕^⑧，司马岁秩满^⑨，出处行止^⑩，得以自遂^⑪，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实闻此言^⑫！

时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凡二十有二人具斋^⑬，施茶果以落之^⑭。因为草堂记。

【注释】①匡庐奇秀，甲天下山：匡庐，庐山的总名。《后汉书·郡国志》李贤注引释慧远的《庐山记略》：“山在寻阳南。……有匡俗先生者，出殷、周之际，隐遁潜居其下，受道于仙人而共岭，时谓所止为仙人之庐而命焉。”甲，第一。②香炉峰：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香炉峰在庐山西北，其峰尖圆，烟云聚散，如博山香炉之状。”

③遗爱寺：即东林寺，东晋名僧慧远所建。④介峰寺间：在峰和寺之间。介，际。⑤绝：极。“胜绝”也可以说成“绝胜”。⑥腋，指肩和臂内面交接之处。腋寺，在遗爱寺的肘腋之下，这是说距寺很近。⑦广袤（mào）丰杀（shài）：

广，东西的距离。袤，南北的距离。丰杀，或丰或杀。丰，宽大；杀，窄小。⑧一称（chèn）心力：一，全。称，相合。心力，运用自己心思的能力。⑨洞北户，来阴风，防徂（cú）暑也：洞，开。户，半门。一扇叫“户”，两扇叫“门”。阴风，北风。徂暑，《诗经·小雅·四月》：“六月徂暑。”郑笺：“徂，犹‘始’也。六月乃始盛暑。”

⑩敞南甍（méng），纳阳日，虞祁寒也：敞，高。甍，屋栋。阳日，从南面射进来的日光。虞，预料，忧虑。祁，盛大。⑪木斫（zhuó）而已，不加丹：斫，削皮去疵。丹，丹漆，红色的油漆。

⑫圻，用泥涂墙壁。白，白粉之类。⑬碱（qì）：同“砌”，累（lǐ）积。⑭幂（mì）：复盖。这里是说糊。⑮纻（zhù）：麻布作的帐子。纻，也写作“苧”，苧麻，简称“麻”。⑯率称（chèn）是焉：率，皆，都。是，指以上所叙的那些俭朴的布置。

⑰儒道佛书，各三两卷：儒家、道教、佛教的书籍都有几卷。这是说三种书都看。⑱为主：为草堂的主人。⑲睨（nì）斜视。⑳自辰及酉：从早到晚。古人记一天的时间用子、丑、寅、

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名称。这十二个名称叫做“地支”，也叫“十二支”。“辰”是上午七点到九点。“酉”是下午五点到七点。及，到。

②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王子敬（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③俄：不久。诱：引诱。④一宿：过了一夜。⑤恬（tián）：安静。

⑥颓然嗒（tà）然：颓然，自己不约束自己的样子。嗒然，自己遗忘了自己的样子。

⑦然：如此，这样。

⑧轮广：南北叫“轮”，东西叫“广”。⑨半平地（平台）占平地的一半。

⑩倍平台：比平台大一倍。⑪野卉（huì）：野草。卉，草的总称。

⑫杉（shān）：一种常绿乔木。树干高直，叶细小，呈针状。

⑬修柯戛（jiá）云：高枝可以碰到天上的云。修，长。柯，枝。戛，击。

⑭拂潭：拂试潭水。⑮如幢（chuáng）竖：好像幢立在那里。幢，旌幡一类的东西，把织物围成圆筒形，垂悬于直柄顶端的一个侧面。佛殿观音像的顶上往往有之。

⑯盖：伞。⑰如龙蛇走：形容古松老杉屈曲夭矫的形状。

⑱灌丛：丛生的灌木。⑲萝茑（niǒ）叶蔓：萝和茑的叶和茎。萝，松萝，一种蔓草。茑，一名“宛童”，一种寄生草。叶蔓，叶子和缠绕茎。

⑳骈（pián）织承翳（yì）：或骈，或织，或承，或翳。骈，并列。织，交织。承，承接。翳，隐蔽。这都是形容萝和茑的叶蔓交结的样子。

㉑风气：气候。㉒据，依。层，重。崖，山边。积，堆积。

㉓嵌空垤（dié）块：嵌空，有孔的石头。垤块，大土块。垤，突起的土。

㉔蒙蒙：密布的样子。

㉕离离：众多的样子。㉖飞泉植茗：飞泉，从地面喷出的泉水，也称“喷泉”。植，种。茗，茶芽；一说晚采的茶。一般也用“茗”作“茶”的概称。

㉗就以烹煇（chūn）：就着泉水和种茶地点来烹茶。煇，炊。

㉘好事者：爱好不常有之事的人。㉙永日：长日，从早晨到日暮。

㉚石渠：用石头砌成的渠道。

㉛昏晓如练色：昏晓，黄昏和拂晓。练，柔软洁白的熟绢。昏晓光线弱，瀑布乃呈白色。

㉜环珮：圆形的玉制装饰品。身上佩着几个，相触出声。

琴、筑（hú）：都是弦乐器。筑，以竹尺击之发声。夜间万籁俱寂，乃闻瀑布声。

㉝趾：这里指山脚。

㉞剖竹：把圆竹破为两半，剖去里面的节。

㉟脉分线悬：像血

脉的分布,像线悬于空中。 ⑤砌,台阶。 ⑤累累:一个一个相连的样子。 ⑤罪微:水点细微的样子。 ⑤滴沥:点点滴滴。 ⑤其四傍(páng)耳目杖屨(jù)可及者:草堂附近望得到和走得到的地方。傍,同“旁”。杖屨,指徒步。杖,拐杖,扶着走路的工具。屨,鞋。 ⑥锦绣谷:庐山有锦绣峰,其下有锦绣谷。 ⑥石门涧:庐山的马耳峰下有大石,高数丈,中空,俗呼为石门。其前有涧,叫“石门涧”,多云。 ⑥虎溪:《莲社高贤传》:“慧远法师居东林,其处流泉匝(z)寺,下入于溪,每送客至此,辄有虎鸣,因名虎溪。” ⑥炉峰:香炉峰。 ⑥显晦:明暗。 ⑥昏旦含吐:早晚吞吐(指吞吐烟云)。 ⑥殫(dān):尽。 ⑥颺(luó)缕:亦作“罗缕”,可以解作“详言”“委曲”等,这里相当于“概括”。 ⑥丰一屋,华一簣(zé):丰,华,都作动词用。簣,竹席。 ⑥骄稳:骄傲,安稳。 ⑦是物:指庐山草堂。 ⑦物:指各种奇景。 致知:开发智慧。《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 ⑦昔永、远、宗、雷辈十八人:慧远建东林寺,谢灵运为凿池植白莲。慧远因与慧永、慧持,及道生、昙顺、僧叡(ruì)、昙恒、道昀(bōng)、昙诜(shēn)、道敬、佛驮(tuó)伽舍、佛驮跋陀罗,名儒宗炳、雷次宗、刘程之、张野、周续之、张诠结社念佛,号十八贤(见《莲社高贤传》)。 ⑦去我千载:距离我有千年之久。慧远、慧永等十八人入庐山在东晋后期(五世纪初),距白居易写这篇文约四百年。此文所谓“去我千载”,极言时间相距很远。 ⑦以:因。 ⑦矧(shēn)况。 ⑦迨:及,到。 ⑦若:或。 白屋:茅屋。也有人说,用在建筑上的木材都不施采画的房屋叫“白屋”。此泛指穷苦人家的屋子。 ⑦朱门:红漆大门,指富贵人家的住宅。 ⑦辄复簣(kuài)土为台:辄,往往。复,倒下。簣,盛土的竹筐。“簣土”的“簣”和下文“拳石”的“拳”、“斗水”的“斗”,都是形容少和小。 ⑦蹇(jiǎn)剥:《易经》二卦名。这里指遭遇不好的命运。 ⑦来佐江郡:来作江州司马。佐,辅佐。司马,是辅佐刺史的官。江郡,就是江州。 ⑦郡守以优容而抚我:郡守,指江州刺史。优容,宽容优待。《旧唐书·白居易传》载白居易出游庐山:“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 ⑦天与我时,地与我所:天

给我闲暇的时间,地给我游览的处所。⑧卒获所好(hào):终于得到自己所爱好的。指满足了爱山水之癖。⑨冗员所羁:司马这个官职务不多,无关重要,所以说是“冗员”。羁,羁绊,束缚。⑩余累未尽,还不免有案牍公事之累。⑪未遑宁处:没有功夫安安稳稳地居住。遑,闲暇。⑫异时:以后的日子。

⑬岁秩满:规定的任职年限满了。唐朝地方官一般是三年一任,任满就要迁官。秩满,任满。秩,指任官的年限。⑭出处:进退。处,不出。⑮自遂:犹言“自由”,自己顺从自己的心愿。遂,顺从,顺从其心愿。⑯清泉白石,实闻此言:对着清泉白石发誓;“实闻此言”是发誓的语气。⑰河南:今河南洛阳。

范阳,今北京市一带。南阳,今河南省南阳市。元集虚等三人都是有学问没作官的人。东西二林长老凑(cu)公、朗满、晦坚等:东西二林,指东林寺、西林寺。长老,称呼年德俱高的僧人。凑公、朗满、晦坚,是东本二林长老的名字。具斋:准备斋饭。

⑱落之:庆贺新堂的落成。落,落成,这里是庆祝完成。

与元九书

【解题】这篇文章选自《白氏长庆集》。这是白居易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写给元稹(zhēn)的信。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排行第九,所以称“元九”(当时的习惯,称人常用排行次第)。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对策第一,授左拾遗。后作监察御史。因得罪宦官和权贵,贬为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士曹参军。改官通州(四川达县)司马,虢(guó)州(河南灵宝)长史。元和十四年召还,为膳部员外郎。长庆二年(822),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为同州(陕西大荔)刺史。在郡二年,改授越州(今浙江绍兴)刺史,兼浙东观察使。文宗太和中,官武昌军(领鄂州等七州)节度使,卒。著有《元氏长庆集》。元稹同白居易齐名,也称“元白”,他们的诗称“元和体”。元稹和白居易一样写了许多讽谕诗,有的反映当时农民在剥削和压迫下的悲惨生活,有的反映上层统治者的荒淫腐化,语言比较通俗。元稹的诗虽然经不上白居易,但也有相当的成就。

这篇文章论作诗的大旨,是白居易关于诗歌的一篇重要论文。

他反对晋宋以来描写山水田园、嘲风雪、弄花草的浮靡诗风,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诗歌的作用在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他还主张作诗和人应该一致,他说自己“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此外,文章里还写出了作者年轻的时候勤奋求学的情形,以及作者的诗歌遭到上层统治者的忌恨,却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情形,这些对于了解作者的为人和诗歌成就也很有帮助的。

某月某日,居易谨启,微之足下:从足下被贬官至江陵府到今天,足下委屈地写赠答诗给我已有百篇之多。每篇寄来的诗,还不辞委屈地写上序、或附上书信,放在诗的前面,都是用来说明古今诗歌的意义,而且自叙写作这些文章的缘由和年月的先后。我既收到足下的来信,又明白足下的这个意思,常常想奉答来信的旨意,粗略地论述一下诗歌的大端,并且自己讲一下做文章的意义,总起来写成一封信,送达到足下的面前。几年以来,牵于他故,很少有空暇时间。偶尔有点空闲时间,想坐下来写这封信,又觉得自己所想陈述的并没有超出足下的意见的地方,临下笔又没有写,象这样已经有好几次了,直到今天未能实现这个心愿。现在我待罪于浔阳,除了洗脸、梳头、吃饭、睡觉之外没有其它的事情,于是读了足下到通州任职的时候所写给我而留下来的新旧书信二十六轴,打开卷轴,领会其中的意思,忽然象我们重又会面了一样。心中所蓄积而想说的话,便想畅快地说出来,而迷迷糊糊之中,忘记了你还在通州,忘记了我们相距有万里之遥。过后,心中的郁积不平之气想有所发泄,便追就原来的心愿,勉力写成了这封书信。足下能留意把它读一下,对我来说便算是可以庆幸的了。

文章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了。天、地、人三才各自有自己的文章。天的文章,以日、月、星三光为首;地的文章,以金、木、水、火、土五材为首;人的文章,以《易》、《诗》、《书》、《春秋》等六经为首。就六经而言,《诗经》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圣人感动人心而天下和平,而能够感动人心的没有比情更先的,没有比语言更早的,没有比声音更切于人心的,没有比义更深入人心的。而《诗经》中的诗歌,正是以情为根,以言为苗,以声音为华,以义为

实。上自圣人贤人,下至愚人蠢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虽然不同,却都具有气质,形状虽然不同,却都怀有情感,没有声音给了刺激而不感应,情感相接触而不感动的。圣人知道如此,根据人们的语言而用风、赋、比、兴、雅、颂这六义来加以剪裁,依据其声音而以宫、商、角、徵、羽五音加以规范,使五音有了韵律,六义有了类分。韵律和协则言语顺畅,言语顺畅则声音易于深入人心,六义明确类分则情感自然外现,情感外现则感情易于接触。于是,博大精深的道理在其中孕育包涵,事物之隐微细密者在其中贯通,于是上下相通则天地之气通,忧乐相同则人人心意和乐。五帝和三皇所以能够直道而行,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理,正是掌握了这一权衡,以此为治世之大经大法。所以,听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的歌唱,便知道虞舜的治道是昌盛的,听到五子的洛汭之歌,便知道夏代的政治已经废坏。讲出来的没有罪过,听到的人作为戒鉴,讲的和听的无不互尽其心。到了周朝衰微,秦朝兴起,采诗之官被废掉,在上位的统治者不以诗来补救和考察当时的政治,在下位者也不再以歌诗来宣泄和疏导民情,乃至歌功颂德的风气起来了,而补救过错损失的办法却阙然了。在这个时候,六义开始残缺不全了。《国风》变而为《楚辞》,五言诗始创作于苏武、李陵。苏武、李陵和那些《楚辞》作家们都是怀才不遇的人,各自切合自己的情志,发而为诗文。所以,李陵的“携手上河梁”之诗止于感伤别离,屈原的行吟泽畔归结于怨诗,彷徨抑郁,无暇顾及其他。然而他们的作品离《诗经》的创作旨意还不太远,还保留着《诗经》三百篇意义的大概。所以,兴离别则引“双凫”和“一雁”以为比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和恶鸟以为比。虽然六义的类别不完备,还能得《诗》三百篇作者的十分之二三。这个时候,六义开始缺失了。西晋、刘宋以来,能得风人之旨的人大概不多。象谢灵运那样的精深而博大,却多沉溺于山水,象陶渊明那样的超绝卓越,偏偏放纵其意志于田园。江淹、鲍照等人,又比他们的诗境更狭窄。象东汉梁鸿所作的《五噫歌》那样的作品,百篇之中没有一篇。此时,六义更渐渐衰微,每况愈下了。到梁、陈之时,诗文篇什大都不过是嘲弄风月,玩赏花草而已。唉,风、雪、花、草等事物,难道《诗》三百中舍弃了它们吗?只看怎么样去运用而已。象《邶风》中的“北风

其凉”，是借用风来讽暴虐，《小雅·采薇》中的“雨雪霏霏”，是因下雪而怜悯征夫，《小雅·常棣》中的“常棣之华”，是因花而歌颂兄弟之情，《周南·芣苢》中的“采采芣苢”，是赞美芣苢以道出有子的快乐。这些诗句都是发兴于所假借的事物，而其意义则归于自己所想要表达的东西。如果作法与此相反，那怎么可以呢？然而，象谢朓的“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鲍照的“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等篇，华丽倒是华丽了，我不知道它们能讽刺说明什么。所以，我看他们的诗不过是嘲弄风月，玩赏花草而已。到这个时候，六义已经完全被丢掉了。大唐兴起以来二百年了，这期间产生的诗人数也数不完。其中值得一提的，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另外诗中的豪杰，世人都称道李白、杜甫。李白的作品，可以说非常有才气了，非常奇逸了，别人无法企及了，按照《诗》三百篇的风、雅、比、兴去要求，十篇之中没有一篇。杜甫写的诗最多，可以流传后世的有一千多首。说到贯穿今古，尽各种格律之妙，尽善尽美，又超过李白。然而寻找其中《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那样的篇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的句子，也不过三四十首。杜甫尚且如此，何况那些比不上杜甫的人呢？

我常常为诗道的崩坏而感到伤心，情绪奋发起来，饭正吃着就搁下了，晚上连觉也睡不着，不称量自己的才力量，想要重振诗道。唉，没想到事与愿违，又无法一点两点地仔细道出来。然而也不能不粗略地为您陈述一下。

我生下来才六七个月的时候，乳母抱着我在书屏底下玩，有时候指着上面的“无”字、“之”字给我看，我虽然嘴上不能说，心中却已将它们记了下来。以后问我这两个字，就是试上十次百次，我也不会指错。这是我生来就与文字有缘。到五、六岁的时候学着写诗，九岁便通晓声韵。十五岁的时候，才知道考中进士的可贵，便发愤读书。从二十岁以来，白天攻习赋，晚上攻习文章，又挤时间攻习诗歌，顾不上睡觉休息，以至于口舌生疮，手和肘的肉都被磨得又坚又厚。成年之后，身体瘦弱，年纪未老而牙齿头发却早已衰老，眼睛昏花，动不动就象有苍蝇在眼前飞舞，有无数珠子在眼前晃动。大概是我苦力学文才弄成这个样了，想起来我自己就伤心。

家境贫穷,复又多事,二十七岁才应进士试。登进士第以后,虽然专力于分科考试,也并没有放弃写作。等到我任校书郎,已积累了三四百首。有时候拿出来给象你这样的朋友看,看到的人都说写得很工整,但我实际上还够不上那些典范作家的水平。自从我在朝做官以来,年龄渐渐增长,阅历也渐渐增多。每每和别人谈论,总是询问当世的时务,每次阅读书史,总是从中寻求治理天下的道理,这才知道文章和诗歌都应该为了反映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当前的事情而去写作。当时皇帝陛下刚刚即位,相府也有正人当位,屡次降下诏书,访问人民的疾苦。我在这个时候,擢升在翰林,身为谏官,亲手领取谏纸,对当时政治的缺失有所补益而难于指言的,总是用诗歌写出来,想用种形式使皇上知晓,上以开张圣听,帮助皇帝忧民勤政,次以报答朝廷对我的恩奖,尽我谏诤的职责,下以酬偿我平生的志愿。哪料到志愿未成而悔吝已生,诗还没有闻于皇上,就被加上了诽谤的罪名。关于此事,我请求为你说的详细一些。

我听说我的《贺雨》诗出来后,众口籍籍,已经说它不太合适了。听到我的《哭孔戡》一诗,许多人都面带怒色,都不高兴了。听到我的《秦中吟》一诗,权势豪们和近臣贵人们都相视而变了脸色了。听说了我寄给你的《乐游原》一诗,掌握政权的人都扼着手腕表示痛恨了,听到我的《宿紫阁村》一诗,则掌握军权的人咬牙切齿,表示痛恨了。我的诗作一出来,大概都是这个样子,不能一一审举。和我素不相识的人,说我是沽名钓誉,说我是用言语文字攻击诽谤,称我的诗是讥笑毁谤。和我相交往的人,都劝戒我不要象牛僧孺那样在诗文里评论时政。甚至兄弟和妻子都认为我不应该这样做。不认为我不对的人,整个世上不过两三个人。有一个叫邓鲂的,读了我的诗感到非常喜欢,不久邓鲂却死了。又有一个叫唐衢的,读了我的诗感动得哭泣,不久唐衢也死了。其他人则只有你了。你这十年来又困顿挫折成这个样子。唉,难道“六义”、“四始”的风气,上天将破坏它们而不可以支持吗?或者知道上天的意思是不想使在下的平民百姓的苦痛让在上位的统治者知道呢?不然,为什么有志于诗的人困顿挫折像这样的厉害呢?

然而静下来我又想,我不过是关东的一个普通人而已,除了读

书和写诗做文章之外,对其它事情懵然而一无所知,甚至连书法、绘画、下棋、博戏这些可以用来交际联欢的事,我也是一样也不会,我的愚拙也就可以想象了。刚刚应进士第的时候,朝廷之上没有一个疏远亲戚,达官之中没有一个有一面之交的朋友。功名仕进之途本应善于奔走趋附,我却眼脚不灵,象个跛子;在科举场中也是赤手空拳,没有凭借。十年之中,三登科第,名声让众人知晓,职务也升于侍从之班,出则与天下贤俊相交,处则侍奉于皇帝身旁。开始的时候以文章而得名,最终又以文章而获罪,本来也是应该的。近来又听亲戚朋友们私下里说,礼部吏部推举人选调人,大多以我应试时所做的赋为评判的标准,其他的许多诗句也常常被人们所诵读记忆。我听了非常惭愧,不相信这一点。等到我第二次到长安,又听说有一个叫高霞寓的军使想娶一个歌女为妻,这个歌女大言夸口说:“我可以背诵白居易学土的《长恨歌》,其他的歌女怎么能比得上我?”因此索要更多的聘礼。又你的来信说,到通州任职的时候,在近江的客舍看到有人将我的诗题写在客舍的墙上,这又是什么人呢?往日我路过汉南,恰逢主人召集了许多乐人娱乐别的宾客,歌妓们见我到来,指着我相互说:“这位是《秦中吟》、《长恨歌》的作者。”我从长安抵达江西,其间三四千里,在沿途的乡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常常题写着我的诗,士人、平民、寡妇、少女常常有诵读我的诗的。这些诗虽然是雕虫小技、游戏之作,不足以被人看重,然而现在世人们所看重的正在这里。即使是前代的贤人像王褒、扬雄,前辈的人像李白、杜甫,也未能忘情于此。古人说:“名是天下所共用的公器,不可以多得。”我又是谁人?却窃得了这样多的当时之名!既窃取了当时的声名,又想窃取当代的富贵,假使自己来做造物者,肯于让他什么都得到吗?我现在的困穷,按道理本应如此。况且诗人大多都艰难困厄。如陈子昂、杜甫二人各自得到一个拾遗之职,困厄直至死去。李白、孟浩然等人连最小的官也不曾当上过,困穷终身。近来的孟郊五十岁才考中进士,死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协律郎。张籍到五十岁还官不过太常寺太祝。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啊!况且我的才能还比不上他们呢?现在我虽然被贬在边远的郡县,而官却是五品,每月薪俸有四万钱,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除了

自己的吃用之外,还可以养活家人,这也可以说是不辜负作为白家之子了。微之啊微之,你不要为我担忧!

我这几个月来,搜检过去的书函,找出那些新作的或旧作的诗篇,各以类分,分成卷别。从我作左拾遗以来,凡是有所感发,关乎到美、刺、兴、比的又将其从武德年间到元和年间取材的那些诗,因事立题,总题为《新乐府》的那些诗,共有一百五十首,我叫它讽谕诗。另外还有一些,是公事办完后在家中独处,或辞职闲居,自己知足、保养元气、吟咏性情的诗,约有一百首,我称之为闲适诗。还有一些事物牵情于身外,情理动于心中,随着感遇遭际不同而形之于咏叹的,有一百首,我称之为感伤诗。还有五言、七言的长句、绝句,长的有一百韵,短的只有两韵的有四百多首,我称之为杂律诗。总共有十五卷,约八百首。将来我们见了面,我当都送给你看。

微之啊!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虽然不是一个贤能人,却常常以这句话为师。大丈夫所要坚守的是道义,所要等待的是时机。时机到来的时候,像云中的龙,像风中的大鹏,勃然而起,全力以赴;时机还没有到来的时候,就像雾中的玄豹,就像高飞的大雁,心志空静,奉身而退。不论是做官还是退居,又何往而不自得呢?所以,我的志向在于兼济天下,修身则在独善其身,奉行并贯彻始终的是道义,用言语阐发出来便是诗。称之为讽谕诗,是为表达我的兼济天下之志;称之为闲适诗,是为表达我的独善其身之义,所以,读了我的诗,便知道我的道义所在。其余的杂律诗,或是被一时一物所引诱,发于一笑一吟之中,随意成章,并非我平生所崇尚的,只是在亲戚朋友相聚分散的时候,以这些诗来使人宽怀欢笑,现在编选的时候,没有能将它们删去。他日若有人为我编集诗文,可以删掉他们。

微之啊!看重耳朵听到的,不看重眼睛看到的,称颂过去的,鄙视现在的,这是人之常情。我不能从古代离现在很久远的人那里去汲取什么东西。象近年来韦苏州应物所写的歌行,除了其才气和华丽之外,颇近于兴讽。他的五言诗又高雅闲谈,自成一家之体。现在执笔写诗的人谁能比得上他?但韦应物还在世的时候,人们也并不太爱重他的诗,必定等到他去世之后人们才看重他的作品。现在我的诗,人们所喜爱的不过是其中杂律诗和《长恨歌》

等。现在人所看重的正是我所看轻的。至于讽谕的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的诗思虑恬静而文辞迂缓,质直和迂缓加在一起,人们不喜爱也是意料之中的。

现在人们喜爱我并和我同代的人,只有一个你。然而千百年之后,怎么知道再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出生而知道爱我的诗呢?所以这八九年来,我和你仕途上小有通达便作诗相互戒鉴,小有困穷便作诗以相互勉励,平日闲居则以诗来相互安慰,在一起相聚则以诗相互娱乐。了解我怪罪我,都是因为诗。象今年春天在长安城南游玩时,和你马上相戏,各诵新艳美丽的律诗,而不杂以其它篇章,从皇子陂到昭国里,迭吟递唱而不绝声有二十多里。樊、李二人在旁边,连嘴都插不上。知道我的人认为我是诗仙,不知道我的人认为我是诗魔。为什么呢?劳苦心灵,役使声气,从早到晚,自己完全不知道其中的辛苦,这不是诗魔什么?偶尔与志趣相同的人在一起,面对美景,或在鲜花盛开的季节酒宴饮罢,或在月华照人之夜酒酣兴畅,一咏一吟,而不知老之将至。即使是驾鸾鹤游仙山的人舒适,也不会比这更好了,这是不诗仙是什么?微之啊微之!这就是为什么我和你以身躯为外物,摆脱与世俗之人往来的踪迹,蔑视富贵,轻视人间的原因了。

当那个时候,你还兴犹未尽,而且和我尽力搜求我们相互酬答交往的诗,选出其中特别好的,象张籍的古乐府,李绅的新歌行,卢拱、杨巨源二位秘书郎的律诗,窦巩和元宗简的绝句那样,广博地搜罗,精心地选取,将它们编次起来,题名为《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中被拟议到的,无不踊跃欣喜,认为这是一件盛事。唉!话还没有说完你就贬官,没过几个月我也被贬。心意索然,什么时候能完成这件事,又让人为之感慨万千了。

另外,我曾经对你说,天下大凡写作诗文的人,都偏爱自己的作品,认为自己的东西好,而不忍心加以割裁删削,有的时候显得过于繁多,其中的好坏又自己看不清,一定要等到朋友中有能作公允的评价而没有姑息之心的人来加以删削,然后才能繁简得当。况且我和你所写的诗文尤其觉得太多,自己尚且认为不好,何况是他人呢?现在我们各自纂集自己的诗文,大致编成卷次,等到和你相见的时候,各自将自己东西拿出来,以了宿愿。又不知道我们在

何年相遇,在什么地方相见,死一来到,那该怎么办?微之啊微之!只有你知道我的心啊!

浔阳的腊月,江风凛冽,寒气袭人。快到年底,没有什么可以欢娱的,长夜漫漫,难以入眠。拿起毛笔,铺开纸张,一个人悄然坐在灯前,想到什么便写什么,写出来的话也没有个次第,不要因为写得繁长而厌倦,权且用它来代替我这一夕想说的话。微之啊微之,只有你知道我的心啊!

乐天再拜。

(雒启坤)

月日^①,居易白^②,微之足下:

自足下谪江陵至于今^③,凡枉赠答诗仅百篇^④。每诗来,或辱序^⑤,或辱书,冠于卷首^⑥,皆所以陈古今歌诗之义,且自叙为文因缘与年月之远近也^⑦。仆既受足下诗,又谕足下此意^⑧,常欲承答来旨^⑨,粗论歌诗大端^⑩,并自述为文之意,总为一书^⑪,致足下前^⑫。累岁已来^⑬,牵故少暇^⑭,间有容隙^⑮,或欲为之^⑯,又自思所陈亦无出足下之见^⑰,临纸复罢者数四^⑱,卒不能成就其志^⑲,以至于今。今俟罪浔阳^⑳,除盥栉食寝外无余事^㉑,因览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旧文二十六轴^㉒,开卷得意^㉓,忽如会面。心所畜者^㉔,便欲快言,往往自疑^㉕,不知相去万里也^㉖。既而愤悱之气思有所泄^㉗,遂追就前志^㉘,勉为此书^㉙。足下幸试为仆留意一省^㉚。

夫文尚矣^㉛。三才各有文^㉜。天之文,三光首之^㉝;地之文,五材首之^㉞;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㊱。感人心者莫先乎情^㊲,莫始乎言^㊳,莫切乎声,莫深乎义^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㊵。上自贤圣,下至愚騷,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㊶,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㊷。圣人知其然^㊸,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㊹。音有韵,义有类^㊺。韵协则言顺^㊻,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㊼,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㊽,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㊾。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㊿,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

兴⁵⁷ ,采诗官废⁵⁸ ,上不以诗补察时政⁵⁹ ,下不以歌泄导人情⁶⁰ ,乃至
于谄成之风动⁶¹ ,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刊矣⁶²。国风变为骚
辞⁶³ ,五言始于苏、李⁶⁴。苏、李、骚人皆不遇者⁶⁵ ,各系其志⁶⁶ ,发而
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⁶⁷ ,泽畔之吟归于怨思⁶⁸ ,彷徨抑
郁 ,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 ,梗概尚存⁶⁹。故兴离别则引双凫
一雁为喻⁷⁰ ,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⁷¹。虽义类不具⁷² ,犹得
风人之什二三焉⁷³。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⁷⁴ ,得者盖寡⁷⁵。
以康乐之奥博 ,多溺于山水 ;以渊明之高古 ,偏放于田园⁷⁶。江、鲍
之流⁷⁷ ,又狭于此⁷⁸。如梁鸿《五噫》之例者⁷⁹ ,百无一二焉。于时
六义浸微矣⁸⁰ ,陵夷矣⁸¹。至于梁、陈间 ,率不过嘲风雪⁸² ,弄花草而
已。噫 ,风雪花草之物 ,三百篇中岂舍之乎⁸³ ?顾所用何如耳⁸⁴。
设如“北风其凉” ,假风以刺威虐也⁸⁵ ;“雨雪霏霏” ,因雪以愍征役
也⁸⁶ ;“棠棣之华” ,感华以讽兄弟也⁸⁷ ;“采采芣苢” ,美草以乐有子
也⁸⁸ ;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⁸⁹。反是者可乎哉 ?然则“余霞散成
绮 ,澄江净如练” ;“离花先委露 ,别叶乍辞风”之什⁹⁰ ,丽则丽矣⁹² ,
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 ,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
矣⁹³。唐兴二百年 ,其间诗人不可胜数⁹⁴。所可举者 ,陈子昂有《感
遇》诗二十首⁹⁵ ,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⁹⁶。又诗之豪者 ,世称李、
杜⁹⁷。李之作 ,才矣奇矣 ,人不逮矣⁹⁸ ,索其风雅比兴 ,十无一焉。
杜诗最多 ,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 ,翮缕格律⁹⁹ ,尽工尽善 ,
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
门》之章¹⁰⁰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之句¹⁰¹ ,亦不过三四十首。
杜尚如此 ,况不逮杜者乎¹⁰² ?

仆常痛诗道崩坏 ,忽忽愤发¹⁰³ ,或食辍哺¹⁰⁴ ,夜辍寝 ,不量才力 ,
欲扶起之¹⁰⁵。嗟乎 !事有大谬者¹⁰⁶。又不可一二而言¹⁰⁷ ,然亦不能
不粗陈于左右¹⁰⁸。

仆始生六七月时 ,乳母抱弄于书屏下 ,有指“无”字“之”字示
仆者 ,仆虽口未能言 ,心已默识¹⁰⁹。后有问此二字者 ,虽百十其
试¹¹⁰ ,而指之不差。则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¹¹¹。及五六岁便学
为诗。九岁谙识声韵¹¹²。十五六始知有进士¹¹³ ,苦节读书¹¹⁴。二十
已来¹¹⁵ ,昼课赋 ,夜课书¹¹⁶ ,间又课诗¹¹⁷ ,不遑寝息矣¹¹⁸。以至于口舌
成疮 ,手肘成胝¹¹⁹ ,既壮而肤革不丰盈¹²⁰ ,未老而齿发早衰白 ,瞥瞥

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¹²¹。盖以苦学力文所致¹²²,又自悲矣。家贫多故¹²³,二十七方从乡赋¹²⁴。既第之后¹²⁵,虽专于科试¹²⁶,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¹²⁷,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¹²⁸。自登朝来¹²⁹,年齿渐长¹³⁰,阅事渐多¹³¹。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¹³²。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¹³³。是时皇帝初即位¹³⁴,宰府有正人¹³⁵,屡降玺书¹³⁶,访人急病¹³⁷。仆当此日,擢在翰林¹³⁸,身是谏官¹³⁹,手请谏纸¹⁴⁰。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¹⁴¹,辄咏歌之¹⁴²,欲稍稍递进闻于上¹⁴³。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¹⁴⁴。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¹⁴⁵,言未闻而谤已成矣¹⁴⁶。又请为左右终言之。

凡闻仆《贺雨》诗¹⁴⁷,而众口籍籍¹⁴⁸,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¹⁴⁹,众面脉脉¹⁵⁰,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¹⁵¹。闻《乐游园》寄足下诗¹⁵²,则执政柄者扼腕矣¹⁵³。闻《宿紫阁村》诗¹⁵⁴,则握军要者切齿矣¹⁵⁵。大率如此¹⁵⁶,不可遍举¹⁵⁷。不相与者¹⁵⁸,号为沽名¹⁵⁹,号为诋讦¹⁶⁰,号为讪谤¹⁶¹。苟相与者,则如僧孺之戒焉¹⁶²。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¹⁶³。其不我非者¹⁶⁴,举世不过三两人¹⁶⁵。有邓鲂者¹⁶⁶,见仆诗而喜,无何而鲂死¹⁶⁷。有唐衢者¹⁶⁸,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则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蹶若此¹⁶⁹。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¹⁷¹?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¹⁷²,除读书属文外¹⁷³,其他懵然无知¹⁷⁴,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¹⁷⁵,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¹⁷⁶。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缙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¹⁷⁷,策蹇步于利足之途¹⁷⁸,张空拳于战文之场¹⁷⁹。十年之间,三登科第¹⁸⁰,名入众耳,迹升清贯¹⁸¹,出交贤俊,入侍冕旒¹⁸²。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闻亲友间说¹⁸³,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标准的¹⁸⁴,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忸然自愧¹⁸⁵,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¹⁸⁶,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¹⁸⁷,复何人哉¹⁸⁸?又昨过汉南

日¹⁸ ,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¹⁹ ,诸妓见仆来 ,指而相顾曰 :“ 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¹⁹。”自长安抵江西 ,三四千里 ,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¹⁹ ,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¹⁹。此诚雕虫之戏¹⁹ ,不足为多¹⁹ ,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¹⁹ ,前辈如李、杜者 ,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哉。古人云 :“ 名者公器 ,不可以多取¹⁹。”仆是何者¹⁹ ,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 ,又欲窃时之富贵 ,使己为造物者¹⁹ ,肯兼与之乎 ? 今之违穷²⁰ ,理固然也²⁰。况诗人多蹇²⁰。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 ,而违剥至死²⁰。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²⁰ ,穷悴终身²⁰。近日孟郊六十²⁰ ,终试协律 ,张籍五十 ,未离一太祝²⁰。彼何人哉 ! 彼何人哉 ! 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佐远郡 ,而官品至第五²⁰ ,月俸四五万 ,寒有衣 ,饥有食 ,给身之外 ,施及家人 ,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²⁰。微之 ,微之 ,勿念我哉 !

仆数月来 ,检讨囊裹中²¹ ,得新旧诗 ,各以类分 ,分为卷首²¹。自拾遗来²¹ ,凡所适所感 ,关于美刺兴比者 ,又自武德讫元和²¹ ,因事立题 ,题为《新乐府》者 ,共一百五十首 ,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²¹ ,或移病闲居²¹ ,知足保和 ,吟玩情性者一百首²¹ ,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 ,情理动于内 ,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²¹ ,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 ,长句、绝句²¹ ,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 ,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 ,约八百首。异时相见²¹ ,当尽致于执事²¹。

微之 ! 古人云 :“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²²。”仆虽不肖²² ,常师此语²²。大丈夫所守者道²² ,所待者时²²。时之来也 ,为云龙 ,为风鹏 ,勃然突然 ,陈力以出 ;时之不来也 ,为雾豹 ,为冥鸿 ,寂兮寥兮 ,奉身而退²²。进退出处²² ,何往而不自得哉 ? 故仆志在兼济 ,行在独善²² ,奉而始终之则为道²² ,言而发明之则为诗²²。谓之讽谕诗 ,兼济之志也 ;谓之闲适诗 ,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 ,知仆之道焉。其作杂律诗 ,或诱于一时一物²² ,发于一笑一吟 ,率然成章²² ,非平生所尚者 ,但以亲朋合散之际 ,取其释恨佐欢 ,今铨次之间²² ,未能删去 ,他时为我编集斯文者²² ,略之可也²²。

微之 ! 夫贵耳贱目 ,荣古陋今²³ ,人之大情也²³。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²³ ,才丽之外 ,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

雅闲澹²⁹，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³⁰？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人贵之³¹。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词迂，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³²。时之所重，仆之所轻³³，以质合迂³⁴，宜人之不爱也。

今所爱者，并世而生³⁵，独足下耳。然千百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³⁶？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³⁷，索居则以诗相慰³⁸，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³⁹，率以诗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时⁴⁰，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⁴¹，不杂他篇，白皇子陂归昭国里⁴²，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作。樊、李在傍⁴³，无所措口⁴⁴。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⁴⁵？劳心灵，役声气⁴⁶，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⁴⁷，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⁴⁸，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⁴⁹。

当此之时，足下兴有余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⁵⁰，取其尤长者⁵¹，如张十八古乐府⁵²，李二十新歌行⁵³，卢、杨二秘书律诗⁵⁴，窦七元八绝句⁵⁵，博搜精掇⁵⁶，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⁵⁷，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⁵⁸，不数月而仆又继行⁵⁹。心期索然⁶⁰，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叹息矣。

又仆尝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⁶¹，不忍于割截⁶²，或失于繁多，其间妍蚩益又自惑⁶³。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⁶⁴，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⁶⁵？今且各纂诗笔⁶⁶，粗为卷第⁶⁷，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⁶⁸，终前志焉⁶⁹。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在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⁷⁰！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⁷¹，江风苦寒⁷²，岁暮鲜欢，夜长无睡⁷³。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⁷⁴。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乐天再拜⁷⁵。

【注释】①月日：书信在这种地方写实在的月份和日子。文章里作“月日”二字，当是草稿上的原样，誉正时便要填明某月某日。

②白：告，启。③足下谪江陵：指元稹贬为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士曹参军。

④枉赠答诗：枉，屈，委屈。枉赠答诗，是说写诗酬答白居易，在元稹是受委屈的。“枉”是谦逊的说法，犹如说“辱”。⑤仅百篇：近百篇之多。

⑥辱序：辱，屈辱。辱序，是说元稹给白居易的诗，还不辞委曲，在诗前写上序。

⑦冠（guàn）：动词，放在前面。⑧陈：说明。因缘：缘由。远近：先后。

⑨谕：同“喻”，晓得，明白。⑩承：奉，这是谦逊的说法。来旨：来书的旨意。

⑪粗：略。⑫总为一书：总起来写成一封信。

⑬致：送达。⑭累岁：几年。⑮已：同“以”。

⑯牵故：牵于事故，为事所牵。⑰间（jiàn）：间或，偶。

⑱容隙（xì）：闲空。⑲为之：写那封信。

⑳无出：没有超出……之外。

㉑者：代“罢”的次数。数四：犹如说再三再四。

㉒卒：终。成就其志：实现自己的心愿。

㉓俟罪浔阳：在浔阳任江州司马。俟罪，也说“待罪。”意思是“任职”，这是一种谦逊的说法。浔阳，江州治所，今江西九江。

㉔盥（guàn）：盥，洗。食寝：洗脸，梳头，吃饭，睡觉，代表饮食起居等日常琐事。盥，原意是洗手。

㉕因：于是。足下去通州日：指元稹改官通州司马，到通州去的时候。白居易写这封信时，元稹正在通州。

轴：卷。当时的书稿是抄写在长条纸上，用轴卷起来的。

㉖开卷得意：开卷，打开卷轴来，指阅读。得意，领会文中的意思。

㉗畜：同“蓄”，积，藏。

㉘自疑：自己迷迷糊糊的。这是说自己忘了元稹远在通州，而迷迷糊糊地以为他还在面前，就是要心里畜积的话向他倾吐出来。

㉙相去：相隔。去，离。

㉚既而：过后。愤悱之气：郁积不平之气。愤，心求通而未得。悱，口欲言而未能。

《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泄（xiè）：宣泄，发泄。

㉛前志：以前的心愿。

㉜勉：勉力。为：作，指写。

㉝幸：这里表示谦逊。为（wèi）给。仆：自己的谦称。

省（xìng）：察，看。

㉞尚矣：久远。有起源久远，历史悠久的意思。

㉟三才：指天、地、人。

㊱三光：指日、月、星。

㊲首之：为……之首。

㊳五材：水、火、木、金、土，

也称为“五行。” ③⑤何者：什么原因呢？ ③⑥感：感动。而：连词，表示因果关系。

③⑦者：代“感人心”的事物。莫先乎情：没有比情先的。就是说首先是情。

③⑧莫始乎言：没有比言早的。

③⑨义理：事物的内涵。

④⑩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以情为根，以言为苗，以声为华（花），以义为实。这是拿植物的、苗、花、实来比诗的情、言、声、义的关系。

④⑪上自贤圣，下至愚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上而如圣贤，下而如愚人，微小如豚鱼，幽隐如鬼神，种类不同而具有气质同，形状不同而怀有情感同。愚騃，愚蠢。豚鱼，这里代表微小的低级的动物。群，类。分，区别。

④⑫声入：声音给了刺激。应：反应。交接触。

④⑬然：如此，这样，那样。

④⑭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因，缘，在这里都是“依”或“根据”的意思。

“言”与“声”发于自然，所谓天籁。“经之”，“纬之”，都是加以剪裁，使合于规范的意思。六义，风、雅、颂、赋、比、兴。这是《诗》（《诗经》）的三种体裁（前三者）和三种表现方法（后三者）。五音，宫、商、角、徵（zh）、羽。这里表示声音高低清浊的名称。

④⑮音有韵，义有类：五音有韵律，六义有类分（体裁和表现方法。）

④⑯韵协：韵律和协。

④⑰类举：类分明确。举，揭示出来。

④⑱孕大含深，贯微洞密：孕、含、贯、洞，动词。大、深、微、密，名词。孕，含，包涵。大，深，理之博大精深者。贯，洞，贯通。微，密，事物之隐微细密者。

④⑲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上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通，沟通。一气，天地之气。泰，通。忧乐合，人们的忧乐相同。百志熙，人人心意和乐。熙，和乐。

⑤①五帝三皇：五帝，黄帝、颡（zhūn）、项（x）、啻（kù）、尧、舜。三皇，伏羲、女娲、神农。这里用来代表古圣先王。

直道：由直道，采取正当的做法。直道是对“枉道”说的。

⑤②垂拱而理：垂衣拱手而治，是说无为而治。

⑤③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揭，举，掌握。决，明辨，确认。两个“此”字都代诗的义和音。柄，犹如说“权衡”。大宝，犹如“大经大法。”

⑤④闻“元首明，股肱（gǔgōng）良”之歌，则知虞道昌，舜的臣皋陶（yáo）作歌：“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见《尚书·益稷》）意思是君明，臣良，众事皆得安宁。元首，指君。股肱，指臣。虞，舜的国号。道，治道。昌

盛。⑤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相传夏王太康(启的儿子)不恤民事,被羿(yì)所逐。太康的兄弟五人待太康于洛汭(yuè)(洛水之北),作歌。现行本《尚书》里有《五子之歌》,前人以为伪作。荒,废坏。

⑤⑤言者无罪,闻者作戒:语出《诗经·大序》,原语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⑤⑥两尽其心:互尽其心。

⑤⑦洎(jì):及,到了。⑤⑧采诗官:周朝设官从民间采集诗歌。《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又《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⑤⑨补察:补救和考察。⑥⑩泄导:宣泄和疏导。人情:民情。人,民。⑥⑪谄成之风动:谄成,歌颂成绩。谄,谄媚,言过其实地歌颂。成,成就,成绩。风,风气。动,作起。

⑥⑫于:在。时,这时候。⑥⑬刈(wán):削,损,不全。

⑥⑭五言始于苏、李:五言诗始于苏武、李陵。

⑥⑮骚人:一般指诗人,这里指《离骚》的作者屈原,即为“泽畔之吟”者。

⑥⑯系:切合。⑥⑰“河梁”之句:指李陵《与苏武》诗的“携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一首。

⑥⑱泽畔之吟:指屈原的作品。《楚辞·渔父》:“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

⑥⑲梗概:大概。⑥⑳兴离别则引双凫(fú)一雁为喻:苏武《别李陵》诗:“双凫俱北飞,一雁独南翔。”(见《古文苑》)兴,“赋比兴”的兴。

作诗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的事叫“兴”。⑦①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王逸《离骚序》:“《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⑦②义类不具:义的类不完备。义,指“六义。”具,完备。

⑦③风人:诗人,指《诗经》的作者。什二三:十分之二三。什,通“十”。

⑦④晋、宋已还:宋,南朝宋。已还,以来。已,同“以”。

⑦⑤得者盖寡:得到风人之旨的大概不多。盖,大概。

⑦⑥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康乐,谢灵运,南朝宋人,袭封康乐公。渊明,陶潜,字元亮,晋人。奥博,高古,都是就诗的品格说。奥,深,博,大。高,超绝。古,有古诗之义,不同流俗。溺,沉浸。放,肆,纵。

谢诗多写山水,陶诗多写田园。

⑦⑦江:江淹,字文通,南朝梁人。鲍:鲍照,字明远,南朝宋人。流:辈。

⑦⑧此:代康乐、渊明的诗。

⑦梁鸿《五噫》：梁鸿的《五噫歌》：“陟彼北芒兮，噫！宫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劳兮，噫！辽辽未央兮，噫！”北芒，洛阳城北面的芒山。芒，也写作“邙。”人，民。⑧浸(jìn)：渐。⑨陵夷：衰落，愈趋愈下。陵，丘陵。夷，平。言其衰微如丘陵之渐平。

⑩率：大都。嘲：和下文的“弄”都是玩弄的意思。⑪三百篇《诗经》的别称。《诗经》里的诗有三百零五篇。⑫顾所用何如耳：只看用得怎么样而已。就是说，要看怎么样运用风雪花草。⑬设如：比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也：“北风其凉”，见《诗经·邶(bèi)风》。《诗序》：“《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假，借。⑭“雨(yù)雪霏霏”，因雪以愍(mǐn)征役也：“雨雪霏霏”见《诗经·小雅·采薇》。《诗序》：“《采薇》，遣戍役也。……命将率(帅)遣戍役以守卫中国。”雨雪，下雪。雨，动词，落。因，缘。愍，悯，怜。

⑮“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也：“棠棣之华”，见《诗经·小雅·常棣》。《诗序》：“《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华，同“花”。常，通“棠”。燕，通“宴”。管、蔡，管叔、蔡叔，周文王的儿子。⑯“采采芣苢(fóu yǐ)”，“美草以乐有子也”：“采采芣苢”，见《诗经·周南·芣苢》。见《诗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美草”的美，动词，赞美。⑰此：指所假借的事物，如风、雪、花、草。彼：指所表现的意义，如刺威虐，愍征役，讽兄弟，乐有子。

⑱“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谢眺(tiào)《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诗句。⑲“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见鲍照《玩月城西门廨(xiè)中》。什：篇。⑳则：相当于现代语的“倒是。”㉑去：弃，亡。㉒不可胜(shèng)数(shù)：数不完。

㉓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旧唐书》本传说陈有《感遇》诗三十首，《新唐书》本传说他有《感遇》诗三十八首，《全唐诗》也录了他的《感遇》诗三十八首。本文说二十首，误。

㉔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鲍防，字子慎。《新唐书》本传称他“善辞章……于诗尤工，有所感发，以讥切世敝，当时称之。”《全唐诗》录有鲍防诗八首，其中有《杂感》一首，没有《感兴》诗。

㉕李、杜：李白、杜甫。㉖逮(dài)：及。㉗“顰缕格律”：曲尽各种格律之妙。顰缕，委曲的意思。㉘《新安

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率据《全唐文》校改。

⑩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句。⑩②……尚如此，况……乎？……尚且这样，何况……

呢？⑩③愤发：愤激起来。⑩④或：有时候，每每。食辍哺：吃饭的时候不吃饭。食，指吃饭的时候。辍，罢。哺，吃。⑩⑤

之：代“诗道”。⑩⑥事有大谬者：事情有大不对的，事与愿违。

⑩⑦一二：一点两点地，一一。⑩⑧左右：尊敬对方的称呼。

⑩⑨识(zhì)：记。⑩⑩百十其试：试到十次百次。⑩⑪宿

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生业就与文字有缘。宿习之缘，犹如说宿缘，宿因，前因。⑩⑫谙(n)识：知晓，懂。⑩⑬始知有进士：才知道科举考中进士的可贵。

⑩⑭苦节：犹言苦行。⑩⑮已：同

“以”。⑩⑯课：攻习。⑩⑰间(jiàn)：间或。⑩⑱不遑：不

暇，顾不上。⑩⑲砥(zhǐ)：皮坚厚。⑩⑳壮：壮年。肤革：

肌肉。革，这里指皮肤。丰盈：丰满。⑩㉑瞿瞿然如飞蝇垂

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眼睛里一晃一晃地好像飞着苍蝇，挂着珠子，动不动以万计。这里形容眼花。⑩㉒盖：相当于“乃”。

力文：尽力于为文。力，动词。⑩㉓多故：多事。⑩㉔二十七

方从乡赋：二十七岁才由乡贡于京师，二十七岁才应进士试。

⑩㉕既第之后：第，动词，指登进士第。⑩㉖专于科试：专力于分科

考试。专，动词。科试，分科的考试。⑩㉗出：拿出来。⑩㉘

未窥作者之域：没窥见作者的境地。就是说，还够不上作者的水平。作者，指作品足为典范的那些作家。⑩㉙登朝：登于朝廷，

指在朝作官。⑩㉚年齿：年岁。⑩㉛阅：阅历，经历。⑩㉜

理道：治道。理，治。⑩㉝文章合为(wèi)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文章、诗歌应该为了反映当前的时代和事情(与国计民生有关事情)而作。合，应该。⑩㉞皇帝：指唐宪宗。⑩㉟宰府：指

相府，政府。⑩㊱玺书：诏书。玺，皇帝的印。⑩㊲人：民。

⑩㊳仆当此日，擢在翰林：白居易在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入翰林为学士。⑩㊴谏官：指拾遗的官。白居易在元和三年拜左拾遗。

⑩㊵手：亲手。请：乞，求；有“索取”“领取”的意思。

谏纸：写谏章的纸。⑩㊶人病：民病。裨(bì)补：补，补益。

阙：同“缺”。⑩㊷辄(zhé)：就。⑩㊸闻于上：闻于皇上，给皇上

知道。上,皇上。 ①44以:用来。 广宸(chén)聪,副忧勤:广宸聪,犹如说“开张圣听”。广,开张,扩大,启发。宸是屋宇,从前特用来指帝居或形容皇帝的言行。聪,指皇帝的见闻。副,帮助。忧勤,指皇帝的忧民勤政。 酬恩奖,塞言责,报答朝廷的恩奖,尽谏诤职责。 复酬,偿。 志,志愿。 ①45岂图,哪料到。 志未就,志愿没成。 ①46言未闻:诗没有闻于上。言,指所作的诗。

①47《贺雨》诗:见《白氏长庆集》卷一讽谕诗。这首诗写旱后得雨,未了表示君要明,臣要直,希望有始有终。 ①48而:乃,就。 众口籍籍,籍籍,聒噪的样子。 ①49《哭孔戡(kūn)》诗:

题目一作《孔戡诗》。这首诗写孔戡的死,悼惜他只作了闲官,有才而不得重用。 ①50脉脉:含怒的样子。 ①51《秦中吟》:包括十首诗《议婚》《重赋》《伤宅》《伤友》《不致仕》《立碑》《轻肥》

《五弦》《歌舞》《买花》。诗写在长安见闻的“足悲者”,讽刺剥削奢靡等。 近:近臣。 目:动词,视。 ①52《乐游园》寄足下诗:题目一作《登乐游园望》。这首诗写爱重的人死的死,谪的谪的,讽刺执政者。

153□执政柄者:掌握政权的人,指宰相。 扼腕:扼着手腕,表示痛恨。 ①54《宿紫阁村》诗:题目一作《宿紫阁山北村》。诗讽刺军人的掠夺。 ①55大率:大都。

①57遍:周遍,全。 ①58不相与者:不相识的人。与,动词,交,友。 号为,称为,指为。 ①59沽(g)名:有意叫人赞扬。 ①60诋(d)讦(jié):用言语文字攻击。 ①61讪(shàn)谤:讥笑毁谤。

①62如牛僧孺之戒:牛僧孺在元和初对策,条指失政,触怒宰相,被斥逐。这里是说,意思是朋友相劝引牛僧孺为戒,让他不要在诗里评论时政。 ①63骨肉:兄弟,亲属。妻孥(nú):妻子。 ①64不我非:非,动词。我,“非”的宾语。 ①65举:全,整个。 ①66邓鲂(fáng):《白氏长庆集》有《邓鲂张彻落第》(卷一)《读邓鲂诗》(卷十),说邓鲂诗像陶潜,不遇而死,才三十岁。 ①66无何:未几,不久。 ①67无何:未几,不久。 ①68唐衢(qú):《白氏长庆集》有《寄唐生》《伤唐衢二首》(卷一),说他不遇而死,年五十,遗文千首。 ①69困蹶(zhì):困穷蹶顿,不顺利。 ①70四始:

《毛诗·大序》以“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郑玄说:“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

由。”下人：下民。病苦：疾苦，痛苦。①71若此之甚：像这样厉害。①72关东一男子耳：关东一个普通人而已。白居易是太原人，太原在关东。耳，而已。①73属(zh)文：缀文，即作文章。①74懵(méng)然：形容无知的样子。①75乃至：甚至。

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书法、绘画、弈棋、博，古时掷骰子之类的游戏。群居，与众人相处。①77即：则。愚拙：愚，不智，拙，不巧。①78中朝无缙(s)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朝廷之上，达官之中，没有一个疏远的亲戚，没有一个一面之交的朋友。表示并没有人援引。中朝，朝廷。缙麻之亲，指较疏远的亲戚。缙麻，古时丧服五等中最轻的一等，服丧三个月。缙，细麻布。达官，名达于国君的官，指贵显的官。半面，犹如说一面之识。旧，名词，故旧朋友。①79策驱。蹇(ji n)步：蹢步。蹇，跛，走起路来一瘸(qué)一瘸的。利足之途：指功名仕进之途。想取得功名，就要善于奔走趋附。利足，腿脚利便。①79张空拳于战文之场：指在科举场中没有凭借。战文，指文章以取胜。①80十年之间，三登科第：白居易在德宗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登进士第，贞元十八年应吏部试，以书判拔萃登科。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入第四等。①82冕旒(liú)：指皇帝。冕，皇冠。旒，冕的垂珠。①83日者：近日。间(jiàn)说：间语，私语。①84礼吏部：礼部，吏部。唐朝制度，礼部管进士考试，进士及第后，还要通守吏部的考试，始能授职。私试赋，指白居易应试作《性习相远近赋》《求玄珠赋》《汉高皇帝亲斩白蛇赋》等(《白氏长庆集》卷二十一。)判，指白居易应试作的判词百首(卷四十九、五十)。准的：标准。①86慙(n)然：惭愧的样子。

①86高霞寓：范阳人。元和中随诸将讨王承宗有功。累拜振武邠宁节度使。娉(pìn)：同“聘”，用财物娶女子。倡妓：歌女。①87江馆：近江的客舍。通州临近通江。①88复何人哉？：又是什么人呢？复，又。①89昨：往日。汉南：汉水以南，白居易谪江州时路过。①90众乐：许多乐人，即下文所说的“诸妓”。娱：使人快乐。他宾：别的宾客。①91主：主人，诗的作者。①92逆旅：旅店。①93庶：庶民，平民。孀妇：寡妇。①94诚：真是。①95多重。①96渊、云：王褒(b o)，字子渊，汉宣

帝时人。扬雄,字子云,王莽时人。二人都以赋著称。①97“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庄子·天运》:“名,公器也。不可多取。”公器,天下所共用。①98何者:什么人。①99使己为造物者:假使自己来作造物者。造物者,指天。这是天生人,天生万物的说法。②00迍(zhūn)穷:困穷。迍,本作屯。“屯”和“剥”,本是《易经》里的卦名,都是凶多吉少的卦。②01固然:本来如此。②02蹇:难,困厄。②03迍剥:困厄。②04孟浩然:襄阳人。世称“孟襄阳。”一命:指官的最低等级。②05穷悴(cuì):困穷。悴,忧伤。②06孟郊:字东野。年五十始考中进士。后为协律郎。试:尚未正式任命。协律:唐制,协律郎,正八品上阶。②07张籍:字文昌。贞元间考中进士。为太常寺太祝,转秘书郎。韩愈荐为国子博士。历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唐制,太祝,正九品上阶。②08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白居易当时为江州司马。州的司马是佐贰之官(主官是刺史),所以说“佐”。唐制,上州(州分上中下)司马。从(zòng)五品下阶。②09不负白氏之子:不辜负作为白家之子,即不辱先人之意。②10检讨:检寻,搜检。囊裹(zhì):书函之类。②11卷首:卷头,卷别。②12自拾遗来:从作左拾遗以来。白居易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拜左拾遗。②13自武德讫(qì)元和:这是《新乐府》所从取材的那些事情发生的时期。武德,唐高祖年号,公元618—626年。②14退公:下班,公事办完了。②15移病:古时作官的人辞职,移书称病,叫做“移病。”移,官文书的一种。②16知足保和,吟玩(wàn)情性:知足,生活上、名誉地位上知道满足,不贪多务得。保和,保养元气。和,冲和,元气,精气。吟玩情性,吟咏、顺适性情。玩,相习而为经意。②17随感遇:随着所感所遇。形于:表现在。②18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这是说,五言、七言的长句,五言、七言的绝句。长句,指三韵(古诗一般两句为一韵)以上的诗。②19异日:他日,将来。②20致于:送给。执事:表示尊敬对方的说法。②21“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见《孟子·尽心上》。意思是不见用的时候就只顾自我修养,见用的时候就要为天下人造福。②22不肖:不贤。②23师:动词。取法。②24道:圣贤的大道。②25时:指通达的时会。②26云龙:古代传说龙嘘

气成云。 风鹏《庄子·逍遥游》说：“鹏之徙于南冥也，……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陈力《论语·季氏》篇：“陈力就列。”陈，布，敷。出，进。 雾豹：刘向《古列女传》：“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这里用来指深藏。

冥鸿：扬雄《法言·问明》：“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这里用来表示远引。寂，静。寥，空。 ②27进退出处：进，出，仕进。退，处，退居。 ②28志：志向。 行：修身。 ②29始终：动词，贯彻。

②30发明阐发。 ②31诱于：为……所引起。 ②33铨（quán）次：选编。铨，衡量，选。 ②34他时：他日。 編集：编辑。

②35略：省去，删。 ②36贵耳贱目：荣古陋今。贵、贱、荣、陋，都是动词。 ②37大情：常情。 ②38韦苏州：韦应物，唐京兆人。贞元初为苏州刺史。 歌行：泛指题目名“歌”名“行”名“歌行”的古体诗或体制跟那些诗相同的古体诗。 ②39闲澹：安祥恬静。

②40秉（bǐng）笔者：执笔者，作者。秉，持。 ②41人贵之：人们重视它。 ②42悉：都。 已：同“以”。 ②43时之所重，仆之所轻：时人所看重的，正是我所看轻的。 ②44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词迂：讽谕的诗，意思激切而言语质直；闲适的诗，思虑恬静而文词迂缓。 ②45并世而生：生在同时代的。 ②46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怎么知道再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出生而知道爱我的诗呢？

②47小通：指作官顺利；穷：指被斥逐。白居易和元稹这时候没作过大官，也没遭大的困厄，所以说小通、小穷。 ②48索居：散居。索，散。 ②49知吾罪吾：《白氏长庆集》作“知吾最要”。 ②50城南：指长安城南。 ②51新艳：新颖美丽。 小律：八句的律诗。这是对长律说。 ②52皇子陂：在长安城南。 昭国里：长安城的里巷，白居易曾住在那里。 ②53樊、李：未详。或谓指樊宗宪与李景信，或谓指樊宗师与李建。傍：同“旁”。 ②54措（cu）口：犹如说“置喙（huì）”、“插嘴”。

②55何则：何故？为什么呢？ ②56劳心灵，役声气：竭尽心力的意思。劳是劳苦，役是役使，都是动词。声气，声音气息。 ②57偶同人：与志趣相同的人为侣。偶，动词，相伴。 ②58虽驾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即使是驾鸾鹤游仙山的人舒适，也不会比这更好了。骖，乘，驾。鸾，一种像凤凰的鸟。蓬瀛，蓬莱的瀛。

②59何则：何故？为什么呢？ ②60劳心灵，役声气：竭尽心力的意思。劳是劳苦，役是役使，都是动词。声气，声音气息。 ②61偶同人：与志趣相同的人为侣。偶，动词，相伴。 ②62虽驾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即使是驾鸾鹤游仙山的人舒适，也不会比这更好了。骖，乘，驾。鸾，一种像凤凰的鸟。蓬瀛，蓬莱的瀛。

州,传说中的仙山。加于,高过于,好过于。 ②59 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外,脱,傲,轻,都是动词。外形骸,以身躯为外物。形骸,形体,身躯。脱踪迹,摆脱与世俗人往来的踪。傲轩鼎,蔑视富贵。轩是高车。鼎是古代一种盛食物的大器皿,这里有“鼎食”的意思,古时富贵人家“列鼎而食”。轻人寰:轻视人间。人寰,人间,人世。 ②60 索:取。还往:交往的朋友。

②61 尤长:特别好。 ②62 张十八古乐府:张十八,张籍。 ②63 李二十:李绅,字公垂。元和初进士,官至同平章事。与李德裕、元稹同时,号三俊。 ②64 卢、杨二秘书:卢,卢拱,秘书郎,终申州(今河南信阳)刺史。杨,杨巨源,字影山,贞元五年进士,作过秘书郎,太常博士,国子司业。 ②65 窦七:窦巩,字友封。元和进士。元八:元宗简。 ②66 掇(dió):拾,取。 ②67 众君子:即上文所说的张十八、李二十等。拟议:考虑。意思是,被考虑到编集他们的诗。

②68 左转:降调,贬官。这里指元稹贬江陵府士曹参军。左,古代尊右而卑左,所以左有“降”的意思。 ②69 继行:接着走了。指贬江州司马。 ②70 心期:心意。索然:无兴致无趣味的样子。 ②71 么:偏私。自是:自己以为好。 ②72 割截:删削。 ②73 妍(yán)蚩(ch)益又自惑:好坏又自己看不清。妍,美。蚩,丑。益,更。惑,辨不清。 ②74 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朋友中能作公允的评价而没有姑息之心的人。 ②75 病:动词,以为不好。 ②76 各纂(zuǎn)诗笔:各自纂集诗和文。笔,指文。 ②77 粗为卷第:大致编成卷次。粗,粗略,大致。为,作。卷第,卷次。 ②78 出:拿出来。 ②79 终前志:了宿愿。 ②80 溘(kè)然而至,则如之何:死一来到,那怎么办!溘然,奄忽,指死。如之何,奈之何,怎么办。 ②81 浔阳:江州州治所在,今江西省九江市。 ②82 苦寒:苦于寒。 ②83 无睡:不能睡。 ②84 且:权且聊。以:用来。 ②85 再拜:行两次拜礼。古时所谓“一拜”“再拜”。

元 结

元结(719—772),字次山,河南鲁山(今河南鲁山县)人,唐代文学家。少时不羁,十七岁始折节向学,从师于元德秀。天宝十二年(753)举进士。安史之乱中,史思明攻河阳,肃宗召之问策,乃上《时议》三篇,擢为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山南西道节度参谋。以讨史思明功,迁监察御史里行,进水部员外郎。代宗即位,拜道州刺史,进授容管经略使,加左金吾卫将军。罢还京师,卒赠礼部侍郎。元结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其文风华绰约,清淡简洁,纯真自然。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有《元次山集》。

右 溪 记

【解题】作者擅长状物记事,短短一百多字,即把此溪的幽趣描绘得历历在目。文笔淡雅隽永,幽眇芳洁,景物清新俊秀,自成境趣,开柳宗元山水游记之先声。

在道州城西边一百多步的地方,有一条小溪。它向南流几十步远,与营溪相汇流。溪水两岸全都是怪石,倾斜嵌叠,回旋盘曲,姿态奇特,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清澈的溪流冲击到岩石,便激起腾空的浪花和湍急的洄流。岸边美丽的树木和珍奇的青竹垂下荫影,相互遮蔽。这条溪水如果在空旷的山野,是很适合隐士游览和居住的,如果在人烟辏集的地方,也可成为城市居民游览的胜地,和爱清静者休憩的园林。可是自从道州成为州的治所以来,却至今没有人来欣赏它和喜爱它。我在溪水旁徘徊,为此怅然惋惜!于是疏导开通,清除掉杂乱的草木,建造了亭阁,又种植了松树、桂树,还铺植保护坡岸的香茅,来增益它优美的景致。因为溪在州城的右面,便命名它为“右溪”。把这些文字刻在石上,以让后来的人知道。

道州城西百馀步^①,有小溪。南流数十步,合营溪^②。水抵两岸,悉皆怪石,敲嵌盘屈^③,不可名状。清流触石,洄悬激注。休木异竹^④,垂阴相荫^⑤。此溪若在山野,则宜逸民退士之所游处^⑥;在

人间^⑦，可为都邑之胜境，静者之林亭^⑧。而置州已来^⑨，无人赏爱；徘徊溪上，为之怅然！乃疏凿芜秽，俾为亭宇；植松与桂，兼之香草^⑩，以裨形胜。为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铭石上，彰示来者。

【注释】①道州：州名，治今湖南道县。②营溪：河名，发源于湖南省宁远县南，流经道县，北至零陵县西入汀水。《元和郡县志》：“道州江华县，营水出县东北。”《太平寰宇记》：“道州营道县：营水在县西一里，经故城，合巢水，自东南来西流，于故城南合营水，谓之营阳峡。”③欹（qí）嵌盘屈：倾斜嵌叠、曲折盘旋的样子。

④休木：一本作“佳木”。休，美好。⑤阴：树荫。荫，遮盖。⑥逸民退士：退居山林的隐士。⑦人间：与前文“山野”对称，指有居民的地方。⑧静者：喜欢静的人。

⑨置州已来：成为州的治所以来。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置营州，贞观八年改为道州。已，通“以”。⑩香草：即香茅，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根状茎蔓延，可巩固坡地。这里也指芬香的花草。

韩愈

张中丞传后叙

【解题】张中丞，即张巡（709—757），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玄宗开元末进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任清河县令，调真源县令。安史之乱起，张巡在谯郡起兵抗击，后与许远同守睢阳（今河南商丘），肃宗至德二载（757）城破被俘，与部将三十六人同时殉难。乱平以后，朝廷小人竭力散布许远降贼有罪的流言，为割据势力张目。韩愈感愤于此，遂于元和二年（807）写了这篇后叙。全文感情激荡，褒贬分明，议论叙事互为表里，不分宾主，截然五段，不用钩连，而神气流注，章法浑成，传神写意，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晚上,我和吴郡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发现了李翰所写的《张巡传》。李翰以文章自负,写这篇传记十分详密。但遗憾的是还有缺陷:没有为许远立传,又没有记载雷万春事迹的始末。

许远虽然才能似乎比不上张巡,打开城门迎接张巡,地位本在张巡之上,却把指挥权交给张巡,而甘居其下,毫无猜疑妒忌,最终和张巡一起守城而死,成就了功名,城破后被俘,不过和张巡死的时间有先后不同罢了。张、许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了解其父辈的志向,认为张巡战死而许远被俘,怀疑许远是因为怕死而投降了叛军。如果许远真的怕死,何苦守住尺寸大小的地盘,以他所爱之人的肉充饥,来和叛军对垒而不投降呢?当他在被包围中坚守时,外面没有一点哪怕极为微弱的援助,所要效忠的,就是国家和皇上,而叛军却告诉他们国家已灭亡,皇上已死去。许远见救兵不来,而叛军越来越多,一定会相信他们的话;外面毫无希望却仍然死守,军民相食,人越来越少,即使是傻瓜也会算日期而知道自己的死所了。许远不怕死已经很清楚了!哪有城被攻破,自己的部下都已战死,自己却偏偏蒙受耻辱苟且偷生?即使再笨的人也不愿这样做,唉!难道说象许远如此贤明的人会这样做吗?

议论的人又认为许远和张巡分城而守,睢阳城陷落是从许远分守的西南方开始的。拿这个理由来诽谤许远,这又和小孩子的见地没有两样了。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内脏必定有一个先受到侵害的地方,把绳子拉断,绳子必有断的地方。旁观的人看到这样,不加明辨,附和着说坏话,也太不通达事理了!小人喜欢议论,不愿成人之美,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象张巡、许远所造成的功业如此杰出,尚且躲不掉小人的诽谤,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呢!

当张、许二公刚守城的时候,哪能知道别人终不相救,预先弃城逃走呢?如果睢阳守不住,即使逃到其他地方又有什么用处?等到没有救兵而且走投无路的时候,率领着那些受伤残废、饥饿瘦弱的残兵,即使想逃走,也一定无法到达要去的地方。张、许二公的功绩,前人已有十分精当的评价了!守住孤城,捍卫天下,仅凭千百个濒临死亡的战士,来对付近百万天天增加的敌军,保护着江淮地区,挡住了叛军的攻势,天下能够不亡,这是谁的功劳啊!在

那个时候,丢掉城池而只想保全性命的人,一个接着一个。不追究讨论这些,却拿死守睢阳来责备张、许二公,也可见这些人把自己放在与逆乱者同类的地位,捏造谎言来帮他们一起攻击有功之人了。

我曾经在汴州、徐州任职,多次经过两州之间,亲自在那叫做双庙的地方祭祀张巡和许远。那里的老人常常说起张巡、许远时候的事情。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救的时候,贺兰进明妒忌张巡、许远的威望和功劳超过自己,不肯派兵相救,但看中了南霁云的勇敢和壮伟,不采纳他的话,却勉力挽留他,还准备了酒食和音乐请南霁云入座。南霁云慷慨陈词说:“我来的时候,睢阳军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东西吃了!我即使想一个人享受,道义不能允许;即使吃了,我也难以下咽!”于是拔出自己的佩刀,砍断一个手指,鲜血淋漓,拿给贺兰进明看。在座的人大吃一惊,都感动得为南霁云流下了眼泪。南霁云知道贺兰进明终究没有为自己出兵的意思,便骑马离去。将出城时,他抽出箭来射寺庙的佛塔,那枝箭射进佛塔砖面半箭之深,说:“我回去打败叛军后,一定要消灭贺兰进明!我用这枝箭来作标记。”我于贞元年间经过泗州,船上的人还指点着说给我听。城破后,叛军拿刀逼张巡投降,张巡坚贞不屈,马上被绑走,准备杀掉,叛军又叫南霁云投降,南霁云没有吱声。张巡叫南霁云道:“南八,男子汉一死而已,不能向不义之人屈服!”南霁云笑着说:“我本想有所作为;您既然这样说,我哪敢不死!”于是誓不投降。

张籍说:“有一个人叫于嵩,年轻时跟随张巡;等到张巡起兵抗击叛军,于嵩曾在围城之中。我大历年间在和州乌江县见到过于嵩,那时他已六十多岁了。因为张巡的缘故起先曾得到临涣县尉的官职,学习努力,无所不读。我那时还幼小,粗略地询问过张巡、许远的事迹,不太详细。他说:张巡身長七尺有余,一口胡须活象神仙。他曾经看见于嵩读《汉书》,就对于嵩说:‘你怎么老是在读这本书?’于嵩说:‘没有读熟呀。’张巡说:‘我读书不超过三遍,一辈子不会忘记。’就背诵于嵩所读的书,一卷背完不错一个字。于嵩很惊奇,以为张巡是碰巧熟悉这一卷,就随便抽出一卷来试他,他都像刚才那样能背诵出来。于嵩又拿书架上其他书来试张

巡,张巡随口都背得一字不错。于嵩跟张巡时间较久,也不见张巡经常读书。写起文章来,拿起纸笔一挥而就,从来不打草稿。起先守睢阳时,士兵有一万多人,城里居住的人家,也将近几万,张巡只要见一次问过姓名,以后没有不认识的。张巡发起怒来,胡须都会竖起。等到城破后,叛军绑住张巡等几十人让他们坐着,立即就要处死。张巡起身去小便,他的部下见他起身,有的跟着站起,有的哭了起来。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死是命中注定的。’大家都哭得抬不起头来。张巡被杀时,脸色毫不慌张,神态安详,就和平日一样。许远是个宽厚的长者,样貌也和他的内心一样,和张巡同年出生,但时间比张巡稍晚,称张巡为兄,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在亳州、宋州一带。有人传说他在那里有块田地,当兵的把它强夺霸占了,于嵩打算到州里提出诉讼,却被当兵的杀死。于嵩没有后代。这些都是张籍告诉我的。

(杨用城)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①,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②,得李翰所为《张巡传》^③。翰以文章自名^④,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⑤,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⑥。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⑦,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⑧,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⑨。两家子弟材智下^⑩,不能通知二父志^⑪,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⑫,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⑬,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⑮,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所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⑯。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

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①7},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①8}!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①9},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②0},屡道于两州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②1}。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②2},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②3},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②4},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②5}。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②6},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②7},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帙以试^{②8},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②9},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③0}。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

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 【注释】①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元和，唐宪宗李纯年号（806—820）。②张籍（约767—约830）：字文昌，吴郡（治今江苏苏州）人，唐代著名诗人，韩愈学生。③李翰：字子羽，赵州赞皇（今河北元氏）人，官至翰林学士。与张巡友善，客居睢阳时，曾亲见张巡战守事迹。张巡死后，有人诬其降贼，因撰《张巡传》上肃宗，并有《进张中丞传表》（见《全唐文》卷四三〇）。④以文章自名：《旧唐书·文苑传》载：李翰“为文精密，用思苦涩”。自名，自许。⑤许远（709—757）：字令威，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人。安史之乱时，任睢阳太守，后与张巡合守孤城。城陷，被掳往洛阳，至偃师被害。事见两《唐书》本传。⑥雷万春：张巡部下勇将。按：此当是“南霁云”之误。⑦开门纳巡：唐肃宗至德二载（757）正月，叛军安庆绪部将尹子奇带兵十三万围睢阳，许远向张巡告急，张巡自宁陵率军入睢阳城。⑧柄：权柄。⑨“城陷而虏”二句：至德二年十月，睢阳陷落，张巡、许远被送往洛阳。⑩“两家”句：《新唐书·许远传》：“大历中，巡子去疾上书曰：‘孽胡南侵，父巡与睢阳太守远各守一面，城陷，贼所入自远分……巡及将校三十余皆割心剖肌，惨痛备尽，而远与麾下无伤。故远心向背，梁、宋人皆知，则远与臣不共戴天。请追夺官爵以刷冤耻。’诏下尚书省，使去疾与许岷及百官议，皆以去疾证状最明者，城陷而远独生也。且远本守睢阳，凡屠城，以生致主将为功，则远后巡死不足惑。……且艰难以来，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载简书若日星，不可妄轻重。议乃罢。”两家子弟即指张去疾、许岷。⑪通知：通晓。⑫“食其所爱”句：尹子奇围睢阳时，城中粮尽，军民以雀鼠为食，最后只得以妇女与老弱男子充饥。张巡曾杀爱妾，许远曾杀奴仆以充军粮。⑬蚍（pí）蜉（fú）：黑色大蚁。⑭“而贼”句：安史之乱时，长安、洛阳陷落，唐玄宗逃往西蜀，唐室岌岌可危。⑮外无待：睢阳被围时，唐将许叔冀屯兵于谯（今安徽亳县），尚衡屯于彭城（今江苏徐州），贺兰进明屯于临淮（今江苏泗洪），皆拥兵不救。⑯“说者”句：张巡和许远分兵守城，张守东北，许守西南。城

破时叛军先从西南处攻入,故有此说。 ⑮羸:瘦弱。 ⑯

“二公”二句:谓二公功绩前人已有精当的评价。李翰《进张中丞传表》云:“巡退军睢阳,扼其咽喉,前后拒守,自春徂冬,大战数十,小战数百,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出奇无穷,制胜如神,杀其凶丑凡九十余万。贼所以不敢越睢阳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 ⑰沮遏:阻止。 ⑱“愈尝”句:韩愈曾先后在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徐州(治今江苏徐州)任推官之职。唐称幕僚为从事。

⑲双庙:张巡、许远死后,后人在睢阳立庙祭祀,称为双庙。 ⑳南霁云(?—757):魏州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安禄山反叛,被遣至睢阳与张巡议事,为张所感,遂留为部将。

贺兰:复姓,指贺兰进明。时为御史大夫、河南节度使,驻节于临淮一带。 ㉑贞元:唐德宗李适年号(785—805)。泗州:治临淮(今江苏泗洪东南),当年贺兰屯兵于此。 ㉒南八:南霁云排行第八,故称。

㉓常:通“尝”,曾经。 ㉔大历:唐代宗李豫年号(766—779)。和州乌江县:今安徽省和县东北。

㉕临涣:故城在今安徽宿县西南。 ㉖帙:书套,也指书本。

㉗仅:几乎。 ㉘毫: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宋:宋州,治所在睢阳。

蓝田县丞厅壁记

【解题】自唐朝以下,朝廷各官署的办公处所,常常有“壁记”,叙述官署的创置、官秩的确定以及官员的迁授始末等,刻在壁间。写壁记的目的在于使后任了解自己的职责和前任的情况,同时也为后来的任职者树立榜样,所以一般都写得比较平实详细,不为苟饰。韩愈的这篇壁记却与一般的壁记不同。文章主要描写的是当时县丞一职,有职无权,形同虚设,还要受到吏胥的欺凌,只能低首下气,使有才能有抱负的人居此亦无所作为,并以崔斯立任蓝田县丞的种种境遇为例尽情刻画,含有深刻的讽刺意味。全文短小精悍,生动泼辣,意味深长。

县丞的职责是辅佐县令,对于一县的政事没有什么不应过问。县丞之下是主簿、尉,主簿和尉才各有专职。县丞的地位高于主

簿、尉逼近县令,照例为了避嫌疑而对公事不加可否。公文发布之前,吏胥怀抱已拟成的案卷,到县丞那儿去,卷起前面的内容,用左手夹住,右手摘出纸尾签名的地方,象鹅和鸭那样摇摇摆摆地进来,直立斜视,对县丞说:“您还要署一下名。”县丞拿起笔望着应由自己署名的位置,谨慎地签上名字,抬头望着小吏,问:“可以了吗?”小吏说:“就这样。”然后退下。县丞不敢稍稍了解一下公文的内容,茫然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官位虽较高,实权和势力反而在主簿、尉之下。民间谚语列举闲散多余的官职,一定说到县丞,甚至把县丞作为相互谩骂的话。设立县丞一职,难道本意就是为此吗?

博陵人崔斯立,勤学苦练,以积累学问,包容宏深,境界广阔,每天都有长进,并且逐步显露出来。贞元初年,他怀藏本领,在京城与人较量文艺,两次得中,两次折服众人。元和初年,他任大理评事,因为上疏论朝政得失而被贬官,经过两次迁谪,来到这里做县丞。刚到时,他叹息说:“官无大小,只怕自己的能力不能称职。”当只能闭口无言而无所作为时,他又感慨地说:“丞啊,丞啊,我没有对不起丞,丞却对不起我!”于是完全去掉棱角,一概按照旧例,平平庸庸地去做县丞。

县丞的办公处原来刻有一篇壁记,但房屋损坏漏水而遭污损,已无法阅读。崔斯立换上新椽和新瓦,粉刷墙壁,将前任县丞的名氏全部写上。庭院里有老槐四行,南墙有大竹千株,昂首挺立,好象互不相下,水声汨汨绕庭阶而鸣。斯立把厅屋里外打扫干净,种上两棵相对的松树,每日在庭中吟诗。有人问他,他就回答说:“我正有公事,您暂请离开这里。”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

(杨用诚)

丞之职所以贰令^①,于一邑无所不当问。其下主簿、尉^②,主簿、尉乃有分职^③。丞位高而偪^④,例以嫌不可否事^⑤。文书行^⑥,吏抱成案诣丞^⑦,卷其前^⑧,钳以左手^⑨,右手摘纸尾^⑩,雁鹜行以进^⑪,平立,睨丞曰^⑫:“当署。”丞涉笔占位^⑬,署惟谨^⑭,目吏,问:“可不可?”吏曰:“得。”则退。不敢略省^⑮,漫不知何事^⑯。官虽尊,力势反出主簿、尉下。谚数慢^⑰,必曰“丞”。至以相訾警^⑱。

丞之设，岂端使然哉^①？

博陵崔斯立^②，种学绩文^③，以蓄其有^④，泓涵演迤^⑤，日大以肆^⑥。贞元初^⑦，挟其能战艺于京师^⑧，再进再屈千人^⑨。元和初^⑩，以前大理评事言得失黜官^⑪，再转而为丞兹邑^⑫。始至，喟曰：“官无卑^⑬，顾材不足塞职^⑭。”既噤不得施用^⑮，又喟曰：“丞哉，丞哉！余不负丞，而丞负余。”则尽拚去牙角^⑯，一蹶故迹^⑰，破崖岸而为之^⑱。

丞厅故有记，坏漏污不可读。斯立易桷与瓦^⑲，墁治壁^⑳，悉书前任人名氏^㉑。庭有老槐四行，南墙巨竹千挺^㉒，俨立若相持^㉓，水泚泚循除鸣^㉔。斯立痛扫溉^㉕，对树二松，日吟哦其间^㉖。有问者，辄对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考功郎中、知制诰韩愈记^㉗。

【注释】①丞：县丞。 贰：副贰、辅佐。这里作动词用。

令：县令。唐代制度，京都旁各县称为畿县，置令一人，丞一人，主簿一人，尉二人。

②主簿、尉：均为县令、县丞之下的官职。县署内设录事、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七司，主簿领录事司，负诸司总责。尉主地方治安。

③分职：分理诸司，各有专职。

④偪（bì）：同“逼”，迫近，侵迫。

⑤例以嫌不可否事：按照惯例为了避嫌而对公事不发表意见。

⑥文书行：传布公文。 行：传布。

⑦成案：已成的案卷。 指：到。公文经县令签署之后，还要县丞副署。

⑧卷其前：卷起公文的前面部分。意即吏不需要丞知道公文的内容。

⑨钳以左手：用左手夹住。

⑩右手摘纸尾：用右手摘出纸尾。摘，拣出某一块地方的意思。

⑪鹭：鸭子。雁行，斜行。

⑫平立：站着。 睨（nì）：斜视。雁鹭行、平立、睨皆写吏对丞的轻蔑态度。

⑬涉笔：动笔。 占位：看着应当署名的地方。丞之属名在令之下，簿、尉之上。

⑭惟谨：很谨慎。惟，发语助词。

⑮略省：稍稍了解一下。

⑯漫：茫然的样子。

⑰数：数说，列举。 慢：散慢，闲散，多余的官。

⑱訾訾（zǐ）：诋毁。

⑲“丞之设”两句：设立县丞一职，难道本意就是如此吗？端，本。

⑳博陵：在今河北蠡县南。 崔斯立：名立之，字斯立。

㉑种学

绩文 :以耕田织布为比喻 ,谓崔斯立勤学苦练 ,学有根柢。 贯 绩麻。 ②以蓄其有 :以积累学术修养。 ③泓涵演迤(yí 移) :包孕宏深 ,境界广阔。 ④日大以肆 :每天都有进步 ,并且渐渐显露出来。 ⑤贞元 :唐德宗年号(785—805)。 ⑥战艺 :以文艺与人较量 ,指应试。 ⑦再进 :崔斯立于贞元四年登进士第 ,六年中博学宏词科。 再屈千人 :两次战胜众人。 ⑧元和 :唐宪宗年号(806—820)。 ⑨大理评事 :官名 ,掌刑法 ,属大理寺。 言得失 :上疏论朝政得失。 ⑩再转 :经过两次迁谪。 ⑪官无卑 :官职不论大小。 ⑫顾 :只是。 塞职 :称职。 ⑬噤 :闭口不言。 ⑭拊(niè)去牙角 :去掉牙和角。 拊 ,同“ 蕤 ” ,绝。 ⑮一蹶故迹 :完全按照过去的样子。 蹶 ,踩。 ⑯崖岸 :指人严峻而不易亲近。 ⑰桷(jué) :方椽。 ⑱塼 :涂壁的工具。 这里作动词用。 ⑲悉书 :全部写上。 ⑳挺 枚 ,棵。 ㉑伫立 :昂首挺立。 ㉒瀼瀼(guM) :水声。 除 庭阶。 ㉓痛扫溉 :彻底洒扫。 ㉔考功郎中 :官名 ,属吏部 ,掌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 知制诰 :官名 ,负责起草皇帝行下的诏敕策命 ,一般由中书省舍人担任。

答 李 翊 书

【解题】《答李翊书》写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文章结合自己学习古文的深切感受 ,回答了李翊提出的如何学文的问题 ,并叙述了自己学习文章所经历的几个阶段 ,畅谈了自己读书、写文章的丰富经验 ,阐明了自己的文学见解。论述透彻 ,气势充沛 ,层层深入 ,波澜起伏。比喻形容生动 ,语言婉转含蓄。

六月二十七日 韩愈报李生足下 :

您的书信文辞很好 ,而所提的问题是何等的谦逊恭谨啊 ! 能够这样谦逊 ,谁不希望把自己懂得的道理告诉您 ? 这样 ,道德的养成也为期不远了 ,何况是作为道德的外在表现的文章呢 ? 不过 ,我韩愈是所谓的望见孔子的门墙而没有能入其宫室的人 ,哪里能够有资格辨别是和非的问题呢 ? 虽然这样 ,我仍不可不为您讲一讲。 您是一个想著书立说 ,传于后世的人。您所做的和您所期望

的,已经很相似接近了。不过,不知道您的志向,是希望胜过别人,为别人所取用呢?还是希望达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呢?如果是希望胜过别人而为人所取用,那么您本来已经胜过别人而可以为人所取用了。如果期望达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便不要希望迅速成功,不要为当世势利的东西所引诱,要象培养植物那样,培养它的根而等待它结果;又象点灯一样,多给灯里添油,才能期望它发出更亮的光芒。根深而繁茂的树林,它的果实自然会成熟;灯里的油多,其火光自然明亮。有道德仁义的人,他们的语言自然是美好和顺的。

不过,还有一些困难的事情。我自己写的文章,不知道达到还是没有达到古之立言者的境界。虽然这样,我学习写文章已经二十多年了。开始的时候,不是夏、商、周三代和东、西两汉的书便不敢观览阅读,不是圣人所要求提倡的志向便不敢存于胸中,静居时好象忘掉了一切,行动时总是要遗忘点什么。俨然庄重地思索,茫然好象神志迷惘,理不出头绪。当我写文章时把取之于心的意思用手抒写出来,必定力求去掉人们已经说过的陈旧言辞,做起来非常困难吃力。自己写的文章让别人看,也不怕别人讽刺讥笑,象这样已经有一些年头了,但自己仍然坚持不改。这样做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就能够辨别古人的书中哪些是思想纯正、内容不杂的作品,哪些是专事形式摹拟而没有真实内容的作品,以及哪些是虽然纯正但还没有达到极境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我的心中都昭然明朗,黑白分明。我再从中消除掉那些不纯的东西,才渐渐地于文章之道有所得。当我把取之于心的意思用手抒写出来,就象急速的流水那样,沛然而至,得心应手,文思勃发。拿出来让别人看,有人讥笑我的文章我就高兴,称赞我的文章我就忧愁,这是因为我的文章中还有陈旧的言辞存在。象这样也经过了一些年,然后自己的文章浩荡澎湃,气势充沛博大。我又害怕自己的文章杂而不纯,又迎上去拒止那些不纯正的芜杂的地方,平静细察,冷静分析,觉得自己的文章中都是纯正的东西,然后才挥笔放手地写下去。虽然达到如此高的境界,还不可以不继续修养、丰富,使自己行走在仁义之途,游泳在《诗》《书》的源泉之中,勤于实践,丰富知识,坚持仁义而不迷失方向,坚持攻读《诗》《书》等圣人之经而不断绝文章

的源泉，一直到自己生命的终结。文章的气势犹如水，文章的言语就象漂浮在水面上的物体，水势盛大，物体之能浮于水的不论大小全都漂浮起来。文章的气势与语言的关系就是这样。只要文章的气势充沛盛大，则言语的长短，声调的高低、抑扬都会适当、相称。

虽然如此，难道敢说自己的文章接近于成功了吗？虽然自己的文章写得接近成功了，但自己被别人所用，这样的文章却不见得为人所用。虽然如此，等待为人所用的人，就象器具用物一样任他人处置，用或不用，都取决于别人。君子则不是这样，心中有一定的道德规范修养，自己的行动遵循一定的原则，如果被任用，便将他们加惠于别人，如果不被任用，便把它们传给自己的学生，或者把它们写进文章之中而为后世树立榜样。这样做难道不也是以使人快乐吗？还是不足以使人快乐呢？

有志于学习古之立言者的人已经很少了。心志在于学习古人，便必然被今人所遗弃，我既为此而欢乐，又为此而悲伤。我一再称赞有志于古的人，是为了劝慰，勉励他们，并不是敢于轻易地赞扬或批评他们。向我提出问题的人很多，我觉得你的言谈立志很高，而志向不在于求利，才姑且和你讲了以上一些话。韩愈谨上。

（杨用诚）

六月二十六日^① 愈白 李生足下^②：

生之书辞甚高^③，而其问何下而恭也^④！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⑤？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⑥？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⑦，焉足以知是且非邪^⑧。虽然^⑨，不可不为生言之。

生所谓立言者，是也^⑩，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蘄胜于人而取于人邪^⑪？将蘄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蘄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蘄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⑫，养其根而俟其实^⑬，加其膏而希其光^⑭，根之茂者其实遂^⑮，膏之沃者其光晔^⑯，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⑰。

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二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

忘¹⁸ ,行若遗¹⁹ ,俨乎其若思²⁰ ,茫乎其若迷²¹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²² ,惟陈言之务去²³ ,戛戛乎其难哉²⁴ !其观于人 ,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 ,犹不改 ,然后识古书之正伪²⁵ ,与虽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²⁶ 。而务去之 ,乃徐有得也 ,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 ,汨汨然来矣²⁷ 。其观于人也 ,笑之则以为喜 ,誉之则以为忧 ,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 ,然后浩乎其沛然矣²⁸ 。吾又惧其杂也²⁹ ,迎而距之³⁰ ,平心而察之 ,其皆醇也³¹ ,然后肆焉³² 。虽然 ,不可以不养也 ,行之乎仁义之途 ,游之乎《诗》《书》之源³³ ,无迷其途 ,无绝其源 ,终吾身而已矣。气 ,水也³⁴ ;言 ,浮物也³⁵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³⁶ 。

虽如是 ,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 ,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 ,待用于人者 ,其肖于器邪³⁷ :用与舍属诸人³⁸ 。君子则不然 ,处心有道 ,行己有方³⁹ ,用则施诸人 ,舍则传诸其徒 ,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

有志乎古者希矣⁴⁰ 。志乎古必遗乎今⁴¹ ,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 ,所以劝之⁴² ,非敢褒其可褒 ,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 ,愈生之言 ,不志乎利 ,聊相为言之。愈白。

【注释】①六月二十六日 :即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六月二十六日。

②李生 :即李翱(yì) ,贞元十八年(802)进士。足下 :对别人的敬称。

③书辞甚高 :指李翱书信的文辞很好。

④下而恭 :谦逊恭惟。下 ,谦的意思。⑤谁不欲告生以其道 :谁不希望把自己懂得的道理告诉给读书好学的人。

⑥“道德之归”二句 :归 ,属于。有日 ,不久。其 ,指道德。外 ,文章的外表。韩愈认为文章是道德的表现 ,故称“其外之文”。

⑦“抑愈”句 :韩愈的自谦之言。以宅院大、门墙高的宫室比喻孔子道德学问之高深 ,自己只是望着孔子门墙 ,尚未进入道德的“宫室”之域。《论语·子张》:“譬之宫墙 ,夫子之墙数仞 ,不得其门而入 ,不见宗庙之美 ,百官之富”。孔子 :名丘 ,字仲尼(前 551—479) ,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人 ,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儒家的创始者。

⑧焉 :虚词 ,相当于“怎么”、“哪里”。

是且非 是或非。 ⑨虽然 :与现代语“虽然”不同。虽 相当于“虽然”。然 即“这样”。 ⑩立言 著书立说 传于后世。

⑪蕲(qí)胜于人 :希望胜过别人。《庄子·养生主》郭璞注 :“蕲 求也。” 取于人 :为人们所取用。 ⑫无诱于势利 :即不要为势利所引诱。当时人们为追逐势利 获取富贵 多作时文 不作古文 韩愈则不然 他希望人们作古文 不要为势利所引诱。

⑬养其根而俟其实 :培养植物的根而等待它结果。俟(sì), “俟”的异体字 等待的意思。 ⑭加其膏而希其光 :多给灯里添油而期望它发出更亮的光。膏 油。 ⑮遂 :成熟。 ⑯沃 盛多 指灯里油多。 晔(yè) :火光明盛。 ⑰藹 :和顺。

如 词尾 相当于“然”。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藹 言之美也 故曰仁义之人其言藹如 藹如单辞形况字。” ⑱处 :居住 这里指静居。 若 好象。 ⑲行 :行动。 遗 忘 失。 ⑳俨乎 :俨然 庄重 严肃。 思 :思索 深思。 ㉑茫乎 :茫茫然。

若迷 好象神志迷惘 理不出头绪。 ㉒取于心而注于手 :写文章时 把取之于心的意思 用手抒写出来。注 象水倾注似的写出来。 ㉓唯陈言之务去 :即务去陈言 去掉人们已经说过的陈旧言辞。

㉔戛(jiá 夹)戛 :困难、吃力的样子。 ㉕正 指思想纯正 内容不杂的作品。 伪 指专事形式摹拟而没有真实内容的作品。 ㉖昭昭 :明辨事理 明显清楚。 ㉗汨(g)汨 :流水声 这里是以急速的流水比喻写文章得心应手 文思勃发。

㉘“然后浩乎”句 :以浩荡澎湃的大水比喻文章文思充沛、气势博大。《广雅·释训》:“浩浩 流也。”《后汉书·袁术传》注:“沛然 自恣纵貌也。” ㉙惧其杂 :害怕文章杂而不纯。 ㉚迎而距之 :迎上去拒止那些不纯正、芜杂的地方。这句是说写文章要平心细察 冷静分析。距 同“拒”。

㉛醇(chún) :同“纯”。 ㉜肆 这里是挥笔放手地写下去的意思。 ㉝“行之乎”二句 :行走在仁义的路途上 游泳在《诗》《书》的源泉里。即是说从生活实践和丰富知识这两方面加强修养。《诗》,《诗经》。《书》,《尚书》。

㉞气 水也 :借水作譬语 犹言文章的气势如水势。 ㉟言 浮物也 :文章的言语就象水面上漂浮的东西一样。 ㊱“气盛”句 :其气势充沛盛大 言词的长短 声调的抑扬、高低 就会

适当、相称。声,声调。高下,高低。宜,合适,相称。③⑦“待用于人者”二句:等待为人所用的人,如同器具用物一样,任人处置。③⑧用与舍属诸人:为人所用或不用,取决于别人,自己做不了主。舍,舍弃,不用。诸,与“之”、“于”相同。③⑨“处心有道”二句:即心里有道,行动有方。道,指儒家道德修养。方,指儒家行动的规矩、原则。④⑩“有志乎”句:有志学古人立言的人少了。希,同“稀”。④⑪遗乎今:为今人所遗弃。④⑫劝之:劝慰、勉励志于古的人。

毛颖传^①

【解题】韩愈的《毛颖传》约作于唐宪宗元和初年,在当时曾轰动一时。柳宗元《读毛颖传后题》说:“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晦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又唐李肇《国史补》卷下云:“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这篇文章,全仿司马迁《史记》中人物传记的体例,把兔豪制成的笔拟人化,为“毛颖”立传,构思巧妙新颖,着笔别致,寓庄于谐,趣味横生。叙述简炼,语言纯净,文气奔放,设幻为文,是一篇绝妙的古文寓言。

毛颖是中山人。其祖先叫明眎,曾经辅佐大禹治理东方的水土,养殖万物,立下大功,因而受封于卯地,死后为十二神之一。明眎曾经说:“我的子孙是神明的后代,不能和其它动物相同,出生时应当从口而出。”他的后代在出生时果然都是这样。明眎的第八代孙子名叫鬿。世人传说,约当殷朝时,鬿居住在中山,学得了神仙的法术,能隐藏在光亮之下而不被发现,还能驱使人和各种鬼物,后来居然把后羿的妻子嫦娥勾引到手,与嫦娥一起骑着蟾蜍跑到了月亮上去,而他的后代便从此隐居在野,不再出来做官。居住在东郭门外的名叫繖,狡狴壮健,善于奔跑,曾经和韩卢赛跑,韩卢追不上他。韩卢因此恼羞成怒,和宋鹊一起谋画,合力杀了繖,把

繳的全家人都剁成了肉酱。

秦始皇帝的时候,大将蒙恬率军南下攻伐楚国,在中山扎营,准备举行大规模的打猎活动以威慑楚国。蒙恬召来左、右庶长和军尉,用《连山》之《易》进行占筮,得到了人事方面的卦兆。占筮的人向蒙恬祝贺说:“今天打猎所获得的猎物,没有角,没有犬牙,身上有毛,口齿上缺,长有长须,有八窍,盘足而蹲。取了其中的长毫,简牍便有了依靠,天下将要统一文字,秦国将要并兼诸侯了吧!”于是便举行大猎,包围了毛颖的家族,选拔出其中的豪杰,载着毛颖回朝,在章台宫举行了献俘仪式,并将毛颖的家族聚集起来,加以捆绑。秦始皇帝又使蒙恬赐给毛颖汤沐邑,并将毛颖封在管城,号为管城子。从此以后,越来越受到秦始皇帝的亲信,并被委以重任。

毛颖的天性博闻强记,行动敏捷。从远古结绳记事的时代直到秦代的事实,没有不被他加以编纂记录的。举凡阴阳、卜筮、占相、医药方术、族谱姓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以及浮图、老子、外国的学说,他都详所知悉。毛颖又精通当世的事务,官署中的簿册文书、市井中的货物买卖帐簿,只要皇上所想知道的,他都无所不通。从秦始皇帝、太子扶苏,以及公子胡亥、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下至国中的百姓,对毛颖都无不爱重。毛颖又善随人意,不论正直邪曲巧拙,都随其主人来确定。即使是被废弃,也始终保持沉默而从不泄露主人的秘密。只是毛颖不喜欢和武士打交道,然而只要武士来请,也偶尔前去一次。

毛颖的官位逐渐升至中书令,与秦始皇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秦始皇曾经叫他为中书君。秦始皇不论大事小事都亲自决断,每天批阅文件都有一定的重量为限,不批阅完毕便不休息,即使是宫人也不能随便立在旁边,只有毛颖和执烛照明的人常常侍候在秦始皇身边,秦始皇休息了才罢休。毛颖和绛州人陈玄、弘农人陶泓以及会稽人褚先生关系非常好,四人互相推许称赞,不论什么地方四人都相偕而行。秦始皇召见毛颖,其他三个人不等秦始皇的诏命,总是一起前去,秦始皇从来不责怪他们。

后来在进见时,秦始皇将交给毛颖任务去办,用手拂试了毛颖一下,毛颖便脱掉帽子向秦始皇谢罪。秦始皇见毛颖的头发已经

秃了,毛颖所摹画出来的字也不能让秦始皇满意。秦始皇嘻笑着对毛颖说:“中书君年纪老了,头也秃了,不能担负起我的任用。我曾经叫你中书,你现在不中书了?”毛颖回答说:“臣是所谓尽心之人。”从此,秦始皇不再召见毛颖,让他回到自己的封邑,毛颖也终老于自己的封邑管城。毛颖的子孙很多,散处于中国和夷狄之间,不论是否真的是毛颖的后代,都冒用管城为自己的族望。只有居住在中山的后代能够继承父祖先代的事业。

太史公说:毛氏有两族。其一是姬姓,是周文王的儿子,被封于毛地,即《左传》所记载的鲁、卫、毛、聃之毛。战国之时其著名的人物有毛公和毛遂。只有中山的毛氏,不知道他们的祖先出自何处,而其子孙却最为繁茂昌盛。孔子当年写成《春秋》之后,便绝笔不作,但这并不是毛颖的罪过。等到蒙恬将军选拔中山的毛氏之豪杰,秦始皇帝把毛颖封在管城,这一支毛氏便在世上大大有名了,而出自姬姓的毛氏却逐渐默默无闻。毛颖开始时是以俘虏的身份见到秦始皇的,秦国消灭诸侯,一统天下,毛颖也立下了功劳,但所获得的赏赐抵不上他的功劳,到老还被疏远,秦始皇帝真是寡恩啊!

(雒启坤)

毛颖者,中山人也^②。其先明眎^③,佐禹治东方土^④,养万物有功,因封于卯地,死为十二神^⑤。尝曰:“吾子孙神明之后^⑥,不可与物同,当吐而生^⑦。”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孙鬻^⑧,世传当殷时居中山,得神仙之术,能匿光使物^⑨,窃姮娥^⑩,骑蟾蜍入月^⑪,其后代遂隐不仕云。居东郭者曰繖,狡而善走,与韩卢争能,卢不及^⑫。卢怒,与宋鹊谋而杀之^⑬,醢其家^⑭。

秦始皇时,蒙将军恬^⑮南伐楚^⑯,次中山,将大猎以惧楚。召左、右庶长与军尉^⑰,以连山筮之^⑱,得天与人文之兆^⑲,筮者贺曰:“今日之获,不角不牙^⑳,衣褐之徒^㉑,缺口而长须^㉒,八窍而趺居^㉓,独取其髦^㉔,简牍是资^㉕,天下其同书^㉖,秦其遂兼诸侯乎?”遂猎,围毛氏之族,拔其豪^㉗,载颖而归^㉘,献俘于章台宫^㉙,聚其族而加束缚焉^㉚。秦皇帝使恬赐之汤沐^㉛,而封诸管城^㉜,号曰管城子^㉝,日见亲宠任事。

颖为人强记而便敏,自结绳之代以及秦事^㉞,无不纂录^㉟,阴

阳、卜筮、占相、医方、族氏、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天人之书^③，乃至浮图^④、老子、外国之说，皆所详悉。又通于当代之务，官府簿书^⑤，市井货钱注记^⑥，惟上所使^⑦。自秦始皇帝及太子扶苏、胡亥、丞相斯、中车府令高^⑧，下及国人，无不爱重。又善随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随其人。虽见废弃，终默不泄。惟不喜武士，然见请，亦时往。

累拜中书令^⑨，与上益狎^⑩，上尝呼为中书君。上亲决事，以衡石自程^⑪，虽宫人不得立左右，独颖与执烛者常待，上休方罢。颖与绛人陈玄、弘农陶泓及会稽褚先生友善^⑫，相推致^⑬，其出处必偕。上召颖，三人者不待诏，辄俱往，上未尝怪焉。

后因进见，上将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谢^⑭。上见其发秃，又所摹画不能称上意。上嘻笑曰：“中书君老而秃^⑮，不任吾用。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耶^⑯？”对曰：“臣所谓尽心者^⑰。”因不复召，归封邑，终于管城。其子孙甚多，散处中国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

太史公曰^⑱：毛氏有两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谓鲁、卫、毛、聃者也^⑲。战国时有毛公、毛遂^⑳。独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孙最为蕃昌^㉑。《春秋》之成，见绝于孔子，而非其罪^㉒。及蒙将军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无闻。颖始以俘见，卒见任使^㉓，秦之灭诸侯，颖与有功^㉔，赏不酬劳，以老见疏，秦真少恩哉！

【注释】①毛：指兔毛。 颖：指笔尖。毛颖，即毛笔的代称，此处是以毛笔拟人。 ②中山：有两说，一说中山是战国时国名（都今河北省定县），为赵国所灭，《艺文类聚》记载：汉诸君献兔毫，书鸿都门（洛阳城门）匾额，惟赵国毫中用。另一说，中山是山名（今江苏省溧水县境），《元和郡县志》：“江南道宣州溧水县中山，在县东南一十五里，出兔毫，为笔精妙。”又《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升州溧水县：中山又名独山，在县东南十五里，不与群山连接，古老相传中山有白兔，世称为笔最精。” ③明眎：兔的别名。眎；视”的异体字。《礼记·曲礼》下：“兔曰明眎。”孔《疏》曰：“兔肥则目开而视明也。” ④东方：古时以十二支划分方

位,其卯位在东方,四时中春的位置也在东方。⑤死为十二神:死后为十二神(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等十二生肖)之一。《论衡·物势篇》:“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酉鸡也,卯兔也,申猴也。”⑥神明 精灵怪物。⑦当吐而生:古时传说,兔生子从口而出。《论衡·奇怪篇》:“兔吮豪而怀子,及其子生,从口而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兔为吐,声训之法,必非实事。兔生子极易,人不见其生,但见其舐,故有是说。”⑧飄(nu):兔子。《集韵》:“江东呼兔子为飄。”⑨匿(nì)光:隐藏在光亮之下而不被人看见。使物:驱使人和各种鬼物。⑩窃:偷。

姮娥:即嫦娥,神话中后羿(夏代诸侯)之妻。后羿从西王母处求得不死之药,嫦娥偷吃之后,便奔月宫。《淮南子·冥览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⑪骑蟾蜍入月:古代流传着月中有蟾蜍和兔的故事。蟾(chán)蜍(chù)除),蛤蟆。《续汉书·天文志》上刘注引张衡《灵宪》:“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筮之曰:‘吉。……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⑫“居东郭”几句:东郭,即东门外。獬(jún)狘兔。狘,健。韩卢,古时韩国名犬。《战国策·齐策》:“韩子卢者,天下之疾犬也。韩子卢逐东郭逡,环山者三,腾山者五,兔极于前,犬废于后。”⑬宋鹊:宋国良犬。⑭醢(hì):古代一种酷刑,把人剁成肉酱。⑮蒙将军恬:即秦国名将蒙恬,相传他发明毛笔。《初学记·文部》引《博物志》:“蒙恬造笔。”⑯“将伐楚”二句:赵灭中山,始皇十九年灭赵,始皇二十一年由中山移兵伐楚。次,宿歇。⑰左、右庶长:旧时官名。秦代爵位分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右庶长为第十一级。⑱连山:古代占卜的卦名。《周礼·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又《易赞》:“夏曰《连山》,殷曰《归藏》。”⑲人文之兆:指人事卦兆。《易·贲·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⑳不角不牙:兔无角无犬齿。㉑衣褐之徒:指身穿粗麻织成的衣服的平民,因兔身有毛,故称。㉒缺口:兔无上唇。㉓八窍:兔生八窍。趺(f)足:盘足而蹲。

崔豹《古今注》卷中：“兔口有缺，尻有九孔。”又《埤雅》卷三：“咀嚼者九窍而胎，独兔雌雄八窍。” ②④髦：毛中长毫。《尔雅·释言·释文》：“毛中之长毫曰髦。”《诗经·大雅·棫朴》：“髦士攸宜。”毛《传》曰：“髦，俊也。”譬喻豪杰之士。 ②⑤简牘（dú）：古时书写用的竹简或木片。 资：资助，依靠。 ②⑥天下其同书：指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琅邪台立石：“书同文字。”许慎《说文解字叙》：“七国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②⑦豪：豪杰，与“毫”相通。 ②⑧颖：取杰出之人、毛之尖端二义，作人名。

②⑨章台宫：秦代宫名。 ③①聚其族而加束缚：指制做毛笔时，将笔头约束好（即捆扎起来）。 ③①汤沐：古时诸侯封邑叫做汤沐邑，后来皇帝、皇后、公主等收取赋税的私邑也称汤沐邑。制笔时需用热水把毫毛洗净，故以汤沐作双关语。《太平御览·文部》二十一引《笔墨法》：“作笔当以铁梳梳兔毫及羊青毛，去其秽毛，使不髻，茹青羊为心，名曰笔柱。” ③②管城：古县名，周初管叔（文王之子）封地，今河南郑州市。因笔杆用竹管所制，故以管城喻之。 ③③管城子：笔的别称。 ③④结绳之代：指远古时代，尚没出现文字，便结绳记事。 ③⑤纂录：编纂记录。 ③⑥阴阳：阴阳家之术。 卜筮：古代占卜，用龟甲称卜，用蓍（sh）草称筮，二者合称卜筮。 占相：卜卦相面。 山经：《山海经》的简称，古代地理著作。 地志：记载地理沿革的史志。 字书：解释字的形、音、义的书。 九流：指先秦的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家学术流派。 百家：诸子百家。 天人之书：天人关系的书。 ③⑦浮图：梵文“佛陀”的音译，即指佛教。 ③⑧簿书：官署中簿册（如户口册、地亩册）文书。 ③⑨市井：城中平民所居之处。 ④①上：指皇帝。 ④①秦皇帝：即秦始皇（前259—前210），姓嬴，名政，战国时秦国国君，灭六国之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扶苏：秦始皇的长子。 胡亥：秦始皇的少子，即秦二世。 丞相斯：丞相李斯。

中车府令高：中车府令，即掌管皇帝乘坐车子的官。高，即赵高。 ④②中书令：官名，掌机要，典尚书奏事。 ④③狎（xiá）：亲热，亲近。 ④④衡：称。 石：古代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 程：限

度,限量。《史记·秦始皇本纪》:“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④⑤ 绛:古郡名,今山西省绛县,产墨。 陈玄:指时间久的墨。 弘农:古郡名,今河南省灵宝县南,产砚。 陶泓:指陶制的砚。 会稽:古郡名,今浙江绍兴,产纸。 褚:指纸。《新唐书·地理志》:“河东道绛州绛郡:土贡墨”。河南道虢州弘农郡:“土贡瓦砚”。江南道越州会稽郡:“土贡纸。” ④⑥ 相推致:互相推许称赞。 ④⑦ 免冠谢:脱冠谢罪,即去掉笔帽。 ④⑧ 老而秃:指笔久用而秃。

④⑨ “吾尝”:二句:拟人化语句,指以往笔还能写字,而现在不中用,喻说人尚能尽职,而现却不能尽职。 ⑤⑩ 臣所谓尽心者:此以笔心用残,喻臣僚的尽职。 ⑤⑪ 太史:古时掌管起草文书,记载史实,编写史书等事项的官。 ⑤⑫ 鲁、卫、毛、聃:周初分封的四个诸侯国,均是姬姓。《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鲁、卫、毛、聃,文之昭也。’” ⑤⑬ 毛公:战国时赵国隐士,做过信陵君的门客。《史记·魏公子列传》:“公子闻赵有毛公,藏于博徒。” 毛遂:战国时赵国人,平原君门客,公元前257年,秦国兵围赵国都城邯郸,他自荐随平原君到楚求救,说服楚王出兵攻秦救赵,所谓毛遂自荐,即指此事。 ⑤⑭ 蕃昌:蕃茂昌盛。 ⑤⑮ “春秋之成”三句:孔子写成《春秋》之后,便绝笔不作,并非它(指笔)的罪过。

⑤⑯ 颖与有功:以颖拟人,承前句是说颖参与了秦灭诸侯有成绩。

论 佛 骨 表

【解题】唐宪宗元和十三年冬,宪宗所遣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年,宪宗派中使率领僧众往迎。元和十四年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宪宗留禁中三日,然后历送长安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不及,有的甚至竭尽家产布施,还有的烧顶灼臂以求供养。韩愈当时任刑部侍郎,愤于当时上自皇帝,下至王公士庶的极端迷信,写了此表以谏诤。宪宗得表,勃然大怒,出示宰相,准备处韩愈以死刑。裴度、崔君等元老重臣为之请命,韩愈才免于一死,而被贬为潮州刺史。此文放言无惮,充满了为“道”的热忱,文笔

犀利奔放,感情愤激,说理精辟,是一篇反佛的名文。

1987年4月,韩愈文章中所提到的佛指骨沉埋千余年之后,在陕西扶风法门寺佛塔的地宫之中重新出土,轰动海内外佛教界。

臣韩愈上言:臣俯伏认为,佛本来只不过是夷狄的一种法术。从东汉时流传到中国,而在此之前的上古,中国从来没有。过去,黄帝在帝位一百年,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帝在位八十年,年一百岁;颡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尧在帝位七十年,年一百零五岁;帝舜和大禹帝都年过百岁,当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命长久,但中国没有什么“佛”存在。在这之后,殷代的商汤也年过百岁,商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史书没有记载他们活了多大岁数,但推算他们在位的年数,他们的年龄恐怕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活了九十九岁,武王活了九十三岁,周穆王在位时间超过百年,当时佛法也没有传入中国,他们都不是因为奉事佛才达到这样的寿命。

东汉明帝在位的时候,中国才开始有了佛法。汉明帝在位不过十八年,他死之后便丧乱死亡接踵相继,国家陷于混乱,国运不久长。南朝宋、齐、梁、陈和北朝元魏以后,对佛的事奉越来越郑重恭敬,而他们统治天下的时间却尤其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曾经前后三次舍身于国泰寺以施佛,祭祀宗庙的时候不杀生用牲口作祭品,每天只吃一顿饭,饭食仅限于菜果而无荤腥,事佛不能说不恭谨到了极点,后来却竟然为侯景所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不久也被灭亡。奉事佛本来为了求得福佑,得到的却是灾祸。由此看来,佛的不足让人去事奉,也已经很明白了。

高祖皇帝刚刚接受隋朝的禅让时,便曾经议论除去佛法。当时朝中群臣材识不远,没有远见,不能深刻理解通晓先王的道统、古今政治得失之宜,以阐发、推行圣上的旨意,以疗治当时存在的佛这样的弊端,此事不久便被中止,臣常常感到遗憾。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没有人能与陛下相比。陛下刚刚即位,便不许随便剃度人为僧侣、尼姑和道士,又不许随意创建寺院道观。臣常常认为当年高祖未能实现的

志愿,必定在陛下手中得到实现。现在纵然不能实现这一点,难道可以放纵它而使它变得更加繁盛吗?现在听说陛下诏命群僧到凤翔去迎佛指骨,陛下不仅亲自登楼观赏,还将它抬到大内之中,又命京城中的各个寺院依次迎接奉养,臣虽然极其愚蠢,也知道陛下必定不是被佛所迷惑,而作这样的事以崇奉之,以此祈求福祥。只不过是因年景丰收,百姓安乐,顺从他人的心愿,为京城的士大夫和庶民们设立怪异的以供观赏的场面,把它当作戏耍的玩具罢了。怎么会有如此圣明的陛下,而肯去信奉这等无聊的事情!然而百姓愚昧冥顽,容易被迷惑,而难以晓之以是非,看见陛下这样行事,便以为陛下是真心事佛。都说:“天子是圣明的人,尚且一心敬信,百姓是什么样的人,难道反而珍惜身家性命吗?”于是,他们焚烧头顶和手指,数十上百,成群结队,脱去衣服,散布金钱,从早到晚,转相仿效,惟恐落后赶不上时机,不论老少,往来奔走,丢弃所做的事业。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遏制,让所谓的“佛指骨”依次到各个寺院中去供奉,必定有切断手臂,割下身上的肉来作为供养的人。这些行为伤风败俗,作为笑话而传遍天下,决不是一件小事情。

佛本是夷狄之人,和中国言语不通,衣着不一样,口中不说先王的法言,身上不穿先王的法服,不知道世界上有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佛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奉他所在的国君的命令来到京师朝见陛下,陛下宽容而接见他,也不过在宣政殿接见一次,在礼宾院宴请一次,赐给他一套衣服,派卫兵护送着他出境,而不让他迷惑众人。况且他已经死了很久了。剩下的只有干枯而腐朽的骨头,尸骨的一个手指节,怎么适合让它进入宫禁之中呢?

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古代的诸侯到其它国家吊丧,尚且要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后才进去吊唁。现在无故取来朽腐而污秽的东西,亲临观看,既不使巫祝先去祓除,也不用桃茆辟邪,群臣不说这样做不对,御史也不指责这种过失,臣实在为此感到羞耻。臣乞求将这个所谓的“佛指骨”交给有关部门,把它仍到水里火里,永远绝去其害人的根本,断绝天下人的疑问,杜绝后代人的迷惑,使天下的人知道陛下大圣人的所作所为高出于寻常之人何止万倍,那样岂不是一件盛事吗?那样岂不痛快吗?佛如果

有灵，能够兴作祸害，凡是有的灾祸，都加到臣的身上，有上天作证鉴临，臣无怨无悔。臣不胜感激诚恳之至。谨上此表以达圣听。臣韩愈诚惶诚恐之至！

（雒启坤）

臣某言^①：伏以佛者^②，夷狄之一法耳^③。自后汉时流入中国^④，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⑤，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颡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啇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⑥，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⑦，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⑧，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⑨，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⑩。

汉明帝时^⑪，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⑫，运祚不长^⑬。宋、齐、梁、燕、陈、元魏已下^⑭，事佛渐谨，年代尤促^⑮。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⑯，前后三度舍身施佛^⑰，宗庙之祭不用牲牢^⑱，昼日一食，止于菜果^⑲，其后竟为侯景所逼^⑳，饿死台城^㉑，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㉒，则议除之^㉓。当时群臣材识不远^㉔，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㉕，以救斯弊^㉖，其事遂止，臣常恨焉！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㉘！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㉙，御楼以观^㉚，舁入大内^㉛，又令诸寺递迎供养^㉜。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㉝，徇人之心^㉞，为京都士庶^㉟，设诡异之观^㊱、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㊲？”焚顶烧指^㊳，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㊴，弃其业

次^④。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⑤,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⑥,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⑦。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⑧,礼宾一设^⑨,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余^⑩,岂宜令入宫禁^⑪!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⑫。”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⑬,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⑭,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⑮,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⑯,凡有殃咎^⑰,宜加臣身,上天鉴监,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⑱。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⑲。

【注释】①某:即“愈”字讳字。 ②伏:俯伏。 ③夷狄:古时对少数民族的称呼,这里指外国,因佛教是从印度(古称天竺或身毒)传来的,故称。 法:法术。 ④后汉:即东汉。相传东汉明帝时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初自西域驮佛经而来中原,古人视为佛教传入内地之始。 ⑤黄帝:同下文诸句中的“少昊(hào)”、“颛(zhuān)顼(xù)”、“帝喾(kù)”、“帝尧”、“帝舜”及“禹”均是上古时期的帝王名。 ⑥寿考:年纪大。考,老。

⑦殷:即商代,后来商迁都于殷,故称。 汤:开创商代的帝王。

⑧大戊:同下句中的“武丁”均是商朝帝王。 ⑨书史:即史书。 年寿所极:年龄多高。 ⑩事佛:侍奉佛。 致然:达到这样。 ⑪汉明帝:即刘秀之子刘庄。 ⑫乱亡相继:指东汉自明帝刘庄死至献帝刘协退位的一百四十五年中,宦官外戚、强臣斗争激烈,互相残杀,后又爆发了黄巾起义,随之形成曹操、刘备、孙权之争,东汉灭亡。

⑬运祚不长:指国家盛衰之命运不久长。运,命运。祚(zuò),福祿。 ⑭宋、齐、梁、陈、元魏:指南北朝时代。 南朝:宋,自刘裕篡晋立国至灭亡共五十九年,换帝

王八个,其中四个被杀。齐,自萧道成篡宋立国至灭亡共二十四年,换帝王七个。有三人被杀。梁,自萧衍篡齐立国至灭亡共五十六年,换帝王四个,除一个饿死外,其余皆被杀。陈,自陈霸先篡梁立国至灭亡,共三十三年,换帝王五个,其中被废一人。北朝:自鲜卑人拓跋珪建立北魏(即元魏)王朝至西魏灭亡,一百六十年间的十七个帝王中,被杀者八人。⑮谨:慎重小心。

尤:尤其,更加。⑯梁武帝:即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省武进县)人。南齐时官雍州刺史,镇守襄阳。兄懿为豫州刺史,为齐主所杀,萧衍起兵入建康,废齐主,后废齐主称帝,国号梁。太清二年正月接纳东魏叛将侯景,八月侯景叛梁,次年攻陷建康,萧衍被幽而饿死。萧衍长于文学、音律、书法。迷信佛教,曾三次舍身同泰寺,在位期间,寺院遍及境内。⑰前后三度舍身施佛:指梁武帝于太通元年、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曾三次舍身同泰寺。施:给予。

⑱“宗庙”句:祭祀宗庙不用牲口作祭品,即不杀生的意思。牛、羊、猪为三牲,古时把牛、羊、猪各一头,称做牢,为祭祀时最隆重的礼品。⑲“昼日一食”二句:下午不吃饭,饭食仅限菜果,此为佛教规矩。

⑳侯景(?—552):北朝北魏怀朔镇人,字万景。初为北魏尔朱荣将,后归高欢。高欢死,投梁,封为河南王。后举兵反叛,攻破建康,萧衍死后,侯景自立为帝,到处烧杀抢掠。不久为梁将陈霸先等击败,逃亡时被部下杀死。

㉑台城:时为南京市附近小城,遗址在今南京市玄武湖畔。㉒高祖:即李渊,唐代开国皇帝。受隋禅:公元618年,李渊逼隋恭帝让位,自己称帝,年号武德,美称为“受隋禅”。禅,以帝位让人。

㉓则议除之:唐高宗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上书请除佛法,高祖下诏,命有司淘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女道士)。“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毋令阙之。庸猥粗秽者,悉令罢遣,勒还乡里。”(《资治通鉴》卷191)。则,就。议,计议。

㉔“当时”句:太史令上书后,唐高宗与群臣计议除佛法事,中书令萧瑀反对,此句即指此。材识不远:缺乏材识,没有远见。

㉕推阐:推行,阐发。㉖救:疗救。斯:语助词。确指行为(即“救”)的对象(指“弊”)。弊:害处。㉗伏惟:古时臣对君陈述事情时所用的恭敬之辞。睿圣文武皇帝:此为元和

三年(808年)朝臣上给唐宪宗的尊号。睿(ruì),明智。文武,能文善武。 ②⑧恣:放纵。 之:指僧、尼、道士。 ②⑨“今闻”

句 指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令有关官员赴临皋(gáo)驿迎佛骨。凤翔,府名,今陕西省凤翔县。 ③⑩御 指皇帝,封建时代把皇帝的所作所为以及所用之物称做御。

③⑪昇(yú):抬。 大内:皇帝的宫殿。 ③⑫递迎供养:依次迎接奉养。递(dì),顺次,一个接一个。

③⑬直:只不过。 ③⑭徇(xún):曲从,顺随。

③⑮士庶:士大夫和庶民。 ③⑯诡异之观:指怪异的供观赏的场面。 ③⑰岂合:应该。

③⑱焚顶烧指:焚烧头顶和手指,以表示奉佛诚心。 ③⑲奔波:往来奔走。 ④⑰弃其业次:丢弃所做的事。次,意与“业”同。

④⑱鬻身:割自己身上的肉。鬻(luán)把肉割成小块。 ④⑲先王:指尧、舜、禹、汤、文、武等帝王。“法言”和下句中的“法服”,指合乎儒家礼法的言论和服装。

④⑳“不知”句:指僧人出家修道,不懂得儒家所主张的君臣有义、父子有情等礼节。 ④㉑宣政:殿名,即宣政殿。 ④㉒礼宾:即接待外宾的礼宾院。

一设:设宴一次。 ④㉓凶秽之余:死人尸骨为凶秽,因仅存指骨一块,故称。 ④㉔宫禁:皇帝宫殿。皇宫中禁卫森严,禁止臣下出入和窥视。故称“宫禁”。

④㉕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④㉖祝:祷告鬼神求福、免灾的官。 桃:桃木。

荊(liè):荊帚。 祓(fú)和“除”意同。古代迷信习俗,为除灾去邪而举行的一种仪式,这里指用桃荊驱除不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襄公朝楚,正逢楚康王卒,楚人让鲁襄公为楚康王穿衣,

“公患之。穆叔曰:‘祓殡而荊,则布币也。’乃使巫以桃、荊先祓殡。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④㉗投诸水火:将佛骨投于水里火里。投,抛掷。诸,于。

④㉘“知大圣人”二句:知道大圣人的作为,高于平常人许多倍。大圣人,指唐宪宗。高出,高于。万万,为数极巨。

④㉙祸崇(suì):灾祸。 ④㉚殃咎:祸害,灾殃。 ④㉛无任:不胜。 ④㉜恳恫(k n):诚恳。

④㉝诚惶诚恐:惶惧不安。封建时代奏章的习语。

柳宗元

段太尉逸事状

【解题】“逸事状”是“行状”的一种变体。旧时称“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话、寿年之详”的文字为“状”或“行状”。“逸事状”则但录其逸者，其所已载，则不必详焉。柳宗元的这篇“逸事状”是写给当时任史馆修撰的韩愈的。

段秀实(719—783)，字成公。唐汾阳(今陕西千阳)人。初授安西府别将，安西节度判官。代宗大历年间，官泾州刺史，封张掖郡王。以御吐蕃功拜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颖节度使。德宗建中初，入朝为司农卿。朱泚反，召段秀实与之俱，秀实以笏击其面，遂遇害。兴元元年，诏赠太尉，谥忠烈。

本文是一篇生动的传记文。作者善于剪裁，精于安排，择取了有代表性的三件逸事集中叙写，使段秀实的刚正沉勇、仁厚慈惠、廉洁奉公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文章跌宕起伏富于变化，用语精当，表现力很强。

段太尉刚任泾州刺史的时候，汾阳王郭子仪以副元帅的身份驻扎在蒲州。汾阳王的儿子郭晞任尚书兼任行营节度使，以客军驻于邠州，放纵士兵横行不法。邠州人中那些狡黠贪婪、强暴凶恶的无赖之徒，纷纷用贿赂手段在军队中列上自己的名字，于是为所欲为，官吏都不敢去过问。他们天天成群结伙地在街市上强索财物，一不顺心，就行凶打人，打断他人的手脚，用棍棒把各种瓦器砸得满街都是，然后裸露着臂膀扬长而去，甚至还撞死怀孕的妇女。邠宁节度使白孝德因为汾阳王的缘故，心中忧虑却不敢明说。

段太尉从泾州用文书报告节度使府，表示愿意商量此事。到了白孝德府中，段太尉说：“天子把百姓交给您治理，您看到百姓受到残暴的伤害却无动于衷。这样下去，大乱将要发生，您怎么

办？”白孝德说：“我愿意听您的指教。”段太尉说：“我担任泾州刺史，很空闲，事务不多，现在不忍心百姓没有外敌却惨遭杀害，来扰乱天子的边防。您如果能任命我为都虞侯，我能替您制止暴乱，使您的百姓不再遭到伤害。”白孝德说：“太好了！”就答应了段太尉的要求。

段太尉代理都虞侯职务一个月后，郭晞部下十七人进街市拿酒，又用兵器刺卖酒的老头，砸坏酿酒的工具，酒都流进沟中。段太尉布置士兵抓获这十七个人，全都砍了头，把头挂在长矛上，竖立在市门之外。郭晞全军都骚动起来，纷纷披上了盔甲。白孝德惊慌失措，把段太尉叫来问道：“怎么办呢？”段太尉说：“没关系！让我到郭晞军营中去说理。”白孝德派几十名士兵跟随太尉，太尉全都辞掉了。他解下佩刀，挑选了一个又老又跛的战士牵马，来到郭晞军营之前。全副武装的士兵见段太尉到来，纷纷从营中涌出来，段太尉一边笑着，一边往里面走，说：“杀一个老兵，还用得着顶盔挂甲吗？我戴着我的脑袋来了。”带甲的士兵们见状都愣了。段太尉乘机接着说道：“郭尚书难道对不起你们吗？副元帅难道对不起你们吗？为什么要用暴乱来败坏郭家的名声？替我告诉郭尚书，请他出来听我说话。”郭晞出来见太尉。段太尉说：“副元帅的功勋充塞于天地之间，应该力求全始全终。现在您放纵士兵为非作歹，这样将造成变乱，扰乱天子边地，应该归罪于谁？罪行将连累到副元帅身上。现在邠州那些无赖用贿赂在军队名册上挂上个名字，杀害百姓，象这样再不止，还能有多少天不发生大乱？大乱从您这儿发生，人们都会说您是倚仗了副元帅的势力，不约束部下。那么郭家的功名，将还能保存多少呢？”话没有说完，郭晞再拜说道：“承蒙您用大道理开导我，恩情真大，我愿意率领部下听从您。”回头呵斥手下士兵说：“全都卸去武装，解散回到自己的队伍里去，谁敢闹事，格杀勿论！”段太尉说：“我还没吃晚饭，请为我代办点简单的食物。”吃完后，又说：“我的毛病又犯了，想留宿在您营中。”命令牵马的人回去，次日清早再来。于是就睡在营中。郭晞连衣服也不脱，命警卫敲打着梆子保卫段太尉。第二天早上，郭晞和段太尉一起来到白孝德那儿，道歉说自己实在无能，请求允许改正错误。邠州从此没有了祸乱。

在此以前,段太尉在泾州担任营田副使。泾州大将焦令谌掠夺他人土地,自己强占了几十顷,租给农民,说:“到谷子成熟时,一半归我。”这一年发生大旱,田野寸草不生,农民将灾情报告给焦令谌,焦令谌说:“我只知道收入的数量,不知道天旱不旱。”催逼更急,农民自己将要饿死,没有谷子偿还,只得去求告段太尉。段太尉写了份判决书,口气十分缓和,派人求见并通知焦令谌。焦令谌大怒,叫来农民,说:“我怕姓段的吗?你怎敢去说我的坏话!”他把判决书铺在农民背上,用粗棍子重打二十下,把农民打得奄奄一息,扛到太尉府上。太尉大哭道:“是我害苦了你!”马上自己动手取水洗去农民身上的血迹,撕下自己的衣服为他包扎伤口,亲自为他敷上良药,早晚自己先喂农民,然后自己再吃饭。并把自己骑的马卖掉,换来谷子代农民偿还,还叫农民不要让焦令谌知道。

驻扎在邠州的淮西军主帅尹少荣是个刚直的人。他找到焦令谌,大骂道:“你还是人吗?泾州赤地千里,百姓将要饿死,你却一定要得到谷子,又用粗棍子重打无罪的人。段公是位有仁义讲信用的长者,你却不知敬重。现在段公只有一匹马,贱卖以后换成谷子交给你,你居然收下而不知羞耻。大凡一个人不顾天灾、冒犯长者、重打无罪的人,又收下仁者的谷子,使主人出门没有马,你将怎样上对天、下对地,难道不为作为奴仆的而感到羞愧吗!”焦令谌虽然强横,但听了这番话后,却大为惭愧,流汗满面,不能进食,说:“我这一辈子没有脸再见段公了。”不到一晚,就自恨而死。

等到段太尉从泾州任上被征召为司农卿,临行前告诫后去的家人说:“经过岐州时,朱泚可能会赠送钱物,千万不要收下。”等到家人从岐州经过时,朱泚执意要赠送三百匹大绫,太尉的女婿韦晤坚决拒收,朱泚还是不同意。到了京城,段太尉发怒说:“竟然不听我的话!”韦晤谢罪说:“我地位卑贱,无法拒绝。”太尉说:“但终究不能把大绫放在我家里。”就把它送往司农卿的办公处,安放在屋梁上。朱泚谋反,段太尉遇害,官吏将这事报告了朱泚,朱泚取下一看,原来封存的标记还在。

段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某月某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恭谨地献

给史馆。现在称赞段太尉大节的人,大抵认为是武夫一时冲动而不怕死,从而取名于天下,不了解太尉立身处世就像上述的那样。我曾来往于岐、周、邠、釐之间,经过真定,北上马岭,游历了亭筑、障设、堡垒和戍所等各种军事建筑,喜欢访问年老和退伍将士,他们都能讲一些段太尉的事迹。太尉为人谦和,常常低着头、拱着手走路,说话的声息低微,从来不用坏脸色待人,别人看他,完全是一个儒者。遇到不能赞同的事,一定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事迹决不是偶然的。适逢永州刺史崔能前来,他言而有信、行为正直,详细搜罗段太尉遗事,核对无误。我恐怕有的被遗逸,未能为史官采录,所以斗胆将这篇逸事状私下呈送于您。谨为此状。(杨用诚)

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①,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②。王子晞为尚书^③,领行营节度使^④,寓军邠州^⑤,纵士卒无赖^⑥。邠人偷嗜暴恶者,率以货窜名军伍中^⑦,则肆志,吏不得问。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嫌^⑧,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⑨,袒臂徐去,至撞杀孕妇妇人。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以王故^⑩,戚不敢言。

太尉自州以状白府^⑪,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⑫,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侯命某者^⑬,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

既署一月,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嫠者一人持马^⑭,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⑮。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

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①⑥}，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①⑦}。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①⑧}。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农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太尉判状，辞甚巽^{①⑨}，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

淮西寓军帅尹少荣^{②①}，刚直士也。入见谌，大骂曰：“汝诚人耶？泾州野如赭^{②②}，人且饥死，而必得谷，又用大杖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马，贱卖市谷入汝，汝又取不耻。凡为人傲天灾、犯大人、击无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无马，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谌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②③}，戒其族：“过岐^{②④}，朱泚幸致货币^{②⑤}，慎勿纳。”及过，泚固致大绫三百匹。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以如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终，吏以告泚，泚取视，其故封识具存^{②⑥}。

太尉逸事如右^{②⑦}。

元和九年月日^{②⑧}，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②⑨}。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③①}，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岐、周、邠、豳间^{③②}，过真定^{③③}，北上马岭^{③④}，历亭障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③⑤}，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③⑥}，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③⑦}；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来，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覆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③⑧}。谨状。

【注释】①太尉句：唐代宗广德二年(764)，因邠宁节度使白孝德的推荐，段秀实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刺史。②汾阳王：即郭子仪，以平定安史之乱有功，于肃宗宝应元年(762)进封汾阳王。代宗广德二年正月，郭子仪兼任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观察使，出镇河中。蒲：州名，唐为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③晞：郭晞，汾阳王郭子仪第三子，随父征伐，屡建战功。尚书：官名。当时郭晞为左常侍，未作尚书，见《通鉴考异》。④领：兼任。⑤寓军：在辖区之外驻军。邠(bn)州：治今陕西彬县。⑥无赖：横行。⑦货：财物，指贿赂。⑧噍(qiàn)：满足。⑨釜：锅。鬲(lì)：三脚烹饪器。瓮：盛酒的陶器。盎：腹大口小的瓦盆。⑩白孝德：安西(治今新疆库车)人，李广弼部将，广德二年任邠宁节度使。⑪状：一种陈述事实的文书。白：禀告。⑫生人：生民，百姓。理治：唐代为避李世民、李治讳而改。⑬都虞侯：军队中的执法官。⑭蹙(bì)：跛脚。⑮戢：管束。⑯火伍：唐代兵制，十人为火，五人为伍，此处指队伍。晡(b)食：晚餐。晡，申时下午三至五时。⑰柝(tu)：古代巡夜打更用的梆子。⑱太尉句：白孝德初任邠宁节度使时，以段秀实署置营田副使。唐制：诸军万人以上置营田副使一人，掌管军队屯垦。⑲巽(xùn)：通“逊”，委婉。⑳淮西：今河南许昌、信阳一带。㉑赭(zh)：赤褐色。㉒“及太尉”句：德宗建中元年(780)二月，段秀实自泾原节度使被召为司农卿。司农卿，为司农寺长官，掌国家储粮用粮之事。㉓岐：州名，治今陕西凤翔南。㉔朱泚(c)：昌平(今北京昌平)人。时为凤翔府尹。货币：物品和钱币。㉕识(zhì)：标记。朱泚反：唐德宗建中四年，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军在长安哗变，德宗奔奉天。姚令言军拥立朱泚为帝，国号大秦，年号应天，旋改国号为汉，改元天皇，与卢龙节度使朱滔相应。兴元元年，唐将李晟收复长安，朱泚出逃时为部将所杀。㉖“太尉”句：表示正文结束。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㉘“永州”句：当时柳宗元任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司马，这里是他官职地位的全称。史馆：国家修史机构。㉙出入：大抵，不外乎。㉚“宗元”句：柳宗元于贞元

十年(794)曾游历邠州一带。 𧢲(tái):同“郃”,在今陕西省武功县西。 ③①真定:不可考,或是“真宁”之误。真宁即今甘肃正宁。 ③②马岭:山名,在今甘肃庆阳西北。 ③③校:中下级军官。 ③④姁(x)姁:和善的样子。 ③⑤色:脸色。物:此人。 ③⑥执事:指专管某方面事务的官吏。这里指史官韩愈。

憎王孙文

【解题】这是一篇寓言性质的文章,由前半段的序文和后半段的骚体诗组成。

文章通过对猿和獠猴善恶不同的品德描写,借此影喻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和以宦官、藩镇为主体的守旧顽固势力之间势不两立的矛盾斗争。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了革新集团美好的品德行为,无情地鞭挞了顽固守旧势力排斥异己“外以败物”、“内以争群”、“排斗善类”,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文末还对妍媸不分,纵恶为非的最高统治者提出严正的责问,表现了一个失败的改革者的信心和勇气,体现柳宗元“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杨评事文集后序》)的主张。笔锋冷峭,沉郁悲愤。

猿和獠猴群居在不同的山上,彼此德行不同,双方不能相容。猿的德行文静稳重,都能仁爱谦让、孝顺慈善。它们群居时互相爱护,吃东西时互相推让,行走时排成行列,饮水时遵守秩序。如果有的不幸失散离群,它们就发出哀伤的鸣叫,假如遇到灾难,就把弱小的幼猿保护起来。它们不践踏庄稼蔬菜。树上的果子还未成熟时,大家共同小心看护着;果子成熟之后,便呼叫同伴聚齐,这才一同进食,显出一派和气欢乐的样子。它们遇到山上的小草幼树,一定绕着行走,使其能顺利生长。所以猿群居住的山头,常常是草木茂盛郁郁葱葱的。那獠猴的德行暴躁而又吵闹,整天争吵嚎叫,喧闹不休,虽然群居却彼此不和。吃东西时互相撕咬,行走时争先恐后,饮水时乱成一团。有的离群走散了也不思念群体。遇到灾难时,便把弱小的推出来而使自己脱身。它们喜欢糟蹋庄稼蔬菜,所过之处一片狼藉。树上的果子还未成熟,就被他们乱咬乱扔。偷了人们的食物,都只知塞满自己的腮囊。遇到山上的小草幼树,

一定要摧残攀折,直到毁坏干净才肯罢体。所以猢猻居住的山头经常是草木枯萎,一片荒凉。因此猿群众多时就把猢猻赶跑,猢猻多的时候也咬猿。猿就索性离去,始终不同猢猻争斗。因而动物中再没有比猢猻更可恶的了。我被贬到山区很久了,看到猢猻这样的行为,就写了这篇《憎王孙文》。

湘江之水长又长啊,两岸起伏是群山。为什么这里草木茂盛而那里光秃荒凉啊,因为善类和恶类分别聚居在这两座山。凶恶的是猢猻啊,善良的是猿,绕道而行让草木顺利生长啊制止暴残。猢猻啊太可恶!唉,山上的神灵啊,为什么不把它们斩尽杀绝?

猢猻乱跳狂叫,瞪眼露牙。对外毁坏东西啊,对内争夺打架。排挤打击善良的猿类啊,喧哗惊扰纷乱如麻。偷得百姓的食物啊,只肥自己不分给人家。塞满两颊填饱肚子啊,得意洋洋自高自大。好花美树啊粗大茂盛,群猴争折竞咬啊变成死树枯根。毁坏了成果啊更加暴怒喧阗,百姓怨恨痛苦啊呼叫苍天。猢猻啊太可恶!咳,山上的神灵啊,为什么只有你听不见?

猿的仁慈正直啊,遭受驱逐也不计较;从容不迫地退避啊,只把美好的德行来仿效。飞廉和恶来勾结啊,圣人周文王就被囚禁;大禹与后稷携手啊,“四凶”就被铲除。小人一旦得势啊君子就会遭殃,有德行的人聚在一起啊坏人就会完蛋。善与恶不能共处啊,倒霉还是幸运视双方强弱而定。猢猻啊太可恶!咳,山上的神灵呀,为什么你竟安逸地闲居?

(王东昀)

猿、王孙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静以恒,类仁让孝慈^①。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不幸乘离,则其鸣哀。有难,则内其柔弱者。不践稼蔬。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啸呼群萃,然后食,衍衍焉^②。山之小草木,必环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郁然。王孙之德躁以器,勃诤号呶^③,啍啍彊彊^④,虽群不相善也。食相噬啮,行无列,饮无序。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践稼蔬,所过狼藉披攘。木实未熟,辄龂咬投注^⑤。窃取人食,皆知自实其嗛^⑥。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故王孙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猿群众则逐王孙,王孙群众亦逐猿^⑦。猿弃去,终不与抗。然则物之甚可憎,莫王孙若也。余弃山

间久,见其趣如是,作《憎王孙》云。

湘水之泔泔兮^⑧,其上群山。胡兹郁而彼瘁兮,善恶异居其间。恶者王孙兮善者猿,环行遂植兮止暴残。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⑨,胡不贼旃^⑩?

跳踉叫嚣兮,冲目宣斲^⑪。外以败物兮,内以争群。排斗善类兮,哗骇披纷。盗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噍果腹兮,骄傲欢欣。嘉华美木兮硕而繁,群披竞啮兮枯株根。毁成败实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号穹旻^⑫。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

猿之仁兮,受逐不校;退优游兮,唯德是效。廉、来同兮圣囚^⑬,禹、稷合兮凶诛^⑭。群小遂兮君子违^⑮,大人聚兮孽无余^⑯。善与恶不同乡兮,否泰既兆其盈虚^⑰。伊细大之固然兮,乃祸福之攸趋^⑱。王孙兮甚可憎!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

【注释】①类:都、大抵。②衍(kàn)衍:和气欢乐的样子。

③勃诤:相争。号呶:号叫。④啖(zé)啖:大声呼叫。

彊彊:相随的样子。⑤齧(hé):咬。⑥噍(qì n):猴类两颊内藏食物的皮囊。⑦齧(zé):咬。⑧泔(yóu)泔:水流的样子。

⑨山之灵:山神。⑩贼:诛杀。旃(zhān):“之焉”二字的合音。《诗经·魏风·陟岵》:“上慎旃哉,犹来无弃。”

⑪宣斲(yín):露出牙根肉。⑫穹旻(qióng mín):苍天。⑬廉、来:指飞廉和恶来,相传是殷纣王的臣子。圣:指周文王。

囚:周文王曾被殷纣王囚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⑭禹、稷:夏禹和后稷,是舜向尧推荐的二位贤臣。凶:指“四凶”相传是被舜放逐的四个恶人。

⑮遂:得逞。违:遭殃。⑯孽:妖害。⑰否(pǐ)恶运,倒霉。泰:好运、顺利。

⑱攸:所。

三 戒(并序)

【解题】这一组三篇寓言,是作者贬谪永州时所写。文前的小序,已经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所在。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在当时很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三篇寓言主题

统一而又各自成篇,形象生动而又寓意深刻,篇幅短小、语言简炼而又刻划细致、传神,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我常常厌恶世上的有些人,不知道考虑自己的实际能力,而只是凭借外力来逞强,或者依仗势力和自己不同类的人打交道,使出伎俩来激怒比他强的对象,趁机胡作非为,但最后却招致了灾祸。有位客人同我谈起麋、驴、鼠三种动物的结局,我觉得与那些人的情形差不多,于是就作了这篇《三戒》。

临江之麋

临江有个人出去打猎,得到一只幼麋,就捉回家把它饲养起来。刚踏进家门,群狗一见,嘴边都流出了口水,摇着尾巴,纷纷聚拢过来。猎人大怒,把群狗吓退。从此猎人每天抱了幼麋与狗接近,让狗看了习惯,不去伤害幼麋,并逐渐使狗和幼麋一起游戏。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狗都能听从人的意旨了。幼麋稍为长大后,却忘记了自己是麋类,以为狗是它真正的伙伴,开始和狗嬉戏,显得十分亲昵。狗因为害怕主人,也就很驯顺地和幼麋玩耍,可是又不时舔着自己的舌头,露出馋相。

这样过了三年,一次麋独自出门,见路上有许多不相识的狗,就跑过去想与它们一起嬉戏。这些狗一见麋,又高兴又恼怒,共同把它咬死吃了,骨头撒了一路。麋至死都没有觉悟到这是怎么回事。

黔之驴

黔中道没有驴,喜欢揽事的人就用船把它运了进去。运到以后,发现驴没有什么用处,就把它放到山下。老虎看到驴那巨大的身躯,以为是神怪出现,就躲到树林间暗中偷看,一会儿又稍稍走近观察,战战兢兢,但最终还是识不透驴是什么东西。

一天,驴大叫一声,老虎十分害怕,逃得远远的,以为驴子将要咬自己,极为恐惧。然而来回观察驴子的样子,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本领。后来老虎更听惯了驴子的叫声,再走近驴子,在它周围徘徊,但最终还是不敢上前搏杀。又稍稍走近驴,越发轻侮地开

始冲撞冒犯，驴忍不住大怒，就用蹄来踢。老虎见了大喜，心中计算道：“本领不过如此罢了。”于是老虎腾跃怒吼起来，上去咬断了驴的喉管，吃尽了驴的肉，然后离去。

唉！驴子形体庞大，好象很有道德，声音宏亮，好象很有本领，假使不暴露出自己的弱点，那么老虎虽然凶猛，也因为疑虑畏惧而终究不敢进攻，而现在却落得这个下场，真是可悲啊！

永某氏之鼠

永州有某人，怕犯日忌，拘执禁忌特别过分。认为自己出生的年分正当子年，而老鼠又是子年的生肖，因此爱护老鼠，家中不养猫狗，也不准仆人伤害它们。他家的粮仓和厨房，都任凭老鼠横行，从不过问。

因此老鼠就相互转告，都到某人家里来，既能吃饱肚子，又很安全。某人家中没有一件完好无损的器物。笼筐箱架中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吃的大都是老鼠吃剩下的东西。白天老鼠成群结队地与人同行，夜里则偷咬东西，争斗打闹，各种各样的叫声，吵得人无法睡觉。但某人始终不觉得老鼠讨厌。

过了几年，某人搬到了别的地方。后面的人住进来后，老鼠的猖獗仍和过去一样。那人就说：“老鼠是在阴暗角落活动的可恶动物，这里的老鼠偷咬吵闹又特别厉害，为什么会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呢？”于是借来了五六只猫，关上屋门，翻开瓦片，用水灌洞，奖励仆人四面围捕。捕杀到的老鼠，堆得象座小山。都丢弃在隐蔽无人的地方，臭气散发了几个月才停止。

唉！那些老鼠以为吃得饱饱的而又没有灾祸，那是可以长久的吗？

（王东昀）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①，而乘物以逞^②，或依势以干非其类^③，出技以怒强^④，窃时以肆暴^⑤，然卒迫于祸^⑥。有客谈麋、驴、鼠三物^⑦，似其事，作《三戒》。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⑧，得麋麇^⑨，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⑩。自是日抱就犬^⑪，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麇稍大，忘己之麇也，以为犬良我友^⑫，抵触偃仆^⑬，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⑭，然时啖其舌^⑮。

三年，麇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⑯。麇至死不悟。

黔之驴

黔无驴^⑰，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慄慄然莫相知^⑱。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⑲。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唼^⑳，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庞也类有德^㉑，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㉒，畏日^㉓，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㉔，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㉕。仓廩庖厨^㉖，悉以恣鼠^㉗，不问。

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施无完衣^㉘，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㉙，夜则窃啮斗暴^㉚，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

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其人曰：“是阴类^㉛，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㉜，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

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注释】①推己之本：审察自己的实际能力。推，推求。

②乘物以逞：依靠别的东西来逞强。③干：触犯。④怒：激怒。

⑤窃时：趁机。肆暴：放肆地做坏事。⑥迨（dài）：及，遭到。

⑦麋（mí）：形体较大的一种鹿类动物。

⑧麇（ní）：小鹿。⑨临江：唐县名，今江西清江。⑩畋（tián）：打猎。

⑪麇（ní）：鹿仔。⑫怛（dá）：恐吓。⑬就：接近。

⑭良：真确。⑮抵触：用头角相抵相触。⑯偃：仰面卧倒。

⑰仆：俯面卧倒。⑱俯仰：低头和抬头。⑲啖（dàn）：吃，这里是舔的意思。

⑳狼籍：散乱。㉑黔：即唐代黔中道，治所在今四川彭水，辖地相当于今四川彭水、酉阳、秀山一带和贵州北部部分地区。现以“黔”为贵州的别称。

㉒慙（yìn）：慙然：小心谨慎的样子。㉓荡：碰撞。㉔倚：挨近。㉕跳踉：腾跃的样子。

㉖噉（h n）：吼叫。㉗类：似乎，好象。㉘德：道行。

㉙永：永州，今湖南零陵。㉚畏日：怕犯日忌。旧时迷信，认为年月日辰都有凶吉，凶日要禁忌做某种事情，犯了就不祥。

㉛生岁直子：出生的年分正当农历年子年。生在子年的人，生肖属鼠。直，通“值”。

㉜僮：童仆，泛指仆人。㉝仓廩：粮仓。㉞庖厨：厨房。

㉟恣：放纵。㊱橧（yí）：衣架。

㊲累累：一个接一个。兼行：并走。㊳窃啖（niè）：偷咬东西。

㊴阴类：在阴暗地方活动的东西。㊵阖：关闭。

始得西山游宴记^①

【解题】《始得西山宴游记》是柳宗元所写《永州八记》中的第一篇，它描述了发现并宴游西山胜景的始末。写景能突现“异态”，寄托情意。描绘西山之美则从侧面落笔，烘云托月，以突出西山之“怪特”，并从中曲折反映出作者的人格和情怀。遣词造句也干净利落，高瞻远瞩，体物入微，浑然天成。该篇冠于八记之首，以领起以后诸篇。

自从我成为罪人之后，居住在永州，常常恐惧不安，惴惴战栗。空闲的时候，便施施然各处走走，随兴到处漫游，每天和同伴们上高山，入深林，沿着曲折的溪流一直走到尽头才肯罢休，无论多远

我都要走到。每到一处,便拨开草丛,席地而坐,把酒壶里的酒喝得干干净净以图一醉,醉了便和同伴们更相交替地靠着躺着,躺下便进入梦乡。心里想到哪里,梦中也就到了哪里。醒了便起来,起来便回来。我以为,凡是州里的山水具有奇异之态的,都是我所游览过的,却不曾知道西山风景的奇怪独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坐在法华寺的西亭,眼望西山,才指点之而有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于是,我带着仆人渡过湘江,沿着染溪向前走,边走边砍掉丛生的树木野草,焚掉茂盛的茅草,从中开出一条小路,向山的最高处攀登。攀援而登上山顶之后,我箕踞坐地,尽情开怀赏玩,这样,横跨数州之地的山川都展现在我的衽席之下。这些山川看上去千姿百态,山谷岿然空阔,凹处低洼不平,连绵起伏的山头象一座座蚁垤,幽邃深杳的山谷象一条条洞穴。登高远眺,望之虽在尺寸之间,实则绵延千里,远处的景物聚集、累积在我的视线之内,都毕现于眼前,莫得隐遁。青苍的山脉和白色的水光重重沓沓,青白缭绕,一直与天际相接,四面望去,景象全都是如此。四顾瞻眺之后,才知道这座山特立孤出,与其周围的小山丘迥然不同。放眼望去,万物悠悠,浩渺广大,仿佛与宇宙的浩气融而为一,而没有边际,洋洋空阔,仿佛与天地自然相交游,而没有尽期。举起斟满的酒杯畅饮,颓然而醉,不知不觉中太阳已经落山。苍然的暮色自远而近,笼罩大地,直到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而仍然不想回来。精神专一,忘掉所有的思虑,形体无拘无束,忘掉了本身的存在,好象与天地万物融合为一体了。从此我才知道我以前的游览实际上不能叫游览,我的游览是从西山开始的。

所以,我写了这篇文章来记述这件事。这一年是元和四年。

(王东昀)

自余为僇人^②,居是州,恒惴栗^③。其隙也^④,则施施而行^⑤,漫漫而游^⑥,日与其徒上高山^⑦,入深林,穷回溪^⑧,幽泉怪石^⑨,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⑩,倾壶而醉^⑪;醉则更相枕以卧^⑫,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⑬。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⑭,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⑮,望西山,始指异之^⑯。遂

命仆人过湘江^①，缘染溪^②，斫榛莽，焚茅茷^③，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岿然洼然^④，若垤若穴^⑤。尺寸千里^⑥，攒蹙累积^⑦，莫得遁隐。萦青缭白^⑧，外与天际^⑨，四望如一^⑩。然后知是山之特立^⑪，不与培塿为类^⑫。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⑬；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⑭。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⑮，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⑯。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

故为之文以志^⑰。是岁，元和四年也^⑱。

【注释】①西山：现称粮子岭，在今湖南零陵县城西。宴游：宴饮游玩。《舆地纪胜》：“永州：西山在零陵县西五里。柳子厚爱其胜境，有《西山宴游记》。”②僇(lù)人：受刑戮的人，犹言罪人。作者贬官永州，所以这样自称。僇，同“戮”，刑辱的意思。《庄子·大宗师》：孔丘曰：“丘，天之戮民也。”③恒惴栗：常忧惧不安。《诗经·秦风·黄鸟》：“临其穴，惴惴其栗。”④隙(xì)：空闲的时候。⑤施施(yí)：缓慢行走的样子。《诗经·王风·丘中有麻》：“将其来施施。”⑥漫漫：随兴不受拘束的样子。⑦徒：指自己的同伴。⑧穷回溪：沿着曲折的溪流一直走到尽头。穷，尽。⑨幽泉：幽深的泉水。⑩披：拨开。⑪倾壶：倒完壶里的酒。⑫更(gēng)：更换交替。相枕：互相靠着。⑬意有“二句”：心里想到哪里，梦中也就到了哪里。极，至，到。趣，通“趋”，向、往。⑭皆我有也：都是我游历过的。⑮法华：寺名，在零陵县城内的东山上。西亭：作者曾在法华寺西建亭，称为西亭，并写有《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舆地纪胜》：“西亭，在零陵之法华寺。”⑯指异：指点而感觉奇特。⑰湘江：源出广西，流经湖南省境。⑱缘：沿着。染溪：又叫冉溪，潇水的支流，在零陵县西南。见前《愚溪诗序》一文。⑲茅茷(fèi，又读 fá)：茅草之类。茷，草叶茂盛。⑳岿(xi)然：山谷空阔的样子。洼然：低凹的样子。《说文》：“洼，深地也。”㉑垤(dié)：蚁穴外的小土堆。《说文》：“垤，蚁封也。”㉒尺寸千里：从西山上望出去，

眼前景物虽有尺寸一般大小,但可能有千里远近。一说登高望远时,尺寸之间,指顾千里。②3攒(cuán)蹙(cù)累积:远处的景物聚集、压缩、累积在视线内。攒,聚集。蹙,压缩。②4萦青缭白:意指山水重沓,青白糅合。萦、缭,都是缠绕的意思。②5

外与天际:向外与天空相接。际,合、接。②6四望如一:四面望到的情况都是一样。②7特立:高出一般地独立着。②8培繁(pí lóu):小土丘。扬雄《方言》:“冢,秦晋之间或谓之培,自关而东谓之丘,小者谓之繁。”②9“悠悠乎”二句:悠悠,渺远广大的样子。颢(hào)气,即浩气,天地间的大气。际,极限,边际。

③0“洋洋乎”二句:洋洋,形容广大。《诗经·陈风·衡门》毛《传》:“洋洋,广大也。”《庄子·大宗师》:“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又《天下篇》:“上与造物者游。”造物者,即天地、自然。③0苍然:形容黄昏时的天色。③1“心凝”二句:

凝,凝聚、专一。释,解除束缚。万化:自然万物。③2志:记。

③3元和四年:公元八〇九年。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解题】本篇是“永州八记”中的第四篇游记。

文章着力摹写小石潭及其周围幽深冷寂的景色和气氛,从中透露出作者贬居生活中孤凄悲凉的心情,是一篇情景交融的佳作。

文章对潭中游鱼的刻划虽只寥寥几句,却极其准确地写出潭水空明澄澈的程度和游鱼的形神姿态,生动传神、绘声绘影,穷微尽妙,意境幽深,令人叹为观止。

从小丘向西走一百二十步,隔着一片竹林,听到有流水声,清脆的声音如环珮叮咚,心里不禁快乐而向往之。在竹丛中砍出一条通道,俯身可见有一个小潭,潭水非常清澈。小潭由整块的巨石作底,近岸边石底上卷露出水面,形成一处处突出水面的高地、岛屿、高岩和岩石。小潭四周绿树翠藤,交织攀缠如网。参差悬垂,摇曳多姿。潭里大约有一百多条鱼,都好象悬空而游毫无依托似的。阳光一直照射到水底,鱼的影子点点映在潭底石上,呆呆地一动也不动;忽然尾巴一扭游到远处,往来倏忽,好象在和游人取乐。

向小潭的西南方眺望,只见一条曲折蜿蜒的小溪,时隐时现。溪岸犬牙交错,无法探知它的源头。坐在潭边,四面竹树环抱,寂寥无人,那幽深悲凉的气氛,简直蚀骨伤神。由于这地方环境太冷清,不可久居,所以留下标志就离开了。

这次同游的有吴武陵、龚古,我堂弟宗玄,跟着同去的是崔家两个少年,一个叫恕己,一个叫奉壹。
(王东昀)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①,为嵚为岩^②。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佴然不动^③,俶尔远逝^④,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⑤,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⑥,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注释】①坻(chí):水中高地。《尔雅·释水》:“小沚曰坻。”

②嵚(kēn):高深的山岩。《庄子·在宥篇》:“故贤者伏处大山嵚岩之下。” ③佴(chì):痴呆的样子。《说文》:“佴,疾貌。”

④俶(chù)尔:动的样子。 ⑤斗折:象北斗星那样曲折。

⑥吴武陵:信州(今江西上饶)人,唐宪宗元和初年进士,因罪被贬永州,与柳宗元交好。 龚古:生平不详。

送薛存义序

【解题】此文写于永州,除了写明送行过程之外,重点阐明了“官为民役”,并对当时的社会黑暗进行了抨击。文章“文势圆转,如珠走盘,略无滞碍”(明·钟惺《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特别是第二大段,笔笔跳跃,句句变化,精能之至。

河东人薛存义将要远行,柳子将肉盛装到俎内,将酒杯倒满

酒 ,随着他送他到江边 ,请他吃喝 ,为他饯行。

另外我还告诉他说 : 大凡在地方上做官 ,你知道地方官的职责吗 ? 做官是百姓的仆役 ,而不是为了奴役百姓。凡是靠种地生活的人 ,拿出他们十分之一的收入来养活官吏 ,要他们公平地为百姓办事。现在我们这些当官的拿着用他们的收入换来的薪俸 ,办事却懈怠马虎 ,普天下的官吏都是这个样子。不仅仅办事懈怠 ,还要贪污、榨取百姓的财物。假如花钱雇一个人在家里 ,拿着你的钱 ,懈怠而不好好为你办事 ,还要偷盗你的财物 ,你必定愤怒而赶走他 ,处罚他。如今天下的官吏大多都是这个样子 ,而百姓们没有人敢发泄他们的愤怒并对之加以惩罚 ,这是为什么呢 ? 是双方所处的地位不同。地位虽然不同 ,其道理却是一样的 ,对待百姓到底应该怎么样呢 ? 懂得这个道理的官吏 ,能不感到恐惶害怕吗 ? ”

存义在零陵代理县令已经有二年了 ,早上很早起来 ,晚上很晚才休息 ,勤勤恳恳 ,劳心劳力。打官司的人得到公平的处理 ,缴纳赋税的人负担公平合理 ,老的和弱者也没有人欺诈憎恶他们 ,他的薪俸是确实没有白拿 ,而他知道惶恐和畏惧也是明确的。

我地位低贱 ,又遭贬受辱 ,不能参予考察官吏政绩的好坏而提出应该升降的意见。因此 ,当他离去的时候 ,我用酒肉为他送行 ,并写了这篇序赠给他。

(王乐吟)

河东薛存义将行^① ,柳子载肉于俎^② ,崇酒于觴^③ ,追而送之江之浒^④ ,饮食之^⑤。

且告曰 : 凡吏于土者^⑥ ,若知其职乎^⑦ ? 盖民之役^⑧ ,非以役民而已也^⑨。凡民之食于土者^⑩ ,出其十一佣乎吏^⑪ ,使司平于我也^⑫。今我受其直^⑬ ,怠其事者^⑭ ,天下皆然。岂惟怠之 ,又从而盗之^⑮。向使佣一夫于家^⑯ ,受若直 ,怠若事 ,又盗若货器^⑰ ,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⑱。今天下多类此 ,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⑲ ,何哉 ? 势不同也^⑳。势不同而理同^㉑ ,如吾民何 ? 有达于理者 ,得不恐而畏乎 ! ”

存义假令陵二年矣^㉒。早作而夜思 ,勤力而劳心 ,讼者平 ,赋者均 ,老弱无怀诈暴憎 ,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㉓ ,其知恐而畏也审矣^㉔。

吾贱且辱^⑤，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⑥。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⑦。

【注释】①薛存义：柳宗元的同乡，曾在永州零陵县作代理县令。②柳子：作者自称。载：装，盛。俎(zǔ)：古代祭祀时盛食品的器具。③崇酒：斟满了酒。④追随。江之浒：江边。⑤饮食(sì)之：请他喝酒吃肉，即为他饯行。⑥吏于土：在地方上做官。⑦若知其职乎：你知道地方官的职责吗？⑧民之役：百姓的仆役。⑨“非以”句：并不是奴役百姓的。⑩食于土者：靠种地生活的人。⑪“出其”句：拿出他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来雇佣官吏。指古代使农民缴纳什一之赋。⑫使司平于我也：要那些官吏公平地为我们百姓办事。⑬我：这里指官吏。直：同“值”。即薪俸。⑭怠其事：办事懈怠马虎。⑮盗：这里指贪污和诈取。⑯“向使”句：假如雇佣一个人在家里。⑰货器：财物。⑱“则必”句：黜(chù)：贬斥，驱逐，这里指赶走。⑲肆：尽情发泄、完全表露。⑳势不同：指官民关系不同于主仆关系，百姓没有办法黜罚官吏。势：地位、权势。㉑理同：指百姓交纳赋税作为官吏的薪俸，道理同主人雇佣仆人一样。㉒假令：代理县令。㉓虚取：白拿。的(dí)：确实。㉔审：明确。㉕贱且辱：地位低贱而又遭贬受辱。㉖考绩：考核官吏的成绩。幽：暗，指不贤的。明：指贤良的。㉗重(chóng)之以辞：指写这篇文章送他。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①

【解题】《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时作者仍在永州。文章分前后两大部分，论及了两个问题。前一部分言师道之衰，愤世疾俗，表示自己不愿意担当为师之名，后一部分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着重阐述“文者以明道”的主张，介绍治学和写作的经验。文章以书信的形式阐发自己的主张，写来笔随意转，得心应手，措词温婉，活泼多姿。

二十一日，宗元告白：承蒙您屈辱地来信想拜我师，我的道德修养不够深厚，学业也非常浅近，检点其中，没有值得别人师法的地方。虽然常常好发表一些言论，写一些文章，但很不敢自信。想不到您从京师来到这蛮夷之地，我有幸被您认为可以取法。我自己估量自己，实在并无可取之处，假如有可取之处，也不敢当别人的老师。当一般人众的老师我尚且不敢，何况是当您的老师呢？

孟子曾经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从魏、晋以来，人们更不去拜老师。当今之世，便不曾听说有谁要作别人的老师，有这种想法，人们便总是七嘴八舌地嘲笑他，认为他是个狂人。只有韩愈不顾流俗，顶着世俗的嘲笑和侮辱，收召后辈学生，还写了《师说》这篇文章，并态度端正地做别人的老师。世俗之人果然群聚而以为怪事，纷纷咒骂，添油加醋地诬蔑诽谤。韩愈因此而得到了“狂”的名声，居住在长安城中，连饭都来不及做熟，便急切地避开别人的诽谤而东去任洛阳令了，象这样的情形，已经发生不止一次了。

屈原曾经作赋说：“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我过去听说庸和蜀地以南的地区，经常下雨，很少见到太阳，太阳一出来，狗便狂叫不止，我当时认为这样说有点过份了。六七年前，我被贬来到南方。元和二年的冬天，有幸赶上大雪越过五岭，覆盖了南越中的好几个州。这几个州中的狗，都仓皇地狂叫着乱咬乱跑，好几天都是这样，一直到雪消完后才不叫，这样我才知道以前听说的蜀犬吠日的事是真的。现在韩愈既然把自己当成蜀地的太阳，而您又想使我成为越地的雪，这样想难道不是令人难堪吗？不仅我会感到难堪，您也会受到连累。然而，雪和太阳难道有什么过错吗？狂咬乱叫的只是那些狗罢了。您揣度一下今天天下的人能不象蜀地的狗那样乱咬乱叫的能有几个人？而谁又敢于在众人面前显露自己，而招惹来喧闹，叫人怒怪呢？

我自从被贬谪以来，越来越不愿意考虑问题。在南方居住了九年，得了脚气病，逐渐地不喜欢喧闹，怎么能让喧闹不止的声音从早到晚地在我耳边吵嚷，扰乱我的心呢？那样我本来就栽了跟头的烦乱心情，就更加难熬了！往常我已经意外地受到别人的不少议论，就只差做人家的老师啦！

我又听说，古人很重视冠礼，要用这种礼节要求加冠的人按照

成人的道德规范来为人做事,这是圣人所特别用心关注的。几百年来,人们不再实行这一礼节。近来有一个叫孙昌胤的人,独自发愤而行了这种礼节。既已实行了冠礼之后,第二天上朝,走到外廷,把笏板插进衣带对公卿们说:“我的儿子已经行了冠礼。”听的人都显出莫名其妙的样子。京兆尹郑叔则还愤怒地拖着笏向后退了两步,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廷中的人都大笑。天下的人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认为郑叔则的话不对,也并不对孙昌胤的作法感到满意。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孙昌胤独自做了人家所不做的事情。今天以老师自命的人大多都是这样。

您行为厚道,深谙辞令,所写的文章都宽阔宏大,有古人之风。即使是我敢于当您的老师,却又能为您增加什么呢?假如因为我的生年在您的前面,闻道著书的日期不落在后面,真想彼此交往,谈谈各自的知识见闻,那我当然愿意全部道出我心中所得到的。您如果自己去区别挑选它,认为某些东西可取而另外一些东西不可取,那样就可以了。如果让我定下是和是非来教给您,则我的才能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而且又害怕象前面所说过的那样,因此我不敢当您的老师是确定无疑的。您以前想看到我的那些文章,我已经都给您看了。这不是为了向您炫耀,只不过想看一下您对待它们的态度,是否真正喜欢我的文章。现在您写信来,文中讲的都太过分了。您确实不是那种巧言赞誉、欺骗讨好的人,只不过我的文章被您所偏爱,所以才这样的吧!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写起文章来,只注意研究文辞的工巧。等以后年龄大了,才知道文章是用来明道的,因此并不仅仅是为了形式上的光彩灿烂,致力于华美的辞采,夸耀和谐的声韵,而以此为能事。凡是我所讲的,都自认为近于“道”,但不知它距离“道”到底是近呢?还是远呢?您喜欢道,认为我的文章还可以,或许才是离道已经不远了。所以我每次写文章,总是不敢掉以轻心,怕写出来的文章轻泄而不沉着;从来不敢以懈怠的思想去从事它,怕写出来的文章松散而不严谨;从来不敢在头脑昏昏然的时候去写作,怕写出来的文章模糊不清而杂乱;从来不敢以自以为是的态度去写作,怕写出来的文章傲气十足而不逊。不去做尽情的发挥,是为了使文章含蓄深刻;必要时充分发挥,是为了文章的明快;尽可能求

其疏通,是为了文章的畅达;尽可能求文章的精简,是为了使文章简约。荡去文中的污滓,是为了文章的清净明朗;凝结地运用词句,是为了使文章庄重而不浮滑。这就是我用来辅助阐发道的方法。以《尚书》为范本,以求达到它那样的质朴;以《诗经》为范本,以求达到它那样的永恒;以《三礼》为范本,以求达到它们那样的合理;以《春秋》为范本,以求达到它那样的决断;以《易经》为范本,以求达到它那样的变化。参考《谷梁传》,以磨炼出它那样的文气;参考《孟子》《荀子》,以使文章条理畅达;参考《老子》《庄子》,以使文章思路开阔;参考《国语》,以使文章增加情趣;参考屈原的《离骚》,以使文章幽深微妙;参考司马迁的《史记》,以使文章干净精炼。这便是由此及彼、相互贯通而写文章的方法。

以上我所讲的,到底是对呢?还是不对呢?是可取呢?还是一无可取呢?请您认真去观察、选择,如果有更多的心得,就请您告诉我。假若我们经常来商讨这些问题,即使您没有什么收获,我却会有收获,又何必居于老师的名义呢?我们获得了想要获得的真实,去掉了虚假的名义,又不会招来越地和蜀地的狗们的吠咬,也不会被外廷的士大夫们所嘲笑,那就是万幸之事了!宗元白。

(王东昀)

二十一日宗元白^②:辱书云欲相师^③,仆道不笃^④,业甚浅近^⑤,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⑥。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⑦,乃幸见取^⑧。仆自卜固无取^⑨;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⑩,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人为师^⑪。”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⑫。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⑬,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⑭,收召后学^⑮,作《师说》^⑯,因抗颜而为师^⑰。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⑱,而增与为言辞^⑲。愈是以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⑳。如是者数矣。

屈子赋曰^㉑:“邑犬群吠,吠所怪也^㉒。”仆往闻庸、蜀之南^㉓,恒雨少日^㉔,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㉕。前六七年,仆来南^㉖。二年冬^㉗,幸大雪踰岭,被南越中数州^㉘。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㉙,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

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③?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④。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⑤。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⑥?而谁敢衔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⑦?

仆自谪过以来^⑧,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⑨,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嘐嘐者早暮咈吾耳,骚吾心^⑩?则固僵仆烦愤,愈不可过矣^⑪!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⑫!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⑬,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⑭,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⑮,至外廷^⑯,荐笏言于卿士曰^⑰：“某子冠毕^⑱。”应之者咸怵然^⑲。京兆尹郑叔则^⑳,怫然曳笏却立^㉑,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㉒,何哉?独为所不为也^㉓。今之命师者大类此^㉔。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㉕。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㉖。吾子苟自择之^㉗,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㉘,其为不敢也决矣^㉙!吾子前所欲见吾文,即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㉚,聊欲以观子气色^㉛,诚好恶何如也^㉜。今书来,言者皆大过^㉝。吾子诚非佞誉诬谏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㉞。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㉟。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㊱,务采色^㊲,夸声音^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㊴,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㊵;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驰而不严也^㊶;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㊷;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㊸。抑之欲其奥^㊹,扬之欲其明^㊺,疏之欲其通^㊻,廉之欲其节^㊼。激而发之欲其清^㊽,固而存之欲其重^㊾。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㊿。本之《书》以求其质^㊽,本之《诗》以求其恒^㊾,本之《礼》以求其宜^㊿,本之《春秋》以求其断^㊽,本之《易》以求其动^㊾。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㊿。参之谷梁氏以励其气^㊽,参之孟、荀以畅其支^㊾,参之庄、老以肆其端^㊿,参之《国语》以博其趣^㊽,参之《离骚》以致其幽^㊾,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㊿。此吾所以旁推交通^㊽,而以为之文也。

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⑫?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⑬。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⑭。又何以师云尔哉^⑮?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⑯,则幸矣!宗元白。

【注释】①韦中立:潭州刺史韦彪之孙,元和十四年(819)进士。元和八年,他曾写信请求柳宗元做他的老师。②白:告,寄语。③辱:谦词,表示对方这样做是一种屈辱。古人书信中常用的客套。④仆:作者自谦之称。笃:专,深厚。⑤业:学业。⑥甚不自是:很不敢自信。⑦吾子:对人相亲爱的称呼。蛮夷间:指柳宗元当时贬地永州。⑧见取:被你认为是可取法。指韦中立要拜柳宗元为师。⑨自卜:自己估量。无取:无可取之处。⑩众人:指普通的人。⑪“人之患”句:见《孟子·离娄上》。⑫益不事师:更不去做别人的老师。事,从事。⑬辄哂笑之:总是七嘴八舌地嘲笑他。哂,声大而杂乱。⑭犯笑侮:顶着世俗的嘲笑和侮辱。犯,抵、触。⑮后学:指后辈学生。⑯作《师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3)韩愈作《师说》。⑰抗颜:指态度严正不屈。⑱指目牵引:指点使眼色,拉扯示意。形容众人少见多怪的情态。⑲增与为言辞:添油加醋地来诬蔑毁谤韩愈。⑳“愈以是”四句:挈挈(qiè)急切的样子。东:到东方去,指韩愈由长安到洛阳。㉑屈子:即屈原。㉒“邑犬”句:《楚辞·九章·怀沙》:“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吠,狗叫。㉓往闻:过去听到。庸、蜀:这里泛指四川。庸,古国名,在今湖北竹山县东南。蜀,今四川一带。㉔恒雨少日:经常下雨,很少见太阳。㉕过言:说得过分了。㉖仆来南:唐顺宗永贞元年(805),柳宗元从长安被贬为邵州刺史,中途改贬永州司马。㉗二年:指唐宪宗元和二年(807)。㉘“幸大雪”二句:踰,同“逾”,越过。岭,指五岭。岭南一般不下雪。被,覆盖。南越,指今广东、广西一带。㉙苍黄:即“仓皇”,慌张的样子。累(li)日:连日,好几天。㉚不以病乎:不因此而认为有毛病吗?㉛“非独”二句:不单是我被人看作是有毛病,也会因此而认为你有

- 毛病。 ③顾 :但 ,只是。 ③③度(duó) :揣度 ,猜想。 ③④
 衒(xuàn) ,同“炫” ,炫耀、显露。 ③⑤谪过 :指被贬谪。 ③⑥
 南中 :泛指南方。 ③⑦呶呶(náo) :喧哗、吵闹。 呸(fú) ,骚扰。
 ③⑧仆 ,向前跌倒。 ③⑨平居 ,平时、往常。 望外 ,意料之外。
 齿舌 ,口舌。指说话、议论。 ④①冠礼 :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 ,
 表示已经成人。 ④②孙昌胤(yìn) :人名 ,不详。 ④③造朝 :上
 朝。造 ,往、到。 ④④外廷 这里指群臣等待上朝和议事的地方。
 ④⑤荐笏(hù) :把笏版插进衣带。荐 ,通“搯” ,插。笏 ,古代大
 臣上朝拿着的手版。 ④⑥某子 :孙昌胤自称。 ④⑦咸 :都 ,全。
 恍然 :莫名其妙的样子。 ④⑧京兆尹 :京城所在州的行政长
 官。唐时以雍州(今陕西西安周围地区)为京兆府。 郑叔则 :贞
 元初为京兆尹 ,五年(789)二月贬为永州刺史。 ④⑨怫然 :愤怒
 的样子。曳 :拖着。 却 :后退。 ④⑩何预我耶 :与我有什么
 相干。 ⑤①“天下”句 :人们并没有因为这事 ,认为郑叔则的话
 不对 ,也没有对孙昌胤的做法感到满意。 ⑤②为所不为 :做别人
 所不做的。 ⑤③“今之”句 :今天以老师自命的人大都类似这
 样。 ⑤④恢恢然 :宽阔宏大的样子。 ⑤⑤“假而”四句 :悉 ,
 都、全。陈 ,陈述。中 ,指心中。 ⑤⑥苟自择之 :如果自己去区别
 挑选它。 ⑤⑦前所陈者 :指前边所说抗颜为师、遭人非笑的话。
 ⑤⑧决 :明确、一定。 ⑤⑨耀明于子 :向你炫耀。 ⑤⑩气色 :
 脸色表情 ,指态度。 ⑥①诚好恶何如也 :真正得知我文章的好
 坏。 ⑥②言者皆大过 :说的都太过分了。 ⑥③佞(nìng) ,巧言
 谄媚。 谀(yú) ,奉承、讨好。 直 ,只不过。 ⑥④辞 :文辞。
 工 ,巧、好。 ⑥⑤炳炳烺烺 :光采灿烂。指文章形式上漂亮好看。
 炳炳(bīng) ,光明的样子。烺烺(lǎng ,又读 láng) ,火明的样子。
 ⑥⑥务采色 :致力于华美的辞采。 ⑥⑦夸声音 :夸耀和谐声
 韵。 ⑥⑧可吾文 :认为我的文章还可以。 ⑥⑨掉 :摆弄 ,这里
 指随便不经心。 黠(piáo) 轻捷 ,引申作“浮滑”讲。 ⑥⑩怠 :
 懈怠、不严肃。 易治 ,从事的意思。 弛 :松弛 ,松散。 ⑦①
 昏气 :指头脑不清醒。 昧没 :昏暗不明。 ⑦②矜气 ,骄气。偃
 蹇 ,骄傲的样子。 ⑦③抑 :抑制 ,指不尽情发挥。 奥 :含蓄深
 刻。 ⑦④扬 :发挥。 明 :明快。 ⑦⑤疏 :疏通。通 :畅达。

- ⑦⑤廉 :廉洁 ,指精简。 节 :节制 ,指简约。 ⑦⑥激 :本指水势腾涌飞溅 ,这里有荡去污滓的意思。 清 :洁净明晰。 ⑦⑦固 :凝结。 重 :庄重 ,不浮滑。 ⑦⑧羽翼 :辅佐 :维护。 ⑦⑨《书》:即《尚书》。 质 ,质朴。 ⑧⑩《诗》:即《诗经》。 恒 :常 ,久。即永恒的情理。孔子曾说 :“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诗经》无邪 ,能端正人的思想 ,陶冶人的性情 ,可以“求其恒”。
- ⑧⑪《礼》:即《周礼》、《仪礼》、《礼记》。 宜 :合理。
- ⑧⑫断 :决断 ,指褒贬明确。相传孔子修《春秋》,通过一字褒贬来表示他对事物是非的判断。 ⑧⑬《易》:即《易经》,又叫《周易》。 动 :变动 ,变化。《易经·爻辞》:“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
- ⑧⑭原 :本原 ,根本所在。 ⑧⑮“参之”句 :谷梁氏 ,即《谷梁传》《春秋》三传之一。 厉 :磨炼。 气 :指文章的气势。
- ⑧⑯孟荀 :即《孟子》、《荀子》。 畅其支 :使枝条舒畅 ,指文章条理畅达。支 ,同“枝”。 ⑧⑰庄老 :即《庄子》、《老子》。 肆其端 :放开思路。端 ,边际 ,这里指文思。《庄子·天下篇》:“荒唐之言 ,无端崖之辞”。
- ⑧⑱博 :扩展 ,增多。 趣 :意趣。 ⑧⑲致 :达到 ,求得。 幽 :指幽深微妙的思想感情。 ⑧⑳太史公 :指司马迁。 著 :显明 ,这里意为发扬广大。 洁 :干净、精炼。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说 :“谷梁子、太史公甚峻洁”。
- ㉑旁推交通 :由此及彼、相互贯通。 ㉒抑 :还是。 ㉓有余 :指对于所读的各书有更多的心得。 ㉔亟 :屡次、常常。广 ,扩大 ,这里作阐发、商讨讲。 ㉕“又何”句 :又何必居帅的名义呢 ?
- ㉖外廷 :这里指官场的士大夫。

童 区 寄 传^①

【解题】唐宪宗元和十年(815),柳宗元被贬为柳州刺史。当时的柳州荒僻险恶,盗贼横行,掠卖儿童,贩卖人口成风,而地方官吏从中渔利,放纵不问,搞得柳州地区民不聊生,人口锐减。《童区寄传》即针对这种情形而作。作者在文中描绘了一个沉着机智而勇敢的少年区寄,颂扬了他不畏强暴、善于斗争的精神,对当时的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进行了揭露。文章以“奇”字统摄全篇,曲折变化,文势跌宕,波澜层出,引人入胜。

柳宗元先生说：越地的人寡恩而少情义，生了男女孩子都把她们当货物看待。从换乳牙的七八岁的孩子往上，当父亲的或者当哥哥的便开始贩卖他们，以贪取钱财。自己家的孩子卖的钱不够花，就偷掠别人家的孩子，把掠来的孩子捆绑起来，戴上镣铐，然后去卖。甚至有些成年人，因为力气小，胜不过别人，也被绑架强卖为奴仆。在大路上互相残杀，久已成为风俗。有幸能长到强壮高大的，就去绑架那些力小体弱的人。在这里当官的汉族官吏借此为自己谋利，只要能得到奴仆，便放纵这种行为而不过问。因此，越地的户口更加减少，很少有人能够幸免。只有一个叫区寄的小孩，才十一岁而能胜利脱身，这算得上是一件奇特的事。这件事是桂部从事杜周士告诉我的。

这个叫区寄的小孩是柳州的一个打柴放牛的孩子。一天，他正在边放牛边打草，两个强盗绑架了他，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用布笼住他的口不让他出声，把他带到四十多里之外的一个集市上去卖。区寄假装哭泣，做出象小孩子平常十分恐惧的样子。盗贼见状便很轻视他，二人对着喝酒，都喝醉了。然后一个人去找买主，谈生意，另一个人醉卧在哪里，把刀插在路上。区寄暗中观察，见这个盗贼睡着了，便把绑手的绳子靠在刀口上，用力一上一下地擦动，弄断了绳子，并取过刀来将睡着的盗贼杀死。区寄还没有来得及逃远，去市场上找买主的盗贼回来了，抓住了区寄，见同伴被杀，大为吃惊，准备杀死区寄。区寄急忙说：“做两个人的奴仆，哪里比得上做一个人的奴仆？他待我不好，我才杀了他。只要你不杀我并待我好，叫我干什么都行。”这个盗贼盘算了很久，认为：“与其杀了这个小孩，还不如把他卖掉；与其卖了两个人分，怎比得上我一个人独得？幸好这个小孩把他杀了，这很好。”便将那个盗贼的尸体掩藏起来，把区寄押到了旅店中去，把他绑得更加牢固结实。半夜，区寄转动身子，靠近炉火，把绳子烧断，即使手烧伤了也不怕疼，又取过刀来杀死了另一个盗贼。然后大声哭叫，集市的人都被惊动了。区寄说：“我是区家的儿子，不应当被卖为奴仆。这两个盗贼绑架了我，我幸而把他们都杀死了！请把这件事报告给官府。”

镇集上的小吏报告了州里的长官，州里的长官又报告了大府，大府召见了区寄，见他原来不过是一个幼稚老实的小孩子。刺史颜证觉得这个小孩不同寻常，想把他留下来在府中当小吏，区寄不肯干，便给了区寄一点衣服，派官吏护送他回到家乡。乡里的那些绑架他人的人，都对区寄侧目而视，心怀敬畏，不敢从他家门口经过，都说：“这个小孩子比秦武阳还小两岁，居然杀了绑架他的两个大人，这样的人怎么敢接近他呢？”

（王东昀）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②，生男女必货视之^③。自毁齿已上^④，父兄鬻卖，以覬其利^⑤。不足，则盗取他室^⑥，束缚钳桎之^⑦。至有须鬣者^⑧，力不胜，皆屈为僮^⑨。当道相贼杀以为俗^⑩。幸得壮大，则缚其么弱者^⑪。汉官因以为己利^⑫，苟得僮，恣所为不问^⑬。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⑭。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⑮。桂部从事杜周士为余言之^⑯。

童寄者，柳州莒牧儿也^⑰。行牧且荑^⑱，二豪贼劫持^⑲，反接，布囊其口^⑳，去逾四十里之墟所卖之^㉑。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㉒。贼易之^㉓，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㉔，一人卧，植刃道上^㉕。童微伺其睡^㉖，以缚背刃，力上下，得绝^㉗，因取刃杀之。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㉘：“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㉙？彼不我恩也^㉚。郎诚见完与恩^㉛，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㉜：“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㉝，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㉞，虽疮手勿惮^㉟，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㊱，一墟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㊲。”

墟吏白州^㊳，州白大府^㊴，大府召视，儿幼愿耳^㊵。刺史颜证奇之^㊶，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还之乡^㊷。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㊸。皆曰：“是儿少秦武阳二岁^㊹，而讨杀二豪，岂可近耶！”

【注释】①区(Mǐ)寄：小孩的姓名，姓区名寄。②越：这里指两广、福建等地。③恩：恩爱、有情义。④货视之：当货物看

待他们。 ④毁齿 :小孩换牙。借指年龄 ,指七、八岁。 ⑤以觊其利 :以贪取钱财。觊(jì) ,贪图。 ⑥他室 :指别人家的孩子。 ⑦钳 :用铁械束颈。 梏(kù) :古代拘住罪人两手的刑具。这里指把手铐起来。 ⑧须鬣(liè)者 :长胡子的人。指成年人。 ⑨“力不胜”二句 :因力气比不上别人 ,也被绑架强卖为奴仆。 屈 :强迫。 ⑩贼杀 ,虐害残杀。 ⑪么(y o)弱者 :幼稚弱小的。 ⑫汉官 :唐代在少数民族地区常用汉族人做地方官。因 ,借。 ⑬恣所为不问 :放纵这种行为而不过问。 ⑭滋耗 ,更加减少。 ⑮“惟童”二句 :只有区寄以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而能胜利脱身 ,这也算是奇特的了。 ⑯桂部 :指当时桂管经略观察使所辖区域 ,今广西桂林等地。 从事 :官名 ,州郡地方长官的助手。 杜周士 :人名 ,元和年间(806—820)做过桂管从事。 ⑰柳州 :今广西柳州市。 莠(ráo)牧儿 :打柴放牛的孩子。 ⑱行牧且莠 :正在边放牛边打柴。行 ,正在。 ⑲豪贼 ,强盗。 劫持 ,绑架。 ⑳反接 :把双手反在背后捆绑起来。 囊 :口袋 ,这里是笼住的意思。 ㉑墟(x)所 :集市所在地。今广东、广西及湖南南部的集市仍叫墟。 ㉒恐栗(lì) :怕得发抖。 恒状 :平常的状态。 ㉓易 :轻视。 ㉔为市 :谈生意 ,指找买主。 ㉕植刃道上 :把刀插在路上。 ㉖微伺 ,暗暗伺探。 ㉗缚 :指绑手的绳子。绝 ,断。 ㉘遽(jù)曰 :急忙说。 ㉙郎 :旧时奴仆对主人的称呼。 孰若 :怎如 ,哪里比得上。 ㉚彼不我恩 :他待我不好。 ㉛见完 ,保全我。 ㉜计 :盘算、考虑。 ㉝主人所 :指借宿的旅店。 ㉞即 :靠近。 ㉟虽疮手勿惮 :即使烧伤了手也不怕疼。疮 ,伤。惮(dàn) ,怕。 ㊱号(háo) ,哭叫。 ㊲以闻于官 :把这件事报告给官府。 ㊳墟吏白州 :管理集市的官吏报告州里的长官。 ㊴大府 :州官的上级。 ㊵儿幼愿耳 :原来是个幼稚老实的孩子。 ㊶颜证 :人名 ,元和初为桂管刺史观察使。 ㊷吏护还之乡 :官吏护送回到家乡。 ㊸侧目 :不敢正视。 ㊹秦武阳 :战国时燕国人 ,十三岁就杀人。

陆 贄

陆贄(754—805)字敬輿,唐朝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十八岁中进士。德宗时,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很受信任。当时宰相主持国家大政,德宗常征询陆贄对政事的意见。陆贄也尽心筹划,参赞可否,人们称他为“内相”。朱泚之乱,德宗逃到奉天。军事纷繁,每天要发几百封诏书,其中大部分是陆贄的手笔。陆贄写的诏书,常使那些跋扈专横的武人感动得流泪。他直言敢谏,往往讲到德宗的短处,当时在患难之中,德宗一切都不介意。等到乱平回京以后,有些谗佞之徒不断讲陆贄的坏话,德宗也想到逃亡中陆贄对他的“冒犯”,就逐渐疏远他,贞元十年(794)贬他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唐顺宗即位,下诏调他回京。诏书未至而卒。追赠兵部尚书,谥“宣”,后世称他为“陆宣公”。有《陆宣公集》。他的奏议委婉畅达,虽然常用骈偶的句子,却并不拙重呆板。

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

【解题】这篇文章选自《陆宣公集》。状,向皇帝陈述事情的一种文体,奏疏的一种。奉天,今陕西省乾县。琼林,大盈,是皇帝的私库。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军经长安时士卒哗变,拥立太尉朱泚作皇帝,国号“大秦”(后改为“汉”,自称“汉元天皇”)。唐德宗仓皇出奔,跑到奉天,当时什么东西都没有,甚至卫兵的服装也不齐全。后来各地陆续送到一些贡赋,朝廷就在行宫两厢设库收藏贡品,并且挂上琼林、大盈两声匾额。陆贄看到了,就写这篇状请求废除两库,德宗接受了他的意见。

右。臣听说以薄作为出发点来制定法令,那流弊还不免于贪;以贪为出发点来制定法令,那流弊将怎样制止?示人民以义,那灾祸还不免于私;示人民以私,灾祸必然难以止息。所以圣人设立轨范教化人民,不重财货而尊崇辞让,远离好处而崇尚廉洁。天子不问财货有无,诸侯不说财货多少。大夫之家,不豢养聚敛的家臣,难道都能忘却希求财货之心吗?实在是害怕财货会使人民产生贪婪之心而开启祸端,有伤风俗教化而扰乱国家罢了。所以拚命搜求财物以增加库房和柜子里的积蓄的,这是普通人的富;尽力散发

财货以收揽万民之心的,这是天子的富。天子的所作所为,与天一样,生育哺养万物,不依仗自己有所作为而自傲;成就收获万物,不独自占有自己所获。依据一定道理委付事物于人,完全不掺杂自己的情感。收聚财物算不得贪婪,把财物散出去算不得靡费。就事体本身来说,处理财货是一件大事,就处理财货的方法而言,又极其精微。又何必废弃公家的法令,聚积私产,降低天子的位置,来代替官吏来管理财货,辱没天子的尊严而效法百姓那样去收藏财货,损坏法令,丧失人心,引人作奸为恶,招来怨愤。这样来治理国家,难道不是错误的吗?

现在的琼林、大盈二库,自古以来都没有这样的制度。据老年人传说,都说这种制度源自开元年间。大臣贪求权力,文饰趋巧以求媚上,于是说郡邑所用的贡赋,何不彼此区分开来?赋税应当交付官吏管,以供经常的开支,各地的贡献宜于归天子掌管,以供私用。玄宗很欣赏此说,于是新创这两个库房。使心放纵,使嗜欲增多,从这里生根萌芽。等到失国,终以此引诱寇盗。《礼记》上说:“不合理聚敛来的财货,必定不合理的挥霍掉”。这难道不是明显的例证么?

陛下继承帝位之初,尽力遵循治理国家的方法,切切实实地奉行节约勤俭,摒斥和疏远贪财的人。虽然皇宫里内中旧藏的财货,没有拨归国家正库,但各地的私自贡献,屡次明令停止。清廉的风气得以畅行,天下的风气大变。人们都说汉文帝退还千里马、晋武帝焚烧雉头裘的故事,又在当今见到了。近来因为朱泚自立为君,天子出奔。既值忧危之时,宜于进一步诚心警戒勉励。臣昨天奉命巡视军营。由行宫外出,忽然看见右边廊庑之下,写有二库的名字,大为吃惊,不知道因为什么。为什么惊惧呢?国家还很混乱,军事正频繁。对那些受到灾难发出呻吟之声的人民,还正在慰问。对征战有功的将士,还没有颁行赏赐。而各道贡献来的珍奇财货,忽然私下存放到国库以外的仓贮里。人们都看到这一点,谁能忘怀?我私自揣度军事情况,有的心怀怨望。试问地方上的行政长官,兼采路上百姓的怨言,果然像所忧虑的那样,人们积累的愤恨已经很深。有的人愤然怨谤,有的人用歌谣肆意丑画诋毁,很含有想乱的情形,也有悔不该尽忠的念头。由此可知愚氓之民向来昏

乱鄙下,不懂得尊卑高下,不可用天子的名位压制他们,而只能用诚义来感动他们。近来天子新从京城来到外县,百类货物,一无所储,对外需要抵御叛军,对内需要防守危城,昼夜不停,几乎已经五旬,寒冷和饥饿交相侵迫,兵士死伤相枕籍,拼死同力,到底平定了叛乱。实在是因为陛下自己不格外享受衣食之类,不只顾自己,专意满足自己的欲望,屏绝美味,与士兵同甘苦,自己不吃,给有功劳的人吃,取消严刑峻法,因而人们不叛离陛下,那是因为怀念陛下所作的那些使他们感动的事。没有厚赏人们也不怒忿,那是因为他们都知道陛下没有赏赐他们的东西。现在攻击包围的紧急情况已经解除,衣食已经丰厚,而谣言和怨谤正在兴起,军心渐有隔阂。难道不因为武人向来贪嗜财货,夸耀自己的功劳,陛下既和他们患难同忧,而不和他们同享安乐,假如不是恬静沉默的人,能不心怀怨望而咨嗟叹息吗?这是事理的常规,本来不足为怪。《礼记》上说:“财货散则人心团结,财货聚则人民分离。”这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众人的愤怒难以担当,蓄积的怨恨最后总要发泄出来。那危害岂止于人民离散而已,还要担心会有构合奸谋,鼓动变乱,干犯法纪,强取财货的人呢。

国家办事,如果能够考虑到人民的意愿,人民必定乐于遵从;如果只考虑到私人的享受,人民就会背叛政府。所以,燕昭王修筑黄金台,天下称他贤明;殷纣王制作玉杯,百代以来,都传说其恶。大概是因为为人和为己的区别。周文王之园囿方百里,与民同之,民犹以为其小。齐宣王之园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当时的人们嫌其太大。这大概是因为同利和专利的差异。作为天子,应当辨别定夺这个道理,洗涤其心灵。奉行之无私(像天上日月那样无私)以劝勉天下,使天下的人都尽心协力而没有贰心。人民有的不遵从,于是运用刑罚。既然这样,那么宣泄财货使其流通,而禁绝财货私有,这是天子所赖以治理天下的工具。舍弃不致力于这一方面,而把财货都积聚在自己手里不使它流通,滥行私欲,想使别人没有贪婪之心,办不到啊。现在这两个库,积聚珍物币帛,不受度支的统辖支配,这是滥行私欲。二库的财货不作国家经费使用,这不是宣泄财货使之得到流通。人心离散怨恨,不也是应该的吗?

智者利国危难而建立磐石之安,明者匡正过失而修成盛德。凭陛下天资英明神圣,如果再加上见好事就去作,这将使蓄怨转化为感恩,反转大错误而为最合宜。追逐消灭未平的叛逆,使陛下的鸿名永垂不朽,这将象旋转圆规那样容易,指顾之间便可立致。但事情也有不可知道的,只在陛下实行与否罢了。能实行则能安,否则便危险;能则成德,否则失道,这是必定之理。但愿陛下小心谨慎,爱惜自己。陛下如果确实能近想重围的大忧患,远追日常生活中的专恣贪欲,取给器用,不要太丰厚,衣食所安,必定分给部下,凡存于二库的财货,全部令取出赐与有功人员,坦荡地宣示心意,欲与众同,从此以后纳贡,全部交付国家正库,每次得到珍贵华丽的东西,先赏赐有军功的人员,珍贵奇异纤细华美的东西,全不向皇上供奉,以赤子之心待人以至诚,降人们望外的特殊的恩赐,将卒敬仰陛下的必信之赏,人人都想建立功勋,百姓悦于陛下改过的诚意,谁不感德归心?这样,叛乱必定会平定,叛贼必定会平灭,从容地驾驶着鸾车,转回国都,兴复已经废弛的法典,整饬已经衰乱的朝纲,皇帝的用度,有旧日的仪节可循,地方各行政区域有经常的固定赋税,贵为天子,岂能忧贫?这是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损失其小珍宝,而巩固天子之位。带办一事而众类齐备,推行这样的措施又有什么值得怀疑呢?贪小失大的事,廉贾都不肯作,沉湎于眼前而看不到将来,平常的人也知道它不对。何况圣明的人看到事物征兆立刻就动作起来,而不应当等这一天过去。极愿以管窥之见效忠,谨冒昧将这些事情陈述出来,以供皇上听闻采择。谨奏。

(郭双林)

右^①。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②?”示人以义^③,其患犹私;示人以私,患必难弭^④。故圣人之立教也,贱货而尊让^⑤,远利而尚廉;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⑥,百乘之室,不畜聚敛之臣^⑦。夫岂皆能忘其欲贿之心哉^⑧?诚惧贿之生人心而开祸端^⑨,伤风教而乱邦家耳^⑩。是以务鸠敛而厚其帑橐之积者,匹夫之富也^⑪;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者^⑫,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与天同方^⑬:生之长之,而不恃其为^⑭;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⑮;付物以道,混然忘情^⑯。取之不为贪,散之不为费^⑰;以言乎体

则博大¹⁸，以言乎术则精微¹⁹。亦何必挠废公方²⁰，崇聚私货，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²²，辱万乘以效匹夫之藏²³。亏法失人，诱奸聚怨²⁴，以斯制事，岂不过哉²⁵！

今之琼林、大盈，自古悉无其制²⁶。传诸耆旧之说²⁷，皆云创自开元²⁸。贵臣贪权，饰巧求媚，乃言“郡邑贡赋所用，盖各区分²⁹，税赋当委之有司³⁰，以给经用³¹，贡献宜归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悦之，新是二库³²。荡心侈欲³³，萌牴于兹³⁴。迨乎失邦³⁵，终以饵寇³⁶。记曰³⁷：“货悖而入，必悖而出³⁸。”岂非其明效欤³⁹！

陛下嗣位之初，务遵理道⁴⁰，敦行约俭⁴¹，斥远贪饕⁴²；虽内库旧藏，未归太府⁴³，而诸方曲献⁴⁴，不入禁闱⁴⁵，清风肃然，海内丕变⁴⁶；议者咸谓汉文却马⁴⁷，晋武焚裘之事⁴⁸，复见于当今。近以寇逆乱常，銮舆外幸⁴⁹，既属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⁵⁰。臣昨奉使军营，出由行殿⁵¹，忽睹右廊之下，榜列二库之名⁵²，懼然若惊⁵³，不识所以⁵⁴。何则⁵⁵？天衢尚梗⁵⁶，师旅方殷⁵⁷，疮痛呻吟之声，噢咻未息⁵⁸；忠勤战守之效，赏赉未行⁵⁹；而诸道贡珍⁶⁰，遽私别库⁶¹，万目所视，孰能忍怀⁶²，窃揣军情⁶³，或生觖望⁶⁴。试询候馆之吏⁶⁵，兼采道路之言，果如所虞⁶⁶，积憾已甚⁶⁷，或忿形谤讟⁶⁸，或丑肆讴谣⁶⁹，颇含思乱之情，亦有悔忠之意⁷⁰。是知毗俗昏鄙⁷¹，识昧高卑⁷²，不可以尊极临⁷³，而可以诚义感。

顷者六师初降⁷⁴，百物无储；外扞凶徒⁷⁵，内防危堞⁷⁶，昼夜不息，迨将五旬⁷⁷；冻馁交侵，死伤相枕，毕命同力⁷⁸，竟夷大艰⁷⁹。良以陛下不厚其身⁸⁰，不私其欲⁸¹，绝甘以同卒伍⁸²，辍食以啗功劳⁸³；无猛制而人不携⁸⁴，怀所感也⁸⁵；无厚赏而人不怨，悉所无也⁸⁶。今者攻围已解，衣食已丰，而谣讟方兴，军情稍阻⁸⁷。岂不以勇夫恒性⁸⁸，嗜货矜功⁸⁹，其患难既与之同忧，而好乐不与之同利⁹⁰，苟异恬默，能无怨咨⁹¹！此理之常，固不足怪⁹²。记曰：“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⁹³。”岂非其殷鉴欤⁹⁴！众怒难任，蓄怨终泄⁹⁵，其患岂徒人散而已，亦将虑有构奸鼓乱，干纪而强取者焉⁹⁶。

夫国家作事，以公共为心者，人必乐而从之；以私奉为心者⁹⁷，人必沸而叛之⁹⁸。故燕昭筑金台⁹⁹，天下称其贤；殷纣作玉杯¹⁰⁰，百代传其恶。盖为人与为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时患其尚小；齐宣之囿四十里，时病其太大¹⁰¹；盖同利与专利异也。为人上者，当辨

察兹理，洒濯其心^⑩，奉三无私，以壹有众^⑪；人或不率^⑫，于是用刑。然则宣其利而禁其私^⑬，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舍此不务，而壅利行私，欲人无贪，不可得已^⑭。今兹二库，珍币所归，不领度支^⑮，是行私也，不给经费^⑯，非宣利也，物情离怨^⑰，不亦宜乎！

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矫失而成德^⑱。以陛下天姿英圣，僭加之见善必迁^⑲，是将化蓄怨为衔恩^⑳，反过差为至当^㉑，促殄遗孽^㉒，永垂鸿名，易如转规^㉓，指顾可致^㉔。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与行与否耳。能则安，否则危；能则成德，否则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愿陛下慎之惜之^㉕。

陛下诚能近想重围之殷忧^㉖，追戒平居之专欲^㉗；器用取给，不在过丰，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库货贿，尽令出赐有功，坦然布怀^㉘，与众同欲。是后纳贡，必归有司，每获珍华^㉙，先给军赏，瑰异纤丽^㉚，一无上供^㉛。推赤心于其腹中^㉜，降殊恩于其望外^㉝。将卒慕陛下必信之赏^㉞，人思建功；兆庶悦陛下改过之诚，孰不归德^㉟！如此，则乱必靖^㊱，贼必平，徐驾六龙^㊲，旅复都邑^㊳，兴行坠典，整缉焚纲^㊴。乘舆有旧仪^㊵，郡国有恒赋^㊶，天子之贵，岂当忧贫？是乃散其小储，而成其大储也，损其小宝，而固其大宝也^㊷。举一事而众美具^㊸，行之又何疑焉？吝少失多，廉贾不处^㊹，溺近迷远，中人所非^㊺；况乎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㊻。不胜管窥愿效之至^㊼，谨陈冒以闻^㊽。谨奏。

【注释】①右：古时“状”的格式，先把所论列的事件或人物用一两句话写在前边，让读状的人一看就知道此状的主要意思，然后提出意见，加以论列。以前汉文都是自右而左直行写的，事由写在前边，也就是写在右边，所以正文之前多先写一个“右”字。

②臣闻：古时奏章多用“臣闻”二字开头，先提出所闻的事或所闻的道理，然后结合自己的意见加以论列。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见《左转》昭公四年。郑大夫子产设法为郑国增加赋税，郑大夫子宽批评子产，说了这句话。凉，薄，意思是取于民者少。作法，制定法令。安救，怎样制止。救，止，禁。③示人以义，示人民以义。唐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多以“人”代“民”。④弭(m)：息，止。⑤贱货而尊让：不重财货而

崇尚谦让。让,卑谦。⑥天子不问有无,诸侯不言多少:有无

和多少都指财而言。《荀子·大略篇》:“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

利害。”⑦百乘之室,不畜(xù)聚敛之臣:见《礼记·大学》。

周朝的制度,大夫的食邑地方十里,出兵车百乘。畜,养,动词。聚

敛,搜括人民的钱财。臣,家臣,相当于从前的管家之类。⑧

欲贿(huì)之心:希求财货的心。贿,财货。⑨生人心:使人生

贪婪、觊觎等不良的念头。⑩风教:风俗教化。邦家:国家。

邦,国。⑪是以务鸠敛而厚其帑(tǎng)楮(dù)之积者,匹夫

之富也:是以,因此,所以。务,专门从事。鸠敛,专门从事聚敛。务,动词,专

力。鸠,聚。帑,藏币帛的库房。楮,藏珍贵物品的柜。⑫兆

庶:百姓,万民。兆,百万。庶,庶民。⑬与天同方:跟天所作

的一样。方,术。⑭不恃其为:不依仗自己有所作为生之长之

而自傲。⑮不私其有:不独占自己之所有。私,个人独占。

有,指收获。⑯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委付事物于人都依据一

定的道理,完全不参杂自己的情感。混然,没有分别的样子。

⑰散之不为费:把财物散出去也算不得糜费。⑱以言乎体则

博大:就事体本身说,处理财货是一件大事。乎,虚词。⑲挠

废公方:违反、废乱公家的法令。挠,屈曲,有破坏、违反的意思。

方,法。⑳崇聚:聚积。㉑至尊:指天子。有司:指官

吏。官吏各有所司管理的事,所以称“有司。”㉒万乘:指天

子。藏,积蓄。㉓亏法失人,诱奸聚怨:损坏法令,失去人

心,引人作奸恶的事,招来怨愤。㉔过:错误。㉕悉:全,

都。制,制度。㉖耆(qí)旧:老年人。耆,六十岁到八十岁

的人。旧,老宿。㉗创自开元:开元,唐玄宗的年号(713—

741)。玄宗时,王锬(hóng)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

(mín),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及赏赐之用。

下文“郡邑贡赋所用……以奉私求”是根据王锬的言行写的,事见

《旧唐书·王锬传》和《新唐书·食货志》。㉘盍(hé)各区分:

何不彼此区分开。盍,何不。㉙委:任,交付。㉚经用:正

用,经常的开支。㉛新:新创。是:此,这。㉜荡心侈

欲:使心放纵,使嗜欲增多。㉝萌柢(d)于兹:从这里生根萌

芽。萌,萌芽。柢,根。兹,此。㉞迨及,等到。失邦:失

国 指安禄山叛乱(755),长安失守,玄宗逃走。 ③⑥ 饵寇 :引诱贼寇。饵原意是食物,这里作动词用。《新唐书·逆臣传》:“禄山未至长安,士人皆逃入山谷,将相第家委宝货不赀(z)。”赀,限量。不赀,无限,无算。群不逞争取之,累日不能尽。又剽左藏大盈库百司帑藏,竭,乃火其余。禄山至,怒,乃大索三日,民间财货尽掠之。” ③⑦ 记 指《礼记》。 ③⑧ 悖 逆,不合理。“货悖而入,必悖而出”,见《礼记·大学》,原文是“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③⑨ 明效 :明显的例证。效,效验,例证。 ④① 理道 :治理国家之道。唐高宗名叫李治,唐人为避讳,多用“理”字代“治”字。

④② 敦行 :切切实实地实践。敦,笃。约 :节约。 ④③ 斥远贪饕(tōu) 摒斥和疏远贪财的人。贪,饕,都指贪财的人。 ④④ 太府 :掌管库藏财物的官,这里指国家正库,对皇宫里的内库而言。

④⑤ 诸方曲献 :各地的私献。曲献,私献,是正赋以外献给皇帝的东西,如珍禽异兽之类。 ④⑥ 不入禁闱 :不进皇宫。禁闱,皇宫。天子所居,门户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入,所以称禁闱。闱,皇帝旁门。唐德宗时屡次停止各地的私献,这里所说的“不入”,指的是停止。

④⑦ 海内丕变 :天下的风气大变。丕,大。 ④⑧ 咸 :全都。 汉文却马 :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文帝说:“我出宫时前有鸾旗,后有属车。平常一天走五十里,行军一天走三十里。我一个人骑千里马走在前面,到哪儿去呢?就把马还给献马的人。”见《汉书·贾捐之传》。

48 晋武焚裘 :晋武帝时,有人献雉头裘。武帝认为奇技异服是典礼上所禁止的,就把它烧了。见《晋书·武帝本纪》。

④⑨ 寇逆乱常,銮舆外幸 :寇逆指朱泚。常,伦常,封建社会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常。朱泚自立为君,所以是“乱常”。銮舆,天子的车。这里指天子。銮铃,古时天子的车用四匹马拉,马衔两边各系以铃,共有八个铃,响声像鸾鸟的和鸣。天子的车设有这种铃,所以叫“銮舆。”外幸,这里要面子的委婉的说法,实际指出奔。

⑤① 既属(zh) 忧危之运,宜增儆励之诚 :属,值。运,气数。德宗出奔上距玄宗出奔仅二十七年。在这样短的时期中兵乱相继,故云“忧危之运”。儆,与“警”通,警戒。励,勉励,振奋。

⑤② 出由行殿 :自行宫外出。行殿,行宫,皇帝出行时居住的宫殿。由,原作“游”,今从《唐文粹》。

⑤②牖 :同“ 榜 ”, 凡是把名字写出来揭示于众 , 都叫做“ 榜。”

⑤③懼(jué)然 :惊视的样子。 ⑤④不识所以 :不知道因为什么。

⑤⑤何则 :为什么呢? ⑤⑥天衢尚梗 :国家还很乱。天衢 , 京师的道路。衢 , 路 梗 , 阻塞。 ⑤⑦师旅方殷 :军事正频繁。

⑤⑧疮痛呻吟之声 , 噢(y) 咻(x) 未息 :对那些受到灾难发出呻吟之声的人民 , 还正在温慰。噢咻 , 温慰他人的疾痛时所发的声音。

⑤⑨忠勤战守之效 , 赏赉(lài) 未行 :对征有战有功的将士 , 还没有颁行赏赐。效 , 成效 , 指战功。赏赉 , 赏赐。 ⑥⑩道 :唐朝的行政区域 , 大致相当于后来的省。唐朝贞观时分天下为十道 , 后又析增五道 , 为十五道。 ⑥⑪遽私别库 :忽然私下存放到国库以外的库里。

⑥⑫忍怀 :忍耐力于心。 ⑥⑬窃 :私自。 揣 :揣度。

⑥⑭觖(jué)望 :怨望。觖 , 不满意。 ⑥⑮候馆之吏 《周礼·地官》: 凡国野之道 , 五十里有市 , 市有候馆。 “候馆之吏 , 指地方行政长官。陆贽这时奉使外出 , 走到各地就有地方长官到候馆迎接他。 ⑥⑯虞 :忧虑。 ⑥⑰憾 :恨。 甚 :深。 ⑥⑱谤讟 :怨谤。谤 , 说人过失。讟 , 发怨言。

⑥⑲丑肆讴谣 :用歌谣肆意丑诋。讴 , 齐声而歌。谣 , 徒歌没有曲谱。 ⑦⑰亦有悔忠之意 :也有悔不该尽忠于君的念头。

⑦⑱是知 :由引可知。 甿(máng) , 同“ 氓 ”, 民。 ⑦⑲识昧高卑 :不懂得尊卑高下。识 , 见识。昧 , 昏昧不明 , 不懂得。

⑦⑳不可以尊极临 :不可以用名位去压制。尊极 , 极尊高的名位(指天子之尊)。临 , 居上视下。

⑦㉑顷者六师初降 :近来天子新从京城到外县来。六师 , 即六军。《周礼·夏官·司马》: 王六军。 “这里不说天子出亡而说“ 六师初降 ”, 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⑦㉒扞(hàn) 抵御。凶徒 :指朱泚等所带领的叛军。叛军曾围攻奉天。

⑦㉓危堞 危城。堞 , 城上女墙 , 这里用以代城。 ⑦㉔迨将 :几乎要 , 将及。迨 , “殆”的借字。

⑦㉕毕命 效死 , 拚命。 ⑦㉖竟 :到底。 夷 :平 , 平定。 大艰 :大患难。 ⑦㉗良 诚 , 实在是。 以 :因为。 不厚其身 :自己不格外享受衣食之美。

⑦㉘不私其欲 :不只顾自己 , 专意满足自己的欲望。私 , 偏私 , 这里作动词用。 ⑦㉙绝甘以同卒伍 :自己屏绝美味 , 士兵吃什么 , 自己也吃什么。甘 , 甘旨 , 美味。同卒伍 , 饮食跟士兵一样。

⑦㉚辍(chu) 食以啗(dàn) 功劳 :自己不

吃,给有功劳的人吃。辍,停。啗,吃,这里是给别人吃。功劳,有功劳的人。⑧4猛制:严刑峻法。携,离叛。⑧5怀所感也:那是怀念皇帝所作的那些使他们感动的事。⑧6悉所无也:那是知道赏赐的东西是皇帝自己所没有的。悉,详知。⑧7军情稍阻:军心稍有隔阂。⑧8勇夫:指武人。恒性:常有的性格。⑧9矜功:夸耀自己和功劳。⑨0好乐:安乐。之,指勇夫。⑨1苟异恬默,能无怨咨:假如不恬静沉默的人,能不心怀怨望而咨嗟叹息吗!异,不同。⑨2固:本来。⑨3记曰:“财散则民聚,财聚则民散”。《礼记·大学》:“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⑨4殷鉴:可以为鉴戒的前事。《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意思是,殷朝的鉴戒并不远,就在夏朝。后来把“殷鉴”作“前鉴”用。⑨5众怒难任,蓄怨终泄:众人的愤怒难以担当。积蓄的怨恨最后总要发泄。⑨6其患岂徒人散而已,亦将虑有构奸鼓乱,干纪而强取者焉:那危害岂止于人民离散而已,还要担心会有构合奸谋,鼓动变乱,干犯法纪,强取财货的人哪。⑨7私奉:个人的奉养,私人的享受。⑨8拂(fú)违背。⑨9燕昭筑金台:战国时燕昭王在易水东南筑台,置千金于台上以招延天下贤士。此台称为“黄金台。”⑩0殷纣作玉杯《韩非子·喻老》:“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钁,必将犀玉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必旄象豹胎。”⑩1周文之囿百里,时患其尚小;齐宣之囿四十里,时病其太大: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与民同之,民犹以为小。齐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故民以为大。见《孟子·梁惠王下》。⑩2洒濯:洗涤。⑩3奉三无私,以壹有众:奉行三无私(像天地日月那样)以劝勉天下,使天下的人都齐心协力而没有二心。所谓“三无私”,就是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三无私,以劳天下”,见《礼记·孔子闲居》。壹,同,齐一。“有众”,出于《尚书·大禹谟》的“济济有众”。有,助辞,没有实义。⑩4率循,遵从。⑩5宣其利:宣泄财货,使财货流通。“宣”和下文的“壅”意思相反。壅,堵塞,停滞。壅利,把财货都积聚在自己手里而不使它流通。⑩6不可得已:办不到啊!得,得到。已,用在句末的助词,表示断定的语气。⑩7不领度支:不受度支的

统辖支配。度支,官名,掌管天下财赋。唐朝有度支郎中,属户部;兵乱起后,军费大增,又以宰相为度支使。

⑩⑧不给经费:不作国家经费使用。给,供给。经费,国家正常的费用。

⑩⑨物情离怨:人心离散怨恨。物情,众情。

⑩⑩矫:匡正,揉曲使直。

⑩⑪佻加之见善必迁:如果再加上见到好事就去作。佻,如果。迁,去恶而从善。

⑩⑫蓄怨:积怨。衔恩:感恩。

⑩⑬过差:大错误。至当:最合宜。

⑩⑭促殄(ti o):追逐消灭。促,追。殄,灭。

⑩⑮转规:旋转正圆形的东西。规,正圆的器物。“转规”是极言其轻而易举。

⑩⑯指顾:指顾之间,言其速。手一指,眼一看,时间极短。

⑩⑰慎之惜之:小心谨慎,珍惜自己。

⑩⑱殷忧:重大的忧患。

⑩⑲平居:日常生活。专欲:专恣贪欲。

⑩⑳布怀:宣示心意。

⑩㉑珍华:珍贵华丽的东西。

⑩㉒瑰(gu)异纤丽:指难得的东西。瑰,珍贵。异,奇异。纤,细巧。丽,华美。

⑩㉓一无上供:全不供奉给皇帝。

⑩㉔推赤心于其腹中:参阅《与韩荆州书》注。

⑩㉕殊恩:特殊的恩赐,也就是望外的恩。

⑩㉖必信之赏:说了算数的赏赐。立什么样的的功,一定能得到规定的那种赏赐。

⑩㉗归德:感德而归心。

⑩㉘靖(jìng):平治。

⑩㉙徐:徐缓,从容。

六龙:六匹马,天子的车驾主马。龙,称高大的马。

⑩㉚旅复:转回。都邑:国都。

⑩㉛兴行坠典,整缉(fén)纲:兴复已经废弛的法典,整修已经紊乱的纲纪。坠典,已经废弛的法典。缉,修葺。焚,纷乱。

⑩㉜乘舆:皇帝的车,用以代皇帝。旧仪:旧日的一切仪式。这是说皇帝的排场,有旧仪可循,不必踵事增华。

⑩㉝郡国:指地方上的各行政区域。恒赋:经常的固定的赋税。

⑩㉞大宝:天子之位。《易经·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皇帝登极也叫“登大宝。”

⑩㉟一事:指罢二库。具,齐备。

⑩㊱吝(lìn)少失多,廉贾(g)不处:贪小失大的笨事,廉贾是不肯作的。廉贾,对贪贾而言。贪贾见买卖就作,廉贾则看到有利才作。廉是有分辨不苟取,不是廉洁的意思。贾,商人。处,处于某种情况。

⑩㊲溺近迷远,中人所非:沉湎于眼前的小利而望不见将来的大利,中材的人也知道它不对。中人,平常的人。

⑩㊳大圣应机,固当不俟终日:圣明的人看到事物的征兆

立刻就动作起来,本应当不等这一天过去。《易·系辞下》:“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几,几微,预兆。俟,等待。终日,一天完了。

⑬³⁹管窥:以管窥天,表示所见的很小,这里是自谦的说法。

愿效:愿意效忠,把管见说出以供采纳。⑭⁴⁰陈冒:陈,陈述。冒,冒昧。以闻,以之闻于皇帝,把这些事让皇帝知道。

孙 樵

孙樵,字可之,又字隐之,关东人。为韩愈门人,具体郡县已不可知,生卒年亦不详。唐宣宗大中九年(855)进士,授中书舍人。黄巢起义军入长安,随僖宗奔岐、陇,迁职方郎中。孙樵是唐代后期著名的散文家,“幼而工文”。对古代典籍“常自探讨”,并自称“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得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与王霖秀才书》)。其文语多讽刺,以奇崛见称。唐僖宗在行在曾下诏书称行在有“三绝”:以常侍李肇有曾、闵之行,前进士司空图有巢、由之风,孙樵有扬、马之文,故孙樵遂辑其所著为《经纬集》。有《孙可之集》。

书褒城驿壁

【解题】这是一篇讽刺性杂文。作者借褒城驿之由雄大宏丽而变为荒芜残破的现实,抒发了对当时吏治败坏的感慨。文章揭露了地方官吏怠惰贪婪,不理政务,视州县为驿站,因而造成百姓困顿。文章首尾两段叙事,行文简洁;中间两段记言,其意重在说明州县不同于驿站。议论中肯,语言辛辣,寓意深刻,是本文的主要特色。

褒城驿号称天下第一,等到我亲眼看见它,看到的池水浅浊而肮脏,看到的船只破碎而散乱,庭院台阶十分荒芜,堂房廊屋都很残破,哪里看得到它所谓的宏大壮丽呢?

向管理驿站的官吏询问,他们则说:“忠穆公严震曾担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因为褒城控制着通往两个节度使治所要道的要道,各式各样的旌节旗帜来来往往,传弟公文的人员骑着马,出差的官吏乘着车,或来或去,车马往来络绎不绝,所以扩大驿馆建筑,以显其雄伟宏大。褒城驿在当时看上去比其他驿站都壮观,而且一年中到褒

城驿站来歇宿的宾客不少于几百批人,他们只要夜间得到住宿,饿了能得到饱食,全都是暮来朝去,哪有顾念爱惜之心呢?至于撑船,一定要到篙折、舷破、头碎后才停止,钓鱼,一定要到水干、泥混、鱼尽才肯罢休。甚至还有人在靠窗的长廊或小屋里喂马,把驿馆的中堂作为猎鹰的栖息之所,这些都是房屋污损、器物毁坏的原因。遇上职位低的官吏,其随从虽然气性猛烈,还可以制服;遇上职位高的官吏,其随从则更加凶暴蛮横,难于阻止。因此褒城驿日益破损,与以前大不相同。我们八九人,虽然也曾在供给来往者膳食的余暇,用一小部分时间尽力修缮,但又怎能补救几十几百人的破坏呢?”

管理驿站的官吏的话还没有讲完,有个老农在旁边笑了,并说:“现在所有的州县都象驿站一样。我听说玄宗开元年间,天下财物丰富,人口众多,号称太平,行走千里的人不用携带粮食,有了子孙的人还不知道兵器为何物。现在天下没有战争,但有户籍的居民却一天天减少,边境没有被侵占遭蚕食的忧患,但开垦的荒地日益减少。百姓生活日益穷苦,国家财力日益殚竭,这是什么原因呢?凡是和皇帝一起治理天下的,是那些刺史县令,他们直接了解人民的生活,因而便于贯彻政令。现在政府委派官吏,既已轻率任命刺史县令,而且又在短时期内一再更换。而且刺史县令的任期,时间长的三年更换一次,时间短的一两年内更换两次,因此州县的政务,如果有不利于百姓之处,应该可以出主意改掉那些严重的弊病,但在任的刺史则说:‘明日我便要离职,何必如此。’在任的县令也说:‘明日我便要卸任,何必如此。’他们在愁闷的时候就喝浓烈的美酒,在饥饿的时候就吃精美的肉食,只等囊中放满了绸缎,柜中装足了金银,任期结束就志得意满地离去。”唉!州县难道果真是驿站吗?况且当新旧官员交替之时,狡猾的胥吏乘机放肆地做奸恶欺诈的事,以欺骗州县呢!这样下去,想希望百姓生活不穷苦,国家财力不殚竭,有户籍的居民不减少,开垦的土地不缺乏,难啊!

我送走老农之后,把他的的话整理了一下,写在褒城驿的屋壁上。

(刘明杰)

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视其沼,则浅混而污;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甚芜,堂庑甚残^①,乌睹其所谓宏丽者?

讯于驿吏,则曰:“忠穆公曾牧梁州^②,以褒城控二节度治所^③,龙节虎旗,驰驿奔轺^④,以去以来,毂交蹄鬪^⑤,由是崇侈其驿,以示雄大。盖当时视他驿为壮^⑥。且一岁宾至者不下数百辈,苟夕得其庇,饥得其饱,皆暮至朝去,宁有顾惜心耶?至如棹舟,则必折篙破舷碎鹢而后止^⑦;渔钓,则必枯泉汨泥尽鱼而后止。至有饲马于轩,宿隼于堂^⑧,凡所以污败室庐,糜毁器用。官小者,其下虽气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难禁。由是日益破碎,不与曩类。某曹八九辈,虽以供馈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补数十百人残暴乎^⑨?”

语未既,有老叟笑于旁,且曰:“举今州县皆驿也。吾闻开元中,天下富蕃,号为理平,踵千里者不裹粮,长子孙者不知兵。今者天下无金革之声,而户口日益破,疆场无侵削之虞^⑩,而垦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财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县令而已,以其耳目接于民,而政令速于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轻任刺史县令,而又促数于更易。且刺史县令,远者三岁一更,近者一二岁再更,故州县之政,苟不利于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则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县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当愁醉醖,当饥饱鲜,囊帛橐金,笑与秩终。”呜呼!州县真驿耶?矧更代之隙^⑪,黠吏因缘恣为奸欺,以卖州县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财力不竭,户口不破,垦田不寡,难哉!

予既揖退老叟,条其言,书于褒城驿屋壁。

【注释】①庭除:庭院和台阶。 堂庑:中堂及堂下四周房屋。

②忠穆公:指严震,字遐闻,梓州盐亭(今四川盐亭)人。唐德宗时任山南西道节度使,死后谥忠穆。 梁州:唐山南西道属古梁州。

③二节度治所:一指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南郑县(今陕西汉中);一指凤翔节度使治所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元和郡县志》:“山南道兴元府,为山南西道节度理所。褒城县东至府三十三里,褒谷山在县北五里,南口为褒,北口为斜,长四百七十里。”关内道凤翔府,为凤翔节度使理所。“郡县西北至府一百里,县理

城亦曰斜谷城,城南斜谷以为名,斜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

- ④轺(yáo):古代使者所乘轻便马车。 ⑤毂交蹄齟(mó):车毂交错,马蹄磨擦,极言车马之多。 ⑥视:比。 ⑦鹢(yì):水鸟,古代多以画饰船头。《淮南子·本经篇》:“龙舟鹢首”。高诱注曰:“鹢,大鸟也,画其象著船头,故曰鹢首。”此即指船头。 ⑧隼:鹰一类的猛禽,此指驯养的猎鹰。 ⑨其:岂。 ⑩疆場(yì):边境。 ⑪矧(shěn):况且。

书何易于

【题解题】本文选自《孙樵集》。《新唐书·何易于传》完全取材于这篇文章,只在开头添了“何易于不详何所人及所以进”一句话,使文章符合于传记的形式。

孙樵在《与高锡望书》说他叙何易于事用了一千字。实际上这篇文章只有六百多字,严谨洁静,这大概是经过“刮垢磨痕”的结果。《新唐书·何易于传》又把这篇文章压缩到二百五十多字。可见其文笔之简洁利落。

何易于曾经作益昌县令,益昌县距离利州刺史治所(今四川广元)有四十里远,县城在嘉陵江的南岸。利州刺史崔朴,曾经趁着美好的春光,带着许多宾客一路饮酒,一路歌唱,乘船从江上顺流东下,一直到达益昌县旁。崔朴到达后,派人令益昌县派出百姓去为他挽船,何易于也参加进来,把笏板插在腰上,拉着崔朴的船只跑上跑下。崔朴见何易于身为县令,却来为自己拉船,十分吃惊,问他是为什么,何易于回答说:“现在正是春天,百姓不是耕地便是养蚕,无论如何也分不出时间。我是本州属下的县令,本可以不来,但无要紧之事,可以来充当这个差役。”崔朴听后十分惭愧,和宾客们下了船,骑马从陆路回府了。

益昌县的百姓大多都就着山势种植茶树,所获得的收入私下收起来而不上交官府。正当这个时候,朝廷主管盐铁的官员奏请朝廷整顿专卖制度,加强管理,皇帝下诏通告各地政府,不准地方官为百姓隐瞒应交的税额。何易于看了诏书后说:“益州的百姓不征收他们的茶税他们还难以生活下去,何况加重他们的赋税而

损害他们呢？”便下令官吏让百姓铲除茶树。小吏们争辨说：“天子下诏令各地不得为百姓隐瞒应交的赋税，现在我们要铲去，罪行更加深重了。我们为吏的固然被处以死罪，明公您能不被放逐到荒远的地方吗？”何易于说：“我岂能因为爱惜自己一个人的性命而损害全县的百姓？这件事我不会牵连到你们。”便亲自放火烧树。观察使听说了这个情况之后，因为何易于是为百姓而挺身而出，最后也没有弹劾他。

县邑中有百姓死去，儿子弱小，家业贫穷破败而不能办理丧事的，何易于总是拿出自己的俸钱，派官吏为他们操办。来交纳常赋的百姓中有头发花白、弯腰驼背拄着拐杖走路的，何易于必定招呼他们坐下，和他们一起吃饭，并向他们询问政治的得失。有来官府中争论打官司的，何易于都亲自和他们谈话，指出他们谁对谁不对。罪小的就加以教育，罪大的就加以杖责，当时处理完就把他们打发走，而不把他们交给小吏们处理。在益昌县三年，监狱中没有被关押的百姓，百姓也不知道有劳役。后改任绵州的罗江县令，治理方法也象在益昌县时一样。当时，已经故去的宰相裴度镇守锦州，独独对何易于治理百姓的方法非常赞许。裴度曾经就便观察何易于处理政事，发现前后跟随他的不过三个人，他清俭廉约就象这样。

会昌五年，我路过益昌县，百姓中有能够讲出何易于当年治理益昌时的情形的，并且说：“天子设立上上、下下等等级来考核官吏，而何易于只被评上了中上，这是为什么呢？”我说：“何易于是怎样督促百姓交纳赋税的？”回答说：“向上级请求放宽交纳赋税的期限，而不想加紧勒逼而使百姓以低价卖出他们的粮食和布匹。”他是怎样督促百姓为官府劳役的？”回答说：“国家所拨的经费不够，他使用自己的俸钱来补，希望以此来优待贫穷的百姓。”他是怎样给从这里过路的有权有势的大官们馈赠礼物的？”回答说：“除了传符凭证之外什么东西也不给。”他是怎样擒拿盗贼的？”回答说：“这里没有盗贼。”我说：“我住在长安城中，每年都听到吏部举行内外官吏的考绩，说某个人在某县当县令，被评为上等中的下等，通过考绩而被授以某个官职。问他们是怎样为政的，便听说某个人能够督促百姓交纳赋税，还未到期便提前办完

了,某个人能够督促百姓为官府服劳役,从而为国家节约了资金;某个人做官的地方正在达官贵人时常经过的地方,能得到从这里路过的高官显贵为他说好话,某个人能抓捕多少多少盗贼。县令之中能被评为上等里面的下等的就是这样。”百姓听了,不作回答,笑着走了。

我认为,现在处在上位的人都知道访求人才是急迫的事。遇上需要的时候,便说我发愁的是没有人能和我一起为国家办事。承受天子的诏命推举贤能之人,便说我发愁的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应付天子的诏命。等到真的有了,可又有谁知道他呢?当然,跟在我后面传述何易于的事迹,使何易于虽不有得于生,必将在死后有所获得的,那还有史官们在。

(雒启坤)

何易于尝为益昌令^①,县距刺史治所四十里^②,城嘉陵江南^③。刺史崔朴^④,尝乘春自上游多从宾客歌酒^⑤,泛舟东下,直出益昌旁。至则索民挽舟,易于即腰笏引舟上下^⑥。刺史惊问状,易于曰:“方春^⑦,百姓不耕即蚕^⑧,隙不可夺^⑨。易于为属令^⑩,当其无事,可以充役^⑪。”刺史与宾客跳出舟,偕骑还去。

益昌民多即山树茶^⑫,利私自入^⑬。会盐铁官奏重榷管^⑭,诏下所在不得为百姓匿^⑮。易于视诏曰:“益昌不征茶^⑯,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赋以毒民乎^⑰!”命吏划去^⑱。吏争曰:“天子诏所在不得为百姓匿,今划去,罪愈重。吏止死^⑲,明府公免窜海裔耶^⑳?”易于曰:“吾宁爱一身以毒一邑民乎?亦不使罪蔓尔曹。”即自纵火焚之。观察使闻其状^㉑,以易于挺身为民,卒不加劾^㉒。

邑民死丧,子弱业破不能具葬者^㉓,易于辄出俸钱,使吏为办。百姓入常赋^㉔,有垂白倮杖者^㉕,易于必召坐与食,问政得失^㉖。庭有竞民^㉗,易于皆亲自与语,为指白枉直^㉘。罪小者劝^㉙,大者杖^㉚,悉立遣之^㉛,不以付吏^㉜。治益昌三年,狱无系民,民不知役^㉝。改绵州罗江令^㉞,其治视益昌^㉟。是时故相国裴公出镇绵州^㊱,独能嘉易于治^㊲。尝从观其政^㊳,道从不过三人^㊴。其察易于廉约如是^㊵。

会昌五年^㊶,樵道出益昌^㊷,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状者^㊸,且曰^㊹:“天子设上下考以勉吏^㊺,而易于考止中上^㊻,何哉?”樵曰:“易于督赋如何^㊼?”曰:“上请贷期^㊽,不欲紧绳百姓^㊾,使贱出粟帛。”督

役如何^②？”曰：“度支费不足^③，遂出俸钱，冀优贫民^④。”“馈给往来权势如何^⑤？”曰：“传符外一无所与^⑥。”“擒盗如何？”曰：“无盗。”樵曰：“予居长安，岁闻给事中校考^⑦，则曰某人为某县，得上下考^⑧，由考得某官。问其政，则曰某人能督赋，先期而毕；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费；某人当道^⑨，能得往来达官为好言^⑩；某人能擒若干盗。县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对，笑去。

樵以为当世在上位者^⑪，皆知求才为切^⑫。至如缓急补吏^⑬，则曰吾患无以共治^⑭，膺命举贤^⑮，则曰吾患无以塞诏^⑯。及其有之，知者何人哉？继而言之，使何易于不有得于生，必有得于死者，有史官在。

【注释】①益昌：今四川广元南。 令：县令。 ②治：地方长官驻在地。治所：指州城。唐时益昌县属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治所指利州。） ③嘉陵江：源出陕西省凤县的嘉陵谷，流经甘肃入四川，至重庆入长江。 ④崔朴：事迹无考。 ⑤自上游：利州和益昌都在嘉陵江边，利州在上游。 从：使宾客从。歌，歌唱。此语写刺史崔朴春游的高兴。 ⑥腰笏（hù）：把笏插在腰带上。笏，一名手版，上面可以纪事。引，牵，拉。 ⑦方：正当。 ⑧不耕即蚕：不是耕地就是喂蚕。 ⑨隙（xì）不可夺：无论如何也分不出一一点时间来。隙：指“农隙”。《左传》隐公五年：“皆于农隙以讲事”。夺，强取。 ⑩属令：本州属下的县令。 ⑪充役：担当这个劳役。 ⑫即山树茶：就着山种茶树。即，就。树，种。 ⑬利私自入：获得的利益，私下自己收起来不交给政府。 ⑭会：正当这个时候。 盐铁官：主管盐铁的官。 奏重榷（què）管（guān）：奏请朝廷整顿专卖制度，加强管理。重，重视。榷，专其利使入官。 ⑮所在：各个地方。匿，隐瞒。 ⑯征茶：税茶，对种茶收税。 ⑰矧（shěn）：表示转接的虚词。 毒民：损害人民。 ⑱划（chā）去：铲去（茶树）。划，同铲。 ⑲止，至。 ⑳明府公：对县令的尊称。窜，迁，放逐。 海裔（yì）：荒远的海边。裔，边远的地方。 ㉑宁，岂，岂能。 ㉒蔓：延及，牵连到。尔曹：你们。曹，辈，等。 ㉓观察使：官名。地位次于节度使。 ㉔劾：揭发罪状。 ㉕业

破 :家业破败。 ②⑥入常赋 :交纳照例要交纳的赋税。入 :交纳。

②⑦垂白 :头发将白 ,指老年人。垂 ,将。 ②⑧问政得失 :询问政治设施上哪些作得好 ,哪些作得不好。 ②⑨竞民 :争讼的人。 ③⑩枉直 :

犹言“ 曲直 ”。 ③⑪劝 :教导。 ③⑫大者杖 :罪大的 ,给以杖责。“ 罪 ”字承上而省。 ③⑬立 :即时。遣 ,打发走。 ③⑭付吏 :交给小吏处理。

③⑮民不知役 :人民没有劳役。 ③⑯锦州罗江 :绵州的罗江县。绵州 ,今四川绵阳市。罗江 ,在绵阳一带。

③⑰治 :指政绩。视 ,比 ,像。 ③⑱故相国裴公出镇绵州 :故 ,死去的。裴公 ,指裴度。裴度 ,字中立 ,贞元进士 ,屡任宰相。

③⑲嘉 :赞许。 ④①从 :就 ,就便。 ④②道(d o)从 :前后跟随他的人。 ④③廉约 :清廉俭约。 如是 :像这样。 ④④会昌五年 :公元 845 年。会昌 ,唐武宗年号。

④⑤道出 :路过。 ④⑥治状 :治理地方的情况。 ④⑦且曰 :并且说。 ④⑧上下考 :唐朝吏部设有专管考察文武百官功过善恶的官——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 ,考绩的标准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级。详见《新唐书·百官志》。

④⑨勉吏 :劝勉官吏。 ④⑩考止中上 :考绩仅仅列在中等里边的上等。 ④⑪督赋 :督促老百姓交纳赋税。 ④⑫贷 ,放宽。 ④⑬紧绳 :加紧勒逼。绳 ,勒逼。

④⑭督役 :督促老百姓给官府服劳役。 ④⑮度支费不足 :度支 ,官名 ,主管天下的贡赋租税 ,量入以为出 ,故名度支。唐朝有度支郎中 ,属户部。

④⑯冀 :希望。优 :优待。 ④⑰馈 ,赠送。 ④⑱传(zhuàn)符 :用作证件的东西。符 ,用竹木金玉等制成 ,上刻文字 ,左右分割成两片 ,有关的双方各执其一 ,有事时可作凭证。传 ,也是“ 符 ”一类的东西。

④⑲一无所与 :什么东西都不给。 ④⑳给事中 :官名 ,属门下省。唐初吏部每年举行内外官考绩时 ,给事中参加监考。后来屡置监考使、校考使、知考使。

④㉑得上下考 :被评为上等里边的下等。 ④㉒当道 :指作官的地方正在达官贵人时常经过的道路上。 ④㉓得往来达官为好言 :得到从这里过路的贵显的官给他们说好话。

④㉔当世 :现今。 ④㉕求才为切 :访求人才是急迫的事。切 ,急迫。 ④㉖缓急 :从容或急迫的时候 ,重在“ 急迫 ”的方面。 ④㉗补吏 :补充官吏。

⑥④患 :发愁 ,忧虑。 无以共治 :没有人可以用来和自己一同给国家办事。 ⑥⑤膺(y ng)命 :承受皇帝的诏命。 举 :推举 ,荐举。

⑥⑥塞诏 :应付皇帝的诏命。 塞 ,有“酬答”“应付”的意思。

罗 隐

罗隐(833—909) ,字昭谏 ,新城县(今浙江富阳)人。早有才名。“诗名于天下 ,尤长于咏史 ,然多所讥讽 ,以故不中第”。原名横 ,因举进士十上不第而改名为隐 ,自号江东生。为了应付考试 ,他“随贡部以凄惶 ,将帖十上 ,看时人之颜色 ,岂止一朝”(《谢湖南于常侍启》)。为了谋生 ,不得不奔走四方 ,谋求幕僚佐吏之职 ;“命薄地卑 ,一十二年 ,看人变化 ,请事笔砚 ,以资甘旨。”(《湖南应用集序》)。他五十五岁的时候 ,回到故乡浙江。节度使钱戣□委任作掌书记、节度判官。朱温篡唐 ,罗隐劝钱戣举兵讨伐 ,但钱□不从。卒时年约八十。著作有《江东甲乙集》、《淮海寓言》等。

英雄之言

【解题】这篇《英雄之言》是罗隐《谗书》中的一篇。所批评的是借“救民涂炭”口号而窃取政权的帝王们的本性。在他看来 ,抢财物是强盗 ,取国家的也是强盗。他举汉高祖刘邦与楚霸王项羽为例 ,指出他们夺取天下的本心 ,不过是羡慕觊觎秦始皇的“靡曼骄崇” ,一个是想住进他的宫殿 ,一个是想坐上他的宝座 ,如此而已。这种对于封建帝王的揭发 ,无疑大胆而辛辣 ,在当时更是针对性很强。晚唐藩镇割据 ,群雄蜂起 ,个个都想取唐朝天下而代之 ,这些人有许多本来就是“群盗”出身。因此 ,罗隐这篇文章 ,揭发的就是当时这批窃国大盗。文以简捷警策取胜。

物品之所以有隐藏不露的 ,是为了防备盗贼。人也是一样。盗贼也是人 ,同样要戴帽穿靴 ,同样要穿着衣服。他们与常人有所不同的 ,是安分忍让的心与正直不贪的品格在他们的本性中不能长久保持不变罢了。看见财宝就要窃取的 ,说我这是出于寒冷饥饿 ,看见国家就要窃取的 ,说我这是拯救百姓的困苦。出于寒冷饥饿原因的人 ,不用去多说了。拯救百姓困苦的人 ,应该以百姓的心为心。但是汉高祖刘邦却说 :“大丈夫就应该像始皇帝这样。”楚

霸王项羽也说：“秦始皇可以取而代之。”想来他们并不是没有安分忍让的心与正直不贪的品格，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秦始皇的奢华尊贵，然后产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像他们这样的英雄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的人呢？所以说高大的宫室与放纵的游乐，不为人们所羡慕觊觎，那是太少了。

（王东昀）

物之所以有韬晦者^①，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屨焉^②，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③、正廉之节^④，不常其性耳^⑤。视玉帛而取之者^⑥，则曰牵于寒饿^⑦；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⑧。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之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⑨。楚籍则曰：“可取而代之”^⑩。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⑪，然后生其谋耳。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⑫，不为人们所窥^⑬者，鲜也。

【注释】①物：物品，指贵重的物品。韬晦：隐藏不露。韬，藏匿。晦，晦迹，躲藏起来。②冠屨（jù）：戴帽穿鞋。屨，鞋子、靴子，一作履。③退逊之心：谦退忍让的心。指安分守己，不作非分之想。④正廉之节：正直不贪的品格。⑤不常其性：美好的本性不能永久保持。不常，不能长久不变。⑥帛：绸制品。⑦牵于：受制于。⑧涂炭：困苦。涂，泥土。炭：火烧成的黑炭。⑨西刘：指汉高祖刘邦。居宜如是：据《史记》和《汉书》所载，刘邦做泗水亭长，行役至秦都咸阳。见到秦始皇出游，叹息道：“大丈夫当如此也！”⑩楚籍：西楚霸王项羽。项羽名籍，羽是他的字。可取而代之：《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年轻时，随叔父项梁在吴中（今苏州），一同观看秦始皇的出游，说道：“彼可取而代之！”⑪盖：可能是、大概是。靡曼骄崇：奢华尊贵。⑫峻宇逸游：高大的宫室与放纵的游乐。⑬窥：窥视。这里指羡慕、觊觎。